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〇九册目録

文學類

詩總集——詩經

詩考異字箋餘十四卷……清　周邵蓮撰　八七

三家詩遺說考五十一卷……清　陳壽祺撰　九二

魯詩遺說考二十卷敘錄一卷……清　陳喬樅撰　三七八

齊詩遺說考十二卷敘錄一卷……　小娜嬛　五五一

韓詩遺說考十四卷敘錄一卷附錄一卷補遺一卷……　木犀

新文豐

詩教餘暑

德化李氏木犀軒藏錄

詩攷異字箋餘目錄
伯厚詩攷三家外更及異字異義逸詩旁搜墜緒意良勤矣間就伯厚未登者錄之前人論著見不足少備覽觀惟異字一門較他爲詳則義及管見一二附焉歲月既久浸以成衰自媿眇淺而事尤易焉耳嘉慶四年十二月奉新周邵蓮自識
卷弟一
周南 召南
卷弟二
邶風 鄘風
卷弟三
衛風 王風 鄭風
卷弟四
齊風 魏風 唐風 秦風
卷弟五
陳風 檜風 曹風 豳風
卷弟六
小雅鹿鳴至鶴鳴
卷弟七
小雅祈父至巧言
卷弟八
小雅何人斯至大田
卷弟九
小雅瞻彼洛矣至末
卷弟十
大雅文王至下武
卷弟十一
大雅文王有聲至板
卷弟十二
大雅蕩至召旻
卷弟十三
周頌
卷弟十四
魯頌 商頌

奉新周生撰異字箋餘因王伯厚詩攷而作也其所攷諸條固有增於伯厚矣然吾謂其研經之用意有出於伯厚所未及者伯厚之自序曰述三家緒言及說文爾雅諸書以扶微學廣異義讀集傳者或有攷於斯是其書爲朱子集傳作矣逮其後董斯張范家相又相繼廣摭之近今攷訂家若陳啓源惠棟之屬則援据益博而其間致啓嗜異之漸者亦不可不防也逞者吾友盧學士文弨以校讐爲職志撰釋文攷證以綜覈之以方綱淺學縞嘗平心而論說文爾雅之訓詁釋文之音義釐然具在惟賴學人善取耳然後來專守宋儒章句者則往往以說文爾雅爲迂遠不足稽也而其專爲說文爾雅之學者又轉多喜創獲好爲立異如惠氏易述毅然改經字以就其所据一家之說以新奇爲復古此則欲窮經而反害於經究其致此之由亦未嘗非專守宋儒者有以激成之吁可鑒也哉周生此編虛懷審愼不執一說不偏一家其問實難以斷定者則以俟善學者加詳焉昔生初來吾齋問字於南昌時方綱擬以所校釋文諸卷屬西江諸學侶若萬載辛生紹業浮梁鄧生傳安南城王生聘珍新城魯生肇光嗣光輩博采諸書以勘訂之既而問吾友盧君校證釋文鋟板於杭其事遂未竟今又逾十年許而得周生之編能不惑於所趨而

周南

關雎

關關雎鳩　文選注

凡有詩攷原文者首列之若雜引諸家則另行低一格書後倣此

雎左傳作鴡

凡一字數家互見及邵蓮偶檢得之均止載某書作某不復標出誰氏所云以歸簡省

釋文雎七胥反依字且邊佳且音子餘反旁或从鳥

鳥

凡見說文釋文者必備載餘則可畧者畧之

陳啟源毛詩稽古編雎爾雅說文皆作鴡从鳥且聲又雎與雎異雎從目佳聲仰目也又水名

在河之州　說文

顧炎武詩本音張弨曰自唐明皇天寶間以隸寫六經遂雜俗改字如州復加水輾爲軟譌之類

釋文逑本亦作仇　稽古編述本訓斂聚關雎好逑釋文本亦作仇又禮記漢書注文選注引此皆

逑釋文本亦作仇又禮記漢書注文選注引此皆作仇則仇字爲正矣

邵蓮　按爾雅釋詁仇匹也郭注詩云君子好仇

據此并禮記漢書注文選注則作仇爲正蓋審至逑訓斂聚之說不據可也蓋說文注逑字斂聚之已

參差荇菜　說文荇爾雅

釋文荇本亦作荇　顏氏家訓引爾雅作荇菱余今本作荇接余

邵蓮　案說文纔字注參纔也參字注長木貌詩曰參差荇菜作鑒不作纔諸家竟有云說文作纔者未安玉篇纔字注參纔出亦作錯廣韻纔字注參纔也俱未引詩復古編六書正譌俱但作參差　又案說文荇正字也荇或字也然參字注引詩則但作荇不作荇范家相三家詩拾

遺竟謂說文作荇亦未安竊謂字異如齊魯韓三家尚矣即後來諸家增出亦有因字以攷義或足資參考者然或意專求異但見云某本作某便欣然收之實則未檢本書質其然否此可爲耳食之戒耳姑辨於此以後不能盡析也

展轉反則　楚詞章句

釋文輾亦作展呂忱从車展　李賢注後漢書光武帝紀李善注潘岳秋興賦輾並作展

邵蓮　案說文有展字無輾字則輾殆始於字林

玉篇嗣有之

芼玉篇作覒

葛覃

釋文覃本亦作蕈　五經文字九經字樣俱云覃或作蕈　釋文刈本作艾　濮石經爾雅作鍥

服之無射禮記

釋文敦本亦作射澣本又作浣

卷耳

卷耳爾雅　卷頸爾雅　寤頸說文

釋文卷膴說文作寤頸

酌彼金罍漢書注　我及酌彼金罍說文

釋文兕觥字又作兕觵　盧文弨釋文攷證兕俗

兕字說文本作㒳又載古文作兕

文兕俗兕即兕之譌

陟彼岨矣

釋文確本亦作岨　稽古編確砠岨三字實同一

字今詩本及爾雅皆作砠說文作岨釋文作確

邵蓮案確右从穴从且今本且多譌巨又五經

文字云確亦作砠

釋文瘏本又作屠非痛本又作鋪同

云何盱矣爾雅注

檖木

枓木釋文　正義云毛氏字與三家異者動以百數

邵蓮按玉篇兕㒳同兕古文廣韻兕㒳同兕古

作駍莘駪姺

桃夭

桃之枖枖說文　又作蕤蕾

釋文夭說文作枖

其葉蓁蓁邊典

兔罝

釋文菟又作兔　日本山井鼎七經孟子攷文載

足利古本椓作掇

糾糾武夫後漢書注　施于中逌釋文選注

惠棟九經古義逵韓詩作逌案說文逌正字也逵

或字也當从韓詩又案釋草云中逌菌郭音鳩舍

人本作中鳩是逌有鳩聲與仇協多

茉苣

釋文擷一本作襭同

漢廣

釋文喬本亦作橋

不可休思外傳

釋文息並如字古本皆然或作休思此以意改耳

正義曰泳思方思之等皆取思爲詞疑休息息字作休思也何則詩之大體韻在詞上疑休求字爲韻二字俱作思但未見如此之本不敢輒改耳

邵蓮案詩攷序謂朱子从韓詩作休思一洗末師專已守殘之陋宋綿初謂陸氏孔氏俱未攷文羔字永字皆引此詩東漢時三家詩具存意羔字在齊魯詩乎

汝墳

遵彼汝濆爾雅注

稽古編爾雅羔長也郭注羔所未詳不引此詩文選登樓賦川既漾而濟深李善引韓詩云江之漾矣不可方思辭君云漾長也則韓詩自作漾矣說文羔字永字皆引此詩東漢時三家詩具存意羔字在齊魯詩乎

遵彼汝濆爾雅注

稽古編爾雅汝爲濆郭注引此詩汝濆證之宋董逌據此謂詩墳字當作濆晉世詩本猶爲濆也此不然觀毛傳訓墳爲大坊則漢世已作墳從土旁矣與今本正同不應晉世偏从水

邵蓮按毛傳墳大防从爾雅釋邱文也此與郭

汪釋水義當並存以資考陳氏駁董說非也

懮如調飢韓詩　釋文

釋文悁本又作悁韓詩作懮

蔡邕石經凡叔皆

作朕　調韓詩作朝薛君曰朝飢最難忍出文選
注　鄭箋作輖　釋文調又作輖　後蜀石經作
輖　楊慎曰調飢或作輖飢皆屬魯魚焦氏易林
例如旦飢郭遐周詩愁焉如朝飢皆作朝
魦魚賴尾說文
釋文賴說文作䱗又作賴　五經文字作䱗云與
列女傳同釋文字書作䱗音毀說文同或云楚人名火曰燬
王室如䱗辭君章句後漢書周磐誦詩至
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注云　王室如毀
齊人曰燬吳人曰䱗此方俗謌言也

麟趾
麟之止釋文或無之字
麟爾雅作麎　定爾雅作顁釋文云字書作顁
釋文或直云麟止無之字止本亦作趾兩通　盧
氏攷證注疏本作趾俗字也鄭注儀禮云今文止
作趾是止爲古文也俗本乙改之說文以止爲足
無趾字
采蘋
于以采藻說文于以驩之唯錡及釜漢書注顏師
古曰驩亨也
惠棟曰毛傳湘亨也正義曰爾雅無文傳以當時
驗之案漢書皆嘗驩亨上帝鬼神小顏云驩烹煮
而祀也引韓詩采蘋曰于以驩之維錡及釜湘訓
亨無攷當从韓詩作驩廣雅云驩飪也音傷
邵蓮　按說文有薍字無驩字玉篇云薍與驩同
式羊切煮也字亦作鯧
甘棠
蔽芾甘棠外傳釋文勿剪勿伐初簡切　剝勿髡勿
所茇漢書說文作廢　勿剝勿敗集韻勿剪勿扒　亦作拜
伯所憩爾雅汪廣韻召
蔽芾漢碑作蔀沛按此見蕩陰令張遷碑漢隸或
體非一不可泥也　釋文翦韓詩作剝茇說文作
廢態本又作揭說本或作稅又作脫
雅孝善注曹植應詔詩引此詩說皆作稅

邵蓮按今本外傳周道之盛章作翦末嘗作剗
詩攷於芾作茀明汪外傳於翦作剗則但汪釋
文與集韻不汪外傳可見韓詩翦作剗之本伯
厚已不及見矣

行露

釋文浥本又作挹挹穿本亦作穿　女外傳作爾

邵蓮按穿卽穿之別寫陸氏列爲異文非也後
有似此者皆不載

羔羊

釋文它本又作他或作紽

禕隋卽委蛇出韓詩外傳漢衡方碑云禕隋在公・隸釋

逶迤公正貌韓詩釋文

釋文虵本又作蛇鄭云委曲自得之貌讀此句當
云委委虵委虵沈讀作委委虵虵韓詩作逶迤云公
正貌　禕隋見宋婁機漢隸字源上平五　盧氏攷
攷證汪疏本作蛇李善注文選潘安仁馬汧督誄
引毛詩作逶迤引傳亦同

賦說文

殷其雷

釋文靁亦作雷遑本或作隍　初學記引靁作雷
說文選注同　足利古本莫或遑處莫下有敢字莫
敢遑息故下有或字

標有梅

標有棵韓詩釋文

孚有梅孚零落也孟子注音義云韓詩也

釋文梅韓詩作棵說文棵亦梅字　宋綋初古韓
詩說證列女傳引詩墓門有棵三家詩梅皆作棵

袁文甕牖閒評曰玉篇云棵與梅同
攷又云木亦作塅

小星

實命不同韓詩釋文

釋文寔韓詩作實云有也　盧氏攷證案韓奕實
甫觀詩是能容之戴記引書作寔春秋桓六年寔
來公羊傳云是來可見毛義允當朱傳以爲與實
同恐非詩悕案說文寔止也實富也今寔音殖入

三十職韻實讀如石入四質韻二字音義各別自
杜注寔來訓寔爲實後儒相沿溷爲一字朱傳殆
仍其誤
維參與昴 集韻 犓 爾雅 寔命不猷 爾雅注
江有汜
稽古篇江有汜董氏逌引石經及說文汜皆作涘
以爲古作涘後譌爲汜案說文汜涘二字皆引此
詩音義亦同徐鉉等謂涘乃汜之或體然則汜字
古有之非後之譌也董據非是 足利古本之子
歸作之子于歸下皆同
野有死麕

釋文麕本亦作麏 盧氏攷證注疏本作
麏昭元年左傳作麏苞注疏本作包唐石經同二
字本通用說文勹象包裹之形苞之正訓乃草也
不當以苞爲正字而以包爲非 稽古篇說文尨
犬之多毛者从犬彡聲今惟監本注疏本作尨與
說文合呂記朱傳皆作厖非是厖訓大石見說文
與尨字異
何彼襛矣
釋文襛韓詩作茙 詩本音今本有作穠者唐石
經作襛廣韻襛華又衣厚貌五經文字襛如恭反
從禾譌 稽古篇襛左从衣說文及石經監本注

駉虞
駉虞或作吾 劉芳詩義疏
釋文騶本亦作騶獵字又作獵 盧氏攷證騶舊
譌翳案廣韻雛下有誰字云俗是知騶字亦俗作
騶也

邶風

釋文邶本又作鄁　盧氏攷證顏師古注漢書攷

傳下引作鄁

栢舟

如有殷憂　韓詩文選

宋緜初曰召南殷其雷音隱北門憂心殷殷釋文云於巾反又音隱此云殷憂毛詩作隱憂殷與隱古字通也　釋文攷本亦作遫監本又作鑒　文選注引詩皆作遫

威儀逮逮　禮記漢書注　威儀棣棣不可算也　朱穆傳注穆集載絕交論云我心非石　我心非席　列女傳

釋文棣本或作逮遘本或作靚

晤辟有摽　說文　瘖擗有摽爾雅

釋文辟本又作擗　足利本作擗

胡轼而微　韓詩釋文

釋文迭韓詩作軾

綠衣

箋云綠當爲褖　釋文綠毛如字東方之閒色也

鄭改作褖吐亂反篇內各同　釋文訛本或作尢

稽古篇淒其以風嚴緝以爲棲當作婁婁旁二點从𠂇寒也棲字說文玉篇俱不載乃俗字也

嚴誤矣淒雲雨起也詩字當从水爲正今本皆作淒淒冲列三字皆不見說文玉篇獨有列字則列字較古矣故下泉孔疏辨列字當从𠂇至淒冲字文皆从水不从𠂇也蓋唐韻成於開元衛包與孫唐韻雖載之然緣衣之淒其匏有苦葉之未泮經慵同時猶未及據其書以易經字矣案韻會淒字注云通作泮引汪云通作淒引詩淒其以風泮字注云通作泮引詩迨冰未泮其注淒字雖述嚴緝之言然仍以爲詩作淒則是宋時經文此兩字皆从水近世諸本亦然惟監本注疏泮作泮疑是鏤版時之彊解事者妄改之

燕燕

釋文實本亦作寔塞瘗崔集注本作實　盧氏攷證案俗本作實定本作瘗正義從俗本書舜典正義云詩毛傳訓塞爲實定本作瘗非是說文心部寒實也从心塞省聲是毛詩借塞爲寒也

邵蓮案盧引說文寒是矣至謂正義從俗而以瘗爲非亦未然正義但言俗本作實未嘗從之以畜寡人畜孝也　魯詩坊記注　釋文曰此是魯詩記時就虛君後得毛傳乃改之也

日月

報我不術韓詩　辟君曰術法也　文選注

釋文述本亦作術　熊朋來曰術字从行述字从辵皆人所經行之地術述亦同義也　惠棟曰術古文述辟訓法非是士喪禮筮人許諾不述命注云古文述皆作術祭義鄭氏云術當爲述聲之誤也　宋緜初曰祭義云術省鄭氏云術當爲述聲厥功孟郁脩堯廟碑濟陰吏士歌術功稱萬世常存韓勑修孔廟後碑異人同心共術德政靈臺碑陰州里稱術樊敏碑臣子褒術刊名勒銘義皆作述也唐君頌耽樂道述義又作術也術與述古字通用

終風

顚說文作㬎　釋文笑本又作咲俗字也憲本又作嘻鄭作噎　稽古篇願言則嚏嚏字釋文作寘按作寘是也毛傳云寘跲也毛破字若有口旁不應从跲訓矣是毛公傳詩時本作寘也鄭箋云寘讀爲嚏咳之嚏若本有口旁鄭何須破字乎是鄭氏箋詩時猶作寘也自鄭有道我之解後儒喜其纖巧近俗多從其說然陸本作寘是唐時經文尚未盡改其逕改爲嚏不知始於何時矣

壎壎其陰　韓詩　董氏云說文同

擊鼓其鼞　說文

擊鼓其鼞　說文　漢書作閤　釋文契本亦作挈　說文選注契闊約束也　蔣詩　釋文　文選注括約束也　薛君章句　盧氏攷證案李善注文選劉越石答盧諶詩引薛君韓詩章句曰括約束也是毛詩作闊韓詩作括也

于嗟闊兮不我信兮　韓詩　闊亦遠也　釋文

釋文洵本或作詢韓詩作闊　高誘注呂氏春秋盡數篇引作闊　釋文信卽古伸字

飢風

釋文棘俗作朿　爰有寒泉有文選注作存

簡簡黃鳥載好其音　韓詩太平御覽

雄雉

釋文貽本亦作詒　伊鄭箋作繄　左傳作我之懷矣自詒伊慼　悠悠說苑作遙遙爾雅作攸攸

匏有苦葉

苞有苦葉　周禮注深則砅說文

鷕說文作鴾鴾鷕一字

雍雍鳴鴈　盬鐵論雝雝鳴雁爾雅

雝雝唐石經作雍雍

旦日始旦　易釋文　姚氏引詩

韓詩作朠日始旦　薛君章句曰朠暖也見文選注

五十五　釋文卬本或作仰音同

卬須我友爾雅疏

谷風

密勿同心密勿僶俛也韓詩文選注

釋文黽本亦作僶十七引詩僶俛同心

黽勉爾雅作蠠沒　釋文葑字書作蘴

無以下禮外傳

釋文宴本又作燕　兪樾作爾今从宋本足利本

宴作燕下同　晉唐石經避廟諱改作昏坊本

多仍之　鄭箋故見渭濁　釋文一本渭作謂後

人改耳盧氏攷證云定本作故見其濁足利本同

湜湜其止說文　我躬不說左傳　我今不閱皇恤我後

禮記

扶服救之禮記　漢書作捋

釋文鞫本亦作謝　唐石經作鞠

詩本音唐石經凡詩中鞫字自采芑節南山蓼

莪之外竝作鞫今但篤公劉瞻卬二詩從之　釋

文蓄本亦作畜

既詒我肄爾雅或作勩孫炎曰習勞之事

釋文肄爾雅作勩　盧氏攷證案正義曰肄勞

詁文爾雅或作勩是爾雅亦本有作肄者

式微

胡爲乎中路列女傳陳嬀道

旄丘

釋文丘或作古丩字旄字林作氂云氂丘也亡

反又音毛山部又有嵍字亦云嵍丘亡付反又音

旄蒙戎左傳作尨茸

蜪離之子爾雅注

釋文流本又作鵌鶮本亦作哀

簡兮

簡兮詩作柬下同　釋文簡从竹或作蕑是草名

非也

碩人敖敖韓詩釋文

釋文俟俟韓詩作傲傲

山有桑說文

釋文榛本亦作蓁　苓爾雅作蘦

泉水

泌彼泉水韓詩　泌彼泉水說文

釋文泜韓詩作泌說文作泌　沸文選注作濟

飲餞于泥韓詩釋文

釋文禰韓詩作坭　盧氏攷證鄭注士虞禮引詩

飲餞于泥蓋卽韓詩坭字之異文　釋文肥字或

作淝

北門

釋文殷殷本又作慇慇
亦已焉哉外傳室人交徧謫我韓詩說文作催
釋文催或作催韓詩作謯
北風
釋文邶爾雅作徐
靜女
靜女其孅又作嬐說文俊而不見說文
於文選注作乎　釋文姝說文作娕　愛方言作
菱
搔首踟躇韓詩文選注
釋文說本又作悅　臼帖作悅　釋文洵本亦作

詢
新臺
新臺有玼說文
釋文玼說文作琗　齊詩作毗
嬿婉之求韓詩說文作曖婉曖婉之求說文
燕玉篇作嬿又云本或作燕
新臺有洒韓詩說文泥泥韓詩釋文
釋文洒韓詩作洗洗韓詩作泥泥
段玉裁曰此必首章新臺有泚河水瀰瀰之異文
泚泥與泚瀰同部與洒洗不同部毛傳泚鮮明貌
韓詩泚鮮貌毛傳瀰瀰盛貌韓詩泥泥盛貌陸氏

屬之二章誤也
邵蓮按段說亦過泥此但以參考異可耳豈必
其同部乎
釋文彥鄭箋改作膺
得此龍龍說文
二子乘舟
景古影字晉葛洪始加彡
中心洋洋爾雅
邶風
柏舟
紑彼兩髦說文

釋文髦本又作旄髦說文作髟　說文髦正字髟
省文　玉篇髦或作旄　他唐石經作它文選注
作佗　足利古本髦作旄
不亮人只爾雅實維我直外傳
釋文亮本亦作諒特韓詩作直相當值也
牆有茨
牆有薋韓詩說文作薺
稽古編茨者以茅葦葢屋也薋者草多貌薺者蒺
藜也牆茨楚茨皆應作茨今詩及爾雅皆作楚楚
者薋亦借也漢書師古注謂采薺薺字禮經或作
薋又作茨則此三字古本通用　足利本不可埽

也無也字二本同不可襄也襄作攘二本同
中霄之言漢書注霄灼曰詹詩以爲夜也集韻霄博雅夜也詩中霄之言
蒋魯詩作霄下同
也見漢書注惠棟曰中蒋之言玉篇引作霄云
中夜之言韓魯同廣雅曰霄夜也
不可揚也韓詩釋文作揚揚猶道也
釋文詳韓詩作揚揚猶道也
君子偕老
稗稗它它爾雅音義委委他他韓詩釋文
盧氏攷證宋本作他他讀詩記引釋文亦作他他
是作佗佗者後人依注疏本改
邵蓮案委蛇韓詩作稗隋見衡尉衡方碑舍人以委作稗本於韓詩又案爾雅音義云委委諸也易明辨晳也孔疏釋爲智書明作悊孔傳訓詔了是也俱取明智之義故書明作哲史記作明智漢書作明作悊云悊知也
舍人引詩釋云稗稗它它如山如河
釋文玼音此又且禮反鮮盛貌說文云玉色鮮也
字林云鮮也音同玉篇且禮反云鮮明貌沈云毛及呂忱並同作玼解王肅云顏色衣服鮮明貌本或作嵯此是後文嵯兮王肅注好美衣服潔白之貌若與此同不容重出今檢王肅本後不釋不如沈所言也然舊本皆前作玼後作嵯字　盧氏攷證玉色舊說作新色今從說文玼嵯蓋古今字周

禮內司服音義玼音此劉倉我反本亦作嵯陸據舊本以前後分之非也　足利古本其之翟也翟作狄胡然而天也而作如而帝同揚且之顏也無之字
參髮如雲說文不屑髮也周禮玉之瑱兮說文
說文正作參重文作鬒　晳按古坊本作晳誤　稽古編晳晳二字形音及義訓俱別晳从白析木旁聲音析从斤旁聲音折又音制明也字又作晰又與晳析人面白也詩揚且之晳毛傳訓白晳左傳澤門之晳與邑中之黔對聖門曾點楚公子黑肱鄭公孫黑皆字子晳各與名反是也俱取白晳之義晳从日折聲音折又音制明也字又作晰又與晳
悊通詩明星晰晰毛云猶煌煌庭燎晰晰毛云明也易明辨晳也孔疏釋爲智書明作悊孔傳訓詔了是也俱取明智之義故書明作哲史記作明智漢書作明作悊云悊知也
是褖袢也說文邦之援也韓詩釋邦之媛兮說文
展衣鄭箋作禫　紲石經作絏汪疏本作紲　釋文媛韓詩作援援取也
邵蓮案爾雅釋訓美女爲媛孫炎曰君子之援助然郭璞曰所以結好援引也是媛有援義而援通助解韓詩訓援爲取疑取卽助之譌文

桑中

沫書作妹　弋春秋或作姒

鶉之奔奔左傳作賁賁　鶉之姜姜禮記鶉之賁賁注云姜賁爭鬥惡貌也言我以惡人爲君亦使我惡如大鳥姜姜於上小鳥賁賁於下　人而無良外傳

定之方中

足利古本作于楚宮于作爲下作于楚室同終焉尤臧焉作然宋版正德嘉靖本同　兩于字文選注竝作爲　漆說文作黍

形如滴水而下其从水者乃漆沮之漆水名也今通作漆　釋文虛本或作墟　水經注八引作墟

邵蓮案說文只作虛

焉唐石經作然文選注同　詩本音云漢光和六年白石神君碑其銘曰卜云其吉終然允臧　焉

嗣京云然作焉誤

邵蓮按終然與終焉文義虛實不同顧氏据漢碑以證唐石經作終然此不易之論也

星言文選注作皇與

騋牝驪牡說文

載馳

釋文馳字亦作驅　潛左傳作曹

大夫跋涉儀禮疏

視爾不臧韓詩外傳高子章作視我不臧

言采其蓫說文繫傳

釋文九本亦作訹稚本又作稚

相鼠

何不遄死史記

胡左傳作何

干旄

竿旄左傳家語同　彼姝者子何以與之其傳曰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朱則赤論衡

足利古本予作與　釋文祝鄭作屬

絲祝之鄭云當作屬此改祝爲屬非以屬訓祝也

然劉熙釋名云祝屬也則祝亦可訓屬朱傳釋此

字殆祖劉說

衛風

淇奧

瞻彼淇奧菉竹猗猗禮記

奧爾雅作隩文選注作澳

綠薄猗猗萹竹也釋文

釋文綠王芻也爾雅作菉竹萹竹也韓詩竹作藒

音徒沃反云薄萹竹也石經同　李匡乂資暇集

上薄萹竹　綠說文作菉

邵蓮案說文菉萹竹也薄水萹荼也薄爲水萹

荼則生於淇奧宜於水經注引漢武寇恂斬竹

淇地事而謂今通謂淇川並無其物惟王芻萹

芃不異毛興雖古今物產不盡同然合郾說證

韓詩似可據也萹荼並列艸部與列

竹部者迥別坊本多訛又荼

荼七畫省作茿芃並非

有斐君子韓詩　釋有斐君子禮記

文　瑟兮僩兮赫兮喧兮說文　赫兮宣兮韓詩

釋文匪本又作斐韓詩作邠磨本又作摩咺韓詩

作宣宣顯也　如琢如磨韓詩作如錯如磨見太

平御覽九百六十四　朱脩初曰東晉補亡詩白

華篇曰棨棨門子如磨如錯其韓詩之語歟李善

注引毛詩如琢如磨未之攷也　釋文青青本或

作菁菁

充耳琇瑩說文　瞻弁如星說文

釋文琇說文作璓會說文作瞯

綠薄如簣積也辭君曰簣綠薄盛土器也說文

如積也薄音竹　文選注

足利本如圭如璧圭作珪註同猗重較兮猗作倚

猗北宋本从犬見賈昌朝羣經音辨犬部正義

宋本从人

考槃

考盤在干地下而黃曰干韓詩

釋文澗韓詩作干云墝埆之處也　弗諼漢隸辭

君碑作不愃　釋文邁韓詩作儇儇美貌　軸爾

雅作遂

碩人

其頎玉篇作頎頎傳具長貌又云頎頎然佳也

衣錦絅衣列女傳縲衣說文　衣錦尚褧禮記

尚絅　書大傳衣錦

儀禮作尚景　釋文褧說文作縲案褧屬也　盧氏

攷證說文褧下又引詩與今同案縲爲案屬字或

借褧而非此詩之義說文於縲下亦引詩或出於

魯韓未可知如言錦衣麻衣似非辭

覃公惟私白虎通齒如鈲棲爾雅注頷首好貌說文
釋文齋本亦作蠐又作齊倚本亦作旖　稽古編
盼从目分聲匹莧切目黑白分也眄从目丐聲莫甸切目偏合也一曰邪視也盼从目兮聲胡計切恨視皃三字音形義各別今人多亂之碩人詩美目盼兮目則誤之從來久矣坊本於霽韻既收盼字訓恨視於諫韻又兼收盼眄二字而訓盼爲顧爲視是誤以眄爲盼也又以詩美目及孟子眸子眊焉盼盼證眄字是誤合盼眄於盼也三字之溷亂於斯極矣

敖敖玉篇作倨倨容皃大也　釋文說本或作稅
驕文選注作蹻
翟蔽以朝周禮注疏
弗韓詩作蔽周禮注疏二十七
施罟藏藏說文又作滅滅鱣鮪鱒鱒鱒韓詩釋文鱣鮪鮫鮛說文
庶姜孽孽庶士有朅韓詩釋文
釋文發發韓詩作鱒鱒孽孽韓詩作鱒鱒長貌
高誘注呂氏春秋過理篇引詩庶姜孽孽凡高所引多同韓詩　惠棟曰孽孽韓詩作孽孽牛遏反
長貌呂覽云宋王築爲蘖臺高誘注蘖當作孽
與孽其音同詩云庶姜孽孽高長皃也　釋文
蘖

倗
倗唐石經避廟諱作毗
敦匡尒疋注如覆敦者
釋文愆字又作諐　獮文作諐
波涕漣漣楚辭章句　履無咎言韓詩釋文
禮記注履禮也
釋文體韓詩作履履幸也
釋文甚本又作椹　五經文字云椹詩或體以爲桑甚字
吁嗟女兮外傳
漸車帷裳儀禮疏
釋文宴本或作卯者非　正義曰經有作卯者因甫田總角卯兮而誤也定本作宴　甫田傳卯幼稚也於此無傳作卯非
信誓悳悳說文
釋文旦旦說文作悳悳　說文悳卽惛之或體注云懵也
竹竿
俗本作遠父母兄弟釋文唐石經及諸舊本皆作

遠兄弟父母　釋文漵漵本亦作潐潐　盧氏弨
證注疏本作潐五經文字云潐字書無此字見詩
亦作攸案此字當从張參說作攸說文攸本從水
省更加水旁作漵非今本又漵下加心更謬　釋
文楫本又作檝

芃蘭

芃蘭之枝說文說苑童子佩鐫周禮眡祲注、
釋文芃本亦作丰佩依字从人或作玉旁者非
支唐石經作枝
坐帶萃兮坐貌韓詩　釋文
釋文甲如字狎也俞雅同韓詩作狎　能不我狎韓詩文

河廣

企予望之楚詞章句
釋文刀字書作舠說文作艄　正義曰說文作艄
舸小船也字異音同
邵蓮桉今本說文脫舸字玉篇有之

伯兮

偈傑偈也韓詩文選注
韓詩揭作偈桀作傑玉篇同　殳一作杸
稽古編殳本作杸通作殳或云殳杸古今字
焉得諼草韓詩文選注　說文安得藼艸說文焉得菱草爾雅音義
釋文諼本又作萱說文作藼或作蓂　文選注初

王風

黍離

彼黍稷稷說文　憂心靡雅
稽古編行邁靡靡字釋文無音反據文義當讀
上聲玉篇𢜔迷彼反𢜔𢜔猶遲遲也今作靡棊此
詩毛傳訓遲遲義同當亦音同
邵蓮桉玉篇𢜔𢜔猶遲遲也今作靡
雖未明指此詩以文意推之知其然也故稽古
編直引以爲證則謂靡靡玉篇作𢜔𢜔可也
釋文蒼本亦作倉

君子于役

足利本曷至哉作曷其至哉　于文選注作行
雞棲于時羣經音辨
釋文時亦作塒俞雅同玉篇同
羊誤　陸佃曰羊性畏露晚出而早歸常先于牛　羊牛俗本作牛

佔至也韓詩　釋文說文作僭
括作栝誤

君子陽陽

左執翿說文
足利本招我由敖敖作遨

揚之水

釋文揚或作楊本之字非其字亦作已

中谷有蓷

灘其乾矣　說文

釋文暵說文作灘又作灘

邵蓮桉說文灘正字灘俗字

釋文暵本亦作歎脩本或作薙獻貓文嘯字本又作灘

兔爰

釋文百罹本又作離吪本亦作訛　說文有吪無訛　稽古編訛俗字也本作吪从口化聲動也詩

倘寐無訛或寤或訛是也又化也詩四國是訛式訛爾心書平秩南訛是也譌从言爲聲譌言也詩民之譌言是也譌訛義同而分雅俗譌則俗爲一字今詩槩作訛乃傳寫之誤正韻併吪訛譌爲一字謬甚矣

雉離于罝　說文罝兔網也雉罹于罘　漢書注

大車

毳衣如綍　說文大車噭噭　廣韻毳衣如菼說文

釋文皦本又作皎

匪中有麻

稽古編說文有鏙字無劉字徐鍇以爲鏙卽劉當

是也通作留　足利本將其作其將

鄭風

緇衣

釋文敝本又作弊　文選注足利本同

大叔于田

釋文叔于田本或作大叔于田者誤　蘇氏曰二者皆曰叔于田故加大以別之不知者乃以段有大叔之號而讀曰泰又加太於首章失之矣

兩驂如儛　家語火列具舉　文選注臛作臑　楊倞荀子說文

釋文禮本又作徂坶本亦作無鴇驪白雜毛曰鴇依字作鴇　詩本音麋韻鴇今烏騅今本多誤作鴇

清人

二矛重乂　韓詩釋文

足利本麃麃作驕驕　釋文逍遙本又作消搖

邵蓮桉說文有消搖無逍遙凡作逍遙當自字林始張參五經文字序云若祧禰逍遙之類說

文漏略者今得之字林徐鼎臣張謙仲王伯厚並以此二字爲字林所加惠定宇謂後漢崔駰撰平子碑已用逍遥字要不足爲據乃或謂莊子消搖游篆文已从糸則豈其然

左旋右搯 說文

羔裘

釋文裘字或作求　求古文裘見說文及鄭箋

恂直且侯彼已之子舍命不偷 亦作彼已 外傳 汾沮洳椒聊彼已之子同 左傳

遵大路

釋文故也一作故兮後好也亦倫

無我惡兮 說文

釋文魏本亦作敳又作敱　盧氏攷證說文敳棄也正爲說文所本釋文敳字又相合魏乃俗字敱卽敳之誇舉也引詩無我敳兮毛傳魏棄也

此見經典之字本與說文相合特唐以來多俗寫然見於釋文者往往猶存其眞　足利本釋文魏本亦作敳又作敱元文敳作敱

女曰雞鳴

爛釋文本作爛宋本同

有女同車

顏如舜華 說文　佩玉瓊瑩 楚詞章句

山有扶蘇

蘇一作胥　子都荀子作子奢　釋文橋本亦作喬毛作橋王云高也鄭作槁枯槁也　盧氏攷證案箋云槁松在山上喻忽無恩澤於大臣也不言橋當爲槁是經本作槁松而不作橋松也王肅云高也是作喬作橋者皆王肅本蓋毛詩作槁三家詩作橋蕭因據之以改毛而難鄭也　足利本山有橋松橋作喬宋版同注及疏放此　龍爾雅作龍

隰有萇楚

釋文漂本亦作飄

狡童

足利本使我不能餐兮餐作飡

褰裳

釋文褰本或作搴非說文云褰袴也　童玉篇作僮

丰

釋文丰方言作妦堂鄭改作棖　惠棟曰箋云堂當爲棖案古文論語有申棖史記作申堂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絜無申棠之欲棠與棠同兒是堂本與棖通故讀爲棖非鄭之改字也　足利本俟我乎巷兮乎作於

東門之墠

釋文壇依字當作墠　盧氏攷證正義曰徧檢諸本字皆作墠傳亦作壇此壇讀音曰墠今定本作墠案注疏本與定本同惠氏棟余氏蕭客所據唐石經皆作壇今唐石經亦作墠

有靖家室　韓詩注靖善也言東門之外栗樹之下有善人可與成爲室家也事類賦注太平御覽藝文類聚靖作靜

風雨

風雨潚潚　說文

子衿

子矜石經子衾不詒音詒寄也曾不寄問也　韓詩釋文

釋文衿本亦作襟嗣韓詩作詒　稽古編青青子衿毛傳云青衿青領也衿字石經作矜釋文云本又作襟嚴緝謂衿襟二字音義俱同非也案爾雅衣背謂之襟注云交領也又衿謂之袸音賤注云小帶也說文止有矜字注云交衽也然則衿矜襟三字各一義詩當以襟字爲正衿矜特通用耳顏氏家訓云古者衾領下連於衿故謂之衿不知詩字多通用不必彊爲之說也說文又有紟字云衣系

也籀文作矜則衿字亦可作紟

岌兮達兮　說文

釋文挑說文作岌　說文辵部仍引詩作挑小徐本又作佻初學記十八引詩同

出其東門

綰衣縕巾　說文一作綰渠之反　聊樂我魂魂神也　韓詩釋文文選注薛君曰

釋文員本亦作云韓詩作魂魂神也　惠棟曰聊樂我員釋文云本亦作云商頌箋曰員古文作云言古文以員爲云也韓詩作魂案魂亦與云通中山經其光熊熊其氣魂魂猶云云也呂覽圜道篇曰雲氣西行云云然云亦古文雲字薛夫子訓魂爲神失之　釋文娛本亦作虞

野有蔓草

靑陽宛兮　外傳清揚婉兮　玉篇集韻

釋文溥本亦作團邁本亦作逭　稽古編靑靑子俗曰溥呂氏字林作霉　困學紀聞同　溥足利本作團　揚子華子引作風

邵蓮按子華子北宋僞書此條董斯張所增不足爲據

溱洧

溱與洧方洹洹兮　韓詩後漢書注同　說文洧水又出潧川與洧方灌灌兮士與女方秉蕳兮

釋文溱說文作潧溱韓詩作洹洹洧韓詩作洧　惔旰且樂　韓詩漢書同

訏韓詩作旰　既且且字足利本作徂　漢書地

埋志作恂盱　洵兪雅作詢

詩攷異字箋餘卷第三終

齊風

雞鳴

東方昌矣　說文

還

子之嬛兮　韓詩釋文　子之營兮遭我虖嶩之閒兮　漢書地理志臨淄名營丘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虖嶩之閒兮顏師古曰毛詩作還齊詩作營營之言往也或作嬛音旋亦作嶩嶩山名也字相違於嶩山也　釋文崔靈恩集注本作嶩遭我虖猶之閒兮　水經注　並驪从兩豜兮　說文　揖我謂我儇兮　韓詩釋文

南田

維莠驕驕　揚子婉兮孌兮　說文

釋文總本又作摠兒兮一本作兒之　虖　盧氏攷證宋本作井兮五經文字云井古忠反見詩風兮以周禮礦作井此從舊略有別

邵蓮按卯字唐人碑刻皆作井是減筆俗寫耳此豈可以周禮井人字例之

正義未幾見兮兮作之足利本同

盧令令

盧泠泠　韓詩　董氏云說文作瀌瀌

敝笱

釋文敝本又作弊　鱮太平御覽引作鯇　盧氏攷證正義曰鯇魚子釋魚文李巡曰凡魚之子總名鯇也鯇鱮字異古蓋通用或鄭本作鯇也魯語魚禁鯇鮪是亦以鯇爲魚子案太平御覽九百四十引詩弊笱在梁其魚魴鯇是鄭箋本作鯇然昆弟之昆說文作窾是鱮亦有昆音似可無區別宋本作鱮似誤

邵蓮按說文鱮魚也眾聲李陽冰曰當从窾省

南山

橫由其畝　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　韓詩釋文　釋文衡亦作橫字韓詩東西耕曰橫從韓詩作由南北耕曰由　禮記孔子閒居引作橫

據此足證盧說

其魚遺遺 韓詩釋文

釋文唯唯韓詩作遺遺言不能制也

載驅

釋文驅本亦作敺本亦作漇漇 足利本載馳薄薄馳作驅宋板同齊子豈弟作愷悌子遊敖敖作遨

猗嗟

釋文猗字或作欹本又作趜 足利本巧趨趨作趜 說文趜趨也殆與趨義亦相近故經典每通用

猗嗟頎兮 集韻

名玉篇作頎云頎眉目閒也本亦作名

舞則選兮言其舞則應雅樂也 韓詩釋文

變易也

足利本舞則選兮舞作儛 釋文反韓詩作變變易也 玉篇碗眉目之閒美皃韓詩云清揚碗兮今作婉

魏風

葛屨

織織女手纖纖女手之貌 韓詩文選注

釋文纖說文作攕攕 說文手部戈部皆引作攕攕

伐檀

又見玉篇手部 唐石經同

好人媞媞 楚辭章句 好人姣姣 漢書音義同 宛如左僻 又

邵薳棫樸書敘傳姣姣公主乃女烏孫註言漢書敘傳姣音時東

足利本宛作婉辟作僻

惟毛作維 是褊心是以爲刺 石經魯詩殘碑

汾沮洳

外傳君子章其作已

園有桃

釋文殽本又作肴 初學記引作肴 不知我者

唐石經作不我知者

誰知閟一字毛上有其字 誰君章句文選注四矢變兮之蓋亦勿思石經魯詩殘碑

釋文棘从兩束俗作棘

陟岵

父兮父閟一字毛無 曰嗟子子行役夙夜毋已尚愼下閟一字

猶來毋死石經魯詩殘碑猷來無弃爾雅注

十畝之閒

釋文畝古作晦俗作畝閒閒本亦作閑閑還本亦作閑閑 足利本十作旋 曰帖八十二引作桑柘閑閑

畝之閒兮十畝之外兮並無兮字兮字

兮毛作狗不穡不嗇　欲伐輪兮石經魯詩殘碑河水清且漣漪余正

釋文猗本亦作漪貆本亦作狟說文作貉云或从水字林云吞食也沈音孫　猗文選注引作漪足利古本不素飧兮飧作飡不素飧兮同注放此謹案飧作飡爲非飧說文作飡又作飧通用飧本作飧从夕食與飡不同

碩鼠

毋食我黍三歲宦女莫我肯顧石經魯詩殘碑

釋文咏本亦作永　足利本三歲貫女女作汝誰之永號永作詠

唐風

蟋蟀

蟋蟀說文

釋文蟀說文作蟴　其莫之其文選注作云　蹶一作蹙蹙

山有樞

山有藚毛傳胡不曰鼓瑟鼓缶石經魯詩殘碑它人是愉漢書文選注

山有穉尒正

釋文樞本或作藚宛本亦作苑死貌愉鄭作偷墝本又作掃弗鼓本或作擊非　婁玉篇作摟　拷說文作栲云从木尻聲

揚之水

素衣朱綃儀禮士昏禮注宵讀爲綃魯詩以綃爲綺屬也　爲綃

釋文綃音秀眾家申毛竝依字鄭改爲宵宵音綃亦作綃鄰本又作磷　稽古編廣尺深尺爲く廣二尋深二仞爲く卽畎字く卽澮字書澮畎澮距川言深く〈之水爲〈也揚之水白石鑿鑿从

巛不从巛說文粼水生厓石間粼粼也从巛粦聲
玉篇廣韻皆同今詩本惟呂記嚴緝作粼嚴辨之
甚悉餘皆从巛監本注疏亦誤

椒聊

茉俗作椒　說文茉茉莖从艸未聲臣鍇案爾雅
茉檄醜其實莖說文本無椒字豆萩字但作未則
此茉爲椒字也椒性叢生如薔薇之屬非木也故
从草前照反　釋文剌本又作掬　足利本彼其
之子其作已下同蕃衍盈匊匊作掬遠條且條作
脩下同實大且篤實作碩

綢繆

見此邂逅邂遘不固之貌　釋文韓詩
釋文邂本亦作解覯本又作遘韓詩云邂覯不固
之貌　稽古編鄭之野有蔓艸唐之綢繆皆言邂
逅而兩傅釋之義各不同鄭風傳云不期而會唐
云解悅之貌意當日經文必有不同矣鄭風釋文
云遘本亦作遘唐釋文云邂本亦作解遘本作覯
此字形互異略可見者也　釋文粲者三女爲粲
字林作奜　盧氏攷證桉廣韻奜下引詩傳云三
女爲奜是詩亦有作奜者

邶谷

邶蓮桉說文攷三女爲攷攷美也从女攷省聲
玉篇奜音旦切三女爲奜攷同奜見說文盧氏

宜先引說文玉篇

杕杜

釋文杕徒細反特貌本或作夷狄字非也下同
顏氏家訓書證篇云江南本並木旁施大河北
本皆爲夷狄之狄讀亦如字　攷崔靈恩集注作
次　釋文薵本又作青

獨行煢煢文選注

釋文煢本亦作煢又作煢　稽古編獨行煢煢
煢字从目从袁說文云目驚視也引此詩今詩皆
作煢俗人傳寫妄減其筆畫耳

羔裘

鴇羽

釋文襄本又作褱

無衣

稽古編鴇音保从鳥从丩聲丩博抱切相次也从
匕从十俗本从七十者誤

有杕之杜

悠悠蒼天外傳

逝肯適我釋文韓詩

釋文噬韓詩作逝逝及也

采苓

宋蕭閒雅

釋文爲言于僞反或如字下文皆同本或作僞字非　正義云定本作僞言二亦引作僞　足利本同白帖九十作從

秦風

車鄰

車鄰漢書作寺人之令使令韓詩釋文寺本亦作隣又作轔寺本或作侍字令韓詩作伶云轔詩本亦作鄰　古文　侍字多作寺

駟驖

駟驖漢書作四鐵孔阜說文轊車鑣鐵載獫獯說文

釋文歇本又作猲驕本又作獯　說文犬部爾雅釋畜注漢書地理志皆作猲獯

小戎

釋文孫本又作鞃驅本亦作駈靳本又作鞄沈云舊本皆作駈靳者言無常處游在驂馬背上以驂馬外轡貰之以止驂之出左傳云如驂之有靳居音可讀非戊巳之巳斯言當矣又案亞古弗字因謂之黻見漢書韋賢傳師古注又見顧野王玉篇則此字上下兩畫當中斷文作弜今本直作亞夫亞字誤

終南

釋文條本亦檮　足利本同

顏如渥沰　韓詩釋文　沰赭也　說文外傳作渥赭　有屺有堂　崔靈恩集注

釋文丹韓詩作沰赭也紀本亦作屺　稽古篇黻

衣繡裳集傳用孔氏書傳釋之曰黻之狀亞兩巳相戾案巳字誤吾友楊令燮云當作己不成字無音可讀非戊巳之巳斯言當矣又案亞古弗字因謂之黻見漢書韋賢傳師古注又見顧野王玉篇則此字上下兩畫當中斷文作弜今本直作亞夫

黃鳥

子車左傳作子輿

晨風

鴥彼晨風 外傳鴥彼鸐風 說文 宛彼北林 周禮注

釋文駾說文作鴥 苞禽雜作枹 駾文選注作駾 駾 稽古篇駾駾音同而形異蔡風隰有六駾尒

疋駾如馬倨牙食虎豹字从交幽風皇駾其馬尒

疋騅白駾字从交肉字竝見說文駾注同尒疋駾

注云馬色不純亦與騅白相雜義同易乾爲駾駹

王廙云駾馬能食虎豹取其至健則泰之駾也采

衷云天有五行之色故爲駾馬則泰幽二字俱通

泰梓榆青白駾幽駾馬赤白皆雜色也易疏獨取

王義則字當从駾

無衣

釋文澤說文作襗云袴也 袴與絝通

邵蓮校說文襗綺也从衣睪聲玉篇襗訓同說

文廣韻襗訓衫襗劉熙釋名絝跨也兩股各跨

別也汗衣近身受汗垢之衣也詩謂之澤受汗

澤也據此則絝與澤義訓迥別釋名訓汗衣已

明云詩謂之澤與傳箋之義正同似不必改从

權輿

胡不承權輿尒疋注

棗棗文選注作遾遾 篆說文作匴

悠悠爾雅作攸攸 蔡謨疑字義佩者服用之稱

珮者玉器之名稱其服用則字从人名其器則字

从玉見初學記二十六

渭陽

與子皆行 漢書

釋

陳風

宛丘

子之湯兮 楚辭章句 亡冬亡夏 漢書

翿尒正作纛

邵蓮按漢書地理志河內蕩陰縣顏注蕩音湯古文論語君子坦蕩蕩鄭康成注云魯論作坦湯湯與蕩古字通

東門之枌

穀旦于差 韓詩 釋文 市也婆娑 說文

穀旦鄭音旦明也本亦作且且王肅注疏本作泜釋文婆說文作婆穀旦鄭初佳反擇也王音七也反苟且也徐子餘反差鄭初佳反沈云毛意不作嗟案毛無文非是古文西並見說文上从卜不从一嗟韓詩作嗟徐七何反沈云毛意不作嗟案毛無文選注作栖　唐石經作棲飢　注疏本作泌改字宜从鄭讀　盧氏攷證案古差嗟同聲故毛詩作于差韓詩作于嗟釋文叔本亦作淑紕字又作芘不作差如于嗟乎騶虞于嗟乎不承權輿之類可足利本作棲飢　水洋洋　文選王元長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療飢不期於鼎食注曰詩鄭氏云云棲與療音義同可與寤言 列女傳 誤也

邵蓮按棲是本字療亦棲字也樂則因棲而致

東門之池

釋文叔本亦作淑紕字又作芘

東門之楊

注疏本作晢晢　蔣本作晢晢　坊本作晢誤

邵蓮按晢是本字晢乃誤字也晢則無此字

墓門

墓門有棘列女傳辞予不顧楚辭章句歌以訊止辞言也　釋文訊本又作辞廣韻作歌以辞止辞言也　釋文訊本又作辞音信徐息悴反告也韓詩訊諫也　詩本音訊釋文本又作辞廣韻六至部中有辞字引此詩歌以辞止楚辭章句引此詩亦作辞予不顧考雨無正四章亦以訊與迥遂痟爲韻明是辞字之誤　戴震毛鄭詩攷正云訊乃辞字轉寫之譌毛詩云告也韓詩云諫也皆當爲辞辞音邪故與棘韻訊音信問也於詩義及音韻咸扞格矣

辞告聲義本相達乃辞譌爲訊諸本往往有之良由轉相傳寫始偶誤而後皆因之耳惟雛騷寤朝辞而夕替莊子山木篇虞人逐而辞之墨子非命篇百姓之辞也班固幽通賦既辞爾以吉象又申之以烱戒袁陽源詩辞此倦遊士家本自遼東王僧虔詩既踐終古跡聊辞興亡言辞尚多作辞足相證驗此外如學記多其辞吳語乃辞申胥往往多譌爲訊顧戴之辨足錄也正字通於訊字下引此詩及雨無正誤矣且廖氏謂訊有碎音與上瘁下遝叶而不知此章之辞正相叶也玉篇辞愚醉切言也問也罵也

譏予不顧釋文譏本又作訊　玉篇引此詩作訊予不顧考雨無正四章亦以訊與迥遂痟爲韻明是辞字之誤　戴震毛鄭詩攷正云訊乃辞字轉寫之譌毛詩云告也韓詩云諫也皆當爲辞辞音邪故與棘韻訊音信問也於詩義及音韻咸扞格矣

釋文劉木又作劉埤蒼作嬗　慢唐石經作憂慘五經文字作懆干到反宜从之

株林

釋文騎音駒沈云或作駒字是後人改之皇皇者華篇內同

澤陂

有蒲與荷樊光注尒正

荷韻會作茄　揚雄反離騷曰矜菱茄之綠衣兮被夫容之朱裳師古曰茄亦荷字見張揖古今字詁

葉之莖曰荷陸璣疏亦云其莖爲荷惟說文訓
茄爲芙蕖莖與尒正合
陽如之何曾詩尒正注曾詩云陽予也
釋文蔺鄭改作遴卷本又作媦　悁悁一作痟痟
菌蠢說文
釋文苗本又作苔又作畝
碩大且曾韓詩薛君曰曾重頤也碩大、且嬸說文五檢反　太平御覽
展轉伏枕韓詩文選注
釋文儼本又作曮輾本又作展　高誘注淮南子
說山訓引作展

枹風

左傳季札觀樂圍在齊下秦在魏唐上鄶曹終焉
釋文檜本又作鄶

素冠

棘人欒欒兮說文
博博足利本作團團

隰有萇楚

長楚尒正旖旎其華楚辭章句
文選注作旖旎又作阿那

匪風

匪車揭兮　中心惕兮惕古說字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漢書王吉傳吉學韓詩

匪車嘒兮說文撱之金蘭說文
釋文嘌本又作票漼本又作撱　悁悁一作痟痟

曹風

蜉蝣
衣裳楚楚說文蜉蝣堀閱說文
釋文楚楚說文作齟齟　足利本蜉蝣掘閱蜉下有之字

候人

何戈與祋禮記注
何足利本作荷　祋急就篇作梭
彼記之子禮記注汙澤善居泥水之中在魚梁以不濡汙其翼爲才如君子以稱其服爲有
詩攷異字箋餘卷五　六

德不同詩禮記注彼已國語
咮玉篇作噣
嬇兮蔚兮說文嬇女黑色也
孌崔靈恩集注作嫋

鳲鳩

尸鳩漢書說苑
釋文鳲本亦作尸　漢書鮑宣傳作尸鳩荀子勸學篇引詩尸鳩在桑　一兮結兮兩兮字淮南子俱作也　如禮記作若
其弁伊棼周禮注說文作璊
釋文騈音其騈棼文也說文作璊云弁飾往往冒

玉也或亦作璞

邵蓮棨說文先列璞字注如釋文次列琛字注云璞或从琛則釋文或亦作璞之琛基旁宜从土不从糸蓋傳刻之誤

釋文字林榛木之字从辛木

下泉

稽古篇渰从水清也渰从夕寒也渰徵下泉毛訓渰爲寒則當从二點呂記嚴緝皆从三點非是孔訓亦云字當从冰冰卽夕字說文云夕凍也象水凝之形冰水堅也魚陵切臣鉉曰今作筆陵切以正作貉貉本鼻白切北方豸種也今用以代貊不可復正貉又作貊貘

爲冰凍之冰案魚陵切者今作凝說文以爲俗字

釋文寖本又作浸

豳風

豳唐明皇改作邠

七月

一之日㬥发說文从𠂤四之日舉止漢書饁彼南畝漢書

釋文風說文作颮颮　崔靈恩集注作栗烈說文作颲颲古文詩或曰籀文今本作瀌說文羌人所吹角長以驅禽以驚馬也从角瀌聲瀌古文詩或曰籀文颲省作颲說文引此詩作一之日㬥发分勿切

釋文菽本亦作叔瓜古花反字或加艸非　稺古

篇九月叔苴傳云叔拾也說文叔从又未聲南人

其引采菽詩作㬥发檻泉又下泉大東兩詩孔疏

謂收芋爲叔今借爲伯叔字忘其本訓矣說文又云未豆也象豆生之形徐曰豆性引蔓故从丫兩歧非上下之上故曰象豆生形小象根也今作菽後人所加又采菜薪樗樗字本應作椿椿惡木救書切樗乎化切亦木名皮裏松脂可爲燭非惡木也今諸書皆誤據爲樗因別作樗字以代樗樗亦作華莊子華冠縱履是也沿習已久不可復正

釋文場本又作塲

黍稷穜稑 周禮注 黍稷種稑種先穜後孰稑疾孰也

說文

釋文重直容反先種後孰曰重又作種音同說文

云禾邊作重是重穆之字禾邊作童是穜蓺之字今人亂之已久穆本又作穜說文云穜或从夢後種先孰曰穜 周禮內宰注引作種穜初學記三白帖八十一竝同

納于賸陰 說文 四之日其早 禮記注 稱彼兕觥受福無疆 禮記注

釋文凌說文作賸悲或加艸非兕本或作兕觥本亦作觵

觥俗字作觥

鴟鴞

殆天之未陰雨 家語 綠天之未陰雨 說文 徹彼桑杜

韓詩

釋文

釋文土音杜桑土桑根也小雅同韓詩作杜義同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字林作棓桑皮也音同畜本亦作蓄租本又作祖屠本又作瘏古本毛詩皆以屠爲瘏 今女孟子作今此釋文譙譙本或作燋 正義曰定本消消作翛翛唐石經呂氏讀詩記皆作翛翛

唯予音之嘵嘵 說文 憢憢尒疋

玉篇作唯予音之嘵嘵

東山

零雨其蒙 楚辭章句 霡雨其濛 說文 蜎蜎者蠋 說文

零石鼓文作霡濛尒疋作雰 稽古篇蠋說文作蜀云从虫上目象蜀頭形中象其身蜎蜎今皆作蠉殆以別於郡名乎毛晃曰蜀本从虫而又加虫焉俗也

熠燿宵行 說文

釋文伊威字或旁加虫者後人增耳室本或作堂誤也蕭音蕭說文作蠨蛸釋文云蠨說文作玉篇作蛸蠨 伊可之伊鄭云當作翳 不可畏也坊本作亦誤 稽古篇蠨蛸釋文作蠨音夙今說文蠨鮹彫切蛸本从虫肅聲陸氏所云乃叔重之舊音矣案玉篇作蠨先么切則此字

音形之改其來已久

邵蓮桉廣韻三蕭收蠵字注蠵蛸蟲名一名長蛸屋亦收蠵字注蠵蛸俗呼蚊出崔豹古今注一切經音義全改猶存古意一切經音義存兩讀字並去引作蠵蛸在戶又音蕭音存古意

小雅

鹿鳴

釋文示鄭作寘

視民不佻說文左傳

鼓瑟鼓琴鼓瑟鼓琴足利本作鼓瑟鼓琴鼓琴鼓

瑟　釋文湛字又作耽

四牡

騤牡騑騑儀禮疏周道倭夷韓詩

辟君曰威夷險也又作逶遲　文選注　釋文　周道威夷

文選注　漢書地理志顏師古曰言使臣乘馬行於

此道

釋文倭本又作委遲韓詩作夷　地理志右扶風

郁夷注周道郁夷師古曰小雅四牡之詩曰四牡

騑騑周道倭遲韓詩作郁夷言使臣乘馬行於此

道

痛痡駱馬說文　漢書注作騑騑

釋文雖本又作佳

皇皇者華

莘莘征夫外傳　國語佸佸征夫說文同

駪駪玉篇作佸佸

我馬唯騏說文

釋文駒本亦作騶咨本亦作諮

周爰諮謨淮南子

常棣

韓詩序夫杉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詩譌夫杉

之華蕚不煒煒藝文類聚蕚不韡韡說文

讀詩記作夫杉之華蕚不煒煒

釋文不鄭改作柎　宋本柎从手旁注疏本同

鴒鴒在原左傳

釋文脊亦作卽又作鶺皆同令本亦作鴒同況或

作兄非也　足利本作鵪鴒

邵蓮按說文木部有況字注寒水也从水兄聲

無从𠂆旁作況者玉篇有之注云俗況字則古

只作況其譬擬也且也矧也滋也等訓皆借耳

郭忠恕佩觿集分況況爲三云況發語之辭

況寒水況形況誤矣周伯琦六書正譌況訓同

說文云借爲貺賜字又發語辭別作況貺焚非

其說是

外禦其侮國語周文公之詩曰

釋文牆本或作廧務如字爾雅云侮也讀者又音

侮此从左傳及外傳之文

飲酒之餕說文

稽古篇飲酒之飫毛云飫私也尒正義同箋疏申

之以爲飫禮在路寢內不在公朝故爲私食是矣

說文引此作餕云燕食也飫立而燕坐二禮本異許以飫爲燕始因詩本燕兄弟而說飫故通名之與今作厭飫解則始於蘇氏案厭飫本作饜飽也乙庶切从勹骏聲俗因飫義與燕連而燕厭音相似遂譌燕飫爲厭飫左傳飫賜杜解飫爲饜唐韻亦云飫飽也厭也後儒相承竟以飫代饜而飫則亡其義饜則併亡其字矣

邵蓮桉說文饜飽也从勹骏聲民祭祀曰厭饜已又切又乙庶切今本說文如此宋本趙本五音韻譜皆作民祭祀曰厭饜民祭句絕厭當作音韻譜皆作民祭祀曰厭饜民祭句絕厭當作

獻飽也祝曰獻饜求鬼神之飽也

和樂且耽禮記

釋文湛又作耽韓詩云樂之甚也幷依字吐蕩反經典通爲妻帑字今讀音孥也　足利本宜爾室家作宜爾家室帑作孥

伐木

伐木所所說文

釋文渭本又作謂

饛饛鼓我說文墫墫舞我說文本或作墫墫說文云

釋文坎坎說文作饛饛蹲蹲本或作墫墫說文云

士舞也从士尊　饛舊作饛蹲蹲爾雅作墫

天保

王符潛夫論引此詩俾爾單厚單作亶國語引周頌單厥心單亦作亶亶與單古今字

吉圭惟饎周禮蜡氏注疏曰鄭从三家詩儀禮注作爲饎絜饛爲偕周禮大戴禮記注

祠烝嘗禮記注

釋文諭本又作祠恒本亦作絧　嘗下从旨宋本省作嘗从甘俗

邵蓮桉獨作圭潔也見韓詩周禮注儀禮注及六經奧論釋文亦云獨舊音圭絜也書獨烝馬氏音圭揚雄大常箴我祀斯祗我粢孔獨匪僭匪儆高誘注獨讀爲圭疑三家詩本作圭故高讀从之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趙賓卿曰圭絜也

采薇

獫允之故漢書匈奴傳

釋文莫或作暮玁本或作獫狁本亦作允靡使本又作靡所

彼爾惟何說文

釋文爾說文作薾薾符非反毛云邇也鄭作茬必寐反倚也曰戒之曰音越又人栗反一切經音義六引作豈不日誡

出車

我出我輿荀子

釋文瘁本亦作萃依注作悴音同

宣王征伐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玁允至于太原出輿彭彭史記襄王之詩

車彭彭城彼朔方漢書

釋文央央本亦作英同於京反又於良反襄本或作攘如羊反　舊唐書陸贄傳引作攘

古作𡰥　蓼蓼爾雅作憭憭　倉庚文選注作鶬

鵻

杕杜

釋文睆字或从白或作目邊

檀車幝幝韓詩音同

釋文幝幝韓詩音憚

釋文幝幝韓詩作縿音同　石經作幝幝

魚麗

釋文鯊字亦作鮫

物其指矣唯其偕矣荀子

南有嘉魚

烝韓詩作蒸　罩罩說文作鱒鱒　釋文雛本亦作佳

汕汕尒雅作罩罩　釋文雛本亦作罩

南山有臺

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左傳注言君子樂美之道

由儀

蓼蕭

惠棟曰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宜東晳補亡詩引作儀李善注云毛萇詩傳儀宜也倉頡篇曰宜得所宜也此與角弓如食宜飽文王宜鑒于殷皆當从韓詩禮記作儀訓爲宜尚書般庚曰若顚木之有由蘗說文由作胄云古文作由木生條也是由訓爲生故序稱萬物之生徐鍇曰由本古文胄後人遂通用爲因由等字

蓼蕭

惠棟曰爲龍爲光傳云龍寵也案龍讀爲寵昭十二年傳云公賦蓼蕭叔孫昭子曰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焦氏易林曰

蓼蕭露濃君子寵光鳴鸞噰噰福祿來同是書傳皆讀龍爲寵周易師之九二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訓爲寵今易作寵知龍爲古文寵故傳云龍寵也商頌長發曰何天之龍箋云龍當作寵寵榮名之謂　釋文豈本亦作愷弟本亦作悌後皆倣此　足利本豈弟作愷悌壽豈一本作壽愷

和鸞噰噰萬福攸同言動以紀度則萬福之所聚也賈誼新書

雝雝唐石經作雍雍

湛露

厭厭夜飲韓詩　漼文作懕懕愔愔和悅之貌韓詩　釋文文選注

釋文厭厭韓詩作愔愔和悅之貌　盧氏攷證案小戎厭厭良人列女傳引作愔愔良人知古厭愔聲相近也

形弓

釋文譸本又作酬

菁菁者莪

蓁蓁者莪蓁蓁盛貌韓詩云云　文選注許君集韻作萍萍

六月

釋文飭音勅正也依字从力脩飾之字从巾不同也今人食邊作飭以爲脩飭之字借作勅音非

飭唐石經作飾

獫狁孔熾我是用戒　盬鐵論

四騵足利本作駟騵

整居焦護余疋

釋文織音志又尺志反

邵蓮校識卽古文旗幟字旗幟字左傳旂幟字恒作識

周禮司常疏兩引識文鳥章並作幟後漢虞詡傳通解續卷三有云幟重也一曰聲也合說文觀之則聲誠較輕爲古矣然徑以輕爲俗則非

薄伐獫狁至于太原　史記王之詩　襄吉甫宴喜　漢書

無文選注作炮

采芑

釋文菑本又作淄　四騏之四足利本作騵下同

釋文瑲瑲本亦作鏘鏘　五經文字云詩或作鎗

朱芾斯皇　白虎通

釋文茀本又作芾或作紱皆音弗下篇赤茀茀同

文選注作轍　有瑲瑲足利本作劊　葱珩韓詩

作蕙衡　淵淵五經文字作嚘嚘

振旅嗔嗔說文

闐闐玉篇作嗔嗔

嘽嘽推推漢書征伐儼狁荊蠻來威漢書

釋文焞焞本又作啍啍

車攻

東有圃草韓詩群君曰圃博也有博大之草也莎草也文選注後漢書注東有圃草後漢書馬融傳注東有甫草經音辯

釋文甫毛如字大也鄭音補謂圃田鄭藪也今注疏本竟改箋甫田爲圃田非

薄狩於敖後漢書注東京賦水經注並作薄狩于敖

韓詩作薄狩初學記作搏狩唐石經作搏獸

赤芾金舄白虎通抶拾既次周禮注夫拾既次集韻

助我舉掌說文

釋文夫本又作抶或作抶柴說文作拏

作齒玉篇作拏雄文選注作挐驚足利本作

警釋文聞本亦作問

吉日

既禡既禂說文作禂

釋文禱馬祭也說文作禂惠棟曰既伯既禱說文引作既禡既禂云禱牲馬祭也周禮大司馬云有司表貉先鄭云貉讀爲禡禡謂師祭也又甸祝

鴻鴈

釋文矜本又作鰥肅肅本或作翩翚本又作嗈嗈足利本集于中澤于作于盧氏攷證毛注疏本作雁案說文雁知時鳥鴈鵝也則此當作雁注

疏監本皆从釋文作鷹矣

庭燎

釋文將將本或作鏘鏘　足利本作鏘鏘　釋文晰晰本又作晢　張平子東京賦作庭燎晢晢

鑾聲鉞鉞說文

釋文鄉字又作嚮　足利本作嚮

鶴鳴

他山之石可以爲厝說文

釋文它古他字　注疏本他足利本作它下同　釋文錯說作他唐石經同　釋文他山古本宋本皆作他文作厝穀工本反說文云楷也从木㪚聲非从禾也

新父

新父左傳作圻父

新父書作圻父

有母之尸雍外傳

白駒

釋文遯字又作遁　足利本作遯

在彼穹谷詩君曰穹谷深谷也　文選注

釋文毋本亦作無毋字與父母之字不同宜詳之

釋文棗棗本或作柊芋鄭作蟙或作呼

如矢斯枋枋隅也如鳥斯翰翰翹翹翹也　韓詩釋文

他皆放此　惠棟曰韓人爲皋陶穹者三之一鄭

司農云穹讀爲志無空邪之空案弟子職云志無

虛邪或古本作空故鄭讀从之古穹與空同韓詩

白駒云在彼穹谷今詩穹作空

邵蓮按穀穀二字皆以殼得聲穀木也穀百穀

之總名也又善也集穀之穀从木肯穀之穀从

禾本二字也陸農師埤雅釋木卷十三乃謂穀

惡木也而取名于穀者穀善也惡木謂之穀則

甘艸謂之大苦之類也合二字爲一字殆失攷

矣

我行其野

釋文蓫本又作蕃古篇蓄當作蓄蓫蓫字異

而音同見尒疋亦見廣韻　言歸思復思宜作斯

作思誤

不惟舊因白虎通

馮嗣京校正十二條求衛新特衛誤我

誠不以富論語

足利本皆作婚篇內同成不之成作誠

斯干

釋文猶改作痴

約之格格周禮注

釋文棘韓詩作枋枋隅也旅卽反華韓詩作翹云

翹也　足利本其冥冥作溟乃寢寢作寐載弄弄

作拱下同朱芾芾作茀詒作貽

載衣之裳韓詩釋文載衣之裳說文

釋文禓他計反褫也韓詩作裼音同　說文作裼

裼卽禘之省　禘廣雅作禘　釋文詒本又作

貽罹本又作離

無羊

釋文犉本又作犖濈濈本又作緝緝亦作戢　宋本

或寢或譌譌覺也　韓詩釋文

釋文訛韓詩作譌譌覺也　何義何笠足利本作荷蓑荷笠　蓑从艸从竹者誤　宋綿初曰譌古訛字辟注云譌覺也毛詩云民之譌言今正月詩作訛尚書平秩南訛史記作南譌

節南山

節古作㬎　稽古篇節南山近世趙凡夫以節字爲㬎之譌㬎子此有理也詳節字條下又譌作節耳說文㬎字注云隙開高山之下也與毛傳高峻義元不相背

維石巖巖音巖經音義　聲憂心如炎

釋石巖巖本或作嚴音同檢韓詩作炎字書作焱說文作㸚字才廉反小焱也

天方薦嗟說文

釋文薦本或作慆

秉國之鈞漢書天子是庳卑民不迷荀子

釋文昳本或作慆　馮嗣京校正十二條胡然厲卑民不迷見荀子卑不迷見荀子邵蓮桉說文踕踏並引詩歪部踕側行也从歪東聲詩曰謂地盖厚不敢不踕足部踏小步也从足胥聲詩曰不敢不踏

釋文蜴字又作蜥　馮嗣京校正十二條胡然厲矣作胡爲厲矣誤

燎之方陽能或滅之漢書

釋文威說文云从火戌聲火死於戌陽氣至戌而盡本或作滅婁又作屢　靈臺碑云興威繼絕詛楚文伐威我百姓惜以威爲滅　古本毛詩屢多作婁如屢豐年亦本作婁

昊天不庸庸易也韓詩　說文

釋文傭韓詩作庸庸易也　誰字下古本有能字亦孔之昭禮記

釋文肴本又作殽
協比其鄰 左傳
昏唐石經避廟諱作昏坊本多仍之 釋文云本又作員
憂心殷殷 尒疋
侕侕彼有屋 說文速速方轂 後漢書速速方轂天天是椓 後漢書蔡邕傳注 韓詩亦同 哀此煢獨 楚辭章句
釋文侕侕說文作侕侕音徒方轂本或作方有轂
非也
十月之交
魏了翁曰十月之交則十一月矣是周人朔月也

故曰朔月辛卯 馮嗣京校正十二條朔月辛卯
月誤日
日有蝕之 漢書
日月鞫凶 漢書 山豕卒崩 漢書
釋文卒本又作卒憯亦作慘
繁維司徒 韓詩 釋文 皮維司徒 漢書 中衛膳夫 漢書 掫
子內史 漢書 縈維趣馬 漢書注 萬維師氏 漢書 揣維
師氏 集韻 豔妻偏方處 說文 此日而食干何不臧 又
曰閤妻扇方處 魯詩 漢書谷永傳閤妻驕扇日以 顏師古曰魯詩小雅十月之
交篇曰云云言博王無道內寵熾盛政
化失理故致災異日爲之食爲不善也
釋文番方袁反徐甫言反本或作潘音同韓詩作

釋文抑如字辭也徐音噫韓詩云意也
作噫噫是皇父疾而呼之此用韓詩說也 惠棟
日意卽噫也周頌噫嘻成王定本作意淮南繆稱
日意而不戴高誘曰意恚聲 戴侗六書故曰論
語抑與之與漢石經作意與之與大戴禮武王問
師尙父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
與後漢書隗囂問班彪曰抑者從橫之事復起於
今乎蓋抑有意音二字古通用也 稽古篇抑此
皇父鄭云抑之言噫釋文云抑徐音噫騰仰篇懿
厥哲婦鄭云懿有所傷痛之聲孔氏申之以爲懿
噫音義同又楚語懿戒韋昭讀懿爲抑蔡邕石經

論語意與之與孟蜀始改意爲抑是抑懿噫意四
字古音本同故徃徃通用　釋文戕在良反殘也
王本作臧臧善也孫毓評以鄭爲改字　稽古篇
曰曰予不戕釋文云戕王作臧臧善也孫毓評以
鄭爲改字案此詩毛無傳王述毛作臧孫又以戕
爲鄭改則古經乃臧字矣孔疏用鄭述毛而不存
王說殊爲疏漏
密勿從事　漢書讒口嗜嗜　韓詩釋文讒口嗜嗜　漢書傳
皆背憎　說文

釋文黽本又作僶勱韓詩作蠠蠠噂說文作僔
云聚也喈本又作皆　足利本皆作喈　罪古作
皐秦始改罪　稽古篇釋文噂說文作僔云聚也
今說文噂僔二字皆引此詩噂注云聚語也僔注
如釋文所引
邵蓮校此條亦如踧踖並見說文釋文則但引
踖不引踧豈唐時說文與今本異與抑陸氏偶
檢未周與
悠悠我痗　亦正泔悠悠我悝　亦正音義
釋文里本或作痗後人改也痗本又作悔病也
雨無正

雨無其極傷我稼穡　劉諫議安世曰嘗讀韓詩云云
劉安世曰嘗記少年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正
太夫刺幽王也首云雨無其極傷我稼穡浩浩昊
天不駿其德詩中云正大夫離居豈非序所謂正
大夫乎　釋文旻天疾威旻密也孫毓評以旻密巾反本有作昊天
者非也　正義曰上有昊天明此亦昊天孫炎孔疏用鄭述毛而不存
作昊天俗本作旻天者誤也　唐石經作昊
邵蓮校陸作旻孔作昊說各不同鄭箋云王既
不駿昊天之德今昊天又疾其政以刑罰威恐
天下以昊天相承說意極毋輸故正義從之爾
雅夏爲昊天秋爲旻天那疏於昊天引雨無正
天疾威後曰旻天疾威昊天疾威尚非所宜旻
天疾威則尤非所宜矣又足明證此詩之爲昊
天矣　又案昊載說文夭部云夭屈也从大而
八分也昊春爲昊天元气昊昊从日夭夭亦聲
爲昊天也陸佃埤雅釋天云幽王之詩始曰昊
今經傳皆譌作昊聲箋兩失六書故云暭之从
白日之譌也昊之从天夭之譌也至朱謀瑋誚
昊从古傲字夏日方暑人袒裼若傲慢然此則
失之
薰胥以痛薰帥也胥相也痛病也言此無罪之人而

使有罪者相率而病之是其太甚後漢書注薰胥漢書注晉灼曰濟韓魯詩作薰薰帥也顏師古曰韓詩論字作薰薰謂相薰蒸

漢書敘傳弟七十下烏乎史遷薰胥以刑晉灼曰薰胥協韻也从人得罪相坐之刑也

齊韓魯詩作薰薰帥也

莫肯用訊訊當作誶與上遂痒下退協說詳墓門

章

聽言則對新序漢書

唯躬是瘁左傳

瘁爾雅作顇　于仕監本譌作予仕　足利古本

降喪饑饉饑作飢維曰予仕予作于

小旻

謀猶回遹韓詩釋文謀猷回沉僻君曰回邪僻也　謀猶迴穴韓詩文選注

釋文適音聿韓詩作鋤義同

歙歙訛訛漢書作翕　尒疋嗡嗡呰呰荀子

胡底之底應作底底乃砥厲正字

是用不就外傳

熊朋來五經說曰是用不集當从是用不就以韻為證　顧炎武毛詩本音曰集字非韻王應麟言

朱子從韓詩作是用不就　惠棟曰小旻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毛傳云集

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毛傳云集就也韓詩作就尚書顧命曰克達殷集大命蔡邕

石經達作通集作就是集讀為就與咎協韻也

惠棟曰如匪行邁是用不得於道案左傳襄八年子駟引此詩杜元凱注匪彼也行邁謀於路人不得於道眾無適從顧炎武云案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則杜解為長棟案此必三家詩有作彼者故杜據為說而無正云如彼行邁其意略同顧又云古有以匪字作彼字者襄廿七年引詩彼交匪敖作匪交匪敖案漢書引桑扈詩亦作匪又荀子勸學詩云匪交匪紓天子所予今采菽詩上匪字作彼或古匪彼通用如顧說也

民雖靡膴韓詩猶無幾何釋文靡王肅讀為嫵嫵大也無大有人言少也正義釋文靡膴韓詩作靡膴猶無幾何

或肆或謀漢書

馮嗣京校正十二條如波泉流泉流作流泉誤

不可暴虎不敢憑河鹽鐵論戰戰矜矜左傳若臨深淵若履薄冰呂氏春秋周書曰

馮說文作淜

小宛

翰飛戾天韓君曰翰附翰飛國語秦伯賦鴻飛也文選注鴻飛小宛之首章也

庶民文選注作庶人

螟蠕有子蠃負之說文

釋文令本亦作鴒

毋忝爾所生古文孝經

哀我瘨寡疹苦也

釋文塡韓詩作疹疹苦也

宜犴宜獄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韓詩宜豜宜獄周禮注

釋文岸如字訟也韋昭注漢書同韓詩作犴音同

云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周禮射人注引詩

宜豜宜獄說文鹽鐵論皆引作宜犴

小弁

小卞音盤漢書

僊僊周道尒疋怒焉如疔韓詩釋文伯奇放流首髮早

白詩云惟憂用老論衡

鞠唐石經注疏本宋板皆作鞫此从匊蓋後人所

改釋文擣本或作擣同韓詩作疔除又反義同

疢又作疹維文選注作惟文選注二十四引

詩疢如疾首疢卽疹字之譌離注疏本作罹唐

石經呂氏家塾讀詩紀詩傳通釋皆作離

罹羣泯泯外傳

朱夔尊經義攷引董斯張云韓詩曰老筐曰罹老

蒲曰罹見佛典釋文疊本亦作辟伎伎本亦作

跂

譬彼瘣木瘣本說文

釋文壞木瘣也說文作瘣云病也瘣字

九經字樣引詩亦作薳析薪柂矣說文从木旁

玉篇同釋文从手旁注疏本同

巧言

昪天大憮外傳

釋文大本或作泰唐石經作泰新序節士篇

引作大注疏本作大

僭始既滅滅少也韓詩釋文僭始既涵說文

釋文涵韓詩作滅滅少也稽古篇呂記憮作幠

僭作譖與諸本異案幠字本爾雅注郭引詩譖與僭

泰本或作泰今呂記朱傳嚴緝皆作泰新序節士篇

本又作婁

同音亦作不信解則兩字之从心从巾从人从言

皆可通也又昪天大憮注疏本作大釋文云大音

匪其止恭惟王之卬外傳

釋文共本又作恭

藪藪大猷說文秩秩大猷聖人謨之漢書注

兔韓嬰章句史記注躍躍兔遇犬獲之俛人有心余忖度

之史記

廟儀禮作庙釋文莫如字又作漠同一本作謨

案尒疋漠謨同訓謀莫協韻爲勝予忖忖本又作

寸

居河之滑 今正注既詭且遽說文

釋文麋本又作湄 麋古文假借字爾雅釋水注引詩作湄此三家詩故用今文 隰俗誤作隰

何人斯

足利本誰暴之云誰作維朱傳同　釋文媿或作愧　愧　足利本作媿　遑脂之遑文選注作載

我心施也施善也　韓詩釋文　釋文易韓詩作施施善也　壎塤通　篪一作笛

稽古篇壞周禮佥正皆作塤孔疏以爲古今字異案說文壞从土褱聲則壞字較古矣　蜮文選注作蛮

巷伯

緁兮斐兮　緁白文貌說文　釋文斐或作菲

哆兮誃兮　爾雅侈兮哆兮　崔靈恩集注　移兮侈兮說文

稽古篇哆兮侈兮哆兮詩記載董氏逌語謂崔集注作

侈兮哆兮說文作移兮哆兮詳其文義蓋謂移兮

聲音讀如揥又謂如詩之侈非謂詩作移也董誤

解說文義矣

旻天罔極　漢書

釋文飄本又作票　律律集韻作嶵嶵

谷風

蓼莪

蓼莪　蓼蓼者儀　隸釋漢碑

弃我如遺　新序

瓶之罄矣　說文

遺韓詩作隤辟章句曰隤猶遺也見文選注十六

釋文鬼又作麃

蓼莪

大東

周道如底　孟子　其平如砥　楚辭章句

釋文睦本又作眡本又作軸　文選注作軸

耀耀公子　韓詩　釋文　茗茗公子行彼周道　楚辭章句
釋君曰　來貌並音挑本或作窕
釋文　佻佻韓詩作嬥嬥往來貌　毛刊也鄭落水
文選注　爰其適歸家語　爾雅釋文　陸引詩作木旁
哀我瘅人　爾雅

釋文　憚字亦作癉　爾雅釋文正釋詁注引作癉　足利本亦可息也息上有休字

采采衣服　群君曰　采盛貌

稽古篇鄭箋破字爲後儁所譏然如舟人之子熊羆是裘改舟爲周裘爲求則非無見也舟爲周裘爲求不僅音同形亦相類況古衣裘字元作求褭今本作脙字非也據李言則毛作瘁不作脙唐世詩李善注云脙變也謂變而黃也毛萇曰瘁病也詩攷異字箋餘卷八　四

形其从衣後人所加此詩傳寫之時昧者一概加之其致誤良有由也箋云周人之子周世臣之子又案脙葩瘁三字皆可訓爲避但論其本義則脙是足肚葩是枲贅瘁是病　說文云病各不同詩三脙皆借用也　釋文瘁本又作萃

孫退在賤官使搏熊羆在冥氏穴氏之職疏引褭華敘弃賢者之類絶功臣之世二語證之正相合

匪斁匪懌　說文

釋文僚字又作寮

釋文鶉字或作鷻槐本亦作蒉

翩翩其羽　釋文翩本又作蹁

北山

普天之下　左傳　孟子　率土之濱　漢書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　漢書　傳作憔悴　左

足利本云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一本居息上事國上共有以字　釋文叫本又作嘂慘慘七感

反字亦作慬　盧氏攷證作慬字是七感反非也

釋文卬本又作仰　注疏本作仰

無將大車

祇俗作秖　疧詩本音云宋劉奭曰當作疧唐人避諱改疧後仍其誤

邵蓮桉劉說是六書故疧本作瘨亦作癘毛詩

祇自疧兮叶上塵誨从疧戴此說亦是然竟謂諸書無疧字則非也說文疒部疧病也从疒氏聲玉篇疧渠支丁禮二切病也詩云俾我疧兮癘武巾切病也廣韻五支有疧字注病也詩云俾我疧兮眞有癘字注病也或謂說文氏

聲之氏當作民唐人避廟諱改氏故大字與注

並改之今本說文固唐時改本也然玉篇廣韻未必盡由唐時改易已確鑿可據如此則疧與疧義雖同而音則別如俾我疧兮則从疧祇自疧兮則从疧二字原並存不可偏廢　又桉疧从民得聲故與上塵字叶讀與多我覯癘之癘同釋文云都禮反不必从

小明

釋文憚亦作癉

利本作壅

釋文雍字亦作壅　纘注疏本作雍石經同　足

眷眷懷顧文選注

足利本與作燠選作旋莫作暮詒作貽

靜恭爾位外傳毋嘗安息漢書

毋恒漢書避諱作毋常

鼓鍾

將將足利本作鏘鏘

憂心且怞說文

鼛周禮注作皋　釋文猶鄭改作摎

詩云以雅以南鼓任朱離後漢書陳忠云注毛詩無鼓任朱離之文蓋見齊魯之詩也今亡

楚茨

楚辭禮記注楚楚者賫楚辭章句我執黍稷說文

以享本作享作饗誤　或亨足利本作烹

祝祭于祊說文

釋文祊說文作鬃云門內祭先祖所彷徨也　說文重文作祊云鬃或从方　祊禮義卒度外傳

釋文疇又作酬

馥芬孝祀韓詩香貌也　薛君曰馥文選注

釋文篚本亦作匪　足利本作篚注疏本作匪

鄭箋本作篚省字王　改爲匪正字　稽古篇既匪之匪箋訓爲篚蓋篚乃匪之或體鄭非改字也

匡本訓飯器从匚音方受物之器皇聲今作匡隸省也
敕唐石經作勑　毄足利本作肴

信南山

維禹甸之周禮稍人注疏云韓詩　畇畇原隰韓詩
釋文畇畇又作畇　漢碑作园园　疆周禮作畺
韓詩曰甸乘也周禮注云周禮稍人掌令邱粲之政令與維禹甸之之甸同其
注云邱粲四邱爲甸甸讀與維禹甸之之甸同其
訓曰粲由是改云或亡毛詩云維禹甸之不爲甸
者鄭先通韓詩此據韓詩而言甸是軍陳故訓爲
粲由甸出車一粲可以爲軍故改云粲不爲甸也
顧炎武詩本音曰顧師古急就章云古者田甸聲

相近故陳敬仲奔齊改爲田氏小雅信南山維禹
甸之韓詩作甸　惠棟曰案甸古文陳見義雲
章小司徒注云甸之言粲也讀如中甸之甸又甸
祝注云甸之言田也小宗伯注云甸讀爲田古陳
田字同陳又訓粲又與甸通
既優既渥說文
釋文優說文作憂　或或古作或或
墠場有瓜外傳
足利本祐作祜宋版同鸞刀作鑾刀　文選注作
鑾刀
取其血膋說文

甫田

薿彼甫田韓詩薿卓也音同　釋文
也疏作圃田說文云卓大也
釋文倬韓詩作薿音同云薿卓也　毋學紀聞曰
韓詩薿彼圃田薿卓也爾雅釋詁薿大也郭璞注
云薿義未聞豈未見韓詩故耶
郤蓮按薿當从艸从竹說文無此字玉篇雖从
艸从竹兩收然於艸部薿注云都角反韓詩薿
彼甫田毛作倬是薿當从艸無疑於竹部箹注
云豬效反捕魚具也與罩同不云與薿通也廣
韻三十七號收薿注大也四覺亦收薿注說文

草大也皆足爲薿應从艸之證今經本多誤注
疏本亦誤　又案今本說文薂草大也从艸致
聲薿草木倒从艸到聲徐鍇云莊子曰艸木之
倒殕者半謂已耕發遇雨復倒生也據此則薿
彼之薿又應从艸下致不从艸下到然此疑或
後人所竄易觀廣韻列薿字於四覺注云說文
草大也此可爲據
或芸或芓黍稷儗儗漢書
釋文芸本又作耘　足利本作芸　釋文齊本又
作薿又作齭畯本又作俊後篇同喜毛如字鄭爲
饎饎酒食也尺志反下篇同

以我刻耜爾雅注

釋文俶載眾家並如字俶音尺叔反始也載事也鄭讀爲熾菑音緇　惠棟曰大田云俶載南畝箋云俶讀爲熾載讀爲菑栗之菑地理志云梁國甾縣故戴國春秋正義曰古者甾戴聲相近故鄭元詩箋讀俶載爲熾甾棟案詩俶載字亦作戴春秋戴國陸氏釋文作載石經作戴戴與載字本通絲衣詩載弁俅俅箋云載猶戴也陳留戴國本亦作載故隋時置載州顏籀以爲誤而駁蓋未知字之相通也釋名云戴載也載之於頭也韓詩釋文

去其螟螣說文卜畀炎火卜報也

釋文螣本又作蟘謁　惠棟曰說文螟卜報也　螣今本說文作蟘謁　惠棟曰說文螟蟲食穀葉者吏冥冥犯法卽生螟螣蟲食苗葉者吏乞貸則生螣詩曰去其螟螣案騰古文作艗見朱育集字與毛詩合唐公房碑作蟘孫叔敖碑作佩與說文略同呂覽五月紀曰百蟲時起高誘曰螣讀近殆兗州人謂蝗爲蟘其音與說文說亦同

有渰淒淒興雲祁祁　外傳漢書同　有渰淒淒　說文作晻

淒淒興雲祁祁　呂氏春秋

釋文渰本又作弇漢書作黭興雨如字本或作興雲非也　足利本婁婁作淒淒祈祈作祁祁　注疏本作祈祈　盧鐵論水旱篇後漢書左雄傳皆引作興雲　隸釋曰顏之推謂詩有渰萋萋興雲祁祁當是興雨翟氏據無極山碑云漢以前皆作興雲因顏氏改之予按左雄傳已作興雨祁祁則漢代言詩者自不同定本始以興雨爲正非因顏氏也　穡崔集注作積　稽古篇此有不斂穡疏云定本集注穡作積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不斂筥亦音穡是同一集注也孔以爲穡作積董以爲積作筥矣集注一書唐尙存宋已無之董所見不如孔之眞也

詩攷異字箋餘卷八終

瞻彼洛矣

韓詩有菀白虎通

維水文選注作惟水　稽古篇韓本作韐左从市

首那敬乃其或體　釋文鞞字又作琫琫珌字又作琫琫　釋文鞞字又作琫稽古篇此詩釋文云鞞字又作琫馮徙合鞞琫爲一字蓋據此也然說文無琫字玉篇有之以爲卽玭字蒲蠙蒲賓二切珠也夏書作蠙是琫與玭同不與鞞同也

裳裳者華

唯其有之　新序

桑扈

釋文扈說文作雇

受福不儺

兕觥其觩　說文匪徹匪傲　漢書匪交匪敖　左傳足利本觩作觥　釋文觩本或作觓　觩穀梁作觓又捄通　惠棟曰兕觥其觩說文引云兕觥其觓从角从厶云有捄其角箋云捄角兒觓梁傳云觓然角兒則觩與捄皆當作觓周伯琦六書正譌云觓从角从厶聲俗作觩非

鴛鴦

戰捷也捷其竭於左也　韓詩釋文

釋文戰韓詩云捷也捷其竭於左也

莝委也　韓詩釋文

釋文摧采臥反劉反韓詩云委也　毛傳云摧莝也箋云摧今莝字故陸卽作莝音

頍弁

蔦廣韻作樢　釋文擇本又作繹何期本亦作何其　足利本作何斯

先集維霙　尒正注

釋文霰字亦作霙　尒正釋文引詩作霓　霓舊本或作霙　樂酒今夁　楚辭章句

惠棟曰樂酒今夕君子維宴王逸楚辭章句引作樂酒今夁云夁夜也夁夕古字通穀梁傳曰日入至於星出謂之夁崔譔莊子注云夁夕也管子小匡云旦夁从事旦夁猶旦夕也列子曰尹氏有老君注云夁夜也　役夫夁夁夢爲國

車舝

舝左傳作轄　舝上从丩从士頭者譌　釋文括本又作佸

展彼碩女　列女傳

射足利本作斁

高山卬止說文景行行之史記釋文亦云或作仰釋文仰止本或作仰之　行止左傳作行之史記三王世家曰高山仰之　行止之

以愠我心愠恚也韓詩釋文

釋文慰韓詩作愠愠恚也

青蠅

營營青蠅止于樊說文止于蕃史記止于藩愷悌君子毋信讒言讒言罔極漢書云至于藩又釋文營營往來皃說文作營云小聲也　豈弟足

賓之初筵

仇董子作斟　稽古篇賓載手仇鄭箋讀爲斟案斟从斗奭聲挹也奭亦音拘从目从大目邪也朋九遇切左右視也从兩目今俗本斟字左俱作奭奭本召公名又加一畫誤矣斟本又作鄩酌彼淥爵亦正

邵蓮校亦正釋詁淥虛也注方言云淥之言空也謚法解亦云淥虛也滇中有魚名淥簃此魚中多空故名說文淥水虛也从水故云水虛其實訓虛一也淥通作康此詩康爵鄭箋云康虛以資考也又與康通說文云康屋康宧也又或作歡說文云歡饑虛也皆與淥義同

威儀昄昄韓詩釋文

釋文反反韓詩作昄昄蒲板反善貌本作婁古本屢當作婁　僊僊文選注作躚躚

威儀佖佖說文

釋文柲柲說文作佖佖

仄弁之俄說文屢舞㚇㚇說文僛僛玉篇作㚇㚇

魚藻

釋文豈本亦作愷下同　足利本作愷初學記二十六引詩同　文選注作凱

采菽

采叔國語何錫與之白虎通釋文菽本亦作叔　左昭十七年傳國語晉語皆作叔　古只作朮

葴沸濫泉說文潯沸濫泉說文

邵蓮校此兩引說文一見異字一見補遺攷今本說文水部無潯字惟濫字沸字注兩引詩畢沅說文本作蠹隸省作沸濫泉但作畢不作潯葴說文本作蠹隸省作鬻注亦未引詩伯厚此所引說文葴與潯者可以資考也

玉篇作蹙亦作蹜廣韻同　蹴或作蹵俗　爗尒正作遹宜从之　屈晏子春秋作詘赤紱在股　白虎通　匪交匪舒　荀子樂旨君子殿天下之邦樂旨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　左傳　便便左右　韓詩釋文　釋文平平　韓詩作便便云閑雅之貌　邵蓮桉書平章百姓史記引作便章百姓平秩東作史記引作便東作平與便古字通　紼縭維之尒正　福祿胝之　韓詩釋文　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左傳

釋文胝韓詩作胝　胝或作鼎誤　稽古篇優游之優本从彳丑亦切　此詩優哉游哉及白駒慎爾優游是也今惟監本注疏作優餘本俱作優矣二字義亦相通玉篇云優優游也廣韻同又云通作優案佩觿集辨此二字以優爲優游優爲倡優誠是矣然說文無優字其優字則訓饒又訓倡已兼二義優游與饒意近併優於優亦可也今世文典不別用優矣

角弓

觶觶角弓　說文　觶觶角弓　釋文　駜古篇　駜駜角弓釋文云　駜說文作弰弱肉弓也洛陽名弩

苑柳

書作鬆

釋文俾本作畀使也後皆同　古俾使之俾多作
畀
上帝甚悔無自瘵焉　外傳上帝甚神無自瘵也　戰國策
都人士
都人士　首章毛氏有之三家則亡今韓詩實無此首章正義　左傳襄十四年引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服虔曰逸詩也　狐裘黃裳萬民之望　賈誼新書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也　禮記注
釋文臺爾雅作薹我不見第二章作不見後三章作弗見一本四章同作不字　足利本我心苑結苑作菀我不見兮不作弗　稽古篇菀本作蘊又

荀子作宛曰富有天下而無宛財　釋文垂帶帶本亦作帶　釋文厲鄭當作裂
采綠
終朝采綠　楚辭章句
匊足利本作掬　釋文韔本亦作
薄言覩者　韓詩　釋文
釋文覩韓詩作覩
黍苗
召國語注作邵
隰桑
難足利本作儺

也

邵蓮栿說文邁字注不引詩怖字注引詩視我怖怖與韓詩同並無念子怖怖之文顧說誠非又外有媿音與怖字隔句叶正合春秋傳公出久矣

俾我疧兮詩本音作疧云廣韻巨支反病也俗本有從疒者韻書無此字　疧俗本誤从氏五經無此字

緐蠻　禮記緐蠻

畏不能趨本作趨或作趍誤

瓠葉

有菟斯首　後漢注

釋文斯鄭作鮮音仙白首也炮本作鳦

漸漸之石

釋文漸漸亦作嶄嶄下同　足利本作漸漸　釋文斯鄭作鮮音仙白首也炮本作鳦

武勞如字孫毓云鄭音遼　惠棟曰山川悠遠惟相近故遂用之此字義自得通故不言當作遼也

其勞矣箋云山川者荆舒之國所處也其道里長遠邦域又勞勞廣闊言不可卒服正義云廣闊遼遼之遠而作勞字者以古之字少多相假借詩又口之詠謌不專以竹帛相授音既

案昭七年左傳云隸臣僚服虔解詁曰僚勞也共勞事也僚勞古音同故潦水亦作潦水師古注上林賦潦音牢勞勞之語見孔氏聘辭僚與遼皆从尞聲知古字通也　遼唐石經注疏本俱作皇下同宜从之

俾滂沱矣　史記

苕之華

釋文罶本又作雷　足利本作雷初學記廿九白何草不黃

帖一所引並同

何人不矜　韓詩　董氏云

詩攷異字箋餘卷九終

大雅

文王

其命維新禮記

娓娓文王崔靈恩集注

徐鉉曰亹字書所無不知所从無以下筆易云定天下之亹亹當作娓　張有曰娓順也从女尾易曰定天下之娓娓俗別作亹字書所無　稽古篇亹亹字見於易詩禮記爾雅爾雅云亹亹勉也易疏繫辭文與崔集注爲據皆謬說也經字不見說文無亹字欲改从娓董逌从而果注亦同詩傳文禮記注禮器皆同此解則勉義非

釋文遐或作謁

毋念爾祖左傳古孝繆

述修厥德漢書儀監于殷峻命不易禮記注

釋文哼字林作繆

本枝百世左傳惟周之士不顯奕世後魏禮注

釋文遐或作謁

上天之載載讀曰栽謂生物也禮記注

上天之繹揚雄傳

邦禮記作國

大明

天難訦斯外傳說文作諶　天難諶斯不易惟王漢書天謂殷適使不俠四方外傳

聿嬪于京爾雅注

唯此文王春秋繁露　允懷多福春秋繁露

在邰之陽說文

釋文馮翊有邰陽縣應劭云在邰水之陽

磐天之妹磐譬也韓詩　正義　釋文

釋文倪韓詩作磬磬譬也造廣雅作艁說文艁古
造字　廣雅以舟爲橋曰艁
邵蓮栘方言云艁舟謂之浮梁玉篇云天子艁
曰船舟字皆作船
釋文右亦作佑　莘漢書作嫈
其檐如林　說文
邵蓮栘說文檐建大木道石其上發以機以追
敵也从詹會聲春秋傳曰檐動而鼓詩曰其檐
如林又又栘馬融廣成頌曰栘檐森其如林杜
預左傳注亦云檐栘也徐鍇曰諸書檐旌旗也
唯許愼言注岳閒居賦謂之磴石

毋貳爾心　漢書
坶野洋洋　水經注　檀車皇皇　外傳　四騵彭彭　公羊疏
亮彼武王亮相也　韓詩　漢書同　釋文　案異義
釋文涼本亦作諒韓詩作亮坶誓坶本又作牧
足利本作諒文選注同　盧氏攷證注疏本作牧
今尙書同牧野字說文从土母聲毛本尙作坶坶
卽坶之譌作牧者古同聲假借字正義引書序注
云禮記及詩作坶野古字通耳蓋鄭所注尙書及
毛詩皆古文也故作牧歐陽大小夏侯及韓魯
詩皆今文也故作坶野箋詩所引之書則今文尙
書也注所引之詩則三家詩也

絲
自杜沮漆齊詩　漢書地理志詩曰自杜
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沮漆之地　大雅緜之詩曰自土沮漆陶穴說文
沮漆當作漆沮與汋韻叶正義本作漆沮　釋文
汋本亦作甫說文作嫈
至於岐下　新序　聿來相宇　新序
黍正義作趣顧野王作來朝趣馬
周原膴膴　韓詩　文選注　爰契我龜　漢書敘傳注引詩爰
文選魏都賦注引韓詩周原膴膴劉淵林曰膴膴
美也　釋文契本又作挈　漢書
挈我龜　釋文足利古本乃召司空乃作廼下同

版作板皆作偕　乃唐石經作廼章內同　釋文
卑本亦作俾　繩如字本或作乘案經作繩傳作
乘箋云傳破爲乘字後人遂誤改經文
皐門有閎閎盛貌　韓詩　釋文
釋文伉本又作亢韓詩作閎云盛貌　周禮閽人
疏引作亢玉篇門部文選注六皆引作閎　文選
注引毛詩應門嚴嚴
亦不殞厥問　孟子　畎夷啄矣　左傳注　犬夷吻矣昆夷
駾矣　說文
混漢書作畎又緄通
予聿有奔走予聿有先後　楚辭章句

釋文本亦作奔奏本又作走御本又作槱　後漢書何永傳注引詩作迾

棫樸

釋文楫亦作楫

左右趨之　賈誼新書　左右趨之　春秋繁露

釋文哦哦本又作俄　滭作滭誤

邵蓮桉滭當依釋文作滭坊本有作滭者說文無此字說文但有滭與滭滭字注云水出汝南弋陽垂山東入淮从水畀聲匹卦切滭字注云水出汝南弋陽垂山東入淮从水畀聲匹備切又匹制切玉篇有滭滭字鄭箋訓熾熾則是放火之燬非紫祭之爇陸氏引說文非箋義

莫莫葛藟　後漢書延于條枚　外傳呂氏春秋同

釋文藟字又作蘽　足利本作蘦　朱彝尊經義考云施如箋義則作延爲允

思齊

釋文齊本亦作齋

神罔時恫　說文

雝雝在宮肅肅雁雁在宮　漢書注

厲假不瑕　集韻

釋文烈鄭作厲　正義曰鄭讀烈假爲厲寂古之人無斁　韓詩　董氏云

鄭箋云古之人曰無斁言身無斁行以身化其臣

瞻彼旱麓　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　國語

釋文麓本亦作鹿豈本亦作愷又作凱悌　國語周語引詩作旱鹿　足利本皆作愷悌

禮記表記說苑政理皆引作凱弟君子

瑟彼玉瓚　說文　周禮注作鄭彼　凱弟君子　呂氏春秋禮記

釋文瑟字亦作瑮燬說文作爇　稽古篇民所燬矣釋文云燬說文作爇云紫祭天也按爇隸變也字本作爇說文云从火从爇爇古文慎字祭天所以愼也又爇與燬別說文燬放火也从火爇聲此詩燬字鄭箋訓熾燬則是放火之燬非紫祭之爇陸氏引說文非箋義

下
皇矣
釋文皇矣一本無矣字
求民之瘼 漢書 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矣究
矣度 左傳 乃眷西顧此惟予度 論衡
釋文政鄭作正 唐石經依鄭氏作正 釋文鄭
本又作廓眷本又作睠 又作券 文選注作瞻
潛夫論班祿引作睠舊卷謌眷令從宋本正
其菑其殖菑反草也殖因也 韓詩 釋文其
楅其鬚 爾雅
釋文菑本又作畚鬚韓詩作殖剔字或作鬚又作

捌串夷古患反毛云習也鄭云串夷混夷也一本
作患或云鄭音患配本亦作妃 惠棟曰患夷載
路毛讀患爲串鄭如本字釋之正義曰患夷者患
中國之夷棟案董仲舒云書云止于一者謂之忠
持二忠者謂之患混夷之人荒忽無常故謂之患
夷患夷載路鴟鴞革響矣一說說文無串字古患
字作串串乃古貫晉姜鼎云令俾貫通楊南仲訓
爲毋與貫同棟案明堂位云崇鼎貫鼎大璜封父
龜鄭氏云崇貫封父皆國名貫之與毋同物同音
古篇曰唐石經注疏本以篇下皆有于字呂記嚴
緝皆同呂記引孟子亦有于字惟集傳本無之未
知文公削之與抑後人傳寫而誤脫與
故緐詩謂之混夷皇矣詩謂之串夷尚書大傳云
文王受命四年伐犬夷六年伐崇鄭注云犬夷混
夷也皇矣伐崇之詩時混夷已平故云載路崇鼎
貫鼎皆伐二國時所得之寶故與封父同稱
維此王季 今王肅注及韓詩亦作文王 正義
對古作對漢文帝謂責對者以言多非誠故去口
從士
唯此文王 韓詩 秋正義 春 唯此文王 左傳
莫其德音 韓詩樂記同 左傳 莫定也 韓詩
克順克俾俾于文王 禮記
釋文貉本又作貊左傳作莫韓詩同 正義曰維
此王季左傳言唯此文王者經涉亂離師有異讀
後人因卽存之不敢追改今王肅及韓詩亦作文
貊其德音 左傳 貉其德音尒疋
王此大國 左傳 韓詩
貊皆同呂記引孟子亦有于字惟集傳本無之未
知文公削之與抑後人傳寫而誤脫與
弗識弗知 賈誼新書 同爾弟兄 與爾臨衝以伐崇

膚伏湛曰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必先詞之同莊然後謀于羣臣加占蓍龜以定行事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云云以爾鈞援云崇國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俟時而動故參分天下而有其二後漢書湛傳齊詩

釋文臨韓詩作隆衝說文作轒　惠棟曰傳云臨臨車也衝衝車也案說文當云隆隆車也隆高也巢車之類鹽鐵論云衝隆不足爲强高城不足爲固韓詩作隆衝後漢殤帝諱隆改隆爲臨漢有隆慮縣東京爲臨慮避諱也（臨慮屬河內郡亦作林高誘注淮南仍作林）隆之字曰盛故伏隆爲伏盛（見東觀漢記）孔穎達以爲臨者臨下之名失之左氏定八年傳云主人焚衝注云衝戰車釋文云說文作轒陷陣車也衝車隆車不易樊毅碑命守斯邦順帝諱保石經皆臨文不諱國諱威宗諱志劉熊碑來臻我邦之類未嘗爲高帝諱也此碑邦君爲兩君之好何必去父母之邦尚書安定厥邦皆書邦作國疑漢儒所傳如此非獨遠避諱也據此則此詩或毛自作臨韓自作隆未必由殤帝諱改蓋隆慮伏隆縣名人名可改其并經書改之疑漢時尚未必然也漢帝諱多矣改及經書他鮮確據即隆字見詩亦有他不改獨此改與　稽古篇與爾臨衝釋文云臨韓詩作

隆案古臨隆字同音古音攷引證詳矣

是禷是禡尒疋崇墉垣垣說文

釋文評字又作訾字林截耳則作耳傍獻首則作首傍類本或依說文作禷字林截耳

仡說文作圪圪　類玉篇作顅云或作訖仡仡九經字樣作圪圪

邵蓮栘說文聝正字也馘或字也本一字不分毛鄭與玉篇解並同惟字林異

經始勿慭尒疋

庶民文選注作庶人民改人避諱非經有異

白鳥鶴鶴孟子賈誼新書作鳽鳽

巨業維樅說文

釋文賁字亦作蕡

矇瞍奏工楚辭章句

釋文逢逢亦作薘薘瞍依字作叟蘇口反無眸子也字亦作瞍說文云無目也字林先幺反云目有朕無珠子也　盧氏攷證據陸語則知正文作叟注云依字作叟俗人妄依注疏本乙改呂氏春秋達鬱注引詩矇叟奏功知古叟字不從目旁目旁有朕舊作目有眸今從浦校

釋文哲本又作悊又作喆　稽古篇世德作求箋云求終也義本尒疋案此求字元作殏玉篇云殏終也亦作求則此詩求字乃通用耳字可通而義不可改也後儒不知遂別爲之說

應侯愼德家語　淮南子昭哉來許　漢碑昭茲來御愼其祖父後漢書注

惠棟曰傳云許進訓許爲進未詳所出案後漢志載東觀漢記引詩云昭茲來御蔡邕獨斷云御者進也與傳合疑傳寫之誤

文王有聲

求厥宜　說文

釋文適又音迪　孫炎注爾疋云適古迪字

既伐于宗　書大傳

築城伊減字又作洫　韓詩云洫深也　韓詩釋文

釋文減字又作洫韓詩云洫深也　五經文字云

洫又作減見詩大雅　豐文選注作鄷

匪革其猶　聿追來孝　注革急也猶道也聿求也言文王改作者非必欲急行已之道乃追述先明之業來居此爲孝　禮記

匪棫其欲　尒疋

傅芋大也

克疑克嶷　說文禾穎穟穟說文瓜瓞蓁蓁說文瓜瓞

肆肆集韻

釋文爾本亦作扶嗣本亦作服扶或作菔　菔古只作朩　盧氏攷證谷風爾嗣嗣救之禮記檀弓下家語論禮皆引作扶服救之蓋古文作爾嗣正字今文作扶服假借字

拂厥豐草拂弗也　韓詩釋文卽有台家室　白虎通

釋文弗韓詩作拂拂弗也　邰左傳作駘漢書作蘩

誕降嘉穀惟秬惟秠　說文維糜尒疋

釋文糜爾雅作豐恆本又作亘　今尒疋正作蠪

釋文云亦作豐　正義云定本作恆集注皆作亘　唐石經同

字一切羣經音義十二引作亘

肇祀肇上从戶从戈今本肇上从戶从攴俗凡經典肇皆當作肇　說文從戈並存音亦小異

或舂或抗　釋文引韓詩或舂或抗　儀禮注同　或舂或抗　儀禮注或簸或箕

抒臼也　說文淅之潘潘　尒疋音義烝之浮浮　說文

釋文揄說文作舀叟字又作溲溲爾雅作搜搜

浮浮尒疋說文並作烰烰字亦作猧　注疏本作

猧五經文字猧詩作猧字　儀禮有司徹禮二手

執挑匕枋以挹消注云挑謂之舐讀如或舂或抗

之抗字或作挑者秦人語也今文挑作抗疏曰讀从詩或舂或抗彼注抗抒曰也　惠棟曰案今詩云或舂或揄毛傳云揄抒曰也不作抗者周禮地官女舂抗二人注云女奴能舂與抗者抗抒曰也詩云或舂或抗董氏引韓詩揄作抗鄭先通韓詩故讀从之　稽古篇或舂或揄揄音由非本音也揄自音俞訓引抒曰抒取出也訓抒米以出臼之義字當作抗又作皊又作舀以沼反周禮舂人注儀禮有司徹注皆作抗說文作舀从爪从臼而抗皊乃其或體

邵蓮桉釋文云揄說文作舀是唐時說文本作或舂或舀不作或簸或舀宋以後本始譌爲或簸或舀故詩攷仍其誤而今所見之說文本正與伯厚同以周禮注儀禮注證之固當从釋文又案揄當作抗一條稽古篇辨據甚審有云或作抗作抗者可不从抗字雖見說文注第訓深擊而已不必其定爲舂類也抗字見玉篇注福也與舂義遠矣　又案玉篇揄與珠切揄揚也又抒臼也又音由舀翼珠戈周二切抒臼也亦作揄又以沼切此二條足補說文所未備

釋文舂本一作磬

登升之登無丿　匹陵匹凌二切豆登之登有丿案豆登字作𥎦从二手持肉在豆上也棄作登从手持肉在豆上又者手也夕者肉也登升字从癶从豆癶本作𤜵音撥从止从廾作𤜵音撥从反止豂也足刺癶也刺癶難也豆爲登車之物象形王謂之乘石非俎豆之豆無音可讀二字之辨如此嚴緝僅以有丿無丿別之疏矣

后稷兆祀集韻

肇禮記作兆

行葦

維葉梡梡文選注

釋文泥泥張揖作茷茷云草盛也　揖从手舊作

揖

肆筵設机楚辭章句

釋文臄字或作醢　稽古篇嘉肴脾臄疏云燔炙是正饌以脾函爲加助則經文是加肴矣又云定本集以脾函爲加故謂之嘉是嘉魚之嘉又云定本集注經文皆作嘉是當時經文或嘉或加本各不同也未知誰得其正惜毛不爲傳無由定之宋董氏言舊本皆作加肴定本作嘉唐改從定本此特因疏語而揣度其然玩箋文則漢世經本已有作嘉者矣孔氏申箋云正饌之外所加善肴則脾與臄合兩義而兼存之矣未盡讀　尒疋釋樂釋文云

稽古篇敦弓既堅釋文云敦音彫徐又都鳥反此
兩讀俱非敦字本音傳訓敦弓爲畫弓說文弾訓
畫弓是敦本弾字詩借用敦依字仍當作弾耳說
文云弾都昆切則此詩敦亦應如本音矣都昆切
雖出徐鉉然弾本从弹以羣得聲羣字从言俗从
羊讀如純此叔重舊注也純羣敦弾聲韻皆同則
敦弓之敦斷宜以如字爲古音矣陸音徐反俱舍
此而他讀者　釋文句說文作彀斗字又作料

斗周禮作豆

鮐背尒疋

台春秋繁露作駘

既醉

壺一作闆亦作梱注疏本作壺　梱當从宋本作
梱注疏足利本皆从木說文木部有梱字手部無
捆　釋文胙本作祚

鳧鷖

公尸來燕醼醼說文
釋文熏熏說文作醼醼云醉也

假樂

嘉樂左傳公賦嘉樂嘉樂君子憲憲令德禮記正義云案
顯與此不同者齊魯韓詩與毛詩不同也保佑命之禮記詩本文憲憲爲顯
釋文且君且王一本且並作宜

不愆不忘文選注說苑作亡不騫不忘春秋繁露
不解於位漢書

足利古本作匪懈子位　惠棟曰民之攸塈子孫
塈息也正義曰釋詁云咽息也某氏曰詩云民之
攸塈郭璞曰今東齊呼息爲咽則塈與咽古今字
也棟案說文塈仰涂也非休息之謂又說文口部
引詩云犬夷咽矣東夷謂息爲咽正義以塈與咽
爲古今字未知何據釋詁云態休咽息也　尒疋釋文云態本或作愒玉篇云厩息也今爲憩厩與塈字相似毛公傳詩多據尒疋說文無憩字則釋詁態字當依玉篇作厩故某氏於此下引詩云民之攸塈大雅民勞云汔可小愒傳云愒息甘棠詩云召伯所憩釋文云憩本又作愒或古字假借以塈皆从土古編邶風伊余來塈大雅民之攸塈凡三塈傳箋皆訓息假樂疏據尒疋咽息某氏注引詩民之攸塈以爲塈與咽古今字良是也案咽說文作嚥云卧息也从鼻隶聲音郭聲然則詩作塈乃借也說文塈作墈云仰塗也从土既聲其冀切書塈茨當此義矣詩借爲息故釋文云虛器切音亦不同至態

考乃古愛字玉篇以堂此堅恐不然又正韻釋堅字引詩來堅攸堅從仰塗取義訓爲依附說亦可通但不知何所本其標梅堅字毛訓取與三詩同音而異義

公劉

思戢用光孟子

釋文餱字或作糇糧本亦作粻　文選干令升晉紀總論作乃裹糇糧　釋文糇字或作糗餱本又作糧　唐石經作糇　釋文糇乃觀唐石經作酒與上章一例下章同　釋文乃依依箋云或扈字今箋無此語俟攷　既景迺岡足利本作既景既岡　釋文岡本作罡

釋文罡本亦作覮　足利本作礪碬　說文作碬又作礪鍛本又作碬　足利本作礪碬　說文作碬云厲石也引春秋傳鄭公孫碬字子石九經字樣音霞亦云見春秋

于邠斯觀　白虎通芮鞫之即　韓詩芮鞫韓詩作芮鞫讀與鞫同言安靜乃就芮鞫之間　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汧注汧師古曰云云　周禮注作汭泥　漢書地理志汭泥之即　周禮注

釋文芮本又作汭　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汧注汧水出汧山西北入渭芮水出西北東入涇詩芮鞫韓詩作芮鞫讀與鞫同言雍州川也師古曰芮鞫安靜乃就芮鞫之間　稽古

公劉止其軍旅欲使安靜乃就芮鞫之間　稽古

編案堀泥鞫三字不見說文而見玉篇皆居六切

注云水外曰堀鞫水文也廣韻泥訓同玉

篇堀鞫二字皆兼曲岸水外之義則芮鞫字當以堀爲正而鞫次之餘皆借也　唐石經作鞫

洞酌

可以饘饎　說文　凱弟君子　禮記

釋文餕又作饘

邵蓮校說文餕正字也饘與餕或字也餕注云潘飯也从食夆聲徐鉉曰夆音忽非聲疑奉字之誤　又校說文饎字注引詩可以饘饎作饘不作餕玉篇食部亦先列饘字注半蒸飯後列餕與餕云並同上　說文作饎或作餼與糦

釋文饎本亦作飄

嗣先公酋矣　小疋注

繹義攷云嗣先公爾酋矣今作似先公酋矣鄭箋云嗣先公之功而終成之

祓福康矣　小疋注

釋文馮本又作憑聞本亦作問　鳳唐石經作皇下同

噦噦其羽　說苑

迄可小康　漢書　晉不昌明　說文晉也

釋文慘本亦作憯曾也採本亦作柔　稽古篇說

民勞

文引詩憯作朁云曾也从曰犹子林反从二先臣鉉等以今俗字卽朁字之譌又說文別有憯字侧林反首声云痛也則憯朁是兩字詩中憯字多訓曾當以不著心旁爲正惟雨無正憯憯日瘁當从心耳後人傳寫合兩義於一字久矣

釋文憯說文作慘或作卷　諫荀子左傳竝作簡

板

版版尒疋

下民卒癉禮記是用大簡左傳

釋文僤本又作癉當但反病也沈本作癚

詩攷異字箋餘卷十一 九

無然咄咄說文謷謷說文洩洩尒疋辭之繹矣說苑

釋文泄泄說文作咄繹本亦作懌　說文口部引詩作咄咄言部引詩作謷謷訓並同　輯說文作

咄　莫漢記作幕

聽我敖敖尒疋勿用爲笑荀子

釋文僚字又作寮　唐石經作寮足利本同

懰懰尒疋

熇熇尒正作謞謞

邵蓮栻釋訓謞謞崇讒慝也鄭箋熇熇慘毒之

惡說文熇火熱也从火高聲詩曰多將熇熇臣

鉉等曰高非聲當从火嚆省火屋切易家人嚆嚆

釋文引劉表本作熇熇侯果云嚆嚆嚴也易疏

嚆嚴酷之意蓋嚆謞熇三字音義同

民之方唸叩說文

釋文厥說文作唸屎說文作叩

邵蓮栻五經文字米部云屎說文本異今本說文見詩大雅是張陸所見之說文作叩如陸所引玉篇廣韻竝同

稽古編夸毗玉篇廣韻皆作窳毗字本訓不相蒙　民之方殿屎足利本無

之字

誘民孔易外傳

詩攷異字箋餘卷十一 十

足利本牖作誘圭作珪多辟辟作僻　盧氏攷證

多僻之僻注疏本作辟足利本作僻後漢書張衡

傳家語子路初見篇玉篇人部一切經音義九文

選注三皆引作多僻段云漢時詩蓋本上作僻下

作辟故傳云辟法也箋云民之行多爲邪僻乃汝

君臣之過無自謂所建爲法也自唐石經二字皆

作辟而朱子併下字釋爲邪矣

介人惟藩大師惟垣漢書毋俾城壞毋獨斯畏漢書

釋文介鄭作介

敬天之威不敢馳驅後漢書楊秉傳

稽古編及爾出王毛訓爲徃王之訓徃獨見此耳

說詩者頗以爲疑近世說文長箋言徂遝譋狌等字皆从𡍮出王本作𡍮石經因凡字从𡍮者俱省爲王併出𡍮字亦省作王斯言良是也案說文𡍮从屮𣎵作之在土上屮本象草出而借訓徂𡍮以屮取義訓草木妄生則亦可借訓徂傳義有徵矣又趙謂此字是石經所改則孟蜀以前經文尚作𡍮也故𡍮乎光切王雨方切異音而釋文無音反是庶本之爲𡍮可知也後儒不察妄爲徂音以就之誤矣夫王字止有平去兩讀安得有上聲乎　釋文羨本或作衎

蕩

盪盪尒正　其命匪諶外傳天命匪忱說文

釋文多辟辟本又作僻　盧氏攷證案箋云其政教又多邪僻則經文本作僻字說苑至公篇引詩其命多僻

曾是疆圉漢書注

邵蓮桉慆德之慆唐石經作滔馮嗣京校正十二條天降滔德滔誤慆詩本音云嚴氏詩緝引李氏云如滔天之滔邵蓮桉諸家作滔與傳訓

漫正合

釋文作本或作詛祝本或作咒非

爾德不明以亡陪亡卿不明爾德以亡背亡仄漢書

以無陪無側外傳

釋文陪本又作培愆本又作僉

式號式謼漢書

釋文呼崔本作謼式一本作或號或呼卑本亦作俾後皆同　臭文選注作鼻　稽古編傳云不醉而怒曰奧說文引傳語奧作驁云壯大也从三大音闥本作居倦切大小字別三目爲驫益目衆也三目爲驫居倦切

大也平祕切然則今作奧省文也又魏都賦姦回內姺劉淵林引此詩證之驫作鼻孔疏引西京賦巨靈贔音巖語以證此詩彼奧亦作鼻贔其一字乎說文有驫字無鼻贔字鼻殆驫之破體後遂分爲兩字乎

邵蓮桉復古編六書正譌並云驫鼻別作鼻奧惟鼻別作鼻豈非然玉篇廣韻已別作鼻矣惟鼻省尚未作鼻耳又廣韻云奧同驫見經典省爲陳語所本

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國語

經義攷云今本失近字鄭箋云近在夏后之世謂湯誅桀也

抑

衛武公作懿戒以自儆注懿讀曰抑　抑國語惟德之隅漢書

釋文詰本又作哲亦作悊　注疏本作哲文選注作鼎

二十三引詩靡詰不愚與陸本同

有梏德行禮記　遠猷辰告外傳

競五經文字作倞　釋文謨沈云本亦作漠　盧氏攷證案巧言聖人莫之釋文莫之如字又作漠同一本作漠卬古謨字多借作漠莫也

荒湛于酒外傳　荒沈于酒漢書

馮嗣京校正十二條如彼泉流誤流泉　詩本音云今本誤作流泉　釋文邊鄭作剔

告爾人民外傳　詰爾民人鹽鐵論　愼爾侯度左傳　白

圭之劬說文

釋文玷說文作劬

無言不酬　傳亡德不報惟民之則　漢書子孫慪慪

尒疋　子孫承承　外傳

作是

不譻于儀禮記

釋文諸本亦作僭共本亦作恭話戶快反話言古之善言也說文作詁云詁故言也　譻籀文德字

盧氏玟證臧氏云據釋文則知說文詁下引詩告之詁言愼爾出話毛傳話善言也告之話言也說文云傳話言古之善言也古字與說文故字義同則詩

亦必作詁傳故與前有別釋文皆音戶快反則唐時本已誤今本說文亦爲後人妄改　稽古編告之話言說文引之目爲傳語豈指左傳襄二年文乎然傳本引詩何不徑以爲詩語也若文六年傳則曰箸之話言文稍異非許所引矣案傳云話古之善言也說文作語云合會善言也古言多矣須合會之二意互相足矣又案語籀文作譠玉篇作譠云古文話集韻亦云作譠今經典俱作話又話本戶快反讀如壞正韻收入禡韻讀如華岳之華蓋就俗云

邵蓮桉說文引告之話言當云詩曰而云傳其有應云傳而反以爲經者如仁閔覆下曰旻天不醉而怒謂之曩之類未必當時經傳果有異

殆記者偶誤耳

嗚乎小子　韓詩　文選注

釋文莫本亦作暮

我心慅慅五經文字誨爾諄諄尒疋誨爾忳忳　禮記注　聽我遹遹尒疋　藉曰未知　漢書

釋文諄諄字又作詵詵　毫本作恂恂　稽古編竀

夢二字義別詩惟正月視天夢夢抑篇視爾夢夢當作夢　莫紅切　餘字俱當作竀　莫鳳切　案說文云竀寐

而有覺也從宀　從爿從蒀引周禮六竀之文又云夢不明也從夕　瞢省聲是竀者竀寐之爲暗之義今經典相承通作夢其誤久矣又案廣雅竀想今人以夢爲竀失之矣佩觿云衛夢之字是爲隸省其逸篇有如此者皆言竀

聿喪厥國　韓詩　釋文

釋文曰喪韓詩作聿喪　正義曰此曰爲辭故韓詩作聿

邵蓮桉見晛曰消韓詩曰亦作聿又漢書引詩聿嬪于京王逸離騷注引詩予聿有奔走予聿有先後曰皆作聿聿爲改歲爾雅釋親注引詩聿

桑柔

其下侯淪尒疋

釋文兄本作況偏本作貺釋文俾本作翍釐本亦作燼

國步斯曠說文靡所止疑齊詩作凝

資足利本作貨　競五經文字作倞　釋文俾本

亦作亶同圉鄭改作禦　瘖當作瘖　漢書強禦

字皆作圉管子書亦多以圉爲禦

告女憂卹誨女序爵誰能執熱鮮不用濯　墨子

遡文選注作愬　釋文莽字又作迸本或作拼家

王申毛音義謂耕稼也鄭作家謂居家也下句家

穡惟寶同穡本亦作嗇音色王申毛謂收穡也鄭

云各嗇也尋鄭家嗇二字本皆無禾者下稼穡卒

痒始从禾　正義曰以家嗇爲居家各嗇箋不言

稼當爲家則所授之本先作家字也　釋文蓋說

文作畬桐本又作痌　足利本作稼

彰　釋文旆本又作斾　足利本作蓋　瞻漢書作

胡此畏忌漢書

泰風有隧尒疋注　往以中垢外傳

盧氏攷證案尒疋釋天注引詩泰風有隧正義引

孫炎注以物豐泰釋之蓋三家詩本有作泰字者

故鄭讀从之　釋文赫本亦作嚇　正義作嚇一

切經音義引詩皆作嚇　職涼涼曰之涼鄭箋讀

作諒正義唐石經足利本皆作諒

雲漢

昭回於天　王曰嗚呼　饑饉洊臻　並春秋繁露

圭足利本作珪

鬱隆炯炯韓詩釋文蘊隆爛爛尒疋耗射下土春秋繁露

釋文蘊本又作煴韓詩作鬱蟲蟲爾雅作燠燠韓

詩作炯炯數說文宇林皆作殪　稽古編釋文云

蘊本又作煴紆文切說文鬱煙也　正義云溫字定本作蘊

則古本經文蘊煴溫三字雜見也煴與溫亦訓爲

蘊積耶

邵蓮坡正義溫當作煴溫作溫疑誤

先祖於摧尒疋注

釋文兢兢本或作矜矜　足利本作矜

薨薨山川說文如炎如焚韓詩後漢書注

釋文焚本又作爨熏本又作燻遯本亦作遂　注

疏本作熏足利古本宋本皆作薰薰本从火而又

旁加火俗　周易遯鄭本作遂

胡寧疹我以旱韓詩釋文

釋文癙韓詩作疹莫本亦作暮明祀本或作明神

盧氏攷證注疏本作明神案文選陸士衡荅張

士然詩注引詩敬慕明祀又見隸釋二西岳華山

亭碑　釋文疚本或作疚又作究印本亦作仰里
本又作痙儁雅作悝
有譏其聲說文
崧高
嵩高惟嶽峻極于天禮記
釋文嶽字亦作岳甫本又作父音同後人名字放
此　盧氏弨證猶俗體正義本作岳初學記五白
帖五皆引作岳說文岳爲古文嶽禮記孔子閒居
公羊莊四年何休注皆引作嶽此本之三家詩今
文也毛詩爲古文必本作岳
王踐之事　韓詩
釋文

釋文纘韓詩作踐任也庸本亦作墉假本又作倂
錫爾玤珪　尒疋注
釋文時本又作峙
邵薖桉往近本作辺觀釋文音注自明唐石
經亦作近皆傳寫之誤
申伯番番既入于徐　楚辭章句　徐周宣
稽古編申伯番番傳云番番武勇貌　王之勇申伯所封
耆艾之狀而嚴氏宗之非也彼謂此番番與棄謀
番番良士同而書言旅力既愆則番番不得爲武
勇之稱耳殊不知番番語其平昔既愆語其目前
在秦誓詞意原無礙也尒疋釋訓云番番矯勇也
烝民
天生蒸民　孟子　民之秉夷　孟子
天監監足利本作臨　釋文納亦作內

夙夜匪懈　外傳
釋文解本或作懈
不畏彊禦　漢書
睢仲山甫補之　左傳
釋文我義義鄭作儀　唐石經作儀　正義足利
本皆作義
四牡騤騤　說文　四牡驍驍　說文
釋文將將本亦作鏘鏘　仲山甫徂齊徂足利本
作征
韓奕
奕奕梁山　尒疋疏　有睆其道　韓詩
釋文

釋文倬韓詩作晫虔其鄭音恭云古恭字

王賜韓侯　周禮注　鉤膺鏤鍚　說文　鞹革　尒正

釋文綏本亦作緌鞹亦作轂又作茀幭衣又作幦

箴　幭一作髀又作幦

惟葍及蒲　說文　邊豆有且　集韻

釋文父本亦作甫着本亦作俌筍字或作笋

姪娣從之　白虎通

釋文取本亦作娶將本亦作鏘鏘噱噱本亦作

麌麌貓本又作猫　足利本作猫　說文無貓貓

亦新附有之　說文有噱無麌　釋文豹說文作

貉賓鄭並作寔貌本亦作貔　足利本奄作掩貔

作貔

江漢

武夫潢潢　鹽鐵論

釋文旬鄭作營

肇敏戎功　後漢周舉傳頌之文妄加也　盧氏攷證案

釋文卣本或作攸錫山土田本或作錫之山川土

田附庸者是因魯頌之文妄加也　盧氏攷證案

正義曰此經無附庸傳云附庸者以土田卽是附

庸定本集注傳皆有附庸字又箋云使虎受山川

土田之賜然則經文由傳箋而誤衍也

弛其文德協此四國　禮記注弛施也協和也

常武

既儆既戒　周穆注

釋文赫赫字又作嫇繹鄭作驛

敷敦淮濆　韓詩　釋文　敦彼淮濆　說文

釋文如震如怒一本此兩如字皆作而鋪韓詩作

敷仍本或作扔　闕文選注作噴　濆文選注作

墳

民民翼翼　韓詩　釋文

釋文緜緜韓詩作民民

王猷允塞　外傳

瞻卬

釋文蟊賊蟊本又作蟲　悪棟曰蟊賊疾釋文

蟲作蝥云本又作蟲棟案蟲本作蟊从蟲从

昆　古文蟊作蝥从虫从牟釋文是也

女反脫之　後漢書注

懿厥哲婦　漢書　匪降自天　漢書

釋文詰本亦作哲

鞫人忮忒　說文

釋文譖本作僭　悪韓詩作嫷　婦無公事足利本作婦無有公事

舍爾介逖　說文　邦國殄瘨　漢書

召旻

我居御卒荒 外傳

釋文疚字或作疚　稽古編曾說文作㾜云从㾜自與㠯音自與㠯音越與曰字同白字別　聲廢一偏下也又作㾜从曰日月字異又作㾜从犹所嫁切从二犹先乃先後之先非㒳之先二先爲犹子林切徐鉉曰今作替非是案替字見玉篇入夫部从扶扶滿切竝行也徐應指此玉篇別有㾜替字而云今作替則替雖俗字其來久矣　釋文頻鄭作濱案張揖字詁云瀕今濱則瀕是古濱字　稽古編池之竭矣不云自頻傳云頻厓也案說文頻作顰云水厓人所賓附顖蹙不前而止从頁从涉然則頻字本義元爲水厓後人借爲頻數之頻而別作濱字以當水厓之義耳釋文引張揖字詁以爲頻是古濱字篆破頻爲濱疏以爲古字通用皆非是

邵蓮桉列女傳引詩作自濱鄭氏或據此以箋詩然古但作頻徐鉉等曰今俗別作水濱非是

詩攷異字箋餘卷第十二終

周頌

清廟

遂奔走在廟　禮記注無斁於人斯　禮記

釋文廟本又作庿古今字也　儀禮士冠禮廟字亦作庿說文云庿古文廟

維天之命

維念也　韓詩釋文　惟念也　群君章句文選注　惟天之命　禮記子思子子思　惠棟曰假以溢我說文引云誋以溢我誋嘉善也質韻引云誋以謚我左傳又云何以恤我毛傳云假嘉溢愼案誋與何音相近故訓爲何溢與謚字相與類故訓爲溢謚又與恤通皆訓爲愼古文虞書云惟刑之恤哉伏生尚書恤作謚此其證也

維清

烈文

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　左傳不顯惟德　禮記於戲前王不忘　禮記

天作

彼徂者岐有夷之行　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往歸矣易道謂仁義之道而易行故岐道阻險而人不難　群君傳後漢書注　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　彼徂者岐　韓詩　沈括引後漢書　岐有夷之行子孫

左傳云逸詩　注

釋文維天之命韓詩云維念也　盧文弨攷證顏師古匡謬正俗曰古文尚書作惟今文尚書作維愚按詩古今文正與尚書相反毛詩爲古文多作惟今文多作維韓詩必本作惟此順毛而改作維耳

天作

邵蓮按文選注引韓詩群君章句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正義曰譜云子思論作呂檀弓注云以已字以與已字

其保之 說苑

王應麟曰筆談云彼岨矣岐有夷之行朱浮傳作彼岨者岐有夷之行今按後漢書朱浮傳無此語西南夷傳朱輔上疏曰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注引韓詩辟君傳曰徂往也蓋誤以朱輔爲朱浮亦無岨字

邵蓮桉岐字屬下句讀三家與說苑並同伯厚詩攷序謂朱文公集傳彼岨者岐則從韓詩今集傳仍以岐字屬上句讀又韓作徂訓往朱作岨訓險說亦不同然則伯厚所謂從韓詩者作者不作矣耳乃今行之本仍作矣不作者是亦

昊天有成命

非朱子之舊矣

夙夜其命宥密 禮記

也 國語

宥謐 賈誼新書

釋文其音基本亦作基 注疏本作基 禮記孔子閒居引詩作其

我將

釋文右本亦作佑 隋書宇文愷傳引作維牛維羊

儀式刑文王之德 左傳

饗或作享誤

時邁

薄言振之薄辭也振奮也 辭君傳 文選注

釋文柔本亦作濡辭本亦作作嶽 墨當作嶓岳

日王莽始改從三田 喬嶽淮南子作嶓岳

執競

繁遏執憬也 周禮注 呂叔玉云

鍾鼓鍠鍠說文 磬管鏘鏘 漢書、說文 鼓鼓說文

釋文莞本亦作管將將說文作鼓鼓 漢書禮樂志作管 降福簡簡福足利本作祿

思文

貽我嘉麰 文選注 外傳曰云云 辭君傳曰麰大麥也 飴我麰麰 漢書

我來麰 說文 漢書 詒

釋文貽字又作詒來牟並加字牟麥也字書作麰音同牟字或作麰孟子云麰大麥也廣雅云麰小麥麰大麥也 趙岐注孟子告子上漢書劉向傳白帖八十一皆引作麰

邵蓮桉毛鄭解來牟與廣雅不同伯厚謂以劉向說麰攷當從古注然向作釐麰之釐郭景卿字指釐字从麻徐仙民仍讀與來同 又桉來字即麥字之半說文來周所受瑞麥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歐公詩論謂以來牟爲麥更無他書所見惟出毛鄭而毛鄭所據乃麰度僞大

誓不可知之言殆未攷說文并韓嬰諸家耶

臣工

釋文莫本或作幕　稽古編錢本田器名刨淺切後世借爲貨泉字讀如全佗書史皆然惟此猶存本音本訓

噫嘻

帥時農夫　辭君章句　文選注

釋文意又作噫浚本亦作駿　注疏本作駿盬鐵論取下篇作浚　亦足利本作奕

振鷺

振羽　禮記客出以雍徹以振羽　注振羽振鷺西雍文王之雍也言文王之時辟雍學士皆絜白之人也　辭君章句　後漢書注在此無射厭也同　上中庸同

詩攷異字箋餘卷十三　五

雝唐石經作雍

豐年

釋文詮本或作恰

有瞽

釋文瞽本或作鼓　周禮注

應棟縣鼓　周禮注

釋文田鄭作棟鞉字亦作鼗　圖書作鼓

潛

潛今字　辭君章句　古正義　文選注李

雅作橬　釋文

釋文潛爾雅作涔小爾雅作橬

郝蓮棱禹貢沱潛既道史記作沱涔索隱云涔亦作潛　又案潛尒正作涔舊詩傳云糝也小尒雅作橬云糝也其从米旁參謂以米投水養魚爲涔也从木旁參謂積柴水中令魚依之止息因圍而取之也郭景純改尒正从小尒正作木旁參說尤允惨字林作穇淮南說林訓云穇者扣舟高誘注云穇者以柴積水中以取魚魚聞擊舟聲藏柴下壅而取之此說與小爾雅畧殊而實相表裏　說文有糝無橬今本小尒正

詩攷異字箋餘卷十三　六

雝

雍論語　禮記有來雍雍　漢書

釋文恉本亦作哲　介以繁祉下足利本有矣字

載見

鋒革有琫　說文

釋文鞗本亦作鎗卑本又作俾

武

無競惟烈　左傳

閔予小子

慱慱在疚 慱詞文選注 煢煢在疚 齊詩煢煢在穴 說文釋文嬛嬛崔本作煢煢疚本又作穴 漢書匡衡傳後漢和帝紀皆作煢煢足利本作煢卽煢之譌變陟降廷止 漢書注言成王常念文王武王之德奉而行之故鬼神上下臨其朝廷訪落

休矣皇考休足利本作烋

敬之

天惟顯思 左傳 弗時仔肩 外傳說苑同小毖

粵夆 尒正 係炎曰謂相擊也入於惡也 王肅云以言才薄莫之藩援則自得辛毒孫毓云羣臣無肯峯引扶助我則自得辛螫之毒自求辛赦赦事也 韓詩釋文翻飛兒

茶蓼

積之秩秩 說文積禾也 積 釋文韓本亦作穊

絲衣

素衣其紑 說文戴弁俅俅 尒正 弁服俅俅 說文自羊來牛 外傳 鼏鼏及哉 史記音義哉音災 不虞不驚 史記不吳不敖 說文

釋文俅俅說文作緧兜說文作鍪光字又作兕觵字又作觥觚本又作柧虞說文作吳吳大言也何承天云吳字誤當爲吳从口下大故魚之大口者名吳胡化反此音恐鷩俗也音話敖本又作傲

載芟

其耕郝郝 尒正

釋文澤澤爾雅作郝郝芟本又作耘

有菶有耜 尒正

釋文略利也字書作菶俶載鄭作熾畚 惠棟曰菶本猶文鎒字故釋詁云菶利也耜有鋒鎒乃能利之文當从字書作菶唐石經作略非

今本說文作俠不作綠　光或譌爲光　說文吳姓也亦部也一曰吳大言也从大口五乎切徐鍇曰大言故大口以出聲詩曰不吳不揚今寫詩者改吳作吳又音乎化切其謬甚矣

邵蓮棱吳列說文大徐切　力部云大傾頭也玉篇吳字音訓與說文同不知何氏何據乃有口大之說徐楚金謂今寫詩者改吳作吳似又未識何說已在前也今觀石鼓文虞人憐亟虞作吳仲吳越春秋一名吳仲史記武本紀引作不虞不驁超世家索隱亦言古虞吳音相近故舜後封虞亦姓吳虞本从吳得聲則徐音五乎切又作敔云辟也象舟之旋从舟从攴攴所以旋也北潘切又作般云古文般从支如說文說則義與此章般可通論語聲則字林勝耳

酌

灼　左傳荀子同　灼　儀禮漢書禮記皆作灼

釋文酌字亦作灼　左傳宣十二年荀子論禮篇

桓

屢唐石經作婁　釋文作婁

資

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　左傳武王作武其二曰

魯頌

駉

駉駉牡馬河北本作牧馬在駉之野說文有騭有騵說文釋文駉說文作駫牡草木疏云陰馬也說文同本或作牧　盧氏攷證說文駫良馬也有駫字云馬眾多也駫字下但引四牡駫駫疑此當爲駫又說文隲牡馬也是與草木疏同顏之推云河北本爲牧正義作牧云定本牧馬字作牡唐石經初刻足利本皆作牧馬段以作牧爲是臧氏據陸

璣疏謂三國時本作牡不容有誤文弼細審唐石經是初刻牡後改牧

釋文駫字又作駉字林作駫伭字林作駟　稽古編駉泮有騭有騵說文有駰有騢說文有騂有騮說文有騏有騅說文有騧有騜說文有騢有駱說文有駵有騮說文有騅有駓說文有騜有騵說文有駰有騢說文有騧有騜說文有騂有騮說文有騏有騅

莆爲縮左傳縮酒說文引作酋酋與莆同與鄭大夫說合不得訓爲鳧葵矣莆本从丣不从卯周禮莆菹北人皆音柳非也

邵蓮枝惠氏此條嘗以質之覃溪師師曰魯頌薄采其莆釋文莆音卯徐音柳此陸氏兼載二說未有以定之也則當以毛傳爲定矣毛傳莆鳧葵也與說文訓正合說文莆从丣从艸丣聲力久切此則可据者也自篆變隸楷丣之爲卯非一日矣故陸氏亦不能定而兼載卯柳二音也周官醢人莆菹注云鄭大夫讀莆爲茅杜子春讀莆爲卯而康成謂莆鳧葵也則是亦仍與字無庸多出叶音之讀耳

在頥獻酬禮記注

蹻

髯彼東南髯除也韓詩釋文

釋文蟜蟜本又作矯矯亦作蹻蹻注疏本作蹻

釋文皇皇鄭作暀暀吳鄭如字讙也又王音誤作吳音話同　盧氏攷證不吳當依前絲衣作不虞

故鄭讀如字或謂本作不娛然正義云鄭讀吳爲娛是本不作娛字讀吳當作讀虞虞與娛古通用王音爲誤亦見正義下當云何作吳音話非不當云同此段文有脫誤　詁足利本作訟

束矢其搰說文

釋文搜依字作搰博鄭作傳繹本又作射又作斁

或作悱皆音亦厥也

獷彼淮夷獷覺貉之貌群君曰云文選注　說文作獷

釋文黠說文字林皆作甚慢說文作麆云閷也

段玉裁曰今說文麆下不引詩曼字注讀若詩云獷彼淮夷之獷蓋獷字當爲麆也

閟宮

稙稚赤麥說文

釋文災字又作灾本亦作菑重本又作種穆本又作稙卑木又作俾閟文選注作祕佖文選注作泌閟穆呂氏春秋任地注曰或當在齊魯韓詩今釋文云菰如字毛有也

作稷

實始翦商說文王謂叔父禮記注

稽古編岐字本作郝山名亦水名又實始翦商與甘棠勿翦翦字皆當作翦俗說文云閟宮傳以翦爲齊斷也甘棠傳以翦爲去閟宮傳以翦爲齊斷也翦斷俱當剪義非翦義矣說文又有撏字云撮取也又云撊批捽昨沒切也捽持頭髮也批側氏反

也與二詩之翦俱無當韻會撏字注引閟宮詩殆不然又案翦从羽翦从刀皆諧羽聲羽从止扗舟爲翦加羽爲翦皆隸變上今改海爲前而又加刀爲剪

之譌　駢剛剛公羊作犅

戎狄是應荊荼是徵史記

惠棟曰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云戎狄是應荊荼是徵裴駰注毛傳云應當也鄭元云徵艾尒正云應當也故傳从之說文云膺胷也與傳訓當異義今侩膺者蓋沿孟子之誤孟子多俗字當以史記所引爲正

太山巖巖魯侯是贈說苑弁有虡蒙尒正注疏曰或當在齊魯韓詩

釋文大本又作泰　注疏本作泰說苑雜言篇白帖五皆引作太山

邵薖桉爾雅釋詁憮有也注詩曰遂憮大東疏曰或當在齊魯韓詩今釋文云菰如字毛有也

鄭奄也韓詩作荒云至也則作憮者非韓詩矣

朱緜初古韓詩說證作遂荒大東是也詩攷於韓詩雖作憮特據尒正注疏爲言伯厚已明言之意蓋迷疏云或當在齊魯韓詩或者未定之詞不在韓或在齊魯范家相三家詩拾遺徑謂韓詩作憮誤矣

保有有水經注作其　釋文繹字又作嶧貊字又作貉　初學記八引作嶧　釋文兒字書作覤

震廟奕奕蔡邕獨斷　周禮注作繹繹

商頌

那

釋文置鄭作植　盧氏攷證案古植字作置箋云置讀曰植此申毛而非改毛也置植音義皆同不當過爲區別

湯孫奏假　亦正　鼛鼓薿薿　說文

釋文假鄭作格　嘒嘒呰呰　足利本作喟喟

怡懌　亦正

釋文庸依字作鏞繹字又作懌　文選注作鏞

有奕文選注作奕奕

烈祖

亦有和鬻　說文　亦有盉羹　說文通釋　奏假無言　禮記

鬳叚無言　左傳

釋文假鄭作格

邵蓮校說文鬻五味盉羹也从鬲弼从羔詩曰亦有和鬻古行切又省作羹又或从美弼省作羹字林作臐云肉有汁也

有和鬻古行切又省作羹　字林作臐云肉有汁也

又小篆从羔从芙作羹　詳尚書攷商書

戶耕反見儀禮士昏禮釋文　上云九州也　正城

釋文鷮鶡本又作鞠鞠　來矗矗詩本音云今本作鞠

作享誤

元鳥

史記三代年表褚先生語一條作殷社芒芒

方命厥后奄有九域　韓君曰九域九州也　文選注

惠棟曰傳云九有九州韓詩作九域訓與毛傳同

棟案域當作或說文曰或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一地也古或字作有有字作又亦作或詳尚書攷商書

云九有以亾又云以有九有之師皆九州也　正義

彼四方傳云域有也　案域亦當作或

惟民所止　禮記

邦畿邦文　箋注作封

百祿是荷　左傳

釋文維河河鄭云河之言何也王或爲河水本或作何是何何音河河可反本亦作荷音同毛云任也鄭云擔負也下篇何天同　盧氏攷證釋文音河本亦作荷當作音荷下荷字亦荷之誤足利本作哨哨

作百祿是荷左氏隱三年傳同可證也　來假祁祁

祁陳啓源云當作祁祁或作祁誤

長發

釋文悊字或作哲　芒芒足利本作芒芒　敷左傳作布　方字絕句楚辭天問禹降省下土方蓋用此語　愼足利本作隕

元王桓發發明也　韓詩釋文　率禮不越　外傳說苑漢書同　海水有截　水經注

釋文撥韓詩作發　方撥發音同

至于湯齊　外傳　廳記注詩讀湯齊爲湯躋言三家詩有讀爲躋者　正義

齊禮記注讀爲躋　聖敬曰齊　注聖敬曰莊嚴　釋文

釋文曰躋躋子兮反升也鄭注禮記讀上爲湯躋
此爲曰齋齋莊也
爲下國駿蠁禮記注正義曰引齊魯韓詩也蠁
諸侯在駿民之處鄭合言成湯施布仁政爲下國
所依不離厥
說文
邵蓮校玉篇駿字注引詩云下國駿流駿表也
本亦作綴禮記云鄭表駿說文云兩陌間道也
廣六尺野王之說與鄭注孔疏略相等但云駿
表也又作流不作鄭爲小異耳
爲下國駿厖董氏曰齊詩謂馬也爲下國駿蒙荀子爲下國
恂蒙大戴禮何天之寵傅奏其勇大戴禮
釋文龍鄭作寵傅本亦作敷總本又作酆注疏
本作敷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引詩傅奏其勇羣
經音辨人部亦引作傅酆舊譌作酸
邵蓮校說文有酆字無酸字宋本作酆是也注
疏本作酸誤
武王載燮外傳荀子同則莫我敢遏漢書包有三柄漢書
注韋鼓漢書
釋文韋顧漢書古今人表作韋鼓惠棟曰武王
載旆史記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旆說文引作坡
治也荀子引作發坡與發通公孫文子名坡或
下協韻降予卿士作發與旆同注與
于馮翼京校正十二條云降予卿士予誤于
文選二十八將篇注引詩左右上無實字豬洞碑
文同
殷武
聚入其阻說文
釋文聚說文作棗虞翻易注引詩云莫敢不來
賓蔵事來辟足利本作蔵時來辟
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左傳
怠文選注作迨
京師翼翼四方是則後漢書樊準傳詩之文翼然盛也四方是
極後漢書

濯濯翰雅作曜曜
邵蓮校赫赫舍人本作奭奭曜曜樊光本仍作
濯濯引詩釋云濯濯厥靈
取松與柏群君章句文選注
釋文虔尒正作樓檥丑連反又力鱣反長兒柔檥
物同耳字音鱣俗作埏盧氏攷證此鱣字宋木
作羶檥字舊無今補白帖卷一百引詩松柄有埏
則唐時木有俗从土者

詩攷異字箋餘卷第十四終

一家詩遺說攷

三家詩遺說攷序

詩經當秦焚書以後不徒恃有竹帛獨以諷誦得全然口相傳授受之者非一邦之人各用其鄉音此鄭司農所云同言異字同字異音一經之學攷家說異者也漢儒最重家法魯齊韓各有師授學者類皆守一家之言而不敢雜亦以其時傳本絶少私家不能見竹帛迨漢興平石經既立學宮齊魯韓詩皆設有博士而許氏諸大儒網羅衆家遂得兼通博采蓋始則非專守一家其學不能精繼則非兼通衆家其學不能博此賈景伯所以奉命撰齊魯韓詩與毛詩異同也齊詩最先亾韓

魯亦漸衰閟賈景伯所撰詩異同又不可見唐陸德明釋文多採其異文宋王伯厚作詩攷亦多採錄而未能全我 朝宋綿初韓詩內傳徵范家相作三家詩拾遺采擇較廣然皆不免舛駁此吾已未年伯陳恭甫先生所爲輯魯齊韓佚義與毛詩異同而未就以命令嗣樑園明府卒其業也樑園以名父之子修學著書囊括古籍遠溯漢儒家法源流近遵庭學詩之訓苑討羣書參互考證復博采近時通儒如惠氏定宇段氏懋堂王氏伯申胡氏墨莊凡說詩有可採者無不擇善而從瑞辰會以毛詩鄭箋疏證就正亦蒙採錄又各以名姓繫

十月二十六日桐城世愚弟馬瑞辰謹序

桐城馬元伯工部書 咸豐元年九月十六年八月

昨葉仲華八兄寄到惠書並以大箸三種見示受而讀之援據詳博實獲說而折衷一是欽佩無量窃念樸園世大兄大人閣下數年未遑尺書渴慕良深昨定達方太史過桐城送到惠書並賜大著齊魯詩遺說三種共十二冊趨入漆偏之堂室近承家學之淵源與博精詳如獲異寶讀攷並采摭旨而從前呈鄙著得邀引証有如針芥之投足見河海之量私衷慶幸莫可名言憶弟前在都門得見王懷祖先生喬梓又獲交藏鐕堂明經郝蘭皐年伯胡竹邨同年晨夕譚經大半不謀而合惟尊前年伯大人未獲執經問字深以爲歉今得與大兄先生書信往來又得暢聆教言雖隔數百里有如面晤何幸如之年伯大人箸述最富弟所已見惟五經異義一部其餘求惠賜俾得奉爲圭臬是所至幸閣下榮署濤江政繁地瘠未知實補何地並祈示知弟前爲厥常時曾王講鹿洞兩次遍遊廬山五老七賢皆爲舊識今年七十有五家居已逾十稔久不作浪漫之遊濤江去桐僅四百二十里如有惠寄書籍盡可專足送交也世愚弟馬瑞辰頓首

又十一月初五日

昨奉復書領悉一是承賜尊大人年伯左海詩文全集並各種書拜讀敬曰如瞻泰山之高如觀巨海之雄量不盡意世愚弟馬瑞辰頓首

極宏深明伴日月長足以繼先哲而啟後進心佩曷可言喻弟雖年衰識眊猶當恪守子孫永垂模範大著三家詩遺說謹已擬就序言學質荒落莫能參贊精深於萬一因念弟在都時曾受業於張皐門先生先生深于易學告以漢易荀虞鄭京諸易各有家法不可强同惠氏周易述雜取諸家殊爲失實遍儒所見獨窺其源正與名父子分疏三家詩遺說有殊途同歸之妙焉閣下前補弋陽今調潯江惟望榮膺卓薦爲倘人都遲桐務所光顧是爲深幸弟瑞辰再頓

三家詩遺說攷自序

漢傳詩者四家魯齊韓並立學官元始之世始置毛詩博士不久旋廢後漢賈逵嘗受詔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集攷三家詩自景伯始惜其書不傳宋王伯厚詩攷所緝三家遺說止取文字別異缺漏甚多壽祺案兩漢毛詩未列於學凡馬班范三史所載及漢百家箸述所引皆魯齊韓詩異者見異同者見同緒論所存悉宜補綴不宜取此而棄彼也今稍增緝以備瀏覽猶有未能具載者他日當別成一篇使學者有所攷焉

嘉慶二十有四年己卯仲春陬州陳壽祺識於三山之遂初樓

漢書藝文志云詩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魯故二十五卷楚元王傳云元王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邱伯文帝時聞申公爲詩最精以爲博士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然則志載魯故魯說蓋卽申公所爲之詩傳矣史記儒林傳言漢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卽入謁於魯南宮又言申公以詩教授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是三家之學魯最先出其傳亦最廣有張唐褚氏之學又有韋氏學許氏學皆家世傳業守其師法

終漢之世三家竝立學官而魯學爲極盛焉魏晉改代屢經兵燹學官失業齊詩旣亡而魯詩不過江東其學遂以寖微然而馬班范三史所載漢百家箸述所稱亦未嘗無緒論之存足以資攷証佚文而采摭異義失在學者因陋就簡不能修學好古實事求是耳宋王厚甫詩攷據鄭君儀禮士昏禮注引魯詩說何休公羊傳注引魯詩傳及漢書文三王傳杜欽谷永傳注續漢書與服志注後漢書班固傳注所引魯訓魯傳採爲魯詩疏漏尚多其他名經魯詩殘碑惟取與毛氏異者餘皆棄而不錄顧彥詩今不傳祇此殘碑所有其文雖與毛氏同亦當識之庶得據以

若證不宜取此而棄彼也喬樅幼承庭訓稍長治三家詩
先大夫因出所撰三家詩遺說命卒其業案魯詩授受源
流漢書言言可攷申公受詩於浮邱伯伯者荀卿門人也
劉向校錄孫卿書亦云浮邱伯受業於孫卿爲名儒是申
公之學出自荀子凡荀子書中說詩者大都爲魯詩所本
今故綴之列於魯詩原其所自始也孔安國從申公受詩
爲博士至臨淮太守見史記儒林傳太史公嘗從孔安國
問業所習當爲魯詩觀其傳儒林首列申公叙申公弟子
首數孔安國此太史公尊其師傳故特先之劉向父子世
習魯詩高郵王氏經義述聞以向爲治韓詩未足徵信攷

楚元王傳言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王子郢客與申公俱
卒學申公爲詩傳元王亦次之詩傳號元王詩向爲元王
子休侯富孫漢人傳經最重家學知向世修其業者說
苑新序列女傳諸書其所稱述必出於魯詩無疑矣後漢
建初四年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中及諸生諸儒會
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
淳于恭奏帝親制臨決如孝宣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今
於白虎通引詩皆定爲魯說以當時會議諸儒如魯恭魏
應皆習魯詩而承制專掌問難又出於魏應也通雅亦魯
詩之學漢儒謂爾雅爲叔孫通魯人也臧鏞
堂拜經日記以爾雅所釋詩字訓義皆爲魯詩尤而有徵
郭璞不見魯詩其注爾雅多襲漢人舊義若犍爲舍人劉
歆樊光李巡諸家注解徵引詩經皆魯家今文往往與毛
氏殊郭璞沿用其語如釋故陽予也注引魯詩陽如之何
釋草藨茎注引詩山有蓲文與石經魯詩同尤其確證矣
平石經以魯詩爲主間有殊韓字蓋叙二家異同之說此
蔡邕楊賜所奏諸同定者也若夫張衡東京賦改脅即儉
制美玉之語與劉向傳說詩義合王逸楚詞注繁鳥萃
棘負子肆情之解與列女傳歌詩事同至如佩玉晏鳴關
雎歎之臣贊謂事見魯詩而王充論衡揚雄法言亦並以

關雎爲康王之時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史遷蓋語本魯說
而王符潛夫論高誘淮南注亦均以鹿鳴爲刺上之作互
証而參觀之夫固可以攷見家法矣喬樅敬承先志次第
補緝成魯詩遺說攷六卷其齊韓二家采綴粗就尚當細
加稽覈別爲篇帙然距先大夫棄養之日於今五年每撫
昔時所授遺編手澤猶存音容已邈摧卷悟然不勝風木
之感云昔道光十有八年戊戌秋九月福州陳喬樅序於
蕙修蘭質之齋

詩遺說攷目錄
國風卷弟一
周南召南一之一
邶風一之二
庸風衛風一之三
國風卷弟二
王風鄭風二之一
齊風至唐風二之二
秦風陳風二之三
會風至豳風二之四
詩遺說攷 卷一 目錄
小雅卷弟三
鹿鳴至魚麗三之一
南有嘉魚至吉日三之二
鴻鴈至緜羊三之三
小雅卷弟四
節至巷伯四之一
谷風至信南山四之二
甫田至賓之初筵四之三
魚藻至何草不黃四之四
大雅卷弟五
文王至文王有聲五之一
生民至板五之二
湯至召旻五之三
頌卷弟六
周頌六之一
魯頌六之二
商頌六之三

詩遺說攷 卷一 目錄

子夏

曾申 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云字子西魯人曾參之子

李克

孟仲子 鄭康成詩譜云子思之弟子

根牟子

陸璣毛詩草木疏引孔子閒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

魯詩遺說攷 一卷 敘錄

喬樅謹案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載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大毛公爲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一云子夏傳魯人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大毛公爲受自荀卿於古傳記無所徵証而申公魯詩傳自浮邱伯爲荀卿再傳弟子具載於漢書竟可攷知陸璣所紀子夏傳曾申云云當爲魯詩授受源流確然無疑書缺有閒簡斷佚失次後人遂以此節屬之毛詩耳今故綴之而列於前云

荀卿 史記索隱曰荀卿名況卿者時人相尊而號爲卿也後亦謂之孫卿子者避漢宣帝之諱也

史記孟荀列傳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齊襄王時荀卿最爲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荀卿嫉濁世之政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機祥鄙小拘卑陋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

魯詩道說攷 一卷 敘錄

應劭風俗通義齊威宣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號爲列大夫是時孫卿善爲詩禮易春秋浮邱伯漢書儒林傳云齊人又師古漢書集注引服虔曰浮邱伯秦時儒生漢書楚元王傳王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及秦焚書各別去高后時浮邱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盬鐵論毀學篇大夫曰昔李斯與包邱子俱事荀卿既而李斯入秦遂取三公據萬乘以制海內功伴伊望名巨泰山而包邱子不免於甕牖繩樞如涇歲之蛙已矣不衆也然卒死於溝壑而已文學曰方李斯之相秦也蹈東海之

人臣無二然而荀卿爲之不食視其惟不測之禍也包邱子飯蘿蔓藜骼道白屋之下樂其志安之於廣厦翼蓁無赫赫之勢亦無戚戚之憂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無仁義之德而有富貴之祿若陷坎穽食於縣門之下此李斯之所以具五刑也

先大夫曰案包邱子卽浮邱伯也包浮音近古相通假左氏隱八年春秋公及莒人盟於浮來穀梁作包來禮記投壺皆是旁浮注云浮或作鮑是其証也

申公史記儒林傳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已而郢爲楚王令申公傅其太子戊及王郢卒申公歸魯退居家教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今上初卽位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已招致則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其後民稍有廉節

稱其好學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

漢書儒林傳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邱伯受詩楚王戊立申公歸魯居家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故以教。又楚元王傳元王好書多才藝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邱伯元王既至楚以申公爲中大夫文帝時聞申公爲詩最精以爲博士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元王薨宗正上邳侯郢客嗣申公爲博士失官隨郢客歸復旦爲中大夫

穆生

漢書集注引服虔曰白生魯國奄里人

白生漢書楚元王傳王少時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邱伯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爲中大夫元王敬禮及王戊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卽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二人諫不

聽昏靡之衣之楮衣使杵臼雜舂於市

楚元王劉交

漢書楚元王傳元王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書多材藝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邱伯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言詩名見於是武帝謂之千里駒後爲宗正與立宣帝號曰元王詩世或有之元王立二十三年薨太子辟非先卒子郢客嗣文帝尊寵元王子生魯北皇子景帝即位以親親封元王薨子五人子禮爲平陸侯富爲休侯歲爲沈猶侯亥爲宛朐侯調爲棘樂侯

漢書楚元王傳高后時浮邱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郢客爲宗正封上邳侯郢客與魯穆生白生等俱侍讀申公始爲詩傳是爲魯詩元王薨太子辟非先卒文帝乃以宗正上邳侯郢客嗣立爲楚王令申公傅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

紅侯劉辟疆

陽城侯劉德

漢書楚元王傳初休侯富既尚京師而王戊反富等皆坐免侯削屬籍後間其數諫戊乃更封爲紅侯富子辟疆等四人共養仕於朝辟疆字少卿亦好讀詩能屬文武帝時數有大異向以爲外戚以宗室子隨二千石論議冠諸宗室清靜少欲嘗以書自娛不肯仕辟彊子德字路叔少修黃老術有智略少時數言得名見於是泉宮武帝謂之千里駒後爲宗正與立宣帝以親親賜德黃金百斤爵關內侯地節中以親親行謹厚封爲陽城侯德寬厚好施生每行京兆尹事多所平反罪人家產過百萬則以振昆弟賓客飲食曰富民之怨也五十一年薨

劉向

劉歆

漢書劉向傳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爲輦郎既冠以行脩飭擢爲諫大夫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招

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獻賦頌凡數十篇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元帝初即位太傅蕭望之少傅周堪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爲散騎宗正給事中同心輔政爲許史及恭顯所譖下獄免爲庶人更生上封事恭顯兄弟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更生傷之乃著疾讒趙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依興古事指刺成帝即位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數奏封事遷光祿大夫是時帝元舅陽平侯王鳳爲大將軍秉政倚太后專國權兄弟七人皆爲列侯時數有大異向以爲外戚

貴盛鳳兄弟用事之咎而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秘書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爲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論奏之天子知向忠精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久之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向上疏諫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向睹俗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踰禮制向以爲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爲列女傳凡

八篇以戒天子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言向爲中壘校尉向爲人簡易無威儀雅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意於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若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向三子皆好學長子伋以易教授官至郡守中子賜九卿巫蠱卒少子歆最知名歆字子駿少以通詩書能文辭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講六藝羣書種種所不究向死後復領五經卒父前業歆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爲七略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

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其言甚切指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曰歆移書上誚深自罪願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爲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廣道術亦何以爲非毀哉歆由是忤執政大臣爲衆儒所訕懼誅求出應三郡守數年曰病免官

孔安國

史記孔子世家孔鮒爲陳王涉博士鮒弟子襄嘗爲孝惠皇帝博士遷爲長沙太守子襄生忠忠生武武生延年及

安國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又儒林傳申公弟子孔安國至臨淮太守

周霸

夏寬

魯賜

繆生史記索隱曰繆音亡救反繆氏出蘭陵一音穆所謂穆生爲楚元生所禮也

徐偃

瞗門處息漢書音義李奇曰姓瞗門名處息

史記儒林傳申公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周霸至膠西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碭魯賜至東海太守隨陵繆生至長

沙內史徐偃爲膠西中尉鄒人關門慶忌爲膠東內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

王臧

趙綰

史記儒林傳閻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爲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乃上書宿衛上異選一歲中爲郎中令及代趙綰爲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申公於是天子使使迎申公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

許生

徐公

漢書儒林傳申公以詩春秋授而瑕邱江公盡能傳之徒衆最盛及魯詩許生免中李奇曰免中邑名也徐公皆字學教授

王式

漢書儒林傳王式字翁思東平新桃人也事免中徐公及許生爲昌邑王師昌邑王廢式坐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節未嘗不爲王反復諭之也至於危亡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歸家不教授諸博士素聞其賢共爲式詔除下爲博士

韋賢

漢書韋賢傳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爲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風諫後遂去位徙家於鄒自孟至賢五世賢爲人質樸少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爲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稍遷光祿大夫給事至大鴻臚

宣帝初即位賢以與謀議安宗廟賜爵關內侯昌邑先帝師甚見尊重未始三年爲丞相封扶陽侯時賢七十餘家

五歲以老病乞骸骨歸丞相致仕自賢始年八十二薨諡曰節侯賢四子長子方山爲高寢令次子宏至東海太守次子舜留魯守墳墓少子元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又儒林傳韋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及許生又治禮至丞相傳子元成呂淮陽中尉論石渠後亦至丞相元成及兄子玄成皆以明經歷位至大官哀帝至大司馬車騎將軍由是魯詩有韋氏學

韋元成

義禧

漢書韋元成傳元成字少翁少好學脩父業尤謙遜下士
論是名聞自與兄弘明經禮爲諫大夫遷大河都尉賢病爲
門下生王莽等與宗家計議共薦賢令使家丞上書
自潤色之不肯復授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詣博士禮
衣登堂頌禮甚嚴試誦說有法疑者邱蓋不言諸博士驚
以大司徒爲元成爲後賢薦元成陽爲病狂徵至長安既
葬當襲爵自以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徵下丞相御史案
驗元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辟兄者而丞相
御史遂以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元成不得已受
爵宣[illegible]以元成爲河南太守選太常受語與太子

太傅論望之及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條奏其對
及元帝即位遷太子太傅至御史大夫永光中爲丞相遂
繼父相位封侯故國衆當世焉爲相七年薨謚曰共侯棄
爲豎子所辱遂謝病免歸終於家張生唐生稍生皆爲博
士張生論石渠至淮陽中尉唐生楚太傅出是魯詩有張
唐褚氏之學

張游卿

王扶丁進士杰云陸璣草木疏王
扶漢書儒林傳一作王筍

許晏丁杰云陸璣草木疏亦云許晏爲游卿
門人經典釋文序錄則云扶授許晏

漢書儒林傳張生兄子游卿爲諫大夫以詩授元帝其門
人琅琊王扶爲泗水中尉陳留許晏爲博士由是張家有
江公

陳留風俗傳許晏字偉君受魯詩於瑯琊王扶啟學曰許氏章句列在儒林故諺曰殿上成羣許偉君　御覽四百九十六

薛廣德

漢書薛廣德傳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也以魯詩教授楚國龔勝龔舍師事焉蕭望之爲御史大夫除廣德爲屬數與議論器之薦廣德經行宜充本朝爲博士論石渠遷御史大夫廣德温雅有醞藉及爲三公直言諫爭凡十月免賜安車駟馬罷歸太守迎之界上浦以爲榮縣其安車傳子孫

龔勝

龔舍

漢書兩龔傳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二人相友皆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少皆好學明經勝爲郡吏舍不仕久之楚王入朝聞舍高明聘舍爲常侍不得已隨王歸國固辭願卒學復至長安而勝爲郡吏三舉孝廉以王國人不得宿衛補吏再爲開陵爲丞輒至官遷去州舉茂才爲重泉令病去官哀帝自爲定陶王國已聞其名徵爲諫大夫引見勝薦龔舍有詔皆徵勝居諫官數上書求見言百姓資益賊多吏不良風俗薄災異數見不可不憂

制度泰奢賦斂泰重宜以儉約先下二歲遷丞相司直徙光祿大夫以子博爲侍郎王莽秉政勝遂歸老於鄉里初龔舍以龔勝薦徵爲諫大夫病免復徵爲博士又病去頃之哀帝遣使即楚拜舍爲泰山太守舍家居在武原遂於家發諾便道之官既至數月上書乞骸骨上徵舍拜爲光祿大夫舍終不肯起乃遣歸舍亦通五經以魯詩教授舍勝既歸鄉里郡二千石長吏皆至其家如師弟之禮舍年六十八王莽居攝中交莽既篡國遣使者即拜勝爲講學祭酒勝稱疾不應徵後二年莽復遣使者奉璽書迎勝即拜秩上卿勝稱病篤使者五日宣與太守俱問起居爲

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爲子孫遺大業暉等自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即謂暉等吾受漢厚恩七旦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年七十九矣勝居彭城廬里後世刻石表其里門

高嘉

高容

陸璣草木疏平原高嘉亦以詩授元帝爲上谷太守傳子容少　以下疑有闕文爲光祿大夫孫詡以父任爲郎中以世傳魯

詩知名王莽時逃去不仕

高詡案據陸璣疏則詡乃高帝之孫也後漢書云自詡父嘉誤衍父字

後漢書儒林傳高詡字季回平原般人也曾祖父嘉以曾

孫貴重茂傳茂字子康南陽宛人也父祖皆至郡守茂

元帝時學於長安事博士江生習詩禮及歷筭究極師法

稱爲通儒以儒術舉爲侍郎給事黃門遷密令勞心諄諄

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數年治化大

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

獨不入密縣界是時王莽秉政置大司農六部丞勑課農

桑選茂爲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流泣隨送及莽篡攝以病

免歸光武初即位先訪求茂爲太傅詩褒德侯復曰

茂長子戎爲太中大夫次子崇爲中郎給事黃門建武四

年薨車駕素服親臨送葬子崇嗣徙封汎鄉侯崇卒大司

農

曾恭

後漢書曾恭傳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曾祖父嘉以曾

卒官時恭年十二弟丕七歲晝夜號踊不絕聲郡中賻贈

無所受乃歸服喪禮過成人鄉里奇之十五與母及丕俱

居太學習魯詩閉戶講誦絕人間事兄弟俱爲諸儒所稱

學士爭歸之肅宗集諸儒於白虎觀恭特以經明得召與

其議拜中牟令恭等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建初七年郡

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後拜侍御史每政事有益

於人恭輒言其便無所隱諱其後拜爲魯詩博士由是家

法學者日盛遷侍中再爲司徒以老病策罷年八十一卒

長子謙爲隴西太守有名績謙子旭官至太僕

魯丕

後漢書魯丕傳丕字叔陵性沈深好學孳孳不倦兼通五

經以魯詩尚書教授爲當世名儒建初元年詔舉賢良方

正時對策者百有餘人惟丕在高第除爲議郎遷新野令

視事葬年州課第一擢拜青州刺史元和元年徵拜趙相

門生就學者常百餘人關東號之曰五經復興魯叔陵其

後帝巡狩之趙特被引見難問經傳厚加賞賜和帝因朝

會召見諸儒丕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難數事帝

善丕說特賜冠幘履鞾衣一襲丕因上疏曰臣聞說經者

傳先師之言非從已出不得相讓相與則道不明若規矩
權衡之不可枉越難旨必明其據說旨務立其義浮華無
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
自說師法博觀其義覽詩人之旨意察雅頌之終始明舜
禹皐陶之相戒綱周公箕子之所陳觀乎人文化成天下
無令勠羙以言得罪丕遷侍中再爲三老年七十五本于
官

許晃

李業

後漢書獨行傳李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也少有志操介

特習魯詩師博士許晃元始中舉明經除爲郎會王莽居
攝以病去官杜門不應州郡之命隱藏山谷絕匿名迹終
莽之世及公孫述僭號素聞業賢徵之欲以爲博士業固
稱疾不起數年述恥不致之乃使大鴻臚尹融持毒酒奉
詔命以劫業皆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之以藥業遂飲
毒而死述聞業死大驚恥有殺賢之名乃選使弔祠贈賻
百匹業子翌逃辭不受蜀平光武下詔表其閭益部紀載
其高節圖畫形像

石師細君章懷後漢書注云姓石師

包咸

後漢書儒林傳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少爲諸生受
業長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習魯詩論語王莽末去歸鄉
里於東海界爲赤眉賊所得遂見拘執十餘日咸晨夜誦
經自若賊異而遣之因往東海立精舍講授光武卽位
歸鄉里太守黃譚署戶曹史欲召咸入授其子咸曰禮有
來學而無往教譚遂遣子師之舉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

授皇太子論語又爲其章句拜諫議大夫永平五年遷大
鴻臚每進見錫以几杖經傳有疑輒遣小黃門就舍卽問
顯宗以試有師傅恩而素清苦特賞賜珍玩東帛奉祿增
於諸卿咸皆散與諸生之貧者病篤帝親輦駕臨視年七
十一卒於官子�comma拜郎中亦以論語教授和帝

魏應

漢書儒林傳魏應字君伯任城人也少好學建武初詣博
士受業習魯詩閉門誦習不交傍京師稱之後歸爲郡
吏舉明經除濟陰王文學以疾免教授山澤中徒衆常數
百人永平初爲博士再遷侍中建初四年拜五官中郎將
詔入授千乘王伉應經明行脩弟子自遠方至著錄數千
人肅宗甚重之數進見論難於前特授賞賜殊會京師諸
儒於白虎觀講論五經異同使應專掌問難侍中淳于恭
奏之帝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出爲上黨太守徵拜騎都

尉卒於官

陳重

後漢書獨行傳陳重字景公豫章人也少與同郡雷義爲友俱學魯詩顏氏春秋太守張雲舉重孝廉重以讓義雲不聽義明年舉孝廉重與俱在郎署後拜侍御史卒

雷義

後漢書獨行傳雷義字仲公豫章郡陽人也初爲郡功曹嘗握舉善人不伐其功後舉孝廉拜尚書侍郎有同時郎坐事當詣刑作義默自表取其罪以此論司寇同臺郎覺之委位自上乞贖義罪順帝詔皆除刑義歸舉茂才讓於

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佯狂被髮走不應命鄉里爲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三府同時俱辟旋拜侍御史除南頓令卒官子授官至蒼梧太守

李咸

謝承後漢書李咸字元喜汝南西平人孤特自立家貧母老常躬耕稼以奉養習魯詩春秋公羊傳三禮三府並辟司徒胡廣舉茂才除高密令政多奇異青州表其狀建寧三年自大鴻臚拜太尉自在相位約身率下儉食脫粟飯醬菜而已不與州郡交通刺史二千石歲記非公事不發省以老乞骸骨見許還所賜物乘傳歸牛車使子奭御晨發

京師百僚追送盈途不能得見家舊貧狹庶蔭草廬後漢書胡廣傳注

陳宣

謝承後漢書陳宣字子興沛國蕭人也剛猛性毅博學明魯詩遂王莽篡位隱處不仕光武卽位徵拜諫議大夫續漢書五行志注

李炳

謝承後漢書李炳字子然鄭人也篤行好學不羨榮祿習魯詩京氏易室家相待如賓州郡前後禮請不應舉茂材除名陵令不到官公車徵不行卒

蔡朗

蔡邕集蔡朗碑朗字仲明陳留圉人以魯詩教授生徒雲集莫不自遠並至元和元年徵拜博士遷河閒中尉琊琊王傅乃從經術之方示以柔謀之威率禮莫違其國用靖雖安國之輔梁孝仲舒之相江都靡以加焉年六十八永興六年卒

武榮

洪适隸釋漢武榮碑榮字含和治魯詩經旨說章句關幘傳講孝經論語漢書史記左氏國語廣[illegible]廢不貫綜久游太學藐然高厲汝南蔡府君察舉孝廉郎中遷執

金吾丞

喬樅謹案韋賢治魯詩事博士大江公傳子元成皆至丞相孫賞以詩授元帝至大司馬由是魯詩有韋氏學此碑云榮治魯詩經韋君章句者魯詩之有韋君章句史所未著惟見於是碑而已

魯峻

洪适隸釋漢魯峻碑峻字仲嚴山陽昌邑人治魯詩兼通顏氏春秋博覽羣書無物不栖學爲儒宗行爲士表舉孝廉除郎中謁者河內太守丞喪父如禮辟司徒府舉高第侍御史東郡頓邱令視事四年比蹤豹產化行如流遷九

江太守有黃霸名信臣在潁南之歌以公事去官爲司空王暢所舉徵拜議郎太尉長史御史中丞延熹七年拜司隸校尉董督京輦掌察羣寮繩糾舉大權然疏發彈糾五卿華夏祇肅遭母憂自乞服竟還拜屯騎校尉以病遜位閉門靜居琴書自娛年六十一熹平元年卒

喬樅謹案趙明誠金石錄云鄜道元注水經引戴延之西征記曰焦氏山北金鄉山有漢司隸校尉魯恭冢冢前有石祠四壁皆青石隱起自書契以來忠臣孝子貞婦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形像像邊皆刻石記之今墓與石室尚存惟此碑爲人毀置任城縣學矣

余嘗得石室所刻畫像與延之所記合又其他地理書如方輿志寰宇記之類皆作峻惟水經注誤轉寫爲恭爾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魯詩國風一

喬樅謹案史記儒林傳言魯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漢書藝文志載魯故二十五卷魯說二十八卷其卽申公之訓歟

史記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

求合韶武雅頌之音

太史公自敘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

又曰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

案史記敘傳自言講業齊魯之都子長宜習魯詩又儒林傳言韓嬰爲詩與齊魯閒殊似不深信韓氏且子長時詩惟魯立博士故史記所引詩皆魯說也

喬樅謹案全氏祖望云太史公嘗從孔安國問古文尚書安國爲魯詩者也史遷所傳當是魯詩喬樅今卽以史記證之其傳儒林首列申公叙申公弟子首數孔安國此太史公尊其師傳故特先之據是以斷史記所載詩必爲魯說無疑矣

補荀子勸學篇詩者中聲之所止也凡喬樅所增續者加補字別識之下倣此

補又儒效篇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詩言是其志也王之道一是矣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故風之所以爲不遂者取是以節之也小雅之所以爲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爲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頌之所以爲至者取是而通之也天下之道畢是矣鄉是者臧倍是者亡鄉是而不臧倍是而不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也

補又大略篇國風之好色也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小雅不以於汙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

喬樅謹案應劭風俗通義卷七云齊威宣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號曰列大夫是時孫卿善爲詩禮易春秋至襄王時而孫卿最爲老師齊尚循列大夫之缺而孫卿三爲祭酒焉漢書楚元王傳云王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劉向校錄孫卿書亦云

浮邱伯受業孫卿爲名儒據此是申公詩學出於
荀子荀書中說詩者大都爲魯詩故訓傳所本今
故綴之列於魯詩原其所自始也又案陸璣草木
疏末敘四家授受源流以毛詩爲傳自荀卿陸德
明釋文敘錄載徐整說以毛公爲傳自帛妙子上
溯及子夏又載或說一云荀卿授大毛公陸意似
以徐整說爲正徐亦吳太常卿與元恪同時先後
耳二說無從定其孰是而魯詩授受源流則漢書
章然可攷也

補淮南王離騷傳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
亂

喬樅謹案淮南此語與荀子大意畧同司馬子長
作屈原列傳即用淮南王語蓋皆述魯詩之義也

補淮南氾論訓王道缺而詩作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
作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

補又詮言訓詩之失僻○高誘注詩者衰世之風也故
邪而以之正小人失其正則入於邪

喬樅謹案此與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及儒林敘傳
說合據王充論衡引詩家曰周衰而詩作則知淮
南之語本諸魯詩也

補又說山訓欲學謌謳者必先歌羽樂風○高誘注天
理性情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樂風者上以風化下下
以風刺上故曰風也

後漢書魯丕疏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不
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
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
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
義覽詩人之旨意察雅頌之終始明舜禹皐陶之所戒
顯周公箕子之所陳觀乎人文化成天下毋令芻蕘以
言得罪

喬樅謹案魯詩遺說攷 卷一 四

漢書儒林傳

周南
關雎

補何晏論語集解孔安國曰關雎樂而不至淫哀而不
至傷言其和也

喬樅謹案孔安國從申公受詩爲博士至臨淮太
守見史記儒林傳則所說詩義皆本於申公訓故
也

史記外戚世家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

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耳之興也以塗山而箋之亡也以妹喜殷之興也以有娀氏之興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詩始關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

又十二諸侯年表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

又儒林傳叙周室衰而關雎作

漢書杜欽上疏曰后妃之制天壽治亂存亡之端也是以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廢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故詠淑女冀以配上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李奇曰后夫人鷄鳴佩玉

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歌而傷之○臣瓚曰此魯詩也

案據李奇臣瓚注知杜欽習魯詩

劉向列女傳三百古聖王必正妃匹妃匹正則興不正則亂憂之興也以塗山亡也以妹喜殷之興也以有娀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太姒亡也以褒姒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關雎豫見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雎鳩之鳥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夫男女之盛合之以禮則父子生焉君臣成焉故爲萬物始魏曲沃負荷○贊貞節曰其夫人晏出故作關雎之歌以感誨之文選後漢書皇后紀論注

案劉中壘列女傳皆魯詩

喬樅謹案漢書楚元王傳元王少時嘗與申公受詩於浮邱伯王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元王亦次之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元王詩世或有之向爲元王子休侯富會孫本傳雖不言其習魯詩然漢人最重家學知向所述必出於魯詩也又漢書藝文志云成帝詔向校經傳諸子詩賦向卒哀帝復使向子歆卒父業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畧今刪其要以備篇籍是志所載皆採七畧之文其於三家詩言魯最爲近之益足證劉氏治詩之爲守其家學矣

又謹案列女傳夫人晏出朝句郝懿行安人王氏補注云夫人二字衍文也文選李善注引無之喬樅攷文選後漢書皇后紀論注引虞貞節曰其夫人晏出則傳本有夫人二字非衍文也列女傳古有曹大家綦毋邃虞貞節注今皆不傳李善所引虞貞節語即虞注列女傳之文又李善注引列女傳關雎豫見而今本列女傳作關雎起興與選注亦異王氏念孫曰作豫見者是也漢書杜欽傳贊言關雎見微後漢書楊賜傳言關雎見幾即此所

謂豫見也今本作起興者後人不曉魯詩之義而
妄改之耳王氏詩攷引列女傳倘作豫見
揚雄法言孝至篇周旦之時須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
習治也故習治則僞始亂也
案揚子以關雎爲康王時作亦魯詩說
王充論衡謝短篇詩家曰周衰而詩作蓋康王時也康
王德缺於房大臣刺晏故詩作
案論衡述詩家關雎說亦據魯詩
喬樅謹案論衡非篇言詩家獨舉魯申公是仲
任治魯詩之明證

袁宏後漢紀楊賜上書曰昔周康王承文王之盛一朝
晏起夫人不鳴璜宮門不擊柝關雎之人見幾而作
後漢書楊賜傳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注曰
此事見魯詩今亡失矣
案楊賜與蔡邕同定石經魯詩
張超誚青衣賦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
道感彼關雎性不雙侶願得周公配以窈窕防微消漸
誚諭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古文苑
喬樅謹案此以關雎爲畢公作與論衡大臣刺晏
之語相合蓋魯詩所傳如此超字子並河間人見
後漢書文苑傳與蔡中郎同時又案路史高辛紀
云康王一晏朝而暴公作關雎之詩以誚暴公是
畢公之誤羅泌之語即本此賦也

用漢書杜欽傳贊司馬幾乎關雎之見微
喬樅謹案孟堅關雎見微之語即楊賜所謂見幾
而作也
又張衡傳思元賦旦偉關雎之戒女
案平子用魯詩觀東京賦說斯干與劉向合是其明
驗也

關關雎鳩

補陸賈新語道基篇關雎以義鳴其雄
喬樅謹案陸賈時尚未有齊韓毛詩今採其說詩
者附於魯云

補淮南泰族訓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雌雄之不乘居也

喬樅謹案列女傳云夫雎鳩之鳥猶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也淮南云云卽此義亦用魯詩也今本淮南子作不乘居也乘乃乘字之譌高郵王氏讀書雜志云羅願爾雅翼引此已誤案淮南說林云鶺鳥不雙義與此同張超誚青衣賦云感彼關雎性不雙侶厥雅曰乘耦雙匹二也不乘耦者卽不雙侶之謂也

補揚雄按獵賦王雎關關會詩遺說攷　卷一　一

補張衡思元賦雎鳩相和窈窕淑女君子好仇

補列女傳一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賢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也湯妃有娀傳

喬樅謹案此義與毛傳異鄭箋云言善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之怨卽本魯詩據此知鄭用魯詩故與叔師說合毛詩釋文引王肅云善心曰窈善容曰窕又張揖廣雅云窈窕好也皆本魯詩說

補爾雅釋故仇匹也○李巡注仇怨之匹也怨耦曰仇一切經音義○郭璞注詩曰君子好仇

喬樅謹案臧鏞堂云爾雅所說詩字訓義皆魯詩據釋故陽子也出魯詩陽如之何此爾雅是魯詩之明驗故舊注所引並用魯詩舊注亦多承用漢人舊義若犍爲舍人劉歆樊光李巡等注

徵引詩經皆魯今文往往與毛氏異郭注沿襲其
文如射厭也引詩服之無射盱憂也引詩云何盱
矣祇福也引詩祇福康矣皆與毛氏顯異而陽子
也注稱述魯詩證之無射盱憂也引詩山有臺與石經魯詩
合尤其確證君子好仇毛詩作逑齊詩同魯作仇
詩正義引孫炎爾雅注云相求之匹或疑孫本爾
雅作逑宇今詳正義下文云詩本作逑爾雅多作
仇則知孫注雖訓異而字仍同也

左右流之

郝爾雅釋故左右勱也○郭璞曰勱詩曰左右

流之

喬樅謹案勱字卽勱之省許氏說文云勱助也

寤寐思服

郝爾雅釋故服事也○郭璞曰見詩

喬樅謹案毛詩作悁攷禮記緇衣釋文儀禮鄉
飲酒注燕禮注釋文俱云葛覃本亦作覃知覃字
爲三家今文也高誘淮南原道訓注潤讀爲覃之
覃又溥讀葛覃之覃字皆不從艸高氏亦用魯詩
疑覃字是後人順毛改之

黃鳥于飛集于灌木

高誘呂覽仲春紀注倉庚爾雅曰商庚黎黃楚雀也秦
人謂之黃離齊人謂之搏黍謂之黃鳥詩曰黃鳥
于飛集于灌木是也

案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商庚戚歌頌風之詩與後漢書

馬融傳注引說苑合又以鹿鳴爲刺上之作與蔡邕琴操合是其用魯詩說之證

(補)爾雅釋木灌木叢木○郭璞注詩曰集于灌木

喬樅謹案爾雅釋文樹木字又作灌下木叢生爲樹釋文同據陸本則注引詩當亦作集于樹木郭用舊注魯詩之文故字同作樹與毛詩異或本爾雅及高誘呂覽注作灌木者是後人依毛詩改字也

其鳴喈喈

(補)王逸楚詞九思曰鶴鳴兮喈喈

魯詩遺說攷 卷一 一

是刈是濩爲絺爲綌

(補)爾雅釋訓是刈是濩濩煮之也此從釋文本○舍人曰是刈刈取之是濩煮治之○孫炎曰葛以爲絺綌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爾雅釋文是又本亦作刈攷說文又部氒行云刈與濩配並是器名故齊語云挾其槍刈耨鎛鎒諸注刈鎌也方言云刈鉤說文鉤作劊云鎌也然則刈者發草之器因而亦名發草爲刈也又濩字爾雅釋文云又作擭或从刀作刈郝氏懿行云刈與濩配並是器名故齊語云挾其槍刈耨鎛鎒諸注刈鎌也方言又出於魏應所以本書稱詩傳皆魯故也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

(補)王逸楚詞招魂注射厭也詩曰服之無射

魯詩遺說攷 卷一 一

百虎通嫁娶篇婦人所以有師者何學事人之道也詩曰言告師氏言告言歸

曰言告師氏言告言歸

案班固撰白虎通義多採魯詩說其以魯爲主者以當時會議諸儒如魯恭魏應皆習魯詩而承制問難又出於魏應所以本書稱詩傳皆魯故也

歸寧父母

(補)何休公羊傳解詁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惟自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寧○徐彥曰自從也言從大夫妻以下卽詩云歸寧父母是也案詩是后妃之事而云大夫妻者何氏不信毛叙故也

喬樅謹案據此諸侯夫人無歸寧禮則不以喬

為后妃之事與蔡邕說合邵公所述蓋出於魯詩
故知者以隱五年解詁稱魯詩傳又桓四年解詁
言君於臣有不名者五諸父兄不名引詩王曰叔
父與白虎通王者不臣篇引詩說合僖四年解詁
言周公黜陟之事引詩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與白
虎通巡狩篇引詩說合定八年解詁言璋爲郊事
天之玉引詩奉璋峩峩髦士攸宜與爾雅釋訓舍
人注引詩說合是其用魯詩之明証也

卷耳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魯詩遺說攷 卷一 十五

補 荀子解蔽篇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之周行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楊倞曰采易得之物寘易滿之器以懷人寘周行之心貳之則不能滿況乎難得之正道而可以他術貳之乎

喬樅謹案申公之學出於荀子魯詩卷耳之說當本此義以淮南高註證之益可見也寘之淮南子引詩仍作寘彼與毛詩同

補 淮南俶真訓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以言暴遽世也○高誘曰詩周南卷耳篇也言

云何盱矣

補〕爾雅釋言履祿也○郭璞注詩曰云何盱矣

喬樅謹案盱毛詩作吁傳云憂也郭注所引字與毛殊是據舊注魯詩之文釋文又云盱本或作忺吁盱疑皆忺之假借

南有樛木

葛藟纍之

〔劉向楚詞九嘆曰葛藟纍於桂樹兮○王逸注藟巨荒也蘗緣也詩曰葛藟纍之

喬樅謹案毛詩正義引陸璣云藟一名巨荒似燕

奧亦延蔓生葉艾白色其子赤亦可食酢而不美

陸德明釋文引同巨荒今本並誤作巨蔑易困卦釋文蔑作荒不誤又多幽州謂之藨藟句疏鏞堂曰宋槧纂傳本誤作藨傳文作荒不誤

魯齊韓毛四家詩授受四篇則雖以毛爲主爲之據元恪草木疏末著解蓋據齊詩

作疏而實兼取三家之說故釋葛藟與叔師所述

魯訓合也又案高注呂氏春秋季春紀纍牛云纍讀如詩葛纍之纍注淮南時則訓引詩同

喬樅謹案高誘注淮南時則訓引詩葛纍之纍當作讀如詩

藟之藟誘用魯詩讀如詩葛藟纍之纍一注文並脫誤

福履將之

補〕爾雅釋言履祿也○郭璞注詩曰福履將之

鍾斯

宜爾子孫慪慪兮

補〕尒疋釋訓慪慪戒也

喬樅謹案尒疋釋文緜緜本或作慪同食蒸反作慪者魯詩之文也慪慪與兢兢義並訓戒字當作慪爲正毛詩傳云緜緜戒慎也蓋古文以緜爲慪之假借韓詩外傳九詩曰宜爾子孫緜緜兮言賢母使子賢也亦取戒慎之義與魯毛說同漢書禮樂志緜緜意變注引孟康曰緜緜衆多也則爲一

解蓋據齊詩

兎罝

肅肅兎罝椓之丁丁

補〕列女傳二天安貧賤而不怠於道者惟至德能之詩云肅肅兎罝椓之丁丁言不怠於道也楚接輿妻傳

補〕高誘呂覽季春紀注罝兎網也詩云肅肅兎罝

喬樅謹案高誘注淮南時則訓引詩同

補〕論衡宣漢篇猶守株待兎之踆藏身破罝之路也

補〕趙岐孟子章指兎罝窮處

喬樅謹案邪邪以小弁詩爲伯奇作與王充論衡

合以文王詩殷士爲徵子與劉向疏及白虎通合
是用魯詩之驗此兎罝詩毛序以爲后妃之化賢
人衆多今攷文選袒溫庭讌元彥表兎罝絶智於
中林五臣注劉良曰詩曰肅肅兎罝喻殷紂之賢
人退處山林猶禽獸而食之劉說當本韓詩唐惟
韓詩尚存也又墜子尚賢篇文王舉閎夭泰顚于
罝網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是此詩卽賦閎夭泰顚
事三家詩說當必有據邠卿用魯詩而兎罝窮處
之語與劉向合則知魯說與韓詩同義矣

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說苑復思篇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濟濟多士文王
以益人君胡可不務愛士乎

案說苑新序出劉向凡所引詩當亦從魯

補昌覽報更篇詩云赳赳武夫公侯扞城高誘注言其
賢可爲公侯扞難其城落也

喬樅謹案此魯說也白虎通曰天子曰崇城言崇
高也諸侯曰干城言不敢自專禦於天子也訓干
爲禦與此扞難之義合

肅肅兎罝施于中林

補徐幹中論法象篇人性之所簡也存乎閑微人情之
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
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愼幽微詩
云肅肅兎罝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

喬樅謹案徐幹說兎罝詩亦本魯詩之義

芣苢

列女傳四蔡人之妻宋人之女也旣嫁於蔡而夫有惡
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
之適人之道壹與之醜終身不改不幸過惡疾不改其
意且夫采采芣苢之草雖其臭惡猶將始於將采之終
於懷擷之浸以益親況於夫婦之道乎彼無大故又不

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其母乃作芣苢之詩君子曰宋
女之意甚貞而壹也○頌曰宋女貞慤持心不傾（喬樅案舊
誤作願王安人補注云當作傾與下韵）夫有惡疾意猶一精母勤去歸作
詩不聽後人美之以爲順貞

喬樅謹案文選辨命論注及御覽七百四十引韓
詩以芣苢爲傷夫有惡疾也是韓說與魯詩同毛
詩序云芣苢后妃之美也別爲一義異於魯韓

漢廣

漢有游女不可求思

補劉向列仙傳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遊於江

漢之潛逢鄭交甫見而悅之不知其神人也謂其僕曰我欲下請其佩僕曰此間之人皆習於辭不得恐罹悔焉交甫不聽遂下與之言曰二女勞矣二女曰客子有勞妾何勞之有交甫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笥令附漢水將流而下我遵其傍采其芝而茹之以知吾爲不遜也願請子之佩二女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笥令附漢水順流而下我遵其傍采其芝而茹之遂手解佩與交甫交甫悅受而懷之中當心趨去數十步視佩空懷無佩顧二女忽然不見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列仙傳所載與文選注張平子南都賦江文通江賦張景陽七命注並引初學記卷七及太平御覽六十二又八百二所引韓詩內外傳略同說文魄字下亦引韓詩內傳曰鄭交甫逢二女魄服蓋魯韓兩家於漢有游女之詩竝舉此事爲証也楊雄羽獵賦漢女水嬉應劭云漢女鄭交甫所逢二女也子雲說闕雖用魯詩可見此亦魯說又吳淑事類賦引列仙傳云鄭交甫至漢皋臺下見二女佩兩珠大如荊雞卵二女解與之既行反顧二女不見佩珠亦失而之楚有緡綸五兩非敢以當子之身也願法之水旁處子曰行客之人嗟然永久分其資財棄於野鄙妾年甚

都賦言游女弄珠於漢皋之曲是其証也又案文選琴賦注引列女傳游女漢水神鄭大夫交甫於漢皋見之聘之橘柚列女傳疑是列仙傳之誤

補列女傳六阿谷處女者阿谷之隧浣者也孔子南遊過阿谷之隧見處子佩瑱太平御覽引瑱作璜半璧也當从御覽而浣孔子謂子貢曰彼浣者其可與言乎抽觴以授子貢曰爲之辭以觀其志子貢曰我北鄙之人也自北往南將欲之楚逢天之暑我心譚譚郝氏懿行曰譚譚借音耳說文燂火熱也作燂是願乞一飲以伏我心處子曰阿谷之隧隱曲之地安王人補注曰韓詩外傳地作汜此誤其水一清一濁流入於海欲欲則欲

何問乎婢子授補注曰授乃受字之誤子貢觴迎流而挹之棄之從流而挹之滿而溢之跪置沙上曰禮不親授子貢還報其辭孔子曰丘已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爲之辭子貢往曰閤者閽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拂不腐私復我心有琴無軫願借子調其音處子曰我鄙野之人也陋固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報孔子孔子曰丘已知之矣過賢則賓抽綸裕五兩以授子貢曰爲之辭子貢往曰吾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有綸裕五兩非敢以當子之身也願法之水旁處子曰行客之人嗟然永久分其資財棄於野鄙妾年甚

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命竊有狂夫名之者矣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曰丘已知之矣斯婦人達於人情而知禮詩云南有喬木不可休息補注曰韓詩外傳息作思此魯詩也當與韓詩同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張衡南都賦游女弄珠於漢皐之曲

補王逸楚詞九思曰周徘徊兮漢渚求水神兮靈女

補陳琳神女賦曰贊皇師以南假濟漢水之清流感詩人之攸嘆想神女之所游

喬樅謹案此亦皆用魯韓詩說

補許愼說文水部兼水長也引詩曰江之永矣說文多喬樅謹案說文永長也詩曰江之永矣說文多以毛爲主而閒亦兼載三家義攷韓詩宇作漾見文選登樓賦注所引薛君章句則此作羕者是魯詩也爾雅釋詁曰羕長也說與此同卽釋魯詩江之羕矣郭注乃云羕所未詳何其疏漏乎

汝墳

列女傳二周南之妻者周南大夫之妻也大夫受命平治水土過時不來妻恐其懈於王事蓋與其鄰人陳素所與大夫言國家多難惟勉強之無有譴怒遺父母憂昔舜耕於歷山漁於雷澤陶於河濱非舜之事而舜爲之者爲養父母也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親操井臼不擇妻而娶故父母在當與時小同無虧大義不罹患害而已夫鳳鳥不離於蔚羅麒麟不入於陷穽蛟龍不及

於枯澤烏獄之智猶知避害而汝於人乎生於亂世不得道理而迪於暴虐不得行義然而仕者爲父母在也乃作詩曰魴魚赬尾王室如毀雖則如毀父母孔邇蓋不得已也君子是以知周南之妻而能匡夫也王安人補注云案而迪於暴虐而能匡夫也上文害字凡兩見是其証矣也兩字疑皆衍文○頌曰周大夫妻夫出治土維戒無怠勉爲父母凡事違周爲親之在作詩魴魚以救君子王氏念孫云周當爲害上文害字凡兩見是其証隸書害字或作㝵與周相似又涉上文周而誤

喬樅謹案魯詩王室多難如將毀斁缺不堅完也又案毛詩但言婦人閔其君子不亦宜乎王安人補注以爲如毀者言王室多難如將毀斁缺不堅完也又案毛詩但言婦人閔其君子不亦宜乎不言爲如毀者而王安人補注以爲如毀者言王室多難如將毀斁缺不堅完也又案毛詩但言婦人閔其君子不亦宜乎王安人補注以爲如毀者言王室多難如將毀斁缺不堅完也又案毛詩但言婦人閔其君子不亦宜乎

序言爲大夫傷箋皆然而正義引王肅曰當紂之時大夫行役王基曰汝墳之大夫久而不歸樂詳之地亦以類言之下又云遊水厓水草交爲涓皆馬昭孔晁孫毓等皆云大夫蓋本魯詩也

遵彼汝墳

王逸楚詞九章注汝水中高者爲墳詩云遵彼汝墳

爾雅釋地汝有墳○李巡曰汝旁有肥美之地名

喬樅謹案墳爲汝旁地名攷史記高祖功臣年表汝陰爲夏侯封國漢書地理志汝陰注莽曰汝墳續漢書郡國志汝陰注云地道紀有陶邱鄉詩所謂汝墳也水旁之地多肥美者周官大司徒辨五地之物生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鄭君釋墳爲水厓以介物爲龜鼈之屬水居陸生者是墳衍皆指水旁之地而言高者曰墳平者爲衍也墳濱古字通用然詩汝墳字不作濱也郭璞爾雅注於汝爲濱下引詩曰遵彼汝濱其說非是據釋文云濱字林作涓衆爾雅本皆作涓則濱乃譌字耳釋水上言汝爲涓此大水溢出別爲小水之名故與河爲灑江爲沱諸別出之水以類言之下言汝有墳此汝旁肥美之地名故與江有沱河有灑諸水旁之地亦以類言之下又云遊水厓水草交爲涓皆指水旁之地也李巡於江有沱注云江溢出流爲沱則於汝爲涓下注亦當然是分辨二者極爲明晰自景純本涓譌爲濱遂誤仍詩之汝墳郎爾雅之汝爲濱而引詩以實之又於下文江有沱河有灑汝有墳注云此故上水別出耳所作者重見郝道元水經注本之以誤沿誤後人疑義紛起或執其說釋詩之遵彼汝墳爲爾雅別出之水或糾其失謂爾雅之汝爲濱爲景純私改之本而不知釋水之文前後別言判然各異李巡之注彼此異解昭然無疑也魏晉以來解經好自立說淹沒前義

使古注善本淪喪無存如王弼注周易而孟京荀虞諸家之注廢梅賾作孔傳而伏賈鄭王諸家之注廢爾雅注廢杜預注左傳而賈鄭馬服諸家之注廢爾雅自景純注出而舍人樊光李巡孫炎之注亦廢矣若此之類不一而足幸而百家引述其佚時見於他說所謂存什一於千百者則片詞隻字其猶貴宜何如也

怒焉且飢

蔡邕青衣賦思爾念爾怒焉且飢

案且飢當是且飢之譌且飢猶朝飢也

魯詩遺說攷 卷一 三

喬樅謹案爾雅釋故云怒思也舍人曰志而不得之思也釋言云怒飢也李巡曰怒宿不食之飢也皆本魯詩之訓

麟趾

麟之定

補爾雅釋言定題也○郭璞曰題額也詩曰麟之定

喬樅謹案定傳訓義同尒疋釋文定字又作定注同定者定之假借毛古文作定三家當俱作定也

麟之角振振公族

補何休公羊傳解詁麟似麞一角而戴肉設武備而不爲害所以爲仁也詩云麟之角振振公族是也哀公十五年

名南

鵲巢

補蔡邕琴操古琴曲有歌詩五曲一曰鹿鳴二曰伐檀三曰騶虞四曰鵲巢五曰白駒太平御覽五百七十八

喬樅謹案今琴操鵲巢亡闕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

補新序雜事篇虎豹之居也厭闇而近人故得魚鼈之居也厭深而之淺故得諸侯厭衆而亡其國詩云維鵲

魯詩遺說攷 卷一 四

有巢維鳩居之

采蘩

補潛夫論班祿篇背宗族而采蘩怨

喬樅謹案潛夫論以鹿鳴爲刺詩與司馬遷史記年表蔡邕琴操高誘淮南注並合又以行葦爲咏公劉詩亦與劉向列女傳合是其用魯詩之明証然則此以采蘩爲怨詩者當亦據魯說也

公侯之宮

補蔡邕獨斷廟寢總謂之宮詩云公侯之宮

草蟲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

補爾雅釋蟲舍人曰蟋蟀一名促織一名趯趯阜螽○郭璞曰詩曰喓喓草蟲趯趯阜螽負蠜也蟲謂常羊也又曰趯趯阜螽

憂心惙惙

王逸楚詞九歌注惙惙憂心貌

喬樅謹案毛詩憂心忡忡箋云忡忡猶衝衝也正釋此詩玫張有作惙惙者爾雅釋訓惙惙憂也正釋此詩玫張揖多用三家詩其釋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說苑君道篇孔子對魯哀公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

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也亦不能甚則百姓之疏之也如此哀公曰善哉吾我心則說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我心則說詩證惙爲悅是據魯詩之訓

采蘋

于以采蘋

補爾雅釋草萍蓱其大者蘋○郭璞注水中浮蓱江東謂之藻詩曰于以采蘋

甘棠

史記燕召公世家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甘棠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

補史記叙傳嘉甘棠之詩

補王褒講德論采詩以顯至德歌咏以董其文甘棠之風可倚而俟也

補喬樅孝子淵論申引傳曰詩人感而後思云云與說苑貴德篇引召南詩傳文合當亦習魯詩者李善文選注以爲樂緯動聲儀文時魯齊詩久亡故李善但據樂緯爲証耳

補魏源甘棠賦曰甘棠之惠

補潛夫論思貴篇周公東征後世追思召公甘棠人不忍伐見愛如是豈欲私昔之者哉

補又愛日篇郡伯設不忍煩民聽斷棠下而致刑錯

補論衡須頌篇宣王惠周詩頌其行召伯述職周歌棠樹

補淮南繆稱訓召公以桑蠶耕種之時弛獄出拘使百姓皆得反業修職

補高誘淮南氾論訓注召康公用理民物有甘棠之歌也

補魏劭風俗通義一曰召公奭與周同姓武王滅紂封名公于燕成王時入據三公出爲二伯自陝以西召公主之當農桑之時重爲所煩勞不舍鄙亭止於棠樹之下憲訟決獄百姓各得其所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補白虎通封公侯篇王者所以有二伯者分職而授政欲其亟成也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王逸楚詞九歎注甘棠杜也詩曰蔽芾甘棠思古篇

豎邑劉鎮南御頌徵清廿家名公聽訟周人勿剗我甥其樹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云勿翦韓詩作剗中郎用魯詩字當作翦與漢書劉歆廟議引同此作剗者蓋後人傳寫從韓詩改之耳又說苑及白虎通兩引詩明意後世稱誦

喬樅謹案以行露爲申女作魯詩之說較諸家爲詳

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見上

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補服虔曰古者一禮不備貞女不從詩曰雖速我訟亦不女從左傳宣元年正義引

喬樅謹案服說與劉申受合亦用魯詩之驗

羔羊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

漢書谷永上疏曰退食自公私門不開德配周召忠合

羔羊儒林傳

案谷永用魯詩以文三王傳引中壽及本傳引閻妻

定之

喬樅謹案漢書薛宣傳載谷永疏曰竊見少府宣材茂行絜達於從政有退食自公之節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舍公實之臣任虛華之譽是以越

職陳宜行能谷永疏舉羔羊詩大意以喻行潔與
韓詩章句言其德能稱潔白之性訓義正合是魯
韓說同

補王逸楚詞九思曰士莫志兮羔羊注曰言士貪鄙無有素絲五絃

補爾雅釋訓絲羔裘之縫也○孫炎曰絲縫之界域也

菱梅

菱有梅

補趙岐孟子章句詩曰莘有梅莘零落也

喬樅謹案漢書食貨志贊引孟子莘作菱注引鄭氏云菱音蓁有梅之蓁菱零落也說文叕部云叕物落上下相付也讀若詩摽有梅段氏玉裁注以毛詩摽字爲叕之假借孟子作莘者菱之字誤丁公著孟子音義云莘有梅韓詩也唐惟韓詩尚存故丁音義云然實則邠卿所引據魯詩文證此詩魯韓同作菱與毛氏文異蔡邕賦作摽梅亦後人順毛改字也

求我庶士

補蔡邕協和婚賦摽梅求其庶士

迫其謂之

補爾雅釋故謂勤也○郭璞注詩曰迫其謂之

小星

肅肅宵征

補王逸楚詞九歎注宵夜也詩云肅肅宵征

抱衾與幬

補爾雅釋訓幬謂之帳○郭璞曰今江東亦謂帳爲幬

喬樅謹案爾雅幬帳之訓正釋此詩幬字知魯詩作抱衾與幬也邢昺疏言幬與裯音義同然則鄭箋裯牀帳也之解與毛傳禪被義異蓋用魯訓又

案鄭志張逸問此箋不知何以易傳答曰今人名帳爲裯雖古無名被爲裯是裯帳之訓三家詩說皆同

寔命不猶

補爾雅釋言猷若也○郭璞注詩曰寔命不猶

喬樅謹案猷毛詩作猶若也訓義亦同

野有死麕

補爾雅釋獸麕牡麇牝麇其子麌其跡解絶有力研有女懷春

補淮南繆稱訓春女思秋士悲而知物化矣○高誘曰

春女感陽則思秋士感陰則悲

(通)張衡思元賦處子懷春

林有樸樕

(通)爾雅釋木樸樕心○(某氏曰)樸樕一名心毛詩正義

江河間以作柱○(孫炎曰)樸樕一名心

喬樅謹案樸樕材中作柱則非小木矣某氏用魯詩故與毛異訓今爾雅作樕樸那疏以爲傳寫之誤

無使尨也吠

(通)爾雅釋畜尨狗也○(郭璞注詩曰無使尨也吠)

魯詩遺說攷 卷一 三七

喬樅謹案無宋本作无字

何彼穠矣

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鄭元箋言)何彼穠矣箱曰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言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遣送之

案賈公彥儀禮士昏疏云詩注以爲王姬嫁時自乘其車箴膏肓云三家詩故與毛詩異

(魯說)云不同者彼取三家詩注以爲王姬嫁時自乘其車箴膏肓

之長曰吁嗟乎雖古之善爲人臣者亦若此而已

案賈太傅時惟有魯詩此所說騶虞詩即魯義也

補爾雅釋獸豕牝豝○郭璞注詩曰一發五豝

補說文豕部豝牝豕也一曰二歲能相把拏也詩曰一發五豝

喬樅謹案一毛詩作壹郭注爾雅所引與說文合皆據魯詩又說文豝字兼載二義其以豝爲豕二歲之名蓋齊韓說

魯詩傳曰古有梁騶梁騶者天子獵之田也文選魏都賦張載注又漢書班固傳注同

許慎五經異義今詩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

案此與賈誼新書以虞爲囿之司獸說合

補左思魏都賦邁梁鄒之所著

一發五豵

補爾雅釋獸豕生三豵

鄭志張逸問曰豕生三豵不知毋豕也豚也答曰豚也

過三以往猶謂之豵自三以上更無名也

喬樅謹案此魯說也與毛義異鄭君箋詩蓋據魯

以攻毛也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魯詩國風二

邶風

柏舟

列女傳四衛宣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寡願請同寡夫人曰惟夫婦同寡（八字據范氏詩補傳所引增入）終不聽衛君使人慰於齊兄弟齊兄弟皆欲與若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厄窮而不閔勞辱而不苟然後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然後可以濟難矣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其左右無賢臣皆順其君之意也君子美其貞壹故舉而列之於詩也○（頌曰）齊女嫁衛厥王城門公薨不反遂入三年後君欲同女終不渾作詩誡刺卒守死君

喬樅謹案衛宣夫人御覽四百四十一引作衛寡夫人額千里云列女傳寡字誤作宣王安人補注亦云此與魯詩陶嬰梁寡高行陳寡孝婦同作宣者形之誤耳說卦宣髮作寡髮亦其例補注又云據魯詩說女以不聽同寡之言至於兄弟靚怒羣小見侮石席盟心摽擗悲吟覩其摘詞終託奮飛乃知此女遂終於衛而不復歸良足悕已

汎彼柏舟

（楊雄逐貧賦）汎彼柏舟

炯炯不寐如有隱憂

（楚詞遠遊曰）夜炯炯而不寐兮○（王逸注）憂以愁戚目不眠也詩云炯炯不寐又（楚詞九章注）隱憂也詩曰如有隱憂（通典）嚴忌楚詞哀時命曰）夜炯炯而不寐兮懷隱憂而歷茲○（王逸注）言已中心愁怛目爲炯炯而不能眠如遭大憂常懷戚戚

喬樅謹案李善文選注引韓詩耿耿不寐如有殷憂（見陸士衡歎逝賦注）此作炯炯者魯詩與韓文異也臧鏞堂曰楚詞遠遊本亦作耿耿案叔師注云目不眠正釋炯炯字義而即引詩炯炯不寐證之舊校云耿一作炯作炯者是也今注作耿耿不寐此乃後人據毛詩所改而遂以毛傳云耿耿不寐此乃後人據毛詩所改而遂以毛傳語竄入非王注本文哀時命仍作炯炯不寐可證也又隱憂一作殷憂洪興祖補注云隱痛也殷大

也注言大憂疑作殷者是喬樓謂隱字亦得訓大劉向楚詞九歎曰帶隱虹之透迤叔師云隱大也是其顯證大憂二字叔師注往往用之故靈懷篇心蛩蛩而懷顧兮注亦言己心中蛩蛩常懷大憂也九章悲廻風云孰能思而不隱兮叔師注引詩如有隱憂與呂氏春秋高注所引同則以殷隱二字音義並通也

補 高誘呂覽貴生篇注隱幽也詩曰如有隱憂

補 又淮南說山訓注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

喬樓謹案高注淮南引詩耿耿當作炯炯此後人傳寫妄改之下又引詩寤寐無爲展轉伏枕此陳風澤陂詩文今本淮南注作展轉伏枕寤寐咏嘆皆傳寫者顛倒錯誤也

不可以茹

補 爾雅釋言茹度也○郭璞曰測度也詩曰不可以茹

喬樓謹案毛詩與尒疋訓同馬瑞辰曰茹訓食爲本義訓度者如之假借釋詁如謀也謀亦度也自此彼亦曰如以此度彼如矢書如五器卽度也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彼曰如以此度彼亦曰如矢書如五器卽度也

補 又曰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守節不移雖有湯鑊之誅而不懼也尊官顯位而不榮也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

喬樓謹案列女傳四衛宗二順篇又引詩我心匪石二句文同

漢書劉向上封事曰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

篤也

補 說苑立節篇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言不失已也能不失已然後可與濟難矣此士君子所以越衆也

補 新序節士篇原憲居魯環堵之室匡坐而絃歌子貢往見之原憲冠桑葉冠杖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衽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噫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爲學以爲人教以

爲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子貢逡巡而去原憲曳杖拖屨行歌商頌而反聲滿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志者忘身身且不愛孰能累之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

補 又曰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守節不移雖有湯鑊之誅而不懼也尊官顯位而不榮也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

喬樓謹案列女傳四衛宗二順篇又引詩我心匪石二句文同

補潛夫論斷訟篇貞女不二心以數變故有匪石之詩不枉行以遭憂故美歸甯之志

補王逸楚詞九辨注我心匪石不變轉也執履忠信不離咎也

補湛方生貞女解曰志存匪石之固（藝文類聚卷十八）

喬樅謹案湛方生晉時人貞女解引用栢舟詩語是據魯說故與毛義異

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補新書容經夫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富不可爲量多不可爲數故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

喬樅謹案容經言威儀不可選與毛傳訓義同

也棣棣富也不可選衆也言接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品事之各有容志也

補漢書韋元成傳儀服此恭棣棣其則○李奇曰棣棣善威儀也詩曰威儀棣棣

補朱穆絕交論詩云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喬樅謹案朱穆以伐木爲刺詩與蔡邕說合蓋亦用魯詩王氏詩攷載朱穆絕交論引詩作不可算蓋所見本有不同也今本後漢書注引仍作選字蓋所見本有不同耳選算雙聲古文通用論語何足算漢書作選可証也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

補荀子宥坐篇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

漢書劉向上封事曰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

喬樅謹案說苑至公篇引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悄悄二句文同

補趙岐孟子章句十四詩邶風栢舟之篇曰憂心悄悄憂在心也慍于羣小怨小人聚而非議賢者也

喬樅謹案邠卿訓慍爲怨毛傳訓慍爲怒馬瑞辰曰毛傳慍怒也怒當作怨正義云怨此羣小人在

於君側又云我受小人侵侮故怨之也皆以怨釋慍是正義所據毛傳原作慍怨也之証倉頡篇慍恨也韓詩慍恚也恨恚皆怨也今釋文及正義本毛傳皆作怒蓋怨字形近之譌論語鄭注慍怨也何晏集解誤怒綿詩正義及一切經音義並引說文慍怨也今二徐本亦誤作怒喬樅謂毛傳慍怒也與韓詩慍恚也其義相同說文云恚怒也怒恚也二篆互訓是其義同之証綿傳曰慍恚也正義云有怨者必怒之故以慍爲恚此即六書轉注之義釋文慍下云怒也容或陸孔本不同未可以慍

訓怒爲字之誤也

蔡邕司空臨晉侯楊公碑憂慍悄悄

遘愍既多

〔王逸楚詞哀時命注〕遘遇也詩曰遘愍既多

喬樅謹案楊雄高誘竝用魯詩而於此篇皆作靚閔與魯詩文異愍今本

楚詞章句作閔一作愍作愍者是也又閔一作愍

漢書王商傳贊遘閔既多是用魯詩定緑衣爲愍以行誦卽用此詩

義獨異疑本之齊詩據禮家師說爲解也

作遘愍班固幽通賦云考遘愍以行誦

語班用齊詩然則齊魯文同矣

寤辟有摽

〔爾雅釋訓〕辟拊心也○郭璞曰謂椎胸也

喬樅謹案辟卽擗之假借馬融笛賦云捐觿擗摽

張景陽七命云棄餐爲之擗摽卽用詩語字皆作

擗古今文之異耳爾雅釋文云辟宜作擗詩曰寤

擗有摽又毛詩釋文云辟本亦作擘玉篇手部引

詩正作寤擗有摽可証也陸氏所引蓋据韓詩又

說文云晤明也引詩晤辟有摽亦三家之異文

〔補〕王褒九懷思忠篇寤辟摽分永思

不能奮飛

〔張衡思元賦〕悒悁悁忼不飛

緑衣

〔補〕法言吾子篇緑衣三百色如之何矣紵絮三千寒如之何矣

〔補〕高誘淮南精神訓注〕逐讀詩緑衣之緑

喬樅謹案楊雄高誘竝用魯詩而於此篇皆作緑

衣是魯與毛同鄭君箋詩定緑衣爲稼衣之誤其

義獨異疑本之齊詩據禮家師說爲解也

〔補〕列女傳八班婕妤賦緑衣兮白華自古兮有之

燕燕

〔列女傳一〕衛姑定姜者衛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

子既娶而死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定姜歸其婦自送

之至於野恩愛哀思悲以感慟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

賦詩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

弗及泣涕如雨送去歸泣而望之又作詩曰先君之思

以畜寡人君子謂定姜爲恩姑過而之厚○〔頌曰〕衛姑

定姜送歸作詩思愛恣惠泣而望之 毋儀傳

案坊記引此詩先君之思以畜寡人鄭君注云高孝

也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詩言獻公當思先君定

公以孝於寡人釋文曰此是魯詩攷列女傳此詩爲

定姜送婦而作獻公無禮之事不涉作詩列女傳皆

用魯說顧與鄭君記注頗不合魯字疑誤

喬樅謹案鄭君禮記注多述齊詩說釋文魯字疑

齊之誤蓋此篇魯齊同以爲定姜之詩而說微異

魯說以爲送其婦歸而作詩齊以爲幷爲獻公無

禮而作詩也王氏詩攷以此記注收入魯詩然則

王所見釋文本已誤作魯矣說詳齊詩遺說攷

遠于將之

補爾雅釋言將送也○孫炎曰將行之送也毛詩正義○郭璞曰詩曰遠于將之

喬樅謹案毛傳訓將爲行鄭箋云將亦送也蓋用

魯義申毛

行立以泣

補王逸楚詞離騷注行立貌詩曰行立以泣大司命注引作彷立

其心塞淵

蔡邕崔夫人誄塞淵其心

先君之思以斉寡人見前列女傳

喬樅謹案斉毛詩作嘉與孝好皆雙聲同在曉母

段借馬瑞辰曰古斉字與孝字通孝者斉也孝經援神契云庶

故同義禮記祭統云孝者斉也釋名云孝好

人行孝曰斉孟子云斉者好君也釋名云孝好

也愛好父母如所悅好也斉與孝古皆讀若朽好

讀若丑故音近而義同善父母爲孝凡通言善亦

曰孝故孝又爲愛好之通稱以斉寡人猶云以好

寡人耳

日月

列女傳七宣姜者齊侯之女衛宣公之夫人也初宣公

夫人夷姜生伋子以爲太子又娶於齊曰宣姜生壽及

朔夷姜既死宣姜欲立壽乃與壽弟朔謀構伋子公使

伋子之齊宣姜乃陰使力士待之界上而殺之曰有四

馬白旄至者必要殺之壽聞之以告太子曰太子其避

之伋子曰不可夫棄父之命則惡用子也壽度太子必

行乃與太子飲奪之旄而行盜殺之伋子醒求旄不得

遽往追之壽已死矣伋子痛壽爲己死乃謂盜曰所欲

殺者乃我也此何罪請殺我盜又殺之二子既死朔遂

立爲太子宣公薨朔立是爲惠公竟終無後亂及五世

至獻公而後甯詩云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此篇魯詩之說與毛詩異而於史記敘

衛事爲合衛世家云初宣公愛夫人夷姜生子伋

以爲太子爲取齊女未入室而宣公見所欲爲太

子婦者好說而自取之更爲太子取他女宣公得

齊女生子壽子朔太子伋母死宣公正夫人與朔共讒惡太子伋宣公自以其奪太子妻也心惡太子及聞其惡大怒乃使太子伋於齊而令盜遮界上殺之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白旄者殺之且行壽知之乃謂太子曰毋行太子不可壽乃盜其白旄而先馳至界界盜見其驗卽殺之已死而太子伋至謂盜曰所當殺乃我也盜幷殺太子伋而立壽也使新序云壽之母與朔謀欲殺太子伋而立壽也使伋之齊將使盜兒載旌要而殺之壽止伋伋不可詩竊伋旌以先行幾及齊矣盜見而殺之伋至見

壽之死痛其代己死涕泣悲哀送載其屍還至境而自殺兄弟俱死故君子義此二人而傷宣公之聽讒也語與列女傳大畧相同蓋皆本於魯詩惟以伋爲至境而自殺與史記列女傳微異所傳聞異詞耳傳言亂及五世王安人補注以爲五當作三字之誤也三世謂宣惠懿又謂以傳言四馬白旄推之干旄之詩疑卽爲此事而作白旄取易於別識以詩云素絲故知爲白旄浚衛界上邑姜使力士待伋之地殊忠順貌殊子謂伋子舅與也言彼四馬白旄忠順之子何故以此與之深痛惜之

辭也補注語亦有據存之以備一說

報我不遹

爾雅釋訓不遹不蹟也○郭璞曰言不循軌迹也

案爾雅釋文不遹古述字又釋言遹述也釋文引孫炎曰遹古述字爾雅以不蹟釋不遹卽訓此詩之報我不述而陸氏於不蹟下誤引汚水詩之念彼不蹟非是

喬樅謹案毛傳述循也說文述字亦訓爲循尒疋釋詁遹循也訓義並同故郭注尒疋解不蹟爲不循軌迹也

終風

謔浪笑敖

爾雅釋故謔浪笑敖戲謔也○舍人曰謔戲謔也浪意朗也笑心樂也敖意舒也戲笑邪戲謔笑之貌也○郭璞曰謂調戲也見詩

喬樅謹案舍人注蓋皆本於魯訓臧鏞堂云邢疏浪意朗也詩正義朗誤作萌邪戲也舊本上有笑字今按當衍喬樅謂笑字非衍也據邢疏戲笑邪戲謔笑之貌則邪戲也也字當爲衍文細玩舍人之注疑爾雅本作謔浪笑敖戲笑也故舍人以謔

釋作戲謔以戲笑釋爲邪戲謔笑之貌否則既訓謔爲戲謔矣胡又以謔訓作笑貌乎又攷說文謔戲也从言虐聲詩曰善戲謔兮漢書地理志伊共相謔注云戲言也皆不以謔爲笑之貌則舍人注邪戲謔笑之爲連文益明矣今本爾雅及諸所引皆誤矣作謔非也

惠然肯來

補鄭箋言惠順也肯可也○郭璞曰詩曰惠然肯來肯今通言

喬樅謹案釋文肯或作古肯字攷顧野王玉篇肯

可也詩曰惠然肯來疑是魯詩文作肯也

不曰有暱

王逸楚詞九歎注暱閑昧也詩云不曰有暱逢紛暱暱其陰

補蔡邕述行賦陰暱暱而不陽

喬樅謹案韓詩作洇傳訓暱也釋文云韓詩作洇君宣句曰壇壇天陰塵

氛氛亦暱也魯詩之文異毛而同於韓錢大昕曰案文選思

古讀氛如絪氛與洇音相近胡承珙曰案文選思

元賦儳眴兮反常閭注引蒼頡篇云眴視不明

也靈光殿賦目曖曖而喪精張載注云曖曖目不

正也是曖曖即眴眴洇之爲氛與此同例毛訓洇

爲暱暱以洇爲氛之假借耳

擊鼓

喬樅謹案史記衛世家莊公卒桓公立弟州吁驕奢桓公絀之州吁出奔十三年鄭伯弟段攻其兄不勝亡而州吁求與之友十六年州吁收聚衛亡人以襲殺桓公州吁自立爲衛君爲鄭伯弟段欲伐鄭請宋陳蔡與俱三國皆許州吁其言州吁爲叔段伐鄭事與左傳異疑擊鼓之詩即爲此而作太史公用魯詩魯說當然也

擊鼓其鏜

補風俗通義六鼓者鄂也春分之音也萬物鄂皮甲而

出故詞之鼓詩云擊鼓其鏜

于嗟闊兮

補呂覽盡數篇注闊大也遠也闊讀如詩云于嗟闊兮

喬樅謹案闊毛詩作洿洿傳訓遠也釋文云韓詩作

闊闊亦遠也魯詩之文異毛而同於韓錢大昕曰

古讀闊如絪闊與曖曖晏子

也靈光殿賦目曖曖而喪精張載注云曖曖目不

正也是曖曖即眴眴洇之爲氛與此同例毛訓洇

爲遠以洇爲闊之假借耳

凱風

趙岐孟子章句十二凱風亦孝子之詩言莫慰母心母心不悅也

案邠卿說小弁用魯詩此亦魯訓也

凱風自南

補爾雅釋天南風謂之凱風○李巡注南風長養萬物喜樂故曰凱風凱樂也毛詩正義○郭璞注詩曰凱風自南

補高誘呂覽有始篇注離氣所生曰凱風詩曰凱風自南

補趙岐孟子章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王逸楚詞遠遊注南風曰凱風詩曰凱風自南

母氏聖善

補列女傳三詩曰母氏聖善孫叔敖母傳

莫慰母心

補後漢書東平憲王傳肅宗賜書曰以慰凱風寒泉之思

雄雉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補荀子宥坐篇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子曰伊稽首不其有來乎

說苑辨物篇詩曰瞻彼日月遹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之辭也甚焉故稱日月也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補說苑雜言篇非其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遠辱而名章也詩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此之謂也

匏有苦葉

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補爾雅釋水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曰厲繇鄴以下爲揭繇鄴以上爲涉繇帶以上爲厲

喬樅謹案釋文厲本或作濿攷劉向楚詞九歎離世云權舟杭以橫濿兮王逸章句曰濿渡也由帶以上爲濿又遠逝云橫泊羅而下濿子政叔師並用魯詩字同作濿則爾疋厲字亦當從或本作濿

爲正又說文水部云砅履石渡水也引詩曰深則砅砅或作濿許所偁詩作砅與韓毛文不同疑爲齊詩異文也

補包咸論語注以衣涉水爲厲揭揭衣喬樅謹案包咸習魯詩故所解與尒疋同

後漢書張衡應閒曰深厲淺揭隨時取義

噦噦鳴雁

補爾雅釋故噦噦音聲和也○郭璞曰鳥鳴相和○邢昺曰邶風匏有苦葉云雝雝鳴雁

舄曰邶風匏有苦葉云雝雝鳴雁

喬樅謹案盬鐵論引詩作雍雍鳴雁桓寬多用齊

詩太平御覽及楚詞補注引作噰噰鳴雁皆韓詩

也邢疏所引蓋本舊注魯詩之文

士如歸妻迨氷未泮

補白虎通嫁娶篇嫁娶必以春何春者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際之時也詩云士如歸妻迨氷未泮

招招舟子

補王逸楚詞招魂章句叙招者召也以手曰招以口曰召

喬樅謹案毛傳訓招招爲號召之貌釋文引韓詩云招招聲也叔師之說蓋本魯故

人涉卬否

卬須我友

張衡應閒曰捷徑邪至我不忍以歩肩雖有犀舟逕機猶人涉卬否有須者也

補爾雅釋故須待也○邢昺曰邶風匏有苦葉云卬須我友

喬樅謹案此所引詩異於韓毛亦據舊注魯詩之文須古今字

谷風

習習谷風

補爾雅釋天東風謂之谷風○孫炎曰谷之言穀穀生也谷風者生長之風也毛詩正義○郭璞曰詩曰習習谷風

密勿同心

補爾雅釋故黽沒勉也○郭璞曰黽沒猶黽勉

喬樅謹案邢昺疏曰黽沒猶黽勉者以其聲相近方俗語有輕重耳邶風谷風曰黽勉同心攷爾雅釋文黽本或作鼃說文曰鼃古蛙字李善文選注傅季友表引韓詩曰密勿同心密勿但僥也皆以聲轉爲義沒亦重文作沒沒易繫辭鄭注亹亹沒沒也

又轉爲勿勿禮器鄭注大戴禮曾子立孝篇盧注並云勿勿猶勉勉也爾雅多魯詩訓黽沒疑爲魯詩異文卽密勿之通假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補列女傳二夫得寵而忘舊舍義好新而嫚故無恩與人勤於隘厄王氏念孫云古因厄字通作隘疑此文本作與人勤於隘厄者後人旁記厄字因誤入正文耳富貴而不顧無禮詩不云乎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與人同寒苦雖有小過猶與之同死況於安新忘舊乎晉趙姬篇

喬樅謹案德音莫違二句又見列女貞順傳四息

君夫人篇及節義傳五楚昭越姬篇引詩

補高誘淮南說山訓注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補爾雅釋草菲芴又曰菲蒽菜○某氏曰詩云采葑采菲非○孫炎曰菲當類芴也音物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據詩正義云某氏注尒疋二處引此詩是菲芴蒽菜爲一物也

行道遲遲

王逸楚詞九歎注遲遲行貌詩云行道遲遲惜賢篇

不違伊爾薄送我畿

補白虎通嫁娶篇婚者昏時行禮故曰婚姻者婦人因夫而成故曰姻詩云不惟舊姻謂夫也又曰燕爾新婚謂婦也所以昏時行禮何示陽下陰也昏亦陰陽交時也

補趙岐孟子章句三屑潔也詩云不我屑已

喬樅謹案已以古字通用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補白虎通嫁娶篇曲婦之義必送之接以賓客之義君

補刻女傳八詩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終身之仁也王陵

張衡西京賦遑恤我後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

補中論法象篇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必濟也

凡民有喪扶服救之

漢書谷永疏曰古者穀不登虧膳災屢至損服凶年不堅塗明王之制也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

喬樅謹案扶服毛詩作匍匐小爾雅廣詁云匍匐伏也釋言又云匍匐也則匍匐二字義互相通劉熙釋名云匍匐小兒時也

魯異匍匐扶服古以音同通假說文匍手行也匐伏地也廣雅釋詁云匍匐伏也釋言又云匍匐也則匍匐二字義合左氏昭十三年傳奉壺飧以承匍匐而進之文云本又作匍匐蒲本亦作扶昭二十一年傳射之折肱扶伏而擊之釋文云本或作匍匐史記蘇秦傳嫂委蛇匍匐索隱曰蒲服卽匍匐並音蒲伏范雎傳膝行蒲服淮陰侯傳俛出袴下蒲伏蒲扶服伏亦皆以音同假借

既詒我勤

補爾雅釋故勤勞也○孫炎曰習事之勞也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毛詩字作肄正義云爾雅或作勤引孫炎注云云是孫炎以此詩既詒我勤當勤勞之訓也尒疋釋文勤字或作勤亦作肄爾疋今文之學

當作勣後人順毛乃改勣爲肆耳

式微

列女傳四黎莊夫人者衛侯之女黎莊公之夫人也既往而不同欲所務者異未嘗得見甚不得意其傅母閔夫人賢公反不納憐其失意又恐其已見遣而不以時去謂夫人曰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去今不得意胡不去乎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夫婦之以也惟有以者爲能久視長生而無累於物也道一而已矣彼雖不吾以吾何可以離於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爲乎中路終靡貞壹不違婦道以俟君命君子故序之以編詩○頌曰黎莊夫人執行不衰

莊公不過行節反乖傅母勸去作詩式微夫人守壹終不肯歸

喬樅謹案毛詩中路作中露序說以爲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也義與魯詩別攷焦氏易林云陰陽隔塞許嫁不答旄邱新臺悔往歎息以旄邱詩爲許嫁不答與魯說相近

旄邱

旄邱之葛兮

補爾雅釋訓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

旄邱

補爾雅釋邱前高旄邱○李巡曰謂前高後卑下毛詩正義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補說苑政理篇祭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削情行合而民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此之謂也

補文修文德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惟有以者爲能久視長生而無累於物也

補高誘呂覽直諫篇注詩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喬樅謹案呂覽下賢篇注引詩同

簡兮

執轡如組

補呂覽先己篇詩曰執轡如組○高誘注曰組讀組織之組夫組織之匠成文於手猶良御執轡於手而調馬足以致萬里也

補爾雅釋鳥鳥少美長醜爲鶻鶻○郭璞曰鶻鶻猶留離詩所謂留離之子

喬樅謹案毛詩作流離釋文云流本又作鶻景純所引當據舊注魯詩之文尒足釋文云留離詩字如此或作鶹離後人改耳

補淮南繆稱訓詩曰執轡如組動於近成文於遠
王逸楚詞九歎注執組猶織組也織組者動之於此而
成文於彼善御者亦動之於手而盡馬力也詩云執轡
如組靈懷篇
喬樅謹案王逸楚詞章句與呂覽說詩及高誘注
解意旨相同皆魯詩之義也
左手執籥
補趙岐孟子章句二籥若笛短而有三孔詩云左手執
籥以節衆也
右手秉翟
魯詩遺說攷 卷一 二 三五
補爾雅釋鳥翟山雉○樊光曰其羽可持而舞詩云右
手秉翟春秋正義
陶有藟
補爾雅釋草藟大苦○孫炎曰本草云藟今甘草蔓延
生葉似荷青黃其莖赤有節節有枝相當或云藟似地
黃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毛詩作苓傳云大苦字異訓同蓋毛魯
古今文之異
泉水
出宿于濟飲餞于泥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補爾雅釋邱水潦所止泥邱
喬樅謹案式微篇魯詩說不以中路爲邑名則泥
中亦非邑名與毛傳說異然則爾雅所釋泥邱當
指此詩飲餞之地鄭注士虞禮引詩飲餞于泥可
證也毛詩禰釋文云韓詩作坭爾雅泥邱釋文云
又作坭坭與泥字通故初學記及白帖引詩竝作
泥邱蓋三家皆今文與毛字殊列女傳用魯詩當
作飲餞于泥今本作禰者此後人順毛改之
魯詩遺說攷 卷一 二 三六
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白虎通綱紀篇父之昆弟不俱謂之世父父之女昆弟
俱謂之姑何也以爲諸父內親也故別稱之也姑當外
適人所以別諸姊妹何以爲事諸姑禮等可以外出又同故稱畧也至姊
妹雖欲有畧之姊尊妹卑其禮異也詩云問我諸姑遂
及伯姊謂之姊妹何姊者咨也妹者末也
我思肥泉
補爾雅釋水歸異出同流肥○舍人曰水異出流行合
同曰肥水經洪水注引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肥字或作淝音同肥蓋卽淝之段借放水經淇水注云美溝水出朝歌西北大嶺下東流逕騎駝谷東逕朝歌城北又東南流注馬溝水又東南注淇水爲肥泉也故衛詩曰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毛注云同出異歸爲肥泉爾雅曰歸異出同曰肥釋名曰本同出時所浚溝少所歸各枝散而多似肥者也犍爲舍人曰水異出流行合同曰肥今是水異出同歸夾廊注意似以舍人說爲長馬瑞辰曰肥泉尒疋古有二讀一作歸異出同肥一作異出同流肥爾疋郭注引毛傳所出同流肥異出同歸夾廊注意似以舍人知肥當從毛傳歸異出同爲允爾疋原作同出異流肥所以別於異出同流濮也爾疋古本當作汧出不流歸同出異流肥異出同流濮其大出尾下同流濮釋文亦云濮水本同而出異與呂忱合則汧之異出及異出爲義不以出同及同流爲義也又按爾疋異出同流爲濮水是呂忱所見爾疋本作異出之義蓋以肥泉之異流與女之各嫁一方然泉雖異歸終入於衛女子有行遂與衛訣又泉水之不若故思之滋歎耳孔廣森謂首章彼泉水末章我思肥泉只是一泉其說是也

（旁本作肥）非分聲之轉（周官注匪分也）肥之義蓋取於分釋名云所出之下別有一字今脫去不可考矣詩義箋以肥泉之異流與女之各嫁一方然泉雖異歸終入於衛女子有行遂與衛訣又泉水之不若故思之滋歎耳孔廣森謂首章彼泉水末章我思肥泉只是一泉其說是也

北門

箋　潛夫論讀學篇君子憂道不憂貧箕子陳六極國風歌北門故所謂不憂貧也豈好貧而弗之憂邪蓋志有所專昭其重也乃將以底其道而遏其德也

憂心殷殷

補爾雅釋訓殷殷憂也
王逸楚詞九歎注詩云憂心殷殷
補潛夫論交際篇處卑下之位懷北門之殷憂內見譏
於妻子外蒙譏於士夫
蔡邕述行賦感憂心之殷殷○（又九惟文曰憂心殷殷
終窶且貧
楊雄逐貧賦終窶且貧
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補潛夫論論榮篇夫令譽我與而二命自天降之詩云
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故君子未必富貴小人未必貧賤
張衡大司農鮑德誄天實爲之

補新序節士篇詩曰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喬樅謹案天實爲之二句又見新序七申徒狄章
或潛龍未用或亢龍在天從古以然

引詩
室人交徧適我
補趙岐孟子章句七適過也詩曰室人交徧適我
喬樅謹案毛詩作謫傳云謫責也謫與適通方
言云謫過也南楚以南凡相非議人謂之謫商頌
殷武勿予禍適篾云適過也列子力命篇不相謫
發釋文云謫謂責其過也邠卿所引是據魯詩之
文
北風
張衡西京賦樂北風之同車
案據平子語則魯詩不以北風爲刺虐也
其虛其徐
補爾雅釋訓其虛其徐威儀容止也○（孫炎曰虛徐威
儀謙退也毛詩正義○（郭璞曰雍容都雅之貌
喬樅謹案毛詩徐作邪鄭箋云邪讀如徐此用魯
詩改毛馬瑞辰曰按虛者舒之同音叚借邪者徐
之同音叚借野有死麕傳舒徐也虛徐一字疊韻
淮南子原道訓注云原泉始出虛徐流不止以漸
盈滿正以虛徐爲徐虛徐卽舒徐也毛傳虛虛也
當从釋文一本作虛徐也毛傳倒不改字知虛爲
舒之假借故以徐釋之正義釋虛徐爲謙虛閑徐
之義失之
北風其喈雨雪霏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
補列女傳六詩云北風其喈雨雪霏霏惠而好我攜手
同歸楚莊
姪篇
喬樅謹案雨雪霏霏句上霏字毛詩作其與魯文

異攷廣雅霏霏雪也正釋魯詩雨雪霏霏之訓霏
又與霽通漢書楊雄傳雲霏霏而來迎顏師古注
云霏古霏字是也

靜女

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補說苑辨物篇賢者精化填盈後偽時之不可遇也不
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
而不見搔首踟躕

喬樅謹案說文女部姝好也从女朱聲姁好也从
女殳聲詩曰靜女其姁又衣部袾好佳也从衣朱
聲詩曰靜女其袾好貌也方言趙魏燕代之間謂
同充朱反字林姝袾與姝同音姁並與姝同義皆
好曰姝袾字則姝之段借耳俟我乎城隅毛詩乎
字作於

補爾雅釋言愛隱也○郭璞曰見詩

補郭璞方言注愛謂蔽愛也詩曰愛而不見

喬樅謹案愛毛詩作愛此所引詩蓋據尒疋舊注
魯詩之文觀釋言注云見詩可驗矣楚詞離騷云
衆愛然而蔽之愛而猶愛然也又說文俊仿佛也
引詩俊而不見文與毛魯異禮記祭義疏亦引詩
俊而不見合於說文然則許氏所引是齊詩之文
也愛俊字通愛者古文之假借說苑引作愛此後
人從毛改之耳

詒我彤管

張衡天象賦女史掌彤管之訓

新臺

籧篨不鮮

補爾雅釋訓籧篨口柔也○舍人曰籧篨巧言也○李
巡曰籧篨巧言好辭以口餙人是謂口柔○孫炎曰籧

篨之疾不能俯口柔之人視人顏色常亦不伏因以名
云並據爾雅釋文○李注又見毛詩正義及爾雅疏

喬樅謹案毛詩籧篨不鮮箋云鮮當作腆正義曰
鮮腆古今字之異儀禮注云腆古文字作鮮是也
據此知三家今文皆作腆字故鄭讀從之

嬿婉之求

補張衡西京賦從嬿婉○薛綜注嬿婉美好之貌

喬樅謹案此與韓詩訓合是魯韓同義毛詩嬿字
作燕古文之段借
得此戚施

補爾雅釋訓戚施面柔也。舍人曰戚施令色誘人。李巡曰戚施和顏悅色以誘人是謂面柔也。孫炎曰戚施之疾不能俯面柔之人常俯似之亦以名云（並據爾雅釋文。李注又見毛詩正義及爾雅疏）

補論衡累害篇戚施彌姤蘧篨多佞

喬樅謹案太平御覽引薛君章句曰戚施蟾蜍喻醜惡是韓詩以戚施爲物名與魯詩義異物之醜惡者爲戚施猶方言簒之粗者自關而西謂之蘧篨也淮南修務訓云喙脣胲嚙蘧篨戚施雖粉白黛黑弗能爲美者嫉母也惟王充論衡言蘧篨多佞戚施佞諛皆醜貌是也惟王充論衡言蘧篨多佞戚施彌姤語與爾雅正合蓋韓詩以蘧篨戚施喻人之醜貌而魯詩則直以蘧篨戚施喻人之醜行耳

二子乘舟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新序節士篇衛宣公之子伋也壽也朔也前母子也壽與朔後母子也壽之母與朔謀欲殺太子伋而立壽也使人與伋乘舟於河中將沈而殺之壽知不能止也因與之同舟舟人不得殺伋方乘舟時伋傅母恐其死也閔而作詩二子乘舟是也其詩曰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旌要而殺之壽止伋伋曰棄父之命非子道也不可又與之偕行壽之母知不能止也因戒之曰壽無爲前也壽又爲前竊伋旌以先行幾及齊矣盜見而殺之伋至見壽之死痛其代己死涕泣悲哀遂載其屍還至境而自殺兄弟俱死故君子義此二人而傷宣公之聽讒也

喬樅謹案水經河水注云莘道城西北有莘亭衛宣公使伋於齊令盜待於莘伋壽繼隕于此亭道阨限蹊要自衛適齊之道也望新臺於河上感二子於夙齡詩人乘舟誠可悲也今縣東有二子廟猶謂之孝悌矣其述伋壽事與史記說苑並同

補史記衛世家宣公之太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魯詩國風三

甫風

栢舟

髡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

補列女傳八詩曰髡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孝王后傅

牆有茨

補爾雅釋草茨蒺藜○郭璞曰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

角刺人見詩

中冓之言

漢書谷永疏曰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晉灼曰魯詩以爲夜也文三王傳

喬樅謹案以中冓爲中夜釋詁同廣雅釋夜也玉篇寤夜也詩曰中冓之言中夜之言也字亦作冓毒皆用魯韓之義寤字作毒者韓毛二家之文毛詩毒文作遘並見釋文漢書毒字不從宀此後人順毛改之耳

不可襄也

補爾雅釋言襄除也○郭璞曰詩曰不可襄也

不可揚也

補爾雅釋故揚績也

喬樅謹案郭景純云揚未詳攷毛詩不可詳也釋文云詳韓詩作揚揚猶道也據此知三家今文皆當作揚與毛詩異不可揚也者謂中冓之言惡長醜極不可以續道之也

君子偕老

副笄六珈

補司馬彪續漢志輿服下乘翟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

爲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

喬樅謹案劉昭注補敘言車服之本卽立董蔡所立又後漢書蔡邕傳注引邕列傳云邕作漢記十意車服意第六是知續漢志所錄多本蔡氏十意之文也

褘褘佗佗

補爾雅釋訓褘褘佗佗美也○舍人曰褘褘者心之美詩云褘褘佗佗釋文○李巡曰皆容之美褘行之美佗佗長之美毛詩正義郝疏同○孫炎曰褘

喬樅謹案今本爾雅作委委佗佗先大夫曰釋文委委諸儒本並作褘褘舍人云褘褘者心之美引詩云亦作褘又作佗佗木或作它字顧舍人引詩釋云褘褘它它如山如河陸氏述舍人引詩委作褘不及佗字下述顧舍人引詩亦依顧舍人引詩褘褘它者采顧野王爾雅音見釋文敘錄郎氏尒疋正義誤合兩舍人之言爲一竟刪去下文顧字失之不審臧氏鏞尒疋漢注載舍人引詩亦依顧舍人並改佗字爲它非喬樅謂今本爾雅作委委者乃後人從毛詩改之臧鏞堂云據釋訓衛方褘褘隋狂公卽用

羔羊詩退食自公委蛇委蛇之文委字作褘與君子偕老篇正合皆用魯詩也

毳衣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

補周禮追師注詩云玉之瑱也髢如雲屑髢也玉之瑱也

喬樅謹案說文彡部髮也引詩曰彡髮如雲是三家之異文毛詩釋文髮下引服虔說髮美爲髮服虔用魯詩據鄭君此注引詩同作髮當亦爲魯詩也髮毛詩作髮說文云髮髮也从髟易聲髮或從也是髮爲髮之正字

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補爾雅釋訓美女爲媛○孫炎曰君子之援助然○郭璞曰所以結爲援

蔡邕胡夫人神誥曰家邦之援

列女傳二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衛罷朝入閨衛姬望見桓公脫簪珥解環珮下堂再拜曰願請衛之罪桓公曰吾與衛無故姬何請也對曰妾聞之人君有三色顯然喜樂容貌淫樂者鐘鼓酒食之色寂然清靜意氣沈抑者喪禍之色忽然充滿手足矜動者攻伐之色今妾望君舉趾高色厲氣揚意在衛也補注云呂覽作足高氣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意未完言宜補正之是以請桓公許諾君子謂衛姬信而有行詩曰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衛姬篇

鶉之賁賁

補高誘呂覽壹行篇注賁色不純也詩曰鶉之賁賁

喬樅謹案賁賁毛詩作奔奔韓詩同見陸德明釋文攷說文奔走也从天賁省聲與奔同意俱從天是奔本从賁省聲故古奔賁二字多相通用漢書百官公卿表虎賁郎注云賁讀與奔同又衛士旅賁注云賁與奔同衆經音義四古文賵今作奔同皆其驗也禮記表記引此詩亦作賁賁鄭注云賁

貢爭鬥惡貌也是詹齊詩文雖同而訓義各異

定之方中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

補爾雅釋天營室謂之定○孫炎曰定正也天下作宮室者皆以營室中爲正毛詩正義春秋正義引同又爾雅郭注同

蔡邕月令問答詩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宮營室也九月十月之交酉南方中

喬樅謹案文選魏都賦劉淵林注引詩作爲楚宮作爲楚室于皆作爲又李善王元長曲水詩序注謝元暉江文通詩注王簡栖頭陀寺碑文注及白

帖御覽引並同疑三家詩本作爲字王氏引之云古聲干通爲儀禮聘禮記注于讀曰爲是也

揆之以日

張衡冢賦正之以日古文苑

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蔡邕琴賦覩彼椅桐○又曰考之詩人琴瑟是宜藝文類聚

景山與京

補張衡冢賦陟彼景山

補爾雅釋邱絕高爲之京○李巡曰邱之高大者爲京也○孫炎曰爲之人力作之也毛詩正義春秋正義引同

終然允臧

蔡邕崔夫人誄終然允臧

喬樅謹案今詩然作焉攷隸釋載漢光和六年白石神君碑銘曰卜云其吉終然允臧又文選魏都賦劉注東京賦及謝元暉詩李注引用詩語並作然字唐石經宋本毛詩亦同作然是知詩本作然今作焉誤也

靈雨既零

補蔡邕述行賦集零雨之溱溱匪直也人秉心塞淵

列女傳四詩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

喬樅謹案秉心塞淵句又見潛夫論德化篇引詩蔡邕集胡君夫人哀讚秉心塞淵

蠕蝀

蠕蝀在東莫之敢指

補爾雅釋天蠕蝀謂之雩蠕蝀虹也

補蔡邕月令章句虹蠕蝀也陰陽交接之氣著於形色者也常依陰雲而晝見于日衝無雲不見大陰亦不見

率以日西見于東方故詩云蠕蝀在東藝文類聚二

補高誘呂覽季春紀注江蠕蝀也充州謂之虹詩曰蠕

蝀在東莫之戒指是也淮南時則訓注引詩同

補後漢書楊賜傳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蝃蝀者也

喬樅謹案後漢楊賜傳云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前帝惡之引賜及蔡邕等入問吕祥異禍福所在賜書對曰今殿前之氣應爲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蝃蝀者也於中字經曰蜺之比無德吕色親方今內多嬖倖外任小臣是以災異屢見今復投蜺可謂孰矣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宮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

專國朝政罔日月惟陛下愼經典之戒闔變復之道賜用魯詩所引詩蝃蝀當從魯作蝃蝀其蝃字乃後人順毛所改也

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補說苑辨物篇天天地有合德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化有時矣時得而治矣時得而化矣時失而亂矣是故人生而不具者五日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故三月達眼而後能見七月生齒而後能食期年生臏而後能行三年顛合而後能言十六精通而後施化陰窮反陽陽窮反陰故陰以陽變陽以陰變

相鼠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補列女傳七詩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衛二亂女篇

補說苑雜言篇魯哀公問孔子曰有智者詩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人自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佚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怍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強忿怒不

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非命也人自取之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此之謂也

白虎通諫諍篇妻得諫夫者夫婦一體榮恥共之詩云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十六字據御覽增）相鼠有體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此妻諫夫之詩也

喬樅謹案御覽四百五十七引白虎通作夫妻一體榮辱共之所引詩首竟也困學紀聞所載與今白虎通本同今兩存之又漢書五行志劉向引詩曰人而亡儀不死何爲無亡古字通用

人而無止不死胡俟

補列女傳七詩曰人而無禮不死胡俟（趙悼倡后篇）

喬樅謹案此禮字當是止之誤宜改正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

補史記商君傳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

喬樅謹案排此所引何不遄死是魯詩胡字作何新序及白虎通仍作胡者或後人傳寫以毛詩改之也

補新序刺奢篇上若無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禮無以事其上夫麋鹿唯無禮故父子同麀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干旄

素絲紕之

補爾雅釋言紕飾也○郭璞曰謂緣飾見詩

子子干旗

補爾雅釋天錯革鳥曰旗○李巡曰以革爲之置於旒端○孫炎曰錯置也革急也言畫急疾之鳥於旒上也周官所謂鳥隼爲旗者矣（毛詩正義○又公羊疏隋書太平御覽同）○舊說

補隋書○太平御覽同

曰刻爲草鳥置竿首也（又本性篇引作彼姝之子餘同）十五之

彼姝者子何以與之

補論衡率性篇名公戒成王曰今王初服厥命於臧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意於善終以善意於惡終以惡詩曰彼姝者子何以與之傳言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子其猶絲也其有所漸化爲善惡猶藍丹之染練絲使之爲青赤也

喬樅謹案仲任說闕雖用魯詩則此所引詩傳亦魯詩傳也與列女傳引詩作予與予古通用字

補列女傳一詩云彼姝者子何以予之鄒孟母傳
子子于旄
補爾雅釋天注旄首曰旌○李巡曰旄牛尾著于首○孫炎曰析五采羽注旄上其下亦有旒繆毛詩正義○又春秋正義公羊疏爾雅疏同
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補列女傳一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鄒孟母傳
補申論虛道篇君子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羣之才加乎衆人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足也故人願告之而不倦詩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載馳
列女傳三許穆夫人者衛懿公之女許穆公之夫人也初許求之齊亦求之懿公將與許女因其傅母而言曰古者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苞苴玩弄補注云所以下脫爲字繫援于大國也今者許小而遠齊大而近若今之世強者爲雄如使邊境有寇戎之事維是四方之故赴告大國妾在不猶愈乎今舍近而就遠離大而附小一旦有車馳之難孰可與慮社稷衛侯不聽而嫁之於許其後翟人攻衛大破之而許不能救衛侯遂奔走涉河而南至楚邱齊桓往而存之遂城楚邱以居衛侯於是悔不用其言嘗敗之時許人馳驅而弔唁衛侯因疾之而作詩云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曹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君子善其慈惠而遠識也○須曰衛女未嫁謀許與齊女諷母曰齊大可依衛君不聽後果遁逃許不能救女作

載馳仁智傳
喬樅謹案曹毛詩作漕攷左傳立戴公以廬于曹齊侯使公子無虧戍曹皆作曹字杜注以爲衛之下邑也又王安人列女傳補注云據左傳許穆夫人是懿公之妹此言是其女又言懿公不死於翟

難俱與左傳不合蓋皆本於魯詩說詩二章言許人既無救患分災之美故衛不能復反其國都前日行嫁時固視爾不善矣我之思慮豈不遠乎又言許不救衛故衛不能濟河而北前日之思慮豈不甚神乎三章言女子之性固善憂思然亦各有道理許人不知而過責我是乃衆幼稚且狂簡不更歷於事耳四章言許人既不足恃必須求援於大邦當時大邦固莫如齊矣而臣無忠信可任使者果誰可依乎誰使至乎反覆思維莫如我身往齊國求救耳蓋齊桓之存衛許夫人之力也禮夫

人非有大故不越境而親自如齊非禮之正義不得已故云大夫君子無我有尤也此所解釋詩義深得作者之意故並錄之一曰懿公之女下當有弟字疑是脫去其說亦通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曹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並見上列女傳）

後漢書西邑錄書曰衛女馳歸唁兄之志

補服虔左傳注載馳五章屬庸風許夫人閔衛滅戴公失國欲馳驅而唁之在禮婦人父母既沒不得甯兄弟

於是許人不嘉故賦二章以喻思不遠也許人尤之遂賦三章以卒章非許人不聽遂賦四章言我遂往無我有尤也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

補爾雅釋邱偏高阿邱○李巡曰謂邱邊高（毛詩正義）

補爾疋釋草蝱貝母○郭璞曰根如小貝員而白華葉似韭

補服虔左傳注言我遂往無我有尤也

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補列女傳二詩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陶答子妻篇）

喬樅謹案列女傳三魯公乘姒篇引詩同

衛風
淇澳
補中論修本篇衛武公年過九十猶夙夜不怠思聞訓道衛人誦其德爲賦淇澳
瞻彼淇澳
補爾雅釋邱隩隈也。孫炎注隩水中也毛詩釋文。又詩正義那疏同
又曰厓內爲隩。李巡注厓內近水爲隩
喬樅謹案釋文隩隈本或作澳隈毛詩淇奧蓋澳之古文據禮記大學引詩作淇澳知今文同作澳
魯詩遺說攷　卷一　三　六
也澳隩通用字禮記釋文淇澳本又作隩可證
菉竹猗猗
補爾雅釋草菉王芻。某氏曰菉一名王芻。李巡曰一物二名。孫炎曰詩云菉竹猗猗毛詩正義。郭璞曰似小蒿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又殺蟲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云綠竹綠王芻也爾雅作菉竹篇竹也韓詩作藒云藒篇筑也石經同臧氏琳據此謂石經爲魯詩熹平石經字同作綠藒今拔爾雅樊光注引詩但作菉竹猗猗孫炎亦然爾雅之學主魯詩者是魯詩菉竹不同韓作藒說文菉王芻也从艸彔聲詩曰菉竹猗猗所引與爾雅注同皆魯詩也洪适隸釋載石經魯詩殘碑文言其間有齊韓字蓋取三家異同之說猶公羊傳碑所云顏氏論語碑所云盍毛包周之比也然則陸云石經同者謂石經所載韓詩異文藒字與世所行韓詩字同耳非謂魯詩同韓作藒也臧說失之
有斐君子
魯詩遺說攷　卷一　三　七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咺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
補爾疋釋訓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瑟兮僴兮恂慄也赫兮咺兮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喬樅謹案此皆釋淇奧詩之文禮記大學述之而字有小異煊作喧諠作諼禮記從齊詩故與爾疋魯詩不同毛詩煊作喧與齊同異釋異瑳煊作瑳作宣斐作匪與齊魯並異韓詩瑳作瑳煊作宣斐作邠文亦與魯齊毛不同爾雅釋器釋文云舊本或作斐同千結

反切字乃齗之段借故義並近說文云屑動作切
切也从尸肖聲齗齒差也从齒屑聲讀若切段氏
注云齒差謂齒相摩切也差卽今磋磨字引伸之
義磨物亦曰齗也又爾雅釋訓釋文云僩或作撊
攷方言撊猛也楊倞荀子注以撊與僩同僩說文
訓爲武貌與猛義相近毛傳訓僩爲寬大韓詩訓
僩爲美貌義與魯詩並異瑟僩同訓爲恂慄者攷
鄭注禮記大學云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言
其容貌嚴栗也說文引逸論語曰玉粲之瑟兮其
瑮猛也是瑟亦有猛義故與僩並以恂慄爲訓也

補爾雅釋器骨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
補荀子大略篇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曰
如切如瑳如琢如磨謂學問也
補列女傳八詩云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
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班婕妤篇
補說苑建本篇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才者也親賢學
問所以長德也論交合友所以相致也詩云如切如
磋如琢如磨此之謂也
補論衡量知篇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切磋琢
磨乃成寶器人之學問知能成就猶骨象玉石切磋琢

磨也
補風俗通義三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冠弁如星
補高誘呂覽上農篇注弁鹿皮冠詩云冠弁如星
喬樅謹案冠弁毛作會弁說文髀骨擿之可會髮
者引詩髀弁如星馬瑞辰云周官弁師王之皮弁
會五采玉瑤注故書會作髀會爲髀段借字冠與
會亦一聲之轉
考盤
喬樅謹案盤毛詩作槃韓詩作盤漢書敘傳考盤

于代字亦作盤蓋三家今文同
永矢弗諼
補爾雅釋訓諼忘也。郭璞曰義見考槃釋文槃本
又作盤
碩人之邁
補爾雅釋故邁病也
喬樅謹案毛詩碩人之軸傳云進也箋云病也箋
說與爾雅訓同正義謂軸邁古今字之異然則鄭
君此箋从魯以改毛也首章碩人之寬箋云邁寬大貌
有虛之之色又次章碩人之邁毛傳云邁寬然
鄭箋云邁饑意釋文引韓詩作過訓爲美貌韓義

於毛爲近而箋說與之迥殊蓋皆本於魯詩

碩人

列女傳一傅母者齊女之傅母也女爲莊公夫人號曰莊姜姜交好（案交與姣同）始往操行衰惰有治容之行淫佚之心傅母見其嫗道不正論之云子之家世之尊榮當爲民法則子之聰達於事當爲人表式儀貌壯麗不可不自修整衣錦絅裳飭在與焉是不貴德也乃作詩曰

碩人其頎衣錦絅裳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魯詩遺說攷 卷一 三

侯之姨譚公維私祇嫡女之心以高僧以爲人君之子弟爲國君之夫人尤不可有邪僻之行焉女遂感而自修君子善傅母之防未然也○顧曰齊女傅母防女未然稱列先祖莫不尊榮作詩明指使無辱先莊姜姆妹卒能修身（母儀傳）

喬樅謹案王安人補注云莫不尊榮當作榮尊與上下韵姆妹當是姆桓傅又言莊姜姆戴嬀之子桓公姆即母字也其說亦通

碩人其頎

（案邕青衣賦碩人其頎）

衣錦絅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見上列女傳）

喬樅謹案衣錦絅衣絅毛詩作褧褧絅皆縲之假借說文衣部褧禪衣也詩曰衣錦褧衣又衣部褧禪也詩曰衣錦褧衣示反古从衣耿聲許兩引詩一據毛氏古文一據三家今文也

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補）高誘呂覽應言篇注東宮世子也詩曰來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補）白虎通號篇何以知諸侯得稱公詩曰單公維私單子也○又宗族篇族或言九者據有交接之恩也若邢侯之姨譚公維私也

（補）爾雅釋親妻之姊妹同出爲姨女子謂姊妹之夫爲

魯詩遺說攷 卷一 三

私○孫炎注同出俱已嫁也禮無正親之名（毛詩正義爾雅疏同）○郭璞注詩曰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碩如蝤蠐

（補）爾雅釋蟲蟥蠐蝤蠐蝎○孫炎曰蠐蝤謂之蟥蠐關東謂之蝤蠐梁益謂之蝎（毛詩正義）

（補）高誘淮南氾論訓注楷謂碩如蝤蠐之蝤

（案邕青衣賦碩如蝤蠐）

案蝤字疑蝤之誤一說莊子至樂云烏足之根爲蠐蝤釋文司馬本作蝤蠐云蝎也或曾詩亦作蝤蠐歟喬樅謹案郭注尒雅以蟥蠐爲在糞土中蝤蠐

蝎爲在木中者又蝎蛣蝚注云木中蠹蟲攡此似蟨蠐與螬蠐蟨有別馬瑞辰曰說文蝎蟨螬也而螬蟨下不云蝎蟲亦不謂一物按唐本草螬槽注云此蟲在腐柳樹中者內外潔白糞土者皮黃肉黑黯此詩狀頸之白自指生木中之蝎釋之方言及孫炎爾雅注均以爲一物不知實一類而異種也喬樅案據莊子云烏足之根爲蠐螬是亦生草根中司馬彪注云蝎也是亦以蠐螬爲蝎高誘淮南注槽讀領如蠐螬之螬是卽以蠐螬爲蟨蠐爾雅所釋自是一物四名不必强爲分別也

齒如瓠棲

補爾雅釋草瓠棲瓣釋文舍人本作瓣云瓠棲也毛詩正義○郭璞曰詩云齒如瓠棲

補高誘呂覽本生篇注皓齒詩所謂齒如瓠犀者也

喬樅案淮南修務訓注同高誘用魯詩字當作棲此作犀或後人據毛詩改之耳

蝤蠐蛾眉

喬樅謹案爾雅釋蟲蝤蠐郭璞注曰如蟬而小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蝤毛詩正義載孫炎引方言文同說文云領好貌詩所謂領首段氏玉裁謂毛

傳但云頸廣而方不言蝤爲何物鄭箋乃云蝤蠐蝎知毛作領鄭作蝤君多據三家攷毛是三家詩皆作蝤首也又蛾眉段氏據漢書外戚傳蛾而大幸借蛾爲俄以此詩蛾眉亦娥之假借字喬樅謂作娥者特毛詩耳毛爲古文故作娥眉與領首皆假借字三家竝今文字自作蛾與蝤首爲類也楊雄賦云何必颺纍之蛾眉又云宓妃曾不得施其蛾眉王逸離騷注云蛾眉好貌字竝爲蛾知三家詩是作蛾眉也又宋玉賦云眉聯娟以蛾揚是嬴秦以前已有作蛾眉者矣漢魏文或用娥眉皆本於毛詩今毛詩亦作蛾當是後人从鄭箋本如

顙之作蝤也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補淮南修務篇沿由笑目流眺口曾撓奇牙出齗輔搖○高誘曰沿由笑巧笑詩曰巧笑倩兮是也流眺睎盼也詩曰美目盼兮是也將笑故好齒出詩云齒如瓠犀是也

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補列女傳二詩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其君者謂女君也說見前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

通岐孟子章句十二衛詩竹竿之篇曰泉源在左淇水在右檜人之篇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衛地濱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

喬樅謹案漢書地理志河內郡共北山淇水所出東至黎陽入河魏郡鄴故大河在東北入海史記河渠書云禹導河至於大邳以爲河所從來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

入于渤海爲氏祖曰載之高地卽鄴東也鄴東大河故道由黎陽北行故衛風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氏當東漢時鄴河久竭河徙東行衛地不在河西而淇水不瀆于河故雨引詩以明古河與淇之所在此通氏地學之精也胡氏渭禹貢錐指曰河至大伾山西南折而北運朝歌之東故謂之北流是也

通風俗通義土河出敖山發源注海詩曰河水洋洋

施罛濊濊鱣鮪發發

通高誘淮南說山訓注罛大网詩曰施罛濊濊鱣鮪發發是也

喬樅謹案原道訓注罛魚网也詩曰施罛濊濊鱣鮪發發字蓋罛之誤高誘注說山訓云罛小网罛大网今原道訓言因江海以爲之罛是設爲極大之网而言字當作罛今本淮南及注皆誤爲罛非也宜據說山訓注改正之又呂覽上農篇注云罛魚罛也詩云施罛濊濊鱣鮪發發引亦作罛可証也濊說文云礙流也引詩施罛濊濊又袤字注曰讀若詩施罛濊濊鱣鮪發發是其驗已濊罛之異文詩釋聲鐵鐵說文引作鉞鉞是其驗已濊濊毛詩作發發唐石經原刻作濊韓詩作鱍濊字蓋鱍之假借又文省作發耳

通呂覽論大篇注鱣鮪皆大魚長丈餘詩曰鱣鮪發發

○又季春紀注鮪魚似鯉而小詩曰鱣鮪濊濊

喬樅謹案高注淮南氾論訓又云鱣大魚長丈餘細鱗黃首白身短頭口在腹下鮪大魚亦長丈餘仲春二月從西河上得過龍門便爲龍先師說云據高誘自序言少從故侍中同縣盧植受其句讀則此稱先師當爲盧君說

庶美轂轂

補高誘呂覽過理篇注詩云庶美轂轂高長貌也

案張平子西京賦飛檐轂轂郎本此詩語

喬樅謹案轂轂毛詩作孝孝傳云盛飾也韓詩作轂訓云長貌魯詩文與毛異而同於韓攷廣雅釋訓云轂轂高也廣雅轂轂二字正釋此詩庶美轂之文轂得與孝通者猶轂之一作孝也

氓

抱布貿絲

補爾雅釋言貿市也貿買也○郭璞曰詩云抱布貿絲

喬樅謹案毛傳訓布爲幣箋云幣者所以貿買物也攷周禮載師里布注引先鄭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先鄭之說與毛傳同漢書賈人緡錢如淳引胡公云緡錢爲緡者詩云氓之蚩蚩抱布貿絲故謂之緡也惟鹽鐵論錯幣篇以詩抱布爲布帛之布桓次公用齊詩其義與衆說異

至于敦丘

爾雅釋丘丘一成爲敦丘○又曰如覆敦者敦丘之象也毛詩正義○邢疏同

爰旦形如覆敦器似盂丘一成之象也

案毛傳丘一成爲頓丘釋名云丘一頓而成無上下大小之殺也詩正義引郭璞尒疋注云敦盂也音頓與此字異義同王伯厚據之收入詩攷然郭注未嘗引詩王氏以意定之

喬樅謹案敦丘之名取象復敦字宜作敦毛詩頓丘古文之假借尒疋所載皆魯詩今文也風俗通義十引作至于頓邱此後人從毛詩改字耳毛奇齡曰衛有頓丘三其一名五軍在淇水南其一名五觀在淇上宿胥曰其一名帝邱帝嚳轉地亦近淇未審至于頓邱是何地也胡承珙曰案水經

注淇水自元甫城東南逕朝歌縣北又東屈而西轉逕頓邱北故闕駰云頓邱在淇水南又屈逕頓邱西詩所謂送子涉淇至于頓邱者也魏徙九原西河土軍諸胡置五軍於邱側故其名亦曰五軍也其後歷叙淇水合宿胥故瀆下又云東北逕帝嚳冢西世謂之頓邱臺非也皇覽曰帝嚳冢在東郡濮陽頓邱城南臺陰野中者也其下又云淇水又北逕頓邱縣故城西古文尚書以爲觀地矣蓋太原弟五君之號爲五觀者也據此酈注雖三言頓邱而獨以詩之頓邱係於五軍者攷春秋時淇

水入河當在黎陽以西其黎陽以東之淇水乃魏武帝於水口下大枋木成堰遏而東入白溝以通漕運者也闞駰曰頓丘在淇水南自是淇水尚未入河之處詩言涉淇而至頓丘是其地相去不遠黎陽漢魏郡地頓丘當在其西若東郡之頓丘則在黎陽以東去舊淇口稍遠其非詩之頓丘明矣故酈氏於淇水合宿胥口下雖言頓丘而絶不及詩王氏詩地理攷兩引水經之頓丘漫無區別又引輿地廣記以爲澶州清豐縣亦誤認東郡之頓丘而不知其非春秋時淇水所經之地也

補 風俗通義十詩云至于頓丘

秋以爲期

張衡定情賦秋爲期分時已征

泣涕漣漣

劉向楚詞九嘆涕流交集泣下漣漣○王逸曰漣漣流貌也詩曰泣涕漣漣憂苦篇

案王氏詩攷引作波涕漣漣恐所見本誤

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補 列女傳七詩曰士之耽兮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魯宣緦姜篇

女也不爽

補 列女傳一詩曰女也不爽魯季敬姜傳

士忒其行

喬樅謹案毛詩士貳其行王氏經義述聞云貳當爲貳之譌貳音他得反卽忒之借字洪範衍忒史記宋微子世家作衍貳管子正篇如四時之不貳卽易之四時不忒也爾雅爽差也爽貳也鄭注豫卦彖傳曰忒差也是爽與忒同訓爲差爾雅說此詩曰晏晏息悔爽忒也正謂恨士之爽忒其行據爾雅所釋詩之作貳明矣喬樅謂貳爲忒之假

借毛詩作貳三家皆當作忒據爾雅悔爽忒之語足證魯詩是作士忒其行矣

夙興夜寐

補 漢書昭帝紀始元五年詔夙興夜寐

喬樅謹案昭帝從韋賢受魯詩見漢書韋長孺傳又從蔡義受韓詩見成伯璵毛詩指說

言笑晏晏信誓旦旦

補 余冬序錄晏晏息息悔爽忒也○郭璞曰傷見弃絶恨士失也

補 說文心部恒慴也从心旦聲或從心在旦下詩曰信

誓悬悬

喬樅謹案尒疋釋文旦本或作悬作悬者是也說文所引卽魯詩文毛詩作旦者悬字之省悬悬爲憧之意故鄭箋云言其懇惻款誠亦本魯詩說爲訓也

竹竿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

補趙岐孟子章句十二淇水名衛詩竹竿之篇曰泉源在左淇水在右

淇水汤汤

補劉向楚詞九嘆汤汤江湘長流汨兮○王逸曰汤汤流貌廣雅釋訓汤汤流也汤汤卽滂滂傳云滂滂流貌廣雅釋訓汤汤流也汤汤與毛詩字異而義同王之異文魯詩滂滂作汤汤氏詩攷引大碩人詩以此句爲河水洋洋之異字非也

檜楫松舟

補爾雅釋木檜柏葉松身○郭璞曰詩曰檜楫松舟

芃蘭

說苑修文篇知天道者冠鉢知地道者履蹻能治煩亂者佩觿能射御者佩韘能正三軍者搢笏衣必荷規而承矩負繩而準下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得接其服而象其德故望玉貌而行能有所定矣詩曰芃蘭之枝童子佩觿說行能者也

喬樅謹案枝毛詩作支支與枝同古今文之異

童子佩韘見上說苑

喬樅謹案毛傳云韘決也能射御者佩韘與說苑義同鄭箋曰韘之言沓沓所以彊沓手指孔疏分毛

鄭之說爲二謂沓卽放弦之極其說非是馬瑞辰曰韘字从韋必兼以韋爲之說文韘射決也所以拘弦以象骨韋系著右巨指據云韋系足証韘字从韋之義士喪禮設決麗于堅鄭注決以韋爲之藉與說文言韋系合說文繫傳曰韘所以助鉤弦若今皮韘是矣說文又曰屨履中薦也薦猶藉也履中藉謂之屨決內藉謂之韘其義一也據士喪禮注決以韋爲之藉有彊彊內端爲紐外端有橫帶設之以紐擐大擘本因沓其彊以橫帶貫紐結於堅之表也是古者決以韋爲藉又必有彊以彊

旨手指箋本申傳訓決爲韘之義手指謂右巨指
孔疏乃以大射朱極三釋之以手指爲食指將指
無名指誤矣弭之言韜也旨之言韜也說文揩縫
指揩也一曰韋韜玉篇揩韋韜也韘指也是決
也韘也旨也異名而同實以其用以閣弦謂之決
以其用韋爲藉謂之韘以其用以韜指謂之弭旨
孔疏第知決用象骨而韋系及指旨之制未詳故
誤分毛鄭之說爲二胡承珙以爲韘卽今之扳指
而微不同今之扳指如環無端古之決則如環
而缺其缺處當聯以韋系所以著弦瑞辰謂今之
韋系之遺制也馬說良是

河廣

一葦杭之

王逸楚詞九章注杭度也詩曰一葦杭之

喬樅謹案楚詞杭一作航洪興祖補注云杭與航
同引許愼曰方兩小船並與共濟爲航此語不見
於說文攷淮南主術訓大者以爲舟航杜梁高誘
注云方兩小船並與共濟爲航許君曾注淮南洪
氏所據當是淮南許注之文說文航方舟也从方

伯兮

杲杲出日

王逸楚詞九辨注日以喻君詩云杲杲出日
安得蘐草

補尒疋釋訓蔓忘也○郭璞曰義見伯兮詩
喬樅謹案毛詩正義據釋訓諼忘也孫氏引詩云
焉得諼草以爲諼非草名其說非是攷說文艸部
蕿令人忘憂草也从艸憲聲詩曰安得蕿草樹之
从焂萱或从宣蔓字卽蕿之省以此草能令人忘
憂故以蔓名之取義於忘也釋訓蔓諼並訓爲忘
郭注云義見伯兮考盤詩伯兮詩在考盤後而郭
先言伯兮是以安得蔓草証蔓之義以永矢弗諼
証諼之義正義載孫氏引詩作諼草此孔氏順毛
所改如娟娟安也王逸楚詞注引詩好人娟娟正
合尒疋而正義引孫云提提行步之安也是皆順
毛改字不足爲憑說文憲字引詩皆三家今文毛
詩作諼者古文之叚借耳

木瓜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新書禮篇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
爲好也上少投之則下以軀償矣弗敢謂報願長以爲
好古之蓄其下者其施報如此

喬樅謹案毛傳引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
行今據賈子引由余語苞苴時有筐篚時至則羣

臣附而以木瓜之詩爲証知魯詩說以此篇爲臣
下思報禮而作與毛序言衛人欲報齊桓之義異

矣

報之以瓊瑤

王逸楚詞離騷注石次玉曰瑤詩曰報之以瓊瑤（句引同）又九歌章

喬樅謹案毛傳云瓊瑤美玉臧氏鏞堂據首章正
義引下傳曰瓊瑤美石又曰瓊言美石玖言玉名
明此皆玉石雜也是孔本毛傳作美石與王逸此
注訓合其說良碻

魯詩國風四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王風

【通】服虔左傳注王室當在雅衰微而列在風故國人猶尊之故稱王猶春秋之王人也史記吳世家注

黍離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新序節士篇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伋之且見害作憂思

之詩黍離之詩是也其詩曰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喬樅謹案黍離毛詩以為閔宗周韓詩以為伯封作說與魯詩並異說苑奉使篇載趙倉唐為太子奉使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令人趙倉唐請為太子奉使文侯召而見之曰子之君何業治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唐曰好晨風君何業治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唐曰好黍離彼黍離離之四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善寡人亦知之寡人聞之曰君子之憂也以其知遠也小人之憂也以其知近也今寡人之憂也遠矣寡人之憂也遠矣唐曰臣

別雞所棲之名也弋櫟也寒鄉鑿墻爲雞所棲曰埘○
〔郭璞曰〕皆見詩
君子陽陽
其樂只且
〔張衡西京賦〕其樂只且
左執翿
翿尒疋釋言翿纛也纛翳也○〔李巡曰〕翿舞者所持纛
也○〔孫炎曰〕纛舞者所持羽翳也毛詩
喬樅謹案毛傳翿纛也翳也與尒疋訓同段氏云 正義
翳也之上當有纛字此燿燿舞也舞炎火也之例
魯詩遺說攷 卷二
胡承珙曰案說文羽部翳翳也所以舞也从羽殹
聲詩曰左執翳此據集韻今說文引詩作翿據此
知詩本作翳說文無翿字翿乃儔之別體人部儔
翳也从人壽聲徐鍇曰儔古與翿同義蓋儔正字
或作翿經典遂通用翿若纛字六書所無不但作
纛爲俗即作纛亦非尒疋釋言當本作翳翿也翿
翳也陳風值其鷺翿傳云翿翳也正義曰翿翳釋
言文可証此詩當是左執翳故傳雅以翿釋翳以
翳釋翿翳聲義並同故毛傳引尒疋申閒可省
一翿字若尒疋本作翿纛也則詩文並無
纛字何用并引纛翳也一句乎至翳既爲翿翿又
爲翳一義相承故說文卽約之曰翳翳也若陳風
則經文本作翿不作翳故毛傳亦止引尒疋翿翳
也一句耳
楊之水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揚之水或作楊木之字據漢
石經魯詩唐風楊之水字作楊則此楊字亦當从
木楊地名也見漢書楊雄傳
中谷
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魯詩遺說攷 卷二十一
說苑建本篇孔子曰不愼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
矣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不先正本而成憂於末
也
喬樅謹案列女傳七魯哀姜篇引詩啜其泣矣二
語同韓詩外傳引作慟其泣矣文與魯異馬瑞辰
曰啜卽慟之叚借釋名啜慟也心有念慟然發此
聲也是啜慟音義同一切經音義四引聲類慟短
气貌也又十九引字林慟憂也短气貌卽憂貌義
正相成淮南子曰聖人之思修愚人之思發高注
發短也慟从發故訓爲短气貌猶方言訓翍爲短

說文訓寁爲短面也

兔爰

逢此百罹尙寐無叱

補尒疋釋故罹憂也叱動也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罹本作離叱本亦作詘今攷李善文選盧子諒詩注引詩逢此百離毛萇曰離憂也一作罹又尒疋釋文詘言下云詘字又作叱亦作譎據說文言部譎詭也从言爲聲引詩曰民之譎言口部叱動也从口化聲引詩、寐無叱是訓言之譎譎爲正字訓動之叱叱爲

假借字說文於詘言下異文載叱譎二字故詘動下不復複見離者罹之假借毛氏古文當作逢此百離尙寐無詘罹字叱字乃從今文所改尒疋今文之學所釋皆据魯詩字當作罹作叱也

雉離于罩

補尒疋釋器罿謂之罬罬罦也罿罬罦罬之異名方言罦覆車也或謂之罬罬罿也孫炎曰覆車是兩轅網可以掩兔者也一物五名方言異也毛詩正義○郭璞曰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罘以捕鳥

喬樅謹案說文云罦覆車網也或作罩馬瑞辰曰罩孫謂以掩兔郭謂以捕鳥攷爾雅本作離叱本亦作詘今攷莊子釋文罹本作離叱本亦作詘今攷莊子釋文罹憂也一作罹又尒疋釋文詘言下云詘字又作叱亦作譎據說文言部譎詭也从言爲聲引詩曰民之譎言口部叱動也从口化聲引詩、寐無叱是訓言之譎譎爲正字訓動之叱叱爲假借字說文於詘言下異文載叱譎二字故詘動下不復複見離者罹之假借毛氏古文當作逢此百離尙寐無詘罹字叱字乃從今文所改尒疋今文之學所釋皆据魯詩字當作罹作叱也

我生之初尙無庸

補尒疋釋言造爲也

喬樅謹案毛詩訓造爲僞僞亦爲也荀子云性惡也善僞也僞字皆爲字之假借

我生之初尙無庸

補尒疋釋故庸勞也

喬樅謹案毛傳庸用也据尒疋知魯故與毛訓異鄭君箋詩亦用魯義攷毛

葛藟

皇甫謐曰桓王失信禮義陵遲男女淫奔讒僞並作九族不親故詩人刺之今王風自兔爰至大車四篇是也

案孔穎達詩譜王風正義曰如謐此言以葛藟爲桓王之詩今葛藟序云平王則謐言非也定本序云刺桓王誤也又葛藟序正義曰定本云刺桓王本亦作

刺平王案詩譜是平王詩皇甫士安以爲桓王詩崔集注本亦作桓王据孔沖遠詩皇矣正義引皇甫謐帝王世紀以阮徂共爲三國名本魯詩也然則以葛藟爲桓王詩蓋亦魯說

在河之滸

補尒疋釋邱夷上泗下不滸○季巡曰夷上平上泗下故名曰滸不者蓋衍字毛詩正義○郭璞曰厓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爲滸不發聲也

喬樅謹案毛傳訓滸爲水隒說文隒厓也爾雅曰魯詩遺說攷 卷二一 七

涘爲厓故厓岸附於釋邱焉

采葛

彼采蕭兮

補張衡思元賦珍蕭艾於重氛兮調蕙芷之不香

彼采艾兮

補東方朔七諫蓬艾親日御于牀第兮馬蘭踶踶而日加

喬樅謹案毛詩采葛敘云懼讒也今據東方生及張平子語並以蕭艾喻讒佞之在進則知魯詩說與毛同矣

大車

列女傳四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醮生離於地上何如死歸於地下乎胡氏承珙云逸齋詩補傳引此歸字作并於義爲長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日俱死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君子謂夫人說於行善故序之於詩夫義動君子利動小人息君夫人不爲利動矣

魯詩遺說攷 卷二一 八

詩云德音莫違及爾同死此之謂也○顏曰楚虜息君納其適妃夫人持固彌久不衰作詩同穴思故忘新遂死不願列於賢貞

喬樅謹案此以大車詩爲息君夫人作魯詩之說與毛序義異王風得統諸國衛息又皆周之同姓故衛之黍離息之大車其詩皆繫之王也

大車檻檻

〔王逸楚詞九嘆注〕檻檻車聲也詩云大車檻檻 愁思篇

喬樅謹案檻檻白帖十一作轗轗蓋据韓詩之文服虔通俗文云車聲曰轗則檻乃轗之叚借耳

羔衣如荼

補尒疋釋言荼雖也荼蒢亂也○樊光曰荼初生蕙驛色海濱曰蒢毛詩正義○郭璞曰詩曰羔衣如荼荼草色如雛在青白之間

喬樅謹案說文艸部薿蒢艸也从艸余聲詩曰羔衣如薿段氏注云帛色如薿故謂之雛色从糸余聲省引詩羔衣如綏當作薿若如今本則色固綏矣何云如綏乎箋段說甚碻毛詩正義引鄭志答張逸云雛鳥青非草名蒢亦

羔裘豹袪

補漢書哀帝紀建平二年詔朕聞夫婦一體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祔葬之禮自周興焉

喬樅謹案哀帝從韋元成韋賞受魯詩見陸璣草木疏則詔中引詩云云據魯詩文也又漢書外戚傳引詩穀則異室二語同

補白虎通崩薨篇合葬者所以同夫婦之道也故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

補尒疋釋言穀生也○郭璞注詩曰穀則異室

補列女傳四詩云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梁寡高行傳

喬樅謹案前息君夫人篇引詩作皦毛詩釋文皦本又作皎攷說文皎月之白也曉日之白也是皎皦皆曉字之假借李善文選注三十一太平御覽三引詩並作皎日

鄭風

白虎通禮樂篇鄭國土地人民山居谷汲男女錯雜爲鄭聲以相悅懌

喬樅謹案服虔注左傳煩手淫聲爲鄭聲其手而聲淫過是知鄭聲之淫非但謂其淫於色而害於德也亦謂其聲之過中耳

緇衣

緇衣之宜兮

補周官司服注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爲裳諸侯以爲視朝之服詩國風曰緇衣之宜兮

喬樅謹案緇衣爲諸侯聽朝之服故詩箋云緇衣者居私朝之服也天子之朝服皮弁服也馬瑞辰曰鄭志答趙商云諸侯入爲卿大夫與在朝仕者異各依本國如其命數以此推之諸侯入臣於王其居私朝仍得服其諸侯之服故詩以緇衣美武公毛傳云緇衣卿士聽朝之正服係專指外諸侯入爲卿士者言非泛指王朝卿士也

緇衣之蓆兮

補尒疋釋故蓆大也○郭璞注詩曰緇衣之蓆兮

喬樅謹案毛傳義同尒疋郭璞詩訓蓆爲廣說文訓

蓆爲廣多引詩此句許氏蓋掊齊詩之說馬瑞辰曰尒疋蓆字影宋本作庶說文庶从广庶省聲庶者衆也故義爲廣多說文又云古文庶从石省作厙石者大也故義爲大

叔于田三章

喬樅謹案洪适隸釋云石經魯詩殘碑百七十三字魏碑國風數篇之文也與毛詩異者如猗作兮貫作宦楓作藍數字又有一段二十餘字零落不成文惟有叔于田一章及女曰鷄鳴八字可讀其間有齊韓字蓋叙二家異同之說猶公羊碑所云顏氏論語碑所云盍毛周包之比也漢代詩分爲四在東京時毛氏詩不立學官隋志有石經魯詩六卷此碑既論齊韓於後則知隋志爲然也喬樅案叔于田詩三章隸釋言一章一字是三之譌魏風陟岵詩石經魯詩云陟岵三章章六句章數與毛詩同則此叔于田三章三字不得作一隸釋本或傳寫錯誤也

大叔于田

執轡如組兩驂如舞

補新序雜事五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

蔡邕協和婚賦驂騑如舞

補中論貴翻篇詩云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言善御之可以爲國也

火列其舉

張衡東京賦火列其舉

喬樅謹案毛詩作烈傳訓烈爲列毛古文用假借三家今文用本字周禮澤虞疏李善文選注三引詩並作列

禮禓暴虎

補尒疋釋訓禓禓也暴虎徒搏也○李巡曰禓禓本義說文云犬性忕也忕說文亦云習也則狃與褻音近而義亦同

兩服上襄

詩述說攷 卷二 十二

補尒疋釋言襄驂也

脫衣見體曰肉袒○孫炎曰袒去禓衣○舍人曰徒搏無兵空手捋之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禓禓本又作袒說文膻肉膻也詩亦三家之異文馬瑞辰曰按袒禓與禓禓有別據說文但禓也禓但也又曰羸者但也裎者但也是去禓衣之袒當作差後卽下章之兩驂如手也胡承珙曰案說文驂馬在轅中也呂覽高誘注上猶前也大雅下武箋服上襄兩馬在邊爲驂詩曰兩驂如舞喬樅謹案王氏經義述聞云上者前也上襄猶言並驂於前卽下章之兩服齊首也鴈行謂在旁而下猶後也是上爲前下爲後古有此稱上驂者言兩服在前驂軶與兩驂在後雁行者文義相對王引兩驂得之襄蓋驥之段借禮記正義三史記司

本字

將叔無狃

馬相如傳索隱引詩並作兩服上驂子夸反驂駕也是已

清人

二矛重鵻

補爾雅釋鳥鵻雉。郭璞曰鵻長尾走且鳴喬樅謹案據詩釋文引韓詩作鵻是三家今文皆爲鵻字毛詩作喬者古文之假借鄭箋云喬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懸毛羽是亦讀喬爲鵻范家相曰重鵻者重施雉羽矛之室題也馬瑞辰曰爾雅釋木句如羽喬木之如羽者得名爲喬是知喬木者皆脫劍而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者十人矣次及晏子晏子手捂血仰天而歎曰嗚乎崔子將爲弒其君盟者視之崔子謂晏子曰子與我我與子分國子不吾與吾將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勾之唯子圖之晏子曰嬰聞同以利而背其君者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矣直兵推之曲兵勾之嬰不之回也崔子舍之晏子趨出授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拊其手曰虎豹在山林其命在庖廚馳不益生綏不益死按之成節然後去之詩云彼已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補列女傳五詩曰彼已之子舍命不渝（梁節姑姊傳）喬樅謹案彼已毛詩作彼其王風揚之水箋云其或作記或作已讀若姬姓之姬是其證三家之異文舍

命不渝句又見節義傳楚成鄭瞀篇引詩

補爾雅注舌貌○郭璞曰人所嗲也

喬樅謹案爾雅釋文渝舍人本作揄揄蓋渝之或體韓詩外傳引此詩云舍命不偷偷亦渝之段借字

彼已之子邦之司直

補新序節士篇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爲人也公正而好義王使爲理於是延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其父也遂反於延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成政不孝不行君法不忠弛罪廢法而伏其辜僕之所守也伏斧鑕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

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非廉 君赦之上之惠也臣不敢失法下之行也遂不離鈇鉞頸而死於廷中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孔子邦之司直石子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矣詩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石子之謂也

補高誘淮南主術訓注司直官名不曲也

邦之嗲兮

補爾雅釋詁美士爲嗲○舍人曰國有美士爲人所言道毛詩正義○郭璞曰人所嗲咮也

喬樅謹案爾雅釋文嗲音彥本今作彥攷說文彣

部彥美士有彣人所言也从彣厂聲與舍人義同

皆本魯訓

邁大路兮

不寁故也

補爾雅釋故寁速也○舍人注寁意之速也毛詩正義○郭璞注詩曰不寁故也

喬樅謹案說文云寁居之速也从宀㚔聲又云㚔疾也疾速義同馬瑞辰曰寁字訓速當讀同孟子可以速則速之速趙注云速速去也速對久言久爲久留故知速爲速去詩言不寁故不寁好者正

毛叙言君子去之國人思望之意謂君不宜速去其故舊交好也嚴粲詩緝曰不可倉卒於故舊言棄去之速也其說得之

女曰鷄鳴

喬樅謹案石經魯詩殘碑有女曰鷄三字見洪适隸釋

弋鳧與雁

補高誘呂覽功名篇注弋繳射之也詩曰弋鳧與雁

春紀注引詩同

喬樅謹案高誘淮南時則訓注引詩同

補某氏尒疋釋鳥注詩云弋鳧與雁毛詩正義
補淮南說山訓好弋者先具繳與矰○高誘注繳大綸矰短矢繳所以繫矰射之注飛鳥詩云弋鳧與雁與子宜之
補尒疋釋言宜肴也○李巡曰宜飲酒之肴也毛詩正義○郭璞注詩曰與子宜之
琴瑟在御
補何休公羊傳解詁吾者天子諸侯雅樂鐘磬未嘗離於庭卿大夫御琴瑟未嘗離於前所以養仁義而除淫辟也魯詩傳曰天子食日舉樂諸侯不釋懸大夫士日
琴瑟隱五年傳
喬樅謹案據此所稱魯詩傳是邵公習魯詩之確証詩琴瑟在御承上文飲酒而言正大夫士食用琴瑟之謂
補白虎通禮樂篇詩傳曰大夫士琴瑟御
喬樅謹案此引詩傳與邵公合益足証書中所稱詩傳皆魯詩傳也天子食日舉樂句又見禮樂篇引傳云云
王者食必有樂章引傳云云
雜佩以贈之
補蔡邕月令章句佩上有雙衡下有雙璜琚瑀以雜之衝牙蟾珠以納其間續漢志注
喬樅謹案三禮舊圖云衡長五寸博一寸衝牙長三寸衡卽珩也蟾卽琚也佩有珩璜琚瑀衝牙琚珠皆珠玉之類其爲物非一故曰雜佩也
有女同車
顏如舜華
補高誘呂覽仲夏紀注木槿樹高五六尺其葉與安石榴相似華可用作蒸雜家調之朝生一名舜詩曰顏如舜華是也
魯詩遺說攷　卷二　二十
喬樅謹案淮南時則訓注云木槿朝榮暮落餘說及引詩語同惟舜字不从艸舜葬古今字魯詩今文當作舜
補趙岐孟子章句十三邑謂婦人妖麗之容詩曰顏如舜華
將翱將翔佩玉瓊琚
補王逸楚詞章句序將翱將翔將翔佩玉瓊琚
將翱將翔佩玉鏘鏘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補白虎通衣裳篇所以必有佩何表德見所能也故修道無窮則佩瑮能本道德則佩琨能決嫌疑則佩玦是

以見其所佩卽知其所能佩卽象其事若農夫佩其耒耜工匠佩其斧斤婦人佩其鍼縷亦佩玉也何以知婦人亦佩玉詩云將翔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山有扶蘇

喬樅謹案將將當據楚詞章句引詩攷作鏘鏘鏘聲也詩曰佩玉鏘鏘

補王逸楚詞九歌注鏘佩聲也詩曰佩玉鏘鏘

補列女傳四詩曰彼美孟姜德音不忘（楚白貞姬篇○又傳八張湯母篇引詩同）

魯詩遺說攷 卷二 三

女賢經云德音不忘文姜內淫適人殺夫幾亡魯國故齊有雄狐之刺魯有敝笱之賦何德音之有乎答曰當時佳耳後乃有此或者早嫁不至於此作者據時而言故序達經意如鄭此言則以此詩爲刺忽不娶文姜案序言忽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則請妻在有功之後齊女賢而忽不娶文又在其下明是在後妻者也安得以爲文姜乎鄭此箋不言文姜鄭志未爲定解也胡承珙曰案春秋桓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卽文姜也六年北戎伐齊鄭大子忽帥師救齊是時文姜歸魯已久則所謂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補中論審大臣篇詩俗之所不譽者未必爲非也其所譽者未必爲是也詩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言所謂好者非好醜者非醜亦由亂之所致也

魯詩遺說攷 卷二 三

喬樅謹案郭忠恕佩觿引山有扶蘇與扶持別是詩經扶蘇當作扶爲正扶字乃古文之叚借耳胡承珙曰呂覽求人篇東至榑木之地注云榑木大木也管子地員篇五沃之土宜彼羣木桐梓杻橀及彼白梓據此則杻自是木名蓋綏言之曰扶蘇急言之曰扶杻卽杻木胡說是也毛傳扶蘇扶胥小木也段氏詩經小學謂當從釋文無小字爲長

補孟子章句十二子都古之姣好者也詩曰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喬樅謹案趙岐孟子章句云子都古之姣好者也

又荀子賦閒婾子奢莫之媒也嫫母力父是之嘉
也都奢古同音通用戰國策楚策載孫子賦作閒
姝子都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是子奢
卽子都也

隰有游龍

補高誘淮南墜形訓注游龍鴻也詩曰隰有游龍
喬樅謹案尒疋釋草紅龍古其大者蔣舍人注云
紅名龍古其大者蔣龍卽龍之叚借故毛傳亦
云龍紅草也陸璣疏云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
生水澤中高丈餘廣雅云鴻龍頡馬蓼也鴻紅音

近通叚龍頡亦卽龍古之聲轉

撰兮

撰兮撰兮風其吹汝叔兮伯兮唱予和汝

補列女傳三婦人之事唱而後和詩云撰兮撰兮風其
吹汝叔兮伯兮唱予和汝（魯公乘姒傳）

褰裳

褰裳涉溱

補白虎通衣裳篇所以名爲裳何衣者隱也裳者鄣也
所以隱形自鄣閉也何以知上爲衣下爲裳以其先言
衣也詩曰褰裳涉溱所以合爲下也裳乎戰言摳衣而

降名爲衣何上兼下也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褰本或作搴非攷說文褰褌
也攐摳衣也从手褰聲則褰搴皆攐之假借也

子不我思豈無他人

補高誘呂覽求人篇注詩曰子不我思豈無他人
補楊雄逐貧賦豈無他人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

補呂氏春秋求人篇胥人欲攻鄭令叔嚮聘焉視其有
人與無人子產爲之詩曰子惠思我褰涉洧子不我
思豈無他士叔嚮歸曰鄭有人子產在焉不可攻也秦

荆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胥人乃輟攻鄭孔子曰詩
云無競惟人子產一稱而鄭國免○高誘曰鄭近秦與
荆其詩云子不我思豈無他人故曰有異心不可攻也
喬樅謹案据呂氏春秋是以褰裳爲鄭子產所作
高誘注又引上章豈無他人句以証明之魯詩之
說蓋與呂覽同

丰

子之丰兮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丰方言作邦攷郭璞方言注
云邦言邦容也玉篇女部邦容好貌說文生部丰

艸盛丰丰也从生上下達也是丰爲姅古文叀借字魯詩今文丰字當爲姅與毛古文異

東門

茹藘在阪

箋云茅蒐○李巡曰茅蒐一名茜可以染絳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陸璣疏云齊人謂之茜徐州人謂之牛蘬郭璞謂卽今之蒨艸是也

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淮南說山訓行合趨同千里相從行不合趨不同對門不通○高誘注云詩所謂室邇人遠

魯詩遺說攷 卷二 十一

喬樅謹案毛傳釋此詩二句謂得禮則近不得禮王伯厚云漢石經作子捻得之胡承珙曰說文捻交衽也从衣今古作綅別作衽非又云捻衽也从衣金別作衽則違今據淮南子高誘注語與毛傳義相近是魯毛說同

風雨

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淮王逸楚詞九懷注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夷喜也

喬樅謹案草蟲詩云亦既見止我心則夷風雨詩云既見君子云胡不夷叔師所引詩當是風雨篇而誤合草蟲之我心則夷語爲此詩也

風雨如晦

箋云釋言晦冥也

喬樅謹案箋又云霧謂之晦公羊僖十五年己卯晦傳云晦者何冥也何休解詁曰晝日而冥是晝晦正以爲霧氣所蒙故爾雅又云霧謂之晦霧段氏玉裁據說文謂當作霿霿晦也

子衿

喬樅謹案詩攷云子衿石經作綅攷洪适隸釋此條未經收入惠氏棟云張有復古篇衿衣系也从糸今古作綅別作衿非又云綅衽也从衣金別作

襟非綅與襟通與衿異詩正義混衿襟爲一非也

王伯厚云漢石經作子綅得之胡承珙曰說文綅交衽也衽本所以掩裳際者綅爲交衽在領之下而謂之領者顏氏家訓書証篇云古者斜領下連於綅故謂領爲綅是也衿是以領爲綅矣

青青子衿

箋云衿釋器衣背謂之襟○李巡曰衣背衣領之孫○孫炎曰襟交領也毛詩正義

子甯不詒音

王逸楚詞九章注詒遺也詩曰詒我德音也（詩邶
喬樅謹案毛詩子甯不嗣音釋文引韓詩作詒音
詒寄也言不寄聞也據此知三家今文作詒音與
毛字異故師古引魯詩子甯不詒音而釋之曰詒
我德音也今本或傳寫脫落詩句耳

出其闉闍

（孫炎曰）積土如水渚所以望氣
喬樅謹案今毛詩作寧露笺云寧落也正義解笺
云靈作零字故為落也據此知毛詩本作靈露與
衛風靈雨字同鄭君始從今文作零訓為落也尒

魯詩遺說攷 卷二 二

之上亦可統於城內故說文云闉闍城曲重門
也闉闍闉也

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
願兮

（說苑尊賢篇孔子之鄭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
有閒顧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也士
願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閒又
不申而見文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詩不云
乎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

補說文水部滍水出鄭國詩曰滍與洧方洌洌兮
喬樅謹案水經滍水出鄭縣西北平地鄗道元注
云鄭語主芣騩而食滍洧郎謂此矣滍水又南注
于洧詩所謂溱與洧者也水經言滍水與說文同
鄭注引鄭語滍洧而今本國語作溱洧者此爲後
人所改非古本也廣韻滍字收入臻部云說文引
詩作滍洧今詩作溱洧誤案玉篇溱滍並讀爲側
銀切云溱水出桂陽滍水出鄭國亦作溱蓋古人
溱滍聲近毛古文假用溱字魯齊韓今文皆作滍
字音皆以後三家寖微學者多見溱少見滍遂於

惟士與女
蔡邕禘文惟士與女

貽之以勺藥見上呂氏春秋注
補司馬相如子虛賦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伏儼曰
勺藥以蘭桂調食也○文穎曰勺藥五味之和也
補楊雄蜀都賦甘甜之和勺藥之美
補張衡南都賦歸雁鳴鵝香稻鱸魚以爲勺藥
補論衡譴告篇猶人勺藥失其和
喬樅謹案勺藥毛傳訓爲香艸鄭箋詩訓爲離艸今
據王充張衡高誘諸人並用魯詩訓釋名釋采帛云
調和之名是魯詩不以勺藥爲艸也又枚乘七
發云勺藥之醬張載七命云和兼六藥韋昭云勺
臣瓚曰荏蘭洫泣闕干也是以荏蘭爲汍洌文選
歐陽堅石詩揮筆洫荏瀾注荏與汍同禮記赫兮
喧兮釋文喧本作咺晉書音義申謹與喧同一切
經音義謹古文作卹又作喧同說文角部觲角匕
也从角旦聲讀若讙並足爲古今文通假之証
喬樅謹案詢訏毛詩作洵訏釋文云韓詩作恂盱
漢志亦作恂盱詩與齊韓毛文異

藥和齊酸鹹美味也亦皆本魯詩以勺藥爲調和名蓋魯說以贈之以勺藥卽承上文秉蘭而言謂以蘭爲調和之用義取於和也太平御覽引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其政平則蘭常生宋均注曰蘭生主給調和也文選魯靈光殿賦注引鄭氏說同是調和古有用蘭者矣

魯詩國風五

齊風

雞鳴

喬樅謹案文選王元長策秀才文歌鷄鳴於閨下稱仁漢崩李善注引列女傳曰綏縈歌鷄鳴晨風之詩今本列女傳齊太倉女篇無此語蓋文脫也注又引班固歌詩曰上書詣北闕闕下歌鷄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激揚聲攷太平御覽九百四十四

引韓詩曰鷄鳴讒人也（本或作說誤經義雜記云）讒鷄則鳴蒼蠅之聲譖君曰鳴鷄遠蠅聲相似據韓詩說是以此詩爲刺讒之作綏縈之歌鷄鳴亦自傷無罪被讒竟見憐察也子攻用魯詩孟堅用齊詩知此篇三家同義

無庶予子憎

補　尒疋釋故庶幾也。（郭璞曰見詩）

補　楊雄方言二予雛也

喬樅謹案三家詩以鷄鳴爲刺讒之作則庶予之訓當從方言以予爲雛無庶予者謂無衆雛之也方言六又云誣詭與也吳越曰誣荆齊曰詭（句猶秦晉言阿與案誣詭皆訓爲與戴氏方言疏證以爲詭與連文非也攷郭璞注云相阿與者所以致誣詭以誣詭二字並舉可証廣雅誣詭予也與予字通說文誣加也集韵詭誇也則予又有誣誇之義相誣相誇皆相雛也此足証詩之庶予爲衆被以誣謗之語而雛管之與子憎對文而言也詩正義云定本予作與非蓋失攷耳

還

立驅從兩豜分

魯詩遺說攷　卷二　三

補　高誘呂覽知化篇注獸三歲曰豜

喬樅謹案毛詩兩肩釋文肩本亦作豜豕肩相及者攷玉篇豜字同豜肩者古文假借字高誘此注當本魯詩故訓今本呂氏春秋字作豜蓋豜之譌

東方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補　說苑奉使篇魏文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勑以雞鳴時至太子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不受命太子曰君子賜擊衣不以爲

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勅子以鷄鳴時至詩云東方未明顚倒衣裳顚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

喬樅謹案詩卒章不能辰夜辰夜者猶云時夜莊子曰化予之臂以爲雞予因以時夜釋文引崔注云時夜司夜淮南說山訓作見卵而求晨夜晨與辰通時夜卽周官雞人之告時也雞鳴者入朝之候故文侯敕倉唐以雞鳴時至而太子卽趣早駕也

補荀子大畧篇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顚倒衣裳而走

禮也詩曰顚之倒之自公召之

補趙岐孟子章句士君以其官召之豈得不顚倒詩云顚之倒之自公召之

喬樅謹案邪卿說此詩顚倒衣裳義與荀子合益足証魯詩之說多本於荀子矣

南山

葛屨五兩

補說苑修文篇親迎禮諸侯以屨二兩加琮大夫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脩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屨禮夫人貞女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產未諭於傅母之教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祝祝答拜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舅姑以順爲宮室無二爾心無敢回也女拜乃堂拜諸母於大門夫先升輿轡女乃升輿轡三轉然後夫下先行大夫士庶人稱其父曰某之父某之師友使某執不珍之屨不珍之束脩敢不敬禮某氏貞女母曰有草茅之產未習於織紝紡績之事得奉執箕帚之事敢不敬拜

喬樅謹案此所述與詩葛屨五兩句足相証明子

政蓋卽據魯詩說二兩當爲五兩之譌諸侯以屨五兩加琮大夫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脩所以辨上下別等差也

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補白虎通嫁娶篇男不自專娶女不自專嫁必由父母須媒妁何違恥防淫佚也詩曰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又曰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補趙岐孟子章句九詩齊國風南山之篇言娶妻之禮必告父母

補高誘呂覽當務篇注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易又鞠止

補余正釋詁鞠窮也

喬樅謹案廣雅鞠極也訓窮爲極與下章禹又極止義同馬瑞辰以雅鞠極訓窮爲極字之假借說文窶窮也从穴敕聲鞠以雙聲爲義

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見前

甫田

無田甫田惟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補法言脩身篇田甫田者莠驕驕思遠人者心忉忉。李軌注雖有驕驕之莠其穀不可得雖有忉忉之思遠

人不可見

喬樅謹案甫田李軌本作圃田圃蓋假借字作甫爲正喬毛詩作驕亦古文假借字詩意言爲國之道當自近始毋厭小而務大毋忽近而圖遠鄭箋亦云喻人君欲立功致治必勤身脩德積小以成高大法言引此詩爲脩身之証義亦猶是也

補說苑復恩篇晉文公求舟之僑不得終身誦甫田之詩

喬樅謹案晉文所誦甫田當卽此詩

補余正釋詁忉忉憂也

喬樅謹案廣雅忉極也訓窮爲極與下章禹又極止義同馬瑞辰以雅鞠極訓窮爲極字之假借說文窶窮也从穴敕聲鞠以雙聲爲義也莊子天地篇釋文引字林怊悵也忉又怊字之省馬瑞辰曰說文無忉有忍云忍怒也从心刀聲忍與憂義正相近忉蓋卽忍之異文猶怛或作悬也其說亦通

突若弁兮

補楊雄方言凡卒相見謂之突

喬樅謹案廣雅突猝也義與此同卒卽猝字古相通用

盧令

盧鈴鈴

喬樅謹案毛詩盧令令傳云令令纓環聲昌氏讀詩記引董氏曰韓詩作盧泠泠文與毛異說文犬部獜健也詩曰盧獜獜拔說文引詩訓獜爲健當本齊詩說玉篇犬部獜獜聲也亦作鏻作鏻者聲之省文韓詩泠詩之文也鏻與鈴同毛詩令卽鈴之省文韓詩泠又鈴之假借又案玉篇金部鏻健也疑健也之訓當是獜字注與說文義同玉篇於詩採三家必於鏻下注云鏻鏻聲也引詩盧鏻鏻亦作獜健也獜

下注云健也引詩盧獜獜亦作鏻聲也今本轉寫
者譌脫非顧氏之舊矣

敝笱

其魚魴鰥

傳尒疋釋魚鰥魚子○箋巡且凡魚之子總名鯤也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毛詩作魴鰥傳云鰥大魚箋云鰥魚子正義曰鰥鯤字異蓋古字通用或鄭本作鯤也魯語夏禁鯤魴亦以鯤爲魚子喬樅謂鄭箋之義即據魯詩故毛太平御覽九百四十引詩正作魴鯤鰥隸省作鰥說文有鰥無鯤正以鰥即鯤字耳

其從如雲

張衡西京賦其從如雲

載驅

魯道有湯齊子豈弟

高誘呂覽貴公篇注詩云魯道有湯尒疋釋言愷悌發也○舍人曰圖明發行也毛詩正義○郭璞曰詩云齊子愷悌

喬樅謹案毛詩齊子豈弟猶言發夕也豈當讀爲闓闓明也正義曰釋言愷悌發也舍人李巡郭璞皆云闓明訓之今尒疋本作愷悌發也注發發行也詩曰齊子愷悌故注皆以闓明訓之郭璞又引此詩云齊子愷悌喬樅謂據正義云存發行之義遂與沖遠所引迥殊且注之引詩乃此乃後人所改非景純舊本又徑奪闓明之訓僅証明釋言之文更不宜用愷悌疑魯詩文當爲齊子愷闓故鄭據以改毛又引古文尚書弟爲圛者以証毛詩豈弟即魯詩之闓闓史記宋世家圛作涕者亦聲之假借釋言文當爲闓圛發也故注引魯詩以證之攷史記司馬相如封禪文昆蟲凱澤漢書作闓懌文選作闓澤此即用魯詩闓闓之文鄭注尚書曰圛云圛者色澤光明是圛與澤同闓凱澤懌聲並相近封禪文承上闓昧昭晰而言極之昆蟲亦皆開明回首向內也又班固典引云紹天闡繹闓繹疑即闓繹之誤文承上太古同於草昧至太昊乃繼天而啟文明故下云亞斯之代圛光而未曜也圛繹懌澤古皆通用

猗嗟名兮

補爾雅釋訓猗嗟名兮目上爲名○郝懿行曰目上平聲毛詩正義○郭璞曰眉目間也本亦作名頵字與魯毛不同當是齊韓詩文

喬樅謹案玉篇頁部頵下引詩云猗嗟頵兮頵眉間

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補白虎通鄉射篇夫射者發近而制遠也其兵短而害長也故可以戒難也何以爲戒難也詩云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補爾雅釋訓撖撖安也○郭璞曰好人安詳之容

喬樅謹案說文手部撖好手貌詩曰撖撖女手撖女部㜷讀若詩撖撖女手玉篇手部撖下引詩云摻摻猶纖纖也文選古詩十九首注引韓詩作纖纖並與說文引詩異詩氏所稱蓋據魯詩之文

好人媞媞

補爾雅釋訓媞媞安也○郭璞曰好人安詳之容

魯詩遺說攷

東方朔七諫西施媞媞而不得見兮○王逸注媞媞好貌也詩曰好人媞媞

喬樅謹案毛詩好人提提此所引作媞媞字从女不从手與爾雅正合魯詩之文異於毛也

惟是褊心是以爲刺 石經魯詩殘碑

補列女傳五詩曰惟是褊心是以爲刺魯秋潔婦傳

喬樅謹案惟毛詩作維列女傳引詩惟字與石經魯詩文同益見子政所述之皆用魯詩矣

汾沮洳

□汾一曲言采其蕢彼其之子美下闕○石經魯詩殘碑

補尒疋釋草賣牛脣。李巡曰別二名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賈毛傳訓爲水鳥陸璣疏曰今澤鳶也其葉如車前大其味亦相似徐州廣陵人食之攷說文賈水鳥也神農本草經澤瀉一名水鳥酥頭云澤瀉春生苗多在淺水中葉如牛舌與尒疋以賈爲牛脣者相近

園桃

園有桃

補高誘呂覽重已篇注樹果曰園詩曰園有樹桃

喬樅謹案高誘引詩有樹字衍文也據石經魯詩殘碑

殘碑下章園有棘無樹字是其顯証徐堅初學記園圃部引毛詩亦作園有樹桃樹皆衍字

其實之肴

補案邕與引注肴食也文選李善注引

喬樅謹案說文肴啖也啖與食同義

心之憂矣我歌且謠

補列女傳四詩云心之憂矣我歌且謠陶嬰傳

補尒疋釋樂徒歌謂之謠。孫炎曰聲消搖也毛詩正義○

郭璞曰詩云我歌且謠

喬樅謹案毛傳曰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初學記

陟岵

陟彼岵兮

補尒疋釋山多草木岵。郭璞曰見詩

喬樅謹案毛傳云山無草木曰岵山有草木曰屺

義與尒疋相反攷說文山部岵山有草木也从山
古聲詩曰陟彼岵兮岵山無草木也从山已聲詩
曰陟彼岵兮釋名釋山山有草木曰岵岵怙也人
所怙取以爲事用也出山無草木曰屺屺圮也無所
出生也義並與尒疋同毛與三家師傳各別訓義
或殊許劉所據皆宗魯說也

□□父兮父 閻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尙愼 閻哉猶來
無死 石經魯詩殘碑

喬樅謹案洪适隸釋載石經魯詩於第二父字下
注云閻一字毛無焉登府石經補考云據翟溪翁

氏所見石經本父曰二字相接無閻文毛詩正作
父曰嗟予子洪氏之說疑非喬樅案段氏詩經小
學云近有重刻隸釋石經不閻妄甚段氏所云近
刻石經卽翁氏所見之本父下所闕亦必兮字叠
上文父兮而言也毛詩父曰嗟予子五字句魯詩
父兮曰嗟予子六字句又微異下行役夙夜無已
亦六字句馮氏欲據毛詩証魯固矣尙毛詩作上
蓋古文假借字儀禮鄉射禮上握焉注今文上作
尙觀禮尙左注古文尙作上是其証已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 補列女傳三詩云陟彼屺兮瞻望母兮 魯臧孫母傳
補尒疋釋山無草木岵。郭璞曰見詩
喬樅謹案尒疋釋文引三蒼字林聲類並云岵猶
屺字景純注云見詩疑魯詩屺字作岵景純據尒
疋舊注而言也列女傳引詩作屺或後人順毛改

之

獻來無棄
補尒疋釋言獻可也。郭璞注詩曰獻來無棄
陟岵三章章六句 石經魯詩殘碑

伐檀

蔡邕琴操曰伐檀者魏國之女所作也國小政煩
賢在位閔傷怨曠失其嘉會夫聖王之制能治人者食
於人治於人者食於田今賢者隱退伐木小人在位食
祿懇珍奇積百穀并包有土德不加百姓傷乖上之不
知王道之不施仰天長嘆援琴而鼓之 太平御覽五百七十八
蔡邕集和熹鄧后誄議何有伐檀茅茹不拔
司馬相如上林賦則伐檀。張揖曰其詩刺賢者不遇
明主也 史記索隱李善文選注引同

案張揖所引亦魯詩說與蔡邕琴操語合

河水清且瀾兮

補爾雅釋水河水清且瀾猗大波爲瀾小波爲淪直波爲徑○李巡曰分別水大小曲直之名毛詩正義○郭璞曰瀾言渙瀾也

喬樅謹案隸釋載石經魯詩殘碑猗作兮猗兮古通尚書泰誓斷斷猗大學引作兮尒疋猗字疑後人順毛所改瀾毛詩作漣說文水部瀾下云大波爲瀾从水闌聲瀾或从連尒疋釋文云李本依詩作漣音連陸所謂詩指毛而言此後人轉寫改瀾爲漣并改兮爲猗之証猗毛詩釋文云本作漪今尒疋本亦作漪尤其明驗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下闕○石經魯詩殘碑

喬樅謹案喬毛詩作穮馮登府云穮古省作喬本作喬郊特牲主先嘗而祭司喬也鄭云喬同穮湯誓舍我穡事史記作喬殷庚服田力穮漢成帝詔作喬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漢石經作喬漢陳球碑稼穡繁阜張壽碑稼喬滋殖古皆省穮爲喬

補說苑脩文篇古者兒生三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女之所有事也必先意其所有事然後敢食穀也詩曰不素餐兮此之謂也

補論衡量知篇素者空也空虛無德餐人之祿故曰素餐

喬樅謹案說文餐吞也或從水作湌是餐湌古字通用呂忱字林湌吞食也玉篇餐吞也湌同廣韻集韻俱通作湌

補潛夫論三式篇封疆立國不爲諸侯張官置吏不爲大夫必有功於民乃得保位故有考績黜陟九錫三削之義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由此觀之未有得以無功而祿者也

補趙岐孟子章句指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言不尸其祿也

補又孟子章句十三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

補風俗通義四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河水清且直兮

補爾雅釋水直波爲徑○郭璞曰徑涇也

喬樅謹案劉熙釋名曰直波曰涇涇徑也言如道徑也爾雅釋詩則徑亦釋詩疑詩文本作

涇故尒疋釋涇爲直波也馬瑞辰曰毛詩本蓋作
徑猗毛傳原作徑直波也徑直聲轉古卽讀如直
後人以徑於韵不協乃改爲直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
兮

補吕氏春秋務本篇注詩云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
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故曰非益則無所取
口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欿欿伐輪（闕口石經魯詩殘碑）

補廣雅釋訓欿欿聲也
喬樅謹案此卽釋詩欿欿之義聲謂伐檀之聲稚
讓廣雅兼採三家此則魯訓也說文坎陷也玉篇
云坎同埳作欿者假借字也易釋文云坎本作埳
劉本作欿
河水清且淪兮

補尒疋釋水小波曰淪
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補列女傳一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飧兮無功而食祿不
爲也（齊田稷母傳）
碩鼠

補潛夫論班祿篇履畝稅而碩鼠作
喬樅謹案桓寬鹽鐵論取下篇云是以有履畝之
稅碩鼠之詩是也桓寬用齊詩然則此詩魯齊說
同矣
□□□□母食我黍三歲宦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下缺）
□□宦女莫我肯勞（下缺）
□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下缺。以上並石經魯詩殘碑）

補吕氏春秋孟冬紀難篇魯戚欲干齊桓公飯牛居車下望

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高誘曰歌碩鼠也其詩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逃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者是也

喬樅謹案高誘所錄皆據魯詩文則無字當依石經作罔今本呂覽注蓋後人從毛詩改之又勞字作逃亦與石經不合此傳寫之誤也

又案後漢書馬融傳注引說苑曰甯戚飯牛於康衢擊車轅而歌碩鼠梁處素云今說苑善說篇曰甯戚飯牛車下而歌碩鼠桓公得之時霸也以上下文義求之碩鼠當是碩鼠之譌梁說是也

補說苑雜事五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去之燕燕立以為相三年燕之政大平國無盜賊哀公聞之慨然太息曰不愼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詩曰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此之謂也

補文節士篇晉文公反國介之推無爵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使人求之不得為之避堠號呼青年詩曰逝將去女適彼樂土

唐風

蟋蟀

張衡西京賦獨儉嗇以齷齪忘蟋蟀之詞何○薛綜曰儉嗇節愛也蟋蟀唐詩刺儉也言獨爲節愛不念唐詩所刺耶

無已太康

補尒疋釋故康樂也○郭璞曰見詩良士瞿瞿

補尒疋釋訓瞿瞿休休儉也○李巡曰皆良士顧禮節之儉也毛詩正義

魯詩遺說攷　卷二　二十二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下闕○石經魯詩殘碑

良士蹶蹶

補尒疋釋訓蹶蹶敏也

無已太康職思其憂

補列女傳三詩曰無已太康職思其憂密康公母傳

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張衡東京賦好樂無荒

補列女傳一詩云好樂無荒良士休休言不失和也夫使人入於死地而自康樂於上雖有得勝非其術也楚子發母傳

山有樞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魯詩下缺○石經魯詩殘碑

補尒疋釋木樞荎○郭璞曰今之刺榆詩曰山有樞喬樅謹案景純引詩語今本尒疋注文脫此據太平御覽所引補詩經小學曰魯詩作荎毛詩作樞亦作蒭唐石經譌爲戶樞字而俗本因之按詩釋文樞本或作蒭烏侯反尒疋樞荎釋文樞烏侯反本或作蒭地理志山樞師古曰樞音陬江氏聲韻考云詩山有樞本作樞烏侯反刺榆之名或不加反音讀如戶樞之樞則失之矣

魯詩遺說攷　卷二　二十三

弗曳弗婁

補尒疋釋故婁聚也

補玉篇手部詩曰弗曳弗婁婁亦曳也喬樅謹案說文手部云婁曳聚也正釋此詩婁字左傳僖二十四年云鄭子臧好聚鷸冠聚字與此同義毛詩弗婁韓詩外傳同尒疋婁聚之訓蓋據魯詩

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張衡西京賦鑒戒唐詩他人是愉○薛綜曰唐詩刺晉僖公不能及時以自娛樂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宛其

死矣他人是媮言今日之不極意恣娛亦如此也

喬樅謹案毛序云刺晉昭公此云僖公三家詩說

蓋與毛異媮毛詩作愉樂也鄭箋讀愉爲偷偷薄也段玉

裁注謂當作薄樂也案愉下引論語私覿愉愉如

也愉愉者和氣之薄發於色也引申之爲凡淺薄

之稱故佻又訓愉媮爲巧黠故引申之爲偷盜也

古無偷字當卽作媮

山有栲隰有杻

補余元遹釋木栲山樗杻檍。舍人曰栲一名山樗杻名

檍毛詩正義。郭璞曰栲似樗色小白生山中因名云亦類

漆樹杻似樸細葉葉新生可飼牛材中車輞關西呼杻

子一名土橿

喬樅謹案陳啟源毛詩稽古編曰栲名山樗樗臭

樗也樗乃栲之或體書禹貢作桵左傳作楢俗書

爲椅三木同類而微分胡承珙曰檍說文作楰云

梓屬大者可爲棺椁小者可爲弓材與考工記取

材同

素衣朱綃

儀禮士昏禮宵衣注宵讀爲詩素衣朱綃之綃魯詩

故鄭從魯爲解

補儀禮士昏禮注詩云素衣朱襮爾雅云黼領謂之襮

周禮曰白與黑謂之黼刺黼以爲領如今偪領矣

補禮記郊特牲注詩云素衣朱襮襮黼領也

喬樅謹案此注釋襮爲黼領是魯詩之說鄭君注

禮多據齊詩間亦有從魯者此詩齊家以襮訓表

綃爲綺屬也

禮記郊特牲繡黼注繡讀爲綃綃綃名也詩曰素衣朱綃

喬樅謹案綃毛詩作繡鄭君詩箋亦從魯義讀繡爲綃又儀禮特牲饋食禮宵衣注云詩有素衣朱綃宵宵繡並綃之假借說文糸部綃生絲繒也从糸肖聲又云綺文繒也繒是繒名故魯詩以爲綺屬鄭君注禮多據齊詩郊特牲注引詩是據魯破繡爲綃上昏禮注引詩是據魯破宵爲綃繡宵並以實意卽承傳而述言之緣傳已專訓不必再爲聊賴詩說攷 卷二 二

饋食禮注所引據齊詩之文也

聲近假借爲綃字齊詩作宵與儀禮禮記同特牲

既見君子云胡其憂 石經魯詩殘碑

喬樅謹案胡毛詩作何

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荀子臣道篇迫脅於亂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以爲成俗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

喬樅謹案段氏詩經小學云此所引卽是詩之異文前二章六句此章四句殊太短恐漢初相傳有脫誤也今故附錄之以俟攷正

椒聊

椒聊之實

爾尒疋釋木椒樧醜莤。又曰枓者聊。李巡曰椒菜莢皆有房故曰莤莤實也毛詩正義。郭璞曰椒之房裏名爲莤也

喬樅謹案鄭君箋詩以聊爲枓兼枓皆通用字枓聊亦以聲近通假陸元恪疏以聊爲語助非是儀徵阮相國云枓卽椒也尒疋此條專爲唐風椒聊而釋毛傳椒聊椒也也上必脫椒字箋云一椒之實意卽承傳而述言之緣傳已專訓不必再爲聊賴

魯詩遺說攷 卷二 二

椒也之訓矣

蕃衍盈升

應劭漢官儀皇后稱椒房取其蕃實之義也詩曰椒聊之實蕃衍盈升

喬樅謹案文選景福殿賦注引漢舊儀曰皇后稱椒房詩曰椒聊之實蕃衍盈升美其繁興也衍字作延疑是齊詩之文

椒聊且

楚詞九歎懷椒聊之敶敶兮。王逸注椒聊香草也詩曰椒聊且

彼其之子碩大且篤

補說苑立節篇夫士欲立義行道毋論難易而後能行之立身揚名無顧利害而後能成之詩曰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脩激之君子其孰能行之哉

綢繆

綢繆束楚

補王逸楚詞九歌注綢縛束也詩曰綢繆束楚

杕杜

有杕之杜

補高誘淮南說林訓注杕讀詩有杕之杜之杕

會詩遺說攷　卷二二　三

獨行煢煢

張衡思元賦孤行之煢煢兮

補劉向楚詞九歎獨煢煢而南行憂苦篇

補王逸楚詞九思注詩云獨行煢煢獨行貧苦釋文云本亦作煢又作惸

喬樅謹案毛詩獨行貧苦釋文云本亦作煢又作惸煢攷說文走部趋獨行也从走勻聲讀若煢又目部最目驚視也从目袁聲今作最則最煢皆趋字之假借作僛方言僛獨也郭注云古煢字作僛亦相係孫至貴居亦以居爲俍邵郡傳亦相係孫至貴居亦以居爲俍又究究毛傳云究窮也从穴九聲章句曰究究不止貌也其訓與孫炎窮極義相通

鴇羽

集于苞栩

補尒疋釋木栩杼。孫炎曰栩一名杼嘉祐本草。郭璞曰

杼樹

喬樅謹案陸璣疏栩今柞櫟也徐州人謂櫟爲杼或謂之栩其子爲皁或言皁斗其殼爲汁可以染皁今京洛及河內多言杼汁謂櫟爲杼五方通語也攷說文栩柔也其實皁一曰櫟从木羽聲柔栩也从木予聲讀若杼櫟實也从木兼聲然則杼乃柔之假借也櫟卽今之櫟字

有杕之杜

遵肯適我

鄭箋云不足釋言過遵遶也。郭璞曰東齊曰過北燕曰遵皆相及遶

魯詩遺說攷　卷二　二

喬樅謹案遵毛詩作噂傳亦訓遶釋文云噂韓詩作遵並字之假音遏通作曷遵通作逝

作逝逝及也訓義皆同尒足字作遵蓋據魯詩文郝氏懿行曰方言卷七云蝎噂遶也蝎噂與遏

有杕之杜

生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

彼邑釋誨百歲之久歸于其居後漢書本傳

朱苓

喬樅謹案潛夫論班祿篇背宗族而采蘩怨徐璈以爲采蘩當是采苓之譌今攷采苓詩毛叙云刺

晉獻公聽讒也案左傳言晉桓莊之族逼獻公患之使士爲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又使羣公子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後復盡殺羣公子是其背宗族之事采苓之作當在此時臧氏鏞堂疑采蘩是采蘋之誤因詩有宗室牖下句而附會之未足爲據也

魯詩遺說攷　卷二　三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詩國風六

秦風

車鄰

補服虔左傳注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狩之事其孫襄公列爲侯伯故兼陳蒼蒼之歌終南之詩追錄先人車鄰駟鐵小戎之歌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

喬樅謹案服虔以駟鐵小戎爲秦仲之詩與毛詩敘不同是據詩爲說故與毛異

有車鄰鄰

補王逸楚詞九歌注鄰鄰車聲也詩云有車鄰鄰大司命篇

○又九辯注軒車先導聲鄰鄰釋文云本又作轔鄰字

喬樅謹案毛詩有車鄰鄰釋文云本又作轔鄰字蓋鄰之假借故漢書地理志引詩作轔文選潘安仁籍田賦注王元長曲水詩序注引詩並作有車轔轔是三家今文同厥雅轔轔聲也正釋此詩之訓

有馬白顛

補尒疋釋畜的額白顛。〈舍人曰〉的白也額額也額有白毛今之戴星馬也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說文的馬白領也虞翻易注曰的白額也訓義並同馬瑞辰曰的之言的謂白額的然著明如射之有的也的爲射棚中珠子故以戴星釋之非泛以白爲的也的从勺聲勺聲古卓故又通作卓觀禮匹馬卓上九馬隨之鄭注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爲上卓當即的之假借觀禮十馬以卓爲上是古人以的額爲重故詩人亦以白顛爲言也

既見君子並坐鼓瑟

補尒疋釋言並併也。〈郭璞曰〉詩云並坐鼓瑟

補列女傳六詩云既見君子並坐鼓瑟齊孤逐女傳

逝者其耋

補尒疋釋言耋老也。〈舍人曰〉年六十稱也春秋正義。〈孫炎曰〉耋鐵也老人面如生鐵色毛詩正義。〈郭璞曰〉八十曰耋

喬樅謹案劉熙釋名云八十曰耋耋鐵也皮黑如鐵與孫注義同桓寬鹽鐵論王肅易注並以八十爲耋服虔左傳注馬融易注則以七十爲耋舍人爾雅注何休公羊注又以六十爲耋說各不同馬

瑞辰曰按徐彥宣公十二年公羊疏曰七十曰耄與此異也是徐
曲禮文也案今曲禮曰七十曰耄者矣又曲禮八十九
彥所見曲禮有作七十曰耄者矣又曲禮八十九
十曰耄釋文云本或作八十曰耄是陸
氏所見曲禮有作八十曰耄者矣蓋由諸儒所據
曲禮本不同故其說各異至六十曰耄未詳所出
古六字从八从人形近易譌周官校人注云六皆疑
耄傳寫者譌爲六十耳
爲八之誤是其證也疑舍人何郤公皆以八十爲

四鐵

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補列女傳八詩曰公之媚子從公于狩馮昭儀傳

喬樅謹案傳引此詩二語以証馮昭儀當熊事疑
魯詩之義以媚子爲嬪妾之稱也

載獫猲獢

補尒疋釋畜狗屬長喙獫短喙猲獢。郭巡注分別犬
喙長短之名毛詩正義。郭璞注詩曰載獫猲獢文選
張衡西京賦爲車之邊載獫歇驕釋文云依本又作猲驕
喬樅謹案毛詩載獫歇驕與張衡

本又作獢堀尒疋及注引詩作載獫猲獢與張衡

合皆據魯詩之文又陸本尒疋作獥釋文云獥字
林作猲攷說文引尒疋正作猲今本尒疋獥仍爲
猲从說文也毛詩作歇驕者古文之假借

小戎

小戎俴收

補尒疋釋言俴淺也。郭璞注詩曰小戎俴收
補張衡東京賦乃御小戎

駕我騏騵

補尒疋釋畜馬後右足白騵左白騧。郭璞注詩曰騵
白曰騵毛詩正義

言念君子溫其如玉

補荀子法行篇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溫潤而澤仁也縝
密而理知也堅剛而不屈義也廉而不劌行也折而不
撓勇也瑕適並見情也扣之其聲清揚而遠聞其止輟
然辭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此之謂也

騧驪是驂

補尒疋釋畜白馬黑脣騇黑喙騧。郭璞曰今之淺黃
色

喬樅謹案毛傳黃馬黑喙曰騧說文騧黃馬黑喙
也今本爾雅白馬黑脣騇黑喙騧白誼黃字之誤

焦循曰尒疋白馬黑脣騵釋文引孫炎本作犉言
與牛同稱犉本黃牛黑脣之名爾雅白馬疑古作
黃馬騧承犉言之故亦爲黃馬也証以郭注焦說
良碻

竹鞹緄縢

補周官考工記弓人注緁弓鞹也弓有鞹者爲發弦時
備頓傷詩云竹鞹緄縢
喬樅謹案毛詩竹閉緄縢傳云閉緁緄繩縢約也
釋文云竹閉本一作鞹攷鄭注儀禮士喪禮云弓
桑曰鞹縢緣也詩云竹鞹緄縢又既夕記注云柲

弓桑弛則縛於弓裏備損傷以竹爲之詩云竹柲
緄縢鄭君注儀禮多用齊詩兩引此詩皆作柲字
蓋據齊詩文鄭君周禮注又引詩作鞹蓋從魯詩
也柲閉一聲之轉詩我思不閟及閟宮有侐毛傳
並訓爲閉太元棗豹騰其祕注訓祕爲閉則義亦
通矣胡承珙曰緁通作柲荀子非相篇曰接人則
用柲注云柲者檠柲也正弓弩之器也正義謂以
繩緁之因名鞹爲緁失之

惛惛良人秩秩德音

補列女傳二詩云惛惛良人秩秩德音於陵子
妻傳

喬樅謹案惛惛毛詩作厥厥惛是正字三家今文
當同厥是聲近假借字毛詩湛露厥厥夜飲釋文
引韓詩作惛惛其明証也

蒹葭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

補蔡邕釋誨蒹葭蒼而白露凝

泝洄從之　泝游從之

補尒疋釋水逆流而上曰泝洄順流而下曰泝游○孫
炎曰逆渡者逆流也順渡者順流也毛詩正義○郭璞曰皆
游洄溯而也水欲下違而之上也从水朔聲游或
从辵朔據此知溯爲正字遡爲或體泝卽溯之俗
書也

宛在水中坻

補尒疋釋水小沚曰坻
喬樅謹案坻毛傳云小渚也尒疋釋文坻本一作
墀又作泜說文坻或从水从爻作汶或从者作渚
玉篇坻又作垞與泜同

宛在水中沚

〔集傳〕小渚曰沚

喬樅謹案沚韓詩作薾與魯毛異義

終南

有條有梅

〔補〕孫炎爾疋釋木注詩曰有條有梅條梢也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梢條古字通論語微子篇滔滔鄭本作悠悠淮南子墜形訓東方曰條風呂覽有始篇作滔風皆以音近通假條毛詩釋文云本亦作槄馬瑞辰謂爾疋柚條卽梢條之異文故傳以條卽爲

梢說文引詩右抯作右捎足爲由自古字通用之證

有杞有棠

〔白帖五〕有杞有棠

案王伯申云毛傳釋杞棠爲山白帖所引殆韓詩也杞與杞通堂與棠通杞棠皆木名與上文條梅爲一例春秋杞侯公敖作紀左傳堂邑楚詞作棠紀堂假借字也詩祺案釋文於終南有紀有堂引崔集注作杞若白帖所引有杞有棠是韓詩釋文何以不著疑白氏取諸類書或是齊魯之異文偶有存者

〔集傳〕交交黃鳥止于棘

〔補〕蔡邕陳太邱碑文交交黃鳥爰集于棘命不可贖哀惴惴其栗

何有極

惴惴其栗

〔補〕趙岐孟子章句三惴懼也詩云惴惴其栗

喬樅謹案高誘淮南說山訓注俓讀詩憮憮其栗之憮據此是魯詩文慄字作栗不與毛同今孟子注閒本監本毛本俱作慄此出後人順毛所改七經孟子考文據古本作栗字是也

殲我良人

補爾雅釋故殲盡也

喬樅謹案說文殲微盡也从歺鐵聲又云殪絶也絶亦與盡同義

如可贖也人百其身

蔡邕陳留太守胡公碑如可贖也人百

喬樅謹案隸續載平輿令薛君碑如可贖也人百其身與伯喈所用魯詩合疑三家詩兮字作也與毛氏異

子車鍼虎

補高誘淮南脩務訓注子虎秦大夫子車鍼虎

晨風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補爾雅釋天晨風鴥也

補張衡思元賦如何淑明忘我實多

補說文鳥部鴥鵙飛貌从鳥穴聲詩曰鴥彼鵙風

喬樅謹案毛詩欭彼晨風釋文云欭說文作鴥攻韓詩外傳引詩作鵙然則知作鴥者魯詩也晨風許書作鵙風亦據魯詩之文毛詩古文段晨爲鵙字

宛彼北林

補周官幽人注愆讀如宛彼北林之宛

喬樅謹案鄭司農此注引詩是据魯詩之文毛韓宇並作鬱宛者宛之假借苑木茂貌也鬱說文云木叢生者鬱蔕一聲之轉

山有枸櫟

補爾雅釋木櫟其實梂。舍人注櫟實名梂也炎注櫟實橡也有梂菜自裹也齊氏要術。釋木又曰樸樕者。郭璞注樸屬叢生者爲枹詩所謂檴樸枹櫟

喬樅謹案枹毛詩作苞

隰有六駁

補尒疋釋木駁赤李。郭璞曰子赤

喬樅謹案此卽釋詩之隰有六駁毛傳謂駁如馬
倨牙食虎豹與他章山隰之木文不相配當作木
名爲正確豹古今注云六駁山中有木葉似豫章
皮多蘚駁名六駁木詩曰隰有六駁亦與毛傳義
異

隰有樹檖

補尒疋釋木檖羅。郭璞曰今楊檖實似梨而小酢可
食

喬樅謹案毛傳檖赤羅也說文云檖羅也詩正義
引尒疋檖赤羅多赤字郤氏晉涵以爲連引舊注
之文耳

消陽

我送舅氏至於消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列女傳二泰穆姬者晉獻公之女賢而有義穆姬死穆
姬之弟重耳入秦秦送之晉是爲晉文公太子營思母
之恩而送其舅氏也作詩曰我送舅氏至於消陽何以
贈之路車乘黃君子曰慈母生孝子

檖輿

魯詩遺說攷　卷二　十三

胡不承權輿

補尒疋釋詁權輿始也。郭璞注詩曰胡不承權輿

喬樅謹案毛詩于嗟乎不承權輿讀于嗟乎句不
承權輿句此引詩乎作胡以胡不承權輿爲句蓋
本舊注所引魯詩故文異而句讀亦異也

宛邱

子之湯兮

王逸楚詞離騷注湯猶蕩蕩無思慮貌也詩曰子之湯兮

喬樅謹案毛詩子之湯兮傳云湯湯也此引魯詩文直作湯字蓋三家今文每以訓詁代正經如芃蘭詩能不我甲毛傳云甲狎也釋文引韓詩作能不我狎大明詩俔天之妹毛傳俔磬也正義引韓詩作磬天之妹是其顯証也

宛邱之上

補尒疋釋邱宛中宛邱。又曰邱上有邱爲宛邱陳有宛邱。注曰四方高中央下曰宛（元和郡縣志）

喬樅謹案宛中之義故有中央隆高之說而不知宛邱之與負邱固兩不相涉也釋邱下云邱上負一邱毛詩正義引李孫之說皆云中央下與郭璞異解然自以舊注爲長郭緣誤仞邱皆有邱爲負邱句爲解宛中央隆高則邱上豈能復負一邱乎郭尒疋固作娑娑毋煩傅曰犧尊有沙飾也鄭志張逸曰犧讀爲沙沙鳳皇也不解鳳皇何以爲沙答曰刻畫鳳皇之象於尊其形娑娑然按今經傳娑娑字皆改作婆婆詩尒疋即以婆娑連文恐倘

坎其擊缶

補風俗通義六詩曰坎其擊鼓宛邱之道缶者瓦器所以盛漿鼓之以節歌

東門之枌

婆娑其下

補尒疋釋訓婆娑舞也。李巡曰婆娑盤辟舞也。孫炎曰舞者之容婆娑然（毛詩正義）

補王逸楚詞九懷注詩曰婆娑其下（陸德明毛詩音義）

喬樅謹案說文女部娑舞也从女沙聲詩曰市也婆娑段氏玉裁云詩音義婆步波反引說文作婆尒疋音義但云娑素何反不爲婆字作音蓋陸所見尒疋固作娑娑毋煩傅曰犧尊有沙飾也鄭志張逸曰犧讀爲沙沙鳳皇也不解鳳皇何以爲沙答曰刻畫鳳皇之象於尊其形娑娑然按今經傳娑娑字皆改作婆婆詩尒疋即以婆娑連文恐倘

非古也喬樅案張平子思元賦脩初服之婆娑兮
漢人文筆尚多用娑字
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補高誘呂覽愛類篇注詩曰不績其麻市也婆娑又婦人不脩中
饋休其蠶績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
百姓妻女妄嬴弱疾病之家懷憂憒憒易爲恐懼至
使弃走奠時去離正宅畸嶇路側風寒所傷姦人所刺
盜賊所中或增禍重祟至於死亡而不知巫所欺誤反
恨事神之晚此妖妄之甚者也

喬樅謹案匡衡言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稚圭治
齊詩者班固漢書地理志言陳大姬好祭祀用史
巫故其俗巫鬼引宛邱及東門之枌詩爲証孟堅
也蔡邕碑文兩作泌邱攷廣雅邱上有木爲枌邱
之言亦本齊詩鄭氏詩譜亦用之今案潛夫論云
則泌邱蓋本於魯詩說尒疋釋邱云水潦所還埒
云是魯詩說與齊並同市也婆娑今本潛夫論作
邱水出其前淯邱水出其後沮邱水出其右正邱
女也婆娑盧氏文弨以爲三家異文喬樅案女字
水出其左營邱馬瑞辰以爲古者邱下多有水疑
廣雅原作邱下有水曰泌邱後譌爲邱上有木因
改泌邱爲枌邱耳又案毛詩釋文云樂飢本又作
藥毛音洛鄭力召反沈云舊皆作樂晚詩本有作
疒下樂以形聲言之殊非其義藥字當从疒下棄

衡門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補列女傳二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

療飢 老萊子妻篇
蔡邕焦君贊衡門之下栖遲偃息泌之洋洋樂以忘飢
補又述行賦甘衡門以宣神兮。(又郭有道林宗碑棲
遲泌邱。(又汝南周巨勝碑洋洋泌邱于以逍遥
補尒疋釋故棲遲息也。(舍人曰棲遲行步之息也毛詩
正義
喬樅謹案棲遲或作西遲漢嚴發碑云西遲衡門
又作徲徥漢婁壽碑云徲徥衡門徲亦作犀說文
犀犀遲也玉篇云犀今作栖是犀遲卽此詩之棲
遲皆四家詩之異文也攷說文鬧鳥在巢上也象

形日在鬧方而鳥鬧故因以爲東鬧之鬧或从木
妻是棲爲西之或體又泌之洋洋毛傳云泌泉水
也蔡邕碑文兩作泌邱攷廣雅邱上有木爲枌邱
則泌邱蓋本於魯詩說尒疋釋邱云水潦所還埒
邱水出其前淯邱水出其後沮邱水出其右正邱
水出其左營邱馬瑞辰以爲古者邱下多有水疑
廣雅原作邱下有水曰泌邱後譌爲邱上有木因
改泌邱爲枌邱耳又案毛詩釋文云樂飢本又作
藥毛音洛鄭力召反沈云舊皆作樂晚詩本有作
疒下樂以形聲言之殊非其義藥字當从疒下棄

案說文瘵治也瘵或瘵字也則毛止作樂鄭本作瘵臧氏鏞堂曰據說文則沈說非也从疒樂者蓋人有疾則苦治之則樂故說文以瘵爲正字也喬樅謂三家作瘵者皆瘵之或體毛詩作樂者亦瘵之假借毛傳云可以樂道忘飢正詮釋瘵飢之義非以詩樂飢字讀爲喜樂之樂前儒强分毛鄭二讀非也觀列女傳引魯詩作瘵飢而蔡伯喈焦君贊云樂以忘飢韓詩外傳引詩作瘵飢字同魯詩而上文云彈琴咏歌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以發憤忘食矣是魯韓發明瘵飢之義大旨皆

與毛同足証毛詩樂飢卽瘵之假借也瘵字訓義臧說得之

東門之池

彼美淑姬可與寤言

〈列女傳二〉詩曰彼美淑姬可與寤言喬樅謹案列女傳晉文齊姜篇引詩彼美孟姜可與寤言上句本鄭風有女同車詩語與此不連傳欲証齊姜女事故以意合之寤毛詩作晤說文云晤覺也又云寤覺而有言曰晤則寤晤音義並同矣

墓門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墓門有棘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止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列女傳八〉辯女者陳國採桑之女也晉大夫解居甫使於宋道過陳遇採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爲我歌我將舍女採桑女乃爲之歌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大夫又曰爲我歌其二女曰墓門有棘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止訊予

不顧顛倒思予大夫曰其棘則有其鴞安在女曰陳小國也攝乎大國之間因之以饑饉加之以師旅其人且亡而況鴞乎大夫乃服而釋之君子謂辯女貞正而有辭柔順而有守詩曰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此之謂也

〈楚詞天問〉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王逸曰〉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佚聘其情欲婦人則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鴞萃止故曰繁鳥萃棘也言墓門有棘雖無人棘上猶有鴞女猶不媿不媿也

案此與列女傳合而有小異

喬樅謹案墓門有棘棘當作棘觀叔師引詩墓門

有棘有鴞萃止是魯詩二章俱作棘故云棘上猶
有鴞列女傳作棲或俗本據毛詩改之馬瑞辰云
玉篇古文某作楳楳棘形相似棘蓋譌作楳因之
毛詩作梅又作棲耳

〈王逸楚詞離騷注〉訊諫也詩曰訊予不顧訊予不顧
喬樅謹案詩歌以訊止訊予不顧訊字俱訾之誤
訾與萃相韵作訊則音義俱舛矣毛詩釋文云訊
又作訾音信徐息悴反告也韓詩訊諫也是陸氏
所見詩本亦有作訾者廣韵六至云訾告也引詩
曰歌以訾止字尚不誤洪興祖楚詞補注亦作歌

以訾止攷爾雅釋詁訾告也釋文訾沈音粹郭音
碎說文訾譖也从言卒聲國語曰訾申胥段氏玉
裁云訾訊義別訾多訛作訊如尒疋訾告也釋文
云本作訊音信說文引國語作訾今國語作訊此
詩歌以訾止毛傳訾告也及雨無正詩箋肯用訾
疋釋文云譖又作鷷鷷字蓋後人轉寫改從毛詩
鄭箋訾告也正用釋詁文而釋文誤作訊以音信
又攷說文艸部鶨綬草也从艸鳺聲詩曰邛有旨
鶨是許氏所引詩亦三家之異文鶨鷷音近故得
爲疋賴王逸楚詞注及廣韵所引可証其誤列女
傳訊字雖誤止字尚未誤今毛詩不誤訾譌作訊
并止字亦譌爲之戴氏東原云此句止字與上句
相應凡詩韵在句中者韵下用字不得與異惟不
可休思譌作息此譌作之也均宜改正

又案阮氏釋文校勘記訊諫也六經正誤云訊諫
也作諫誤說文諫數諫也从言从柬七賜反諫促
也从言从約束之柬音速宋小字本所附作諫誤
多一畫當由不識諫字者誤改耳據此則訾字訓
諫義雖可通當以諫字爲正楚詞注作諫或是轉
寫之譌今本釋文諫字亦譌作諫矣

防有鵲巢
中唐有甓邛有旨鷷

〈尒疋釋宮〉廟中路謂之唐氏顏謂之甓。〈李巡曰〉唐
廟中路名氏顏一名甓。〈孫炎曰〉詩云中唐有甓。〈郭

璞曰顏甎也今江東呼爲氏甓毛詩正義

〈又釋草〉鷷綬。〈郭璞曰〉小草有雜色似綬
喬樅謹案鷷字毛詩作鷷不從艸古今文之異尒
疋釋文云鷷又作鷷鷷字蓋後人轉寫改從毛詩
又攷說文艸部鶨綬草也从艸鳺聲詩曰邛有旨
鷷是許氏所引詩亦三家之異文鷷鷷音近故得
通用

心焉惕惕

〈尒疋釋訓〉惕惕愛也

喬樅謹案郭景純注云韓詩以爲悅人故言愛也據此知三家之義與毛迥殊毛以此詩爲憂讒而作故解惕惕云猶忉忉也尒疋訓惕爲愛是魯詩與韓同義景純不見魯詩故引韓詩悅人之說以證明雅訓又案衆經音義云惕惕疾也懼也引詩曰心焉惕惕此申毛氏之說者與尒疋訓異

澤陂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

補風俗通義十詩云彼澤之陂有蒲與荷傳曰水草交厝名之爲澤澤者言其潤澤萬物以阜民用也

喬樅謹案此所引傳卽魯詩澤陂之傳也應劭習魯詩故於魯詩傳單稱傳猶白虎通義用魯說辟雍篇引水圓如璧云云單稱詩訓姓名篇引文王十子云云單稱詩傳也觀風俗通義此條下文引韓詩傳明著韓詩字則上文引詩及傳之確爲魯詩傳無疑矣荷字魯詩作茄與毛氏文異疑此荷字是後人轉寫據毛詩改之也

補尒疋釋草荷芙葉其莖茄其葉蕸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意。〔樊光注〕詩曰有蒲與茄。〔郭璞注〕舊見詩。〇邢昺疏詩陳風云有蒲與蓮

喬樅謹案高誘淮南說山訓注荷水菜夫葉其莖曰茄與釋草合蓋魯詩之訓如此毛詩箋云芙蓉之莖曰茄此言之莖曰荷正義曰如尒疋則芙蕖之莖曰茄此言荷者意欲取莖爲喻亦以荷爲大名故言荷耳樊光尒疋注引詩作有蒲與茄然則詩本有作茄字者喬樅攷漢書楊雄傳矜荂茄之緣衣集注云茄亦荷字見張揖古今字詁然鄭從三家詩文自當作茄不宜仍用荷字荷當爲茄之誤正義以荷爲大名故言荷殊失鄭義又案陸孔疏見韓詩而俱不言字異則韓與毛同鄭君所據及樊光所引皆用魯詩之文毛詩箋改菡爲蓮與鄭箋改菡爲蓮異謂釋文所引當是有蒲與菡之注陸元朗誤載於鄭風然則韓詩於此章亦祇訓菡爲蓮字不作蓮也鄭箋茄字既據魯詩改毛則蓮字亦據魯詩改毛則蓮字不作可知矣邢昺所引詩語蓋據尒疋舊注之文御覽所採亦魯詩之佚句散見於百家者也

謹案王逸釋故陽子也。郭璞曰魯詩云陽如之何今巴渡之人自呼爲阿陽

喬樅謹案毛詩傷如之何傳云傷無禮也箋云傷思也此引魯詩作陽以陽爲子文義與毛並異馬瑞辰曰易說卦兌爲妾爲羊鄭本羊作陽注云此陽謂爲養无家女行賃炊爨今時有之賤於妾也是陽同厥養之養自稱陽者謙辭也

有浦與蓮 說見前

勞心悄悄

謹張衡思元賦思離居之勞心兮情悄悄而思歸

魯詩遺說攷 卷二 三

喬樅謹案李善文選注引毛詩曰勞心悄悄今詩作忡心悄悄忡字疑勞之誤平子賦正用詩語可爲明証

有蒲菡萏 見前

展轉伏枕

謹高誘淮南說山訓注詩曰展轉伏枕

喬樅謹案今本淮南注作展轉伏枕蓋寫寐咏嘆疑高注本引此詩寫寐無爲展轉伏枕而後人轉寫顛倒錯誤也

福州陳壽祺學

魯詩國風七

會風

羔裘

補潛夫論志姓氏篇會在河伊之間其君驕貪儉滅會詩人憂之故作羔裘閔其

會詩遺說攷　卷二　四

男喬樅述

貞亂靡常上下不圖詩云昔高辛氏之土祝融之墟

補詩紀

喬樅謹案鄭君詩譜云昔高辛氏之土祝融之墟

歷唐堯周重黎之後妘姓處其地是爲鄶國爲鄭

武公所滅也此據史記楚世家正義引與今本詩譜微異毛詩正義云

國語鄭語祝融氏後八姓妘姓鄶鄶路偪陽也八

姓雖同出祝融皆不處其墟唯妘姓檜者處其地

爲以妘姓之中又有鄶路偪陽故指檜以別之史

記楚世家云叔熊逃難居荊蠻子孫以其先鬻熊

案世本會人卽檜之祖也鄭語以八姓爲黎後者

引詩蓋據三家之文尒雅騶守卽繙之假借說文所

以見回祿黎之後復爲黎職故本之黎也

羔裘逍遙

補王逸楚詞九辯注逍遙遊戲也詩曰羔裘逍遙

喬樅謹案楚詞注引詩蓋作狐裘見傅爲之說

素冠

補魏書李彪傳曰周室淩遲喪禮稍亡是以要絰卽戎

素冠作刺

喬樅謹案李彪此義與毛傳異當爲三家詩說今

據列女傳引詩爲証杞梁戰沒其妻殉死之事疑

彪之所說卽魯詩義彪生於宋代去漢晉未遠魯

詩遺說當有存者故得據以爲言又魏書稱彪篤

學不倦漁陽高悅見問博學高才家富典籍彪於

悅家手抄口誦不暇寢食以彪之博覽羣書則魯

說之散見百家者固嘗及見之也

棘人欒欒兮

補高誘淮南任地篇注棘羸瘠也詩曰棘人欒欒

補說文肉部臠臞也詩曰棘人臠臠

補爾雅釋故臠病也○舍人曰臠心憂傷之病也

喬樅謹案毛詩棘人欒欒乃臠之叚借說文所

引詩蓋據三家之文尒雅臠守卽臠之假借許書

有臠無臠曾詩當作臠臠淮南任地篇欲肥

肥者欲棘高誘以棘爲羸瘠與毛異義

異高氏明詩之訓也今本引詩棘人之欒欒

此後人轉寫舛錯當作棘人欒欒兮為是含人尒
疋注亦用魯說心憂而憚故病羸瘠也
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補列女傳四齊莊公襲莒杞梁戰死其妻枕夫之屍於
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涕十日而
城為之崩既葬遂赴淄水而死詩云我心傷悲聊與子
同歸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列女傳引詩二語並無兮字文從省也
古人多有此例如棘人欒欒兮許氏說文引亦省
兮字
樂子之無知
補尒疋釋詁郭璞注詩曰樂子之無知
旖旎其華
〔王逸楚詞九辯注〕旖旎盛貌詩曰旖旎其華
喬樅謹案毛詩旖旎作猗儺傳云柔順也魯詩與
毛文義並異又劉向九歎惜賢篇猗儺樹之旖旎
陸氏毛詩釋文云猗本又作旖案作旖者是也說
文旌部云旖旗之曲柳也从㫃奇聲詩曰旖旎
匪風

匪風飄兮
〔王逸楚詞九歌注〕飄風猛詩曰匪風飄兮
補說苑善說篇詩云誰能亨魚泲之釜鬵欽將西歸懷
之好音物之相得固微甚矣
補尒疋釋詁謂之鬵鬵錢也。〔孫炎曰〕關東謂鬲為
鬵涼州謂甑為錢毛詩正義。〔郭璞曰〕詩云泲之釜鬵
喬樅謹案說文鬲部融鬵屬鬵大釜也金部錢下
一曰鬵鼎然則釋器所謂融者亦指釜屬或以飯
飥當之非也又泲字說文手部云揳滌也从手既聲詩曰揳之釜鬵揳訓滌溼訓灌注二義各別
陸氏毛詩釋文云泲本又作揳案作揳者是也泲
字古文之叚借
〔王逸楚詞九嘆注鬵釜也詩云泲之釜鬵

曹風

蜉蝣

補 朱正釋蟲蜉蝣渠畧。郭璞曰蜉蝣似蛣蜣
喬樅謹案方言蜉蝣秦晉之間謂之渠畧說文蠆
蟲一曰浮游朝生暮死者浮游即蜉蝣也然則
渠畧亦蟲蠆之良借耳

衣裳楚楚

喬樅謹案戰國秦策不韋使楚服而見春詵注云
楚服盛服即用此詩衣裳楚楚之義焉是曰毛
傳云楚楚鮮明貌案說文襳會五采鮮貌引詩衣

襳襳蓋本三家詩楚楚即襳襳之段借襳从虘
聲虘从且聲楚从疋古讀如胥與且同聲故通用
襳襳借作楚楚猶賓之初筵邊豆有楚義同韓奕
之邊豆有且也

惟鵜在梁

補 朱正釋鳥鵜汚澤。郭璞且今之鵜鴂也好羣飛況
水食魚故名汚澤俗呼之爲淘河

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補 續漢書輿服志詩刺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尸鳩

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心如
結兮

補 荀子勸學篇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兩
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螣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
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
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

補 說苑反質篇詩云鴋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
儀一兮傳曰鴋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
以理萬物者一儀也以一儀理萬物天心也五者不離
合而爲一謂之天心在我能自深結其意於一故一心

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是故誠不遠也夫誠
者一也一者質也君子雖有外文必不離內質矣

喬樅謹案鴋鳩古字但作尸作鴋者今字也列女
傳引詩亦作尸鳩與荀子同而說苑引詩作鴋鳩
此後人用今字改之耳

補 列女傳二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
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言心之均一也尸鳩以一心
養七子君子以一儀養萬物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
可以事一君此之謂也 魏芒慈母傳

喬樅謹案荀子說尸鳩詩與說苑列女傳意旨相

合則魯詩之說多本於荀子於此益見說苑所引傳卽魯詩傳也列女傳述詩義與說苑同皆據魯詩之文所謂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卽荀子事兩君者不容之義也說苑引詩言五者不離合而爲一謂之天心今據荀子君子篇言尙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疎序長幼五者引詩其義不忒爲証知魯詩卽本荀子爲說故有五者不離之語說苑蓋節引之非全文也

補淮南詮言訓買多端則窮心不一也有百技而無一道雖得之弗能守故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也其儀一也心如結也君子其結於一乎

喬樅謹案此義與荀子勸學篇說詩大旨並同淮南文有鳴鳩字今本譌作鳴緣淮南高而誤高於鳴鳩已有注解此引詩乃証鳩鳩之卽爲戴鵀也與諸家異

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補潛夫論德化篇所謂平者內懷尸鳩之恩。〈爰際篇〉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補淮南書鮑宣上書曰天下迺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爲皇天子下爲黎庶父母爲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

尸鳩之詩

喬樅謹案諸習魯詩者說尸鳩之義詞旨義刺與毛異解宣亦不以此詩爲刺說爲天牧養

元元視之如一云云與說苑引傳君子以一儀理萬物天心也語意亦同

補尒疋釋鳥鵴鳩鵴鵃。〈樊光曰〉春秋云鵴鳩氏司空心均平故爲司空。〈孫炎曰〉方言云鵴鳩自關而東謂之戴勝春秋正義

鵴鳩在桑其子在梅

補高誘淮南時則訓篇戴鵀鳥也詩曰鵴鳩在桑其子在梅是也

喬樅謹案鵴字今本譌作鳴緣淮南文有鳴鳩字而誤高於鳴鳩已有注解此引詩乃証鵴鳩之卽爲戴鵀也

補荀子君子篇尙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疎序長幼此先王之道也故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分此者也忠者慤此者也兼此而能之備矣備而不矜夫故爲天下貴矣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楊倞注荀子仁者仁此者也云此謂尙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疎序長幼五者也義此先王之道也句此下舊有五者二字故楊注云然說

苑引詩傳亦有五者不滛之語可証也今本荀子無五者二字文脫佚也

又富國篇人皆亂我獨治人皆危我獨安人皆失喪之我按起而治之故仁人之用國非特將持其有而已也又將兼人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淑人君子二句又見議兵篇引詩

劉向傳四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楚昭定王傳劉向傳一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衛姑定姜傳何休公羊傳解詁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四國天下

九

詩書道說攷　卷二　四

下襲趙指十八年

風俗通義四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傳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

喬樅謹案此引傳與說苑引傳同益足証應劭之習魯詩也

下泉

愾我寤歎

王逸楚詞九歎注愾嘆歎貌也詩曰愾我寤歎遠逝喬樅謹案毛詩愾作愒義並同說文玉篇愒下引詩曰愒我寤歎慶藩雅雨堂本韓之

七月

(補)史記劉敬傳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部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

(補)又匈奴傳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於西戎邑於

豳其後三百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亶父亡走踰下而

豳人悉從亶父而邑焉

喬樅謹案史記周本紀曰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又國語曰不窋

失官竄於戎狄之間革胎注謂在太康時其說非

也史記言公劉避桀居豳自太康至桀相距二百六十餘年公劉爲不窋孫於年代不合竝震據史記言孔甲淫亂夏后德衰諸侯畔之謂不窋失官當在孔甲時今慶陽府安化縣有不窋城城東三里有不窋家毛大可謂公劉遷邠應自不窋城遷不應自部遷馬瑞辰曰按毛說非也不窋失官以後至子鞠時必嘗復其稷官復居于部至公劉時又遷夏桀之亂復失其官乃自部遷豳耳以公劉詩涉渭爲亂考之水經渭水又東過武功縣北鄙道元注渭水又東遷邰縣故城南舊邰城也是部

在渭旁非自部遷豳無由涉渭取材也又公劉詩傳曰公劉居於部而遭夏人亂乃避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西遷其民邑於豳爲按部在今武功縣豳今邠州豳在部北百餘里不窋城又在豳北二百餘里使公劉自不窋城遷是自外而遷于內非所以避中國之難也

(補)潛夫論浮侈篇明王之養民也愛之勞之教之誨之慎嫉防萌以斷其邪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民固不可恣也。(李賢曰)七月詩豳風也大謂耕桑之法小謂紩綢之類自春及冬終而復始也(後漢書王

符傳注)

無衣無褐

(蔡邕九惟文)無衣無褐

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補)尒疋釋故饁饋也。(孫炎曰)饁野之餉(毛詩正義)

(補)又釋言畯農夫也。(孫炎曰)農夫田官也(毛詩正義。)(郭璞曰)今之嗇夫也

(補)又釋訓喜酒食也。(舍人曰)古曰饁(釋文。)(李巡曰)得酒食則喜歡也(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尒疋音義云饁舍人本作喜釋云古曰

饎據此則知魯詩文亦作田畯至喜而喜字訓爲酒食與毛義異故鄭箋從魯訓讀喜爲饎也
舍人云古曰饎謂古卽以喜爲饎字李巡云得酒
食則喜歡是李本尒疋亦作喜字

春日載陽

張衡東京賦春日載陽。薛綜曰陽晹也

喬樅謹案毛詩陽字無傳鄭箋云陽温也薛敬文
訓陽爲晹當據魯故鄭箋之義亦本魯詩爲解

春日遲遲采蘩祁祁

尒疋釋詁祁祁遲遲徐也

喬樅謹案毛傳云祁祁衆多也此訓爲徐義與毛
異蓋從魯故

七月鳴鴂

補尒疋釋鳥鶐伯勞也。奚光曰春秋傳曰少皞氏以
鳥名官伯趙氏司至伯趙鶐也以夏至來冬至去毛詩正義引

補趙岐孟子注句五缺博勞也詩云七月鳴鴂應陰氣
而殺物者也

喬樅謹案缺字毛詩作鶐蓋通用字毛詩正義引
王肅云鶐及鶐皆以五月始鳴今云七月其義不
通也古五字如七當爲五今振鄂卿所引作七

四月秀葽

補說文草部葽艸也从艸要聲詩曰四月秀葽劉向說
此味苦苦葽也

喬樅謹案劉中壘此說卽釋魯詩之文段氏說文
注云夏小正四月秀幽幽葽一語之轉必是一物
苦葽當是漢人有此語漢時目驗今則不識其味
苦應夏令也陳啟源毛詩稽古編云案曹粹中詩
說據尒疋葽繞棘薁郭注謂今遠志也語又參以
劉向苦葽之說以爲鄭今藥中小草案劉許皆漢

人已訓此詩之蔞爲苦蔞其來古矣今蒙中小艸
味極苦濟醫家以甘草煮之方可用又有蔞繞之
稱曹說信爲有本

五月鳴蜩

(爾)(雅)不足釋(蟲)蜩螗蜩蟬。(舍人曰)皆蟬也方語不同
三輔以西爲蜩梁宋以東謂蜩爲蟬楚地謂之蟟蚻。
(孫炎曰)蜺五色具蜩宮中小青蟬也(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方言云蟬楚謂之蜩陳鄭之間謂之蜋
蜩宋衛之間謂之蜻蜻蜩是蜩螗古有通稱也嚴粲
詩緝以蜩螗不得爲一物固矣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

(爾)(雅)不足釋(蟲)斯螽蝤蝑。(舍人曰)斯螽今所謂春黍也
(爾)(雅)高誘呂覽季秋紀注詩曰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毛詩正義。孫炎注十二。)(李巡曰)一名蛩雞(毛詩正義。)
一名莎雞(毛詩正義同見文選注十一。)

正義

喬樅謹案爾雅釋文蝑本又作蚱詩作斯同音
私支反斯螽即斯螽古斯析同義陳風斧以斯之
箋云斯析也是已莎雞郭璞云一名樗雞蘇頌本
艸圖經曰今在樗木上者人呼紅娘子頭翅皆赤
訓蓋解魯詩蝑字也那昺疏引舜詩云六月食蜚

及崔許書引詩正作萑然則三家今文皆不作蒉
宇與毛詩異文
十月穫稻
補蔡邕明堂月令章句十月穫稻人若嘗其先熟故在
季秋九月熟者謂之半夏稻（初學記二十七。御覽八百二十九）
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補高誘呂覽孟夏紀注酎春酿也詩云爲此春酒以介
眉壽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補荀子大略篇子貢問於孔子曰詩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耕孔子曰賜願息耕（十七）
魯詩遺說攷　卷二　十八
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
焉可息哉
補尒疋釋言綯絞也。李巡曰綯繩之絞也（毛詩正義）
補趙岐孟子章句五詩邠風七月之篇言教民晝取茅
草夜索以爲綯綯絞也及爾開暇亟而乘蓋爾野外之
屋春事起爾將始播百穀矣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早獻羔祭
韭
補高誘呂覽仲春紀注詩云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
納于凌陰四之日其早獻羔祭韭開冰室取冰以治鑑

以祭廟春薦韭卵
喬樅謹案高氏注呂覽季冬紀又引詩二之日鑿
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二句文同早毛詩作蚤
鄭君禮記王制及月令注引詩四之日其早並與
高注合皆據三家今文攷淮南天文訓日至於曾
泉是謂早食說文日部早晨也从日在甲上據此
是早爲正字蚤其假借之字也

鴟鴞
補史記魯世家武王崩周公當國管蔡武庚等率淮夷
而反周公乃奉成王之命興師東伐遂誅管叔殺武庚
魯詩遺說攷　卷二　十九
放蔡叔放殷餘民於衞封微子於宋宣淮夷東土二年
而畢定周公歸報成王乃爲詩貽王命之曰鴟鴞
補尒疋釋鳥鴟鴞鸮鵂。舍人曰鴟鴞一名鸮鵂（毛詩正義）
補風俗通義四田鴟鴞之愛其子適所以害之者
喬樅謹案文選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云鸮巢
于韋苕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李善注引荀子云
南方烏名蒙鳩爲巢編之以髮繫之葦苕苕折卵
破巢非不牢所繫之弱也是李善以鴟鴞爲即蒙
鳩攷方言桑飛謂之工雀自關而東謂之鷦鳩自
關而西謂之桑飛或謂之巧婦魯詩舊說荀子亦云

蒙鵬鷯鵬也蒙當爲蔑引方言桑飛或謂之蔑雀
爲證蔑蒙一聲之轉懱蔑字異音義並同
恩斯勤斯謂子之閔斯
蔡邕胡公夫人哀讚殷斯勤斯慈愛備存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
趙岐孟子章句三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也言此鴟
鴞小鳥尚知及天未陰雨而取桑根之皮以纏綢牖戶
人君能治國家誰敢侮之刺邠君君曾不如此鳥
案邠卿以鴟鴞爲刺邠君以小弁爲伯奇作攷論衡
亦以小弁爲伯奇詩論衡言關雎用魯說則小弁亦

魯說邠卿說小弁用魯詩則說鴟鴞亦魯詩也
喬樅謹案鴟鴞周公所作貽成王之詩而以爲刺
邠君者不敢斥言王故託邠君以爲諷猶唐人詩
之託言漢家也

予室翹翹

補尒疋釋訓翹翹危也

補張衡東京賦常翹翹以危懼

予唯音之嘵嘵

補尒疋釋訓嘵嘵懼也

喬樅謹案釋文嘵懼本又作曉攷說文心部無憿
字曉部曉懼聲也从口堯聲詩曰予惟音之曉曉
案今本說文作唯予音之曉曉玉篇口部廣韻三蕭
引詩並作予維音之嘵嘵當依玉篇乙正二書卽本
說文也
喬樅謹案毛詩予維音嘵嘵無之字說文及玉篇
廣韻引詩並有之字其爲三家詩文可知說文倂
詩於毛氏之外載魯詩爲多此引詩唯字不從糸
作維亦與毛異小雅我馬維騏淮南書引詩作唯

不與毛同知此亦爲魯詩也

東山

零雨其蒙

補尒疋釋故霡霂落也。郭璞曰霡霂見詩

補王逸楚詞七諫注蒙蒙盛貌詩曰零雨其蒙

喬樅謹案說文霡雨零也从雨㒸象零形詩曰霡
雨其濛許倂詩蓋毛氏也今毛詩作蒙釋文矣韻
文矣韻字卽霡之假借魯詩文當爲霡霂霡霂
詞注引詩作零此後人所改亦如毛詩之改霡爲
零也蒙毛詩作濛倂云濛雨貌魯詩亦假蒙爲濛

字尒疋釋天疏引詩曰蠙螮在東
蜎蜎者蠋烝在桑野
通尒疋釋蟲蜎烏蠋。〈樊光〉曰詩云蜎蜎者蠋詩正義。○
郭璞曰蟲大如指似蠶
通又釋言烝塵也。〈孫炎〉曰烝物久之塵詩正義
喬樅謹案說文虫部蜀桑中蠶也今本說文作蠀桑中蠶也蠀字蓋
桑之誤此據尒疋釋文所引从虫上目象蜀頭中象其身蜎蜎
段氏注云詩曰蜎蜎者蜀段氏注云今毛詩及尒
南子云蠶與蜀相類而愛憎異也烝毛傳訓爲塵
疋左旁又加虫非也此桑中蟲而言似蠶者接淮
魯詩遺說攷 卷二 四
鄭箋云古者聲寘填塵同此鄭君依魯訓以通毛
義也
果蠃之實
通尒疋釋草果蠃之實栝樓。〈李巡〉曰栝樓子名也。○
〈孫炎〉曰齊人謂之天瓜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郝氏懿行云果蠃栝樓聲相轉蠃當爲
疏栝樓當爲蒿婁假借字說文云蒿蔞果蓏也
蜾蠃在室蠙蜎在戶
通尒疋釋蟲蜾蠃蜂蠙蜎長脚。○郭璞曰舊說蜾蠃
蜾蠃之別名長脚小蜘蛛長脚者俗呼爲喜子
喬樅謹案尒疋釋文蜎本或作蠙或本是也蠙字
魯詩之文作蜎者順毛改字放方言徽纏江淮之

聞謂之禫魏宋南楚之間謂之天申自關東西謂之祓翟名云禫所以祓邪前也婦人祓邪亦如之婦人髽邪齊人謂之巨申曰家婦女出毛曰野以覆其頭故因以爲名也禫有申名故孫炎以帨申釋之郭璞以爲今之香纓殊誤由不達魯詩之義故耳今俗女子嫁時以絳巾覆首猶其遺象綏垂也結之餘者下垂爲飾故云綏也

破斧

周公東征四國是皇

補]白虎通巡狩篇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

魯詩遺說攷　卷二　五

大備故五年一巡狩三年二伯述職黜陟一年物有終始歲有所成方伯行國時有所生諸侯行邑傳曰周公入爲三公出爲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普正也

補]何休公羊傳解詁此道黜陟之時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

喬樅謹案何鄙公述破斧詩義與白虎通合公羊家用齊詩鄙公則用魯詩者是此篇魯齊說同矣

荀子言周公南征而北國怨鄧曾詩之義所本也毛傳以四國爲管蔡商祝說與魯

詩異

補]尒疋釋言皇正也。郭璞曰詩曰四國是皇

補]楊雄甘泉賦挾東征之意

補]法言先知篇昔在周公征於東方四國是王亦孔之將

王逸楚詞九章注孔甚也詩曰亦孔之將

四國是訛

補]尒疋釋言訛化也。郭璞曰詩曰四國是訛

喬樅謹案訛毛詩釋文云又作吪攷說文有吪無訛訛蓋吪之或體

魯詩遺說攷　卷二　六

伐柯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補]潛夫論明忠篇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蔡邕薦邊讓書成伐柯不遠之則

又太尉楊公碑閑於伐柯

九罭

九罭之魚鱒魴

補]尒疋釋器緵謂之九罭九罭魚罔也。孫炎曰九罭魚之所入有九囊也詩正義

補]又釋魚鰷魴。樊光曰詩云九罭之魚鱒魴詩正義

喬樅謹案毛詩正義云釋魚有鱒魴樊光引此詩盧氏文弨以正義引鱒魴當作鮫鱒此不然也攷尒疋釋文鮫下引字林云魴也鰲下引埤蒼云鰲鯊鮭也字林作鱳是舊本讀鮫鱒魴句鮭鰲鯊句與今本郭璞注爾雅及埤蒼並以鰲鯊與上文鮭字相釋文所引廣雅及埤蒼魚云然則樊讀以鱒屬此古讀也據詩疏引釋魚有鱒魴樊光引此詩魴相屬鮭鰲鯊相屬故張揖讀從古也喬樅謂據釋文引字林說明以鮫字訓魴則呂忱亦讀鮫鱒魴爲句毛傳訓鱒爲大魚是以鱒爲魴之大者从魚尊聲與大鰕之爲鰕从魚高聲意同釋魚鮫鱒魴與鮥鮭鮪同例字雖从魚不得分析爲二魚名說文訓鱒爲赤目魚別爲一義猶之鮭大鰬又別爲鰲鯊也

補張衡西京賦布九罭設罣罷撰鯤鮞殄水族。李善曰毛詩九罭之魚鱒魴尒疋曰九罭魚網罭與緎古字通

喬樅謹案晉灼注文三王傳引魯詩說則此當亦出之以明同異毛氏古文假緎爲罭三家今文並用罭字他本亦作罭者是據三家之文也

衰衣繡裳

補王逸淮南說林訓注詩曰衰衣繡裳

狼跋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

補尒疋釋言跋躐也疐跲也。李巡曰跋前行曰躐跲却頭曰疐也。郭璞曰詩曰狼跋其胡載疐其尾

補漢書集注晉灼曰疐音詩載疐其尾之疐也

喬樅謹案晉灼注文三王傳引魯詩說則此當亦據魯詩之文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魯詩小雅一

史記司馬相如傳贊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張揖曰謂文王公劉在位大人之德下及衆民者也已詩人自謂也已小有得失不得其所作詩流言以諷其上也

荀子大略篇小雅不以於汙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

三家各舉其一端爲說耳故孟子云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董仲舒言詩無達詁劉向亦云詩無通故是也不然周公制禮作樂以鹿鳴用之升歌以關雎用之合樂具載禮經三家豈未之前聞而顧以關雎作於康王鹿鳴作於衰周大臣乎且韓詩雖以關雎爲刺世而外傳述孔子與子夏論詩謂關雎爲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乎此則未嘗不以爲正始之道也齊詩雖以魚麗爲思古而禮家釋奠入閒歌謂魚麗爲太平年豐物多酒旨所以優賢則未嘗不以爲頌美之詞也鹿鳴之爲正小雅魯詩之說

蓋亦明著其義所謂忽養賢而鹿鳴思殆即誦古刺今者耳

鹿鳴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仁義陵遲鹿鳴刺焉

〔蔡邕琴賦〕鹿鳴三章

〔補〕〔王逸楚詞大招注〕古者以琴瑟歌詩賦爲雅樂關雎鹿鳴是也

喬樅謹案漢書王褒傳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昔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鹿鳴今不曲更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惟夔鹿鳴改易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補〕〔陸賈新語道基篇〕鹿鳴以仁求其羣

〔補〕〔淮南泰族訓〕鹿鳴興於獸而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

〔劉向楚詞七諫〕鹿鳴求其友。〔王逸曰〕鹿得美草口甘其味則求其友而號其侶也以言在位之臣不思賢念舊曾且不若鳥獸也

〔高誘曰鄉飲酒之樂歌鹿鳴〕

淮南詮言訓樂之失刺。

不爲無據矣

案蔡邕所引與司馬遷語合皆本魯詩之說

喬樅謹案左氏襄公二十九年傳吳季札觀於周樂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怒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今觀荀卿司馬遷論小雅之詩語正與此相合申公之學傳自荀子然則魯詩以鹿鳴爲刺其說子長之說本於申公然則魯詩以鹿鳴求其友。〔王逸曰〕鹿得美草口甘其味則求其友而號其侶也以言在位之臣不思賢念舊曾且不若烏獸也

補尔疋釋草賴癩。郭璞曰今人今賴蒿初生亦可食
喬樅謹案毛傳訓賚爲賜鄭箋易之訓賚爲賴藨是用魯訓改毛正義引陸璣疏云葉青白色莖似箸而輕肥始生香可生食其義蓋本之三家

張衡東京賦我有嘉賚

補風俗通義六笙長四寸十二簧像鳳之身正月之音也物生故謂之笙詩云我有嘉賚鼓瑟吹笙簧笙中簧也詩云吹笙鼓簧承筐是將

補張衡南都賦嘉賓是將

補王逸楚詞九嘆注笙中有舌曰簧詩云吹笙鼓簧

魯詩遺說攷　卷三　五

德音孔昭

張衡司空陳公誄德音孔昭

案此句又見蔡邕周巨勝碑銘

示民不偷

張衡東京賦示民不偷

喬樅謹案示毛詩作視鄭箋云視古示字也偷與佻同說文玉篇並引詩視民不佻毛詩作恌傳云恌偷喬樅謂定本偷字是也既引詩語爲證此丌部復引作爽爽其爲三家詩無疑也毛詩釋文於嚋嚋不言韓詩字異則韓同毛可知漢書敘傳王師驟師古引此詩作驟嚋嚋孟堅當用是

偷釋之如能不我狎甲狎也洒埽廷內洒灑也之

例

君子是則是效

蔡邕郭有道林宗碑銘是則是效

喬樅謹案效毛詩作傚攷漢書敘傳亦云是則是效引用詩語皆不作傚字是三家文同也

我有嘉賚鼓瑟鼓琴

補風俗通義六詩云我有嘉賚鼓瑟吹琴雅琴者樂之統也與八音並行然君子所常御者琴最親密不離於身以爲琴之大小得中而聲音和大聲不譁人而流漫小聲不涅滅而不聞適足以和人意感人善必故琴之

魯詩遺說攷　卷三　六

長四尺五寸法四時五行也七絃者法七星也

四牡

騤騤駱馬

補說文丌部騤馬病也从丌多聲詩曰騤騤駱馬

喬樅謹案毛詩嚋嚋駱馬說文口部嚋下云喘息也既引詩語爲證此丌部復引作騤騤其爲三家詩無疑也毛詩釋文於嚋嚋不言韓詩字異則韓同毛可知漢書敘傳王師驟師古引此詩作驟嚋嚋孟堅當用是

語然於彼詩嘽嘽作驒驒知此詩亦同作驒孟堅習齊詩師古所稱不言其爲毛爲韓蓋襲舊注所引齊詩之文也疲癃當爲罷詩據潛夫論以此爲刺詩故文作癃言行役之迫至此馬疲而病耳廣雅癃癃疲也正釋毛詩義癃嘽得通者段氏玉裁云單聲之字在第十四部古多轉入第十七部如漢書司馬相如大人賦衍曼流爐癃以陸離史記作塏可證嘽癃以雙聲以雙聲與阿何韻竹竿詩以儺與左瑳韻足知古音之相通轉他若嫢嫢之爲婆婆若干之爲若柯皆此類也

不皇啟處

補爾雅釋言偟暇也。郭璞注詩曰不偟啟處

喬樅謹案尒疋釋文偟音皇不遑也皇或作偟通作遑者然作皇是陸所見爾雅注引詩有矢毛詩作遑者然郭所引詩多本舊注之文釋言耳阮作仁宇則注所引當以或本作偟爲是偟者魯詩之文作遑者乃後人順毛改字耳

翩翩者佳

補尒疋釋鳥佳其夫不。舍人曰佳名夫不。樊光曰春秋云祝鳩氏司徒祝鳩即佳夫不孝故爲司徒。李巡曰佳名夫不。郭璞注詩曰翩翩者佳

皇華

皇皇者華

補爾雅釋言皇華也。樊光曰詩云皇皇者華。孫炎曰皇皇猶煌煌也 邢疏

喬樅謹案皇字當作蓧據釋草蓧華榮作蓧可見釋草音義云蓧音皇本亦作皇是後人改蓧爲皇宇樊光引詩當作蓧蓧者華舛誤也蓧雖或从艸云蓧蓧猶煌煌此申明其義也說文舜部雖華榮也从艸皇許所引爾雅釋言之文尤足爲明證毛詩作皇是古文之假借又案邵氏晉涵臧氏鏞堂並據郭

注釋草引此作華皇也釋文亦先華後皇謂今本
誤倒作皇華郝氏懿行又以說文所引爾雅雝華
乃釋草之文喬樅謂數說皆非也說文雝下云華
榮此據釋草爲訓又引爾雅曰雝華也此稱釋言
文判然甚明如以此句爲引釋草是與上文辭複
又奪去榮字羼入也字許之引經必不然矣且詳
樊光引詩之意證華故叔然復申華華
之義郭本倒作華皇自是舛誤陸據郭本爲音義
先華後皇均非宜據說文正之

佽佽征夫每懷靡及

列女傳二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凡夙夜征行猶恐
無及況欲懷安將何及矣音文齊義篇

喬樅謹案毛詩駪駪征夫列女傳引作莘莘說苑
奉使篇亦然今據王逸楚詞章句引詩作佽佽叔
師皆用魯詩是魯詩文爲佽佽也莘莘乃韓詩之
文見王氏詩攷引韓詩外傳七說文引詩莘莘亦
本韓詩三家韓最後亡後人不曉佽佽爲魯詩惟
習見韓詩字作莘莘又以國語所引與韓詩同遂
援以改列女傳說苑之佽佽楚詞及注佽佽字竝
校云佽一作莘是後人改佽爲莘之左驗莘所改
未盡者尚得據之以證列女傳說苑莘皇也釋文亦先華後皇謂今本
誤倒作皇華郝氏懿行又以說文所引爾雅雝華
乃釋草之文喬樅謂數說皆非也說文雝下云華
榮此據釋草爲訓又引爾雅曰雝華也此稱釋言
文判然甚明如以此句爲引釋草是與上文辭複
又奪去榮字羼入也字許之引經必不然矣且詳
樊光引詩之意證華故叔然復申華華
之義郭本倒作華皇自是舛誤陸據郭本爲音義
先華後皇均非宜據說文正之

佽佽征夫每懷靡及

列女傳二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凡夙夜征行猶恐
無及況欲懷安將何及矣音文齊義篇

喬樅謹案毛詩駪駪征夫列女傳引作莘莘說苑
奉使篇亦然今據王逸楚詞章句引詩作佽佽叔
師皆用魯詩是魯詩文爲佽佽也莘莘乃韓詩之
文見王氏詩攷引韓詩外傳七說文引詩莘莘亦
本韓詩三家韓最後亡後人不曉佽佽爲魯詩惟
習見韓詩字作莘莘又以國語所引與韓詩同遂
援以改列女傳說苑之佽佽楚詞及注佽佽字竝
校云佽一作莘是後人改佽爲莘之左驗莘所改
未盡者尚得據之以證

我馬唯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補淮南脩務訓詩云我馬唯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爰諮謀以言人之有所務也高誘曰詩小雅皇華之
篇六轡四馬如絲言調勻也諮難也詩言嘗馳驅以忠
信往謀難事不自專己咨之至乃聖人之務也

喬樅謹案毛詩周爰咨謀釋文咨本亦作諮此
引作諏者諏一聲之轉爾雅釋詁諏謀也尚書
謀明商諸史記夏紀作謀明商和諏又通漠及莫
詩乃言聖人莫之釋文云莫又作漠一本作謨是
其驗也

補說苑貴德篇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喬樅謹案據淮南書所引魯詩當作諮諏此作咨

棠棣　謀者疑後人順毛改之

案左氏僖二十四年傳富辰言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云云以常棣爲衰世之詩與史記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說近又成十二年傳郤至以兎罝爲世亂詩鹽鐵論說與之合三家蓋非不根之談

喬樅謹案魯說以鹿鳴四牡伐木均爲刺詩則此棠棣篇亦當爲刺詩與左氏說同風俗通義云孫卿善爲詩禮易春秋梁元帝答劉遵之詔云張蒼之傳左氏賈誼之襲荀卿經典釋文敘左氏授受源於荀卿傳與魯詩師傳既同則其說之合必無疑矣

補漢書杜鄴傳鄴聞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此棠棣角弓之詩所爲作也

喬樅謹案杜鄴以棠棣與角弓並爲刺詩亦據魯詩說文侁詩會叔重亦據魯詩也玉篇手部引說文作引聚也是堅義同聚又引詩原隰捋同易謙卦裒多益寡釋文云裒鄭荀董蜀才作捋禮雜記注掊以裒衣釋文作裒云裒本又作褒此不韡韡

棠棣之華萼不韡韡

蔡邕姜伯淮碑有棠棣之華萼韡之度。〔又彈棊賦〕

家之說

補說文華部〔韡韡盛也詩曰萼不韡韡

喬樅謹案叔重引詩與中郎合此據魯詩棠棣作常棣萼不作鄂不攷爾雅釋木唐棣移郭注云江東呼夫移文選甘泉賦注引爾雅正作棠棣移疏文類聚八十九引詩夫移之華鄂不煒煒據韓詩也鄂字古文之假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

補列女傳八詩云死喪之威兄弟孔懷言死可畏之事惟兄弟甚相懷也

蔡邕童幼胡根碑昆弟孔懷

原隰捋矣

補爾雅釋故捋聚也。〔郭璞注〕詩曰原隰捋矣

補說文手部捋引堅也从手孚聲詩曰原隰捋矣〔蔡傳本〕

喬樅謹案爾雅釋文裒古作褒下同字本或作捋喬樅謂作捋者是也郭璞所引襲舊注魯詩之文與說文侁詩會叔重亦據魯詩也玉篇手部捋下引說文作引聚也是堅義同聚又引詩原隰捋矣同易謙卦裒多益寡釋文云裒鄭荀董蜀才作捋禮雜記注掊以裒衣釋文作裒云裒本又作褒此

擇裒裒古通之驗毛詩捋作裒是通假字也

外禦其侮

補爾雅釋故務侮也○郭璞注詩曰外禦其侮

喬樅謹案侮毛詩作務此所引亦據爾雅正舊注之文拔勘記云注引詩以證務義之爲侮當同毛詩作務喬樅謂此不然也爾雅明朗也樊注引詩高朗令終與此務侮也引詩外禦其侮同例不必改注侮字爲務又葵揆也注引詩天子揆之揆勘記亦謂揆當作葵均據毛詩之文以訂雅注然郭注爾雅多襲舊義樊光諸家皆用魯詩未可據毛氏

魯詩遺說攷　卷三　十三　齊傷槐女編

用本字也

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補列女傳六詩曰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魯詩遺說攷　卷三　十三

伐木

蔡邕正交論古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迫夫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弃予之怨其所由來政之失也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補爾雅釋訓丁丁嚶嚶相切直也○郭璞曰丁丁斫木聲嚶嚶兩鳥鳴以喻朋友切磋相正

喬樅謹案此舊注述魯詩之說也郭氏蓋承用之毛傳以嚶嚶爲驚懼訓與此異鄭箋云言以道德相切正是據魯義改毛也

和樂且沈

王逸楚詞招魂注詩曰和樂且沈

喬樅謹案沈毛詩作湛叔師用魯詩故文與毛氏異宋玉招魂嫮酒不廢沈日夜些王逸注引此詩和樂且沈所以證明沈字今本楚詞注依毛詩改

沈爲湛失叔師引詩之旨矣又毛詩釋文湛下引

補中論貴驗篇小人尙明鑒君子尙至言至言也非賢友則無取之故君子必求賢友也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言朋友之義務在切直以升於善道也

補風俗通義七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弃予之怨終始以交爲難況荅悅偶合而能申固其好者哉

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劉向楚詞七諫〕飛鳥號其羣兮。〔王逸注〕言飛鳥登高木志意喜樂則和鳴求其羣侶而呼其耦詩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補風俗通義六漢樂人侯調依琴作坎坎之樂言其坎坎應節奏也詩云坎坎鼓我是其文也

詩遺說攷　卷三　十六

喬樅謹案文選張華詩云屬耳聽鳱鳴李善注引詩作鳱其鳴矣梁元帝賦曰聞鳱鳴而求友字亦作鳱此三家之詩也據張平子東京賦雎鳩麗黃鸝之字與魯韓毛並異疑齊詩之異文也又毛詩蹲蹲舞我蔡用魯詩當蹲釋文云本或作墫同爾雅墫墫釋文引說文云墫士舞也宜從士尊本或作蹲同然則蹲墫古今文之異蔡邕禮樂意引詩蹲蹲舞我蔡用魯詩當從今文作墫爲正

天保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亶厚胡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

相彼鳥矣猶求友聲

補潛夫論德化篇相彼鳥矣猶求友聲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不庶

補潛夫論愼微篇詩曰天保舊譌作祿今訂正之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胡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此言也言天保佐王者定其性命甚堅固也使女信厚何不治此句有字脫誤而多益之甚泉庶焉此下疑脫一字不遵履五常順養性命以保南山之壽松柏之茂也此節上下錯簡文字脫誤不可讀今畧訂正如左

補爾雅釋故單厚也。某氏注詩曰俾爾單厚毛詩桑柔正義喬樅謹案某氏引詩作單厚與潛夫論合又風俗通義七云俾爾單厚皆據魯詩之文毛氏單作單者聲近假借字

如山如阜

補風俗通義十詩云如山如阜阜者茂也言平地隆踊不屬於山陵也

如岡如陵

補風俗通義十詩云如岡如陵陵有天性自然者

吉圭惟饎

補周官蜡氏注蜀讀如詩吉圭惟饎之圭圭潔也喬樅謹案毛詩吉蜀爲饎傳云蜀絜也蜀乃圭之假借惠氏棟曰吕覽云臨飲食必蜀絜高誘注蜀讀爲圭蓋三家詩作吉圭惟饎故高讀从之喬樅

攷淮南時則訓湛熹必潔高誘注云湛熹必令圭潔孟子卿以下必有圭田趙岐注云圭潔也圭潔之義卽本此篇魯詩之訓鄭君禮注所引多據齊魯詩儀禮士虞注引詩曰吉圭爲饎惟字作爲與此微異是據齊詩之文周官宮人注引詩與毛同或出後人轉寫所改也

祠烝嘗于公先王

補爾雅釋天祭名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秋祭曰嘗冬祭曰烝。孫炎曰祠之言食礿新菜可汋嘗嘗新穀烝進品物也

喬樅謹案李氏易傳載虞翻解易萃孚乃利用禴引詩作禴祭烝嘗白帖六十七御覽五百廿四引詩作禴祭烝嘗文與魯毛不同疑爲齊韓之異字爾雅釋故既釋祠烝嘗礿爲祭名而此復見者彼釋四者爲凡祭之通名此釋四時之祭名專爲此詩作解詩言于公先王知四者皆爲宗廟之祭也四時之祭夏殷名各不同見禮記王制據周禮大宗伯文則此四時祭名周公所定也郭氏此注與孫炎文同景純之襲用舊注此尤其顯證也

補張衡東京賦駉狩遵於商魏奉烝嘗與禴祠
補又南都賦紬宗綏族禴祠蒸嘗
如日之升
張衡冢賦如日之升
采薇
補史記周本紀厲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宋衷曰時王室衰始作詩也
蔡邕和熹鄧后諡議案有采薇之思
喬樅謹案漢書以此詩爲作於厲王之時與史記周本紀云云說合白虎通引詩以爲師出踰時怨之聲對舉而言則亦以采薇爲怨思之詩皆據魯說也
我行不閱
補爾雅釋訓不閱不來也
喬樅謹案爾雅釋文云不閱宜从來本今作俟字先大夫左海經辨云閱或从彳今譌作俟爾雅此訓卽釋詩我行不閱句毛詩作來用本字三家作閱用借字爾雅以不來釋不閱聲近爲訓喬樅謂說文詩曰是爾雅所本今作俟字引詩并此亦誤書作詩耳段氏注以爲江有汜之詩不我以古作不我閱詩蓋兼倂詩爾雅轉寫譌奪不可讀耳殆未必然也
四牡騤騤
補張衡南都賦駟飛龍兮騤騤
小人所芘
補爾雅釋言芘蔭也○舍人曰芘蔽也左傳文十七年正義○孫炎曰芘覆之蔭也采薇釋音義九
喬樅謹案毛詩小人所腓傳云腓辟也鄭箋云腓當作芘此言戎車者將率之所依乘成卒之所芘倚鄭箋蓋據魯詩改毛也芘庇字通詩桑柔箋我無所庇蔭其下者釋文云本亦作芘蔭雲漢箋我無所庇蔭處釋文云本亦作芘庇是字通之驗魯詩文作芘釋言庇廕之訓正釋此詩芘字陳氏毛詩稽古篇云腓亦作芘班固幽通賦安慆慆而不庇文選注引曹大家訓庇爲避漢書注云鄧展亦訓避義與毛傳合喬樅謂班氏家學是治齊詩者庇字當是齊詩之異文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補曰虎通征伐篇古者師出不踰時者爲忽思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王逸楚詞章句九據時所見自哀傷也猶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也

出輿

喬樅謹案荀子及史記匈奴傳引詩車皆爲輿是魯詩文與毛異

蔡邕諫伐鮮卑議周宣王命南仲吉甫攘獫狁威蠻荊○又釋誨獫狁攘而吉甫宴

案漢書匈奴傳以六月出輿並爲美宣王之詩史記匈奴傳云周襄王時戎狄居于陸渾東至于衛侵盜暴虐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輿彭彭城彼朔方

補曰荀子大畧篇天子召諸侯諸侯莫輿就馬禮也詩曰我出我輿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

王命南仲

喬樅謹案南仲毛詩以爲文王之屬王傳箋並謂殷王據漢書及蔡中郎集並以爲宣王命南仲則南仲宣王之將也攷漢書古今人表召虎方叔南仲中山父申伯尹吉甫列上下次周宣王世後漢書馬融傳融疏亦以此詩爲宣王事是三家之說並同

出輿彭彭

史記匈奴傳戎狄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出輿彭彭城彼朔方

喬樅謹案史記匈奴傳云周襄王時戎狄居于陸渾東至于衛侵盜暴虐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膺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輿彭彭城彼朔方惟狐鹿姑單于以下張晏以爲劉向褚先生所錄史記不應班彪又撰而次之漢書之文既爲採錄史記不應彼此互異又史記所引戎狄是膺乃魯頌閟宮之詩何得與雅詩之出輿六月合爲一事此其錯舛顯然者然則史記此節蓋編簡爛脫僅存引詩數語後人掇拾遺字次于戎狄是膺之下遂至牴牾

宜援據漢書爲之補正

天子命我城彼朔方

楊雄趙充國頌天子命我
史記衞青傳城彼朔方
獫狁于襄
補潛夫論救邊篇聖王養民愛之如子憂之如家危者
安之亡者存之救其災患除其禍亂是故鬼方之伐非
好武也獫狁于攘非貪土也以振民育德安疆宇也
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補列女傳六詩曰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薄伐西戎
補潛夫論邊議篇易制禦寇詩美薄伐自古有戰非乃
魯詩遺說攷 卷三 三三
今也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
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所以興亂人所以廢
杕杜
有杕之杜
補高誘淮南說林訓注杕讀詩有杕之杜之杕也
胡逝不至而多爲恤
補高誘呂覽勸學篇注詩曰胡逝不至而多爲恤
魚麗
魚麗于罶
補爾雅釋訓凡曲者爲罶。郭璞曰凡以薄爲魚笱者
謂之罶。孫炎曰罶曲梁
其功易故謂之寡婦之笱
喬樅謹案說文网部罶曲梁寡婦之笱魚所留也
罶或从婁作婁春秋國語曰溝瀆婁又句部笱曲
竹捕魚笱也然則罶者以曲薄爲梁以曲竹爲笱
笱以承梁之孔使魚入之而不得去雅訓兩釋其
義所以備其名象也
鱨鮀
魴鱧 鯉鯉
補爾雅釋魚鯉鱣鱘鱣鮎鱣鱨鮀魴鱧。舍人曰鯉一名鱣
魯詩遺說攷 卷三 三四
鱨一名鮀毛詩正義鮀石鮀也毛詩釋文。孫炎曰鯉一名鮎
物其指矣唯其偕矣
喬樅謹案郭注爾雅以鯉鱣鱘鮎鱣鱨鮀魴鱧
名詩碩人正義引郭璞云先儒及毛詩訓傳皆謂
此魚有兩名今此魚種類形狀有殊無緣強合爲
一物喬樅謂郭義非是魚名古今或異逐世而移
大鯉曰鱣而非卽鱣鮪猶之大鰬爲鯉而非卽鰥
鰥也說文鰥鱣也鱣鰥也鮥也鮎也鱣也雖不必
同形而要各自爲類又鰥魚之亦名鯉刺魚之亦
名鯽名同實異者不勝枚舉景純以今釋古違失
雅訓殆不可從也

補荀子大倉篇物其指矣不時宜不敬交不驩欣雖指非禮也

物其有矣唯其時矣

補荀子不苟篇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爲貴詩曰物其有矣唯其時矣此之謂也

補說苑辨物篇詩曰物其有矣唯其時矣物之所以有而不經者以其動之時也

南陔
白華
華黍以上三篇詩亡

喬樅謹案詩箋云此三篇者鄉飲酒燕證用焉曰笙入立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也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逮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

王毛公爲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附於其篇端云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故推以什首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舊孔氏正義曰什首之詩孔子所定也本十月之交等四篇在六月之上則孔子什首南陔爲第二彤弓爲第三鴻雁爲第四篇南山爲第五北山爲第六蓼蕭爲第七都人士爲第八以下適十篇通及大雅與頌皆然愚推鄭君儀禮注言三者小雅篇忠今七其三家之詩南陔篇目雖存而皆闕其亡者以現在爲數故小雅之材秖云七十四人耳

南有嘉魚
烝然罩罩

爾雅釋器罿謂之罩○郭璞曰今楚罩也魚也○郝懿行曰今楚罩也

喬樅謹案淮南說林訓釣者靜之糗者扣舟罩者抑之罕者舉之爲之異得魚一也郝氏懿行云今魚罩以竹爲之漁人以手抑按于水中以取魚故淮南云罩者抑之抑卽按也又說文魚部鯫下云烝然鯫鯫从魚卓聲鯫字篇韻不載攷廣雅釋訓淖淖衆也淖淖二字正釋此詩鯫鯫之義當與淖

淖同蓋齊嬋之異字異義也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列女傳魯季敬姜篇

詩曰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樂言尊賓也

喬樅謹案此所引我有旨酒當是君子有酒之誤鹿鳴詩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句法與此同故因而致誤耳毛詩序云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劉向云言尊賓也魯詩之義蓋與毛同

烝然汕汕

爾雅釋器罿謂之汕○舍人曰以薄罔魚曰罩

御覽八百

○李巡曰汕以薄汕魚也○孫炎曰今之撩罟毛詩

喬樅謹案毛傳以汕汕爲樔與雅訓合是魯毛義同說文水部汕魚游水兒从水山聲詩曰烝然汕汕許解汕汕與雅訓毛傳義異許據齊韓爲說胡承珙曰陸氏埤雅云舊圖言嘉魚欲逸則罩之使出淮南子曰汎者入汕汕言豬魚欲伏則汕之使出淮南子曰汎者抑之罾者舉之爲之雖異得魚一也陸意蓋謂汕即罾交說文廣雅但以罾爲網不著汕名然古者檜巢同義廣雅云檜巢也楚詞九歌罾何爲兮木之緹縩羅端良以爲其根即香附子者爲是要與臺絕不相涉草木之名固多同者臺不妨亦有莎之皆罾也罾乃自下舉上之物而劉逵注吳都賦謂罾罟魚屬一名夫須非也

上太平御覽引風土記云罾樹四木而張網於水中以浮識其處方舟載車輓之上下形如蛛網方而不圓蓋罾者剡木爲之其高如巢故得樔名欒城集有車浮詩序云結木如巢承之以簀沈之水中以浮識其處方舟載兩輪挽而出之即詩所謂汕也此言結木挽輪與風土記合承之以簀與舍人李巡言以薄者合要之皆罾也罾乃自下舉上之物而劉逵注吳都賦謂罾罟魚屬一名夫須毛詩翼鶇鷖云鳧鷖鳧之器也誤矣

南山有臺

補雨雅釋草臺夫須○舍人曰臺一名夫須毛詩正義

名兌不得以夫須爲薳侯也

南山有杞

補趙岐孟子章句十一杞木名也詩云北山有杞

喬樅謹案北山當作南山字之誤也

由庚

崇邱

由儀以上三篇詩七

喬樅謹案詩箋云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亦用焉曰乃開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亦遭世亂而亡之陸氏釋文云此

三篇依六月序由夷在南有嘉魚前崇邱在南山有臺前今同在此者以其俱亡使相從耳

寥蕭

既見君子我心寫兮

補列女傳六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寫兮（趙佛胥母傳）

攸革沖沖

補爾雅釋器轡首謂之革。郭璞曰轡靶勒見詩

喬樅謹案毛詩箋革沖沖詩經小學曰說文無鑾字有鑾字鑾鐵也一曰轡首銅也从金攸聲行攸詩田車既安之下有鑾勒字焦山周鼎有攸勒字

博古圖周宰辟父敦銘三皆有攸革字疑詩經文鑾省作攸後人不知爲鑾字之省輒製攸下从革之字革者勒字之省轡首謂之勒馬頭絡銜所以繫繮故曰轡首喬樅案載見詩箋革有鴈鄭箋以鴈爲金飾貌與說文云鑾轡首銅也訓合革爲轡首以皮爲之鑾爲轡首飾以金爲之毛詩正義謂鑾以皮爲之誤也

和鸞噦噦萬福攸同

補賈子新書容經古者聖王於有法則動有文章登車則和鸞噦噦萬福攸同

馬行馬行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故詩曰和鸞噦噦萬福攸同言動以紀度則萬福之所聚也

補白虎通車旂篇車所以有和鸞者何以正威儀節行舒疾也鸞者在衡和者在軾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其聲鳴曰和敬舒則不鳴疾則失音明得其和也故詩云和鸞雍雍萬福攸同魯詩說曰和設軾者也鸞設衡者

也

喬樅謹案白虎通車旂篇今佚此見續漢書與服志劉昭注引又見藝文類聚七十一太平御覽七百七十二

補謝承後漢書陳宣曰王者承天統地動有法度車則和鸞出則佩玉動靜應天（劉昭續漢志注補五行三引）

喬樅謹案謝承書陳宣字子興沛國蕭人也博學

明魯詩

補張衡東京賦珮以制容鑾以節塗行不變玉鴈不亂步。薛綜曰珮爲行容鑾爲車節行合容則玉聲應馬步齊則和鑾響竝謂君之禮法

補劉昭續漢志注干寶曰和鸞皆以金爲鈴舒則不鳴疾則失音詩曰和鸞雍雍言得其和也（呂氏讀詩記引）

補史記禮書正義皇侃曰鸞以金爲之鑾懸鈴其中子銜

上以爲遲疾之節所以正威儀行舒疾也

湛露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

王逸楚詞九章注湛湛厚也詩曰湛湛露斯。又九歌注晞乾也詩曰匪陽不晞

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補爾雅釋訓厭厭安也

補說文心部厭安也从心厭聲詩曰厭厭夜飲

喬樅謹案毛詩作厭厭古文假借字也說文引詩與雅訓合亦據魯詩之文毛詩釋文厭厭下云韓

詩作愔愔和悅之貌義與魯異

補張衡南都賦客賦醉言歸主稱露未晞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

補張衡西京賦神木靈草朱實離離

莫不令儀

補張衡南都賦接歡宴於日夜終愷樂之令儀

形弓

形弓弨兮

補荀子大略篇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

喬樅謹案公羊傳定四年何休注云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陸氏釋文云見司馬法按晏嬰荀子略同晏弓

海經北山經云燕山多嬰石注云言石似玉有符彩嬰帶所謂燕石者是也天子諸侯皆彤弓矢而天子弓有雕飾故曰雕弓所以別於諸侯大夫士皆盧弓矢而大夫弓亦有文飾故曰嬰弓所以別於士也

菁菁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補列女傳六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有儀齊宿瘤女傳

喬樅謹案既見君子二句又見列女傳八陳國辯女篇引詩菁菁韓詩作蓁蓁文與魯異

補中論務紀篇先王之欲人之爲君子也立保氏掌教六藝六儀大胥掌學士之版春入學合聲誦詩不辨於時故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學合聲誦詩不辨於時故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美育羣材其猶人之於藝乎既脩其質且加其文文質著然後體全體全然後可登乎清廟而可羞乎王公

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補列女傳六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喜齊鍾離春傳

汎汎楊舟載沈載浮

補淮南說林訓舟能沈能浮舟能載浮物愚者不敢加足。高誘注舟船能載浮物愚者不敢加足長其沈詩曰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是也

楊雄逐貧賦載沈載浮

六月

補漢書韋元成傳劉歆曰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强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又曰嘵嘵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荊蠻來威故稱中興

補禦邑難夏育上言鮮卑仍犯諸郡議周宣王命南仲吉甫攘獫狁威蠻荊

整居焦護

補爾雅釋地周有焦護。郭璞曰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

喬樅謹案焦護毛詩作焦穫傳云焦穫周地接于獫狁者胡承珙曰以焦護爲池陽瓠中者郭注爾雅云然耳詩先言整居後曰侵曰至於文勢一順自是由遠而近易林未濟之睽云獫狁匪

度治兵焦穫侵鎬及方與周爭疆夫曰治兵則必非周之近郊而後治兵曰爭疆則爭鎬與方必周之邊境可知故王基據劍向言千里之鎬以爲嘗去周京千里戴氏詩攷正曰孔氏正義以郭注爾雅之瓠中當此詩焦穫是直逼周京矣非也既整其衆處於焦穫乃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則焦穫在外鎬方涇陽在內下章言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卒章言來歸自鎬則焦穫鎬方在太原涇陽之間王師逐之至太原後仍軍於鎬平定然後歸也

至于涇陽

楊雄并州牧箴周穆遐征犬戎不享爰貊伊德侵玩上國宣王命將攘之涇北（莧文類聚）

帛旆英英

補爾雅釋天旌旐繼廣充幅長尋曰旆繼旒曰旆。孫氏云繒黑綪也帛續旒末亦長尋詩云帛旆英英是也（公羊宣十二年疏）

喬樅謹案公羊疏所引孫氏說即叔然之爾雅注帛旆英英毛詩作白旆央央叔然所引據魯詩也白與帛古字通左氏春秋隱二年紀子帛莒子盟于密公羊作伯可證公羊宣十二年注云繼旒

如燕尾曰旆郭注爾雅云帛續旒末爲燕尾者義見詩釋名云雜帛爲旆以雜色綴其邊爲燕尾將帥所建象物雜也據公羊疏引孫氏云緇黑綃也是旒之制用黑綃爲之其繼旒之旆則以絳帛續之爲燕尾緇絳相雜故云雜帛爲旆絳得專帛名者周之正色時王所尚也此詩正義云言白旆者謂絳帛猶通帛曰旆亦是絳也說與前儒合惟出其東門正義及周禮司常疏引此詩均以白旆爲白色此買孔之誤解疑沖遠六月正義是襲劉光伯遞義語故得不誤耳毛詩茷本又作旆陸孔同

引左傳蒨茷爲證謂茷與旆古今字喬樅案張平子東京賦通帛蒨旆是茷旆字通之驗央央釋文音英或於良反知舊讀以央爲英之假借故音从英或讀爲於良反者失之矣

四牡既佶既佶且閒

〔張衡東京賦〕中畋四牡既佶且閒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見上漢書章元成傳

喬樅謹案太原毛詩傳箋皆不詳其地朱子集傳以爲太原府陽曲縣顧氏日知錄謂必先求涇陽所在而後太原可得而明漢書地理志安定郡有涇陽縣地然則太原當卽今之平涼而後魏立爲原州亦是取古太原之名爾計周人之禦玁狁必在涇原之間若晉陽之太原在大河之東距周京千五百里豈有寇從西來兵從東出乎胡氏禹貢錐指云漢安定郡治高平縣後廢唐置原州治後徙治平涼州西去故州一百六十里故州卽今固原也小爾雅高平謂之太原則太原當在州界非平涼縣縣乃古涇陽在固原之東玁狁侵及涇陽而薄伐之以至于太原蓋自平涼逐之出塞至固原而止不窮追也顧胡二君攷核地理爲得其實而按之當日情事亦協其說是也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

〔漢書陳湯傳〕劉向曰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

〔蔡邕釋誨〕玁狁攘而吉甫宴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補〕〔爾雅釋訓〕張仲孝友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季巡曰張姓仲字其人孝故稱孝友〕毛詩正義。〔郭璞曰〕周宣

王之實臣

〔蔡邕爲陳留縣上孝子狀〕張仲孝友侯在左右周宣之興實始于此。〔又張平祠堂碑〕其先張仲者實以孝友爲名臣左右王室

〔補〕〔後漢書楊賜對書曰〕內親張仲外任山甫

〔補〕〔潛夫論志姓氏篇〕詩頌宣王張仲孝友

朱芑

〔楊雄趙充國頌書〕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

雅

于彼新田于此菑畝

〔補〕〔爾雅釋地〕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孫炎曰〕菑音災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畬和也田舒緩也〔毛詩正義〕。〔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菑畬

詩詩曰于彼新田易曰不菑畬

喬樅謹案易乾鑿度天子三公九卿朱紱諸侯赤

紱者賜大夫之服也鄭注曰朱赤雖同而有深淺之別其說與此合然則諸侯就國惟得用赤紱大爲王臣始加賜朱紱天子三公九卿皆服朱紱蔥衡方叔爲宣王卿士故詩言朱紱斯皇有瑲蔥衡也

陳師鞫旅

〔張衡東京賦陳師鞠旅。〕薛綜曰陳列也鞠告也

喬樅謹案御覽三百三十八引詩陳師鞠旅字作鞫與魯毛不同疑齊韓詩之異字

振旅闐闐

補爾雅釋天講武振旅闐闐出爲治兵尚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孫炎曰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毛詩正義○郭璞曰振旅整衆闐闐羣行聲

喬樅謹案毛詩箋以闐闐與淵淵並爲鼓聲景純羣行聲之訓義與毛異蓋據舊注魯詩之說郭解治兵振旅文俱襲叔然語可證也說文門部闐盛貌从門真聲口部嗔盛气也从口真聲引詩曰振旅嗔嗔左思魏都賦云振旅輷輷嗔嗔輷輷輷輷皆三家詩之異文魏都賦舊注引史記蘇秦傳輷輷殷殷若三軍之衆李善文選注引蒼頡篇曰輷輷衆車聲也呼萌切今爲輷字音田攷說文車部轟羣車聲也从三車元應衆經音義云轟今作輷字書作軥同又作軥同呼萌切按玉篇車部字亦作輷義並同又攷說文云轊車轊軨聲也軨字大徐本作軨小徐本作鈴並誤此從集韻作訂正从車真聲疑闐闐嗔嗔皆爲轊轊之假借吳棫詩協韻補音序言闐闐元中脩五經文字伐鼓淵淵爲鼜鼓聲之淵淵字作鼜則車聲之闐闐字當作轊爲正也

補漢書賈捐之傳詩云蠢爾蠻荊大邦爲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叛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

喬樅謹案本傳捐之爲賈誼曾孫誼傳言孝武初立舉賢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最好學世其家君房之爲誼子本傳不詳要其上承家學當亦習魯詩也蠻荊當作荊蠻說見後

方叔元老克壯其猷

蔡邕胡公碑方叔克壯其猷

執訊獲醜

王逸楚詞九歌注訊問也詩云執訊獲醜

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荊蠻來威

補漢書陳湯傳劉向曰昔周六六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玁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

征伐獫狁蠻荊來威

喬樅謹案漢書韋元成傳載劉歆議引詩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荊蠻顏師古注云嘽推盛焞字作推推蠻荊文作嘽同小顏音他回反是也音他回反陳湯傳注音義並同案毛詩釋文焞吐雷反又他屯反本又作嘽同小顏音他回反是推字之音非焞字之音也玉篇嘽嘽車盛貌廣韻嘽嘽也魯詩嘽與毛異即壘用魯詩嘽作推推其作焞者俗人嘽毛所改耳段氏詩經小學以漢書推字即嘽之誤疑或然也荊蠻

毛傳云荊州之蠻師古注陳湯傳亦云令荊士之蠻畏威而來是中壘引詩本作荊蠻來威攷後漢書李膺傳應奉疏曰緜前討荊蠻均吉甫之功又西南夷傳云南蠻夷今長沙武陵蠻是也其在唐虞與之要質故曰要服夏商之世漸爲邊患逮於周世黨衆彌盛宣王中興乃命方叔南伐蠻方詩人所謂蠻荊來威者也又曰矗矗荊蠻大邦爲讎明其黨衆繁多足以抗敵諸夏也作詩之荊蠻爲荊州之蠻今據楊雄揚州牧箴箴荊蠻曹植王仲宣誄遠竄荊蠻及李善吳都賦注佐通典一百八十七引詩並作矗矗荊蠻知三家與毛舊本皆然則毛詩及羣書所引三家詩或作蠻荊者乃後人傳寫誤倒其文宜乙正之爲是詩經小學云晉語楚爲荊蠻韋注云荊州之蠻正用毛傳爲說又齊語萊莒徐夷韋注云徐夷徐州之夷可證荊蠻文法其說良允

東有圃草

〔白虎通義〕周天子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苑囿在東方所以然者何苑囿養萬物者也東方物所以生也詩曰東有圃草周禮囿人疏○廣韻一百九十六御覽

〔王逸楚詞九歎注〕圃野也詩曰東有圃草

案叔師引詩與白虎通同則魯詩字作圃草也

喬樅謹案圃草毛詩作甫傳云大也箋云甫田之草也鄭有甫田義與叔師異今本楚詞章句作圃野樹也舊校云一無樹字徐璈以爲樹宜作株字之誤也又文選西都賦注後漢書班固傳馬融傳注並引韓詩作圃草薛君章句曰圃博也有博大茂草也是韓詩文雖與毛同而義則與毛並訓爲大馬瑞辰曰毛詩甫字蓋圃之省借胡承珙以鄭

之圃田正以廣大有草得名其說是也詩下章搏獸于敖箋云敖鄭地今近滎陽括地志滎陽城在今滎澤縣西南十七里殷之敖地也元和郡縣志圃田一名原圃東西五十里南北二十六里四限長城東極宮渡上承鄭州管城縣賈家陂今滎敖在滎澤縣與鄭州接界圃田在中牟縣北上承鄭州則敖與圃相去不遠也

建旄設旌薄狩于敖

〔張衡東京賦薄狩于敖。〕薛綜曰敖鄭地今之河南滎陽也謂周王狩也詩曰建旄設旌薄獸于敖

喬樅謹案毛詩薄狩作搏獸段氏玉裁云薛注東京賦引詩薄獸于敖薄字不誤獸字係俗刻妄改段說是也狩者獵之總名薛注先言謂周王狩而引詩以證之則字不當作獸也段氏又云後漢安帝紀注引詩薄狩于敖俗刻改爲搏而狩字不改册府元龜王氏詩攷並引詩薄狩水經注濟水篇云濟水又東逕敖山詩所謂薄狩于敖者也惠氏棟詩經古義據徐堅初學記引毛詩作搏狩又引何休公羊注高誘淮南子注漢石門頌證狩卽獸字故箋云田獵搏獸而於薄字尙未改明釋文搏獸音博舊音傅乃爲鄭箋作音義非釋經也初學記云獵亦曰狩狩獸也鄭箋言田獵搏獸也此經作薄狩之確證見詩經小學薄辭也箋釋狩以搏獸者助然則毛詩當與三家同作薄狩今本作搏獸者上文言茁毛謂夏獵此不當復舉冬獵之名見經攷詩唐石經之誤也

四牡奕奕

〔蔡邕胡廣黃瑣頌〕奕奕四牡

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通〕白虎通紼冕篇詩曰赤紼金舄會同有繹

喬樅謹案毛詩赤芾白虎通引作赤紼會詩文與毛異說詳朱芭

決拾既次

〔張衡東京賦〕決拾既次。〔薛綜曰〕決以象骨著右手巨指所以鉤弦也拾韝捍著左臂也

〔通〕〔周官繕人注〕〔鄭司農曰〕詩云決拾既次詩家說或謂決謂引弦彄也拾謂韝扞也

喬樅謹案鄭司農易禮說引詩決拾既次與張平子合引詩家說決拾與薛敬文合則仲師雖治毛詩亦未嘗不兼採魯義也

助我舉肩

〔張衡西京賦〕收禽舉肩。〔薛綜曰〕肩死禽獸將腐之名也

喬樓謹案平子此語即用詩文魯詩作肩與毛字異蔡邕月令章句曰露骨曰骼有肉曰肩蔡據魯詩故字同作肩說文手部挙積也引詩助我舉挙玉篇同亦三家之異文馬瑞辰曰石鼓詩有射夫寫矢具奪舉挙與此詩義同說文無肩有骾云鳥獸殘骨曰骾引明堂月令曰掩骼埋骾蔡邕月令章句作埋肩是知肩即骾之或體毛詩作柴說文

作挙肩骾字之段借

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補〕趙岐孟子章句六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則射者必中之順毛而入順毛而出一發貫臧應矢而死者如彼矣此君子之射也

徒御不驚

〔補〕爾雅釋訓徒御不驚驁者也。〔郭璞曰〕步挽輦車

喬樓謹案此以輦者釋詩徒御御者釋徒步也漢書注曰駕人以行曰輦以其徒步而挽輦故曰徒御毛傳訓徒爲輦御爲馬分徒御爲二與爾雅義異

吉日

既伯既禱

〔補〕爾雅釋天〔祭名〕既伯既禱馬祭也。〔郭璞曰〕伯祭馬祖也將用馬力必先祭其先

喬樓謹案周禮甸師禂牲禂馬杜子春云禂禱也爲馬禱無疾爲田禱多獲禽詩云既伯既禱爾雅曰既伯既禱馬祭也說文示部禂禱牲馬祭也从示周聲亶文騆或从馬壽省聲繫傳本重文作騆案禂或作从騆則詩禂字乃騆之假借也繫傳又引詩曰既禂既禡解字本誤入正文王氏詩攷據之謂說文引詩如此殊爲失攷段氏玉裁又以繫傳所引句詩無此語爲疑喬樓案楚金所引自是三家詩異文如通論中引詩亦孔之悉僊作悉鴈鳴九皐無子字布政優優敷作布緝傳中引詩求民之瘼瘼作莫澤溥濫泉聲作澤檻作濫皆與毛殊南唐書稱錯讀書博記所校讐尤審諦江南藏書之多爲天下冠錯力居多故三家詩遺文佚句錯多能稱述之也又案伯得與禡通者周禮大司馬有司表貉先鄭讀貉爲禡侀謂祝雩表貉之祝號

杜子春讀貉爲百穀亦或爲鵊肆師祭表貉則爲
位鄭注貉讀爲百古鵊字借貉爲之音讀如百足
爲伯鵊音近通假之證

吉日庚午

風俗通義八詩云吉日庚午

既差我馬

爾雅釋言馬融既差我馬差擇也宗廟齊産戎事齊
力田獵齊足。孚巡曰祭於宗廟當加謹被取其同色
也。某氏曰戎事謂兵革戰伐之事當齊其力以載干
戈之屬。舍人曰田獵取牲於苑囿之中追飛逐走取

其疾而已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馬瑞辰曰毛傳外事用剛日則以庚爲
吉翼奉言王者吉午酉又言用辰不用日則以午
爲吉此毛齊師說之不同也檀弓曰子卯不樂左
傳曰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疾日與吉日正相反以
子卯陰類爲疾日則以午酉陽類爲吉日據翼奉
玉篇廣韻及羣經音辨皆以麋爲麎牡斷牡是牝
之誤然攷玉篇廣韻又並以麋爲牡麎則麋下所
云牝麎當亦牡之譌字臧說未碻
瞻彼中原其麋孔有

爾雅釋獸麎牡麋牝麋。郭璞曰詩曰麀鹿麋麋。
喬樅謹案毛傳麋牡與爾雅合是據魯詩之訓麎牡曰麋牝曰麀麋復
謂本或作麋麋麎字同說文麎牝者誤也經義雜記據

吉日火盛于午金盛于酉庚爲金與酉同氣則卽
酉之類也故翼奉引詩吉日庚午以爲午酉二陽
並行之證則奉雖用辰不用日未始不兼日與辰
爲配耳喬樅謂據應劭風俗通引詩吉日庚午謂
漢家盛於午故以午祖也是亦用辰不用日應劭
多用魯詩然則魯說亦與齊同矣

爾雅釋獸麋牡麎牝麇。某氏曰詩云瞻彼中原其
麇孔有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麋麇牡亦郭君改讀與某氏所引詩合是據魯詩
易毛之驗攷周官大司馬鄭司農注獸五歲爲慎
後鄭注讀慎爲麇則詩箋讀祁爲麇麇麎麋牡亦
兼有大獸之稱也

駾駾駿駿。張衡西京賦羣獸駾駾駿。薛綜曰皆鳥獸之形貌也
喬樅謹案李善注引薛君章句曰趨曰駾行曰駿

後漢書馬融傳注引韓詩作駾駾駿駿卽駾字
然則韓詩文與魯詩同又毛作儦儦俟俟說文引
詩作伾伾俟俟儦伾一聲之轉駾伾皆音同字
馬融廣成頌又作卻駿亦以音同假借也

悉率左右
張衡東京賦悉率百禽。薛綜曰悉盡也率斂也
且以酌醴
張衡西京賦酒車酌醴

鴻鴈
劬勞于野
〔王逸楚詞九嘆注〕劬亦勞也詩云劬勞于野
庭燎
夜未央
〔補〕〔王逸楚詞離騷注〕央盡也。〔又九歌注〕央已也
喬樅謹案離騷云時亦猶其未央王注訓央爲盡
魯詩遺說攷　卷三　二
同皆本魯詩之義毛傳央未央猶言未渠央也釋文引說文
九歌云爛昭昭分未央王注訓央爲已廣雅云央
已也央盡也訓與叔師同
且也鄭箋云夜未央且也鄭箋宇通又通
日央久也已也王逸注楚詞云央盡也且已也反
又子徐反又音旦正義本作央旦也案旦字蓋即
且形近之譌陸氏音且爲子徐反則讀與渠相近
且渠古通故史記孔子世家璩渠孟子書作癯瘏
韓非子作璩鉏渠又通作遽魏都賦其夜未遽庭
燎晰晰是已王赫曰鄭箋夜未渠央渠當呼遽謂
夜未遽盡也其義得之卒章夜未艾毛傳艾久也
小爾雅艾止也亦與央之爲久爲已義近
庭燎晢晢
〔張衡東京賦〕庭燎晢晢
喬樅謹案毛詩庭燎晰晰釋文云晰本又作晢今
據東京賦作晢是魯詩之文與毛微異
鸞聲噦噦
〔張衡東京賦〕鸞聲噦噦
喬樅謹案毛詩鸞聲三家文作鑾鸞鑾字通又通
作欒禮記明堂位鸞車注云鸞或爲欒攷工記鳧
氏兩欒謂之銑釋文云欒本作鸞是也
魯詩遺說攷　卷三　三
沔水
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補〕潛夫論釋難篇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言將皆爲
害然有親者憂將深也
喬樅謹案此二句又見潛夫論愛日篇引詩毛傳
釋誰無父母句謂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也其義與
魯詩異
其流湯湯
〔補〕楊雄荊州牧箴其流湯湯
鶴鳴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

補楊雄太元經鳴鶴升自深澤首次

喬樅謹案此詩九皐虞文紹引何焯說以太元經鶴與澤協韻謂詩當本作九臯古澤字臯皐相似因誤爲皐當以此正之喬樅謂据毛傳皐澤也之訓及叔師楚詞注澤曲曰皐則詩本作皐字非以臯皐形近致譌盧說未碻

補後漢書楊震上疏曰野無鶴鳴之士朝無小明之悔大衆不興于今勞止不怨于下。（又楊賜對書曰）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甫

喬樅謹案賜爲楊震之孫楊秉之子秉傳言少傳父業賜傳言少傳家學賜治魯詩則知震及秉亦皆治魯詩也

補張衡思元賦遇九皐之介鳥兮忽素意之不逞遊塵外以瞥天兮據冥翳以哀鳴

王逸楚詞離騷注澤曲曰皐詩云鶴鳴于九皐九折之澤與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引韓詩云鶴鳴九皐聲聞于天言鶴鳴九折之澤聲猶聞于天以喻君子脩德窮僻遠朝廷也

彼言聲聞于天見鶴鳴于雲中從地聽之遂其聲鳴于

他山之石可以爲厝

補高誘淮南說林訓注礪諸治玉之石詩云他山之石可以爲厝是也

喬樅謹案高注淮南脩務訓引詩同

補說文丆部厝厲石也詩曰他山之石可以爲厝

喬樅謹案毛詩可以爲錯釋文云錯說文所引是三家文作厝今据淮南注引詩作厝知說文所引是三家文非稱毛也衆經音義九引詩亦作厝字可證漢書地理志五方雜厝顏注引晉灼曰厝古錯字易小過注无所錯足釋文錯本又作厝皆以音同通假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

補荀子儒效篇君子務脩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道如是則貴名起之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詩云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此之謂也

補東方朔答客難詩曰鶴鳴九皐聲聞于天苟能脩身何患不榮史記滑稽傳

補論衡祐增篇詩云鶴鳴九皐聲聞于天言鶴鳴九折之澤聲猶聞于天以喻君子脩德窮僻遠朝廷也

彼言聲聞于天見鶴鳴于雲中從地聽之遂其聲鳴于

地當復聞于天也

喬樅謹案荀子東方生王仲任說鶴鳴詩並以爲喻君子德脩于身名聞于遠意旨相同史記東方朔傳爲褚少孫所補褚氏亦治魯詩者也又案東方生傳及論衡引詩鶴鳴九皐句無于字錢氏大昕所謂白帖文選註初學記所引皆然唐石經始增于字今觀風俗通聲音篇秬文類聚天部及羣經音辨並同益見古本之如此也

補風俗通義六詩曰鶴鳴九皐聲聞于天

補王逸楚詞九章注鶴鳴九皐聞于天也

魯詩遺說攷　卷三　三　六

蔡邕集蔡朗碑鶴鳴聞天

喬樅謹案据中郎集言朗以魯詩教授是仲明習魯詩也

頍甫

補潛夫論班祿篇班祿頗而頍甫刺

喬樅謹案潛夫論本作班祿頗而頍甫爲頍甫之誤即詩所云不虧不賡

補又本政篇詩傷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巧言如流俾躬處休蓋言衰世之士志彌潔者身彌賤佞彌巧者官彌尊也

黃鳥

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補蔡邕述行賦言旋言復。又曰復邦族以自綏

我行其野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

補爾雅釋詁蘴牛蘈。郭璞曰今江東呼草爲牛蘈者高尺餘許方莖葉長而銳有穗穗間有華華紫縹色可淋以爲飲

喬樅謹案毛傳云蓫惡菜也鄭箋云蓫牛蘈也釋文蓫本又作蘈本又作蘴馬瑞辰曰按郭本爾雅作蘴牛蘈蘴一字鄭君所見爾雅本自作蓫牛蘈耳蓫音近禿蘈禿亦一聲之轉說文蘈禿貌正以聲轉爲義正義不知爾雅之蘴牛蘈即鄭箋

之蓫牛蘈遂以爲釋草無文誤矣馬說是也蓫蓄古聲近陸璣疏云蓫今人呼爲禿菜即是蓄音羊蹄一名蓄陶隱居注今人呼爲禿菜即是蓄音之誤引詩云言采其蓄案作蓄者齊韓詩之異文易林巽之豫曰黃鳥採蓄既嫁不答比齊詩之文也文選曹植七啟曰霜蓄霞葵李善注云毛詩言采其蓫蓫與蓄音義同曹子建七啟及陶隱居引詩皆韓詩之文也

言采其蓄

補爾雅釋草蓄蓄。郭璞曰大葉白華根如指正白可啖

喬樅謹案釋草又曰蓄蓴茅郭注云蓄異名齊民要爲黃蓄一種耳亦猶陵茗華黃白異名齊民要術引詩義疏云河東關內謂之蓄關東謂之蓴一名鬲弁一名黃根正白者熱灰中溫啜之饑荒可蒸以禦饑漢祭甘泉或用之其華有兩種一種莖葉細而香一種莖赤有臭氣詩義疏言一種莖赤有臭氣即爾雅之蓄蓴茅毛傳所云惡菜也一種莖葉細而香即爾雅之蓄蓄郭注所云根白可啖也馬瑞辰曰以義疏蓄一名鬲弁證之則菟雀弁亦即蓄之異名齊民要術有赤者弁亦即蓄之赤莖者黃與鬲弁皆取赤義說文瓊赤玉也儀禮鄭注鬲弁色赤而微黑是其證矣

不惟舊因

白虎通嫁娶篇婚者昏時行禮故曰婚姻者婦人因夫而成故曰姻詩曰不惟舊因謂夫也

喬樅謹案毛詩惟作思因作姻與魯文異而義並同爾雅釋詁惟思也論語因不失其親南史王元規曰姻不失親是其驗也

斯干

漢書劉向疏曰周德既衰而奢終宣王賢而中興更爲

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

楊雄將作大匠箴詩咏宣王由儉宮室斯干。薛綜曰斯干謂宣王儉宮室之詩也

張衡東京賦攷奢即儉則合美乎斯干作應運變通自古有之

喬樅謹案上文云遷都舊京而即引斯干之詩以證之是魯說謂宣王中興有遷都之事也姚氏鼐云周之都營數遷文王居豐武王居鎬至穆王居

鄭譜王居廢邱宣王遭厲王之禍宜更擇都邑建宮室以斯干詩及王錢于郿度之蓋宣王都南山之北渭水之南雍郿間也

西南其戶

補張衡東京賦西南其戶約之格格

補爾雅釋訓格格舉也

補攷工記匠人注約縮也詩曰約之格格

喬樅謹案格格毛詩作閣閣爾雅釋訓云云正釋此詩約之格格鄭君周禮注所引與爾雅合蓋亦用魯詩說也

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宇

楊雄將作大匠箴侃侃將作經構宮室聿皇嶠以禦風宇以蔽日寒者攸除鳥鼠攸去王有宮殿民有宅居

喬樅謹案攸宇毛詩作攸芋傳云芋大也箋云芋當作幠幠覆也攸周禮大司徒美宮室注云謂約豚攻堅風雨攸除君子攸宇與楊雄箴合蓋亦據魯詩之文宇古文作寓宇幠義同國語音語今君子之德宇注云宇覆也文選東京賦德寓天覆魯靈光殿賦廓宇宙而作京張載注云天所覆為宇說文幠覆也釋名釋宮室曰廡廡幠也幠覆也皆其明證然則幠宇殆齊詩之異文歟

如翬斯飛

補爾雅釋鳥雉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

喬樅謹案翬毛傳無訓鄭箋即用爾雅為解馬瑞辰曰爾雅又云鷹隼醜其飛也翬說文翬大飛也此詩應取翬為大飛之義以狀簷阿之勢猶今云飛檐也喬樅謂馬說非是詩上言如跂如矢如鳥此言如翬四如字皆以物象取譬言其雍閼之正形貌之顯則當從翬雉之義為長朱子集傳以為

華采而軒翔其說得之

嗷嗷其冥

郝爾雅釋言冥幼也。〈某氏注〉詩曰嗷嗷其冥。〈孫炎注〉冥深閤之幼也詩正義

喬樅謹案毛詩訓冥爲幼正義曰冥幼釋言文本或作冥幼爾雅亦或作幼某氏及孫注爲冥幼於義實安但於正長之義不尤故據王肅注少長之士爲毛說冥所以得爲幼者郭璞曰幼稺者冥昧也喬樅攷釋文幼王如字本或作窈則幼字乃窈之假借景純爾雅注竟以幼稺爲言失之冥窈之訓是魯詩義郭箋以冥爲夜義亦與窈近

魯詩遺說攷 卷三 三 十一

下莞上簟

郝爾雅釋草蕳鼠莞。〈舍光曰〉詩曰下莞上簟〈尚書正義〉。〈郭璞曰〉亦莞屬也纖細似龍鬚可以爲席

喬樅謹案毛詩鄭箋云莞小蒲之席也此詩之莞指鼠莞而言正義乃引釋草之蕳而無境外之志詩曰無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門之脩而無境外之非是攷說文莞草也可以作席莞夫雖也不言蒻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也可以作席蒻非即莞之屬觀爾下云蒻可爲席可以作席蒻非即莞之屬觀爾下云蒻可爲席

吉夢維何

郝潛夫論敘錄詩稱吉夢惟熊惟羆男子之祥惟虺惟蛇女子之祥

郝潛夫論夢列篇凡夢有象詩云惟熊惟羆男子之祥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此謂象之夢也

郝漢書五行志下詩曰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喬樅謹案志述劉向云云則此所引魯詩之文維當作惟爲是後漢書楊賜傳賜上封事引詩惟虺惟蛇二語文同

朱紱斯皇室家君王

魯詩遺說攷 卷三 三 十二

郝白虎通紱冕篇天子朱紱諸侯赤紱詩云朱紱斯皇室家君王

喬樅謹案詩見采芑詩朱紱斯皇下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

〈列女傳〉孟母曰夫婦人之禮精五飯羃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門之脩而無境外之志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

喬樅謹案毛傳訓儀爲威儀鄭箋訓儀爲善義各不同馬瑞辰曰按說文非違也从飛下兆取其相

肯廣雅釋言亦曰非違也無非卽無違此士昏禮所云父送女命之曰夙夜無違命毋曰夙夜無違宮事也又說文儀度也儀通作義襄三十年左傳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王尙書經義述聞曰義讀爲儀儀度也謂婦當度事而行不必待人也儀又通作議昭六年左傳昔先王議事以制王尙書曰議讀爲儀儀度也制斷也謂度事之輕重以爲斷制也今按婦人從人者也不自度事以自專制故曰無儀左傳言婦義事處變之權詩言無儀者處常之道也列女傳孟母引詩此句而釋之曰言婦人無擅制之義有三從之道也三從釋詩無非無擅制正釋詩無儀此三家之訓也

無羊

九十其特

補爾雅釋畜牛七尺爲特。郭璞注詩曰九十其特

喬樅謹案釋畜牛屬又曰黑脣曰特蓋特之名亦兼具二義毛傳訓九十其特亦與某氏說同但詩下章明言三十惟物毛傳云異毛色者三十也若以九十其特爲事指黑脣而言則與某氏說不合

補高誘淮南主術訓注大者曰薪小者曰蒸

喬樅謹案此與鄭君詩箋義同

衆惟魚矣旐惟旐矣大人占之衆惟魚矣實惟豐年旐惟旐矣室家溱溱

補潛夫論夢列篇詩云衆惟魚矣實惟豐年旐惟旐矣室家溱溱此謂衆之夢也

喬樅謹案溱溱毛詩作湑湑蓋假借字

補應劭漢書音義周宣王牧人夢衆魚與旐旐之祥而中興（漢書敘傳注引）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魯詩小雅四

節

喬樅謹案三家皆止以節標目大戴禮引式夷式已二語盧辯注云此小雅節之四章盧蓋据三家文也逸左傳昭二年季武子賦節之卒章亦止稱節

惟毛詩連南山爲文耳

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補潛夫論愛日篇詩云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傷三公居人尊位食人重祿而曾不肯察民之盡瘁也

魯詩遺說攷 卷四 一

喬樅謹案賢難篇又引此詩二語文同

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

補荀子富國篇詩曰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

節南山

喬樅謹案說文田部畯農夫也詩曰天方薦畯今本說文作嗟殘田也玉篇田部同蔵字段氏据集韵類篇補之說文於詩兼採三家此所引詩作薦畯字與毛殊而義蔵田之訓與董子言詩人刺爭田之訟合蔵字蓋董子所傳魯詩之舊也荀子魯說攷與荀合氏若底之假借庳者畯之別種釋文云者俾之假借穀梁隱二年注氏羌之閒種人本作埤卑民本又作俾案隋書律歷志作天子是

稗稗亦假借字卑民說苑作俾民從魯今文也
不弔昊天
蔡邕焦君贊昊天不弔
案又見蔡集太守胡君碑及崔君夫人誄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
補淮南繆稱訓君子見善則痛其身焉身苟正懷遠易矣詩云弗躬弗親庶民弗信
補說苑反質篇齊桓公謂管仲曰羣臣衣服輿馬甚汰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自親乎
弗信弗亦作不
補高誘呂覽孟春紀注詩云弗躬弗親庶民弗信
卒勞百姓
補潛夫論敘錄公卿尹師卒勞百姓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補新序雜事篇詩云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不得行項領不亦宜乎
補潛夫論三式篇詩云駕彼四牡四牡項領
補中論脩祿篇良農不患驅場之不脩而患風雨之不節君子不患道德之不建而患時世之不遇詩云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豈一世哉
喬樅謹案中論語意與新序同皆本魯詩之義
嘉父作頌
蔡邕朱公叔諡議周有仲山甫伯陽父嘉父優老之稱也
案嘉父卽家父漢書古今人表嘉父與譚大夫寺人孟子並列中上知三家詩文並作嘉父也
式訛爾心以蓄萬邦

補陸賈新語術事篇詩云式訛爾心以蓄萬邦言一心化天下而鉄二字國治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魯詩之學出自荀卿卿嘗仕楚陸賈亦爲楚人則其說詩當亦本之荀卿矣蓄毛詩作畜
正月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
補淮南泰族訓遵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干乖晝冥宵光山崩水涸冬雷夏霜詩云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於人有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惑亂而虹霓見萬物有以相連精祲有以相蕩也

漢書劉向上封事曰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張晏曰正月夏之四月純陽用事而反多霜急恒寒若之徵也

補白虎通災變篇天所以有災變何所以譴告人君覺悟其行欲令悔過脩德深思慮也霜之爲言亡也陽以散亡

補王逸楚詞九章注孔甚也詩曰亦孔之將

瘋憂以痒

補爾雅釋故瘋痒病也。〈舍人曰〉皆心憂憒之病也○

〈孫炎曰〉瘋者畏之病也釋文

喬樅謹案爾雅釋文云瘋詩作鼠案鼠卽瘋之假借毛詩古文作鼠三家詩今文作瘋今毛詩云瘋憂以痒此攷從三家今文非毛氏之舊也兩無正詩鼠思泣血倘作鼠字可證

憂心殷殷

補爾雅釋訓殷殷病也

喬樅謹案爾雅此訓正釋詩語毛詩作慇慇者乃古文假借字魯詩今文從殷爲正

視天夢夢

補尒疋釋訓夢夢亂也。〈孫炎曰〉夢夢昏昏之亂也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說文夢不明也不明卽昏義故孫云昏昏之亂也夢又通作芒文選陸士衡歎逝賦咨余今之方殆何視天之芒芒卽用正月詩民今方殆視天夢夢之語作芒者蓋齊詩之異文韓毛並同魯作蒙毛詩釋文引韓詩蒙蒙惡貌也是其驗已

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惟號斯言有倫有脊有秩斯言有序

補說苑敬愼篇孔子論詩至正月之六章慢然曰不逢

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世不與善而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是以殺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故賢者不遇時常恐不終焉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之謂也

補後漢書李固傳夏門亭長曰居非命之世天高而不敢跼地厚而不敢蹐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以妄言也

喬樅謹案杜喬傳云喬故椽陳留褚著故赤幘知此亭長卽託爲夏門亭吏守衙尸喪驅饗逃難楊匡著故赤幘知此亭長卽楊匡也此所引詩云高義並與齊合

補張衡西京賦豈徒跼高天蹐厚地而已哉○〈薛綜曰〉

踽偃僂也

蔡邕釋誨天高地厚而踽踽局本又作蹐局蹐古今文之異蹐釋文云小步也攷說文蹐連語引此詩足部云蹐小步也詩曰不敢不蹐又走部云趚側夾也詩曰謂地蓋厚不敢不趚毛詩釋文蹐下不言釋詩文異則作速者當是齊詩趚蹐古通說文人部僊古文僊字可證也

列女傳七孽嬖者童妾之女周幽王之后也初褒人之神化爲二龍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莫吉卜請其漦藏之而吉乃布幣

焉龍忽不見而漦在櫝中乃置之郊至周莫之敢發也及周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裸而譟之化爲元蜧入後宮宮之童妾未毀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之時產無夫而乳懼而弃之先是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宣王聞之後有人夫妻賣檿弧箕服之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夫妻夜逃聞童妾遭弃而夜號哀而取之遂竄於褒人始有獄獻之以贖罪王受而嬖之遂釋褒姒而生子伯服幽王乃廢后申侯之女而以褒姒爲后太子宜臼奔申侯與申侯之子義

乘不恤國事驅馳弋獵不時以適褒姒之意飲酒流湎
倡優在前以夜繼晝褒姒不笑幽王乃欲其笑萬端故
不笑幽王爲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諸侯悉至而無寇
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爲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
不至思諫者誅惟褒姒言是從上下相諛百姓離心
侯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燧兵莫至
遂殺幽王於驪山之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於是諸
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太子宜咎是爲平王自是之後
周與諸侯無異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漢書五行志及楚語天問章句言褒姒

事與此同蓋皆本於魯詩滅五行志引作威與毛
詩同釋文云威呼說反齊人語也宇林威穹反說
文云從火戌聲火死於戌陽氣至戌而盡本或作
滅然則威滅古今字之異耳

補高誘呂覽疑似篇注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
蔡邕述行賦終其永懷窘陰雨兮

喬樅謹案毛傳訓窘爲困鄭箋訓窘爲迫與毛同義
同呂記引董氏曰韓詩章句以窘爲迫與毛同義
據班固漢書敘傳云敢行構亂窘世蔑亡謂淮南

等父子相仍再亡其國也則箋以窘訓仍蓋用齊
詩部晉涵爾雅正義以釋詁郡仍並訓爲乃云郡
通作窘即引鄭箋爲證王氏經傳釋詞以法言孝
至篇郡勞王師爲即仍勞王師然則魯訓當與齊
同矣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

補中論貴驗篇詩云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
輸爾載親賢求助之謂也

喬樅謹案貫釗云輔爲伏兔別名輔與兔聲近故
伏兔謂之輔伏兔車轐也形如履所以夾持車軸
夾牙車則從而爲酺夾車軸則從車爲輔義本相
近此詩取喻于輔者輔爲持車之物與賢者佐理
同古擬輔臣於乘軸即其義矣馬瑞辰曰貫說是
也說文轐車伏兔也轐之言僕也僕附也轐輔附
聲義正相近耳下章屢顧爾僕僕當即轐之段借
呂氏春秋權勳篇虞之與虢也若車之有輔也輔
依輔而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亡國篇虞虢輔車
之義其爲車之輔不無疑矣淮南人間訓作虞之
與虢若車之有輪以呂氏春秋證之輪宜爲軸之

譌文与與脫幅說文引亦作輾謂益其輾以固轄
非謂以輔助輻也員于爾輻輻當作輾与與脫輻
釋文作輾是其證復从畐省聲故譌作輻耳說文
輾車下縛也今本作車軸縛者誤蓋伏兔在與底
能勝故須益其革輾其縛之伏兔爲任力之處非一革所
本不相連須輾縛之使堅耳
此彼彼有屋速速方轂民今之無祿夭夭是椓
【爾雅釋詁】此彼瑣瑣小也速速蹙蹙惟速鞠也○【舍人曰】此彼形容小貌【爾雅釋文】
喬樅謹案釋文此音徒歷說文作倓音徒玖說文人
【詩遵說攷】【卷四】
部倓小貌從人炎聲引詩倓倓彼有屋蓋三家之異文馬瑞辰曰此與綯字从囮聲同義爾雅釋文
云郭音徒卽倓字之音廣韻倓下有僋字注云小
貌又倓之別體也
【後漢書蔡邕釋誨】速速方轂夭夭是加。【李賢注曰】小
雅速速方轂夭夭是椓毛萇注速速陋也鄭元注箋疏
也言鄙陋小人方貴而得祿也韓詩亦同此作轂者蓋
謂小人乘龍方轂而行方猶並也
喬樅謹案速速毛詩作蹙蹙爾雅釋訓云蹙蹙
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所云蓋也是以知然
案鄭箋以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小弁巧言何人斯巷伯
刺厲王攷十月篇鄭說出於魯詩則此下三篇宜亦

從魯爲記也

補詩譜問小雅之臣何以獨無刺厲王曰有焉十月之交雨無正小閔小宛之詩是也

朔月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漢書劉向上封事曰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月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溢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補後漢書章帝紀建初五年詔詩不云乎亦孔之醜

補漢書元帝紀永光四年詔詩不云乎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見上

喬樅謹案鞠凶毛詩作告凶中壘所據是魯詩文

鞠卽告字之叚借

補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三年詔今四國無政不用其良

朔月而蝕則惟其常此日而蝕于何不臧

補史記天官書月蝕常也日蝕爲不臧也

補史記集解劉向以爲日月蝕及星逆行非太平之常自周衰以來人事亂故天文應之遂變耳

補說苑政理篇詩所謂彼日而微此日而微今此異露作詩以刺之幸其覺悟也

喬樅謹案蝕毛詩作食下文同食者蝕之古文史記天官書及劉向說皆作蝕蓋據魯詩也

補玉海引詩遠遊注蠛口電貌詩曰口口震電

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補荀子君子篇以族論罪以世舉賢雖欲無亂得乎哉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崒崒者依毛詩爲之傳寫之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尒疋釋言憯曾也憯者曾之叚借

曾也引詩曾不畏明是其證也憯通作噆節南山憯莫懲釋文云憯又通作慘此詩胡憯莫懲釋文云憯亦作慘皆曾之叚借字

補漢書谷永傳百川沸騰

補張華博物志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遹靈助化位

相亞也地動臣叛君山崩王道訖川竭神去國隨已亡海投九仞之魚流水涸國之大誠也澤浮舟川水溢臣盛君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小人握命君子陵運黑白不別大亂之徵也山水總論

喬樅謹案茂先引詩亦作卒崩與中壘同是用魯詩也毛詩釋文卒本亦作崒蓋三家之文

皇父卿士番惟司徒家伯惟宰仲允膳夫棸子內史蹶惟趣馬蹯惟師氏閻妻扇方處

漢書谷永曰食地震對曰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誦行於內嫉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或

亂陰陽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閻妻騙扇日以不臧此其效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敬慎也

誠飭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妒專寵以絕驕嫚之端抑褒閻之亂賤者咸得進秩各得厥職以廣繼序之統息白華之怨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本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顏師古曰閻褒寵之族也屬燬虺虺斯螣蟊賊蟊賊甚矣詩小雅十月之交篇曰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又曰閻妻扇方處言萬王無道內寵權盛政化失理故致災異日爲之食爲不善也

喬樅謹案小顏不見魯詩集注云云當是漢魏諸家舊注引述魯詩之說而師古襲用之也錢氏大昕曰古書庸與閻通左傳閻職史記齊世家作庸職是也谷永對策引小雅豔妻作閻妻鄭箋以豔妻爲萬王后蓋其女之族姓閻妻猶言姜女云爾庸閻聲相近書毋若火始焰焰漢書作庸庸故知庸卽閻也

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於詩十月之交則蹶卿士司徒下至趣馬師氏咸非其材明小人乘君子陰侵陽之象也

班倢伃賦哀褒閻之爲郵。師古曰詩曰閻妻煽方熾喬樅謹案歆語蓋述魯詩之說

今本列女傳班倢伃篇述此賦乃作豔字此後人轉寫以毛詩妄改之耳又後漢書楊賜傳引皇父之權損豔妻之愛賜用魯詩當作閻字疑亦後人所改也

潛夫論本政篇否泰消息陰陽不通閻妻扇方處致災異

喬樅謹案毛詩楊漢書古今人表作萬此齊詩文
也魯詩楊作蹻毛詩煽說文作煽魯詩作扇皆古
今文之異
曰予不戕禮記緇衣
魯詩曰予既不自知不是反云我不殘
漢書劉向上封事曰君子獨處守正不撓眾枉勉強以
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慝故其詩曰寄匆從事不敢告
勞無罪無辜讒口嗜嗜
喬樅謹案寄匆毛詩作匪勉與魯文異而義同
魯詩雜釋訓譽譽毀也。舍人曰譽譽衆口毀人之貌
爾雅釋文
喬樅謹案嗜嗜字通潛夫論作旔旔故魯詩說放
魯詩遺說攷 卷四 十六
毛詩譖口囂囂釋文云韓詩作謷謷自會詩異毛而
同韓
潛夫論賢篇詩云無罪無辜讒口旔旔彼人之心
于何其臻由此觀之妬媚之攻擊也亦誠工矣聖人之
后世也亦誠危矣
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荀子正論篇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
競由人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噂說文作譐傅傅奏也噂本又
作譐譐皆三家之異文傅字又見左傳僖十五

年引詩今說文曰部噂字下亦引此詩云噂聚語也文選注二十三所引毛詩正作噂噂傳云噂猶噂噂猶沓沓箋云噂噂沓沓相對談語背則相憎朱氏彬曰屈原天問天何所沓王逸注沓合也詩言小人之情聚則相合背則相憎其義較傳箋尤爲直捷

悠悠我里

補爾雅釋訓攸攸噂噂罹禍毒也。（樊光曰）詩云攸攸我里攸字即悠之省今魯詩遺說攷（卷四一　九）

我里

喬樅謹案樊光引詩攸攸我里攸字今釋文譌作思宋刻本異旦字今釋文譌作思宋刻本不誤宜從之毛詩釋文里如字毛病也鄭君也本或作理後人改也毛意以里爲痻之假字鄭用魯義故與毛異又釋故悝憂也郭注引詩悠悠我悝段氏詩經小學以爲所見本不同臧鏞堂曰案雲漢云如何里箋云王既不駿昊天之德今昊天又疾其政以刑罰威恐天下而不慮不圖鄭君據魯詩爲有作悝者郭注爾雅悝憂當引詩云如何里今作說是魯詩文亦作昊天也

悠悠我里憂也

補楊雄豫州牧箴不慮不圖

喬樅謹案子雲所據是魯詩文漢書敘傳注引詩不慮不圖與毛詩作弗者文異皆本三家之詩今

詳鄭箋亦作不慮不圖尤足驗會詩之文如此

若此無罪蒸胥以鋪

案邕釋誨不獲蒸胥之旨

喬樅謹案班固敘傳蒸烝以刑小顚集注引晉灼云齊魯韓詩作蒸薦師也胥相也從人得罪相坐之刑也今放後漢書蔡邕傳注引韓詩曰蒸胥以痛然則作蒸者韓齊詩耳晉灼以爲三家皆作薦意謂蒸烝字同也

補應劭漢書注詩云若此無罪論胥以鋪胥靡刑名也

漢書梵元王傳注引

喬樅謹案應劭多用魯詩此引作論胥以鋪疑後人順毛改字論卽淪之譌也以胥靡爲刑名者晉灼云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是也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君莫知我勩

補箋曰周宗鎬京也是時諸侯不朝王民不堪命王流亡靡無所安定也正長也長官之大夫於王流離而皆散處無復知我民之罷勞也

喬樅謹案周宗左傳昭十六年引作岐宗詩正義曰周宗宗周也皆言爲天下所宗雖異而義同故言周宗鎬京也馬瑞辰曰周宗與宗周有別正

月詩赫赫宗周箋云宗周鎬京也又洛邑亦名宗周祭統衛孔悝之鼎銘曰卽宮于宗周鄭注周旣去鎬京猶言王城爲宗周也若周宗據襄二十九年左傳云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莫肯朝也晉相也從人得罪相坐之刑也今放後漢書蔡邕傳注引韓詩曰蒸胥以痛然則作蒸者韓齊詩耳晉灼以爲三家皆作薦周宗宮爲宗周傳寫譌倒左傳引詩正作宗周旣滅是詩本作宗周之證箋云周宗鎬京也鄭箋詩時卽作宗周故解與正月同正義謂周宗宗周皆言爲天下所宗或言周宗鎬京也馬瑞辰曰周宗與宗周有別正

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

補後漢書章帝紀詔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傷也

補箋曰王流在外三公及諸侯隨王而行法當無君臣之禮不肯晨夜朝暮省王也

庶曰式臧覆出爲惡

補潛夫論救邊篇庶曰式臧覆出爲惡

補箋曰人見王之失所庶幾其自改悔而居善人反出教令復爲惡也

如何昊天

蔡邕集蔡朗碑如何昊天
我成不退儀成不遂會哀昔御情慴日瘁
補詩箋曰兵成而不遂謂王見流于彘無御止之者儀
成而不安謂王子毚之於飲食之善無輸粟歸餼者此
二者皆但昔御左右慴憂之大臣無念之者
凡百君子莫肯用訊徐言息啓及告惠戴氏
震云今本訊乃誶之譌訊問誶告義各不同陳風
墓門歌以訊之釋文云本又作誶與此並同嘗作
誶爲是喬樅攷陳風歌以誶止誶予不顧列女傳
誶爲是喬樅攷陳風歌以誶止誶予不顧列女傳
及楚詞章句所引魯詩皆作誶字此詩箋正云誶
告也則魯詩文作誶無疑矣
魯詩遺說攷　卷四　三
人之晚也邛對曰譖人在側是以見晚也詩曰聽言則
對譖言則退邛得進乎
喬樅謹案異山以此詩與桑柔詩靡言不能胡此
畏忌類引說詳桑柔篇桑柔爲刺厲王之詩益見此詩
同爲刺厲王也魯說蓋非無據毛詩聽言則答此
答字作對桑柔廣雅云對合也合古答字又淆作
合爾雅合對也左氏僖十二年傳既合而來弃杜
注合猶答也合者對合之答猶距也合
有閒譖慝則合之閒合則孟子所謂記記之聲
音顏色即人於千里之外忘之
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補潛夫論本政篇詩傷巧言如流俾躬處休蓋言聽世
之士佞騙巧者官騙尊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
補詩箋曰王流于彘正大夫離居同姓之臣稚王思其
友而呼之謂曰今可遷居王都謂彘也其又辭之云
我未有室家於王都可居也
喬樅謹案魯詩之說此詩爲刺厲王以流彘事證
鼠思泣血無言不疾
之信而有徵矣

補箋曰鼠憂也既辭之以無室家爲其意恨又患不能距止之故云我憂思泣血欲遷王都見女今我無一言而不道疾者言已方困於病故未能也

昔爾出居誰從爾作室

補箋曰往始離爲之時誰隨爲女作室女猶自作之今反以無室家責我恨之辭

小口

補箋曰所謂列于十月之交雨無正爲小故曰小口亦皆爲細過

口大疾威敖于下土

詹詩道說攷 卷四

補劉女傳八詩云昊天疾威敖于下土言天道好生疾威虐之行于下土也爲不疑毋篇

喬樅謹案昊字蓋口之譌轉寫者因雨無正詩有昊天疾威句而誤也

欲欲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依

補荀子脩身篇小人致亂而惡人之非已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己也諂諛者親諫爭者疏脩正爲笑至忠爲賊雖欲無滅亡得乎哉詩云欲欲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依此之謂也

補劉女傳二詩云如彼泉流無淪不溢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漢書劉向上封事曰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欲欲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欲欲訛訛莫供職也。鄭箋曰訛化也雨雅釋訓翕翕訛訛莫供職也。郭璞曰賢者隱替奸黨熾背公營私于莫親其職也。邵晉涵正義曰君謂厲王巨毛詩傳職事也。喬樅謹案衆音義云吸古文欲翕二形是欲翕字同爾雅作翕鄭箋以翕訛二字連用毛詩作潝潝訛訛釋文引爾雅亦作潝潝此順毛詩之文也

詹詩道說攷 卷四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

補潛夫論卜列篇詩曰我龜既厭不我告猶

補高誘淮南覽冥訓注詩曰我龜既厭不我告猶

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補高誘呂覽不二篇注詩曰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補劉女傳二詩云如彼泉流無淪不溢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補荀子臣道篇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賢則是不肖也人賢而不敬則是禽獸也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禽獸則亂狎虎則危災及其身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

補高誘呂覽安死篇注無兵搏虎曰暴無舟渡河曰馮喻小人而爲政不可以不敬不敬之則危猶暴虎馮河之必死也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一非也人皆知小人之爲非不知不敬小人之危殆

補高誘淮南本經訓注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害也故詩說攷　卷四　二七

曰知其一而不知當畏昏小人危亡也故曰莫知其佗

喬樅謹案高誘注呂覽及淮南引詩云云說與箋同子合是據魯詩之義鄭君箋詩亦與高誘說同

補說苑雜言篇詩云人知其一莫知其他

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頖謂弟子曰記之哉言雖邇而中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曰遇禍哉

補說苑雜事篇孔子對魯哀公曰君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兆矣不至矣夫執國之柄履民之上凜乎如以腐索御奔馬詩曰如

喬樅謹案如臨深淵二句又見說苑政理篇

崇邑中鼎銘戰戰兢兢○又西鼎銘如履薄冰

趙岐孟子章指如臨深淵戰戰兢業

小宛

詩箋曰亦當爲刺厲王

翰飛戾天

楊雄逐貧賦翰飛戾天

明發不寐

王逸楚詞招魂注發旦也詩云明發不寐

彼昏不知一醉日富

魯詩遺說攷 卷四 一 醉日富更始夫人篇

列女傳八詩云彼昏不知一醉日富正作一醉是用魯詩

喬樅謹案毛詩一作壹鄭箋正作一醉日富

之交

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新序雜事五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蜮蛉有子蜮蠃負之

爾雅釋蟲蜮蛉桑蟲○舍人曰蜮蛉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 御覽五百四十五

又曰果蠃蒲盧○郭璞曰即細腰蜂也俗呼爲蠙蠃

楊雄法言學行篇蜮蛉之子蒲盧祝之曰似我則肖之矣

我似我則肖之矣

說文虫部蠙蠃蒲盧細腰土蠭也天地之性細腰純雄無雌詩曰蜮蛉有子蠙蠃負之

博物志物性篇細腰無雌蜂類也取桑蟲與桑蟲子咒而成子詩曰蜮蛉有子蜾蠃負之 業服桑蟲與桑蟲子舊誤作取桑蟲則桑蟲子今爲訂正之

喬樅謹案茂先引十月之交用魯詩文則此亦魯詩也細腰無雌語亦與說文合蠙說文云或从果是蠙蜾字同

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魯詩遺說攷 卷四 二 楚子發母篇

列女傳二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相彼鴟鴞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漢書東方朔答難曰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鴟鴞飛且鳴矣

潛夫論讚學篇詩云題彼鶺鴒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是以君子終日乾乾進德脩業者非直爲傅已而已也蓋乃思述祖考之令問而以顯父母也

申鑒雜言篇詩曰相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

月斯征遷善不懈之謂也

喬樅謹案中論說詩與東方生語合皆述魯詩之義爾令當作鴟鴞爾雅釋鳥鴟鴞雖渠郭注云梟則鳴行則搖東方生引詩正作鴟鴞與爾雅同知魯詩之文然也相毛詩作題傳云題視也稍訓相相亦視也潛夫論引詩仍作題彼鴟鴞疑後人順毛而改耳

桑土桑雊桑場啄粟

補爾雅釋鳥桑扈竊脂○季巡曰竊脂一名桑扈春秋正義引舍人曰俗呼青雀嘴曲食肉喜盜膏脂食之因以名焉

魯詩遺說攷 卷四 三

云

補淮南說林訓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高誘注桑扈青雀一名竊脂

喬樅謹案鄭箋云竊脂肉食今無肉而隨陽作粟失其天性不能以自活陸璣疏云青雀也好竊人脯肉脂及官故曰竊脂也謂竊脂爲肉食此漢魏人相傳舊說也左傳正義以竊脂爲淺白別爲一解與淮南子高注爾雅郭注毛詩陸疏桑扈爲青雀者說異

宜豜宜獄

補周官射人注豜讀如宜豜宜獄之豜

喬樅謹案毛詩豜作肩此假借字韓詩作豜詩釋文豜豜字同荀子宥坐篇獄豜不治注引詩正作鴟鴞與爾雅同知宜豜宜獄漢書刑法志豜獄不平云云注引服虔曰鄉亭之獄曰豜班書皆據齊詩服說多從魯訓然則齊韓與魯文同矣

補說文豸部豜胡地野狗或从犬作豜詩曰宜豜宜獄豜司空也周禮凡萬民有罪罷民春入于圜土者教以能生之事坐以視徒役冬夏不同空各平易道路也御覽六百四十三引

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魯詩遺說攷 卷四 三

補高誘淮南覽冥訓注詩曰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喬樅謹案管子云守龜不兆握粟而筮者屢中是古者求卜握粟以酬卜者故臾記曰考卜筮者列得曰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糈亦粟也

小弁

補趙岐孟子章句十二小弁小雅之篇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

補漢書壺關三老茂上書曰孝己被讒自殺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也積毀之所生也貳五子傳

漢書杜欽傳公卜之作可爲寒心

崔者說異

案杜欽說關雎用魯詩則此亦魯詩也

喬樅謹案小弁毛詩作小弁諸所引三家詩亦皆作弁卞弁古通左氏成十八年傳弁斜釋文弁本作卞其證也作卞襄二十九年傳取弁釋文弁本作卞其證也此卞字蓋魯詩之舊文他引作弁者後人轉寫改之耳

補後漢書黃瓊傳伯奇至賢終於放流○李賢注說苑曰王國子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欲立其子爲太子說宣曰伯奇好寡王不信其母曰令伯奇於後園妄過其旁主臺視之即可知王如其言伯奇入園後母陰

取蜂十數置單衣中過伯奇邊曰蜂螫我伯奇就衣中取蜂殺之王遥見之乃逐伯奇也

喬樅謹案漢書馮奉世傳贊注引說苑與此略同

補楊雄琴清英弄吉甫之子伯奇所作也吉甫子伯奇至孝後母譖之自投江中衣昔帶藻忽逢見亦仙賜其美藥唯念養親揚聲悲歌船人聞而學之吉甫聞船人之聲疑恩伯奇作子安之操御覽五百七十八琴部

補蔡邕琴操履霜操者尹吉甫子伯奇所作也吉甫妻後妻生子曰伯邦乃譖伯奇於吉甫放之於野伯奇編衣食菜自傷無罪見逐乃援琴而鼓之言王出遊吉甫從之伯奇乃作歌以言感之於宣王王聞之曰此孝子之辭也吉甫乃求伯奇於野而感悟遂射殺後妻

喬樅謹案李善文選舞賦注引琴操文略同應劭風俗通義二云以吉甫之賢伯奇之孝尚有放逐之敗說亦與此合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

補法言學行篇提提之鳧甚於鸒斯

喬樅謹案毛詩作歸飛提提左思魏都賦猶猶精衛段氏玉裁以爲猶猶飛貌即提提也提提毛傳訓爲羣貌法言云提提之鳧亦羣也頻頻提提

皆猶猶之假借豈即魯詩異文與

補爾雅釋鳥鸒斯卑居。郭璞曰雅烏也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爲鴉烏是也

何辜于天

補趙岐孟子章句十二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又章指曰生之賸下一體而分噫息呼吸通氣於親當親而疎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爲愆也

踧踧周道鞫爲茂草

蔡邕述行賦周道鞫爲茂草兮哀正直之見逸我心憂傷怒焉如擣假寐永歎惟憂用老心之憂矣寐如

疾首

補漢書中山靖王勝對曰衆口鑠金積毀銷骨讒言之徒鑠生羣居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周擯郤骨肉永釋焉如擣假雖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師古曰擣築也言我心中憂思如被擣築

喬樅謹案擣毛傳訓爲心疾釋文云擣本或作癙韓詩作疛義同擣築之訓蓋皆注擣疛詩爲說而

小顏襲用之耳

補王逸楚詞九懷注不脩定帶而卧曰假寐詩曰假寐

永嘆

補論衡書虛篇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曰惟憂用老

惟桑與梓必恭敬止

補張衡南都賦永世克孝懷桑梓焉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淮者淵萑葦淵淵

補說苑雜言篇詩云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淮者淵萑葦淵淵言大者之多無所不容

喬樅謹案韓詩作崔葦韓詩作萑葦崔萑字同又與莞通儀禮公食大夫禮記擯崔爲注云今文崔皆爲莞是訓莞爲崔詩毛訓莞爲蒲後魏本疾用無枝

補爾雅釋木菀木待娄。（樊光曰菀二音後魏本疾用

無枝荷葉者匪傾內病磈磊無枝也（爾雅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正義引某氏注同

（說文）疒部瘣病也詩曰管彼瘣木一曰腫旁出也

（申）論秩紀篇木無枝葉則不能豐其根幹故謂之瘣喬樅謹案毛詩作壞傳云壞瘣也謂傷敗也壞字即瘣之假借

行有死人尚或墐之

（列）女傳八詩曰昊天已威予愼無罪言王爲威虐之政則無罪而遒咎也（王章妻傳）

（爾）雅釋詁愼誠也

喬樅謹案毛傳訓愼爲誠與爾雅同馬瑞辰曰經典誠僞之誠無用真字者惟諸子百家乃有真字爾雅訓愼爲誠當即以愼爲真字之假借愼从真聲即兼真義也

昊天太憮予愼無辜

（新）序節士篇詩曰昊天太憮予愼無辜無辜而死不

（潛）夫論哀劒篇詩云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是故君子之有喜怒也善以止亂也故有以誅止殺以刑禦殘

喬樅謹案君子如祉二句又見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二年詔引詩毛傳云祉福也攷左傳昭十七年范武子曰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言君子之喜怒以已亂與潛夫論說合魯詩以祉爲喜

訓與毛異馬瑞辰曰福與喜義本相通爾雅禧福也禧亦通作喜莊子讓王篇云時祀謹敬而不祈喜所謂福也喜可訓福則知祉爲福亦可訓喜矣其說亦通

君子是盟亂是用長

補說文夫部引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大夫之道局而不比傲言相感掩者同符又焉用盟

詩攷證案二語又見述赦篇

補孫休公羊傳解詁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成公三年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餤進也言孔甘亂是用餤諞其止共惟王之邛

餤詩遵說攷 卷四 三九

之邛

補列女傳七詩曰君子信盜亂是用暴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殷紂妲己傳○又曰詩云盜言孔甘亂是用餤餤進也後妃傳

補說苑政理篇詩云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傷妒臣蔽主以爲亂也

補爾雅釋詁餤進也。舍人注餤心之進也龍龕手鑑

高樾謹案餤承上文盜言孔甘言以餤食爲喻故余疋注云甘之進也餤與啖通記表記引詩作亂是用盬與酋詩字異

秩秩大猷

補爾雅釋詁秩秩智也。郭璞曰智謀亦通作智莊子讓王篇云時祀謹敬而不祈喜所謂福也喜可訓福則知祉爲福亦可訓喜矣其說亦通

聖人莫之

補爾雅釋詁漠謀也。舍人注漠心之謀也毛正義

高樾謹案毛詩聖人莫之釋文云莫又作漠一本作謨然則知三家今文有作漠者矣洪範五行傳云思心曰睿睿作聖詩言聖人漠之故舍人爾雅注以心之謀爲訓也

詩遵說攷 卷四 四十

耀躍兔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補史記春申君傳詩曰躍躍兔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高樾謹案新序善謀篇引詩同是魯詩之文躍躍兔兔二語在上他人有心二語在下與今毛詩異躍躍猶從新序作躍躍戰國策秦策引此詩詩誘注云躍躍跳走也又云狡兔腾跳以爲難得是魯詩文同毛作躍也史記正義引韓詩章句云躍躍往來貌易林謙之益曰狡兔超良犬逐咋然則作躍者乃齊韓之文耳說文趯趯迅也玉篇

躍躍毛傳也趯跳也趯與躍訓義並同

補高誘淮南注他人有賊害之心已忖度之躍躍跳走遊蕩貌也言彼見騰躍以爲難得也或時遊蕩之輪人如變傷人過明若則治女罪也

蜮蜮傳言出口含沙射人故曰蜮蜮或言如簧顏之厚矣

補潛夫論交際篇詩傷蜮蜮頗言出口含沙射人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喬樅謹案高誘呂覽重已篇注蜮讀如詩蜮蜮頗言之蜮是魯詩文作蜮蜮

魯詩遺說攷　卷四　一

居河之滸

喬樅謹案高誘淮南注知魯詩之說是以彙公與蘇公因爭閒田搆訟而蘇公作此詩以刺之也

補爾雅釋水水草交爲滸。〔舍人注〕水草木交合也。〔郭注〕水經注濟水篇。李巡注水中有草木交會曰滸。左傳僖八年正義。

璞注詩曰居河之滸

喬樅謹案滸毛詩作鬳此所引是據舊注魯詩之文蓋即滸堂下至門之徑也毛詩正義。

胡逝我陳

補爾雅釋宮堂涂謂之陳。〔孫炎曰〕堂涂堂下至門之

文蓋即滸之假借

職爲亂階

補潛夫論三式篇職爲亂階

喬樅謹案博傳諫大夫龔勝等議職爲亂

補列女傳三詩云我聞其聲不見其人。喬樅謹案毛詩人字作身與魯詩文微異

伯氏吹壎伸氏吹篪

既微且瘣

補爾雅釋樂大篪謂之沂大篪○舍人注大篪其聲悲沂鏘然也詩曰仲氏吹篪塤篪上平底形象稚錘大者如鷄子聲合大篪來錘也小者如鵝子聲合大篪來錘也皆六孔與篪聲相諧故曰仲氏吹篪相應（御覽五百八十一）又注曰塤大呂也

補風俗通義六按世本暴辛公作塤蘇成公作篪管樂十孔長尺一寸詩云伯氏吹塤仲氏吹篪

喬樾謹案毛詩作塤大平御覽引詩皆作塤舍人注爾雅釋文引一云面貌也國語吳語韋昭注靦面目之貌說文面見當爲面貌形近之譌詩正義引說文面見人當作人面貌也爲充段玉裁从詩正義

改作面見人也亦誤玉說文姡面靦也當从詩正義引作面靦爲正靦姡皆人面之貌作靦者形近之說說文牆讀若書卷之卷古文以爲靦字大徐本靦譌作靦是亦靦靦易譌之證後人據說文誤本因以姡爲面慙貌失之

補爾雅釋言靦姡也○舍人曰靦揎也一云面貌也○孫炎曰靦人面姡然毛詩正義

喬樾謹案詩正義引說文云靦面見人姡面靦也今本說文作靦面見也馬瑞辰曰據爾雅釋文引舍人注靦一云面貌也國語吳語韋昭注靦面目之貌說文面見當爲面貌形近之譌詩正義引說文面見人當作人面貌也爲充段玉裁从詩正義

補荀子儒效篇詩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喬樾謹案爲鬼爲蜮六句又見正名篇引詩

補王逸楚詞大招注蜮短狐也詩云爲鬼爲蜮

喬樾謹案劉向說蜮猶惑也在水旁能射人射人有處甚者至死南方謂之短狐語見漢書五行志下開元占經一百二十引五行傳曰詩云爲鬼爲蜮則不可得蓋氣侵精也云云與鬼爲蜮則不可得意同物不可見蓋氣精也云云與漢志同歐陽氏上引洪範五行傳則詩曰以下當亦採撰五行傳語毛字或歐陽以意加之得作測與今詩異知斷非毛詩也

補爾雅釋言靦姡也○舍人曰靦揎也一云面貌也○孫炎曰靦人面姡然毛詩正義

喬樾謹案詩正義引說文云靦面見人姡面靦也今本說文作靦面見也馬瑞辰曰據爾雅釋文引舍人注靦一云面貌也國語吳語韋昭注靦面目之貌說文面見當爲面貌形近之譌詩正義引說文面見人當作人面貌也爲充段玉裁从詩正義改作面見人也亦誤玉說文姡面靦也當从詩正義引作面靦爲正靦姡皆人面之貌作靦者形近之說說文牆讀若書卷之卷古文以爲靦字大徐本靦譌作靦是亦靦靦易譌之證後人據說文誤本因以姡爲面慙貌失之

巷伯

婁兮婁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

補說苑立節篇詩曰婁兮婁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

喬樾謹案說文綾帛文貌引詩綾兮婁兮此三家

詩今文也蓁字乃緁之假借耳又毛詩釋文云旉本或作非非亦旉之假借字

詒兮詒兮

爾雅釋言詒離也。郭璞注見詩

喬樅謹案那疏引此詩證兮詒音義同今據郭注明言見詩當是舊說據魯詩之文引詒兮詒兮爲說文咦張口也詒離也離亦有開之義張口猶言開口故咦詒訓義相通耳

魯詩遺說攷　卷四　一

咦咦幡幡

漢書楊雄反離騷嚱脩旣信椒蘭之咦咦。蘇林曰咦音詩咦咦幡幡之咦

喬樅謹案子雲文咦倚二字卽用此詩咦咦之義知魯詩作咦咦幡幡與毛文異蘇林所引詩正據魯言之又一切經音義十六引作倚倚幡幡當爲韓詩之文倚倚皆咦字之假借

勞人慅慅

爾雅釋訓慅慅勞也

詩經原始以慅慅爲人草草勞心也慅草皆義同今攷廣雅云慅慅憂也賈逵音草毛詩草字爲慅之假借魯詩今文正作慅慅

有杕之杜

漢書嚳傳三老茂上書曰詩云取彼譙人投畀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豺虎

說苑建本篇詩云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北不受投畀有昊

猗于畝邱

魯詩遺說攷　卷四　二

爾雅釋邱如畝者畝邱。李巡注謂邱如田畝曰畝邱也。孫炎注方百步也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魯詩小雅五

谷風

補 潛夫論交際篇夫處卑下之位懷北門之殷憂內見謫於妻子外蒙譏於士夫嘉會不徙禮餞御不逮衆賈財不足以合好力勢不足以杖急慙忻久交情好曠而不接則人無故自廢疎矣漸疎則賤者愈自嫌而日引貴人逾務黨而忘之矣夫以逾疎之賤伏於下流而望日忘之貴此谷風所爲內摧傷也

女轉棄予

蔡邕正交論古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迫夫周德始衰頹聲旣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其所由來政之缺也

補 後漢書朱穆崇厚論虛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純篤稀斯蓋谷風有棄予之嘆伐木有鳥鳴之悲

惟風及頹

補 爾雅釋天焚輪謂之頹。李巡注焚輪暴風自上來降謂之頹頹下也毛詩正義。孫炎曰迴風從上下曰頹毛詩正義

將安將樂棄我如遺

補 新序雜事五詩曰將安將樂棄我如遺喬樅謹案文選郭泰機答傅咸詩注引同又爾雅釋言疏引亦然今毛詩作棄予如遺

習習谷風惟山崔嵬何草不死何木不萎

補 中論脩本篇習習谷風惟山崔嵬何木不死何草不萎言盛陽布德之月草木猶有枯落而與時謬者況人事之報德乎

喬樅謹案高誘呂覽必己篇注詩云草木死無不萎所引即谷風何草不死二句轉寫文偶脫譌耳中論引詩木草宇宙互換亦後人轉寫誤倒之毛詩作無草不死無木不萎與魯文微異

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補〕楊雄逐貧賦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蓼莪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

補〕爾雅釋草莪羅高蔥。〈舍人曰莪一名羅。〉孫炎曰荊楚之間謂蒿爲蔥故毛詩正義。〈郭璞曰莪今莪高也亦曰

蔏高又今人呼青蒿香中炙啖者爲蔥故

喬樅謹案陳藏器本草拾遺曰蔏蒿生高岡宿根先于百草一名莪蒿馬瑞辰以莪蒿生高岡宿根類常抱宿根而生有子依母之義故詩人借以取興李時珍云莪抱根叢生俗謂之抱娘蒿是也

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補〕爾雅釋訓哀哀悽悽懷報德也。〈郭璞曰悲苦征役所不愛厚也

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補〕漢書哀帝詔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見鄭崇傳

喬樅謹案哀帝從韋元成及韋賞爰盎之言詩則此詔所稱詩詞是據魯家今文昊昃毛詩作昊師古漢書集注云昃字與昊同

補潛夫論班祿篇賦斂重而譚告通
喬樅謹案譚字本皆誤作譯遂莫知其爲指此詩矣顧炎武日知錄引此詩大夫作此以告病證譚字即譚之謂其說是也

補後漢書楊震疏大東不興於今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潸焉出涕

補荀子宥坐篇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數仞之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游焉陵遲故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潸然出涕豈不哀哉

喬樅謹案毛詩作睠言顧之與荀子同潸焉今本三百八十七引詩眷焉顧之潸然出涕太平御覽荀子作潸然案本然作焉與毛詩同

補楚詞七諫何周道之平易兮。王逸注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喬樅謹案楚詞招魂砥室翠翹王逸注云砥石名也詩曰其平如砥所引與七諫篇不同者此傳寫之誤疑叔師本作詩曰周道如砥言其平也觀下文云以砥石爲壁平而淵澤可見矣文選五臣注亦云以砥石爲壁取其平也尤其明證周道如砥四句又見說苑至公篇引詩即譚之謂其說是也

補道岐孟子章句七詩小雅大東之篇底平也矢直視比也周道平直君子履直道小人比而則之

補漢書申山靖王對曰潸然出涕

萇萇公子行彼周道

補楚詞九歎征夫勞於周行兮。王逸注行道也詩云萇萇公子行彼周道

喬樅謹案毛詩佻佻公子行彼周行釋文云韓詩作窕非也王氏念孫曰窕好貌也說文訓嬥爲直好貌廣雅亦訓嬥嬥爲好當在齊魯詩說喬樅謂據叔師所引是魯詩文作萇萇與齊韓毛異張衡西京賦狀亭亭以萇萇二字即本於此平子用魯詩故與叔師合周行此作周道道與疾亦韻臧鏞堂云案叔師訓行爲道而引詩以證之字當本作行其說亦通

無浸穫薪

補爾雅釋木樓落。舍人注可作梧圃皮韌繞物不解。陸德明釋文詩云無浸穫薪

喬樅謹案樓毛詩作穫傳云艾也箋云樓落木名也以樓爲木名則字宜從木鄭箋蓋據魯詩改毛爾雅釋文亦據舊注所引魯詩故字作樓與毛氏異陸璣草木疏云今椒榆也其葉如榆其皮堅韌剉之長數尺可爲繩索又可爲帷帶其材可爲杯器與舍人爾雅注合皆本魯訓也

契契寤歎

補王逸楚詞九歎注契契憂貌也詩云契契寤歎

喬樅謹案楚詞契字舊校云一作挈攷廣雅釋訓挈挈憂也曹憲音挈爲挈臧鏞堂云曹音挈字疑與正文互易挈本作契蓋毛詩作契三家詩作挈廣雅據三家詩本作挈挈憂也與叔師正合今楚詞及注契契字乃後人所改有舊校可證也

哀我瘽人

補爾雅釋故瘽勞也。郭璞注詩曰哀我瘽人

喬樅謹案瘽人毛詩作憚人憚卽瘽之假借古今文異而義同釋文云憚字亦作瘽

薪是穫薪

補爾雅釋木朱薪卽薪。樊光注詩云薪是穫薪荊州曰柞木朱木時人不曉薪意言薪謂身卽薪伐之也釋文

捐捐佩瑽

補爾雅釋訓浩浩捐捐刺素食也。某氏注捐捐無德而佩空食祿也詩正義引

喬樅謹案毛詩韓韓釋文云字或作捐又太平御覽六百九十二引作絹絹與魯毛文異疑爲韓詩

貫漢志輿服下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有敝貴賤有殊佩所以章德服之衷也敝所以執事禮之共也故禮有其度威儀之制三代同之五伯迭興戰兵不息佩非戰器於是解去紱佩留其係瑽以爲章表故詩曰鞗鞗佩瑽此之謂也

終日七襄

補王逸機賦帝軒龍躍庶業是創俯系聖恩仰攬三光悟彼織女終日七襄爰制布帛始垂衣裳太平御覽八百二十五

睆彼牽牛

補爾雅釋天河鼓謂之牽牛。李巡注河鼓牽牛二十八宿名也詩正義

喬樅謹案瘽人毛詩作憚人憚卽瘽之假借古今文異而義同釋文云憚字亦作瘽

北故或名河鼓亦爲牽牛也史記天官書索隱。詩正義引同惟河鼓作何鼓小異

東有啓明西有長庚

補爾雅釋天明星謂之啓明。孫炎注明星太白也晨

出東方高三舍命曰啓明昏出西方高三舍命曰太白
史記天官書索隱
○詩正義引並同
補論衡是應篇詩言東有啓明西有長庚亦或時復歲星太白也或時昏見於西或時晨見於東詩人則名曰啓明長庚矣
補王逸楚詞九歎注長庚星名也詩云西有長庚
惟北有斗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斗都口反沈作主城鏞堂曰案易豐卦日中見斗釋文云孟作見主周官鼓人大喪之大浥設斗注云斗所以沃尸也釋文云斗

依注音主是主斗古通喬樅攷尚書緯帝命驗曰五府五帝之廟黃曰神斗宋均注黃帝含樞紐之府而名神斗斗主也上精澄靜四行之主故謂之神主是亦斗主通之一證毛詩古文多假借字陸氏所見沈本作主者當是毛之舊本三家今文皆作斗今毛詩亦爲斗字此後人傳寫以今文改之耳

四月
六月徂暑
蔡邕九惟文六月徂暑

先祖匪人胡甯忍予
補中論謹交篇古者行役過時不反猶作詩怨刺故四月之篇稱先祖匪人胡甯忍予
喬樅謹案杜預左傳文三年注云四月之詩行役踰時思歸祭祀說與中論合義皆本魯詩
亂離斯瘼爰其適歸
補說苑政理篇詩不云乎亂離斯瘼爰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
喬樅謹案文選潘安仁關中詩註李善引韓詩作亂離斯莫後漢書仲長統傳亦然是三家文同惟毛詩作亂離斯瘼矣其文與三家異

冬日烈烈
蔡邕九惟文冬日烈烈
喬樅謹案毛詩冬日烈烈箋云猶烈烈然也此魯詩文作烈烈一聲之轉
廢爲殘賊莫知其尤
補列女傳八詩云廢爲殘賊莫知其尤言其狀於惡不知其爲過也漢崔夫人傳
補喬雅釋故廢大也。郭璞注詩曰廢爲殘賊喬樅謹案爾雅訓廢爲大大字卽快之通假如戚

謨訓爲僞僞字卽爲之通假也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
補風俗通義七詩美滔滔江漢南北之紀然時有壅濫
江漢不失其源故窮而復通
喬樅謹案毛詩南國之紀此引作南北疑字之譌
也鄭箋云江也漢也南國之大水紀理衆川使不
雖滯與應劭風俗通義說同知三家詩亦皆作南
國之紀也
唯以告哀
梁鴻適滿來墓碑唯以告哀

北山
補後漢書楊賜疏勞送無別善惡同流北山之詩所爲
訓作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新書匈奴篇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
王臣王者天子也舟車之所至人迹之所及雖蠻夷戎
狄孰非天子之所哉
白虎通封公侯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海內之衆已盡得使之（又喪服篇引普天之下四句文同）
喬樅謹案荀子君子篇及史記司馬相如難蜀父
老引詩皆與新書同惟白虎通濱字作賓小異又
漢書王莽傳引詩字亦作賓文選四十四載司馬
相如喻巴蜀檄李善注云率土之濱本或作賓今毛詩作
濱
補楚岐孟子章句九詩小雅北山之篇普徧率循也循
天下循土之濱無有非王者之臣
或宴宴居息或盡瘁事國
補漢書五行志劉歆說詩曰或宴宴居息或盡瘁事國
喬樅謹案劉歆述士文伯引詩語與今左傳異知
其從魯詩之文也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
補潛夫論邊議篇詩痛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
無將大車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
補荀子大略篇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匹夫者不可
以不慎取友友者所以相有也道不同何以相有也均
薪施火火就燥平地注水水就溼夫類之相從也如此
之著也以友觀人焉所疑取友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
基也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
喬樅謹案毛詩敘以無將大車爲大夫悔將小人

之詩今據荀子說詩云云知魯詩之義亦與毛同

無思百憂祇自疢兮

補後漢書張衡思元賦思百憂以自疢

喬樅謹案思元賦此句即用詩無思百憂祇自疢兮之語爾雅釋詁疢病也說文疒部疢病也从疒

氏聲段玉裁注以爲疢與塵韻古讀若真疢與疢音近禮記畛於鬼神鄭注云畛或爲祇又說文祇一作䙰又古泜氏讀如權精可證釋文音疢都禮反是陸氏誤疢爲疢喬樅謂疢疢音近三家當有作疢者平子用魯詩疢字是據魯家之文李賢注

引詩祇自重兮爲證非也

小明

眷眷懷顧

補王逸楚詞九歎注眷眷顧視詩曰眷眷懷顧

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汝

漢書宣元六王傳元帝璽書曰詩不云乎靖恭爾位正直是與淮陽憲王欽傳

補申論法象篇君子居身也謙在敬也讓在蹐下也莊奉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詩云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汝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補荀子勸學篇詩曰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補說苑貴德篇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喬樅謹案諸所引詩皆作靖共惟漢書引作恭字共恭古今字之異又好是正直句見蔡邕蔡公碑反是陸氏誤疢爲疢喬樅謂疢疢音近三家當有作疢者平子用魯詩疢字是據魯家之文李賢注詩云淮水湯湯

鼓鐘

淮水湯湯

補風俗通義十淮出南陽平氏桐柏大復山東南大海

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補列女傳五詩曰淑人君子其德不回言貞信將之

鼓鐘伐鞉

補淮南主術訓鞉鼓而食○高誘注鞉鼓王者之食樂也詩曰鼓鐘伐鞉

喬樅謹案荀子正論天子者代鞉而食雍而徹乎五祀劉氏台拱曰代鞉當爲伐鼛淮南主術訓鞉鼓而食高誘注引詩鼓鐘伐鞉鞉鼛古字通用雍

而徹乎五記者謂徹於寢也周禮膳夫職云王卒食以樂徹于造王術訓云奏雍而徹已飯而祭寢蓋徹饌而設之於寢若祭然天子之禮也楚寢古字通用琴言之則曰寢連類言之則曰五祀劉說是也寢文弨荀子校語云案正文舉本作皋故楊倞一注云皋未詳再云皋讀爲澤皆所謂蘭臺本也三云當爲澤俗書澤字作水傍皋傳寫誤遂其水耳今本及宋本皆脫誤若水傍作睪乃澤字正體不得云俗書也據此則以鼓鐘伐鼛爲王者之食樂會詩之說即本於荀子耳

笙磬同音

鄭風俗通義六詩云笙磬同音

以籥不僭

鄭風俗通義六詩云以籥不僭籥者樂之器竹管三孔所以和衆聲也

楚楚者賁

王逸楚詞離騷注賁奕黎也詩曰楚楚者賁

喬樅謹案毛詩作刺詩云刺奕盛古今字之異

白昔何爲我蓼蒸我烝與與我烝與翼

楊雄并州牧箴自昔何爲

張衡南都賦我麥穫黍百穀蕃廡翼翼與與

祝祭于閉

爾雅釋宮廟門謂之閉○李巡注閉故廟中門名也○孫炎注詩云祝祭于閉謂廟門也春秋襄二十四年正義

喬樅謹案毛詩作祝詩春秋禮記正義引爾雅李孫舊注亦作祝此順經文改字也爾雅經文作閉是用魯詩之文李孫注當亦同今本爾雅作閉謂之門郝懿行曰按禮記郊特牲注云廟門曰祊正義以爲釋宮文禮器正義亦引釋宮廟門謂之閉與今本同或出後人所改耳

祀事孔明

寒邑司空臨晉侯楊公碑祀事孔明

執爨踖踖

王逸楚詞九歎注爨炊竈也詩云執爨踖踖

獻酬交錯

高誘呂覽慎行論注酬報也詩曰獻酬交錯

張衡南都賦獻酬既交率禮無違

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補 荀子脩身篇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宣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又見禮論引詩）

工祝致告

補 潛夫論敍錄詩有工祝

神具醉止皇尸載起

補 白虎通祭祀篇祭所以有尸者何鬼神聽之無聲視之無形升自阼階仰視榱栱俯視几筵其器存其人亡虛無寂寞思慕哀傷無所寫泄故座尸而食之毀損其饌欣然若親之飽尸醉若神之醉矣詩云神具醉止皇

尸載起（通典禮八引）

張衡東京賦神具醉止

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補 爾雅釋詁子子孫孫引無極也。（舍人注子孫長行）

美道引無極也（毛詩正義）

祭邕九祝辭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祭邕九惟文上天同雲

中田有廬疆場有瓜

補 高誘呂覽孟春紀注詩曰中田有廬疆場有瓜無休廢也

馥馥芬芬祀事孔明

祭邕司空陳寔侯楊公碑馥馥芬芬。（又曰祀事孔明）

喬樸謹案毛詩苾苾芬芬此引作馥馥芬芬伯喈用魯詩故文與毛異攷何晏景福殿賦亦云馥馥芬芬廣雅釋訓馥馥芬芬香也皆據三家詩之文

苾馚字同苾馚與馥義同音同故並得通假也

執其鸞刀以啟其毛

補 張衡東京賦執鸞刀以徂割

信南山

昀昀原隰

補 爾雅釋訓昀昀田也。（注曰詩云昀昀原隰毛詩正義）

魯詩小雅六

甫田

或耘或耔

揚雄逐貧賦或耘或耔

琴瑟擊鼓以迎田祖以祈甘雨

蔡邕禮樂志社稷樂詩所謂琴瑟擊鼓以迎田祖者也(續漢志補注)

風俗通義八周禮說二十五家置一社但爲田祖報

求詩曰乃立家土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

喬樅謹案毛傳御訓爲迎御迎古今文之異三家文皆當作迎字此後人依毛詩改之

大田

以我覃耜

爾雅釋詁覃利也。(郭璞注詩曰以我覃耜)

張衡東京賦介御圃以剡耜

喬樅謹案剡毛詩作銳銳者剡之段借字郭注爾雅所引是據舊注魯詩之文觀東京賦作剡耜本於魯詩可證也又淮南氾論訓古者剡耜而耕字亦作銳

播厥百穀

王逸楚詞九章注播種也詩曰播厥百穀

去其螟螣及其蟊賊

尒疋釋蟲食苗心螟食葉螣食節賊食根蟊。舍人曰此四種蟲皆蝗也食不同故分別釋之故謂蝗子爲蟊一名蟘蟘充州人謂之螣(開元占經一百二十。)

心爲螟言其姦冥冥難知也食禾葉者言假貣無厭故曰螣也食禾節者言貪狠故曰賊也食禾根者言其稅取萬民財貨故曰蟊也。(孫炎曰皆政貪所致因以爲名)

名也並詩正義。春秋正義同。)郭璞曰分別蟲啖食禾所在之名耳皆見詩

喬樅謹案螣毛詩作螣蓋螣之假借說文引詩正作螣蘱文類聚一百引尒疋作螣是從毛詩改之

有螣

高誘淮南時則訓注極陽生陰故蟲螟爲螣。(又墜形訓注食心曰螟穀之災也有螣淒淒與雲鄰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呂覽務本篇詩云有螣淒淒與雲鄰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高誘注詩小雅大田之三章也螣陰雲也陰雲淒淒興雲鄰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陽和時雨祁祁然不暴疾也古者井田十一而稅公田在中私田在外民有澤饑讓之心故願先公田而及私也

喬樅謹案毛詩有淒淒釋文引漢書作萋萋韓詩外傳作弃此所引又作晞蓋三家與毛氏文字各異班志用齊詩知此所引爲魯詩矣與雲毛詩作與雨顏氏家訓書證篇辨與雲當作與雨以孟堅靈臺詩祁祁其雨爲證陸氏釋文從之詩正義亦云經與雨本或作與雲誤也定本作與雨錢大昕曰此經師傳寫有異非轉寫之訛段玉裁曰古人言雨止言降雨下雨無有言與雨者與雲祁祁雨

我公田猶白華詩之英英白雲露彼菅茅語意正相似

趙岐孟子章句五言太平時民悅其上願欲天之先雨公田遂以次及我私田也

風俗通義五詩不云乎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瞻彼洛矣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

淮南墜形訓洛出獶山。高誘注獶山在北地西北

東中洛東南流入渭詩瞻彼洛矣維水泱泱是也

張衡東京賦注水決瀉

棘幹有蕃以作六師

百虎通爵篇世子上受爵命衣士服何謙不敢自專也故詩曰棘幹有蕃謂世子始行也

鄭箋此諸侯世子也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未遇爵命之時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爲軍將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棘幹者茅蒐染也茅蒐者棘幹聲也棘幹祭服之韠合韋爲之其服爵弁服衿衣纁裳也

喬樅謹案白虎通以此詩首章爲世子始行衣士服而上受爵命本於魯詩之說鄭君詩箋三章均就世子而言與白虎通合亦據魯詩爲解也又孔

疏引鄭駁異義云棘草名齊魯之間言棘幹聲如茅蒐字當作棘陳留人謂之蒨是箋以茅蒐爲棘幹聲皆用魯訓

張衡西京賦綴衣棘幹

君子至止鞗琫有珌

鄭箋此人世子之賢者也既受爵命而加賜容刀有飾顯其能斷制

君子萬年

何休公羊傳解詁詩云君子萬年莊公四年

裘裘者華

蔡邕集胡廣黃瓊頌沃若六轡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補荀子不苟篇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能以義屈信變應故也

補說苑脩文篇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傳曰君子無所不宜也是故驊騮駬驥戒立於廟堂之上有司執事無不敬者斬衰菅屨杖而啼哭涕無不哀者被甲嬰冑立於桴鼓之間士卒莫不勇者故仁足以懷百姓勇足以安危國信足以結諸

侯彊足以拒患難威足以率三軍故曰為左亦宜為右亦宜為君子無不宜者此之謂也

荀樾謹案此所引傳即魯詩傳之文也以左為朝廟之事右為戎戎之事大指與毛氏同又案北史長孫紹遠傳引此詩四語作左之右之君子宜之右之左之君子有之與今毛詩本及諸所引三家詩文異許說苑引詩傳言為左亦宜為右亦宜云云似經文當作左之右之君子宜之於義為長下文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亦承上文右之左之右子有之而言曰宜曰有皆兼左右兩端也否則文法

偏枯矣存以俟攷

補列女傳一詩云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是以似之

補新序雜事一唯善故能舉其類詩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

補潛夫論邊議篇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傳曰君子無所不宜也是故驊騮駬驥戒立於廟堂之上有司執事無不敬者斬衰菅屨杖而啼哭涕無不哀者被甲嬰冑立於桴鼓之間士卒莫不勇者故仁足以懷百姓勇足以安危國信足以結諸

樂與士民若此者受天之福矣

司馬相如上林賦樂樂胥

楊雄長楊賦有樂胥○又曰受神人之福祐

鴛鴦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

補高誘呂覽季春紀注畢掩網也詩曰鴛鴦于飛畢之羅之

補又淮南時則訓注畢羅鳥罟也詩曰鴛鴦于飛畢之羅之

荀儉謹案淮南注引詩作畢與毛文同淮呂覽注

引舉字從冈作舉爲異

頍弁

有頍者弁

補續漢志與服下古者有冠無幘其義也加首有頍所以安幘故詩曰有頍者弁貌說文頍舉頭也詩曰有頍者弁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毛傳云頍弁皮弁也詩釋文云本又作惟覽矣又玉篇頍者弁許君用毛氏義不以頍爲物名鄭君儀禮注言頍以固冠與續漢志言頍以安幘義合是齊詩說與魯同鄭君又云縣薛名鬠爲頍則頍即鬠也

爲與女蘿施于松上

補尚誘呂覽精通篇注淮南記曰下有茯苓上有菟絲一名女蘿詩曰菡與女蘿施于松上

喬樅謹案高注引詩菡爲字或作函疑傳寫之譌文選盧子諒贈劉琨詩云綢繆女蘿施于松標李善注引毛詩曰菡與女蘿施于松柏皆爲之譌字也

隰桑有阿

其葉有難

補爾雅釋木雨寬爲霄雪○郭璞注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霄雪霄雪也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霄本又作霰同悉練反此皆三家詩之異文耶疏本或作霰瀞同悉練反此皆三家詩之異文耶疏本又作消說文曰雨正作霰與毛詩同霄釋文云本又作惟覽矣又玉篇覽爲霄齊語也然則知齊詩亦作惟覽矣又玉篇雨部云瀞與霰同

補漢書五行志中之下劉向以爲盛陽雨水溫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爲雹盛陰雨雪凝滯而水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爲霰故沸湯之在閒辭而洒於寒泉則爲冰及雪之銷亦冰解而散此其驗也故雹或从見段氏注云稷雪謂雪之如稷者毛詩傳曰霰暴雪也暴當是黍之字誤俗謂米雪或謂粒雪皆是也據說文則作霰者爲正字作霓者爲或體攷文選謝惠連雪賦霰淅瀝而先集李善注引韓詩曰先集維霰酔君曰霰雪也又薛詩外傳云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雪花曰霙訓義與

樂酒今昔

魯齊毛詩並異

如彼雨雪先集惟霓

補王逸楚詞大招注昔夜也詩云樂酒今昔言可以終夜自娛樂也

喬樓謹案今昔毛詩作今夕

車轄

展彼碩女令德來教

列女傳八詩曰展彼碩女令德來教漢楊夫人傳

喬樓謹案毛詩作辰彼碩女此所引據魯詩之文故與毛異王安人補注云展信也碩大也言信彼大賢之女以善德來教也

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魯詩遺說攷 卷四 三

補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二年詔詩不云乎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蔡邕集上始加元服與羣臣上壽表式歌且舞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史記孔子世家贊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

史記三王世家詩曰高山仰之景行鄉之

喬樓謹案據史記三王世家兩引文皆如此褚少孫習魯詩者疑魯家今文作景行鄉之與毛詩異故太史公孔子世家贊引詩云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也又說苑雜言篇引詩亦同毛氏也

補說苑雜言篇南郢子曰吾聞君子上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於惡自退之原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敢自以為君子誠志向之而已

補淮南說山訓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鄉者其人也誘注言有高山我仰而止之人有大行我則而行之故曰鄉者其人也

補高誘呂覽貴公篇注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鄉昔人也

補趙岐孟子章指高山景行庶幾不倦。〔又盡子章句十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好學之謂也

補中論治學篇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好學之謂也

青蠅

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

〔史記滑稽傳〕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

會詩遺說攷　卷四　三　十一

喬樅謹案滑稽傳褚少孫所補也蕃毛詩作樊說文引作棥棥卽樊之省文漢書武五子傳作藩蕃亦藩之省文也無毛詩作毋讒言罔極毛詩作讒人罔極陸賈新語王充論衡引皆作讒言與史記同

補論衡商蟲篇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傷善青蠅汚白同一禍敗詩以爲興昌邑王夢西階下有積蠅矢明旦召問郎中龔遂遂對曰蠅者讒人之象也夫矢積於階下王將用讒臣之言也由此言之蠅之爲蟲應人君用讒

劉向楚詞九嘆若青蠅之僞質兮。〔王逸注僞猶變也青蠅變白使黑變黑成白以喻讒佞詩云營營青蠅言讒人若青蠅變轉其語以善爲惡也

喬樅謹案鄭箋云蠅之爲蟲汚白使黑汚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與叔師語合是鄭君亦用魯訓之義

〔新語輔政篇〕夫據千乘之國而信讒佞之計未有不亡者也故詩曰讒言罔極交亂四國衆邪合黨以罔人君邦危民亡不亦宜乎

〔東方朔非有先生論〕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補論衡言毒篇人中諸毒一身死之中于口舌一國潰亂詩云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四國猶亂況一人乎故君子不畏虎畏讒夫之口讒夫之口爲毒大矣

補漢書哀帝免傅嘉文〕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孔光傳

補後漢書寇榮傳青蠅之人所共搆會

喬樅謹案寇榮以行葦爲公劉詩與列女傳潛夫論合是亦習魯詩也

賓之初筵

肴覈惟旅

補蔡邕曰有聚食也肉曰有骨曰聚文選班固與
　　喬樅謹案聚毛詩作核引李善注引
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
補說苑脩文篇射者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然後射
者能以中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
功此之謂也
載號載呶
楊雄光祿勳箴載號載呶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
伐德
魯詩遺說攷　卷四　十三
補說苑反質篇詩曰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傞傞言
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
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主之罪也

福州陳壽祺學

釋詩小雅七

魚藻

有賁其首

補爾雅釋詁賁大也。〔樊光注〕詩云有賁其首〔書盤庚下正義〕喬樅謹案毛詩賁作頒傳云頒大首貌說文頁部頒大頭也引詩有頒其首義與毛同然則頒爲正體賁乃假借字也

愷樂飲酒

詩遺說攷卷四〔四 一〕

補張衡南都賦接歡宴於日夜終愷樂之令儀

喬樅謹案愷毛詩作豈豈古今文之異

采菽

君子來朝何錫與之雖無與之路車乘馬又何與之元袞及黼

〔白虎通紼冕篇〕九錫皆隨其德可行而賜能安民者賜車馬以代其步言成文章行成法則賜之衣服以表其德詩曰君子來朝何錫與之雖無與之路車乘馬又何與之元袞及黼

匪交匪舒天子所予

補荀子勸學篇詩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

喬樅謹案韓詩匪交匪舒天子所予傳襄廿七年引詩桑扈匪交匪傲成十四年引仍作彼又襄八年引詩如匪行遒謀杜注云匪彼也是匪亦有彼義

詩遺說攷卷四〔四 二〕

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補荀子儒效篇明主論德而序位所以爲不窮也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辯之極也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亂也

補服虔左傳注平平辯治不絕之貌〔毛詩義引〕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

補爾雅釋水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毛詩正義引〕

巡注繹竹爲索所以維持舟者。〔孫炎注繹大索也舟止繫之於樹木或竹爲大索〕

與之元袞及黼

喬樅謹案綱毛詩作纚釋文引韓詩同

王逸楚詞九嘆注揚木名也詩云泛泛楊舟

天子葵之

郭璞注詩曰天子葵之

爾雅釋言葵揆也。

優哉游哉

東方朔誡子篇優哉游哉

蔡邕集汝南周巨勝碑銘優哉游哉

角弓

後漢書杜鄴傳鄴聞人情恩深者其養讓愛至者其求詳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此棘棘角弓之詩所爲作

也

喬樅謹案此以棘棘角弓並爲刺詩一與毛異一與毛同蓋角弓之詩四家說皆相近故曹植應瑒之語並與此合

爾之敎矣民斯效矣

白虎通三教篇教者效也上爲之下效之民有朴質不教不成故詩云爾之敎矣民斯效

潛夫論班祿篇詩云爾之敎矣民斯效矣

蔡邕集陳仲弓碑民胥效矣

喬樅謹案斯毛詩作胥與韓文異中郎集用詩民斯效矣之句字作胥者此後人順毛改之白虎通潛夫論引詩皆作斯效可證也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荀子儒效篇比周而譽爵少卽爭而名位辱煩勞以求安利其身爵危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此之謂也

漢書劉向上封事曰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刺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

說苑建本篇君人者以百姓爲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强非之則危背之則亡詩云人而無良相怨一方

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

喬樅謹案說苑引詩作人而無良與上封事所引文異攷後漢書章帝紀引述詩語亦作人之無良李賢注云義見韓詩今按韓詩外傳兩引民之無良皆不作人字疑說苑及後漢書是唐人爲避諱而改也

雨雪瀌瀌宴然聿消莫肯下隧式居屢驕

荀子非相篇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人有此三數行者以爲上則必危爲下則必滅詩曰雨雪瀌瀌宴然

聿消莫肯下隧式居屢驕此之謂也

漢書劉向上封事曰天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晰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詩曰雨雪麃麃見晛聿消

喬樅謹案此引詩作見晛亦後人順毛所改也

王逸楚詞九嘆注菀盛貌也詩云有菀者柳上天甚神無自瘵也

韓詩作曣晛聿消段玉裁云宴然卽曣曣廣雅釋詁三曣曣煩也玉篇廣韻皆云晛曣二形同楊倞注荀子以宴然爲聲之誤當依今詩作見晛其說非也又劉向引詩見晛書消師古注云見無雲也晛日氣也言雨雪之盛麃麃然至於無雲日氣始出而雨雪皆消釋矣案見字不得訓爲無雲說文晛日出也與說文晛日出也正合詩釋文引作曣見誤詩攷作曣晛是也喬樅謹案此引詩作見晛亦後人妄改作見耳韓詩曣晛正作菀師古時不誤後人改作見晛見晛日出也

王逸楚詞九嘆注菀盛貌也詩云有菀者柳上天甚神無自瘵也

補　趙岐孟子章指詩曰雨雪瀌瀌見晛聿消

喬樅謹案此引詩作見晛亦後人順毛所改也

王逸楚詞九嘆注菀盛貌也詩云有菀者柳

上天甚神無自瘵也

補　荀卿遺春申君書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戰國策

喬樅謹案天毛韓詩並作帝也毛韓詩並作焉神毛詩作寧韓詩引荀子書作惛王氏念孫謂神者惛之壞，蓋傳寫之誤是也

彼人之心于何其臻

補　潛夫論賢難篇詩云彼人之心于何其臻

都人士

案都人士首章鄭君禮記緇衣注云毛詩有之三家則亡今蔡邕述行賦云咏都人以思歸乃首章之詞蓋卽用禮記緇衣所引非用毛詩也

彼君子女綢直如髮

補　列女傳四詩曰彼君子女綢直如髮齊孝孟姬傳

垂帶若厲

補　高誘淮南氾論訓注詩曰垂帶若厲

爲檢謹案毛詩垂帶而厲鄭君箋云而亦如也而厲如墾厲也玉藻禮記內則注引詩正作垂帶如厲鄭君蓋據三家詩讀而爲如如若義同

采菽

終朝采菽

王逸楚詞離騷注案王劣也詩曰終朝采菽

喬樅謹案采菽毛詩作采綠菽正字綠假借字

黍苗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荀子富國篇仁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

爲之出死斷亡而愉者無他故焉其所是焉誠美其所得焉誠厚其所利焉誠多詩云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此之謂也

補爲誘淮南道應訓注任載也詩曰我任我輦

補又淮南說林訓注任者輦也詩云我任我輦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

補說苑建本篇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是故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

隰桑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

張衡東巡誥心之謂矣

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補新序雜事五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白華

漢書谷永對曰息白華之怨

又外戚傳班倢仔賦緑衣兮白華自古兮有之

天步艱難
蔡邕集庾侯碑扇天步之艱難
浸彼稻田
通張衡南都賦浸彼稻田
卬烘于煁
通爾雅釋言烘燎也煁炷也。郭璞注今之三隅鐙也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通東方朔答客難詩云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師古注言苟有于中者必形于外也

有鶩在梁
王逸楚詞大招注鶩鳧鴈屬也詩云有鶩在梁
通風俗通義六鐘秋分之音也詩云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綿蠻
通潛夫論班祿篇行人定而綿蠻諷
喬樅謹案定字義不可通疑爲畏字之譌
我勞如何
張衡集怨篇我勞如何
飲之食之教之誨之
維其碩矣
荀子大略篇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故家五畝宅百畝田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立大學設庠序脩六禮明十教所以道之也詩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王事具矣
瓠葉
有蒐斯首
喬樅謹案後漢書儒林傳劉昆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拳賢注云昆懼禮之廢故以瓠葉爲俎實射則歌菟首之詩而爲節也胡承

珙以昆射菟首當卽懸菟首而射之章懷注誤喬樅謂劉昆去古未遠必三家詩有以瓠葉爲飲射之歌故昆仿之每春秋以行饗射胡氏以懸菟首而射爲解於經傳無微不如章懷注言歌詩爲節其說近是菟毛詩作兔
斮斮之石
喬樅謹案毛詩漸漸之石釋文云本亦作斮斮漸古今字之異三家今文當作斮說文槩傳作磛
磛之石磛斮亦通
維其碩矣

補爾雅釋山舉者厓岸。郭璞注謂山峯嶮嵑者
喬樅謹案毛詩維其深矣傳云卒竟也鄭箋釋卒
爲崔嵬謂山頭之末也與毛傳訓異是以卒爲崒
之假借故取魯詩之義逕訓爲崔嵬也

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史記孔子弟子列傳昔夫子將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
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
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宿乎

補論衡明雩篇詩云月離于畢比滂沱矣孔子出使子
路齎雨具有頃天果大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

離于畢俾滂沱矣孔子出子路請齎雨具孔子不
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者月離其陰故雨
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

補又明日篇詩曰月麗于畢俾滂沱矣天雨從山發月
經星麗畢之時麗畢之時當雨也時不雨月不麗山不
雲天地上下自相應也月麗于上山烝于下氣體偶合
自然道也

補高誘呂覽孟秋紀注月麗于畢俾滂沱矣

補又淮南原道訓注雨師畢星也月歷二畢俾滂沱矣
（又見時則訓注引詩風伯箕星也月麗于箕風揚沙也）

喬樅謹案論衡說日篇引詩離作麗比作俾與高
誘呂覽注淮南子注所引文同離麗古通用周易
離王公也釋文云鄭作麗戰國策漸離論衡書
虛篇亦作麗俾比聲近大雅克順克比禮記樂記
作克順克俾史記樂書同是其證已

補風俗通義八雨師者畢星也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
矣丑之神爲雨師故以己丑日祀雨師於東北土勝水
爲火相也

苕華

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會詩遺說攷　卷四　四　十三

補潛夫論交際篇詩云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先合而後
忤有初而無終不若木無生意彊自詈也

何草不黃

何草不元

補爾雅釋天九月爲元。孫炎注物衰而色元也詩曰
何草不元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毛詩箋云始春之時草木牙蘖者將生
必元是主春而言孫注爾雅云是以詩此語屬
秋時也孫用魯詩訓故義與箋異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

史記孔子世家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

魯詩大雅一

補 顧炎武左傳注大雅陳文王之德武王之功自文王以下至烏呼是謂正大雅

文王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補 淮南繆稱訓文王聞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非謂日不足也其憂尋推之也故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趙岐孟子章句五詩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爲諸侯其

命維新以致之耳

受王命維文王新復脩治禮義以致之耳

亹亹文王

王逸楚詞九辯章句亹亹進貌詩云亹亹文王

喬樅謹案毛傳亹亹勉也臧鏞堂曰文選吳都賦注引韓詩云亹水流進貌是亹有進義易繫辭上成天下之亹亹者虞翻注亹亹進也訓與此同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補 列女傳八詩云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梁夫人婦傳）

補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

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補 東方朔非有先生論詩云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楊雄博士箴昔在文王經啟其軌勖于德音而思皇多

士多士作楨惟周以寧

補 荀子君道篇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賈子新書君道篇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言輔賢正則身必安也

補 賈山至言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與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

補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

乎其以甯也

補新序雜事四王者勞於求人佚於得賢舜舉衆賢在位垂衣裳恭已無爲而天下治湯文用伊呂成王用周邵而刑措不用兵偃而不動用衆賢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新序雜事一雜事五說苑君道篇脩文篇刱女傳一並引濟濟多士二句又趙岐孟子章句十一引詩亦同

補論衡紙增篇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甯此言文王得賢者多而不自有者少也

魯詩遺說攷 卷五 四

祭邑獨斷見冠殷曰冕以三十升漆布爲殼廣八寸長尺二寸加爵見其上黑而微白前大後小有收以持

魯詩遺說攷 卷五 四

笄詩曰弁服韎韐

毋念爾祖述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補漢書東平思王傳元帝璽書敕諭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述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喬樅謹案漢書儒林王式傳言白陽張長安幼君事式爲博士由是魯詩有張氏學張生兄子游卿爲詠大夫以詩授元帝是元帝爲習魯詩此所引述脩厥德毛詩作丰脩厥德丰述古今字之異後漢書皇甫規傳引亦作述

補說苑權謀篇詩云自求多福

後漢書張衡應閒曰昔有文王自求多福

補趙岐孟子章句三永長言我也長我周家之命配當

善道皆內自求責故有多福也

宜鑒于殷

補潛夫論德化篇詩美宜鑒于殷自求多福

上天之綜無聲無臭儀形文王萬邦作孚

補潛夫論卜列篇天難諶斯。〔又相列篇〕詩稱天難忱

漢書楊雄甘泉賦曰〔上天之綜。〕〔師古注〕綜讀與載同

補廣雅釋詁綜事也

喬樅謹案廣雅此訓正釋魯詩綜字蓋魯詩與毛

文異而義同鄭君禮記中庸注載讀爲栽謂生物

也是齊詩之訓與魯毛義殊潛夫論引詩仍同毛

氏作載疑出後人所改也

補潛夫論德化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形文王萬邦

作孚此姬氏所以崇美於前而致刑措於後

喬樅謹案儀形文王毛詩字作刑形音同古相

通假

補服虔左傳注〔儀善也〕刑法也善用法者文王也〔昭公六年傳〕

義

補〔應劭風俗通義一〕詩說儀刑文王萬國作孚

大明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

補荀子解蔽篇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言上明而

下化也

喬樅謹案明明在下句又見荀子正論篇引

天難諶斯

補潛夫論卜列篇天難諶斯。〔又相列篇〕詩稱天難忱

斯

喬樅謹案諶毛詩作忱韓詩外傳十引詩作訦春

秋繁露引詩作諶漢書貢禹傳同忱訦諶古皆通

用字潛夫論兩引詩文各不同者相列篇或爲後

人依毛詩所改也

摯仲氏任

聿嬪于京乃及王季惟德之行太任有娠生此文王

補列女傳〔太任者文王之母摯任氏中女也王季娶

爲妃太任之性端壹誠莊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視

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文王生而明聖太任教

之以一而識百君子謂太任爲能胎教〔周室三母傳〕

補潛夫論五德志篇太任孌長人感己而生文王厥相

四乳爲西伯興于岐

補郭璞爾雅釋親注詩曰聿嬪于京

喬樅謹案毛詩作曰嬪于京郭注所引是據舊注
魯詩之文嫄毛詩作身衆經音義兩引皆作嫄是
三家之今文
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
方國
補論衡變虛篇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
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喬樅謹案新序雜事四引此詩六句文同
蔡邕集答齋議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
懷多福夫齋以祭奉明祀文王所以懷福

楊雄元后誄昭事上帝
補高誘呂覽行論注詩言文王小心翼翼然敬慎明於
事上不敢擯貳所以得衆福也
補高誘淮南主術訓注心欲小而志欲大所以心欲小
者慮患未生備禍未發戒過慎微不敢縱其欲也夫聖
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衆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戰戰
慄慄日慎一日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心小矣詩曰惟此
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在邰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其光
補列女傳一太姒者文王之妃武王之母禹後有莘姒
氏之女也在邰之陽在渭之涘仁而明道文王嘉之親
迎于渭造舟爲梁及入太姒思媚太姜太任旦夕勤勞
以進婦道太姒號曰文母文王治外文母治內詩曰大
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
其光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文王之妃句及在邰之陽二句今本文
皆脫佚此據後漢書崔琦傳外戚箴注所引補之

補張衡西京賦在渭之涘
補白虎通嫁娶篇王者之娶必先選于大國之女禮儀
備所見多詩曰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
渭明王者必娶大國也
補又曰人君自定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故自定之
也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
補又曰天子下至士必親迎授綏者以陽下陰也欲得
其歡心示親之也必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顧者防淫
佚也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補爾雅釋水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

人乘桁。〈李巡注〉比其舟而渡曰造舟中央左右相維持曰維舟併兩舩曰方舟一舟曰特舟乘桁併木以渡別尊卑也。〈孫炎注〉造舟比舟爲梁也維舟連四舩使不動搖也毛詩正義

〔通〕楊雄方言〈造舟謂之浮梁。〉郭璞注即今浮橋

喬樅謹案今本方言造舟作船船古造字見說文

李善文選閒居賦注引方言但作造字今從之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

〔通〕風俗通義〈詩說有命自天命此文王

曰虎通號篇周者至也道德周密無所不至也詩

魯詩遺說攷　卷五　十

詩亦作騵騵四字蓋騵之省文

〔通〕詩淮南主術注〈黃馬白腹曰騵騵詩曰騵

騵彭彭

惟師尚父時惟鷹揚

〔通〕劉向別錄〈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毛詩正義

楚詞天問〉蒼鳥羣飛孰使萃之。〈王逸章句蒼鳥鷹也

萃集也言武王伐紂將帥勇猛如鷹鳥羣飛孰使武王

集聚之者乎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也

亮彼武王襲伐大商

〔通〕應劭風俗通義〈詩云亮彼武王襲伐大商

喬樅謹案亮毛詩作涼釋文云本亦作諒諒亮字

相通用涼字古文之假借韓詩同作諒亮相也見

陸氏釋文漢書王莽傳亦作亮彼武王是三家今

文同襲伐毛詩作肆伐文與此異傳云肆疾也襲者何休公羊注以爲輕行疾至則亦與肆義同矣

綿

史記周本紀古公亶父立復脩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予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民欲以我故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爲乃與私屬遂去踰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豳人舉國扶老攜幼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於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而營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作

五官有司民皆歌樂之頌其德

後漢書魯恭疏曰昔太王重人民而去邪故獲上天之祐

周祭邕琴操岐山操者周太王之所作也太王居豳狄人攻之仁恩惻隱不忍流血選練珍寶犬馬皮幣東帛與之狄侵不止問其所欲得土地也太王曰土地者所以養萬民也吾將委國而去矣二三子亦何患無君遂杖策而出踰乎梁而邑乎岐山自傷德薄不能化夷狄爲之所侵門徒攀轅莫忍援琴而鼓之云狄欲分土地移遷邦邑兮適於岐蒸民不憂兮誰肯知陛亥何予命

遭斯

綿綿瓜瓞

爾雅釋草瓞瓜紹瓞。孫炎注詩云綿綿瓜瓞瓞瓜小瓜子名紹其本子小絕先歲之瓜曰瓞毛詩正義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新序雜事二詩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相宇大王愛厥妃出入必與之俱常處閨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述岐孟子章句一亶父太王名也號稱古公來朝走馬遠避狄難去惡疾也率循也滸水涯也循西方水滸來至岐山下姜女太王妃也於是與姜女俱來相土居也

喬樅謹案新序引詩至於岐下于作於聿來相宇胥作相與毛詩字異正據魯詩之文邵卿爲孟子書作注故但就本文訓胥爲相也又藝文類聚十五引列女傳曰詩云爰及姜女聿來胥宇此後人順毛改字非其舊文也

高誘呂覽審爲篇注太王亶父公劉之子三季之父文王之祖也號曰古公詩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

水澭至於岐下避狄難也狄人獯鬻今之匈奴也
周原膴膴
〔蔡邕光武濟陽宮碑〕姬美周原膴膴
曰止曰時
〔張衡東京賦〕曰止曰時。〔薛綜注〕曰辭也時是也
其繩則直
〔張衡東京賦〕其繩則直
應門將將
〔張衡東京賦〕門之將將
喬縱謹案平子七辯云應門鏘鏘疑魯詩字本作
將將皆將之假借又疏文
鏘又班固西都賦激神獄之將將李善注引毛詩
曰應門將將按毛詩作將將傳訓爲嚴正之貌將
將二字蓋堅蓋本齊詩將鏘皆將之假借又疏文
類聚居處部引毛詩曰應門鏘鏘太平御覽百八
十二引同蓋類書皆採掇前人引述詩辭不知古
詩所載多三家之異文而概以毛詩當之疎矣
混夷駾矣
〔史記周本紀〕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
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慙相謂曰
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焉祇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詩
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
案伏生尚書大傳言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與
史記正合皇甫謐帝王世紀以文王受命元年卽稱
王易乾鑿度是類謀春秋元命苞竝以文王伐崇在
稱王後崇在受命之六年則稱王亦在六年矣說各
混夷駾矣唯其喙矣
〔趙岐孟子章句一〕詩云昆夷兌矣唯其喙矣
喬縱謹案漢載注魯靈光殿賦云突唐突也詩曰
昆夷突矣孟陽之注正引三家今文觀毛詩混夷
駾矣傳訓駾爲突知駾突古今字之異邪卿注孟
子引作昆夷兌矣疑因上文行道兌矣而誤合之
虞芮質厥成
〔史記周本紀〕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
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慙相謂曰
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焉祇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詩
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
案伏生尚書大傳言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與
史記正合皇甫謐帝王世紀以文王受命元年卽稱
王易乾鑿度是類謀春秋元命苞竝以文王伐崇始
稱王後崇在受命之六年則稱王亦在六年矣說各
乃立冢土戎醜攸行
〔爾雅釋天〕乃立冢土戎醜攸行起大事動大衆必先
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
〔蔡邕陳留索昏卑上里社碑〕戎醜攸行於是斌斌

不同蓋緯書多與齊詩說相傳而史記本之魯詩也

〔又齊太公世家〕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而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審須大衷大作豐邑

補〔史記劉敬傳〕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去居岐國人爭隨之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

補〔說苑君道篇〕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民之讓爲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讓爲公矣然則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矣二國者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以爲閒田而反孔子曰大哉

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敬愼恭已而虞芮自平

楊雄博士箴國人與讓虞芮之訟始受命

補〔漢書毋將隆傳哀帝制詔交讓之禮興則虞芮之訟息

補〔潛夫論五德志論〕文王斷虞芮之訟而始受命

棫樸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

補〔賈子新書容經〕彭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辟無由來其謹於所近乎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小人日以遠君子日以親也

爲棫謹案趨毛詩作趣芃芃棫樸四句又見卷第五連語引詩

補〔風俗通義八〕詩云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槱者積新燔柴也

奉璋峩峩髦士攸宜

補〔爾雅釋訓〕峩峩祭也。〔舍人注〕峩峩祭奉璋之貌〔毛詩正義〕

補〔何休公羊傳解詁〕璋者所以郊事天詩云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是也〔定公八年〕

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補〔白虎通三軍篇〕詩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毛詩正義〕百人師爲一軍六師一萬五千人也

喬樅謹案太平御覽卷二百九十八引白虎通作五師爲軍二千五百人爲師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也與今本文異盧文弨校定以今本爲誤據太平御覽文訂正喬樅攷白虎通下文引傳曰一人必死十人不能當百人必死百人必死萬人不能當千人必死千人不能當萬人必死萬人不能當橫行天下雖有萬人猶謙讓自以爲不足故復加五千人與上文六師一萬五千人其數正合不得以今本爲誤也太平御覽所引當別爲一條今世傳白虎通本中多脫佚固非完書竊意五師爲軍

云云是解上文三軍之義師爲一軍六師一萬五千人及傳曰以下云云是解此詩六師之義故不同耳何休公羊隱五年傳解詁云二千五百人爲師禮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天子六師之說亦與白虎通合

雕琢其章金玉其相璆璆我王綱紀四方

荀子富國篇詩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璆璆我王綱紀四方

說苑脩文篇詩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璆璆我王綱紀四方言文質美也

旱麓

瞻彼旱麓

風俗通義十麓林慮於山者也麓者山足也詩云瞻彼旱麓

彼旱麓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愷悌君子胡不作人

潛夫論德化篇國有傷恩之政則民多病身有傷貧之政則貧多夫形體骨幹爲堅強也然猶隨政變易況乎心氣精神不可變哉詩云鳶飛於天魚躍于淵愷悌君子胡不作人君子胡不作人君子脩其樂易之德上及飛鳥下及淵魚罔不懽忻悅豫則又況士庶而不仁者乎

奇樓謹案此亦以道被飛潛見作人德化之盛也

是潛夫之意與毛傳相近胡毛詩作遲

清淨儉戒靜壹閑備

大雅棫樸育材篇曰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濟濟多威儀也

左傳昭二十五年引詩曰清酒既載騂牡既備言文王之牲用騂周尚赤也

魯詩遺說攷　卷五　二十

神所勞矣

楊雄長楊賦故真神之所勞也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說苑脩文篇詩曰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鬼神且不回而況於人乎

奇樓謹案列女傳四亦引此詩作樂小異

耳毛詩釋文藟又作蘽蘽即蘽之省借

愷悌昌覽知分注莫莫葛藟之貌愷悌樂易之貌君子求福不以邪道順于天性貞正直交大福

淮南泰族訓詩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言以信義爲準繩也

思齊

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

漢書班倢伃賦榮任姒之母周

蔡邕和熹鄧后謚議姬氏任母徒以正身率內思媚周姜爲高

文太傳謂公先人靈表追思齊之迹

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列女傳二太姒教誨十子自少及長未嘗見邪僻之事及其長文王繼而教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君子謂太姒仁明而有德詩曰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此之謂也

魯詩遺說攷　卷五　二十一

周室三母傳

白虎通姓名篇文王十子詩傳曰伯邑考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蔡叔度曹叔振鐸成叔處霍叔武康叔封南季載所以或上其叔季何也管蔡曹霍成康南皆采也故置叔季上伯邑考何以獨無乎蓋以爲大夫者不足道故也

奇樓謹案嫩錄堂云此所引詩傳蓋即魯詩傳者皆斯男之傳白虎通所載魯詩爲多單稱詩傳者皆

魯詩也如禮樂論引詩傳曰大夫士琴瑟御爲魯詩傳司馬也開有引韓詩韓詩則明傳韓詩傳嫉說是也列女傳亦用魯詩其言太姒生十男引此詩則百斯男爲說尤其顯據惟十男之次與史記管蔡世家小異又成叔武霍叔處互易其名疑傳寫之誤

毛詩崔君夫人誄思齊媛音

趙岐孟子章指詩亦有百則百斯男

神閟時怨神罔時悔

齊侯鎛神罔時悔。〔又曰〕神罔時悔

魯詩遺說攷 阮卷五一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淮南繆稱訓刑于寡妻至于兄弟

趙岐孟子章句一刑正也寡少也言文王正己嫡妻則八妾從以及兄弟御治也享天下國家之福

爲從證案郭璞此解與毛詩傳箋並異放白虎通嫁娶篇云天子諸侯一娶九女正閥貴繼嗣也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德無所不偏也大夫功成爵封得備八妾明士爲國廣繼嗣也一娶八妾語合詩引詩當同魯說魯詩不破字大略與韓詩相近三句文同

雍雍在宮肅肅在廟

皇矣上帝臨下以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惟此二國其政不獲惟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指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惟與宅

魯詩遺說攷 阮卷五一

此惟與宅

潛夫論班祿篇詩云皇矣上帝臨下以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惟此二國其政不獲惟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指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蓋此言也言文王正已嫡妻殷二國之政不得乃用奢冷廓人上帝憎之更求民之瘼聖人與天下四國究度而使居之也

爲從證案郭璞此解與毛詩傳箋並異放白虎通嫁娶篇引詩當同魯說魯詩不破字大略與韓詩相近

崇墉仡仡是伐是肆

崇墉言言

魯詩遺說攷 阮卷五一

崇墉言言

漢書谷永對曰詩云迺眷西顧此惟予宅夫去惡奪弱遷命聖賢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

喬樅謹案論衡初禀篇引詩作此惟予度潛夫論班祿篇引此惟與宅宋本作與度攷漢書韋賢傳先后受度臣瓚注云言文宅度同

淮南氾論訓詩云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言去殷而遷于周也。高誘注紂治朝歌在東文王興于岐周在西天乃眷然顧之主此惟居周言我宅患故曰去殷而遷于周也

論衡初禀篇詩曰乃眷西顧此惟予度天無頭面眷

顧如何人有頭視以人倣天事易見故曰眷顧

喬樅謹案謎告篇云詩之眷顧洪範之寤懲皆以人身效天之意義與此同

其檿其柘

雨雅釋木立死檿菤者檿。李巡注以檿死害生曰菤菤死也毛詩正義。郭璞注檿樹陰翳翳蔽者詩曰其檿其柘

喬樅謹案據詩正義云本爾雅釋文云本又作檿天立厥妃

維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史記樂書詩曰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中論務本篇詩陳文王之德曰惟此文王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政應和曰貊照鑒四方曰明施勤無私曰類教悔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經天緯地曰文如此則爲九德之美

喬樅謹案惟此文王毛詩作惟此王季孔氏正義以爲經涉亂離師有異讀後人因卽存之不改今王肅注及韓詩亦作文王是異讀之驗莫其德音毛詩莫作貊三家詩皆作莫爾雅釋詁貊莫並訓爲靜是字異而義同也惲毛詩作比徐幹中論引詩莫同毛作貊惲同毛作比與史記所引文異者此後人依毛詩改之非其舊也

無然伴換

㊂玉篇人部詩曰無然伴換伴換猶跋扈也

喬樅謹案毛詩毗扱釋文引韓詩云武強也不言文異是韓詩字與毛同漢書敘傳項氏毗換孟康注毗反忌換易也解又異于韓毛孟康用齊詩反易之訓蓋本齊故師古不見齊詩安所爲非過矣鄭箋釋毗扱爲跋扈此從魯訓以跋毛義玉篇所引與箋義合而文作伴換當亦據魯詩之文

洛入不共敢距大邦

㊂高誘呂覽用兵篇注詩云密人不共敢距大邦

魯詩遺說攷 卷五 一 天

侵阮徂共

㊂鄭君詩箋阮也徂也共也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

㊂張融曰魯詩之義以阮徂共皆爲國名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鄭箋之說正據魯詩孔氏正義引張融語云云又言皇甫謐勤於考校亦據而用之是謐亦從魯詩也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

㊂新序雜事二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

喬樅謹案新序引孟子書文如此今孟子梁惠王篇引詩作以遏徂莒文與新序是從魯詩說異詩本文也邾卿亦用魯詩此條注義與魯詩說異蓋順孟子本文爲解疑從西京博士師說或據程自孟子章句之舊說也

㊂楊雄長楊賦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㊂荀子脩身篇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賈子新書君道篇詩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言士民悅其德義則效而象之也

魯詩遺說攷 卷五 二 天

喬樅謹案賈子淮南子引詩並作弗識弗知與荀子宇異高誘淮南原道訓脩務訓兩注及呂覽孟春紀注引詩又皆作不不弗義同古文通用之

㊂淮南詮言訓詩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

㊂高誘淮南原道訓注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故曰不識而當不慮而得也

㊂又脩務訓注聖人不學而知之者堯舜文王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也

㊂高誘呂覽孟春紀注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類是禡

㊂閻雅釋天是類是禡師祭也

補高誘淮南本經注祭祀曰類以事類祭之也詩云是類是禡

喬樅謹案類說文作禷類卽禷之省爾雅釋文云類本或作說文作禷

臨衝弗弗崇墉屹屹

補張載魯靈光殿賦注屹猶孽也高大貌詩云臨衝弗弗崇墉屹屹

弗崇墉屹屹

喬樅謹案屹屹毛詩作仡仡韓詩文與毛同此注所引據魯詩之文也

靈臺

魯詩遺說攷 詩經始靈臺卷五 二天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皜皜王在靈沼於仞魚躍

魚躍

新書君道篇文王志之所在意之所欲百姓不變其死境之民聞之者裹糧而至聞業而作之日倍以衆故弗不憚其勞從之如集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文王有志爲臺令近趨而疾弗期而成命其臺曰靈臺命其囿曰靈囿謂其沼曰靈沼愛敬之至也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皜皜王在靈沼於仞魚躍文王之得其所況於人民乎

補說苑脩文篇積恩爲愛積愛爲仁積仁爲德德之所以爲德者積仁也神靈者天地之本而爲萬物之始也是故文王始接民以仁而天下莫不仁焉故文也德不至則不能文

喬樅謹案賈生劉向並以靈臺爲言文王德至皆

魯詩之義

補新序雜事五周文王作靈臺及爲池沼掘得死人之骨吏以問于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之主此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枯骨而況於人乎或得實以告文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而天下歸心焉

喬樅謹案高誘淮南人間訓注亦云文王治靈臺得死人之骨夜夢人呼而請葬于是文王爲葬以五大夫之禮語皆本之魯說

補白虎通靈臺篇天子所以有靈臺者何所以考天人之心察陰陽之會揆星辰之證驗爲萬物獲福無方之元詩云經始靈臺

喬樅謹案此說與詩氾厤樞言靈臺候天意也大旨相合禮含文嘉說亦與此略同緯家用齊詩然則知齊說與魯同義矣

補趙岐孟子章句一詩大雅靈臺之篇言文王始初經營規度此臺衆民亟來治作之而不與之相期日限自來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言文王不督促使之亟疾衆民自來趣之若子來爲父使之也王在靈囿麀鹿攸伏

伏言文王在囿中麀鹿懷妊安其所而伏不驚動也麀鹿濯濯白鳥鶴鶴鶴獸肥飽則濯鳥肥飽則鶴鶴而濯好而已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在池沼魚乃跳躍喜樂言其德及鳥獸魚鼈也

喬樅謹案邠卿之說與鄭箋同釋不日成之爲不與之相期限亦與賈生言弗期而成義合皜皜作鶴鶴鶴此順孟子本文鶴古鶴字文選何晏景福殿賦卒留浦鷁索隱云鷁古鶴字文選何晏景福殿賦皜皜白鳥注云鶴皜音義同作鶴者毛詩之文也仍毛詩作物孟子音義云丁本作例

張衡東京賦經始勿亟成之不日。〈又曰〉鳩諸靈囿

楊雄上林苑令箴麀鹿攸伏

補高誘呂覽重己篇注畜禽獸所大曰苑小曰囿詩曰王在靈囿

喬樅謹案高注淮南本經訓又云有牆曰苑無牆曰囿所以畜禽獸也與呂覽注義互相備

補王逸楚詞九歎章句沼池也詩云王在靈沼於樂辟雍

補白虎通辟雍篇天子立辟雍何辟雍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辟者璧也象璧圓以法天也雍者壅之以水象

教化流行也辟之爲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雍之爲言壅也壅天下之儀則故謂之辟雍也

喬樅謹案蔡邕明堂月令論亦云取其四面周水圜如璧則曰辟雍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與白虎通義同皆用魯詩之說韓詩以爲不言辟水言辟雍者取其雍和也其義與魯詩異

鼉鼓鼖鼖

〈高誘呂覽季夏紀注〉鼉皮可作鼓詩曰鼉鼓鼖鼖

案呂覽論大篇注引同惟淮南時則注引詩云鼉鼓

洋洋洋字當是辭之譌盧文弨云七經孟子攷文作
讓徐音羊今攷字書不見訓辭者作逴域
作讓葢又音羊豈此字與臧鏞堂云一切經音義八
引郭璞山海經注亦作攘鼓辭辭據此益見洋爲辭
之譌字

曚曀奏功

補王逸楚詞九章章句曚盲者也詩曰曚曀奏工
補高誘呂覽達鬱注目不見曰曚詩曰曚曀奏功
喬樅謹案詩釋文曀依字作翳字亦作曮史記劇
原列傳集解亦引曚曮奏功楚詞注引詩曚曀奏
喬樅謹案毛詩正義引定本顧德作慎德疑爲字

魯詩遺說攷　卷五　三十

書功爲工鄭司農讀工爲功又樊安碑以爲德施
位功字作公陳球碑公子完適齊爲公正工作公
皆通假字

下武

三后在天

補風俗通義一詩云三后在天
永言孝思孝思惟則

補趙岐孟子章句九詩大雅下武之
言孝思欲以爲天下法則

喬樅謹案毛詩傳箋並以惟則爲則三后邵卿之
說義與毛異

泰邁陳留太守胡公碑孝思惟則
媚茲一人應侯慎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補荀子仲尼篇詩曰媚茲一人應侯慎德永言孝思昭
哉嗣服

補淮南子繆稱訓人以其所願于上以交其下誰弗戴
以其所欲于下以事其上誰弗喜詩云媚茲一人應侯
慎德慎德大矣一人小矣能善小斯能善大矣

喬樅謹案毛詩正義引定本顧德作慎德疑爲字

魯詩遺說攷　卷五　三十一

誤今攷洪書敘傳注所引亦與淮南子同作慎德
蓋魯詩之文與毛字異耳

文王有聲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

史記齊太公世家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
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須犬夷大作豐邑
白虎通聖人篇詩曰文王受命非聖不能受命
補風俗通義一詩說文王受命有此武功

築城伊洫

補張衡西京賦經城洫。薛綜曰洫城池也

喬樅謹案毛詩箋城伊減傳云減成溝也釋文引韓詩減作洫云洫深池然則減字蓋洫之通假魯詩之文亦與韓同作洫矣詳見韓詩遺說攷

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補)荀子儒效篇儒之爲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脩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思信愛利形乎下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服從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自西自東三句又見荀子王霸及議兵篇魯詩遺說攷 卷五 三

(補)說苑脩文篇聖王脩飾文設序序陳鐘鼓天子辟雍諸侯頖宮所以行德化也詩云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蔡邕明堂月令論孝經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則爲一義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

(補)趙岐孟子章句三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言從四方來者無思不服武王之德

貽厥孫謀以燕翼子

(補)列女傳八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陳嬰母傳

喬樅謹案貽毛詩作詒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魯詩大雅二

生民

〔史記周本紀〕后稷母有邰氏女曰姜原爲帝嚳元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迹心忻然悅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弃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弃渠中冰上飛鳥以翼覆藉之姜原以爲神遂收養長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弃爲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植麻菽麻菽

美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弃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封弃於邰號曰后稷別爲姬氏。〔司馬貞索隱曰詩大雅生民篇所云是其事也〕

厥初生民時惟姜嫄

〔史記三代世表〕張夫子問褚先生曰詩言契后稷皆無父而生今按諸傳記咸言有父父皆黃帝子也得無與詩繆乎褚先生曰不然詩言契生于卵后稷人迹欲見禹不能自成須人而生奈何其有天命精誠之意耳鳥卵不能自成須人而生奈何無父而生乎一言無父信以傳信疑以傳疑詩傳也又儒林傳曰陽張長安幼君先事式論石渠

至淮陽中尉兄子游卿爲諫大夫以詩授元帝世表
張夫子共幼君與

補列女傳一棄母姜嫄者邰侯之女也當堯之時見巨人迹好而履之歸而有娠浚以爲大心怪惡之卜筮禋祀以求無子終生子以爲不祥而棄之隘巷牛羊避而不踐乃送之平林者咸薦覆之乃取置寒冰之上飛鳥偏翼之姜嫄以爲異乃收以歸因命曰棄姜嫄之性清靜專一好種稼穡及棄長而教之種樹桑麻棄之性明而仁能有其教卒致其名堯使棄居稷官更因邰地遂封棄于邰號曰后稷及堯崩舜即位乃

命之曰棄黎民阻饑汝居稷播時百穀其後世世居稷至周文武而興爲天子君子謂姜嫄履天帝之迹於畎畝之中而生后稷又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此之謂也。〔鄭曰棄母姜嫄清靜專一履迹而孕懼棄於野鳥獸覆翼乃復收恤卒爲帝佐母道既

畢

喬樅謹案居稷俗本作后稷形近之譌今尚書舜典亦同此譌毛詩思文正義引鄭尚書注作汝居稷官播時百穀可證今本之譌汝居稷者猶言汝作土汝作司徒耳又攷論衡初稟篇言棄爲姜嫄履大人跡生也

補白虎通姓名篇禹姓姒氏祖昌意以薏苡生殷姓子氏祖以元鳥子生周姓姬氏祖以履大人跡生也

王逸楚詞章句一武迹也詩曰履帝武敏歆
喬樅謹案段玉裁云爾雅履帝武敏於敏字斷句
王逸楚詞注履帝武敏歆於歆字斷句古敏拇歆
字同音皆在今之止韻如段氏說當讀敏字絕句
爲安
不坼不副
論衡奇怪篇儒者稱聖人之生不因人氣更稟精於
天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姒禹母吞燕卵而生
禹故殷姓曰子后稷母履大人跡而生后稷故周姓曰
姬詩曰不坼不副是生后稷說者又曰禹禹逆生閎母
魯詩遺說攷一卷五二
背而出后稷順生不坼不副不感動母體故曰不坼不
副逆生者子孫順亡故梁紂誅死赧
周受姓所由師說相傳其來已久褚先生所謂信
王奪邑如實論之彼語言不坼不副感動母體
可也言其剖母背而出妄也夫蜱之生復育也閎母背
而生天之生聖子與復育同道乎且夫薏苡草也燕卵
鳥也大人跡土也三者皆形非氣也燕之身不過五寸
薏苡之莖不過數尺二女吞其卵實安能成七尺之形
乎今謂大人天神故其跡巨使大人施氣於姜嫄姜嫄
之身小安能盡得其精則后稷不能成
人蒼頡作書與事相連姜原履大人跡跡者基也姓當

五

爲其下士乃爲女旁臣非基跡之字不合本事疑非實
也以周姬況夏殷亦知子之與姒非燕子薏苡也或時
禹卤后稷之母適欲懷妊遭吞薏苡燕卵履大人跡也
喬樅謹案春秋繁露質文篇言帝使禹卑論性知
殷之德陽德也故以子爲姓知周之德陰德也故
以姬爲姓故殷王改文以男書子周王以女書姬
是殷周之錫姓義取諸陽德陰德故別爲子姬也
董子之說本於齊詩然聖人感天而生三家詩之
說並同吞卵履迹之事見於古傳記魯詩以爲殷
周受姓所由師說相傳其來已久褚先生所謂信

六

以傳信疑以傳疑故兩言之其論良允說詩者勿
以辭害意可也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
寒冰鳥覆翼之
論衡吉驗篇后稷之時履大人跡或言衣帝嚳之服
坐息帝嚳之處妊身怪而弃之隘巷牛馬不敢踐之寘
之冰上鳥以翼覆之慶集其身母知其神怪乃收養之
長大佐堯位至司馬夫后稷不當弃故牛馬不踐鳥以
羽翼覆愛其身
楚詞天問稷惟元子帝何竺之投之於冰上鳥何燠之

○王逸章句曰帝謂天帝也言后稷之母姜嫄出見大人迹怪而履之遂有娠而生后稷姜嫄以后稷無父而生弃之於冰上有烏以翼覆薦溫之以爲神乃取而養之詩曰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

克岐克嶷

說文口部嶷小兒有知也从口疑聲詩曰克岐克嶷

喬樅謹案淮南原道訓扶搖捄羊角而上高誘注云抱讀詩克岐克嶷之嶷又本經訓菱杼紾抱高誘注云抱讀岐嶷之嶷據此是岐嶷之嶷魯詩正作口旁疑與說文所引詩合原道訓注作疑此魯詩遺說攷 卷五 二 七

後人順毛改之非高注之舊文也

禾穎穟穟

說文禾部穎禾采也从禾頃聲詩曰禾穎穟穟

喬樅謹案穎毛詩作役此所引出三家詩今文又穟下云禾采之貌从禾遂聲詩曰禾穎穟穟兩引詩皆作穎字段玉裁注云古音支清二部互轉役在支部即穎之入聲蓋爲穎假借字許此句用三家詩毛作莫爲假借字也

誕后稷之穡

潛夫論五德志篇姜嫄履大人跡生姬弃厥相披頤

補說文曰部曰抒曰也从爪曰聲詩曰或簸或曰扰或从手宂晥或从曰宂

喬樅謹案曰毛詩作揄揄者曰之假借字鄭君儀禮有司徹注引詩或舂或抌周官女舂抌注引詩同鄭君注禮多用齊詩說文曰下兼收抌晥二形即三家之異文作抌者爲齊詩則曰與晥其魯韓之詩與或舂許引作或簸蓋傳寫之誤

浙之潏潏烝之烇烇

補爾雅釋訓潏潏釋也烇烇烝也。樊光注詩云浙之潏潏烝之烇烇。孫炎注潏潏浙之聲烇烇炊之氣

喬樅謹案爾雅正義云潏郭蘇刀反詩云浙之潏潏據此知爾雅舊注引詩即作浙之潏潏故釋文載其說毛詩作釋之烖烖並古文假借字烇烇毛詩作浮釋文云爾雅說文並作烇烝也浮亦烇之假借說文所引與爾雅文同從魯詩也

行葦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惟葉泥泥

補列女傳六晉者公劉之行羊牛踐葦惻然爲民痛之恩及草木（晉訪工女傳）

恩及行葦

補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三年敕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惟葉泥泥公劉仁德廣被行葦況含血之人已同類乎

補潛夫論德化篇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惟葉泥泥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牛羊況於民萌而有不化者乎

補又邊議篇公劉仁德廣被行葦況含血之人已同類乎

喬樅謹案據此所引是魯詩說以行葦爲公劉之事惟葉泥泥作惟今文皆如此石經魯詩可證也泥泥潛夫論作楎楎盧氏文弨以楎字是泥之譌良碻毛詩釋文泥泥下云張揖作苞苞云草盛也今攷廣雅釋訓苞苞茂也苞苞亦三家之異文

又案班叔皮北征賦云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趙長君吳越春秋云公劉惡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叔皮之從父班伯習齊詩嘗傳家學長君少詣杜樞受韓詩見漢書儒林傳足證齊韓師說亦與魯詩義合又後漢書寇榮傳云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蜀志彭羕傳云體公劉之德行勿剪之惠益見漢人相傳舊說皆大同也

補漢書谷永對曰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道博愛仁恕恩及行葦

補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三年敕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惟葉泥泥公劉仁德廣被行葦況含血之人已同類乎

畢筵設席

補王逸楚詞招魂章句筵席也詩曰畢筵設機機字是席之
喬樅謹案叔師引詩本作畢筵設機機字是席之
誤下文云有篤筵好席可以休息也可證

敦弓既堅舍矢既鈞

補列女傳六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發之
左手不知詩曰敦弓既堅舍矢既鈞言射有法也
喬樅謹案毛詩台背箋云台之言鮐也大老
篇

喬樅謹案如拒之拒太平御覽引作矩韓詩外傳
云手若附枝掌若握卵四枝如斷短杖右手發之
左手不知越絕書云左手如附泰山右手如抱嬰
兒與此文大同小異

彫弓既敦

補張衡東京賦彫弓既敦
喬樅謹案毛詩正義云敦與彫古今字之異攷廣
韻彈弓天子弓也又作敦毛古文借用敦字三家
今文皆當作彈與彫又毛詩釋文云何說文作敦
張弓曰敦正義以何與說文彫字雖異音義同平子所
引是魯詩故與毛文異

黃耇鮐背

補爾雅釋詁鮐背耇老壽也○舍人曰鮐背老人氣衰
皮膚消瘦背若鮐魚也耇覩也血氣精華覩現言色赤
黑如狗矣○孫炎曰黃者面凍黎色如浮垢老人壽徵
也毛詩正義○左傳
僖廿二年正義

喬樅謹案毛詩黃耇台背箋云台之言鮐也大老
則背有鮐文是毛詩台爲鮐之假借正義引釋名
云九十曰鮐背又行葦詩箋云耇凍黎也當皆本
三家詩訓

補張衡南都賦鮐背之叟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

補說苑脩文篇凡人之有患禍者生於淫泆暴慢
暴慢之本生於飲酒故古者慎重飲酒之禮使耳聽雅
音目視正儀足行正容心論正道故終日飲酒而無過
失近者數日遠者數月皆以有德焉以溢善詩云既醉
以酒既飽以德此之謂也

昭明有融

張衡東京賦昭明有融○薛綜注融長
高朗令終
也

秦邕文烈侯楊君碑可謂高朗令終

補樊光爾雅釋言注詩曰高朗令終左傳昭五年正義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補荀子大略篇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見子道篇王逸楚詞九章章句引頌法也詩云永錫爾類

喬樅謹案方言類法也訓與此同皆本魯詩

釐爾士女從以孫子

補列女傳二塗山氏既生啓獨明教訓而致其化焉及啓長化其德而從其訓卒致令名君子謂塗山彊於教詩詩云釐爾士女從以孫子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毛詩釐爾女士此作士女魯詩之文蓋與毛異

鳧鷖

楊雄按獵賦鳧鷖振鷺上下砰磕聲若雷霆

公尸燕飲載宗載考

補高誘淮南主術訓注尸祭主也尸食飽以知神之食亦飽詩曰公尸燕飲載宗載考

公尸來燕薰薰

張衡東京賦具醉薰薰

喬樅謹案說文醺醉也詩曰公尸來燕醺醺段氏注云今詩作來止熏熏上四章皆云來燕則作燕宜也許氏以醉釋醺則醺爲醉意故平子云具醉薰薰會詩意而言也

燔炙芬芬

張衡東京賦燔炙芬芬

補趙岐孟子章句十二脯炙者爲燔詩曰燔炙芬芬

旨酒

喬樅謹案春秋左氏傳及禮記中庸引詩並作嘉樂陸德明釋文孔沖遠正義皆以爲魯齊韓詩與毛不同攷趙岐孟子章句云詩大雅嘉樂之篇正

作嘉字又隸釋載綏民校尉熊君碑亦作嘉樂君子然則三家今文當俱作嘉爲是

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秦邕集上始加元服與羣臣上壽表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案受祿于天句又見中郎集九祝詞

子孫千億

補漢書哀帝紀宜蒙福祐子孫千億之報

喬樅謹案哀帝從韋元成韋賞受魯詩見漢書韋元成傳

補論衡祀增篇詩言子孫千億美周宣王之德能慎天地天地報之子孫衆多至於千億案后稷始受邰封訖於宣王宣王以至外族內弼血脉所連不能千億夫千與萬數之大名也故詩言千億

喬樅謹案毛詩以假樂之詩爲嗣成王今據論衡引作德字春秋繁露用詩引作德字皆三家之異文德與悳通見文選劉越石扶風歌李善注又援率由舊章句亦見蔡邕集朱公叔諡議

補後漢書章帝詔曰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補趙岐孟子章句七篇大雅嘉樂之篇愆過也所行不遵差矣不可忘者以其循用舊故文章遵用先王之法度未聞有過皆也

補風俗通義三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

補說苑脩文篇凡從外入者莫深於聲音變人最極故聖人因而成之以德曰樂樂者德之風詩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謂禮樂也故君子以禮正外以樂正內

喬樅謹案列女傳二引詩威儀抑抑二句文同

民之攸暱

補爾雅釋詁暱息也。某氏注詩云民之攸暱今東齊呼息爲暱

喬樅謹案毛詩暱作堅正義曰堅與暱古今字段氏玉裁云堅者暱字之假借非古今字

公劉

（史記周本紀）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脩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蓄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人歌樂思其德。（司馬貞索隱曰）即詩大雅篇篇公劉是也

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王逸楚詞離騷章句）詩云乃裹餱糧（通）高誘戰國策注）無底曰橐有底曰囊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引說文云無底曰囊有底曰橐與高誘訓同史記陸賈傳索隱引埤蒼作有底曰囊無底者並與此異解高誘用魯詩埤倉及倉頡篇所據或本齊詩故說互異又案史記索隱引詩傳曰大曰橐小曰囊義與毛傳相反小司馬所引蓋出韓詩傳也

（通）趙岐孟子章句）詩大雅公劉之篇也乃積穀於倉乃裹盛乾食之糧於橐囊也思安民故用有寵光也戚斧鉞也又以武備之曰方啓行道路

篤公劉于邠斯觀

（白虎通京師篇）后稷始封於邰公劉去邰之豳有邰家室又曰篤公劉于邠斯觀周家五遷其實一也皆欲成其道也時宜先白王者不以諸侯務必先請從然後行

喬樅謹案毛詩于幽斯館此引作觀攷禮記雜記公館復釋文云館本作觀左氏春秋築王姬之館於外白虎通嫁娶篇亦引作觀漢書元后傳春幸蘭館師古注引漢宮閣疏云上林有蘭觀外戚班婕妤傳柘館列女傳作柘觀史記司馬相如上林

賦盥圍燕于閑觀漢書作館是館觀古通之驗

涓涓之即

（通）鄭康成周官職方氏注）涓在幽地詩大雅公劉曰涓涓之即

喬樅謹案漢書地理志本注詩芮鞫之即雍州川也師古云鞫讀與鞠同韓詩作芮鞫班志多據齊詩然則齊韓文同矣鄭君周禮注引詩作涓涓之即訓義與詩箋異孔氏正義以爲注禮之時未詳詩義故也其說非是鄭君注禮多用齊詩開採魯韓訓義此職方氏注蓋據魯詩故文與齊韓異耳

洞酌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

楊雄博士箴公劉挹行潦而濁亂斯清官操其業士執其經

案此以洞酌爲公劉之詩魯說與毛異指

惴悌君子民之父母

補荀子禮論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彼君子者固有爲民父母之說焉能生之不能養之母能食之不能教誨之君子者已能食之矣又能教誨之者也

賈子君道篇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言聖王之德也

魯詩遺說攷　卷五　二十

愷悌君子何道德之稱也君之爲言羣也君者民之所羣也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

補說苑政理篇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哀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補後漢書章帝紀建初元年詔愷悌君子大雅所嘆不忘萬壽無疆

案後二句錯舉詩詞　喬樅謹案荀子正名篇引詩愚愚邛邛五句愷悌作豈弟與毛詩文同

補徐幹中論脩本篇詩云愚愚邛邛如珪如璋令聞令望愷悌君子四方爲綱正此章以德貴不變也

愚愚邛邛如珪如璋令聞

補爾雅釋訓愚愚邛邛君之德也。孫炎曰愚愚體貌溫順也邛邛志氣高遠也　毛詩正義

泰邑集與羣臣上壽表詩曰愚愚邛邛如珪如璋令聞令望愷悌君子四方爲綱

不忘萬壽無疆

案後二句錯舉詩詞　喬樅謹案荀子正名篇引詩愚愚邛邛五句愷悌作豈弟與毛詩文同

補徐幹中論脩本篇詩云愚愚邛邛如珪如璋令聞令望愷悌君子四方爲綱正此章以德貴不變也

來遊來歌以矢其音

補列女傳六詩云來遊來歌以矢其音　趙津女娟傳

鳳凰于飛噦噦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
媚于天子

補說苑奉使篇詩曰鳳凰于飛噦噦其羽亦集爰止藹
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荀悅謹案噦噦毛詩作翙翙噦字蓋剛之段借惟
君子使二句奉使篇兩引

王逸楚詞九歎章句藹藹盛多貌也詩曰藹藹王多吉
士

麥邑集中鼎銘媚于天子

鳳凰鳴矣於彼高岡梧桐生矣於彼朝陽萋萋雝雝
喈喈

補論衡講瑞篇案禮記瑞命篇雄曰鳳雌曰皇雄鳴曰
即即雌鳴曰足足詩云梧桐生矣於彼高岡鳳皇鳴矣
於彼朝陽萋萋雝雝喈喈瑞命與詩俱言鳳皇之
鳴瑞命言即即足足詩云雝雝喈喈此聲異也

荀悅謹案論衡引詩梧桐生矣四句與毛詩次異
初學記引此四語亦同論衡攷說苑辨物篇引此
詩鳳皇鳴矣六句高誘呂覽開春論注引鳳皇鳴
矣於彼高岡二句仍與毛詩合疑論衡及初學記
所引或記憶之誤倒其文也

補雨雅釋訓藹藹萋萋臣盡力也雝雝喈喈民協服也
○舍人曰藹藹賢士之貌萋萋梧桐之貌。〈孫炎曰〉言
衆臣竭力則地極其化梧桐盛也毛詩正義。〈郭璞曰〉梧桐
茂賢士衆地極化臣竭忠鳳皇應德鳴相和百姓懷附
興頌歌

民勞

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漢書元帝紀永光四年詔詩不云虐民亦勞止迄可小
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荀悅謹案迄毛詩作汔傳云危也箋云幾也師古
釋迄爲至義與毛鄭異蓋三家詩之訓也

補荀子致仕篇川淵深而魚鼈歸之山林茂而禽獸歸
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禮義備而君子歸之尊賢畏
行脩義及國而政明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詩云惠
此中國以綏四方此之謂也

補淮南泰族訓聖主在上位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
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人無棄民無勞役無冤刑四
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
非戶辯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
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而外宣矣

祭邕司空文烈侯楊公碑式遏寇虐
無縱詭隨以謹無良

通鑑漢文有罪而備辜宛結而信理天之正也而王之法也故曰無縱詭隨以謹是良若枉善人以惠奸惡此謂敝錢以爲德

商權謹案無良此引作是良字之誤也

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通鑑說苑君道篇牧者所以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

謂矣

商權謹案新序雜事四晉人伐楚章亦引此詩二句又高誘呂覽音律篇注引詩並同

板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

通爾雅釋訓版版僻也。李巡曰失道之僻也毛詩正義

通後漢書李固傳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疾盡病也

商權謹案韓詩卒作瘁與此文異詳詩下文云無用曾義申毛也

通趙岐孟子章句七詩大雅板之篇天謂王者斥動也言天方動女無敢嘗嘗但爲非義非禮背棄先王之道而不相匡正也

辭之集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

〔補〕〔列女傳六〕詩云辭之輯矣民之協矣〔齊女徐吾傳〕

〔補〕〔新序雜事三〕詩曰辭之集矣民之莫矣

〔補〕〔說苑善說篇〕子貢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之繹矣民之莫矣

〔補〕〔列女傳六〕詩云辭之輯矣民之莫矣〔齊太倉女傳〕

喬樅謹案新序雜事三引詩輯並作集與蔡邕同惟列女傳六引作輯字洽列女傳作協懌說苑作

繹新序仍作洽作懌與毛詩同或後人轉寫順毛改之耳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卽爾謀聽我敖敖

〔補〕〔潛夫論明闇篇〕詩云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卽爾謀聽我敖敖

喬樅謹案敖敖毛詩作嗸嗸韓詩作嗷嗷文與韓異爾雅釋訓敖敖傲也郭璞注以爲傲慢賢者敖敖二字正釋此詩之訓

我言維服勿用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補〕〔荀子大略篇〕天下國有賢人世有後士迷者不問路有言詢于芻蕘

孫炎曰厲王暴虐大臣讒諂然音譊譊然盛以興讒慝也毛詩正義○郭璞曰樂禍助虐增譖惡也○釋文引注曰言隱匿其情以飾非

列女傳三詩曰老夫灌灌小子矯矯匪我言耄爾同憂讒趙將括母傳

蟜蹻蹻列女傳引作矯矯鄭注尚書大傳作蟜蟜攷幹頌矯矯虎臣釋文作蟜蟜云亦作蹻字並通

喬樅謹案爾雅釋文灌本或作懽攷尚書大傳鄭注引詩灌灌作嚾嚾並通用字譊譊毛詩作熇熇郝氏懿行云爾雅本亦作熇故釋文譊譊下別出

熇字是卽古本作熇之証陸德明不察以爲本今無此字非也喬樅攷說文熇火熱也引詩云多將熇熇舍人爾雅注以譊譊爲盛烈貌則古本作熇屎當作殿叩爲正

相亂蹇資曾莫惠我師

說苑脩文篇詩云相亂蹇資曾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爲亂者也

天之誘民如埙如篪

風俗通義六詩云天之誘民如埙如篪埙燒土也圍五寸半長三寸半其二通凡爲六孔篪十孔長尺一寸誘民孔易

史記樂書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

樊光曰詩云無爲夸毗並釋文引。李巡曰屈己卑人求得於人曰體柔毛詩正義

威儀卒迷善人載尸

徐幹中論亡國篇君子者行不踰合立不易方不以天下枉道不以樂生害仁安而以讒誘哉雖強執拘之而不獲已亦杜口佯愚苟免暇國之安危將何賴焉詩云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此之謂也

民之方殿叩

蔡邕集和熹鄧后謚議人最殿叩之聲

喬樅謹案爾雅釋訓殿屎呻也釋文云或作欭吹又作慭慭說文作唸呬今據蔡中郎集則爾雅殿屎當作殿叩爲正

相亂蹇資曾莫惠我師

說苑政理篇詩云相亂蹇資曾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爲亂者也

天之誘民如埙如篪

風俗通義六詩云天之誘民如埙如篪埙燒土也圍五寸半長三寸半其二通凡爲六孔篪十孔長尺一寸誘民孔易

史記樂書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

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曰誘民孔易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毛詩兩誘字皆作牖牖乃誘之假借禮記樂記韓詩外傳引詩牖民孔易並作誘字與魯詩文同

民之多僻

後漢書張衡東京賦姬周之末政由多僻

又思元賦覽蒸民之多僻兮設立辟以危身

介人惟藩大師惟垣

荀子君道篇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介人惟藩大師惟垣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此以士民分屬說與諸家異疑魯詩之說以大師爲大衆也彊國篇引詩說同

爾雅釋詁介善也。郭璞注詩曰介人惟藩

喬樅謹案介毛詩作价說文价下云善也引詩价人惟藩與毛文同景純所引詩亦用毛注之文故字作介又惟藩舊作維臧鏞堂云案當作惟今從之

畏天之怒不敢戲豫

後漢書蔡邕傳詔問災異曰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

福州陳壽祺學

魯詩大雅三

湯

湯湯上帝

爾雅釋訓蕩蕩僻也。〔李巡曰蕩蕩者勿思之僻也釋文〕〔孫炎曰湯湯法度廢壞之僻毛詩正義〕喬樅謹案爾雅釋文云蕩蕩本或作盪盪盪版版盪盪即釋板湯二詩之義疑魯詩文板作版湯作盪與毛字異

疾威上帝其命多僻

說苑至公篇公生明偏生暗端慈生達詐譎生塞禍聖生誠夸誕生惑此六者君子之所慎而禹桀所以分也詩云疾威上帝其命多僻言不公也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云僻本又作辟辟蓋僻之假借

說苑貴德篇人之剛誠愚惑失道者也詩云式號式呼俾晝作夜言闇行也

內斁于中國

淮南墜形訓從本若多力而蹙。〔高誘注能飛飛之屬

初鮮克有終

白虎通諫篇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人行終始之易不能若一故據其終始從可知也

新序善謀篇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此言始之難也

喬樅謹案此詩二句又見漢書賈山傳至言曾是強圉曾是掊克

王逸楚詞離騷章句強圉多力也

楊雄司空箴班祿遊賢掊克充朝

潛夫論敘錄曾是掊克何官能治

案漢書敘傳云曾是強圉掊克爲雄選曾作圉與毛文異又毛詩正義云定本掊作倍倍即掊之假借

流言以對寇攘式內

列女傳毛詩曰流言以對寇攘式內言不善之從內出也（趙靈吳女傳）

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說苑貴德篇人之剛誠愚惑失道者也詩云式號式呼俾晝作夜言闇行也

內斁于中國

是也燮煩腸黃理也讀如詩內燮于中國之燮近鼻也

覃及鬼方

(補)潛夫論邊議篇覃及鬼方

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補)荀子非十二子篇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補)說苑臣術篇諫諍輔弼之人社稷之臣也明君之所尊禮而闇君以爲己賊故明君之所實闇君之所殺也

明君好問闇君好獨明君尚賢使能而享其功闇君畏賢嫉能而滅其業罰其患而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

紂之所以亡也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曾是莫聽二句又見新序善謀篇及列女傳楚武鄧曼篇引同

(補)風俗通義五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國之大綱訓道命其羣臣曰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朝夕交戒又也可不申敕小懲而大戒哉

作抑詩以自儆也衛人思其德爲賦淇奧且曰睿聖

喬樅謹案淮南繆稱訓云衛武侯謂其臣曰小子無謂我老而耄我有過必謁之高誘注曰武侯監年九十五矣與申論說合

人亦有言無哲不愚

(補)淮南人間訓人能由昭昭於冥冥則幾於道矣詩曰

人亦有言無哲不愚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無毛詩作靡字異而義同

無競伊人四方其訓之

蔡邕集陳留太守胡公碑可謂無競伊人溫恭淑慎者也

案中郎集祖德頌及司空臨晉侯楊公碑引用詩詞並同蓋魯詩文作伊人與毛氏異

高誘呂覽求人備注詩大雅抑之二章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無競競也國之強惟在得人

喬樅謹案高誘此注引詩蓋順呂覽爲解爾雅釋詁伊維也二字訓詮同

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王逸楚詞九歎章句覺較也詩曰有覺德行

楊雄劇秦美新不愆不忘則覺德不愆

新序雜事五桓公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遇士於是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桓公其以之矣

喬樅謹案列女傳五魯公姑姊篇引此詩二句文

列女傳二詩云敬愼威儀惟民之則

中論法象篇詩云敬爾威儀惟民之則若夫墮其威儀恍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莫之則者則慢之者至矣

喬樅謹案徐幹引詩敬愼作敬爾文義小異當緣下文有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句而致愼耳

頗覆厥德荒沈于酒

漢書五行志谷永對曰臣聞三代所以喪亡者皆繇婦人羣小湛湎於酒詩曰頗覆厥德荒沈于酒

喬樅謹案荒沈毛詩作荒湛下句毗樂毛亦作湛

女雖耽樂從

張衡西京賦耽樂是從

脩爾輿馬弓矢戎兵用戒作則用逖蠻方

潛夫論勸將篇太古之民淳厚敦朴上聖撫之恬淡無爲體道履德簡刑薄威不殺不誅而民自化此德之上也德稍獘薄邪心孳生次聖繼之視民設教立爲誅賞以威勸之既作五兵又爲之憲以正厲之詩云脩爾輿馬弓矢戎兵用戒作則用逖蠻方

喬樅謹案毛詩輿作車戎作戎用戒作則何又作

用戒戎作逖此所引是據魯詩文義與毛不
同論衡言又爲之憲以正厥之正詩所云用戒作
則者故引以爲証

告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通說苑修文篇吉者必有命民命民能敬長憐孤取舍
好讓居事力者命於其君命然後得乘飭輿駢馬未得
命者不得乘蓋蓋皆有罰故其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
仁義功德則無所用其餘財侈物故其民皆與仁義而
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强不淩弱衆不暴寡是
唐虞所以興象刑而民莫敢犯法而亂斯止矣詩云告

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此之謂也

通說苑說叢篇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四馬不
能追也口者關也舌者兵也出言不當反自傷也言出
于已不可止于人行發于邇不可止于遠夫言行者君

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本也可不慎乎故荀子羽
曰言猶射也括既離弦雖有所悔焉不可從而追已詩
云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通說苑善說篇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論誠以處之
堅強以持之譬稱以諭之分別以明之歡忻憤滿以道
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當無不行矣詩曰無
易由言無曰苟矣

通新序雜事五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可不慎乎
無言不雠無德不報

孔安國論語注詩云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
可爲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是其心慎言也皇侃論語義疏

史記孔子弟子列傳三復白圭之玷

喬樅謹案史記晉世家亦引此詩四句惟尚字作猶

王褒講德論南容三復白圭孔子睹其慎戒

通說苑說叢篇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四馬不
能追也口者關也舌者兵也出言不當傷也言出

補荀子官人篇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喬樅謹案荀子致仕篇引詩文同讎卽疇之假借
補列女傳五天名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彰詩云無言不疇無德不報此之謂也（周主忠妻傳）
蔡邕集太尉橋公廟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後漢書馬援傳注引）
補東觀記竇憲詔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尙不媿于屋漏
補爾雅釋宮西北隅謂之屋漏。（舍人曰古者徹屋西北屏以炊浴汲者訖而復之故謂之屋漏也御覽一八十）
○（採炎曰屋漏者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也毛詩禮記正義。）
魯詩遺說攷（原卷五三）
郭璞曰詩曰尙不媿于屋漏
喬樅謹案媿毛詩作愧此據魯詩之文
無曰不顯莫予云覩
補列女傳三詩曰無曰不顯莫予云覩（晉羊叔姬傳）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補淮南泰族訓天鬼神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然而郊天望山川禱祠而求福雩兌而請雨卜筮而決事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也
淑愼爾止不愆于儀
補列女傳四詩云淑愼爾止不愆于儀（朱芾伯姬傳）
不僭不賊鮮不爲則
補荀子臣道篇忠信以爲質端慤以爲統禮義以爲文倫類以爲理臨而言牖而動而一可以爲法則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列女傳五代趙夫人篇引此詩二語文同又見郎陽友婦篇引詩
溫溫恭人惟德之基
補荀子君道篇天子不視而明不聽而聰不慮而知不動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如四肢之從心夫是之謂大形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此之謂也（魯詩遺說攷卷五三）
喬樅謹案荀子不苟篇非十二子篇兩引詩同
補說苑修文篇行步中矩折旋中規立則磬折拱則抱鼓其以入君朝莫以嚴其以入宗廟敬以恭其以入鄉曲和以順其以入州里族黨之中和以親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
喬樅謹案列女傳二晉趙衰妻篇引詩文同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
補新序雜事四好學知也愛規諫仁也人有好學愛規諫宜哉其立也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此

之詞也

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

王逸楚詞章句序詩人怨主刺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風諫之語于斯爲切然猶尼論之以爲大雅

靚爾夢夢我心慘慘

爾雅釋訓夢夢亂也慘慘憒也。孫炎曰愛夢昏昏之亂也毛詩正義

釋詩道說攷 卷五 三

案毛詩我心慘慘憂怒之異文

慘慘與爾雅同郎三家之異文張參五經文字作我心

誨爾諄諄聽我藐藐

爾雅釋訓諄諄聽也藐藐遠也釋文云韓詩作邈邈

高誘淮南俶務訓注詩云誨爾諄諄聽我邈邈

喬樅謹案禮記中庸肫肫其仁鄭注云肫讀如誨爾忳忳之忳忳攷玉篇忳字云悶也亂也忳忳亂也釋文云忳或作諄音也爾雅釋訓夢夢忳忳亂也毛詩釋文諄字同顧舍人云夢夢忳忳煩懣亂也毛詩釋文諄字又作訰然則訰者諄之或體耳楚詞惜誦篇中悶瞀之忳忳並與訰訰同又尚書大傳鴻範五行傳注誨爾純純聽我毗毗純卽訰之譌字毗亦邈之聲借皆三家與文也爾雅釋訓邈邈悶也正釋此

釋詩道說攷 卷五 四

周郝氏婦人傳

詩云取辟不遠昊天不忒

列女傳八詩云取辟不遠昊天不忒

喬樅謹案此詩作譬

齊鑒仲子傳

聽用我謀庶無大悔

列女傳三詩云聽用我謀庶無大悔

取辟不遠昊天不忒

列女傳八詩云取辟不遠昊天不忒

釋詩道說攷 卷五 五

喬樅謹案此詩作譬

詩邈邈之義道臧本淮南高注引詩聽我邈邈與爾雅合今本從毛詩作貌貌亦與邈通

中論虛道篇是已之非遂初之繆至于身危國亡可痛矣夫詩曰誨爾諄諄聽之貌貌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喬樅謹案此引詩聽我作聽之與諸所引文義微異

聽用我謀庶無大悔

列女傳三詩云聽用我謀庶無大悔

取辟不遠昊天不忒

列女傳八詩云取辟不遠昊天不忒

釋詩道說攷 卷五 六

喬樅謹案此詩作譬

桑柔

潛夫論潛歎篇昔周厲王好專利芮良夫諫而不入退賦桑柔之詩以諷言是大風也必將有遂是貪民也必將敗其類王又不悟故遂流于彘

其下侯旬

爾雅釋言旬均也。李巡曰旬徧之均也。某氏曰詩云下侯旬毛詩正義

捋采其劉

爾雅釋詁劉爍爍也。舍人曰劉爍爍之意也木枝

葉稀疎不均爲爆爆毛詩正義○郭璞曰謂樹木葉鉄落蔭
疎爆爆也見詩
憂心隱隱
王逸楚詞遠逝章句隱隱憂也詩云憂心殷殷一作隱隱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慇慇下云樊光於謹反爾雅
云憂也爾雅釋文殷樊光於謹反郝氏懿行曰此
即隱字之音詩釋文亦從樊光讀也臧鏞
爾雅是魯詩之學樊光本必作隱隱憂也而引詩
云憂心隱隱叔師楚詞注亦與爾雅同今本殷殷
誤作慇慇又淮南氾論訓注訾毀人行自獨皁臧
匪言不能胡此畏忌
毛詩故訓傳云一作隱隱可證也
魏書賈思勰曰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
魯詩遺說攷一卷五三
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言則對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哉灰溺
趙岐孟子章句七諫大雅桑柔之篇言誰能持熱而
不以水濯其手
文曰淑善也載辭也容相也刺時君上何能爲善乎
仁相與爲沈溺之道也
稼穡卒痒
楊雄大司農箴季周爛漫而東作不勑實瞋不穫庶物
並荒府藏單虛廩積靡倉陵遲衰微姬卒以
以念穹蒼
鄭箋雅釋天穹蒼蒼天也○李巡曰古時人質仰視天

引非今詩本文有不同也漢人引詩多有類舉者
如六月出車同爲宣王詩卽叙傅亦類引之可証
徐幹中論虛道篇惠言之不出以未有啫之者也詩
云匪言不能胡斯畏忠
喬樅謹案賈山至言引詩胡此畏忌引此字
作斯仍與毛詩同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
荼毒
荀子儒效篇凡人莫不欲安榮而惡危辱故唯君子
爲能得其所好小人則日徼其所惡詩云維此良人弗

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此之
謂也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
鄭雅釋天西風謂之泰風。郭璞注詩曰泰風有隧
喬樅謹案泰毛詩作大釋文云毛如字鄭音泰泰
風西風也此鄭君用魯詩改毛今改寘山至言及
潛夫論引詩仍同毛作大者蓋古書多假大爲泰
雲漢
皇甫謐帝王世紀在王元年以邵穆公爲相是時天
宇師說同自不同也

大旱王以不雨遇災而懼整身脩行欲以消去之祈于
羣神六月乃得雨大夫仍叔美而歌之今雲漢之詩是
也太平御覽八十五
喬樅謹案毛詩正義引皇甫謐以爲宣王元年不
藉千畝號文公諫而不聽天下大旱二年不雨至
六年乃雨謂二年始旱積五年謹之此言無所
憑據喬樅謂謐以皇矣詩阮徂共爲三國名從魯
詩之說則說雲漢詩當亦據魯詩而言孔沖遠不
見魯詩遂疑謐言爲無據矣之疎矣觀論衡須頌
篇云成湯遭旱周宣亦然然而成湯加成宣王言
七年之旱則周宣之旱積五年自是古有此說論
衡之語蓋亦本諸魯詩
蘊隆蟲蟲
爾雅釋故蟲蟲蒸也。郭璞曰旱熱蒸炙人
喬樅謹案毛詩蘊隆蟲蟲釋文引韓詩作炯炯華
嚴經音義引韓詩傳炯謂燒也傳火焰盛也今據
爾雅是魯詩字作蟲蟲云與韓異毛詩蘊蘊蟲蟲卽蟲
蟲之省
上下奠瘞靡神不宗

宛宛君道篇詩曰上下莫寧靡神不宗言疾旱也

周餘黎民靡有孑遺

論衡治期篇詩道周宣遭大旱矣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言無有可遺一人不被害者災害之甚者也

又執竞篇詩云維周黎民靡有孑遺是謂周宣之時遭大旱之災也詩人傷旱之甚民被其害言無有孑遺一人不愁痛者夫旱甚則有之矣言無有孑遺一人增之也周之民遭大旱之災貧羸無蓄積却心思雨若其富人殺食饒足廩困不空口腹不飢何愁之有而言靡有孑遺增益其文欲言旱甚也

孟子章句九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志在憂旱災民無子然遺脫不遭旱災者非無民也

蕞彼甫田

說文草部蕞草旱盡也詩曰蕞蕞甫田

喬樅謹案廣雅蕞蕞草木旱死也卽釋此詩蓋三家今文皆作蕞段氏說文注云玉篇廣韻並作蕞今疑當作滌草本如瀡滌無有也毛詩作滌滌簿之省文

如炎如焚

後漢書章帝紀建初五年詔今時雨未降如炎如焚與此文異章懷太子賢注引韓詩曰旱魃爲虐如炎如焚知三家今文皆作炎字

寧勿長去

後漢書蔡邕上封事曰宣王遭旱密勿祗畏喬樅謹案據此知毛詩祗畏去魯詩作密勿長去與十月之交黽勉從事劉向引作寧勿從事文同

敬恭明神

張衡東京賦爰敬恭於明神

崇高

喬高惟嶽峻極于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

崇邑集司空楊公碑昔在申呂匡佐周宣嵩高作誦大雅揚言

案此云申呂者據張衡呂公誄樊穆侯亦氏呂非謂甫侯也

峻極于天

又九疑山銘峻極于天

又薦太尉董卓表輔佐重臣國之棟幹生應期運稟氣山岳是故申伯出甫列于大雅

後漢書胡廣傳注蔡邕作胡廣黃瓊頌巖巖山嶽配天作輔降神有周生申及甫

後漢書張衡傳應閒上疏曰昔伯夷伯夷伯夷與蔡邕說同

聿作瑞厥貢不乏垂烈後昆不亦丕歟

案此亦以甫爲仲山甫文德致昇平而王封以樂土賜以盛服也

〔補〕趙岐孟子注詩亦有言崧高極天

喬樅謹案張衡云實幹周邦疑脅詩翰字作幹

〔補〕後漢書酈衡傳孔融疏曰惟岳降神異人並出

〔補〕何休公羊傳解詁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莊公四年

喬樅謹案邵公稱魯詩者此引崧高作嵩與毛氏

文異攷禮記孔子閒居韓詩外傳引詩俱作嵩高

是三家今文同趙岐孟子注及蔡邕楊公碑字作

嵩乃後人依毛詩改之耳

〔補〕風俗通義中央曰嵩高嵩者高也詩云嵩高惟嶽

峻極于天

豐豐申伯王薦之事于邑于序南國爲式

〔補〕潛夫論志氏姓篇四嶽伯夷爲秩宗與禮折民惟刑以封

申呂爲或封于申城在南陽宛北序山之下故詩曰豐

豐申伯王薦之事于邑于序南國爲式

喬樅謹案毛傳申伯國有屈申城與潛夫論

說合

又三式篇周宣王時輔相大臣以德佐治亦獲有國故

尹吉甫作封頌二篇其詩曰豐豐申伯王繼之事于邑

于謝南國是式又曰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

城彼東方此言申伯仲山甫文德致昇平而王封以樂

土賜以盛服也

喬樅謹案三式篇引詩薦字作纘序字作謝仍與

毛詩同此後人據毛改之非王氏舊本也攷毛詩

釋文纘本作踐踐任也纘踐薦皆以音近通假

禮記中庸踐其位鄭注云踐或爲纘是其證

薦字訓仍與纘字訓繼義亦相近

錫爾玠珪以作爾寶

〔補〕爾雅釋器珪大尺二寸謂之玠。郭璞注詩曰錫爾

玠珪

〔補〕張衡應閒上疏服衮而朝介圭作瑞

〔補〕王延壽魯靈光殿賦錫介圭以作瑞

喬樅謹案玠毛詩作介古文之省借天子大圭謂

之玠諸侯命圭亦通稱玠圭實毛傳云瑞也三家

義同

南土是保

（補）潛夫論三式篇其有申伯仲山甫致治之效者封以列侯今叛南土八蠻之賜

申伯番番既入于徐

（補）王逸楚詞七諫注徐周宅王之舅申伯所封也詩曰

申伯番番既入于徐

喬樅謹案此引詩既入于謝謝作徐潛夫論引詩謝古音通轉孟子書序者射于邑于謝作序序云序點注云序點或爲徐點是徐也可証禮記射義序點注云序點或爲徐點是徐與序古通叔師亦用魯詩者本或不同各據所見

也

不顯申伯王之元舅

（補）應劭漢書外戚恩澤侯表敘注申伯周宣王元舅也爲邑於謝後世欲光寵外親者緣申伯之恩援此義以爲諭也

烝民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

百虎通姓名篇姓者生也人秉天氣所以生也詩曰天生烝民

（補）潛夫論相列篇詩所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

又德化篇詩云民之秉夷好是懿德故民有心也猶

爲種之有國也遭和氣則秀茂而成實遭水旱則枯槁而生孽民蒙善化則有士君子之心被惡政則人有懷姦惡之慮

（補）趙岐孟子章句十一詩言天生烝民有物則有所法則人法天也民之秉夷秉常也猶好美德

喬樅謹案夷毛詩作彝魯詩文與毛異攷尚書洪範是彝是訓史記宋微子世家引作是夷是訓禮記明堂位夏后氏以雞夷鄒注云夷讀爲彝周禮司尊彝司農注引作雞彝是古者夷彝二字多以音同通用

生仲山甫

（補）潛夫論志氏姓篇昔仲山甫亦姓樊謚穆仲封於南陽南陽者在今河內

喬樅謹案後漢書樊宏傳云其先周仲山甫封於樊因而氏焉亦與潛夫論說合

令儀令色小心翼翼故訓是式威儀是力

案邕集崔夫人誄令儀令色

（補）列女傳（朱鮑宗女傳）詩云令儀令色小心翼翼故訓是式威儀是力

喬樅謹案毛詩故訓作古訓鄭箋云故訓先王之

式是百辟

蔡邕集司空房植碑式是百辟又銘論仲山甫有補袞職誠百辟之功

案誠字恐式之誤

續漢郡考

張衡司徒呂公誄四嶽在虞傳士佐禹克厥帝心姓姜氏呂登是南邦以家以處降及于周穆侯作輔寘于九族九族用睦受八命袞職靡領黃耳金鉉公餗川盈鼎兮其寵渥兮其清既明且哲式保令名

魯詩遺說攷 三家詩 卷五 三

王之喉舌賦政于外

楊雄尚書箴出納王之喉舌

蔡邕集橋公碑引用

又范史雲碑云長彊禦

漢書東方朔對曰譬若仲山甫爲光祿卑伯爲大僕○注引晉灼曰光祿主三大夫諫正之官取其柔亦不吐剛則不吐柔則不茹

新序雜事四詩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

高誘戰國策秦策注不辟彊禦不侮鰥寡喬松謹案不畏彊禦此引作不辟文義小異

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喬松謹案高注呂覽知化篇引詩同又慎賢篇引同子堯問篇引同

說苑立節篇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喬松謹案懈毛詩作解古今文之異

徐幹中論智行篇大雅貴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者夫明哲之士成而不懈困而能通決嫌定疑辨物居方禳禍於忽微求福於未萌見變事則達其機得經事則循其當巧言不能推令色不能移動作可觀則出辭爲師表比諸志行之士不亦愈乎

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

蔡邕朱公叔墳前石碑柔亦不茹

又司空房植碑剛則不吐柔則不茹

又范史雲碑云長彊禦

漢書東方朔對曰譬若仲山甫爲光祿卑伯爲大僕○注引晉灼曰光祿主三大夫諫正之官取其柔亦不吐剛亦不茹

新序雜事四詩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

高誘戰國策秦策注不辟彊禦不侮鰥寡喬松謹案不畏彊禦此引作不辟文義小異

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荀子彊國篇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潛夫論交際篇詩云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世有大
難者四而人莫之能行也一曰忽二曰平三曰恭四曰
守夫忽者仁之本也平者義之本也恭者禮之本也守
者信之本也四者具立四行乃具四行具存是謂眞賢
文愼微篇德輶如毛爲仁由己
張衡大司農論德誄知德者鮮惟君克舉
袁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
喬樅謹案此見蔡邕銘論引用詩語
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魯詩遺說攷 卷五 三
喬樅謹案四語見潛夫論三式篇引詩
蔡邕集短箴祝文四牡彭彭
仲山甫徂齊
漢書杜欽傳欽說王鳳曰昔仲山甫異姓之臣無親
于宣就封于齊猶嘆息永懷宿夜徘徊不忍遠去
喬樅謹案師古漢書集注引鄧展曰詩言仲山甫
衛命徃治齊城郭而韓詩以爲封于齊此誤耳晉
灼曰韓詩說引之阿附權貴求容媚也喬樅
謂杜欽說詩言佩玉鳴鸞雖數之用魯詩義則
此引烝民詩亦當據魯說鄧展晉灼竝以爲韓詩
魯詩遺說攷 卷五
者韓詩亦云仲山甫封于齊與魯詩說同也攷隸
釋漢永康中孟郁脩堯廟碑云仲氏祖所出本姬
周之遺苗天生仲山甫翼佐中興受封于齊周道
衰微失爵亡邦後嗣乖散各相土居因氏仲焉
以仲山甫爲姬周之遺苗與杜欽言仲山甫異姓
之臣無親于宣說各不同案唐元種姓纂云周太
王子虞仲支孫爲周卿士食采于樊因命氏今河
南陽樊是也周有樊穆仲字山甫亦以仲爲姬姓
說與孟郁脩堯廟碑合碑語云蓋出于韓詩唐
時韓詩尚存故姓纂採其說又權德輿集云魯獻
詩也潛夫論志氏姓以仲山甫爲處姓此據魯詩
說與張衡以穆侯爲姜姓合慶姜古字通用水經
溍子水注云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堯陵東城西
五十餘步有仲山夫人祠祠南有仲山甫家掊郭
緣生述征記以仲山夫人爲堯妃見漢建寧四年
成陽令管遵所立碑文仲山甫就封于齊魯韓詩
灼曰韓詩說而欽引之阿附權貴求容媚也喬樅
謂杜欽說詩言佩玉鳴鸞雖數之用魯詩義則
此引烝民詩亦當據魯說鄧展晉灼竝以爲韓詩
氏僖二十五年傳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此誰

非王之姻親正義引服虔曰樊仲山之所封故名
陽樊曰王之姻親則其爲異姓可知服子愼亦用
魯詩者又左傳與魯詩同一師傳據此則仲山甫
異姓之臣確爲魯說尤有顯證矣又案爾雅釋詁
肅齊遬速疾也郭璞注詩曰仲山甫徂齊說者以
郭注引詩証齊爲疾則不以齊爲國名其謝亦本
三家詩擬謂郭注引詩當連下句式遹其歸如引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如彼雨雪先集維霰之類是
証遹字訓疾之義非証徂齊之齊爲疾也傳寫者
倒脫去下句耳若以齊訓疾既曰徂疾又曰遹歸

則於文義爲複沓不辭矣

吉甫作頌穆如清風

王褒讀德論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于大雅
蔡邕答對元式詩穆如清風
傅咸詩吉甫作頌有覆其馨實由樊仲其德克明

韓奕

王賜韓侯。元袞赤舄

周官屨人鄭注詩曰王賜韓侯元袞赤舄舄有三等
赤舄爲上冕服之舄則諸侯與王同
喬樅謹案韓詩作王錫韓侯與毛文同此所引蓋

鉤膺鏤鍚

張衡東京賦金鉦鏤鍚。又曰鉤膺玉瓖
喬樅謹案說文金部鍚馬頭飾也詩曰鉤膺鏤鍚
鍚即鍚之省文

韓侯出祖　清酒百壺

風俗通義八謹案禮傳共工之子曰脩好遠遊舟車
所至足跡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爲祖神祖者徂也詩
云韓侯出祖清酒百壺是其事也

姪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白虎通嫁娶篇天子諸侯一娶九女者何重國廣繼
嗣也適九者何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也一
娶九女亦足以承君之施也九而無子百亦無益也春
秋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謂
之姪者兄之子也娣者女弟也必一娶何爲其棄德嗜
色故一娶而已八君無再娶之義也備姪娣從者爲其
必不相妬也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已生之也不娶而
娣何博異氣也娶三國女者廣異類也禮記曰一國血脉相
似俱無子也姪娣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
之義也還待年於父母之國未任答君子也詩云姪娣

從之郁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喬樅謹案姪娣毛詩作諸娣白虎通所引據魯詩

文故與毛氏異

楊雄少府箴郁郁如雲

有貓有虎

爾雅釋獸虎窮毛謂之虨貓。郭璞注窮淺也詩曰

有貓有虎

高誘淮南天文訓注虨讀如詩有貓有虎之貓

普彼韓城燕師所完

潛夫論志氏姓篇昔周宣王亦有韓侯其國也近燕

故詩曰普彼韓城燕師所完

喬樅謹案水經聖水注聖水又東逕韓城東詩韓

奕章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肅曰今涿郡方城

縣有韓侯城世所謂寒號城也顧氏炎武云水經

注濕水逕良鄉縣之北界歷梁山南高梁水出焉

是所謂奕奕梁山也魏地形志范陽方城縣有韓

侯城今按固安縣有方城村即淶縣也江氏慎修

云水經注鮑邱水過潞縣逕梁山南路縣今之通

州則燕固有梁山矣據此是水經注所言韓城與

潛夫論近燕說合鄭君箋詩以燕爲安云韓國之

城乃古平安時衆民之所築完義與此異

江漢

江漢陶陶

風俗通義十江出嶓郡瀹流五徼外嵺山入海詩云

江漢陶陶

喬樅謹案陶陶毛詩作浮浮文與魯異毛傳云浮

浮衆盛兒今案陶陶當訓爲盛長兒楚詞惜沙篇

陶陶孟夏兮注云陶陶盛陽兒又哀歲篇冬夜兮

陶陶注云陶陶長兒此詩言江漢陶陶謂其流盛

而長也陶與下句滔韵

武夫傲傲

爾雅釋訓傲傲武也

喬樅謹案毛詩作洸洸爾雅釋文洸洸下云舍人

本作傲音同攷古文苑班固車騎將軍竇北征頌

光光神武注引詩武夫傲傲又舞陽侯樊噲贊虨

虨將軍注亦引詩武夫傲傲是三家詩洸洸皆作

傲傲桓寬鹽鐵論繇役篇引詩武夫潢潢段玉

裁云蓋傲傲之誤臧鏞堂曰注爾雅者如樊光當

於傲傲下引詩云武夫傲傲後人見毛詩作洸洸

因據以改爾雅猶釋言橫充也而孫

本遂改作光充也

(法言孝至篇)武義璜塘兵征四方

喬樅謹案此作璜璜疑卽倗倗轉寫之誤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

楊雄揚州牧箴(江漢之滸)

又曰晉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

(補)高誘曰覽適成篇注(虎宣王臣詩曰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

文武受命召公維翰

(補)白虎通王者不臣篇子得爲父臣者不遑善之義也

魯詩遺說攷 卷五 三

詩云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召公文王子也

(補)論衡氣壽篇邵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之時尙爲太保出入百有餘歲矣

喬樅謹案據仲任此說是亦以召公爲文王子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

(補)白虎通攷黜篇王制曰賜圭瓚然後爲暢未賜者資暢於天子秬者黑黍一稃二米(鬯)者以百草之香釀鬱金合而釀之成爲鬯玉瓚者器名也所以灌鬯之器也以圭飾其柄灌鬯貴玉氣也

常武

赫赫明明

(補)高誘淮南原道訓注(整讀赫赫明明之赫

喬樅謹案高注卽用詩常武此句

王命卿士南仲太祖

(白虎通爵篇)封諸侯於廟者示不自專也明法度皆祖之制也舉事必告焉詩云王命卿士南仲太祖

案毛詩傳云王命南仲於太祖此說與毛同

(補)潛夫論敎錄(整)攻猃夏古今所患宣王中興南仲征逸

整我六師

魯詩遺說攷 卷五 三

楊雄趙充國頌整我六師

既徹既戒

(補)周禮夏官注(既徹既戒

喬樅謹案徹毛詩作敬箋云敬之言警也警與徹義同蓋三家今文旌作徹字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

(補)史記太史公自序(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

(補)潛夫論志氏姓篇(重黎氏世序天地別其分主以歷三代而封於程其在周世爲宣王大司馬詩云王謂尹

氏命程伯休父
喬樅謹案此說與春秋外傳楚語文同韋昭注引
此詩云程國名伯爵休父名也以諸侯爲大司馬
宣王命以爲司馬因
以爲司馬氏
闞如虓虎
蔡邕集太尉橋公碑威壯虓虎
風俗通義二詩美南仲闞如虓哮
喬樅謹案虓哮音同說文虓虎鳴也虓
虎聲也風俗通曰虎將擊謂之哮虓見聚經音
魯詩遺說攷 卷五 三
義二文選七啓哮闞之獸李善注云哮與虓同
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荀子君道篇城郭不待飾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勁敵
國不待服而詘四海之民不待令而一夫是之謂至平
詩云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喬樅謹案荀子議兵篇亦引此詩二語
自婦人匪教匪誨時惟婦寺
漢書谷永上疏曰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
由婦人詩云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匪降自天生自婦人
喬樅謹案毛詩亂匪降自天此引詩無亂字疑後
拱揖指揮而四海賓者誠德之至已形於外故詩曰王
猷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
徐方既同天子之功
荀子非相篇君子賢而能容罷鈍而能使博而能
容淺粹而能容雜夫是之謂兼術詩云徐方既同天子
之功
瞻卬
彼宜有罪女反脫之
潛夫論述赦篇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
人壽命也乃以威姦惡除民害也天下本以民不能相
魯詩遺說攷 卷五 四
治故爲立王者以統治之在於奉天威命共行賞罰故
詩刺彼宜有罪女反脫之
喬樅謹案後漢書王符傳引詩同
哲婦傾城
列女傳七詩曰哲婦傾城晉獻驪姬傳
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惟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
自婦人匪教匪誨時惟婦寺
漢書谷永上疏曰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
由婦人詩云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匪降自天生自婦人
喬樅謹案毛詩亂匪降自天此引詩無亂字疑後

人轉寫脫之師古注云文書此禍亂非從天而下
足證原文有亂字列女傳引詩亦作亂匪降自天
尤其明徵也

列女傳七詩曰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夏桀末喜傳）又曰婦有長舌惟厲之階（晉獻驪姬傳）又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魯桓文姜傳）又曰匪教匪誨時惟婦寺（齊靈姬傳）

商頌譴篇哲據谷永引作悊毛詩古文作詰釋文云詰音哲本亦作哲孜說文哲知也从口折聲悊或從心嚞古文从三吉毛詩下武章世有哲王釋文云本作悊又作詰詰即嚞之省文

魯詩遺說攷 卷五 三

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列女傳一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績言婦人以蠶織爲公事者也休之非禮也

人之云亡

〈繁露集太尉汝南李公碑〉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寔自全矣（嚴延年傳）

列女傳八詩云心之憂矣寔自全矣

喬樅謹案毛詩作今此所引據魯詩也

無忝爾祖式救爾訛

列女傳三詩曰無忝爾祖式救爾訛（晉范氏母傳）

召閔

浩浩訛訛

爾雅釋訓浩浩刺素食也。〈舍人曰〉皋皋不治之貌。〈某氏曰〉無德而空食祿也（毛詩正義）。〈郭璞曰〉譏無德功尸寵祿也

喬樅謹案爾雅釋文皋皋樊本作浩浩鏞堂云據爾雅當本作浩浩舍人注同樊書當引詩云浩浩訛訛後人據毛詩改爲皋皋也

魯詩遺說攷 卷五 三

又曰訛訛莫供職也。〈李巡曰〉君鄙闇臣子莫親其職也（毛詩正義）。〈郭璞曰〉賢者陵替奸黨熾背公恤私曠職事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

列女傳八君子謂邵僖之母賢與寡婦同行成帝之惑亂與周幽王同風詩云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成帝之時舅氏擅外趙氏專內其自竭極蓋亦池泉之勢也（漢趙姊妹傳）

喬樅謹案毛詩箋云政之亂由外無賢臣內無妃益之亦外內而言與此同義鄭君蓋本魯詩

爲訓詁毛詩作頻倒演之省文演古寫字也

詩經說攷　卷二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魯詩頌一

史記平準書贊詩述殷周之際安寧則長又敘傳湯武之隆詩人歌之

論衡須頌篇周頌三十一般頌五魯頌四凡頌四十篇詩人所以嘉上也

蔡邕獨斷宗廟所歌詩之別名三十一章皆天子之樂也

周頌

魯詩遺說攷 卷六 二

蔡邕獨斷清廟一章八句洛邑既成諸侯朝見宗祀文王之所歌也

喬樅謹案此所引卽魯詩周頌之序也後三十章

清廟

王褒諷德論周公咏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爲頌首

漢書韋元成奏曰清廟之詩言文王之德無不清靜於穆清廟雖頌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

同

漢書劉向上封事曰周文開基西郊雜選賢圉不疏親戚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歿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詩正義引賈逵左傳注言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與韋元成蔡邕說合皆用魯詩之義鄭君詩箋釋清爲有清明之德美與諸儒異孔疏申鄭據詩傳說清廟歌文王之功烈德澤則清是功德

之名非清靜之義胡承珙曰尚書大傳明云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故欲其清清者欲其在位者聽之諛也爾雅溢慎謐靜也靜亦義孔自讀書傳訓慎爲誠書維刑之恤今文作謐是溢謐恤古字通不審耳買說似勝於鄭喬樅謂鄭君詩箋自用毛說文引詩謐爲玉字恤溢皆借字也

義古者清廟明堂異名同事則清廟當兼有清明清靜二訓其義始備

維天之命

【補】蔡邕獨斷維清一章五句奏象武之所歌也

【補】曰虎通禮樂篇武王曰象者象太平於文王之所不顯文王

齊詩遺說攷 卷六

王逸楚詞招魂注詩云不顯文王不顯顯也

喬樅謹案鄭君毛詩箋云於乎不光明與文王之施德教之無倦已是以於乎不顯爲一句文王之德之純爲一句與此異讀

假以溢我

【補】余氏釋故溢慎也。〔舍人曰〕溢行之譽也。〔某氏曰〕詩云假以溢我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左傳襄二十七年引詩何以恤我說文言部引詩誠以謐我字與魯毛異釋文假以溢我不載韓詩異文則韓亦與魯毛同胡承珙曰案說

文誠訓嘉善也與毛傳假嘏義合蓋謐者正字假者借字何則聲之誤也爾雅溢慎謐靜也訓慎尚書維刑之恤今文作謐是溢謐恤古字通說文引詩謐爲玉字恤溢皆借字也

維清

【補】蔡邕獨斷維清一章五句奏象武之所歌也

【補】曰虎通禮樂篇武王曰象者象太平而作樂示已太平也周室中制象樂何殷紂爲惡日久其惡最甚斬涉列肺殘賊天下武王起兵前歌後儛克殷之後民人大悅故申作所以節盛

齊詩遺說攷 卷六 四

喬樅謹案據此諸說是齊詩之義與毛同也漢書司馬相如傳韶濩武象之樂張揖注云象周公樂也南人服象爲虐於夷成王命周公以兵退之至於海南乃爲三象樂也張說本呂氏春秋古樂篇高誘亦云三象周公所作樂名

迄用有成

蔡邕胡夫人神誄故能迄用有成

維周之祺

【補】余氏釋言祺祥也。〔舍人曰〕祺福之祥也。〔某氏曰〕詩云維周之祺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祺下引徐云本又作禩正義亦引定本集注禩字作禩則是毛氏作維周之祺與魯詩同今詩注疏本俱作禩蓋據徐邈及崔靈恩本所改也

烈文

補 蔡邕獨斷烈文一章十三句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之所歌也

補 服虔左傳注烈文成王初即洛邑諸侯助祭之樂歌也毛詩正義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

魯詩遺說攷 卷六

補 白虎通瑞贄篇王者始立諸侯皆見何嘗受法禮正教也周頌曰烈文辟公錫茲祉福言武王伐紂定天下諸侯來會聚於京師受法度也遠近莫不至受命之君天之所興四方莫敢違夷狄咸率服故也

喬樅謹案毛詩詁訓傳釋夷爲易訓君陳詩惠迪武王定殷時事而言也錫之白虎通則指武王而言蓋用魯詩之說故與毛義異

毋封毋于爾邦惟王其崇之

補 白虎通誅伐篇詩云毋封毋于爾邦惟王其崇之

補 揚雄河東賦易幽岐之夷平

蔡邕祖德頌詩言子孫保之

言追誅大罪也或益天子土地自立爲諸侯絕之而已

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

補 列女傳二詩云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

天作

補 蔡邕獨斷天作祀先王先公之所歌也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

補 荀子王制篇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上以飾賢良下以養百姓而安樂之夫是之謂大神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

魯詩遺說攷 卷六

喬樅謹案天作高山四句又見天論篇引詩

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

補 說苑君道篇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殘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矣詩云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

喬樅謹案毛詩詁訓傳釋夷爲易訓君陳詩惠迪同外傳三又引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詩曰岐有夷之行今據說苑言事寡易從云云則魯訓亦同於毛也

補 揚雄河東賦易幽岐之夷平

蔡邕祖德頌詩言子孫保之

昊天有成命

通蔡邕獨斷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郊祀天地之所歌也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

新書禮容篇天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者宣也

也億也命者制令也基者經也勞也夙早也康安也后王也二后文王武王也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焉不敢不敢息安與夜寐以繼

文王之業布文陳紀經制度設犧牲使四海之內懿然順其固然所以爲和猶孟子云故者以利爲本文言曰利者義之和也故國語又云終於固和毛亦與治古同訓非徒爲申上之詞國語以固和之謂

假固爲故非堅固之詞也

我將

通蔡邕獨斷我將一章十句祀文王於明堂之所歌也

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

通服虔左傳注儀善式用靖謀也言善用法文王之德日之謀安四方也

喬樅謹案德毛詩作與漢書刑法志引詩亦作德

與左傳所引同蓋三家詩並作德字

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齊魯詩說皆

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通】漢書孔光傳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

喬樅謹案本傳光爲孔霸子霸者安國從孫也安國治魯詩光當亦傳其家學也

【通】趙岐孟子章句二詩周頌我將之篇言成王尙畏天威於是時故能安其太平之道也

喬樅謹案此以保爲安與鄭君詩箋說合鄭亦用魯訓申毛也

時邁

魯詩遺說攷　卷六　九

【通】祭邕獨斷時邁一章十五句巡狩告祭柴望之所歌也

【通】史記周本紀武王既克殷命宗祝享祠於軍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

喬樅謹案左傳以此頌爲武王克殷所作韋昭周語注亦云武王既伐紂周公作此詩爲巡狩告祭之樂歌鄭君詩箋云武王既定天下時出行其邦國謂巡狩也皆主武王而言惟後漢書李固傳注引韓詩薛君傳曰懿應也與李固釋詩義合然則白虎通巡狩篇云武王不巡狩至成王乃巡狩蓋主韓詩之說今據史記言武王克殷西歸行狩則魯說亦與毛同胡承珙曰案周書大匡解文政解俱有維十有三祀王在管之文與竹書紀年武王克商命監殷遹狩于管之文合度邑解云我南望過於三塗北望過於有嶽丕顯瞻過於河宛瞻於伊洛與詩言及河喬嶽亦近又書序云武王伐殷往伐歸獸作武成所謂歸獸者即樂記云馬散之華山之陽牛放之桃林之野其下文云車甲弢而藏之府庫而弗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正與此詩戢干戈戢弓矢語合然時邁雖作於周公要爲頌武王克殷巡守諸侯之事甚明矣

魯詩遺說攷　卷六　十

薄言振之莫不震疊

【通】後漢書李固對曰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此言動之於內而應於外者也

喬樅謹案毛傳訓疊爲懼義與此異韋懷太子注引韓詩薛君傳曰疊應也與李固釋詩義合然則知魯韓訓同矣

懷柔百神及河喬嶽

【通】荀子禮論篇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載人不能治人也宇中萬物生人之屬待聖人然後分也詩曰懷

柔百神及河喬嶽

補淮南泰族訓精誠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醴泉出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嶠嶽喬嶽謹案淮南引詩喬字作嶠說文新附云嶠山銳而高也从山喬聲古通用喬

補尒疋釋詁柔安也。某氏注詩曰懷柔百神喬嶽謹案毛詩正義云懷柔定本作柔集注作濡段氏玉裁曰拨宋書樂志明堂歌謝莊造歌詩曰昭事先聖懷濡上靈然則六朝本作懷濡百神也柔濡古音同故假濡爲柔字城鄧堂曰拨毛詩

作懷潤三家作懷柔樊光注爾雅引用皆非毛詩也

補東觀書章帝詔詩不云乎懷柔百神及河喬嶽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更記周本紀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聚邑集釋詁武功定而干戈戢

執競

補聚邑獨斷執競一章十四句祀武王之所歌也鐘鼓喤喤管磬瑲瑲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擊鼓而和詩曰鐘鼓喤喤管磬瑲瑲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喬嶽謹案荀子曾磬瑲瑲元刻作磬管瑲瑲不譌詩同今從宋本王伯厚詩攷引作管磬瑲瑲降福穰穰潛夫論作釀釀威儀反反作板板與荀子小異

補爾雅釋訓鍠鍠樂也穰穰福也簡簡大也。舍人注喤喤鐘鼓之樂也穰穰衆多之貌也。某氏注詩云降

福穰穰。李巡注簡簡降福之大也

樸謹案爾雅釋文韙韙又作鍠詩作喤毛詩正義引舍人爾雅注作喤喤臧氏鏞堂云拨漢書風俗通皆同尒疋作鍠正義引舍人注順毛改爲喤今攷荀子書及東京賦並作喤疑亦後人所改如管磬瑲瑲之從毛改爲磬管將將也穰穰爾雅釋文作釀釀云本今作穰攷潛夫論作釀釀與陸本

釋文合

漢書劉向傳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

張衡東京賦鐘鼓喤喤。〔又曰〕降福穰穰

〔補〕潛夫論正列篇德義無違神乃享鬼神受享福祚乃隆故詩云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板板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此言人德義茂美神歆享醉飽乃反報之以福也

〔補〕風俗通義六詩云鐘鼓鏘鏘管鎗鎗降福穰穰夫樂者聖人所以動天地感鬼神拔萬民成性類者也

思文

〔補〕蔡邕獨斷思文一章八句祀后稷配天之所歌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魯詩遺說攷 卷六 十三

史記周本紀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補〕列女傳〕詩云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姜嫄傳

喬樅謹案史記烝作烝國語仍作烝字與列女傳所引同

貽我麰麥

漢書劉向上封事曰周頌曰貽我麰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

〔補〕趙岐孟子章句十一〕來麰大麥也詩云貽我來麰

案趙岐用魯詩當作貽我麰麰此後人妄改之

臣工

〔補〕蔡邕獨斷臣工一章十句諸侯助祭遣之於廟之所歌也

時乃錢鎛

〔補〕尒雅釋言時具也

喬樅謹案毛詩作庤傳云庤具也庤時古通毛魯字異而訓同周禮考工記注引詩作待亦三家之異文

噫嘻

〔補〕蔡邕獨斷噫嘻一章八句春夏祈穀于上帝之所歌也

魯詩遺說攷 卷六 十四

喬樅謹案禮記月令孟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藉此春郊所穀之事也又仲夏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此夏雩所穀之事也與詩言率時農夫播穀服耕其義正合

振鷺

〔補〕蔡邕獨斷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之所歌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

〔補〕趙岐孟子章句十一〕振鷺鳥甫規表以展振鷺四雝之美

案趙岐用魯詩當作鷺雝此後人妄改之

又與何進爲邊讓書雖振鷺之集西雝濟濟之在周庭無以或加

又釋誨振鷺充庭

喬樅謹案後漢書邊讓傳注引薛君章句曰西雍文王之雍也是以雍爲辟雍毛傳云雍澤也箋云白鳥集于西雍之澤言所集得其處也此澤卽禮所謂澤宮辟雍者四周壅之以水形圜如璧故亦謂之澤古者辟雍太學清廟明堂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胡承珙曰西雍猶言東膠東序鄭君注禮謂殷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西郊樂記疏引熊氏云武王伐紂之後猶用殷制然則文王辟雍自當在西郊箋云西雍之澤蓋亦以爲文王之辟雍也

豐年

毛詩豐豐年一章七句烝嘗秋冬之所歌也

喬樅謹案毛詩序豐年秋冬報也箋云報者謂嘗也烝也與此義同此烝嘗非四時宗廟之祭也故毛敘以報言之祭禮記月令季秋之月大饗帝嘗犧牲告備於天子鄭注云嘗者謂嘗羣神天子親一人不得其所者則孝子不敢以其物薦進神禮畢而告嘏又孟冬之月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

說苑貴德篇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非求報於鬼神也山致其高雲雨興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祿歸焉周頌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聖人之於天下也豈猶一堂之上也有

張衡東京賦觀豐年之多稌

王逸楚詞九歎注醴醴酒也詩云爲酒爲醴
有瞽
補蔡邕獨斷有瞽一章十三句始作樂合諸樂而奏之
所歌也
喬樅謹案毛詩序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箋云
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即用魯說申毛
有瞽有瞽
王逸楚詞九章注瞽盲者也詩云有瞽有瞽
設業設虡崇牙樹羽
張衡東京賦設業設虡。〔又曰〕崇牙張。〔又曰〕樹羽幢

幢
應縣鼓
補〔爾雅釋樂〕大鼓謂之鼖小者謂之應。〔李巡曰〕小者
音聲相承故曰應應承也。〔孫炎曰〕和應大鼓也
釋文。
〔郭璞注〕詩曰應縣鼓在大鼓側
喬樅謹案周官大師鼓鼖注鄭眾曰詩云應縣縣
鼓鼖小鼓也讀爲鞉鼓之鞉鄭君禮記明堂位注
引詩同毛詩應田縣鼓鄭箋云田當作縣縣縣之屬也聲轉字誤變
作縣縣小鼓在大鼓旁而爲田此據今文改毛鄭注所引是用舊注魯詩
之文
潛
補〔案邕獨斷〕潛一章六句季冬薦魚春獻鮪之所歌也
涔有多魚
補〔爾雅釋樂〕樇謂之涔。〔舍人注〕以米投水中養魚爲
涔也太平御覽八百三十四。〔孫炎曰〕積柴養魚曰樇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毛詩正義云涔潛古今字釋文云潛尒
雅作樇據此則
正義

魯詩潛亦當作涔與韓詩同今獨斷作潛字此後人順毛所改也又攷高誘淮南說林訓注今沈州人積柴水中捕魚爲綦幽州人名之爲涔與孫炎說同舍人注云以米投水中養魚米字蓋本之謬毛傳糝字亦从米彷詩正義引李巡余足注云以木投水中養魚曰涔糝字余足作木邊積柴之義也糝用木不用米當從木爲正胡承珙曰糝謂之涔余足列於釋器況漆沮大水非可投米以養魚不得爲器況漆沮若如韓詩謂涔爲魚池則又當入釋地矣余足既與說與說爵異塗列則糝自是

必以米首養也

雍

蔡邕獨斷雍一章十六句禘太祖之所歌也

胡樸謹案以雍爲禘太祖之所歌蔡說與毛敘同鄭箋云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祫太祖謂文王攷白虎通云祭宗廟所以禘祫何尊人君貴功德盛考道也位尊德盛所及彌遠謂之禘祫何禘之爲言諦也審序昭穆使各得其所及王者之後而天子儀容盡敬穆穆然也

包咸論語注辟謂諸侯公一王之後也穆穆天子之容。皇侃曰相助也穆穆敬也言時助祭者有諸侯及王者之後而天子儀容盡敬穆穆然也

胡樸謹案包咸習魯詩此注當本魯訓

後漢書章帝紀建初七年詔豈亡克慎靡之德辟公之相

既右烈考

王逸楚詞離騷注受死曰考詩曰既右烈考

亦右文母

漢書杜鄴對曰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

載見

蔡邕獨斷載見一章十四句諸侯始見于武王廟之所歌也

魯詩遺說攷 卷六 二十一

和鈴鞗鞗

張衡東京賦和鈴鞗鞗

喬樅謹案鞗鞗毛詩作央央鞗央鞗央古今文之異

休有烈光

蔡邕陳太邱碑碑休有烈光

有客

蔡邕獨斷有客一章十三句微子來見祖廟之所歌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

白虎通王者不臣二王之後者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謂微子朝周也

又三正篇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後何也所以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明天下非一家之有謹敬讓之至也故封之百里使得服其正色用其禮樂永祀先祖詩曰厥作祼將常服黼冔言微子服殷之冠助祭於周也周頌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此微子朝周也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

爾雅釋訓有客宿宿言再宿也有客信信言四宿也

何休公羊傳解詁王者封二王後地方百里尊賢尚德稱公

魯詩遺說攷 卷六 二十二

客待之而不臣也詩云有客宿宿有客信信隱公三年

喬樅謹案公羊隱三年春王二月解詁及云王者存二王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恭讓之禮於是可得而觀之說亦與白虎通合疑皆本魯故

武

蔡邕獨斷武一章七句奏大武周武所定一代之樂之所歌也

喬樅謹案呂氏春秋古樂篇武王即位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鉞兵克之於牧野歸乃薦俘馘於

京太室乃命周公爲作大武今攷春秋繁露言文王受命作武樂制文禮以奉天武王受命作象樂以奉天直以武爲文王樂者按白虎通義禮樂篇周樂曰大武象周公之樂曰酌合曰大武象者喬樅謹案和熹鄧后詔議亦用遭家不造語象太平而作樂示已太平也合曰大武者天下始樂周之征伐行武故詩人歌之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此之時天下樂文王之怒以定天下故樂其武也據此是文王已作武樂及武王克殷繼文而卒成武功又定大武之樂故魯詩序云周武所定

一代之樂不言周武所作者明文王已作武樂也大武爲武王所定即得爲武王樂猶咸池本黃帝所作樂堯增脩而用之曰大咸而咸池亦得爲堯樂也

補風俗通義六武王作武武言以武功定天下也勝殷遏劉者定武功

補潛夫論五德志篇武王駢齒勝殷遏劉成周道

補風俗通義一詩云勝殷遏劉者定武功

喬樅謹案武功毛詩作爾功釋與毛氏文異

閟子小子

補蔡邕獨斷閟子小子一章十一句成王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於廟之所歌也

閟子小子遭家不造

蔡邕宗廟祝嘏辭予末小子遭家不造

喬樅謹案和熹鄧后詔議亦用遭家不造語

補漢書劉歆議北遭家之不造王莽傳

夙夜敬止

補潛夫論愼微篇文王小心翼翼成王夙夜敬止思愼微眇早防未萌故能太平而傳子孫

喬樅謹案毛詩正義引王肅說以此篇爲周公致

政成王嗣位始朝於廟之樂歌其義非是攷漢書匡衡引此詩云兢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文選宋孝武宣貴妃誄注引韓詩曰惸惸在疚凡人喪曰疚皆以此爲成王喪畢之詞與蔡邕言成王除喪始朝於廟說合毛敘變成王言嗣王其爲免喪後始朝於廟可知是此詩四家師說大同王肅述毛以爲周公致政之後殊失詩旨矣

訪落

補蔡邕獨斷訪落一章十二句成王謀政於廟之所歌也

訪予落止

補爾雅釋詁落始也○郭璞注詩曰訪予落止

朕未有艾

惟予小子未堪家多難

史記樂書成王作頌推己懲艾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君子不爲約則脩德滿則棄禮佚能思初安能維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勃苦非大德孰能如斯

喬樅謹案據太史公言成王作頌是此詩皆爲成王之言鄭箋以上句訪予落止爲成王之詞下句

率時昭考爲羣臣之詞與魯詩說異

敬之

補蔡邕獨斷敬之一章十二句羣臣進戒嗣王之所歌也

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新語慎微篇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昊天之威于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因懼之則吉也

補列女傳三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

補漢書孔光傳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又曰昊天之威于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因懼之則吉也

淮南脩務訓知人無務不若思而好學自人君公卿

至於庶人不自彊而功成者天下未之有也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此之謂也。〔高誘注〕詩頌敬之篇言日有所成就月有所奉行當學之是明此勉學之謂也

〔補〕又曰夫事有易成者名小難成者功大君子脩美雖未有利福將在後至故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此之謂也

〔正〕潛夫論讚學篇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是故凡欲顯勳績揚光烈者莫良於學矣

蔡邕集上始加元服與羣臣上壽表緝熙光明思齊周成

又文烈侯楊公碑緝熙光明

〔補〕中論治學篇大業之成非聖人之德非取乎一音嘉膳之和非取乎一味聖人之德非取乎一道故曰學者所以總羣道也羣道統乎已心羣言一乎已口唯所用之故出則元亨處則利貞默則立象語則成文述千載之上若共一時論殊俗之類若與同室度幽明之故若見其情原治亂之漸若指已効故詩曰學有緝熙於光明其此之謂也

〔補〕說苑君道篇晉者夏桀殷紂不聞其過其亡也忽焉

成湯文武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夫過而改之是猶不過也詩曰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喬樅謹案賈子引詩示我顯德行示作視示蓋視之古文

小毖

〔補〕蔡邕獨斷小毖一章八句嗣王求助臣助已之所歌也

喬樅謹案毛詩序小毖嗣王求助也箋云言成王求忠臣早輔助已爲政以救患難即取魯說申毛也胡承珙曰篇中桃蟲飛鳥之喻多難集蓼之言

是方當武庚作亂四家不靖之時急求輔助故其辭危迫大誥曰殷小腆誕敢紀其敍即桃蟲飛鳥之喻多難集蓼之言之謂也曰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即求助之謂也小毖之作似正值周公東征時曰予其懲而毖後患者懲戒往日之誤信流言與疑所謂推已懲艾悲彼家難也曰未堪家多難予又曰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予又曰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予又曰維予小子

莫與拼孟自求辛螫

潛夫論慎微篇莫與拼孟自求辛螫禍福無門唯人所召

喬樅謹案爾雅釋訓曷肇曳也毛詩傳拜蜂瘁曳也正義引孫炎爾雅注謂相掣曳人於惡也郝氏懿行云掣說文作瘈云引縱曰瘈通作瘛廣雅掣引也玉篇掣與瘈同又說文曳也曳亦牽引之言也曷肇蓋徹徐之省說文徹徐並云使也聲借爲拜蜂又借爲倂金文選海賦或掣掣洩洩於裸人之國掣掣洩洩卽掣曳也喬樅謂爾雅曷

肇此據魯詩之文潛夫論多用魯說字亦當作曷肇今本作拼孟或後人轉寫改之胡承珙曰潛夫論言禍福無門唯人自召此正謂無人掣曳於我禍福皆自己來之也

載芟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春藉田所社稷之所歌也

其耕釋釋

爾雅釋訓釋釋耕也。舍人注釋猶解散之意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郭本爾雅作郝郝毛詩其耕澤澤正義引舍人爾雅注作釋釋臧氏鏞堂云釋釋與澤澤同與郝郝亦同釋訓赫赫迅也釋文云郭音釋舍人本作奭則釋澤郝赫奭五字並通一曰尒疋本作郝郝舍人注當引詩其耕郝郝云郝郝猶薿薿郝薿聲相近不當作釋字毛詩作澤澤釋與澤字同疑是後人順毛而改

千耦其耘徂隰徂畛

王逸楚詞九歎注耘耔也詩云千耦其耘。又大招注畛田上道也詩云徂隰徂畛

有略其耜

爾雅釋詁略利也

播厥百穀

王逸楚詞九章注播種也詩曰播厥百穀

繹繹其達 緜緜其麃

爾雅釋訓繹繹生也緜緜麃也。舍人注繹繹殼皆生之貌。孫炎注緜緜言詳審也。郭璞曰言芸耨精也 正義

喬樅謹案繹毛詩作嶧文選甘泉賦注引薛君章句繹繹盛貌是韓詩字亦作繹與魯同也麃毛詩

作麃正義引孫炎尒疋注云言詳審也

振古如茲

補尒疋釋故振古也。郭璞注詩曰振古如茲

喬樅謹案毛詩云振自也鄭箋云振亦古也鄭蓋用魯義

良耜

補蔡邕獨斷良耜一章二十三句秋報社稷之所歌也

旻旻耜也

補尒疋釋訓旻旻耜也。舍人注旻旻耜大地之貌毛詩正義。郭璞注言嚴利也

魯詩遺說攷 卷六 一 三五

喬樅謹案尒疋釋文旻字或作穊旻太元經注引作穊穊是魯詩之文一作穊穊旻穊古今文之異

以薅荼蓼

補爾雅釋草荼委葉。某氏注詩云以薅荼蓼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荼亦作茶釋文云茶或作蔎今毛詩正作蔎也或作茶詩曰既茶荼蓼說文茶字既據魯詩之文以茶作既茶疑魯詩文如此

穫之挃挃積之栗栗

補爾雅釋訓挃挃穫也栗栗衆也。孫炎注挃挃穫聲也。李巡注栗栗積聚之衆也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說文積積禾也引詩積之秩秩然則三家詩積字當作積爲正

絲衣

補蔡邕獨斷絲衣一章九句繹賓尸之所歌也

喬樅謹案此篇詩敘云繹賓尸也不明爲何祭之尸惟毛詩敘載高子曰靈星之尸也以尸爲靈星之尸則非宗廟之繹祭矣劉向五經通義亦以絲衣其紑爲言王者祭靈星公尸所服之衣與高子

魯詩遺說攷 卷六 一 三六

說合知魯詩義同於毛也胡承珙曰史記封禪書漢興八年或曰周興而邑部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嘗以歲時祠以牛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張守節正義引漢舊儀云五年脩復周家舊祠祀后稷於東南爲民祈農報厥功夏則龍星見而始雩龍星左角爲天田右角爲大庭天田爲司馬教人種百穀爲穊穡之神爲靈星故以壬辰日祠靈星於東南金勝爲土相也其後漢書郊祀志皆因之

以漢法推周制考周語虢文公曰農祥晨正伶州鳩曰昔武王伐殷月在天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大祖后稷之所經緯也曾語董因曰大火閼伯之星也是爲大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此三條皆足爲周人祀靈星之証續漢書云言祠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然則靈星之祀其來甚古淮南主術訓若人之道其猶零星之尸也零同靈是靈星之有尸亦久矣高子與孟子同時去古未遠故能確知此詩爲祀靈星之作也又緜衣次載菱良耜古今注云元和三年初爲郡國立

穆及祠社靈星禮器後漢東夷傳高句驪好祠鬼神社稷零星可知古者靈星之祀與社稷爲類此詩之次於載菱良耜殆非無故矣喬樅謂據論衡明雩篇云水旱不時雖有靈星之祀猶復雩恐前不備彤繹之義也是知古者祭天地社稷皆有繹祭賓尸之禮此緜衣詩爲繹賓尸之所歌卽承上載菱良耜兩詩言之載菱爲春所社稷良耜爲秋報社稷此一歲再祭之明文孝經援神契曰仲春所報社稷祭稷社者五土之主稷者百穀之長祭社配以后稷五經通義曰王社在藉田中爲千畝報功也載菱良耜所云祀后稷也漢書郊祀志曰社者土也宗廟王者所居稷者所以奉宗廟供粢盛人所食以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親祭自爲之主禮如宗廟故鄭箋釋緜衣之繹賓尸卽據宗廟之禮申明其說載菱良耜二篇是正祭所歌樂章緜衣一篇則繹祭所歌之樂章耳

補 論衡祭意篇靈星之祭祭水旱也於禮舊名曰零零之禮爲民祈穀雨祈穀實也春求穀雨秋求穀實一歲再祀蓋重穀也春以二月秋以八月二月之時龍星始見故傳曰龍見而雩龍星見時歲已啓蟄而雩春雩之禮廢秋雩之禮存故世常脩靈星之祀到今不絕名變於舊故世人不識禮廢不具故脩者不知世儒案禮不知靈星何祀說縣官名曰明星緜明星之名說曰歲星然明星非歲星也乃龍星也龍星二月見則雩所穀雨龍星八月將入則秋雩所穀實靈星者神也謂龍星也

補 又明雩篇曾有對孔子言其志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咏而饋孔

子曰吾與點也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八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歸詠歌饋祭也歌咏而祭也周之四月歲二月也春秋傳曰啓蟄而雩又曰龍見而雩啓蟄龍見皆二月也春二月雩秋八月亦雩春所穀雨秋所穀實當今靈星秋之雩也春雩廢秋雩在故靈星之祀歲雩祭也孔子曰吾與點也善點之言欲以雩祭調和陰陽故與之也夫雩古而有之故禮曰雩祭祭水旱也歲氣調和災害不生尚猶而雩今有靈星古昔之禮也況歲

氣有變水旱不時人君之懼必痛甚矣雖有靈星之祀猶復雩恐前不備彤繹之義也冀復災變之虧獲鄭穆之報也

戴弁俅俅

(補)爾雅釋言俅戴也。(郭璞注)詩曰戴弁俅俅。(又釋訓俅俅服也。(郭璞注)謂戴弁服

喬樅謹案毛詩作戴弁俅俅劉熙釋名云戴戴也載之於頭也然則戴載義通矣說文俅冠飾貌引詩戴弁俅俅與今毛詩合

鄭君訓爲倣慢會詩文作鶾拔鶾亦皆倣之通假

(補)劉向五經通義曰鼏屋爲室鼎小鼏故云絲衣其紑會弁

俅俅言王者祭靈星公尸所服之衣也

喬樅謹案此所引會弁俅俅會蓋戴之譌字

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鼏鼎及鼐鼎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補)說苑尊賢篇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鼏鼎及鼐鼎不吳不敖胡考之休以小及大也

(史記封禪書)頌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鼏鼎及鼐鼎不虞不驁胡考之休

(史記武帝紀)頌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言以內及外不驁胡考之休

喬樅謹案史記武帝紀張晏謂褚少孫所補褚治魯詩之學此引詩不虞不驁與封禪書文微異索隱曰毛詩傳云吳譁也姚氏察何承天云此虞當爲吳音洪頤煊說文一曰大言也此作虞者與吳聲相近故假借也或者本文借此虞爲騶娛字喬樅攷毛詩不吳不敖釋文本吳字作虞(各本作虞此從盧校改之)正義本作娛娛虞皆吳之假借毛傳訓吳爲譁吳譁亦一聲之轉譁即大言也衆經音義卷十一云鋘此古文奇字鍾亦吳聲古文通用之証攷

鄭君訓爲倣慢會詩文作鶾拔鶾亦皆倣之通假

(說文鼏部)鼏鼎之絕大者會詩說鼏小鼎

禘禮考案尒疋釋器鼎絕大謂之鼐圜弁上謂之
弁毛詩傳大鼎謂之鼐小鼎謂之鼒傳釋鼐與
尒疋說義同尒疋魯詩之學也與說文所引魯說
不同者蓋說文所引亦魯詩之一說如緜緜維之
毛詩釋文引韓詩纏縣也文選顏延之宋元皇后
哀策文注引韓詩纏繫也訓義各異無妨兼載未
可執此非彼失之拘泥又鼐王伯厚詩攷引史記
作說音義說音義今案封禪書及武帝紀並作鼐
未詳王氏所見據何本也

詩遺說攷　卷六　三七

蔡邕獨斷酌一章九句告成大武言能酌先祖之道
以養天下之所歌也
白虎通禮樂篇周樂曰大武象周公之樂曰酌合曰
大武周公曰酌者言周公輔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而
成之也
風俗通義六武王作武周公作勺言斟酌先祖之
道也武言以功定天下也　於鑠王師
楊雄長楊賦酌允鑠
桓

蔡邕獨斷桓一章九句師祭講武類禡之所歌也
喬樅謹案毛詩傳云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釋
文云本或頁此句爲注胡承珙曰案正義云序又
說名篇之意桓者威武之志是孔本以此句爲序
蓋此原下當予此般樂也皆說名篇之意義二
例皆當爲序詩名之言般旋言定本經樂二字爲
鄭注不知豈集注本以般樂冠三字爲序文之嘗
此序首言講武類禡而經文無其事恐啓學者之
疑故繹之以桓武志也意謂講武類禡者因武王
伐商之事而詩人因其事以推言其志在於安萬
之所由作繹言頌之所由名其實初一義也喬樅
謂據蔡邕獨斷則詩序無桓武志也之句與毛
詩序互有詳略
皇以間之
尒疋釋詁間代也。孫炎曰間厠之代也　尚書正義
喬樅謹案毛傳亦訓間爲代與爾雅合是魯毛義
同
資
蔡邕獨斷資一章六句六封于廟賜有德之所歌也

喬樅謹案史記正義引皇甫謐帝王世紀武王伐紂之年夏四月祀於周廟將率之士皆封爲諸侯皇甫以阮徂共爲三國名用魯詩說則此亦據魯詩傳也

傳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

補中論僖緜篇先王之將封建諸侯而錫爵祿也必于清廟之中陳金石之樂隆宴昭之禮宗人擯相內史作策也其頌曰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由此觀之爵祿者先王之所貴也

般

魯詩遺說攷 卷六 一

補祭邑獨斷般一章七句巡狩祀四嶽河海之所歌也於皇明周陟其高山陟山喬嶽允猶翕河

史記封禪書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受命然後得封禪詩云紹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

喬樅謹案元本白虎通作明周與詩攷引合惟小字本作時周

補尚書釋山嶓山陪。郭璞注謂山形長狹者荊州謂之嶓詩云陟彼高山言望祭山川百神來歸也

喬樅謹案元本白虎通作明周與詩攷引合惟小字本作時周

補尚書釋山嶓山陪。郭璞注謂山形長狹者荊州謂之嶓詩曰陟彼高山喬嶽

於絳思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云於絳思毛詩無此句齊魯韓詩有之今毛詩有者衍文也崔集注本有是採三家之本崔因有故解之孔氏正義云此篇末俗本有於絳思三字誤也臧鏞堂曰此句涉上賚篇而誤即在三家亦爲衍文

記又云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疑傳即指魯詩傳也

補白虎通封禪儒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報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日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所以燔於泰山何萬物之始交代之處也詩云於皇明周陟其高山言周太平封泰山也又曰陟山喬嶽允猶翕河言望祭山川百神來歸也

喬樅謹案元本白虎通作明周與詩攷引合惟小字本作時周

補爾雅釋山嶓山陪。郭璞注謂山形長狹者荊州謂之嶓詩曰陟彼高山喬嶽

於絳思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云於絳思毛詩無此句齊魯韓詩有之今毛詩有者衍文也崔集注本有是採三家之本崔因有故解之孔氏正義云此篇末俗本有於絳思三字誤也臧鏞堂曰此句涉上賚篇而誤即在三家亦爲衍文

魯詩頌二

魯頌

駉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

楊雄太僕箴儆好牡馬牧於坰野棄車就牧而詩人與魯

有騅有駓

有騅有駓

駉尒疋釋畜黃白雜毛騅。郭璞注詩曰有

有騅有駓

有騅有魚

駉尒疋釋畜驪馬黃脊駵二目白魚。郭璞注詩曰有

驒有魚

喬樅謹案爾雅釋文駵說文作騮今尒疋本亦有

作騮者據此則爾雅駵字即騮之異體蓋魯詩之

文騮字作駵陸云今爾雅本亦有作騮者此後人

順毛改之郭璞承用舊注當引詩有駵有魚字不

宜作騮騮字殆皆後人所改段氏說文注云詩古

音如淫其入聲則如熠又音如寧其入聲則如習

君子有穀貽厥孫子

君子有穀貽厥孫子

列女傳魯季敬姜篇詩曰君子有穀貽厥孫子

喬樅謹案毛詩君子有穀貽孫子無厥字釋文云

本或作詒厥孫子詒于孫子皆是妄加也陸說非

是三家詩文閒與毛殊子政列女傳引詩有厥字

是魯詩文作貽厥孫子然則知本或作詒于孫子

者乃齊韓詩文陸氏詆爲妄加過矣又自今以始

歲其有釋文云本或作歲其有矣又作歲其有年

年矣皆衍字也年矣今本譌作按隸釋載西嶽華

山廟碑歲其有年毛詩正義云定本集注皆作歲

其有年嵩亦從三家詩之文也

泮水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　穆穆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

夷攸服

白虎通辟雍篇天子辟雍諸侯泮宮何以知有水也詩

云思樂泮水薄采其芹詩訓曰水回如璧諸侯曰泮宮半於天子宮也明尊卑有差所化少也半者象璜也獨南面禮儀之方有水耳其餘壅之言垣宮名之別尊卑也明不得化四方也不曰泮雍何嫌但半天子制度也詩云穆穆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

箋云穆穆美也言垣言疑當作以其餘壅之言垣句斷宮名之別尊卑也明不得化四方也二句語意相應菁毛詩作芹芹與旂韻疑古為字之誤也又案鄘道元水經注泗水篇魯城南門直北道西宮中有臺高八十尺臺南百步東西六十步臺池北六十步臺西水南北四百步東西六十步臺池咸結石為之詩所謂思樂泮水也此說當亦本三家詩訓

家詩訓

載色載笑匪怒匪教

列女傳云載色載笑匪怒匪教

箋云載色載笑匪怒匪教

箋案匪教毛詩作伊教於義為順此蓋與上文匪怒相涉而誤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

說苑雜言篇天智者何以樂水也曰泉源潰潰不釋晝夜其似力者循理而行不遺小間其似持平者動而之下其似有理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其似勇者障防而清其似知命者不清以入鮮潔而出其似善化者衆人取乎品類以正萬物得之則生失之則死其似有德者淑淑淵淵深不可測其似聖人者通淵天地之間國家以成是智之所以樂水也詩云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此之謂也夫仁者何以樂山也曰夫山龍嵸嵸萬民之所觀仰草木生焉衆物立焉飛禽萃焉走獸休焉寶藏殖焉奇夫息焉育羣物而不倦焉四方進取而不限焉出雲風通氣於天地之間國家以成是仁者所以樂山也詩曰泰山巖巖魯侯是瞻樂山巖巖魯侯是瞻

山之謂矣

淵此羣醜

爾雅釋故淵泊也。某氏曰詩云淵此羣醜

箋云淵泊也釋文

箋案淵毛詩作屈傳云收也箋云治也釋文引韓詩屈收也收斂得此衆聚正義曰淵屈音義同攷釋故屈聚也郭注引詩屈此羣醜字不作淵者郭依毛韓某氏則據釋詩鄭箋屈治之訓正用魯義也

矯矯虎臣在泮獻馘

爾雅釋訓矯矯勇也。舍人注矯矯得勝之勇也詩

三矯矯虎臣釋文

案邶集明堂月令論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諸侯泮宮獻馘即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

獫狁于夷

楊雄揚州牧箴獫狁于夷

喬樅謹案獫毛詩作玁文選安陸王碑注引薛君章句作獫是魯韓字同

來獻其琛

案邶集和熹鄧后謚議來獻其琛

張衡東京賦獻琛執贄

魯詩遺說攷　卷六　二

閟宮

楊雄法言公子奚斯嘗睎正考甫矣

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奚斯頌億歌其路寢而功績存乎詞

喬樅謹案薛君韓詩章句云是詩公子奚斯作知之道高稱配天之義語意亦主勤商之功仲尼明大孝魯韓詩說同

詁之訓蓋即魯義也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

白虎通封公侯篇周公不之魯何爲周公繼武王之業也詩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周公身薨天爲之變成王以天子之禮葬之命魯郊以明至孝天所與也

命包姜嫄遊閟宮其地扶桑履大人迹生稷與毛詩引孟仲子以閟宮爲禖宮說合緯多用齊詩釋詁之訓蓋本魯說

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

列女傳一詩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

黍稷重穋種稚稙稺

高誘呂覽任地篇注晚種早熟爲稚早種晚熟爲重詩云黍稷重穋種稚稙稺

實始翦商

尒疋釋詁翦勤也

魯詩遺說攷　卷六　三

喬樅謹案惠氏棟云大王自邠遷岐始能光復祖宗脩朝貢之職勤勞王事也攷晉書習鑿齒傳云昔周人詠祖宗之德追述翦商之功仲尼明大孝之道高稱配天之義語意亦主勤商而言然則釋詁之訓蓋即魯義也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

白虎通封公侯篇周公不之魯何爲周公繼武王之業也詩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周公身薨天爲之變成王以天子之禮葬之命魯郊以明至孝天所與也

補又攷黍篇公功成封百里詩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

補又王者臣有不名篇諸父諸兄不名諸父諸兄者親與已父兄有敵體之義也詩云王曰叔父

補後漢書肅宗詔曰詩云叔父建爾元子（東平憲王傳）

補高誘呂覽貴公篇注伯禽周公子也詩云建爾元子俾侯于魯

補何休公羊傳解詁禮君於臣而不名者有五諸父兄不名詩曰王曰叔父是也（桓公四年）

喬樅謹案公羊解詁語與白虎通合亦鄧公用魯詩遺說攷

詩之一証

戎狄是膺荊舒是懲

更記淮南衡山列傳贊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荊舒是懲

案漢書傳贊引詩同又見匈奴傳贊嚴朱等傳贊引詩

喬樅謹案建元以來侯者年表云詩稱戎狄是膺荊荼是懲舒字作荼此魯詩之文故與毛氏異徐所引作舒者疑皆後人改耳

補道岐孟子章句五膺擊也懲艾也周家時擊戎狄之不善者懲止荊舒之人使不敢侵陵也

喬樅謹案邾卿以此二句爲言周公事說與毛詩箋異蓋本魯故

黃髮鮐背壽胥與試

補張衡南都賦鮐背之叟皤皤然被黃髮者

喬樅謹案鮐毛詩作台古文之消借

補新序雜事五詩云壽胥與試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

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補中論天壽篇詩云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人豈有萬千歲者皆令德之謂也

泰山巖巖魯侯是瞻

乎三詩說合當亦魯詩之訓

補說苑雜言篇詩曰泰山巖巖魯侯是瞻樂山之謂也
喬樅謹案毛詩作魯邦所瞻與此所引字異說苑
據魯詩之文也

補風俗通義十東方泰山詩云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尊
曰岱宗岱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雲觸石而出膚
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其惟泰山乎故爲五嶽之
長王者受命易姓改制應天功成封禪以告天地孔子
曰封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十有二
者嶧之假借字

弇有鼬蒙

補尒疋釋詁弇同也。郭璞注詩曰弇有龜蒙
魯詩遺說攷一 卷六 二 九
喬樅謹案尒疋注引詩作奄有龜蒙與毛詩
同攷釋言字本作弇注不宜以奄字証弇此後人
順毛改之今爲訂正

遂幠大東

補尒疋釋詁幠有也。郭璞注詩曰遂幠大東
喬樅謹案毛詩幠作荒傳云荒有也箋云荒奄也
此所引與毛詩異那氏疏以爲或齊魯韓詩喬樅
攷毛詩釋文云荒韓詩作亡亡也釋文本引韓詩
作荒盧氏文弨曰若韓作荒則與毛鄭字無異何
須別出浦氏鏜之云疑是作荒即聲字非出韓詩
本今皆作覭字惟陸氏所據郭本作覭故云然然
則兒字蓋後人順毛所改也

黃髮皺齒

補張衡南都賦於是乎覭齒徯耆鮐背之叟皤皤然被
黃髮者咸然相與歌
魯詩遺說攷一 卷六 十

寢廟繹繹

補楊雄甘泉賦曰望通天之繹繹。又大常箴寢廟繹繹

補蔡邕獨斷宗廟之制古學以爲人君之居前曰朝後曰寢終則前制廟以象朝後制寢以象寢廟以藏主列昭穆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總謂之宮月令曰先薦寢廟詩云公侯之宮頌曰寢廟奕奕言相連也是皆其文也

補高誘淮南時則訓注前曰廟後曰寢詩云寢廟奕奕言相連也（又見季春紀注引詩同）

喬樅謹案毛詩新廟奕奕周官鄭君注引詩作寢廟繹繹云相連貌也繹繹猶絡繹不絕之貌故鄭君及蔡邕高誘並云言相連也楊雄甘泉賦曰正用詩語然則魯詩文當作寢廟繹繹今楊雄太常箴蔡邕獨斷及高誘呂覽注淮南子注引詩俱作寢廟奕奕此後人據毛詩改之並宜訂正又中郎集胡大傅祠前銘新廟奕奕據獨斷所言是寢廟連文此用詩語不得作新廟皆後人所妄改也

補司馬彪續漢志祭祀下說者以爲古宗廟前制廟後制寢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後有寢也月令有先薦寢廟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魯詩頌三

商頌

補史記宋世家宋襄公之時脩行仁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甫美之故追道湯契高宗所以興作商頌

補揚雄法言吉正考甫管睎尹吉甫矣

那

奏鼓簡簡衎我烈祖

補白虎通禮樂篇詩云奏鼓簡簡衎我烈祖

魯詩遺說攷　卷六　三　一

湯孫奏假

補爾雅釋詁假大也。郭璞注詩曰湯孫奏假

喬樅謹案王伯厚詩攷引爾雅注奏假作嘏今本注引詩仍作假與毛詩同此後人順毛改字王氏所見蓋舊本也

鞉鼓鏡鏡

補說文鼓部鏡鼓聲也詩曰鞉鼓鏡鏡

喬樅謹案毛詩攷烈祖祀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謹案又引古尚書說經稱中宗正義引異義詩魯說云云春秋公羊御史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鄭從而不駁明亦以爲不毀也今攷漢書韋元成傳元成等奏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祫壹祫也祫祭者毀廟與夫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炙爲昭

嘒嘒管聲

魯詩遺說攷　卷六　三　二

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遠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歲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爲諡而已元城治魯詩者此魯說謂周成王廟以時毀之說也又光祿勳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議皆以爲繼禰宗以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禰宗並列此亦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之說也滿昌治齊詩者是齊詩亦與魯說同惟王舜劉歆議以爲天子七廟

諸侯五廟降殺以兩之禮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毀可豫爲設數故於殷太甲曰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錄是言之宗無數也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疎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歆等所言即古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之義然與魯

亦有和羹

（張衡東京賦）亦有和羹

黃耇無疆

（蔡邕集崔君夫人誄）黃耇無疆

元鳥

天命元鳥降而生商

（史記殷本紀）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爲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元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封於商賜姓子氏

案贊曰余以頌次契之事則此本紀所敘契事本之詩傳也

（淮南墜形訓）有娀在不周之北長女簡翟少女建疵

○高誘注曰有娀國名也不周山名也娀讀如嵩高之嵩簡翟建疵姊妹二人在瑤臺帝嚳之妃也天使元鳥降卵簡翟吞之以生契是爲元王殷之祖詩云天命元鳥降而生商也

補高誘淮南脩務訓注契母有娀氏之女簡翟也吞燕卵而生契愠背而生詩云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是也

補潛夫論五德志篇娀簡吞燕卵生子契爲堯司徒職親百姓順五品

補楚詞天問簡狄在臺嚳何宜元鳥致貽女何喜○〔王逸注〕簡狄帝嚳之妃元鳥燕也簡狄待帝嚳於臺上有生契之瑞

飛燕墮遺其卵喜而吞之因生契

高樞謹案史記秦本紀云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元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

事與有娀女相類

長發

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補列女傳〔二〕契母簡狄者有娀氏之長女也當堯之時

與其妹娣浴於元邱之水有元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與其妹娣競往取之簡狄得而含之誤而吞之遂生契焉簡狄性好人事之治上知天文樂於施惠及契長而教之理順之序契之性聰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堯使爲司徒封於亳及堯崩舜即位乃敷五教在寬

日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寬

其後世世居亳至殷湯興爲天子君子謂簡狄仁而有禮詩云有娀方將立子生商又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此之謂也○〔顧曰〕契母簡狄敦仁厚篤信而生子遂自脩飾狄以善推恩有德契爲帝輔益助有力

王逸楚詞離騷注有娀國名謂帝嚳之妃契母簡狄也
配堯帝生賢子詩曰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補高誘呂覽音初篇注詩曰有娀方將立子生商
喬樓謹案高注呂覽引詩立子生商與列女傳所
引文合疑魯詩本無帝字王逸楚詞注引詩有帝
字者或後人順毛加之歟
元王桓撥
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
補白虎通瑞贄篇元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
言湯王天下大小國諸侯皆來見湯能通達以禮義也
魯詩遺說攷 卷六 三
率禮不越
紫邕集胡公碑率禮不越
補說苑復恩篇詩云率履不越
喬樓謹案毛詩率履韓詩作禮蔡集引亦作禮是
魯與韓同今本說苑仍作率履或後人所改也
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補說苑敬慎篇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共戒之哉
補又雜言篇子路盛服而見孔子孔子曰由是穗穗者
何也昔者江水出於岷山濫觴於此及至江
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惟下流衆川之多
受小球大球
喬樓謹案高誘淮南本經訓注引詩小球大球
藏本字作捄从手不从玉未詳孰是
爲下國駿蒙
補荀子榮辱篇詩曰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蒙

喬樅謹案駿蒙毛詩作駿龐龐鞏聲近故方言云
秦晉之間凡大貌謂之駿或謂之龐矣
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
荀子議兵篇凡用兵之本在乎壹民民不壹則弋
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遠士民不親
附賞賜湯武不能以必勝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故仁
人用國日明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慮敵之者削反
之者亡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
遏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說苑雜事二亦載發字作施則莫我敢遏遏字作曷爲小異耳
蔡邕典引注韋豕韋顧已姓之國皆夏諸侯湯誅之詩
陳奐曰毛詩施字疑誤施當作伐如詩六月烝
左傳績烝今字皆作施則此詩施字本作伐誤爲
烝又改爲施耳箋云於是有武功有王德及興師
出伐是鄭所據詩作伐檗說文玉篇引詩並作武
王載坡考工記鄭注云畋上曰伐說文畋上謂之
坡是坡伐同也荀子議兵篇及韓詩外傳三引詩
作武王載發噫嘻箋云發伐也是發伐同也伐坡
發其用字不同而不爲旌旆之名是皆同此可以
五味以于湯欲調陰陽行其道詩曰實維阿衡左右商
王是也
高誘呂覽當染篇注湯契後十一世孫主癸之子爲

天乙伊尹湯相詩云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殷武
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
楊雄揚州牧箴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
又并州牧箴莫敢不來貢莫敢不來王
喬樓謹案虞氏釋易利用賓于王引詩莫敢不來
賓莫敢不來王與楊雄引用詩詞小異蓋三家文
有不同各據所見也
不僭不濫
趙岐孟子章句十三不僭不濫詩人所紀

京邑翼翼四方是則
張衡東京賦京邑翼翼四方所視
後漢書曹褒傳劉歆議殷有翼翼之化
後漢書蔡邕疏四方是則
潛夫論浮侈篇商邑翼翼四方是極
喬樓謹案後漢書王符傳亦與潛夫論文同
赫赫厥聲濯濯厥靈
尒疋釋訓赫赫濯濯迅也。孫炎注赫赫顯著之迅
毛詩正義。樊光注詩曰濯濯厥靈釋文
喬樓謹案尒疋釋文赫赫舍人本作奭躍躍樊光
本作濯赫奭古通疑舍人本作奭者是魯詩之文
陟彼景山
張衡冢賦陟彼景山
方斯是棲
爾雅釋宮棲謂之棲
喬樓謹案釋文云棲本亦作虔詩曰方斯是虔作
虔者是毛詩文尒疋用魯詩當爲棲字本亦作虔
此後人順毛改之

齊詩遺說攷自叙

漢置五經博士詩齊齊轅二家並立學官所以扶微學廣異義也漢書藝文志載詩經二十八家二十卷孫氏故二十七卷孫氏傳三十九卷孫氏傳三十八卷齊后氏故二十卷孫氏故二十七卷孫氏傳三十九卷孫氏傳三十八卷齊雜記十八卷隋書經籍志云齊詩魏已亡是三家詩之失傳齊爲最早魏晉以來學者愍有緯業及之者矣宋王厚甫所撰詩攷其於齊詩僅掇漢書地理志及匡衡蕭望之傳與後漢書伏湛傳中語錄入數事寥寥寡證罔據鳧說之董彥遠說往往持論不根難以徵信近世余蕭客范家相盧文弨王暮馮登府諸君皆續有採輯然擇焉不

精語焉不詳於齊詩專家之學究未能尋其端緒也先大夫曩貞討三家遺說與毛氏異同者爲之參互攷證編而未成命喬樅卒業焉編攷漢時經師以齊魯爲兩大宗文景之際言詩者魯有申培公齊有轅固生春秋論語亦皆有齊魯之學此其大較也先大夫嘗言漢儒治經最重家法學官所立經生遞傳專門命氏咸自名家三百餘年顯於儒林雖詩分爲四春秋分爲五文字或異訓義固殊要皆各守師法持之弗失甯固而不肯少變斯亦古人之質厚賢於季俗之逐波而靡也喬樅比補緝齊詩佚文佚義於經徵之儀禮大小戴禮記於史徵之班固漢書荀悅漢

紀於諸子百家徵之董仲舒春秋繁露焦贛易林桓寬鹽鐵論荀悅申鑒諸書皆確有證據不遑私臆之見不爲附會之語斷於實事求是而已夫轅生以治詩爲博士諸齊以詩貴顯者皆固之弟子而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最明始昌通五經后蒼事始昌亦兼禮爲博士訖孝宣世禮學后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學宮詩禮師傳既同出自后氏則儀禮及二戴禮記中

當爲齊詩之文矣鄭君本治小戴禮注禮在箋詩之前未得毛傳禮家師說均用齊詩鄭君據以爲解知其所述多本齊詩之義故鄭志答炅模云坊記注以燕燕爲夫人定姜之詩先師亦然先師者謂禮家師說也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班固之從祖伯少受詩於師丹誦說有法故叔皮父子世傳家學漢書地理志引子之營兮及自杜沮漆竝據齊詩之文又云陳俗巫鬼晉俗儉陋其語亦與匡衡說詩合是其驗已荀悅叔父爽師事陳寔寔子紀傳齊詩見陸德明經典釋文後漢書言荀爽嘗著詩傳爽之詩學大邱所授其爲齊學明矣幖同生作詩內外傳荀悅特著於漢紀尤足證荀氏家學皆治齊詩故言之獨詳耳至如公羊氏本齊學治公羊春秋者其於詩皆傅齊猶之穀梁氏爲魯學治穀梁春秋者其於詩亦傅魯也董仲舒通五經

治公羊春秋與齊人胡毋生同業則習齊可知易有孟京卦氣之候詩有翼奉五際之要尚書有夏侯洪範之說春秋有公羊災異之條皆明於象數善推禍福以著天人之應淵源所自同一師承確然無疑孟喜從田王孫受易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喜卽東海孟卿子焦延壽所從問易者是亦齊學也故焦氏易林皆主齊詩說豈僅甲戌己庚達性任情之語與翼氏齊詩言五性六情合亥午相錯敗亂緒業之辭與詩氾麻樞言午亥之際爲莫命合已哉若夫桓寬鹽鐵論以周南之卽兎爲刺義與魯韓毛迥異以邶風之鳴雁爲推文與魯韓毛竝殊又其顯然易見者耳

夫以二千餘年湮沒無傳之絕學墜緒茫茫苟能獲其單詞隻義已不啻吉光片羽良可寶貴況乎沿流溯源尚有涯涘之可尋則雖未足以盡梗概而其佚時時見於他說者猶存什一於千百抑不可謂非幸也喬樅敬承先訓成齊詩遺說攷四卷爰識大畧以就正博聞君子惟匡其不逮焉時道光二十有二年孟夏初吉福州陳喬樅叙于仙谿金石書院之講堂

齊詩遺說攷目錄
國風卷弟一
周南召南一之一
邶鄘衛一之二
王風至唐風一之三
秦風至豳風一之四
小雅卷弟二
鹿鳴至吉日二之一
鴻雁至巷伯二之二
谷風至何草不黃二之三
大雅卷弟三
文王至文王有聲三之一
生民至召旻三之二
頌卷弟四
周頌四之一
魯頌四之二
商頌四之三

轅固生

史記儒林傳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固問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罷之使刺豕令上初即位復以賢良徵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已九十餘矣固之微也薛人公孫宏亦徵側目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固是之後齊言詩者皆本轅固生諸齊人以詩貴顯皆固之弟子也

喬樅謹案漢書儒林傳云固之子昌邑太傅夏侯最明陸璣毛詩草木疏云公孫宏亦事固固設弟子轅固生傳齊詩傳授東海劇人后蒼然則公孫宏亦固之弟子也又漢書藝文志云詩經齊家二十八卷齊后氏故二十卷齊孫氏故二十七卷齊后氏傳三十九卷齊孫氏傳二十八卷齊雜記十八卷據藝文志言齊轅固爲之傳荀悅漢紀亦言轅固生作詩內外傳是齊詩之有內傳外傳也明德志敘六家祇有后氏孫氏而不及轅生者蓋后氏孫氏而師法

后蒼

漢書儒林傳后蒼字近君東海郯人也事夏侯始昌通五經蒼亦通詩禮爲博士至少府後翼奉蕭望之匡衡

奉爲諫大夫望之前將軍衛丞相皆有傳

孫氏

漢書藝文志齊孫氏故二十七卷齊孫氏傳二十八卷

喬樅謹案孫氏蓍齊詩故傳卷帙至五十五卷之多可謂博而詳矣惜儒林傳不載其人名字遂使不可攷又志載齊雜記十八卷惜亦不著撰人姓名

翼奉

漢書翼奉傳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也與蕭望之匡衡同師事三人經術皆明衡爲後進望之爲前輩而奉悼學不仕好待歷陰陽之占元帝初即位徵諸儒

署數言事宜見天子敬禹奉上封事言臣聞之於師治易
要務在知下之邪正知下之術在於六情十二律而已北
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
用一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譏焉南
方心也惡行廉貞廉貞主之四方之情喜也吉行寬
大己酉主之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
午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也哀
行公正戌丑主之辰未屬陰戌丑屬陽萬物各以類應今
陛下明堂處靜以待物至萬事雖衆何憚而不諭豈況乎

候十二律而御六情於以知下參實亦甚優矣萬不失自
然之道也又曰詩之爲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
興廢觀性以歷觀情以律明主所宜獨用難與二人共也
故曰願諸仁臧諸用露之則不神獨行則自然矣惟幸能
用之學者莫能行是歲關中大水郡國二一飢疫尤甚明
年二月戊午地震七月己酉地復震冬奏事曰臣聞之
天性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爲大
旱甚則有火災惟陛下財察明年夏四月乙未孝武園白
鶴館災奉自以爲中上疏曰臣前上孟陬地震之效曰極
於師曰天地設位縣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
昌親聖人名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要故書州
土建君臣立律歷陳成敗昌見經
陰生陽愁有火災不合明聽求見省臣竊內不自信今
白鶴館以四月乙未時加於卯月宿亢災與前地震同法
臣奉通知道之可信也願仁賜開卒其終始演延問臣

得[illegible]名[illegible]昌名客天地於雲陽汾峰
[illegible]頻數違古制其後貢禹奏定以
[illegible]議皆自奉發之奉昌中郎爲博士詳大夫年老昌壽
終于及孫皆自學在備官
蕭望之
蕭育
蕭咸
蕭由

奇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京師諸儒稱述爲宣帝聞望
之名拜爲謁者累遷至二千石漸益任用以太子太傅拜
前將軍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元帝即位望之與周堪等
勸道上自古制多所欲匡正而中書宦用事宏恭石顯
與車騎將軍高爲表裏譖望之等免爲庶人顯等封敞令
召望之就吏門下士朱雲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有詔加恩
長子伋嗣爲關內侯天子追念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
望之家望之八子至大官者有咸由育字次君昌父任爲
太子舍人拜司隸校尉歷太山太守右扶[illegible]時拜南
郡太守病去官起家復爲光祿大夫秩[illegible]於官

咸字仲爲丞相史舉茂材爲時令遷張掖令農河東太守
所居有迹官至大司農由字子駿舉賢良爲定陶令遷太
原都尉安定太守治郡有聲復爲江夏陳留太守元始中
徵爲大鴻臚

匡衡
匡咸

明當世少雙今爲文學就官京師後進皆欲從衡平原衡
不宜在遠方事下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府梁邱賀問衡對
詩諸大義甚善望之奏衡經學精習說有師道可觀
覽宣帝不甚用儒遣衡歸官而皇太子見衡對私善之元
帝[illegible]即位爲郎中遷博士給事中爲太子少傅數上疏陳
政宜及朝廷有改議傅經以對言多法義建昭三年代韋
九成爲丞相封樂安侯成帝建始三年免終於家子咸亦
明經歷位九卿家世多爲博士者

師丹

康爲郎元帝末爲博士楚始中爲東平王太傅徵入爲光祿大夫遷光祿勳侍中甚見尊重哀帝卽位爲左將軍領尚書事代王莽爲大司馬封高樂侯月餘徙爲大司空時傅太后要上必欲稱尊號郎中令泠褒黃門郎段猶等復奏言宜爲其皇立廟京師上下其議有司皆以爲宜如褒猶言丹議獨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禹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定陶共王號謚已前定不得復改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其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

聖德承遠爲其王立後奉承祭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 上大宗承宗廟爲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其王尊號宜稱尊皇帝太后稱尊皇后 上意遂築兒丹尚書令唐林上疏言丹經爲世儒宗德行純厚宜復爵邑使奉朝請平帝卽位邑增邑卽卒鄉侯封丹爲義陽侯

案齊詩傳自后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漢興言詩學並魯申培如定寢廟之自失兄卻其意乃自酌酒屢祭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信從女稟學勿畏也後援爲將軍封侯而勃年十二能誦詩書嘗候援兄況辭言嫻雅援奇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嘗待以舊恩及援遇讒惟勃能終焉

喬樅謹案漢書儒林傳云匡衡授潁川滿昌君都人情之至雖附之經可也

滿昌

張邯

皮容

漢書儒林傳匡衡授琅琊師丹伏理斿君潁川滿昌君都爲齊事理高密太傅家世傳業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滿昌授九江張邯琅琊皮容皆至大官徒衆尤盛

班伯

漢書敘傳班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宜勸進輔政成就王氏伯不從鳳復白伯宜爲定陶共王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召見宴昵殿誦說有法拜爲中常侍遷奉車都尉

太守都中稱神明歲餘徵爲侍中光祿大夫禁內之會伯言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迺明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卒年三十八朝廷咨惜焉

馬援

案觀漢記馬援字文淵扶風人受齊詩師事潁川滿昌朱勃年十二能誦詩書嘗候援兄況辭言嫻雅援奇而勃之自失兄卻其意乃自酌酒屢祭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信從女稟學勿畏也後援爲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嘗待以舊恩及援遇讒惟勃能終焉

喬樅謹案漢書儒林傳云匡衡授潁川滿昌君都觀

記作蒲昌疑是字誤後漢書馬援傳言援少有大志
嘗愛齊詩意不能守章句又喜懷後漢書注引續漢
書云朱勃能說韓詩

伏理

伏湛

伏隆後漢書本傳隆字伯文章懷太子注引東觀漢記隆作盛字伯明

伏晨

伏無忌

後漢書伏湛傳湛字惠公琅琊東武人九世祖勝所謂濟南伏生者也父理爲當世名儒昌詩授成帝爲高密太傅

齊詩遺說攷 微錄

別自名學湛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成帝時昌坐任爲博士弟子更始立以爲平原太守時倉卒兵起天下驚擾而湛獨晏然教授不廢光武卽位知湛名儒舊臣欲令幹任內職徵拜尚書使定舊制帝昌湛才堪宰相拜爲司直行大司徒事建武三年爲大司徒封陽都侯二子隆翕嗣爵卒子光嗣卒子晨嗣晨謙儉博愛好學尤篤卒子無忌嗣亦傳家學博物多識順帝時爲侍中屯騎校尉永和元年詔無忌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元嘉中桓帝復詔無忌與黃景共撰漢記又自采集古今列奏事要號曰伏侯注卒子質嗣官至大司農伏生已

後世傳經學清靜無競故東州儒

傳隆字伯文

儒業立名建武二年親接之時張步

自擁强兵據有齊地拜隆爲太中大夫持節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國拜光祿大夫使於步隆招懷綏輯多來降附帝嘉其功比之酈生卽拜隆爲東萊太守而劉永亦復遣使立步爲齊王步貪王爵欲留隆與共守二州隆不聽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水封隆道開使上書帝得隆奏召欲流涕以示之曰隆可謂有蘇武之節恨不且許而遠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詔隆中弟咸收隆喪以子瑗爲郎中

齊詩遺說攷 微錄

伏黯

後漢書儒林傳伏黯字叔齊司徒湛之兄子也黯字稚文曰明經試 以章句作解說爲 郎位至光祿勳無子曰恭爲後黯性 與所舉孝廉 多傳顯學 以任爲郎建武四年除劇令視事十三年以見政公廉聞青州舉爲尤異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遷常山太守敦修學校教授不輟由是北州多爲伏氏學永平四年帝臨辟雍拜恭爲司空儒者以爲榮初光熙章句繁多減浮辭定爲二十萬言建初二年冬肅宗行鄉飲禮以黯爲三老

年九十卒子詩宣至東部太守

喬樅謹案陸璣詩疏誡齊詩授受源流自轅固生至翼氏師伏之學者與漢書儒林傳同又云其後伏黯傅理家學故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勳以授嗣子泰泰以贊任爲郎永平中拜司空薦辦定章句定爲二十萬言年九十而卒子匡爲部任未廣漢景鸞皆以明習齊詩教授著述而卒陸德明詩序錄注稱陸璣字元恪吳郡人吳太子中庶子烏程令陸氏在范蔚宗前去漢甚近其言實與漢書儒林傳相表裏釋文序錄大段本之伏黯以下則序錄所未詳

也

任末

後漢書儒林傳任末字叔本蜀郡繁人也少習齊詩遊京師教授十餘年爲郡功曹辭以病免後弊師喪於道物故臨命收兄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所問有知動靡不慙如其無知得土而已造從之

景鸞

後漢書儒林傳景鸞字漢伯廣漢梓潼人也少隨師學經涉七州之地能講齊詩施氏易兼綜河洛口作易說及詩解文句兼取河洛以類相從名爲交集又於風角雜書列

其占驗作與道一篇凡所著述五十餘萬言數上書陳救災變之術州郡辟命不就以壽終

喬樅謹案翼氏言齊詩五際之要與易陰陽春秋災異並論又齊風角占候諸書漢伯所理齊詩蓋劉氏之學也

陳紀

後漢書陳紀傳紀字元方自至德稱兄弟孝養閨門廱和後進之士皆推慕其風及遭黨錮發憤著書數萬言號曰陳子禁禁解四府辟命無所屈就遭父憂每哀至輒歐血絕氣雖衰服已除而積毀消瘠殆將滅性豫州刺史嘉其

嚴即時之郡選書追拜太僕又徵爲尚書令拜大鴻臚年七十一卒於官

經典釋文後漢陳元方亦傳齊詩

喬樅謹案三國志陳羣傳云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也祖父寔父紀叔父諶皆有盛名裴松之注引魏書曰寔德冠當時紀諶重名重於世寔爲太邱長選舉平紀歷位平原相侍中大鴻臚著論數十篇世號子寔之

亡也司空荀爽太僕令韓融並倒總麻執子孫禮據
陸德明敘錄言定子紀傳齊詩則太邱之受業之學
其所習當爲齊詩荀爽師事陳定皆著詩傳後漢書
載爽對策語有謂之師曰火生於木木盛於火在地
爲火在天爲日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云云
卽本翼氏齊詩之義是爽治齊詩之學無疑又裴松
之三國志注引先賢行狀曰烈以潁川陳寔爲師二
子爲友時潁川荀慈明賈偉節李元禮韓元長皆就
陳君學然則王烈賈彪李膺韓融等之皆習齊詩又
可知矣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齊詩國風一

喬樅謹案史記儒林傳轅固生齊人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自是之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諸齊人以詩貴顯皆固之弟子也漢書藝文志詩經齊家二十八卷齊后氏故二十卷齊孫氏傳二十七卷齊后氏傳三十九卷齊孫氏傳二十卷齊雜記十八卷又云齊轅固爲之傳荀悅漢紀亦言轅固生作詩內外傳志敘六家稱有后氏孫氏而不及轅固者據漢書儒林傳固傳夏侯始昌始昌傳后蒼則后氏故傳卽本諸轅固也后氏故二十卷而后氏傳至三十九卷蓋合內外傳言之歟

詩含神霧曰孔子曰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戶也藝文類聚五十六北堂書鈔一百二〇太平御覽六百九

案詩緯多齊詩說觀漢書翼奉傳稱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孟康引詩內傳與汜歷樞推度災合是其明證

喬樅謹案詩緯隋書經籍志題魏博士宋均注十八卷阮孝緒七錄云十卷篇目曰推度災曰汜歷樞曰含神霧曰孔子曰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戶也藝文類聚五十六北堂書鈔一百二〇太平御覽六百九

案詩緯多齊詩說觀漢書翼奉傳稱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孟康引詩內傳與汜歷樞推度災合是其明證

補又曰詩三百五篇詩譜序正義詩者持也禮記內則正義在於敦厚之教自持其心諷刺之道可以扶持邦家者也成伯璵毛詩指說○凡喬樅所增緝者加補字別識之下倣此

補又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辠聞之者足以戒治世之音溫以雅其政平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詩道然也說郛

補春秋說題辭曰詩者天地之精星辰之度人心之操也在事爲詩未發爲謀恬淡爲心思慮爲志故詩之爲言志也太平御覽學部三

喬樅謹案鄭君六藝論引春秋緯演孔圖云詩含五際六情與翼奉說及詩汜歷樞合是漢世緯學皆用齊詩之驗

補樂動聲儀曰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厭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李善注云樂動聲儀文王褒四子講德論稱傳曰文選

云與匡衡說齊詩合

樂稽耀嘉曰先王之恵澤在民民樂而歌之以爲詩說而化之以爲俗說邪

歌所用故得稱之也

漢書藝文志書曰詩言志哥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哥詠之詩詠其聲謂之哥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攷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

案班固言孔子純取周詩則不以國風二雅兼有周

以前作也

喬樅謹案班固漢書多用齊詩如地理志引子之篤兮及自杜泄溱洧皆據齊詩之文因之從祖班伯受齊詩於師丹蓋得其家學也孔穎達詩譜序正義曰毛詩有三百十一篇而史記漢書云三百五篇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也樂緯動聲儀詩緯含神霧尚書璇璣鈐皆云三百五篇者漢世毛學不行三家不見詩序不知六篇亡佚謂其唯有三百五篇識緯皆漢世所作故言三百五耳六藝論云孔子錄周衰之歌及衆國賢聖之遺風自文王創基至於魯僖凡取三百五篇合爲國風雅頌周詩是孔子所錄商頌則篇數先定論錄獨舉周代數篇兼取商詩而云合爲國風雅頌者以商頌亦周歌所用故得稱之也

又曰傅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曰爲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昌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昌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

周南召南

喬樅謹案詩譜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

今爲右扶風美陽縣馬瑞辰曰周召分陝而詩各繫以南者南蓋商世諸侯之國名也逸周書史記解昔有南氏有二龍貫臣力鈞勢敵競進爭權下爭朋黨君弗能禁南氏以分是爲古二南分國之由周召二公分陝蓋分理古二南國之地故周召各繫以南編疑樂記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文王相連所謂南國當即二南之謂疆理南國使二公分治之其屬周公者爲周南屬召公者爲召南故下即繼以左周右召周召皆爲采邑不得名爲國風故編詩必繫以南國之

舊名也呂氏春秋音初篇塗山女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周公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高誘注南音南方南國之音證以南爲古國名故於南方下更繫以南國也云南音者證猶商人識之謂之商齊人識之詞之齊皆繫以國名也云周召取風者蓋二公分治南國之地因取南國之音以爲風猶衛之兼有邶鄘因取邶鄘之音以爲風也

焦氏易林大過之頤周南召南聖人所在德義流行民悅以喜

喬樅謹案焦氏易林皆齊詩說如小畜之小過曰關雎淑女配我君子少姜在門君子嘉喜姤之无妄曰關雎淑女賢妃聖偶與匡衡說齊詩及推度災言關雎有原蠶得賢妃正八嬪合其證一也謙之小過曰采薇出車魚麗思初上下促急君子懷憂與漢書匈奴傳詩人作刺說合其證二也萃之蒙曰家伯爲政病我下土與古今人表太宰家伯謂作非是伯譌合其證三也訟之大有曰尹氏伯奇父子分離無罪被辜長舌所爲與馮奉世傳贊以小弁爲伯奇之詩合其證四也頤之漸曰姬與姜望

漢書匡衡上疏曰臣竊攷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聖賢之化深故篤於行而施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好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大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

案漢書儒林傳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

又曰臣聞家室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性情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禍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

乎相內故聖人必慎后妃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德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

喬樅謹案匡衡受齊詩於后蒼則此言聞之師者是后氏詩說也

通儀禮鄉飲酒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鄭注周南召南國風篇也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關雎言后妃之德葛覃言后妃之職卷耳言后妃不以卑賤之故憂其志鵲巢言夫人之德鳲鳩之化采蘩言不失職采蘋言卿大夫之妻能修其法度皆太王王季之時其地在岐山之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而行周南之教以受命大雅云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謂此也其始一國耳文王作邑於豐以故地爲卿士之采地乃分爲二國周周公所食也召召公所食也於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德化被於南土是以其詩有仁賢之風者鬣之召南馮有聖人之風者鬣之周南馮夫婦之道生民之本王政之端此六篇者其教之原也故國君與其臣下及四方之賓燕用之合樂也鄉

樂者風也小雅爲諸侯之樂大雅頌爲天子之樂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也燕合鄉樂禮輕者可以遜下也春秋傳曰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然則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其笙閒之鬳未聞（燕禮注同）

喬樅謹案漢書藝文志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乾孝宣世后蒼最明戴德戴勝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儒林傳云蒼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經典釋文敘錄云禮古經五十六篇蒼傳

十七篇鄭君本治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於義長者順焉后氏爲蠶生再傳弟子儀禮與齊詩並出自后氏禮家師說均用齊詩鄭君注禮在箋詩之前未得毛傳故於笙閒之篇未聞知其所稱之言曰召穆公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杜預注以爲周公作之召公歌之耳

補 易林小畜之小過關雎淑女配我君子少姜在門君子嘉喜

喬樅謹案關雎乃后妃爲文王求嬪故鄭君儀禮注以爲言后妃之德此據齊詩爲說也余友張教授冤云詩推廢災曰關雎有原冀得賢妃正八嬪○案均注八嬪正於內則可以化四方矣太平一百四十五皇親部

喬樅謹案八嬪趙在翰云八當作九字之訛也周禮九嬪屬天官嬪婦之美稱也賢則稱其職矣喬樅謂趙說非是古者天子諸侯一娶九女一爲適妻餘皆爲嬪孟子引詩刑於寡妻趙岐注云言文王正已適妻則八妾從八妾即此所謂八嬪是也

補 春秋說題辭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案均曰應門聽政之處也言不以政事爲務則有宣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修應門之政者也

喬樅謹案鄭君儀禮注云關雎言后妃之德房中之樂歌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即此所謂

子嘉喜

喬樅謹案關雎乃后妃爲文王求嬪故鄭君儀禮注以爲言后妃之德此據齊詩爲說也余友張教授冤云詩推廢災曰關雎有原冀得賢妃正八嬪故鄭君儀禮注云關雎言后妃之德房中之樂歌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即此所謂

補 易林小畜之小過關雎淑女配我君子少姜在門君子嘉喜

喬樅謹案關雎乃后妃爲文王求嬪故鄭君儀禮注以爲言后妃之德此據齊詩爲說也余友張教授冤云詩推廢災曰關雎有原冀得賢妃正八嬪○案均注八嬪正於內則可以化四方矣太平一百四十五皇親部

喬樅謹案八嬪趙在翰云八當作九字之訛也周禮九嬪屬天官嬪婦之美稱也賢則稱其職矣喬樅謂趙說非是古者天子諸侯一娶九女一爲適妻餘皆爲嬪孟子引詩刑於寡妻趙岐注云言文王正已適妻則八妾從八妾即此所謂八嬪是也

補 春秋說題辭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案均曰應門聽政之處也言不以政事爲務則有宣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修應門之政者也

喬樅謹案履之頤作雎鳩淑女聖賢配耦宜家受福吉善長久文與此小異

補 又晉之同人貢鳥雎鳩執一無尤寢門治理君子悅

補 漢書外戚傳易基乾坤詩首關雎夫婦之際人道之

大倫也

補班固離騷序關雎哀周道而不傷

喬樅謹案孟堅此言即本論語哀而不傷爲說漢與論語有魯齊之學齊人所傳其章句頗多於魯云

補班昭女誡曰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天地之宏義人倫之大節也是以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

喬樅謹案曹大家言關雎與匡衡義同蓋用齊詩說傅其從祖班伯之學也

後漢書郎顗拜章曰夫敬者必於儉約振薄無如敦厚安上理人莫善於禮修道遵約蓋惟上興草文變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關雎政本本立道生風行草從澄其源者流清涸其本者末濁

喬樅謹案范史不言郎顗爲治何詩然觀其所稱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

喬樅謹案此言致其貞淑不貳其操與易林晉之同人云貞鳥雎鳩執一無尤義同觀此則焦氏之多與禮相比附如稚圭上疏以禮解詩稚光拜章用齊詩益昭然無疑矣

補班固西都賦窈窕繁華陰里蓋乃天性且詩初篇實首關雎禮始冠婚先正夫婦

喬樅謹案荀爽此說是據齊詩爽嘗師事陳寔寔子紀傳齊詩則太邱家學爲齊詩碻有明證荀爽之學太邱所授則其治詩亦皆爲齊可知也觀其對策所稱聞之師曰火生於木木盛於火在地爲火在天爲日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即本翼氏之義尤足驗其所習之爲齊詩後漢書本傳言爽著詩傳而隋書經籍志不著錄蓋亡佚久矣又據周生作詩內外傳荀悅漢紀特著於篇亦可證荀氏家學皆治齊詩故言之獨詳也

窈窕淑女君子好仇

漢書匡衡上疏曰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

喬樅謹案此言致其貞淑不貳其操與易林晉之同人云貞鳥雎鳩執一無尤義同觀此則焦氏之

補班固西都賦窈窕繁華

補禮記緇衣詩云君子好仇○鄭注仇匹也
喬樅謹案禮大小戴氏之學皆傳自后蒼蒼治齊
詩以通詩禮爲博士見漢書儒林傳攷鄭君六藝
論云案漢書藝文志儒林傳言傳禮十三家唯高
堂生及五傳弟子名在也禮記正義引熊氏曰高
堂生蕭奮孟卿后蒼及戴德戴聖爲五也六藝論
又云今禮行於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戴德傳禮
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
此禮記是也詩禮淵源既同一師則二戴禮記中
凡所引詩皆當爲齊詩之文矣鄭君此注與詩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補桓寬鹽鐵論執務篇詩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有求
如關雎好德如河廣何不濟不得之有
喬樅謹案桓次公鹽鐵論皆用齊詩如以兎罝爲
刺義與魯韓毛顯異以鳴雁爲鴈文與魯韓毛並
殊以出車爲周宣王詩與班固匈奴傳合是其證
也

葛覃

補儀禮鄉飲酒鄭注葛覃言后妃之職

為絺為綌

補易林兌之謙葛生行蔓絺綌爲願
服之無射

補禮記緇衣葛覃曰服之無射○鄭注射厭也言已願
采葛以爲君子之衣令君子服之無厭言不虛也
喬樅謹案射毛詩作斁三家今文皆作射鄭君此
注亦與詩箋義異

卷耳

補儀禮鄉飲酒鄭注卷耳言后妃之志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

補易林鼎之乾傾筐卷耳憂不能傷
我馬虺隤

補易林乾之萃元黃虺隤行者勞疲役夫憔悴踰時不
歸（師之臨震之艮文同）
我姑酌彼金罍

補漢書文三王傳梁孝王有罍尊○鄭氏曰上蓋刻爲
雲雷之象
喬樅謹案說文云櫑酒器日酒尊刻木作雲雷象象
施不窮也從木雷聲罍或從缶蠡櫑或從皿靁

箱文檃鄭氏此說是據齊詩之義食貨志注引鄭
氏稱詩蓁有梅作蓁與魯韓毛文異知其據齊詩
也應劭漢書音義引詩說彼金璫以爲蓍雲雷之
象以金飾之與刻木義微異疑劭蓋從齊詩之說

我馬元黃見前易林乾之萃

樛木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班固幽通賦葛藟縈於樛木兮詠南風以爲綏○曹大

家曰詩周南國風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
履綏之此是安樂之象也文選李善注引

喬樅謹案樛木韓詩作枓纍之魯詩作藥則曹大
家所引之爲齊詩信而有徵矣

葛藟縈之

儀禮士喪禮鄭注旗讀若詩曰葛藟縈之之縈

喬樅謹案據易林說則桃夭之詩蓋當時實指其
事也張揖云桃夭如爲民間嫁娶之詩大學何由
即指爲實能宜家而可以教國詳易林之語似是
武王娶邑姜事然則大學引之非虛詞矣喬樅攷
說文云枖木少貌詩曰桃之枖枖枖枖巧也一曰女
子笑貌詩曰桃之娟娟許氏兼載三家之詩訓枖
爲木少貌與易林桃夭少華義合是用齊詩之說

後漢書荀爽對策曰配陽施而蠡斯

喬樅謹案爽對策引詩蓋以蠡斯喻羣臣之多也
說文蟲部蠡斯蜙蝑也蜙蝑即螽斯之異文

其作娀者殆魯韓之異字與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
補禮記大學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
家人○鄭注云夭夭蓁蓁美盛貌之子者是子也
兎罝
補易林坤之困兎罝之容不失其恭和謙致樂君子攸
同
喬樅謹案劉向列女傳引詩云肅肅兎罝椓之丁
丁言不忘於道也此云兎罝之容不失其恭即不
忘於道之意是齊詩之解與魯詩義同

公侯干城
公侯腹心
補鹽鐵論備胡篇此兎罝之所刺故小人非公侯干城
腹心也
喬樅謹案此以兎罝爲刺詩者攷左傳郤至說兎
罝詩云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
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爲已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
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扞
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是亦以兎罝爲刺即齊
詩之說所本也馬瑞辰曰按太平御覽引白虎通
汝墳
喬樅謹案鄭交甫逢二女於江漢之濱請其佩珠
事見劉向列仙傳此言二女實珠誤鄭大夫君子無禮自爲作
補又嗟嘻之困二女實珠誤鄭大夫君子無禮自爲作
笑
喬樅謹案鄭交甫逢二女於江漢之濱請其佩珠
事見劉向列仙傳此言二女實珠誤鄭大夫又言
橘柚詩佩反手離汝與魯詩說合是三家義並同
知齊詩亦作不可休息與毛文同
補又頗之既濟漢有游女人不可得
補又嗟嘻之困二女實珠誤鄭大夫君子無禮自爲作
笑
喬樅謹案鄭交甫逢二女於江漢之濱請其佩珠
事見劉向列仙傳此言二女實珠誤鄭大夫又言
橘柚詩佩反手離汝與魯詩說合是三家義並同
或作休思此以意改耳今據易林言喬木无息則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云休息並如字古本皆爾本
補易林萃之漸喬木无息漢女難得橘柚請佩反手離
汝喬本亦作喬神得佩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

補易林兌之噬嗑商循汝水伐樹斬枝過時不遇惄如周飢

喬樅謹案周毛詩作調韓詩作輖皆以與朝音近通假說文輈且也从車舟聲周舟古通用故朝飢又借周與調輖爲之

王室如燬

補尒疋釋言燬火也○郭璞曰詩曰王室如燬齊人語也

喬樅謹案燬韓詩作煨見韓詩外傳及後漢書周

磐傳注引韓詩章句今據景純言燬爲齊人語知齊詩當作王室如燬矣毛詩正義引李巡曰燬一名火孫炎曰方言有輕重故謂燬爲火也臧氏鏞云尒疋釋文及邢疏竝引李巡曰燬一音火與孫炎說合

麟止

補詩含神霧曰麟木之精路史後紀注

麟之角

補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明天下共一主也王者不刳胎不破卵則出於郊德及幽隱不肯斥退賢者在位則至明於興衰武而仁仁而有慮禽獸有埒穽非時張獲則去舊譌作手非今訂正明王動則有義靜則有容乃見喬樅謹案鄭君詩箋云麟角之末有肉象有武而不用與此言武而仁說同是用齊詩之義麟木之精木性仁故麟爲仁獸角端有肉也

召南鵲巢

鄭箋禮鄉飲酒鄭注鵲巢言國君夫人之德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
箋言鵲之性不善為巢而拙於作室家鳩鳩因成事天
而往處焉興者興諸侯之子不善為國而拙於治家國
性如此也乃能以禮正義引詩緯復
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鄭箋易林節之賁鵲巢百兩以成嘉福
維鳲有巢維鳩方之
鄭箋禮鄉飲酒鄭注采蘋詩篇名樂
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鄭箋禮鄉飲酒鄭注采蘋言國君夫人不失職也

維鳲有巢維鳩盈之
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鄭箋禮鄉飲酒鄭注采蘋詩篇名樂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
鄭箋禮記射義采蘋樂循法也○鄭注采蘋詩篇名樂循
法者謂采蘋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循澗以采蘋喻循
法度以成君事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
喬樅謹案此與毛叙義同
于以采蘋在彼行潦
喬樅謹案毛詩篇次草蟲在采蘋前王氏困學紀
聞引曹粹中詩說以為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今
據儀禮合樂歌周南則關雎葛覃卷耳三篇同奏
歌召南則鵲巢采蘩采蘋三篇同奏是知古詩篇
次原以采蘋在草蟲之前三家次第容與毛異曹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
鄭箋禮記射義采蘋樂循法也○鄭注采蘋詩篇名樂循
法者謂采蘋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循澗以采蘋喻循
法度以成君事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
喬樅謹案此與毛叙義同
惟筐及筥
惟錡及釜
鄭箋易林困之隨筐筥錡釜
草蟲

憂心惙惙

補易林需之小過憂心惙惙

甘棠

補樂動聲儀曰召公賢者也明不能察聖人分職常戰慄恐懼故舍於樹下而聽斷焉勞身苦體然後乃與聖人齊是周南無美而召南有之初學記人事部

補易林師之蠱甘棠聽斷怡然蒙恩

補又復之異甘棠之人解我憂凶

補盬鐵論授時篇古者春省耕以補不足秋省斂以助不給民勤於財則貢賦省民勤於力則功業牢案業牢二字當

齊詩遺說攷 卷一 二十九年傳為民愛力不奪須臾是築罕之誘教棠壯云民勤於力則功業罕可證也

故召伯聽斷於甘棠之下為妨農業之務也

喬樅謹案說苑引魯詩傳以為召公述職當蠶桑之時不欲變民事故舍於甘棠之下而聽斷桓寬用齊詩亦與劉向說苑合是魯齊說同

補漢書古今人表召公周同姓

補漢書高惠文功臣表至其沒也世主歎其功無民而不思所息之樹且猶不伐況其廟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師古曰謂甘棠之詩是也

喬樅謹案禮記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陛德明云今涿郡薊縣是也巳燕國之都案漢書高帝始封黥布為淮南王都六縣六縣皆屬淮南國高帝之後封劉者皆封王子孫二字不能明也而皇甫謐以召公為文王之子記傳無所出喬樅攷白虎通王者不臣篇引詩文武受命召公維翰以召公為文王子與此出魯詩也孟堅此表序燕齊並稱明不以召公為文王子是據齊詩之說

行露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補易林未濟之損厭浥晨夜道多湛露濕衣濡袖重難

齊詩遺說攷 卷一 二十四

室家不足

以步

室家不足

補易林坤之屯室家不足

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補易林大壯之姤婚禮不明男女失常行露反言出爭我訟

補又无妄之剝行露之訟貞女不行

羔羊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迤委迤

補大家鍼縷賦退透迤以補過似素絲之羔羊古文苑二

喬樅謹案毛詩委蛇釋文云韓詩作逶迤今據曹大家賦是齊韓文同

羔羊之羣

補易林謙之離羔羊皮羣君子朝服輔政扶德以合萬國（離之復同）

喬樅謹案晉之臨首句作羔羊皮弁末句作以合萬福

素絲五緎

補孟康漢書音義緎八十縷也（王莽傳注）

喬樅謹案孟康注五際稱詩內傳語出齊詩則此

無可徵經義述聞云三五在東即下章言惟參與亦用齊詩故傳可知也緎緎總字同周官掌客注曰十貉曰總釋文云總本作緎說文稱下云布之八十縷爲緎緎是總總何爲者釋文云字注曰入昴宿則復爲星據此則漢以前相傳昴宿亦作總西京雜記曰倍紀曰緎謂八十綵也儀禮五星故有降精爲五老之說其參之三星則史記天官書已明著之昴參相距不遠故得俱見東方注布八十縷爲升買疏云今亦謂之宗宗卽緎也若心噣相距甚遠心在東則噣在西不得言三五史記孝景本紀漢書王莽傳有七緎布十緎布字並作緎然則毛詩五總齊詩殆作五緎與

在東夾三五舉其數也參昴著其名也其實一而已矣古人名星多少之數或與今異如伐三星而考工記曰熊旗六斿以象伐則合參之三星爲六營室二星而考工記曰龜旐四斿以象營室則合

匏有苦

喬樅謹案漢書食貨志注師古引鄭氏云茭瓠葉有苦之瓠茭零落也攷趙岐孟子章句及鄭丁公

東璧二星爲四此古多於今也參七星而詩以爲
三星柳七星而詩以爲五星元命包以爲六星此
古少於今也[illegible]
擇竹而仕引詩風夜在公實命不同云云齊隨
筆以此詩是詠使者適風夜征行不敢慢君命
之意白帖引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大奉使類亦用
韓說與毛詩義異今詳易林云旁多小星三五在
東與文選魏文帝雜詩注昌向以喻彼小星喻小
人在朝同意又云早夜晨行勞苦無功與白帖以
肅肅宵征爲奉使行役同解然則知齊詩之義亦

同於韓矣

江有汜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補易林明夷之噬嗑江水沱汜思附君子仲氏爰歸不
我肯顧姪娣恨悔遯之巽同

補又北之漸南國少子才畧美好求我長女賤薄不與
反得醜惡後乃大悔泰之震漸之巽同

喬樅謹案江有汜詩毛敘以爲美媵也勤而無怨
嫡能悔過也今詳易林之語則知南國本求婚長
女而女家不與但以仲女往媵之故明夷之噬嗑
女而女家不與但以仲女往媵之故明夷之噬嗑

何彼襛矣

喬樅謹案毛詩何彼襛矣釋文引韓詩作哀哉孳孳
今文襛字古文之假借三家皆今文則字當作哀
爲正

易不屑旄王姬之車

補易林艮之困王姬歸齊懶其所欲以安邦國

補荀悅申鑒時事二荀主之制非古也蓋降二敖臨厎
之興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踐監乘
易違天以婦後夫違人違天不祥違人不義

喬樅謹案振羽悅說與彭林同則齊詩之解亦以爲王姬下嫁於齊也悅叔父荷爽於延熹九年對策陳便宜以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失陽唱之義宜改尚主之制今悅復以爲言皆本齊詩說

騶虞

禮記射義騶虞樂官備也○鄭注騶虞詩篇名樂官備者謂騶虞曰壹發五豝喻得賢者衆多也于嗟乎騶虞嘆仁人也

彼茁者葭一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禮記射義騶虞也○鄭注騶虞詩篇名樂官備也

周禮鄉射禮樂正命大師曰奏騶虞間若一乃奏騶虞以射○鄭注騶虞國風名南之詩篇也其詩有一發五豝五豝猶于嗟乎騶虞之言樂得賢者衆多嘆思至仁之人以充其官

喬樅謹案鄭君禮注兩釋騶虞詩義並與詩箋說異蓋皆據齊爲解

鄉射記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

喬樅謹案晉書樂志言魏武平荊州獲漢雅樂郎杜夔能識舊法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滅氏琳以爲漢樂志有雅歌詩四篇卽此四曲也

易林坤之小畜五範四軌優得饒有陳力悅喜

易文坤之履四足無角君子所服南征述職以惠我國

喬樅謹案焦氏陳力就列之語與禮記言騶虞樂官備也義合

班固東都賦制同乎梁騶○又曰歷騶虞

喬樅謹案後漢書班固傳章懷太子注引薛君韓詩傳曰古有梁鄒者天子之田也攷漢書地理志濟南郡有梁鄒惠氏棟補注云在今鄒平縣四十里孫家領是依義則此鄒應爲騶字喬樅謂舊支攷迹王之迹既違地名又數改易是以梁騶爲地名載之漢志知齊詩亦解梁騶爲天子之田與薛君韓詩說同賈子新書云騶者文王之囿也虞天子掌鳥獸官也周官疏引韓魯詩說騶虞天子與賈誼解合東都賦制同梁騶之語明亦以騶爲文王之囿尚書大傳云文王四于羑里散宜生之

於陵氏取怪獸尾倍其身名曰駭虙獻之祠以免文王然則囿之名駭殆以此歟

一發五豵

喬樅謹案鄭君詩箋云豕生三曰豵與毛詩一歲曰豵義異禮注引詩一發五豝五豵未詳訓義說文釋豝云牝豕也此稱毛詩說又云二歲能相把拏也此稱三家詩說汜麻楙以彼苗者葭一發五豝豝爲草短獸肥之候是齊詩不以豝爲牝豕名則知豵亦爲獸一歲之通稱也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齊詩國風二

邶鄘衛

詩含神霧曰邶鄘衛王鄭此五國者千里之城處州之中名曰地軸（太平御覽一百五十七州郡部三）

案城字疑域之誤州上疑脫九字

詩推度災曰邶結蝓之宿鄘天漢之宿衛天宿斗衡○宋均注結蝓之宿謂營室星天漢之宿謂天津也（乙巳占）

喬樅謹案丹鉛總錄五引作邶國結蝓之宿營室及鄘消邑鄘地而邶詩曰土國城漕泉水衛地之精趙在翰曰結宜作蛞本草蛞蝓曷本圖經云即蝸牛也頭有四角廣雅云蝸牛蝓蝓也蛞蝓四角蓋營室之精

補春秋元命包曰王者封國上應列宿之位其餘小國不中星辰者以爲附庸庸者通也宮小德微附於大國以通若畢星之有附耳然故謂之附庸（禮記正義○公羊隱元年疏）

補春秋感精符曰地爲山川山川之精上爲星辰各應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焼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遷邶鄘之民于雒邑故邶鄘衛之詩相與同風邶詩曰在浚之下鄘曰在浚之郊邶又曰亦流于淇河水洋洋鄘曰送我淇上在彼中河衛曰瞻彼淇奧河水洋洋故吳公子札聘魯觀周樂聞邶鄘衛之歌曰美哉淵乎吾聞康叔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

喬樅謹案志以詩風邶鄘衛合言則邶鄘與衛不分爲三篇也馬瑞辰曰詩邶鄘衛所詠皆衛事不及邶鄘消邑鄘地而邶詩曰土國城漕泉水衛地而邶詩曰匪直也人秉彼虆梩二句而稱爲衛詩吳季子觀樂爲之歌邶鄘衛季子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則古蓋合邶鄘衛爲一篇至毛公以此詩之篇獨多始分邶鄘爲三故漢志魯齊韓詩皆二十八卷惟毛詩故訓傳分邶鄘衛爲三卷始爲三十卷耳

又曰衛地營室東壁之分野也今之東郡及魏郡黎陽河內之野王朝歌皆衛分也衛凡四十世九百年最後絕故獨爲分野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

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

又曰河內郡朝歌紂所都周武王弟康叔所封更名衛

邶栢舟

汎彼栢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殷憂

補易林屯之乾汎汎栢舟流行不休耿耿寤寐心懷大憂仁不達時復隱窮居（咸之大過同）

喬樅謹案毛詩如有隱憂韓詩作殷憂見李善文選注又高誘淮南注王逸楚詞注引詩並作殷憂高與王皆用魯詩是魯韓文同今據易林云心懷大憂與王逸以殷憂爲大憂說合足證齊詩之文

亦作殷憂也此詩魯家以爲衛寡夫人所作毛叙以爲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二說迥異今詳易林仁不達時復隱窮居云云與毛叙語合則是齊詩之說與毛同義矣

威儀遬遬不可選也

補禮記孔子閒居威儀遬遬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鄭注遬遬安和之貌也

喬樅謹案毛詩威儀棣棣釋文云本或作遬遬遬遬棣宇通左氏襄三十一年傳引詩威儀棣棣釋文云棣本作遬漢書韋元成傳棣棣其則師古注引詩作遬遬云閑習之貌是其驗也選字後漢書朱穆傳注引作算段氏玉裁詩經小學云選皆算字之假借論語何足算也漢書公孫賀等傳贊亦假用選字

遬慇既多

補漢書叙傳遬閔既多是用廢黜

喬樅謹案毛詩靚閔釋文云本或作遬王逸楚詞注引詩亦作遬是魯齊文同閔當作慇此哀時命注引詩亦作遬是魯齊文同閔當作慇此叙與幽通賦皆用齊詩也

補班固幽通賦考遬慇以行謠○曹大家曰言遭亂猶之語皆傷賢者之不遇與易林說同

行謠憂思意欲敢亂也

喬樅謹案據孟堅言遬慇廢黜及患姬遭亂憂思

綠衣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

補易林觀之竟黃裏綠衣君服不宜淪淪毀常失其寵

光

同

喬樅謹案毛叙云綠衣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據易林說則齊詩之義亦與毛

燕燕

補禮記坊記鄭注此衛夫人定姜之詩也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補易林恒之坤燕雀衰老悲鳴入海憂在不飾差池其羽頡頏上下在位獨處

補又萃之賁泣涕長訣我心不快遠送衛野歸寧無子喬樵謹案此詩毛敘云莊姜送歸妾也魯詩以爲定姜歸其婦送之而作今據易林燕雀衰老及歸寧無子之語與列女傳合則以爲定姜送婦作詩

者齊亦與魯同說也

頡之頏之見上易林恒之坤

佇立以泣

補易林師之升佇立以泣事無成功

下上其音見上易林恒之坤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

補易林師之震仲氏任只

補漢書敘傳塞淵其德

淑慎其身

漢書敘傳淑慎其身

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補禮記坊記詩云先君之思以勗寡人○[illegible]子言成子衍是爲獻公言孝也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詩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人

喬樵謹案毛詩正義言坊記引此詩注以爲夫人定姜之詩不同者鄭志答炅模云爲記注時就盧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既古書義又宜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故二戴之學傳自后蒼蒼治齊詩故禮記引詩多從齊詩之文至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畧而

行於世即今之禮記是也鄭君亦依盧馬之本而注焉述齊詩

注焉見釋文叙錄是禮記舊說多主齊詩尚義鄭云注記時就盧君又云先師亦然則坊記注是述齊詩之說也禮記釋文云此是魯詩魯字疑齊字之誤蓋此篇魯齊同爲定姜之詩而說彼異義以爲送其婦歸而作詩齊則以爲送婦歸寧爲獻公無禮而作詩義亦與魯互相備魯齊詩久亡侯陸氏蓋據前篇之遺說王氏詩攷以此注攷入魯詩然則王所見釋文本已誤作魯矣

日月

補易林咸之家人凱風無母何恃何怙幼孤弱子爲人所苦

凱風自南

補班固幽通賦飄颻風而蜕兮○曹大家曰南風曰凱風文選注引

喬樅謹案毛詩作凱風凱颻古今字之異廣韵十五海云颻南風也亦作凱

在浚之下

漢書地理志邶詩曰在浚之下

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補大戴禮立孝篇詩云有子七人母氏勞苦于之辭也○盧辨曰七子自責任過之辭

喬樅謹案盧注申毐引有康成譔則孫炎宋均亦以終風爲終日之風也

寧鄭象諸人則所稱述亦多魏晉以前舊說也

匪有苦業

濟有深淺深則砉淺則揭

補易林泰之坤濟深難渡濡我衣裙

補說文水部詩曰深則砉

補玉篇水部水深至心曰砉

擊鼓

補易林家人之同人擊鼓合戰士怯叛亡威令不行敗我成功

喬樅謹案鄭君詩箋言歎其棄約不相親信即焦氏所云威令不行也鄭君蓋用齊義改毛

喬樅謹案說文云砅履石渡水也从水石又重文
濿云砅或从厲聲毛鄭詩故並曰詩之意以
淺水可褰衣而過若水深則必依橋梁乃可過喻
禮義之大防不可犯薛詩洪梁洪厲並稱厲固梁
之屬也邶氏晉涵尒疋正義曰古字假借義相貫
通不得專主一解薛風洪厲無妨橋有厲名至於
深則厲之文當從尒疋不可易也釋文引韓詩云
至心曰厲調之至心卽所云由帶以上是不獨毛
詩義本尒疋卽韓詩亦與尒疋同義也說文解涉
字云徒行厲水也釋文引韓詩云厲水尚當度其淺深別居室可踰越於
來今淮南氾論訓鴈作乾云乾鵲知來而不知往
詩之意以涉水發端見意不必因履石渡水之解而傅
高誘注曰乾鵲鵲也人將有來事憂喜之徵則鳴
禮義乎固以喻見意不必因履石渡水之解而傅
合於橋梁也喬樅謹案說文引詩深則砅此據齊詩
之文重文作濿者魯詩也何以驗之劉向世傳魯
詩楚詞九嘆云櫂舟航以橫濿兮又云橫汨羅以
下濿字直作濿其是本魯詩深則濿之語尒疋以衣
涉水曰厲釋文云本作濿尒疋亦魯詩之學也毛
齊詩以軨爲鵻與魯韓毛之義迥異矣

士如歸妻迨水未汴

陳奐林豫卦水泮將散鴈雁雍雍丁男長女可以會同

喬樅謹案此雁字蓋推之譌

谷風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補禮記坊記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鄭注此詩故親今疏者言人之交當如采葑采菲取一善而已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能如此則德美之音不離合名我願與女同死矣

喬樅謹案此注與詩箋義異鄭君又引論語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是證交友不以小惡而相棄

之意然則此詩齊說殆不以爲棄婦之辭矣

補春秋繁露竹林篇取其一美不盡其失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董仲舒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瑕邱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尤善持論能屈文江公訥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則仲舒治詩自非魯家也韓嬰以治詩孝文時爲博士武帝時嬰與董仲舒論於上前仲舒不能難則仲舒治詩更非韓家也攷儒林傳言齊人胡毋生治公羊春秋爲

學治公羊者其於詩亦稱齊猶之穀梁者其於詩亦主魯也又后蒼爲齊詩蒼嘗師事孟卿世所傳后氏禮疏氏春秋皆出孟卿后蒼傳又言蒼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通詩禮是知史漢書言某人治某經特舉其最明者而言其實未始不兼通五經如始昌爲轅生弟子始昌通五經則轅生之通五經可知董仲舒傳言治春秋而於江公傳云仲舒通五經尤其明驗春秋繁露釋此詩采葑二語爲取其一美不盡其失與禮記注云取一善而已不求備於一人同意足證

其皆用齊詩之義也

補又制度篇詩云朵封朵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喬樅謹案董子此節卽述坊記語而申釋其義也

涇以渭濁

補班固西都賦禮以洪河涇渭之川

我今不閱皇恤我後

補禮記表記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

○鄭注言我尙恐不能自容何暇憂我之後人乎

喬樅謹案禮記釋文云我今毛詩作我躬故曾韓

詩亦作我躬是齊詩之文與彼字異焉

瑞辰曰今對後言躬與今雙聲字故通用襄二十五年左傳引詩我躬不說據杜注曰言今我不能自容何暇念其後乎知杜預所見經文原作我今不說故以今我釋詩我今也

方之舟之

補班固西都賦方舟並駕

凡民有喪扶服救之

補禮記檀弓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

喬樅謹案禮記釋文扶服本又作匍匐救曾詩作扶服見漢書谷永傳齊詩文與魯同其又作匍匐者後人頗毛改之孔子閒居篇作儐爾雅釋訓儐亦改字耳

盬鐵論論儒篇云孌言姓之譌而欲以匍匐以救之故迫亡者趨拯溺者濡語意畧同

反以我爲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

補易林小畜之蠱賈用不售讎困爲害

喬樅謹案崩毛詩作用用庸古通音義並同

式微

漢書地理志東郡黎縣○孟康曰詩黎侯國今黎陽也

○臣瓚曰黎陽在魏郡非黎縣也

喬樅謹案地理志上黨郡壺關注引應劭曰黎山在其南國也今黎亭是又魏郡黎陽晉灼曰黎陽之名取水之陽河水經其東其山上碑云縣取山之名過黎陽縣南以爲名攷水經河水篇云河水東北過黎陽縣南酈道元注云黎侯國也詩式微黎侯寓于衛是也引晉灼說云又孤子河注云又東逕黎縣故城南引孟康曰今黎陽也是指黎陽在魏郡非此黎陽也世謂黎侯城昔黎侯寓於衛詩所謂胡爲乎泥中疑此城也胡亦琪云漢書地理志黎縣屬東郡爲今直隸大名府開州地黎陽屬

魏郡在今河南衛輝府濬縣西濬縣之西卽開州之東二者皆衛地皆以黎侯寓此得名寰宇記謂黎陽縣以黎侯寓衛居之得名是也不得以黎陽爲其本國黎縣爲其寓居胡說良是其上黨壺關之黎國則左傳宣十五年所云赤狄潞氏奪黎氏地者黎與潞逼近並屬上黨郡此乃詩之黎侯本國也

補易林小畜之謙式微式微厥憂禍相絆隔以巖山室家分散歸妹之困同

齊詩遺說攷 卷一 二

巖山室家分散之語

喬樅謹案魏郡黎陽黎山在其南故焦氏有隔以巖山在其南故焦氏有隔以

旄邱

補易林豫之大壯過時不歸雌雄苦悲徘徊外國與叔分離比之隨叔作毋蓋字之譌

何其久也必有似也

補儀禮特牲饋食禮有以也○鄭注以讀如何其久也必有似也之似

喬樅謹案毛詩作以傳云必以有功德也鄭君引作有似蓋齊詩文與毛異今本儀禮注疏似作以盧氏文弨云經義有以釋文云依註音似則注本作似字不誤

簡兮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

補禮記文王世子鄭注羽籥舞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

喬樅謹案樂記注引詩二語文同又周禮注云籥如笛三孔舞者所吹也引此詩爲證

公言錫爵

補易林遯之兌左手執籥公言錫爵

齊詩遺說攷 卷一 二 十六

泉水

亦流于淇

漢書地理志邶詩曰亦流于淇

出宿于濟飲餞于泥

補儀禮士虞禮鄭注餞送行者之酒詩云出宿于濟飲餞于泥

喬樅謹案濟毛詩作沛沛濟字同文選注二十及二十八初學記十八白帖三十四太平御覽四百八十九引詩並作濟禹貢濟河惟兗州浮于濟漯達於濟東流爲濟漢書地理志皆作沛泥毛詩作

禰薛詩作坭泥坭古通尒疋泥邱釋文云本又作
坭可證也鄭注于泥釋文本作于禰音同今注疏本亦作禰考禮反又
載劉昌宗本作泥音同
順毛改宇耳馬瑞辰曰泥卽式微之泥中在漢黎
陽今衛輝府滑縣地與須曹之在滑縣者相近

靜女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傻而不見搔首踟躕

補易林師之同人季姬踟躕結衿待時終日至暮百兩
不來

補又同人之隨季姬踟躕望我城隅終日至暮不見齊
侯居室無憂

喬樅謹案漁之逝皆同惟無末一句又謙之異作
季美躊躇待孟城隅美字是姬之譌

補又大有之隨踟躕躑躅踟躕撫心搔首五晝四夜睹我齊
侯

喬樅謹案左傳言齊桓公有長衛姬少衛姬疑易
林所云季姬卽指少衛姬或氏震云此媵侯迎之
禮諸侯娶而親迎惟嫡夫人耳媵則至乎城下以
侯迎者而後入故詩云俟于城隅易林云結衿待
時終日至暮也列女傳亦載齊桓衛姬事須曰齊
桓衛姬忠款誠信公好淫樂姬爲修身望色請罪

桓公加焉厥使治內立爲夫人今詳焦氏有居室無憂語與列女傳言衛姬信而有行桓公善之立爲夫人使聽內治說合左傳云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蓋美之也然則齊詩之義不以此詩爲刺與毛叙說迥殊矣

補說文人部俊仿佛也詩曰俊而不見

喬樅謹案俊韓毛詩作俊魯詩作俊說文俊下所引是從齊詩故與魯韓毛文異禮記祭義云俊然必有見乎其位孔氏正義引詩云俊而不見今注疏本仍作俊而不見段氏玉裁以爲俊當作俊段

氏說是也俊而不見是齊詩之文必禮記舊說有據齊詩以證祭義者故孔氏沿用其說耳

新臺

補易林歸妹之蠱陰陽隔塞許嫁不荅旄邱新臺悽往歎息晉之无妄同

喬樅謹案據易林說是齊詩以旄邱新臺二詩爲一時事矣

河水泮泮

漢書地理志邶詩曰河水洋洋

案顏師古所據漢書本作河水洋洋師古曰今邶詩無此句盧文弨曰洋洋疑字誤或本作泮字从水芊聲即河水瀰瀰也泮字見廣疋釋邶今亦譌爲洋洋班氏明引邶詩知必非逸句也顧炎武宋本廣雅作泮泮集韵泮字載十九俟盧讀作泮非是今案玉篇水部瀰深也盛也泮亦瀰字集韵四紙瀰瀰洋同字訓水盛皃集韵弥當爲瀰誤脫水旁耳類篇十一中水部瀰或作泮據此數證盧說調泮即瀰良韙但不當引廣雅以亂之耳集韵類篇雖引廣雅陴泮涯也然玉篇廣韵皆無此字王氏廣雅疏證以爲涘字之誤是也且使廣雅作泮其訓爲涯豈可以當詩之瀰

得此讎讎

補說文雔部讎雔麇諸也詩曰得此讎讎言其行讎讎

喬樅謹案毛詩得此戚施魯韓同文魯訓面柔與毛同義韓訓蟾蜍與毛異解說文所稱當據齊詩之文其訓爲麇諸與韓詩合讎讎或施施以音近相轉言其行讎讎者猶云其行施施也

二子乘舟

補漢書古今人表衛太子伋公子壽列上之下

喬樅謹案此詩魯說以爲衛伋傅母作毛叙以爲

國人傷仮壽之死思之而作漢書古今人表蓋據
齊詩採入

庸栢舟
在彼中河
漢書地理志庸詩曰在彼中河
喬樅謹案師古集注云庸字或作鄘攷說文鄘南
夷國謂牧誓之庸蜀也詩邶庸衛當作庸字爲正
牆有茨
鄘易林小過之小畜大椎破轂長舌亂國墻茨之言三
世不安
君子偕老
副笄六珈
齊詩遺說攷 卷一 三
禮記明堂位鄭注副首飾也今之步搖是也詩云副
笄六珈
喬樅謹案司馬彪續漢書輿服志云步搖以黃金
爲山題貫白珠爲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羆
天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
續漢輿服志多本蔡邕專服意之文邕用魯詩是
魯齊說同
桑中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
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補易林師之噬嗑柔唐沫鄉要我桑中失信不會憂思
約帶臨之大過无妄之恒巽之乾同
補又蠱之謙柔唐沫鄉期于桑中上宮長女不得來同
補又艮之解三十无室寄宿桑中失期不會憂思忡忡
使我失期

漢書地理志甫詩曰送我淇上

喬樅謹案水經注云朝歌城本沫邑也詩曰沫之鄉矣武丁遷居之有新聲靡樂號邑朝歌晉灼云朝歌歌不時也朝歌桑中皆在沫邑梁紂之敝化故地理志云衛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

聲色生焉是其聲俗之淫也

鶉之賁賁

鶉之姜姜鶉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補禮記表記詩云鶉之姜姜鶉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爲君○鄭注姜姜賁賁爭鬥惡貌也良善也言我以惡人爲君亦使我惡如大鳥姜姜於上小鳥賁賁於下

喬樅謹案姜姜毛詩作彊彊賁賁毛詩作奔奔鄭箋用韓說以奔奔彊彊爲言其君有常匹行則相隨之貌此表記注義與毛韓不同又高誘呂覽壹行篇注云賁色不純也引此詩爲證誘用魯說其義亦與記注異則此注之爲齊說亦顯然矣

定之方中

補春秋元命包曰營室十星堲陶精類始立紀綱包物爲室（史記索隱引作大官）

喬樅謹案爾雅營室謂之定毛傳亦云定營室也鄭箋以爲定星昏中而正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據開元占經六十一引郗萌云營室二星爲西壁與東壁二星合而爲四其形開方似日故名娵觜之口營室二星春秋緯言十星者中二星爲室繞室三向兩兩而居曰離宮離宮之下二星曰東壁統而言之皆得謂之營室故云十星也

騋牝三千

補易林恒之鼎騋牝龍身日取三千

蜎蠉

補易林蠱之復蜎蠉充側佞人傾惑女謁橫行正道壅塞无妄之井同

喬樅謹案春秋演孔圖云虹蜺者斗之亂精也失度投蜺見態主惑於毀譽又感精符云九女並謁則九虹竝見文耀鉤云白虹貫牛山管仲諫曰無近姬宮君恐失權齊侯大懼退去色黨更立賢輔

宋均注言山君位也虹蜺陰氣也陰氣貫之君惑於妻黨之象也其義與易林釋蠙蝀詩同皆用齊家之說蠙毛詩作蝀

蠙蝀在東莫之敢指

補後漢書郎顗對策曰凡邪氣乘陽則虹蜺在日喬樅謹案韓詩云詩人言蠙蝀在東者邪色乘陽人君淫佚之徵郎顗用齊詩其說亦與韓合是齊韓義同

朝躋于西崇朝其雨

補荀爽易注曰雲上升極則降而爲雨故詩云朝躋于西崇朝其雨喬樅謹案躋毛詩作隮與齊詩文異臧氏鏞云說文躋升也無隮字凡經典隮字俱當作躋周官視祲注云隮虹也引詩云朝隮于西此謂氣升於西見爲虹蜺非卽以隮爲虹名先鄭司農亦云隮者升氣是也

相鼠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補禮記禮運天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存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鄭注相視也遄疾也言鼠之有身體如人而無禮者矣人之無禮可恥賤如鼠不如疾死之愈

于旄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

補易林師之隨干旄旌旗執幟在郊雖有寶珠無路致之豫之中孚履之解解之未濟同

漢書地理志庸詩曰在浚之郊

載馳

補易林比之家人懿公淺愚不深受諫無援失國爲狄所滅聯之師韋之益同

補又噬嗑之訟天蛇巨魚戰於國郊上下隔塞衛侯廬漕

喬樅謹案歸妹之坎作君臣隔塞載公出廬

補樂稽耀嘉曰狄人與衛戰桓公不救於其敗也然後救之○案均注救謂使公子無虧戍之毛詩正義言至于漕見上易林噬嗑之訟

喬樅謹案漕字與毛詩文同魯詩作曹左傳亦皆作曹

大夫跋涉

補禮聘禮鄭注詩傳曰跋道祭也謂祭道路之神春

秋傳曰軷涉山川然則軷出行之名也道路以險阻爲難是以委土爲山伏牲其上使者爲軷祭酒脯祈告也卿大夫處者於是餞之飲酒於其側禮畢乘車轢之而行遂舍於近郊矣其牲太羊可也

喬樅謹案軷涉毛詩作跋涉韓詩文同此所引詩傳齊詩內傳文也以軷爲道祭足補毛韓所未備之義

陟彼阿邱言採其蝱

喬樅易林解之大壺採蝱山頭終安不傾

喬樅謹案爾雅釋草商貝母釋文云商一作蝱淮南氾論訓注引詩言采其商此據魯詩文毛詩作蝱乃商之假借齊詩蝱字即蝱之省文

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瑳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

喬樅禮記大學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瑳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〇鄭注澳隈崖也菉竹猗猗喻美盛貌斐有文章貌也諠忘也

喬樅謹案禮記釋文澳本亦作奧又作噢毛詩字正作奧奧者澳之古文菉毛詩作綠魯詩同作菉竹韓詩作淖魯詩同作竹斐毛詩作匪釋文云本又作斐同韓詩作邠匪邠皆假借字瑳毛詩作磋又作瑽古通尒疋釋訓石謂之磨摩其假借也喧毛作咺韓作宣禮記釋文喧本亦作咺尒疋釋訓作煊釋文云今並作咺字音同諠毛作諼三家之文多與毛異禮記皆據齊詩

漢書地理志衛詩曰瞻彼淇奧

班彪遊居賦瞻淇奧之園林善綠竹之猗猗莪文類聚二十八

喬樅謹案綠當作菉此後人順毛改字也

喬樅又案陸德明經典釋文引草木疏云奧亦水名張華博物志言肥水詷之澳水流入于洪郟道元水經洪水注曰毛言奧隈也鄭亦不以爲津源而張司空專以爲水流入于洪非所究也喬樅攷洪奧禮記引作洪澳是據齊詩之文鄭君注釋澳爲隈崖此用尒雅訓義也元恪草木疏兼採三家詩說以奧爲水名當是齊詩之異義博物志所載亦捃摭漢儒三家詩說酈道元不見齊詩故云非所究也又菉竹猗猗任昉述異記云衛有洪園出竹在洪水之上戴凱之竹譜云畮竹根深耐寒茂

考盤在澗

補漢書敘傳考盤于代○師古曰詩衛風曰考盤在澗

喬樅謹案盤毛詩作槃文選三都賦注引韓詩曰考盤在干干亦與澗通小雅斯干毛傳云干澗也

易鴻漸于干釋文引荀王注並云干山間澗水也是其明證

碩人

衣錦絅衣

補禮記中庸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

喬樅謹案孔氏正義曰詩本文云衣錦絅衣此云尚絅者斷絕詩文也絅釋文云本又作褧衣是毛詩亦作絅字士昏攷列女傳引詩衣錦絅衣是魯詩亦作絅字士昏禮被頳頳與絅同尚書太傳衣錦尚褧褧即頳字非無據道元據時所見以今疑古非通識也

也馬瑞辰曰裘綢縠皆緣之段借說文緣衣純也引詩衣錦緣衣又云褻緣衣蓋以緣爲衣取其在塗敝塵則曰褻褻之言明也外敝塵使衣鮮明也與齊之有明衣取義正同士昏禮姆加景注云景之制蓋如明衣是也

補鹽鐵論散不足篇古者男女之際尚矣嫁娶之服未之以記及虞夏之後蓋表布內綵骨笄象珥封君夫人加錦倘褻而已

河水洋洋

漢書地理志衛詩曰河水洋洋

補易林豫之家人夫婦相背和氣弗處陰陽俱否莊姜無子

喬樅謹案此詩齊家以爲齊女傅姆所作是賦於莊姜始至之時毛敘則云莊姜賢而不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其說互異今詳易林語意知齊家亦以碩人詩爲閔莊姜無子與毛說同

氓

補易林蒙之困說伯以婚抱布自媒棄禮急情卒罹悔憂

喬樅謹案夫之兌首句作以緡易綵緡字疑婚之訛婚抱布貿絲言以婚而託言易綵也卽詩匪來貿絲來卽我謀之意或據如淳說名錢爲緡證焦氏是以緡釋布其義非也

抱布貿絲

補鹽鐵論錯幣篇古者市朝無刀幣各以其所有易無抱布貿絲而已

喬樅謹案毛傳訓布爲幣訓刀幣也此釋抱布貿絲與毛義不同蓋齊詩之說云然

補易林解之乾抱布貿絲來卽我謀

補易林萃之歸妹來卽我謀不見復關泣涕漣漣

補易林坤之井三女求夫伺候山隅不見復關泣涕漣如

喬樅謹案乾之家人解之家人末句並作長思憂歎

爾卜爾筮履無咎言

補禮記坊記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鄭注)爾女也履禮也言女卿卜筮然後與我爲禮則無咎惡之言矣

喬樅謹案履毛詩作體傳云兆卦之體筮說同韓

詩訓履爲幸見陸氏釋文鄭君禮記注義與毛韓
並異而於易林棄禮急情卒罹悔憂云云語意正
合是據齊詩爲說故訓義並同
桑之落兮其黃而隕
通易林履之遊嘻桑之將落隕其黃葉失勢傾側而無
所立泰之无妄剌之震小過之復同
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通禮記表記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
是不思亦已焉哉○鄭注此皆相與爲昏禮而不終也
言始合會言笑和悅要誓甚信今不思其本忽之反覆

反覆之不思亦已焉哉無如此人何怨之深也
喬樅謹案釋文云信誓本亦作矢誓
彼泉之竹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通荀爽女誡詩曰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
母兄弟明當許嫁配適君子竭節從理正身潔行稱爲
順婦以崇蠲斯百葉之祉蔡文類聚
河廣
通論語執務篇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又
曰有求如關雎好德如河廣何不濟不得之有
憂
有狐
通易林觀之蠱長女三嫁進退無差逐狐作妖行者離

喬樅謹案此詩毛敘以爲刺時今詳易林語則齊詩說亦刺婦人喪其妃耦欲爲室家之詞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齊詩國風三

王風

詩推度災曰王天宿箕斗亡已

補漢書地理志昔周公營雒邑以爲在于土中諸侯屏
蕃四方故立京師王畿千里以維王室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
覆爲千里

又曰河南郡河南故郟鄏地周武王遷九鼎周公致太
平營以爲都是爲王城至平王居之

補易林井之升營城洛邑周公所作世運三十年歷七
百福佑豐實堅固不落

喬樅謹案兌之震章運作建七作八豐實作盤結

君子于役

曰之夕矣牛羊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補班彪北征賦曰晻暗其將暮兮覩牛羊之下來瘉怨
曠之傷情兮哀詩人之嘆時

補詩氾歷樞曰牛羊來暮說邪

喬樅謹案毛詩羊牛下來文選注引作牛羊下來文選注引作牛羊今據
詩緯及班彪賦語則齊詩文不作羊牛也

葛藟

補易林泰之蒙葛藟蒙棘華不得實讒言亂政使恩壅
塞師之中孚蠱之明夷節之蹇同

喬樅謹案毛傳以葛藟爲族人刺王之詩采葛爲
使臣懼讒之詩今觀易林語則齊詩亦以葛藟之
作由讒言亂政而寡於恩施故族人以爲刺耳

大車

補何休公羊傳解詁禮天子大路諸侯路車大夫大車
士飾車昭二十五年

喬樅謹案公羊家爲齊學禮家與齊詩同一師傳
何休此注是述公羊師說其以大車爲大夫之車
與毛傳合足見此詩齊亦與毛同義

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補儀禮覲禮鄭注監神必云日月山川焉者尚著明也
詩曰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詩推度災曰鄭天宿斗衡乞巳占

漢書地理志京兆鄭周宣王弟鄭桓公邑河南郡新鄭詩鄭國鄶桓公之子武公所國

又曰韓地角氐亢之分野也詩風陳鄭之國與韓同星分焉鄭國今河南之新鄭本高辛火正祝融之虛也及成皐滎陽潁川之崇高陽城皆鄭分也

又曰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號會之地右雒左洧食溱洧焉士陿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鄭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又曰溱與洧方灌灌兮士與女方秉蕑兮恂盱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此其風也

漢書敘傳鄭衛荒淫風流民化

緇衣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補禮記緇衣好賢如緇衣○鄭注緇衣詩篇名也其首章曰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言此衣緇衣者賢者也宜長爲國君其衣敝我願改制授之以新衣是其好賢欲其貴之甚也

喬樅謹案鄭君周禮注緇布衣積素爲裳諸侯以爲視朝之服引詩緇衣之宜兮爲證賈疏又引此詩適子之館兮即匠人云外有九室九卿朝焉宮正所謂次者是也

大叔于田

裡豹暴虎

漢書邑衞上疏曰鄭伯好勇而鄭人暴虎○師古曰鄭風大叔于田之篇言以莊公好勇之故大叔空手搏虎取而獻之

清人

補易林師之睽清人高子久屯外野逍遙不歸思我慈

喬樅謹案賁之艮多公子奉請王孫嘉許二語攷漢書古今人表鄭高克與公孫素同列第七等據毛詩敘云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知古今人表孫字乃子之譌今證以易林公子奉請之語則素爲公子明矣焦循謂素即僖二年帥師入滑之公子士素士一聲之轉是也

補又豐之隕慈毋望子適思不已久客外野我心悲苦

喜之旅同

河上乎逍遙

補易林无妄之旅清人逍遙未歸空閑
羔裘
邦之司直
補漢書嚴賈饒等傳贊雖詩所謂國之司直無以加也
○師古曰詩鄭風羔裘之篇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言
其德美可主正直之任也
喬樅謹案國之司直句又見漢書敘傳詩本邦字
此引作國者漢人避高祖諱也
邦之彥兮
補漢書敘傳邦家之彥
齊詩遺說攷　卷十三　五
女曰鷄鳴
女曰鷄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
與雁
補易林豐之艮鷄鳴同興思配无家執佩持鳥莫使致
之（漸之鼎同）
喬樅謹案此詩毛敘以爲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
而好色也據易林云云則齊詩與毛說同
狡童
彼狡童兮
補易林損之大壹嬰兒駭笑未有所識狡童而爭亂我
政事
雜佩以贈之
補大戴禮保傅篇珮玉上有雙衡下有雙璜衝牙玭珠
以納其間珮之○盧辯注衡平也半璧曰璜衝
在中牙在旁納于衡璜衝牙之間總曰玭珠而赤者曰
琚白者曰瑀或曰瑀美玉琚石次玉
喬樅謹案鄭君周官玉府注引詩傳曰佩玉有慈
衡下有雙璜衝牙蟬珠以納其間買疏以詩傳爲
韓詩傳今據大戴禮保傅篇所言佩玉之制與鄭
引詩傳同而說較詳大戴禮有瑀瑀以維之之語
與此詩言雜佩尤合是齊說所本也鄭君於詩兼
通三家唐時齊魯詩已亡故買氏祇據所見韓詩
傳爲證耳
山有扶蘇
不見子都
補易林蠱之比視暗不明雲蔽日光子都鄭人心
傷
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補易林隨之大過思我狡童不見子充

衣錦絅衣裳錦絅裳
通禮記玉藻鄭注詩云衣錦絅衣裳錦絅裳然則錦衣
復有上衣明矣
喬樅謹案絅毛詩作褧此所引詩作絅與劉向引
碩人詩作裳此所引詩作絅與劉向引
詩合蓋齊魯今文同爲絅字也
東門之墠
東門之墠茹蘆在阪
通易林賁之鼎東門之墠茹蘆在阪禮義不行與我心
反
喬樅謹案毛叙以此詩爲刺亂男女有不待禮而
相奔者美炳瑋詩序廣義云晉酒泉太守馬岌求
見采織不得銘曰丹崖百尺青壁千尋室邇人遠
實勞我心玩易林與此銘是皆以此詩與杕杜綢
衣同旨蓋謂賢人栖鄭之東門君若臣莫能以禮
致之室邇而人遠也詩言有可望而不可即之意
不必其爲淫奔之詩然則齊說殆與毛殊矣
出其東門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
漢書地理志鄭詩云出其東門有女如雲
喬樅謹案此詩毛叙以爲閔亂之作今據地理志
言鄭俗男女亟聚會而引此詩爲證則是齊說不
以此爲男女相棄而思保其室家也
班固西都賦冠蓋如雲
綦巾
通說文糸部綦青艾色也詩曰綦巾未嫁女所
服
喬樅謹案許以綦巾爲未嫁者之服則不指喪亂
之室家而言此足證班志男女亟聚會之說杈重
蓋據齊詩又大戴禮夏小正九月元校傳云校也
者若綠色然婦人未嫁者服之綠色即所謂蒼艾

色禮家之說是齊詩所本也
溱洧
溱與洧方灌灌兮士與女方秉菅兮
洵訏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
漢書地理志鄭詩曰溱與洧方灌灌兮士與女方秉菅
兮洵訏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師古曰溱洧
也灌灌水流盛也菅蘭也洵信也訏大也伊惟也謔戲
言也謂仲春之月二水流盛而士與女執芳草於其間
喬樅謹案灌毛詩作瀇韓詩作渲說文引詩作

洗字異而義並同玉篇洗爲洹之重文李善文選注兩引漢書息夫躬傳崔蘭云崔與洗古今字可證也菅毛詩作蔮韓作蘭菅卽蔮之假借山海經西山經云天帝之山多菅蕙以菅與蕙連文明菅爲香草卽所謂蘭也拘盱毛作洵訏魯作詢訏惟韓詩文與齊同又攷兩漢書注文選注初學記太平御覽十八又七十四引韓詩傳注皆謂三月桃華水下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兼蘭拂除師古此注獨言虞夏時有季前湯時有逢伯陵殷末有薄姑氏皆爲諸侯國此地至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尙父是爲太公詩風齊國是也

補易林頤之漸姬魂姜望爲武守邦薄屏燕齊周室以

齊風

補禮記樂記師乙曰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又曰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

詩含神霧曰齊地處孟春之位海岱之間土地汙泥流案北堂書鈔一百五十九引至利之所聚首句作夫齊之地又一百十二引首句及律中二句宮角作羽後書地理志齊地虛危之分埜也少昊之世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前湯時有逢伯陵殷末有薄姑氏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

鷄鳴

補易林夬之屯鷄鳴失時君騷相憂

喬樅謹案太平御覽九百四十四引韓詩曰鷄鳴讒人也列女傳言緹縈上書闕下歌鷄鳴之詩亦取無罪被讒意文選李善注引班固歌詩曰闕下歌鷄鳴是三家說同今詳易林鷄鳴失時君騷相憂之語詩意殆以遠色去讒爲戒而欲其早朝聽

營

子之營兮遭我虖嶩之間兮

漢書地理志齊郡臨淄師尚父所封○臣瓚曰臨淄即營邱晏子曰先君太公築營之邱今齊之城中有邱即營邱也○師古曰築營之邱言於營邱地築城邑又曰臨淄名營邱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虖嶩之間兮○師古曰齊國風營詩之辭也毛詩作還齊詩作營之往也嶩山名也言往適營邱而相逢於嶩山也嶩字或作猥亦作曖

案師古此注必本漢書音義舊說

崔靈恩集注本猥作嶩鄒道元水經淄水注云營邱山名也詩所謂子之營兮道元不及見齊詩淄水篇引詩作營亦採前儒遺說耳錢氏大昕云古人讀營如環韓非子云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說文引作自營爲△是也釋邱水出其左營邱郭注謂淄水過其南及東是營邱本取回環之義士喪禮布巾環幅注古文環作還左傳還鄴而南及逍還公宮釋文並云還本作環營亦與還聲

近故古文假借用之

子之茂兮

子之昌兮

崔靈恩集注曰茂昌俱齊地名也昌盛也與首章訓還爲喬樞謹案毛傳云茂美也昌盛也與首章訓還爲便捷一例皆不以三者爲地名韓詩還作嫙訓爲好貌則知茂昌之訓亦不以爲地名夾崔集注本猥作嶩與班志引齊詩合又釋茂昌俱爲齊地與班志引詩子之營兮以營爲營邱合皆據齊詩遺說崔集衆解爲毛詩集注三家之義必多所採拾

也

著

俟我於著乎而

漢書地理志齊詩曰俟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

補公羊傳解詁所以必親迎者所以示男先女也於廟者告本也戴侯氏逆於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之△說文引作自營爲△是也釋邱水出其左營

隱公二年

喬樞謹案毛詩敘云刺詩也時不親迎也正義謂毛以首章言士親迎二章卿大夫親迎卒章

言人君親迎鄭以爲三章共述人臣親迎之禮偃師武億據公羊注以釋此詩馬瑞辰曰武說是也詩刺時不親迎故錯陳三代之禮首章俟著於門戶爲近卽周人迎於戶二章俟庭三章俟堂正與夏殷禮合較毛鄭說爲允說苑修文備說親迎之禮言夫人戒女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于戶正周人逆於戶之證著與宁通喬樅謂公羊注所云夏后氏逆於庭三語亦見尙書大傳今文尙書亦齊學也齊家釋此詩且說嘗同師古漢志注以著爲地名卽濟南郡著縣又引一說門屏之間曰著胡承珙曰濟南之著韋昭音弛荅反乃著龜之著字魏收地形志亦作著頊氏乃音竹庶反以韋昭爲失竝謂卽齊風之著皆非也

東方未明

東方未明顚倒衣裳顚之倒之自公召之

補易林同人之中孚衣裳顚倒爲王來呼成就東周邦國大休

補班固奏記四方之士顚倒衣裳

不能辰夜不夙則莫

詩含神霧曰起居無常北堂書鈔

南山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

補易林咸之賁雄狐綏綏登山崔嵬（損之无妄同）

葛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補禮記坊記子云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鄭注伐柯伐木以爲柯也葛猶樹也橫從橫行治其田也言取妻之法必有媒如伐柯之必須斧也取妻之道必告父母如樹麻當先易治其田

喬樅謹案伐柯毛詩作析薪橫從毛詩作衡從韓詩作橫由鄭君此注釋橫從爲橫行治田據齊詩爲解與毛韓義微異

補儀禮士昏禮鄭注詩云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由媒交接設介紹皆所以養廉恥

補易林小過之益執斧破薪使媒求婦和合二姓親御飲酒（既濟之中孚同）

甫田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補鹽鐵論地廣篇夫治國之道田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親附然後恤外今中國弊落不事積聚而務在邊境意者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費力而無功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驕驕其斯之謂與

勞心怛怛

補易林蒙之損忉忉怛怛如將不活

敝笱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

補易林遯之大過敝笱在梁魴逸不禁

載驅

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補易林屯之大過襄送季女至于蕩道齊子且夕留連久處（蹇之比困之訟中孚之離同）

喬樅謹案毛傳云發夕自夕發至旦釋文發引韓詩云發旦也觀焦氏言齊子且夕云是齊說以發夕爲旦夕與韓詩訓同說文云禮昏鼓四通爲大蠶夜半三通爲戒晨旦明五通爲發明是亦以發爲旦也

汶水湯湯

補漢書地理志魯國汶陽

魏風

詩推虞災曰魏天宿牽牛也占

詩含神霧曰魏地處季冬之位土地平夷（太平御覽二十六時敘部）

漢書地理志河東郡河北詩魏國○（又曰）魏國亦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賓諸河之側

葛屨

摻摻女手可以縫裳

補易林困之中孚絲紵布帛人所衣服摻摻女子紡績善織南國饒足取之有息

喬樅謹案摻摻韓詩作纖纖攷說文攕好手貌引齊詩遺說攷　卷十三

詩攕攕女手从手戠聲則作摻作纖皆攕之叚借也摻纖同音故得通用爾雅釋言纖釋文纖本或作襳是其顯證

好人提提

補禮記檀弓鄭注提提安舒貌詩云好人提提

喬樅謹案提提魯詩作媞媞又白帖十二及說文繫傳引詩作禔禔此韓詩之異文鄭君注禮時未見毛傳而訓提爲安舒與毛義相近提禔皆媞之假借禮記釋文作折乃提之譌字耳又漢書敘傳語亦本齊詩故傳也

彼汾一曲

漢書地理志詩曰彼汾一曲

陟岵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

補後漢書荀爽貽書曰陟岵瞻望惟日爲歲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已

補易林泰之否陟岵望母役事不已王政靡盬不得相保

伐檀

補鹽鐵論國疾篇功德不施於天下而勤勞於百姓百姓貧陋困窮而家私累萬金此君子所恥而伐檀所刺也

寘諸河之干兮

補禮記中庸鄭注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置也

喬樅謹案諸毛詩作之齊詩三章並作諸漢書地理志引第二章寘諸河之側可證也孟堅据齊詩鄭君記注引與孟堅同是其用齊詩之明驗

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補易林乾之震縣貆素餐居非其安失輿剝廬休坐徒

居頤之蓋同

補又謙之坎縣貆素餐食非其任失望遠民實勞我心

寘諸河之側兮

漢書地理志詩曰寘諸河之側

坎坎伐輻兮　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補春秋繁露仁義法篇詩曰坎坎伐輻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先其事後其食謂治身也

喬樅謹案董子引詩第二章餐字當作食故云先事後食也

彼君子兮不素飡兮

補鹽鐵論散不足篇古者君子夙夜孳孳思其德小人晨昏孜孜思其力故君子不素飡小人不空食

喬樅謹案飡毛詩作飧箋云飧讀如魚飧之飧義引說文云飧水澆飯也今攷說文云飧餔也从夕食無水澆飯也之語釋文引字林云飧水澆飯也玉篇亦曰飧水澆飯也列子說符云而下壺飧以餔之注飧水澆飯也漢書王莽傳爲設飧粥注曰飧古浪字然則飧本訓夕食其詞作以水澆飯者皆是浪之假借說文浪字云餐或从水從水者偏舉耳鄭讀飧如魚飧之飧是以飧爲浪之假借從三家詩今文爲訓

碩鼠

補鹽鐵論取下篇周之末塗德惠鄙而嗜欲衆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於下怠於公事是以有履畝之詩作也

與次公合是魯齊詩說同

補易林萃之乾碩鼠四足飛不上屋困之需同

喬樅謹案尒疋釋獸鼠屬有鼫鼠舍人樊光同引此詩以鼫鼠爲彼五技之鼠也許君云碩鼠五技能飛不能上屋能游不能渡谷能緣不能窮木能走不能先人能究不能覆身此之謂五技今据易林語是齊詩說亦以碩鼠爲五技之鼠與魯詩同義

唐風

詩椎度氷日唐天宿奎婁卜巳占

詩含神霧曰唐地處孟冬之位得常山太岳之風音中羽其地磽确而收故其民儉而好嗇外急而內仁

平議宇記河東道四引增此唐堯之所處太平御覽二十六

喬樅謹案儉而好嗇句太平寰宇記引作儉而吝嗇與匡衡語合

漢書匡衡疏曰晉侯好儉而民嗇聚

易林臨之否唐邑之墟晉人以居虞叔受福實貺是國世載其樂

齊詩遺說攷　卷一　三　王

又睽之坤邑妻叔子天文在手實況參墟封爲晉侯

漢書地理志太原郡晉陽故詩唐國周成王滅唐封弟叔虞

又曰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詩風唐魏之國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樞葛生之篇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

喬樅謹案山樞師古注云音貶攷今毛詩樞莖釋文云樞烏侯反本或作蓲是樞與蓲同作蓲者魯詩之文作樞者齊詩之文漢書引詩當本作樞故師古音貶讀爲烏侯反也

蟋蟀

補 盬鐵論通有篇君子節奢刺儉儉則固孔子曰太儉極下此蟋蟀所爲作也

蟋蟀在堂

補 詩汜厤樞曰蟋蟀在堂流火西也說郛

今我不樂日月其邁

漢書地理志蟋蟀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

山樞

宛其死矣它人是愉

漢書地理志山樞之篇曰宛其死矣它人是愉

喬樅謹案愉毛詩作愉鄭箋讀愉曰偷偷取也漢志據齊詩故文作愉又張衡西京賦鑒戒唐詩他人是愉平子用魯詩是魯齊文同文選韋孟諷諫詩我王以愉注云愉與愉同集韵愉或从女愉或从心則愉愉偷古皆通用

揚之水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於沃

素衣朱宵

補 儀禮特牲饋食禮鄭注詩有素衣朱宵喬樅謹案儀禮宵衣鄭以爲此衣染之以黑其緇本名爲宵記有元宵衣正義云此字據形聲爲綃從糸肖聲但詩及禮記皆作宵字故鄭引詩及禮記爲證喬樅謂士昏禮注破宵爲綃是據魯詩素衣朱綃之文齊詩假宵爲綃毛詩又假綃爲綃也

從子于鵠

喬樅謹案易林云遊戲皐沃王氏念孫曰此即詩從子于沃從子于鵠也鵠與皐古同聲若定四年春秋之皐鼬公羊作浩洵尒疋皐皐猶瑣樊光本皐皐作浩浩是其證也

羔裘

羔裘豹袪

【補】易林蹇之家人羔裘豹袪

鴻羽

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

【補】鹽鐵論執務篇詩云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

怙克不奉法以存撫人愁苦而怨思也

【補】易林訟之復王事靡盬秋無所收

葛生

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漢書地理志葛生之篇曰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齊詩國風四

秦風

詩推度災曰黍天宿白虎氣主元武乙巳占

詩含神霧曰秦地處仲秋之位男懦弱女高膝白色秀

身徘中南昌（四字从北堂書鈔增）音中商其言舌舉而仰聲清以揚○注膝明也（落消切○旣文類聚三十四）

案北堂書鈔引詩緯作秦地處季秋之位律中南呂音中徵與此微異

漢書地理志秦地東井輿鬼之分壄也於禹貢時跨雍涼二州詩風兼秦豳兩國天水隴西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爲先故秦詩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轔四載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

車轔

有車轔轔有馬白顛

補易林大畜之離延陵適晉觀樂太史車轔白顛知秦興起卒兼其國一統爲主（坎之泰同之旅）

補漢書地理志集注車轔美秦仲大有車馬其詩曰有車轔有馬白顛

車轔轔有馬白顛

喬樅謹案師古所引車轔及四載小戎諸詩皆襲舊注齊詩之說故字多與毛不同毛詩事鄰釋文鄰本又作轔鄰蓋轔之假借三家今文皆用轔字

既見君子並坐鼓簧

補易林咸之震君子季姬並坐鼓簧

四載

四載孔阜六轡在手

轄車鑾鑣載猃狁獫

補漢書地理志集注四載美襄公田狩也其詩曰四載

孔阜六轡在手轄車鑾鑣載猃狁獫

喬樅謹案四載毛詩作駟驖猃狁獫毛詩作歇驕說文馬部驖馬赤黑色詩曰四驖孔阜尒雅犬部獫短喙田獵短喙曰猃狁是齊詩四載爲駟驖之假借毛詩歇驕又爲猲獢之假借詩釋文歇驕本又作猲獢猲獢者三家詩今文也

補班固東都賦覽駟鐵

喬樅謹案班氏用齊詩當本作四載與地理志文同此作駟鐵者後人順毛所改也

小戎

小戎伐収五榦良輈
文茵暢轂駕我騏馵
補漢書地理志集注小戎美襄公備兵甲討西戎其詩曰小戎伐収五榦良輈文茵暢轂駕我騏馵
補易林遯之益五榦解墮輈軸獨宿言念君子溫其如玉
補禮記聘義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鄭注言我也在其板屋
漢書地理志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室屋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師古曰小戎之詩言襄公出征則婦

人居板屋之中而念其君子
龍盾之合鋈以觼軜
補漢書地理志集注小戎詩曰龍盾之合鋈以觼軜
竹秘緄縢
補儀禮既夕禮鄭注秘弓檠弛則縛之於弓裏備損傷以竹爲之詩云竹秘緄縢
補又士喪禮鄭注縢緘也詩云竹秘緄縢
喬樅謹案秘毛詩作閉釋文云本一作鞸攷周禮弓人注引詩正作鞸鞸與秘字通作閉者古文之假借詩我思不閱及閟宮有侐毛傳皆訓閟爲閉兼葭
大元經衆豹鳴其秘注亦訓秘爲閉一聲之轉義並展轉相通也
兼葭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
補詩氾歷樞曰兼葭秋水共思涼猶秦西氣之變乎
詩含神霧曰陽氣終白露凝爲霜○案均曰白露行露也陽終陰用事故曰白露凝爲霜也太平御覽十二引春秋說邵類賦天部
終南
終南何有
補班固西都賦表以太華終南之山

壽考不忘
補漢書禮樂志安世房中歌壽考不忘
喬樅謹案志安世房中歌壽考不忘毛詩作亡古文假借字
黃鳥
漢書匡衡疏曰秦穆貴信士多從死
補漢書敘傳旅人窀窆義過黃鳥○劉德曰黃鳥之詩刺秦穆公要人從死
喬樅謹案史記秦本紀言繆公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人子輿氏三良亦在其中是其窀窆之多也
補易林困之大壯子輿失勞黃鳥哀作

補又草之小斎子車鉞虎善人危殆黃鳥悲鳴傷國无輔
子車鉞虎見上
晨風
補易林小斎之草晨風之翰大舉就温
補又豫之屬晨風文翰隨時就温雄雌相和不變危殆
喬樅謹案鴥彼晨風毛傳云鴥疾飛貌晨風鸇也
鴥韓詩作鶵鶵亦疾也木華海賦云鶵如驚鳧之失侶是也鴥爲疾飛故以大舉言之温與縕通當
爲鬱之段借雲漢詩温隆蟲蟲正義云定本作縕
齊詩遺說攷 卷一 四
釋文云韓詩作鬱可證也此詩鬱彼北林周官函人注引作宛彼北林宛與菀同亦鬱之段借疑齊
詩異文作温彼北林故易林言大舉就温又言隨時就温就猶集也就温者猶國語晉語云集菀耳
又按魏曹丕詩願爲晨風鳥雙飛翔北林即用此詩語詞意與易林雄雌相和之說相合其義皆本
之齊詩
無衣
與子同禪
補班固北征頌棄不施禪
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皆行
補漢書趙充國辛慶忌傳贊山西天水安定北地處勢
迫近羌胡俗修習戰備高尚勇力鞍馬騎射故秦詩曰
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皆行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
齊詩遺說攷 卷一 四 五 六
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
喬樅謹案此詩毛叙以爲刺用兵也君好攻戰而
不與民同欲今據孟堅語則齊詩說不以無衣爲
刺矣皆地理志引作偕蓋後人從毛改之

詩推度災曰陳大宿大角亢氐
詩含神霧曰陳地處亢春之位主地平夷無有山谷律
巾姑洗音中宮徵（太平御覽十八）
詩緯曰陳王者所起也（文選秋胡詩李注）
孫毓聲儀曰樂者移風易俗所謂聲俗者若楚聲高齊
聖下所語事俗者若齊俗奢陳俗利巫也（文選笙賦注）
漢書地理志陳本太昊之虛周武王封舜後嬀滿於陳
是爲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
其俗巫鬼陳詩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
鷺羽又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
其風也

案此與匡衡語合益足證班志之言爲本齊詩也鄭
君詩譜亦据而用之
補詩陳譜曰太姬無子好巫覡禱所鬼神歌舞之樂民
俗化而爲之
補漢書地理志集注東門陳國之東門也枌白榆也枌
杼也子仲陳大夫之氏也婆娑舞貌也言於枌枌之下
歌舞以娛神也
喬樅謹案師古此注亦襲舊說齊詩之義毛叙以
是詩爲疾亂言男女棄其舊業喪會於道路歌舞

宛丘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祭鬼神陳人化之國多淫祀

於市井無媛神之事也

衡門

補易林咸之靈八年多悔耕石不富衡門屢空使士失意

可以栖遲

補班固敘傳栖遲於一邱則天下不易其樂

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補易林復之咸齊姜宋子婿姻孔喜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補易林革之訟臨河求鯉燕媿笑弭

東門之楊

其葉將將

補易林革之大有南山之楊其葉將將旅之兌同

喬樅謹案將將毛詩作牂牂尒疋釋詁將大也牂字卽將字之假借

昏以爲期明星煌煌

補易林大畜之小畜配合相迎利之四鄉昏以爲期明星煌煌益之謙同

齊詩遺說攷 卷一 四

株林

補易林睽之萃繼體守潘縱欲廢賢君臣淫佚夏氏失

會風

詩推度災曰檜天宿祝張乙巳占

補後漢書地理志濟洛河潁之間于男之國號會爲大恃勢其險嗇後會冒○師古曰會讀曰鄶字或作檜檜國在豫州外方之北衆播之南溱洧之間妘姓之國

喬樅謹案說文云鄶祝融之後妘姓所封溱洧之間鄭滅之从邑會聲又云會合也方言注會兩水合處也攷水經洧水東過鄭縣南溱水從西北來注之又云溱水南入於洧水鄶地居溱洧之間二水合流故以會名國作檜者假借字耳師古注與詩譜同蓋亦齊詩之遺說

匪風

匪風發兮匪車揭兮

補易林渙之乾焱風忽起車馳揭揭棄古追思失其和節憂心慨慨睽之大過需睽之小過同

補後漢書郎顗上封事曰風者號令天之威怒皆所以感悟人君忠厚之戒

誰能亨魚溉之釜鬵

補儀禮特牲饋食禮鄭注亨煮也詩云誰能亨魚溉之釜鬵

賈風

詩推度災曰賈天宿張張乙巳占

詩含神霧曰賈地處季夏之位土地勁急音中徵其聲清以急裴文類聚三〇太平御覽二十一

案詩經類攷引夏作冬疑誤勁急作勁險經義攷引作其聲清以激

漢書地理志濟陰定陶詩風曹國也周武王弟叔振鐸所封昔堯作游成陽舜漁雷澤湯止于亳故其民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惡衣食以致畜藏

蜉蝣

補漢書古今人表曹昭公班蔓公子作詩

喬樅謹案詩譜曹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毛詩敘以蜉蝣爲刺昭公與齊詩說同

麻衣如雪

補儀禮喪服傳鄭注詩云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補禮記表記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鄭注欲歸其所說忠信之人也

喬樅謹案鄭君詩箋云說猶舍息也是讀說爲稅

字與記注義異記注用齊詩而箋則從毛氏也

侯人
荷戈與綬

補禮記樂記鄭注綬表也所以表行列詩云荷戈與綬
喬樅謹案孔氏正義云今按詩荷戈與祋不同者
蓋鄭所見齊魯韓詩本不同也韓詩舊時尚存陸
氏釋文於毛詩祋下不言韓詩異字則作綬者非
韓詩也此樂記注是據齊詩之文崔集注本亦作
綬馬瑞辰曰說文祋殳也或說城郭市里高懸羊
皮有不當入而欲入者輸下以驚牛馬按或說亦

立表之意當即本三家詩

惟鵜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其服

補禮記表記鄭注鵜鵜汚澤也汚澤善居泥水之中
在魚梁以不濡汚其翼爲才如君子以稱其服爲有德
喬樅謹案彼記毛詩作彼其與齊詩文異鄭君此
注亦據齊詩爲解故義與詩箋不同也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

補易林履之恒潼溷薈蔚膚寸來會津液下降流潦滂
沛坤之恒畧同

婉兮孌兮

補漢書敘傳婉孌董公

鴟鳩

鴟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補大戴禮勸學篇詩云鴟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君子其結於一也
喬樅謹案淑人君子二句又見緇衣篇引詩惟兮
字作也微異耳鄭君詩箋云儀讀也善人君子其
執義當如一也胡承珙曰緇衣篇子曰下之事上
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一行無類也其末引詩
曰淑人君子其儀一也然則儀一謂執義如一尤
有明證今按箋說正用齊詩爲解與易林執一無
尤說合

補易林乾之蒙鵜鴟鳩專一無尤君子是則長受嘉
福

補又隨之小過梟鴟鳩梟一無尤寢門內治君子悅
喜

補又夬之家人鴟鳩七子均而不殆
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補禮記經解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

四國

喬樅謹案淑人君子二句又見緇衣篇引詩其儀不忒二句又見大學篇引詩

下泉

洌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歎念彼周京

補易林蠱之歸妹下泉苞稂十年无王荀伯遇時憂念周京貞之姊同

喬樅謹案何楷世本古義據易林謂此詩當爲曹人美荀躒納敬王於成周而作其說以自春秋昭二十二年王子朝作亂至昭三十二年城成周為十年無王左傳天王使告於晉曰天降禍於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甥舅不遑啟處于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與易林十年無王合又以昭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即此詩下泉鄰伯即荀躒也荀即鄰國之後去邑稱荀也稱荀伯者左傳昭三十一年晉侯使荀躒唁公季孫從知伯如乾侯知伯即荀躒荀伯猶知伯也美荀躒而詩列曹風者昭二十五年晉人爲黃父之會謀王室具戍二十七年會扈合戍周三十二年城成周曹人蓋皆與焉故曹人歌其

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栒邑有豳鄉詩豳國公劉所都又曰昔后稷封棄公劉處豳太王徙郃文王作酆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

七月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禮記月令鄭注詩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爲寒盛至也

補漢書律厤志詩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爲寒盛至也

漢書食貨志春令民畢出於壄冬則畢入於邑詩曰四之日舉止同我婦子饁彼南畝

婦子饁彼南畝

喬樅謹案毛韓詩作趾與齊詩文不同此趾古今文之異儀禮士昏禮北止注云古文止作趾左氏桓十三年傳舉趾高五行志引作止易壯于前趾艮其趾釋文云荀本作止是三家文多以聿爲曰也

春日載陽

補易林同人之大過春日載陽四月秀葽

六月莎鷄振羽

補易林既濟之臨莎鷄振羽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補禮記月令鄭注古者穫稻而漬米麴至春而爲酒詩云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補顧鼎論散不足篇古者庶人春夏耕耘秋冬收藏昏晨力行夜以繼日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四之日其早獻羔祭韭

補禮記王制鄭注詩曰四之日其早獻羔祭韭

喬樅謹案毛詩作蚤攷說文日部早晨也从日在甲上毛詩古文假蚤爲早三家今文皆用早字

呂覽仲春紀高誘注引詩與鄭君記注同可證也

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福無疆

補禮記月令鄭注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詩云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福無疆是頌大飲之詩

喬樅謹案周官籥章有豳詩豳雅豳頌之文禮家以七月一篇爲豳風雅頌故言齊詩者據以爲說鄭君此注即用其義毛詩箋分首章二章爲豳風三章至六章爲豳雅七章八章爲豳亦從齊說也

爰稑毛詩作菽古文與齊異

補易林需之鼎斯饗羔羊

鴟鴞

補易林坤之遯鴟鴞破斧沖人危殆塉且忠德轉禍爲福傾危復立

香之蠱隨之井草之歸妹同

喬樅謹案沖人坤之遯隨之井並作邦人然作沖人於義爲長

補又大畜之蹇鴟鴞鴟鴞治成遇災殺德安家周公勤勞

噬嗑之漸睽同

東山

補易林屯之升東山拯亂慮婦思夫勞我君子役無休止

喬樅謹案東山爲周公東征之詩東山者奄之東山也尚書大傳云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與詩鴟鴞破斧東山三篇情事正合易林以鴟鴞破斧連言疑齊詩篇次破斧在東山之前與毛不同破斧詩四國是皇毛傳以爲管蔡商奄是也馬瑞辰曰周公東征不一國所居亦不一地而名奄爲多孟子書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

年討其君當從武億說以周公相武王誅紂作一讀以伐奄三年討其君作一讀伐奄三年與此詩東征三年合其證一也逸周書周公相天子殷東徐奄從三叔為亂其證二也尚書大傳曰武王殺紂而繼公子祿父及管蔡流言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已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詩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是三監之叛奄實倡之其證三也說文鄜周公所誅在魯左傳定四年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續漢書郡國志以魯為古奄國是魯地即奄地趙

岐孟子注云奄東方無道國其證四也孟子言孔子登東山而小魯而詩亦曰我徂東山慆慆而詩亦曰我徂東山慆慆釋地云晉縣西北蒙山居魯四境之東一曰東山是東山即蒙山其證五也奄為東方大國周公雖東征而定之討其君未能滅其國故周公歸政之後成王又踐奄而遷之書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攻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薄姑周公告白公作將薄姑是其事也

伊威在室蠨蛸在戶

陳易林家人之隨東山辭家婦思夫伊威盈室長殷婦嘆于室

易林大過之損處子嘆室親結其褵

焦馬援誡兄子書施衿結褵申父母之誡

喬樅謹案毛詩作縭文選注五十六及六十兩引毛詩親結其縭字並從衣作褵縭古今字之異徐雅釋器婦人之韠謂之縭釋文云縭本作褵

破斧

周公東征四國是皇

易林井之小畜東行逃職征討不服

公羊僖四年傳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何休曰此道黜陟之時也詩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

喬樅謹案公羊家為齊學此說當為齊詩之義郎公引詩與白虎通巡狩篇合是據魯詩文皇齊詩作匡見詩攷引董氏說

後漢書班固奏記東平王蒼曰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為而後已○李賢注孫卿子曰周公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不來也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後我也

喬樅謹案逸周書作雒解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
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
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于九畢是周公所征國不
止管蔡商奄詩云四國者舉重而言耳劉向校錄
言孫卿至齊善詩禮易春秋最爲老師三爲祭酒
焉故齊詩之說亦有本於荀子者

伐柯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禮記中庸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鄭注則法也
言持柯以伐木將以爲柯近以柯爲尺寸之法

九罭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易林師之震鴻飛在陸公出不復仲氏任只伯氏客
宿

喬樅謹案損之巽漸之否剝之升中孚之同人並
無第三句

狼跋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

鹽鐵論鍼石篇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君子之路行止
之道固狹耳

易林震之恒老狼白狐長尾大胡前顓後躓无有利
得岐人悅喜

喬樅謹案唳之需蹇之剝末句作進退迷與此
小異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齊詩小雅一

鄭禮記樂記秦倹而好禮者宜歌小雅

詩推度災曰楚四始五際而八節通初學記二十一

喬樅謹案此語說郛載易坤靈圖疑誤太平御覽六百九因學紀聞三並引作推度災與初學記同

可證也

詩氾麻櫪曰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翳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毛詩正義一

喬樅謹說攷 卷二 一

〔又曰〕卯酉之際爲革政午亥之際爲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二際

〔又曰〕凡推其數皆從亥之仲起此天地所定位陰陽氣之法推之也宋均注云神陽氣君象也天門戌亥之間乾所據者

喬樅謹案程氏易疇云詩正義引氾麻櫪辰在天門而釋之曰亥又爲天門疑不能明其義攷後漢書翼奉上封事曰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攷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孟康曰〕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也

喬樅謹案臧氏鏞云孟康引詩內傳當是齊詩內傳班志雖不載而漢紀謂轅固生作詩內外傳可證齊詩有內傳矣後漢書郎顗傳注引作韓詩外傳蓋卽齊詩內傳之誤臧說是也隋志文志載齊詩后氏故二十卷齊詩后氏傳三十九卷后氏故傳卽本諸轅生也

後漢書郎顗傳條便宜七事曰臣伏惟漢興以來三百三十九歲於詩三基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詩氾麻櫪曰卯酉爲革政午亥爲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言神在戌亥司候帝王興衰得失厥善則昌厥惡則亡臣以爲戌仲已竟來年大季仲終季始厥運變改故可改元所以順天道也○〔李賢曰〕基當作期謂以三期之法推之也宋均注云神陽氣君象也天門戌亥之間乾所據者

喬樅謹案程氏易疇云詩正義引氾麻櫪辰在天門而釋之曰亥又爲天門疑不能明其義攷後漢書翼奉上封事曰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攷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孟康曰〕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

書郎顓傳引詩氾厤樞及注引宋均云云始知辰字是神之譌困學紀聞所採已是譌本故不引孔氏亥爲天門之語以亥之與辰理不相應而不知其爲譌字也按河圖括地象西北爲天門楊炯少姨廟碑崑崙西北之地天門也可與宋均乾鑿天門之說相發明又翼奉傳注孟康引詩傳於卯酉午亥外加戌爲五際又與天門戌亥之說脗合喬樅謂詩正義亥又爲天門句當作戌亥之間又爲天門次義始足詩三基之法詳見齊詩翼氏學疏證

顓又上書曰天求賢者上旨承天下旨爲人不用之則逆天統違人望逆天統則災眚降違人望則化不行災眚降則下叶嗟化不行則君道虧四始之缺五際之危其咎如此豈可不剛健篤實矜慄慄旦守天功盛德大業乎

補 易林草之賁亥午相錯敗亂緒業民不得作

補 又困之萃申酉敗時陰慝萌作

補 又姤之婦妹將戌擊亥陽藏不起君子散亂大上危殆

補 又巽之比天門九重深內難通明登到暮不見神公

鹿鳴

補 儀禮鄉飲酒鄭注鹿鳴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政之樂歌也

喬樅謹案魯詩說以鹿鳴爲刺司馬遷淮南子王符蔡邕高誘並據而用之鄭君注禮用齊詩故解與諸家不同

補禮記學記宵雅肄三官其始也○鄭注宵之言小也習小雅之三調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詩爲始學者習之所以勸之以官取其上下相和厚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補鄭駁五經異義曰此詩之意言君有酒食欲與羣臣嘉賓燕樂之如鹿得苹草以爲美食呦呦然鳴相呼以款誠之意盡於此耳

喬樅謹案詩正義云或以爲兩鹿相呼喻兩臣相招爲羣臣相呼以成君禮斯不然矣此詩主美君懇誠於臣非美臣相於懇誠也若君有酒食臣自相呼財非已費何懇誠之有據鄭駁異義云云是君召臣明矣孔氏所引或說即鄭所駁之異義也許君五經異義蓋據魯說王逸楚詞章句云言在位之臣不思賢念舊曾不若鳥獸也蔡邕琴操亦云傷時在位之人不能是魯說或以鹿鳴爲喻羣臣相呼以成君禮之證

補禮記緇衣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鄭注行道也言示我以忠信之道

喬樅謹案鄭君詩箋以周行爲周之列位義與此異禮注據齊說而詩箋又用魯訓也魯說以爲大臣昭然獨見必知賢士幽隱小人在位故歌詩以感之庶幾可復言欲維賢是用置於周之列位也語見蔡邕琴操

德音孔昭示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宴以敖

補儀禮鄉飲酒鄭注言已有旨酒以召嘉賓嘉賓既來示我以善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傚也

喬樅謹案燕禮及大射儀注與此同毛詩示作視箋云視古示字知三家今文皆作示民不恌孔疏云昭十年左傳引此詩服虔云示民不愉薄也是服用三家今文作示之證

補易林師之比鹿得美草鳴呼其友九族和睦不憂饑以宴樂嘉賓之心

補鹽鐵論刺復篇無鹿鳴之樂賢○又曰殆非鹿鳴之

所樂賢也

喬樅謹案後漢書鍾離意傳意上疏曰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其說鹿鳴詩無刺辭殆亦用齊義與

四牡

詩氾厤樞曰四牡在寅木始也

補儀禮鄉飲酒鄭注四牡君勞使臣之來樂歌也勤苦王事念及父母懷歸傷悲忠孝之至以勞賓也

喬樅謹案燕禮注與此同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夷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補禮記少儀鄭注匪讀如四牡騑騑周道倭遲韓詩作於此道喬樅謂韓字是齊

補漢書地理志詩周道郁夷之誤攷文選西征賦李善注引韓詩曰周道威夷

喬樅謹案地理志右扶風郁夷下引詩如此師古注云小雅四牡之詩曰四牡騑騑周道倭遲韓詩作郁夷言使臣乘馬行於此道喬樅謂韓詩耳臧氏琳經義雜記以作郁夷者爲魯詩其說無據

翳林旅之漸遵遲四牡民歸忘母王事靡盬不得安處洪之後同

喬樅謹案遵遲即倭遲與郁夷威夷皆一聲之轉焦氏循謂四牡之語蓋本齊故以遵遲爲郁夷之訓義歟

是用作歌

補漢書敘傳民用作歌

皇皇者華

補儀禮鄉飲酒鄭注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樂歌也更是勞苦自以爲不及欲諮謀於賢知而以自光明也

喬樅謹案燕禮注與此同

棠棣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宣爾室家樂爾妻帑○鄭注琴瑟聲相應和也翕合也耽亦樂也古者謂子孫曰帑此詩言和室家之道

補禮記中庸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鄭注琴瑟聲相應和也翕合也耽亦樂也古者謂子孫曰帑此詩言和室家之道

據齊詩之文如引齊詩子之嘗兮及自杜沮漆可

自近者始

喬樅謹案玳毛詩作湛釋文云湛又作耽韓詩云樂之甚也是三家今文並作耽字俗毛詩釋文云依字吐濫反經典通爲妻孥字今讀音孥禮記釋文云帑本又作孥

鹽鐵論取下篇妻子好合

伐木

易林訟之解伐木思初不利動搖

出自幽谷遷於喬木

易林坤之比出於幽谷飛上喬木同人之坎同丸

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易林夬之震君明臣賢鳴求其友顯德之政可以履事

神之聽之

班固答賓戲文神之聽之

醹酒有醹

後漢書馬援傳擊牛釃酒

喬樅謹案玉篇艸部醹酒之美也詩云釃酒有醹亦作醹又酉部醹美貌亦作醹顧野王以詩亦作醹字是據魯齊之異文毛詩釃酒有醹釋文不言毛也

既有肥牡以速諸舅

漢書宣帝紀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今或禁民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合民無所樂非所以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師古曰言民之失德乾餱以愆

人無恩德不相飲食則闕於事爲過惡也

喬樓謹案師古此注與毛詩箋不同蓋襲古說之文

又薛宣上疏曰故鄉黨於嘉賓之懽尤疾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塞和氣不上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

喬樓謹案薛宣之辭與孝宣詔書合攷韓君說海鄭人與斥蒼同邑其所習當爲齊詩孝宣受詩東海澓中翁亦當爲齊學故述此詩大旨相同也

大保

詩氾厤樞曰卯酉之際爲辜政卯天保也

吉圭爲饎

儀禮士虞禮鄭注圭絜也詩曰吉圭爲饎

喬樓謹案周官蜡氏注云蠲讀如詩吉圭惟饎之圭圭潔也賈疏云毛詩潔蠲爲饎鄭從三家詩故不同攷毛詩作吉蠲爲饎傳云吉善蠲絜也賈疏引作潔蠲潔字乃吉之誤耳又大戴禮諸侯遷廟

祠烝嘗于公先王

豈不日戒玁允孔棘

漢書匈奴傳周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允之故豈不日戒玁允孔棘

喬樓謹案毛詩釋文曰戒音亟又人力反按勘記云唐石經初刻作日後改日作曰非也箋云豈不曰戒玁允孔棘

曰相警戒乎誠曰相警戒也鄭意是曰字喬樓調毛本或作曰三家實作曰師古漢書注云豈不曰曰相警戒乎以曰曰釋曰字是其顯證也玁允毛

詩作獵狩釋文云獵本或作獫玩本亦作允

【通】古今人表懿王穆王子詩作○師古曰政道既衰怨刺之詩始作也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之我哀

【通】鹽鐵論備胡篇古者天子封畿千里縣役五百里勝聲相聞疾病相恤無過時之役今戍邊郡者絕域遠土去在胡越心懷老母老母垂泣室婦悲恨推其饑渴念其寒苦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之我哀

故聖人憐其如此閔其久去父母妻子暴露中野居寒苦之地故春使使者勞賜舉失職者所以哀遠民而慰撫老母也

喬樅謹案漢書古今人表南中列上之下次周宣王世皆據齊詩作莫知我哀

出車

【通】漢書匈奴傳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吉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日薄伐獫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是時四夷賓服稱爲中興

喬樅謹案毛敘以采薇出車爲宣王詩義各不同漢魯以采薇爲懿王詩出車杕杜並爲文王詩齊

書古今人表以怨刺詩爲懿王時又以南中與召虎方叔張中並列第三等次周宣王世皆據齊詩之說

僕夫況悴

【通】易林大過之損過時愿月役夫憔悴

喬樅謹案毛詩僕夫況瘁箋云御夫則茲益憔悴釋文云瘁本亦作悴依注作悴音同

出車彭彭見上

城彼朔方赫赫南中玁允于攘

喬樅謹案漢書古今人表南中列上之下次周宣王世皆據齊詩

式遏寇虐詩云薄伐玁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自明王不能無征伐而服不義不能無城壘而禦強暴也

【通】漢書衛青傳詩不云乎出車彭彭城彼朔方○師古曰彭彭衆車聲朔方北方也此詩人美出車而征因築城以攘玁允也

喬樅謹案詩箋云戍役築壘而美其將率自此出征也師古曰玁讀注言玁允既去北方安靜乃築

城以守與詩箋義異蓋用薄注之說本三家詩義
也
漢書敘傳於惟帝與戎曳猾夏周宣攘之亦列風雅
喬樅謹案攘毛詩作襄齊詩與毛字異陸氏釋文
云襄本或作攘謂三家之文也
雨雪載塗
補易林復之蠱雨雪載塗
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不知僞臣詩云未見
補鹽鐵論論誹篇語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此之謂也
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此之謂也
齊詩遺說攷　卷二　十五
執訊獲醜
補漢書衛青傳執訊獲醜○師古曰執訊者謂生執其
人而訊問之也獲醜者得其衆也一曰醜惡
補禮記王制鄭注訊猶所生獲斷耳者詩曰執訊獲醜
杕杜
補鹽鐵論繇役篇古者無過年之繇無踰時之役今近
者數千里遠者過萬里歷二期長子不還父母愁憂妻
子詠嘆憤懣之恨發動于心慕積之思痛于骨髓此杕
杜采薇之所爲作也
喬樅謹案據鹽鐵論是齊詩之說以杕杜及采薇
同爲刺詩與毛敘杕杜勤歸之義迥異矣
日月陽止
補董仲舒雨雹對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月純
陰嫉于無陽故詞之陽月詩人所謂日月陽止者西京雜記
期逝　至而多爲恤
補易林蓋之鼲期逝不至室人銜恤
喬樅謹案期逝毛詩作期逝傳云逝往也文與齊
異
魚麗
補儀禮鄉飲酒鄭注魚麗言太平年豐物多也物多酒
旨所以優賢也
君子有酒旨且多
物其多矣
喬樅謹案儀禮釋文麗本或作離麗離古通物多
酒旨義見前
易林朕之小過魚麗思初
喬樅謹案魚麗言太平年豐物多而集焦氏以爲思
初者按鄭志答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
然則魚麗思初蓋誦古之篇非造之也

白華
華黍

鄭仁禮鄉飲酒至大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小雅○鄭注以笙吹此詩以爲樂也南陔周之與也周公制禮作樂采時篇也今亡其義未聞昔周之興也周公制禮作樂采時世之詩以爲樂歌所以道情相風切也其有此篇明矣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謂當時在者而復雜亂者也惡能存其亡者乎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二百年之間五篇而已此其信也

喬樅謹案毛詩序云南陔孝子之絜白以養也白華孝子之絜白以養也華黍　和歲豐　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鄭君云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衆編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于其篇端云又關其亡者以見在爲數故推首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舊貫氏禮疏云鄭云鄉飲酒燕禮用焉孔子之時未必毛傳以爲孔子前亡注詩之時既

由庚

鄭儀禮鄉飲酒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鄭注六者皆小雅篇也由庚崇邱由儀今亡其義未聞

喬樅謹案賈氏疏曰案詩序云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邱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此毛公續序義與南

陔白華華黍同堂上歌者不亡堂下笙者即亡蓋當時方以類聚笙歌之時各自一處故存者併存亡者併亡也陸氏詩釋文云此三篇依六月序由庚在南有嘉魚前崇邱在南山有臺前今同在此首以其俱亡使相從耳喬樅謂據儀禮笙間篇第先由庚次南有嘉魚次崇邱次南山有臺次由儀與六月詩序合知孔子編詩之時其次第本然毛公以其辭亡使笙間三篇各相從爲類故鄭君謂非孔子之舊也今依儀禮爲編次之如此

詩氾厤樞曰嘉魚在巳火始也

禮儀禮鄉飲酒鄭注南有嘉魚言太平君子有酒樂與賢者共之也能以禮下賢者賢者樂莫而歸之與之燕樂也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禮記大學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易林離之中孚旨嘉魚駕黃取遊舫鰍翊翊利來只君子民之父母

詩考南山多福

詩云德不已是也

禮儀禮鄉飲酒鄭注言又欲其名德之長謂此

齊詩遺說攷 卷二 十一

翼奉傳斯寒露瀼瀼既見君子爲龍爲光

溺文有小異又說文魚部云鱨魚似鯉大口魚卓聲

易林晉之大壯蓼蕭露瀼君子龍光鳴鸞嘒嘒

異作鯨亦三家之異文式燕見列女

傳據鄭注言與之燕樂字作燕則知古詩文與毛

同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云纍本亦作藟據鄭注言賢者纍而歸之是齊詩文不從艸作藟

樂記鄭注見前

南山有臺

禮儀禮鄉飲酒鄭注言太平之治以賢者爲本愛友賢以爲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禮記大學引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既欲其名德之長謂此又欲其名德之長也

詩考南山多福

樂記鄭注見前

由儀

禮儀禮鄉飲酒鄭注言又欲其名德之長謂此又欲其身之壽考

齊詩遺說攷 卷二 十二

易林晉之鼎湛露之歡三爵畢恩說之恒同人之離同又說之解濟白雉翠雉慕德交朝湛露之恩使我得

懼

喬樅謹案毛叙以湛露爲天子燕諸侯之詩三家之說蓋與毛同

六月

漢書匈奴傳宣王興　命將征伐玁狁詩人美大其功

四牡騤騤載是常服

易林益之井六月騤騤各欲有室專征未裝俟待且明

喬樅謹案之小雅文與此同惟後二句一復來

未裝候時　且明未裝疑才裝之譌出車詩文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箋言召御士吏裝載物而往是謂載爲裝太元元錯云裝候時與易林束裝候時

書西羌傳云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夷王爲虢公所迫世玁狁已內侵中國其後益熾遂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夷王雖亦命將率師而於玁狁之言玁狁匪茷云蓋歷溯前事見其恣肆之也

孚毛傳棘急也崔靈恩急汲氏懿行云憴者心之急也憴與棘音義同

泮三國名臣序贊注引薛君韓詩章句篇云茷戎也戎即憴字之省

玁狁匪茷匪棘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元戎十乘以先啟行

補易林未濟之益玁狁匪茷治兵焦穫侵鎬爭彊元戎其翫以安我王

喬樅謹案匪茷毛詩作匪茹箋云茹度也蓋毋齊詩申毛之義易林末句本又作衰及夷王攷後漢書西羌傳云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夷王爲虢公所迫世玁狁已內侵中國其後益熾遂侵鎬及方不能揜逐詩言玁狁匪茷蓋歷溯前事見其恣肆之也

補漢書匈奴傳周宣王時玁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伐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蟲螘之螫毀之已故天下稱明

補班固燕然山銘元戎輕武將侵

薄伐玁狁至于太原

補盬鐵論繇役篇周宣王尹吉甫式遏寇虐詩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

玁狁至于太原

漢書叙傳薄伐玁狁恢我朔邊

喬樅謹案漢書叙傳薄伐玁狁恢我朔邊一句又見衛青傳引詩

文武吉甫

喬樅謹案古今人表尹吉甫列上下次周宣王世

飲御諸友炰鱉膾鯉

補易林豫之萃飲御諸友所求大得小畜大過同

補易林賁之頤炰鱉膾鯉

張仲孝友

補易林離之坎六月采芑征伐無道張仲方叔克勝飲酒小過之未濟同

喬樅謹案古今人表張中列上下次周宣王世毛詩作張仲中仲古字通用

補又小過之未濟六月采芑征伐無道張仲季叔孝友

嗣也白虎通用魯詩說云二十與戎事據齊詩之說與魯韓義異

飲酒

喬樅謹案歐陽集古錄薛氏鐘鼎款識竝載有張仲簋銘五十一字其文曰用饗大正歆王賓饌具召飲張仲畀壽馬

瑞辰曰簋銘言諸友與詩飲御諸友合竝蓋因此時得與燕飲作也易林云張仲季叔孝友飲酒蓋以詩言諸友當時叔季皆在詩特言張仲以該叔季也魏韻云張姓本自軒轅第五子揮始造弦實張綱維世掌其職後因氏焉此張受姓之始也

采芑

方叔元老克壯其猶

詩氾歷樞曰午采芑也

補盬鐵論未通篇古者十五入太學與小役二十冠而成人與戎事五十以上血脉益剛曰艾壯詩曰方叔元

老克壯其猶故商師若采周師若鳥

喬樅謹案五經異義引韓詩說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白虎通曰王命法年二十三十受兵何重絶人世也師行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須其有世嗣也白虎通用魯詩說云二十與戎事據齊詩之說與魯韓義異

補漢書李廣蘇建傳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喬樅謹案古今人表方叔列上下在第三等

車攻

補易林履之夬吉日車攻田弋獲禽宣王飲酒以告嘉功

喬樅謹案鼎之隨第三句作反行飲至

補班固東都賦嘉車攻四牡孔阜東有圃草爲言行狩

補易林解之否鳴鸞四牡舄出行狩合格有獲獻公飲酒

補班固東都賦豐圃草以簫獸

補班固東都賦豐圃草以簫獸決拾既次

補儀禮鄉射鄭注決猶闓也以象骨爲之著右大擘指以遂弦者也其

喬樅謹案鄭司農云抉者所以縱弦詩云抉拾既次詩家說或非射時則謂之拾拾斂也所以蔽膚斂衣也○又士喪禮鄭注決猶闓也挾弓以橫執弦詩云決拾既依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

補漢翼奉上封事曰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兼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覽大已酉主之二陽並行是以

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

喬樅謹案翼氏云詩之爲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六情者謂公正覽大兼貞陰賊貪狠姦邪也說詳齊詩翼氏學疏證

伾伾俟俟

補說文人部俟大也从人矣聲詩曰伾伾俟俟

喬樅謹案毛詩儦儦俟俟韓詩作駪駪駿駿見文選張衡西京賦李注引薛君章句平子用魯詩據西京賦羣獸駪駿之語是魯詩文與韓同說文所引蓋據齊詩之文也毛詩釋文儦本作麃又作麃同古穴反俟音次說

趨也廣雅云行也儁伍一聲之轉故古人通借用之

臨川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齊詩小雅二

鴻雁

詩氾厤樞曰鴻雁在申金始也

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漢書蕭望之議曰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

庭燎

乙損庭燎夜明追古傷今陽弱不制陰雄坐

喬樅謹案列女傳云宣王嘗夜卧晏起后夫人不出房妾后脫簪珥待罪于永巷曰妾之不才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敢請辭子之罪宣王悟遂勤于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宣王中年怠政而庭燎詩作脫簪之諫當在此際宣王感悟能復勵精圖治所以為中興賢主也又剡之大有第二句作追嗣日光

鶴鳴

補易林師之艮鶴鳴九皐遊世隱居抱道守貞竟不隨時

鶴鳴于九皐

補易林无妄之解鶴鳴九皐處子失時

他山之石可以為錯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補易林明夷卦他山之錯與（與為仇婦妹之頗同）

祈父

詩氾厤樞曰酉祈父也

補易林謙之歸妹爪牙之士怨毒祈父轉憂與已傷不

及母小過之（離同）

予王之爪牙

補漢書敘傳爪牙信布腹心良平

白駒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

補易林坤之巽白駒生芻猗猗盛姝

補班固西都賦幽林穹谷

喬樅謹案李善文選注引韓詩在彼空谷為證然孟堅是用齊詩西都賦此語當本齊詩之文穹谷空谷字與齊韓不同毛作空谷字與齊韓不同

黃鳥

通義　易林乾之坎黃鳥來集既嫁不管念我父兄思復邦
我行其野
言採其蓄

通義　易林巽之謙黃鳥採蓄既嫁不答念吾父兄思復邦
國

齊詩遺說攷　卷二　三

喬樅謹案毛詩言採其蓫釋文云蓫本亦作蓄據易林巽之謙黃鳥採蓄既嫁不答念吾父兄思復邦國是三家文皆作蓄曹植七啓云易林言黃鳥採蓄是三家文皆作蓄曹植七啓云霜蓄露葵李善注曰毛詩我行其野言採其蓫蓫與蓄音義同也焦氏說本齊詩以我行其野與黃鳥爲一時事故并舉之如六月朵芑吉日車攻之例也

斯干

喬樅謹案漢書翼奉傳云奉以宮室死囚奢泰難供乃上疏言宜東徙成周遷都正本七復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蓄必有五年之蓄然後大行考室之禮注引斯干之詩爲證攷劉向楊雄諸家所稱魯說皆以斯干爲宣王像宮室之詩蔡邕又舉斯干詩以證遷都之事並與翼奉說合然則此詩魯齊同義矣

乃占我夢吉夢惟何惟熊惟羆惟虺惟蛇大人占之惟熊惟羆男子之祥惟虺惟蛇女子之祥

通義　漢書翼奉云案占非一而要爲大故周有其官詩載熊羆虺蛇衆魚旐旟之夢明著大人之占以考吉凶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通義　班昭女誡曰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弄之瓦磚而齊告焉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磚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齊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謙讓恭敬先人後已有善莫名有惡莫辭忍辱含垢常若畏懼是謂卑弱下人也晚寢早作勿懼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剔易所作必成手迹整理是謂執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子清靜自守無好戲笑潔齊酒食以供祖宗是謂繼祭祀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稱之可聞黜辱之在身未之見也三者苟備而患名譽之不聞黜辱之可遠哉

喬樅謹案曹大家女誡首章即述此詩之義皆據

無羊

牧人乃夢衆惟魚矣旐惟旟矣大人占之

漢書藝文志詩載衆魚旐旟之夢明著大人之占以考吉凶

喬樅謹案盧氏鎧山札記引丁希曾說衆乃螽字之省馬瑞辰亦以說文螽爲蠡之或體公羊文二年雨螽于宋何休解詁曰螽猶衆也螽即蝗多爲魚子所化埤雅云陂澤中魚子落處逢旱日暴卒變飛蝗若雨水充溫悉化爲魚是其證也此詩牧人夢螽蝗化爲魚故爲豐年之兆衆惟魚矣與旐惟旟矣相對成文

節

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民之不迷不由斯道也

喬樅謹案鄭君禮記注與董子義同韓詩亦以節爲刺周大夫爭田之詩是齊義與毛氏異

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禮記大學引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鄭注巖巖喻師尹之高嚴也師尹天子之大臣爲政者在下之民俱視所行而則之可不慎其德乎

喬樅謹案鄭君禮記注與董子義同赫赫師尹二句又見緇衣篇

春秋繁露山川頌曰積土成山無損也成其高無害也成其大無窮也小其上泰其下久長安後世無有去就儼然獨處惟山之意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毛傳云節高峻貌釋文引韓詩云節視也義與毛殊今據董子山川頌言成其高云云引節彼南山爲證是齊說亦以節爲高大之貌也

漢書成帝紀永始四年詔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未聞修身進禮同心憂國者也詩不云乎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師古曰詩小雅節南山之篇赫赫盛貌也師尹尹氏爲太師之官也言爲衆所瞻仰

喬樅謹案伏理以齊詩授成帝見後漢書伏湛傳

漢書敘傳民具爾瞻○師古曰詩小雅節南山之篇曰赫赫師尹之任位尊職重下所瞻望而乃不爲善乎深責之也

喬樅謹案鄭君禮記注用齊詩義師古漢書注亦據舊解述齊詩之說故詞意略同

後漢書郎顗拜章曰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節彼南山詠自周詩

憂心如惔不敢戲談

鹽鐵論散不足篇孔子讀史記喟然而嘆傷正德之廢君臣之危也夫賢人君子以天下爲任者也任大者思遠思遠者忘近誠心閔悼惻隱加爾故忠心獨而無累此詩人所以傷而作詩云憂心如惔不敢戲談

天方薦瘥

說文田部疀殘蔇田也詩曰天方薦疀

喬樅謹案今本說文作瘥殘田也玉篇田部同蔇字

尹氏大師

秉國之鈞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

漢書律厤志鈞者均也陽施其氣陰化其物皆得其成就平均也詩云尹氏大師秉國之鈞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師古曰言尹氏居大師之官執持國之權量維制四方輔翼天子使下無迷惑也

喬樅謹案鈞毛詩作均傳訓均爲平也均古今文之異史記周本紀引書呂刑其罪惟均作惟鈞是其驗已師古魏大饗碑奚啓均臺之饗鈞作均是其驗也註齊詩之注云執持國之權量與毛義異蓋本舊註齊詩訓天子是毗句又見漢書敘傳

式夷式已無小人殆

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詩云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盧辯注小雅節之四章殆近也

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

禮記緇衣詩云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

喬樅謹案今本說文作瘥殘田也玉篇田部同蔇

鄭注傷今無此人也成邦之人成也誰能秉行之不自以所爲者正盡勞來百姓憂念之者與疾時大臣專功爭美

喬樅謹案鄭君此注用齊詩義與箋說不同周官八成有以版圖聽人訟地者齊家以是詩爲刺大夫緩義急利爭田成訟故傷今之無人莫能秉國成而治之也毛詩作誰秉國成無能字

四牡項領

補易林噬嗑之婦姝項領不試

嘉父作頌

喬樅謹案古今人表嘉父列中上嘉父毛詩作家父魯詩文與齊同

正月

正月繁霜

補易林晉之蹇正月繁霜

喬樅謹案毛傳正月卽夏之四月鄭箋云夏之四月建巳之月純陽用事而霜多急恒寒若之異焉瑞辰曰漢書五行志引五行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厥極貧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言上偏聽不聰下情隔塞則不能謀慮利害失在嚴急故其咎急也盛冬日短寒以殺物政迫促故其罰常寒也寒則不生百穀上下俱貧故其極貧也今攷此詩首章曰民之訛言亦孔之將二章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五章曰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是聽之不聰也三章曰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十一章曰念國之爲虐末章曰天天是椓是失在急虐也三章曰念我無祿又曰于何從祿末章曰民今之無祿見其極貧也而首章言正月繁霜鄭箋以爲急恒寒若之異則信乎天人相感之理有不爽矣蓋聽屬水水主寒寒水氣也故聽不聰則水失其時而有恒寒之異劉向上封事曰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以繁霜爲訛言及不用賢所致其說蓋本韓詩喬樅謂馬據漢志所引五行傳證明此詩正月繁霜之異其說詮碻其以劉向封事所言爲本之韓詩則非也攷漢志夏侯勝下及許商皆以經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夏侯勝勝傳從始昌教所賢弟子其傳與劉向同又夏侯始昌通五行傳竇傳自

夏侯始昌與齊詩同一師法劉向洪範五行傳論即夏侯所推之傳向乃集而論之故漢書傳贊云劉氏洪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封事所陳皆本五行傳語非本之韓詩也漢書翼奉傳云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昌視聖人名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蓋州土建君臣立律歷陳成敗昌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往[illegible]六攷心昌言王道之安危后蒼事夏侯始昌通詩禮翼奉又事后蒼治齊詩奉爲始昌再傳弟子其言齊詩始際皆推本五行以著天人之應鄭君此箋蓋用齊詩之說爲解

彼故老訊之占夢

漢書藝文志蔽者不稽諸躬而忌訞之見是以詩刺召彼故老訊之占夢

彼故老訊之占夢

漢書藝文志蔽者不稽諸躬而忌訞之見是以詩刺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傷其舍本而憂末不能勝凶咎也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惟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

顯鐵論周秦篇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惟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斯方此之時豈特肓火蹈刃哉故政寬則民親上政嚴則民謀主聖人知之是以務恩而不務威

喬樅謹案局蹐今詩作跼蹐毛詩釋文於局蹐下言局本又作跼局跼古今字之異說文走部云趜促也詩曰謂地盖厚不敢不趜與魯韓毛文異盖據齊詩趜蹐古相通用說文疒部以癏爲古文瘐字是其明驗鹽鐵論作蹐後人順毛改字耳又說文出部云虺以注鳴者詩曰胡爲虺蜴與鹽鐵論引同皆據齊詩也

荀悅漢紀王商論獨智不容於世獨行不畜於時是以昔人所以自退也雖退猶不得自免是以離世深藏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盖厚不敢不蹐哀今之人胡爲虺蜴本不敢立於人間況敢立於朝乎自守猶不免患況敢守於時乎無過猶見誣枉而況敢有罪乎閉口而獲誹謗況敢直言乎以六合之大匹夫之微而一身無所容焉豈不哀哉

喬樅謹案說文訓趜爲側步即荀悅不敢投足之義今漢紀仍作蹐字此後人順毛改之耳玉篇走部云趜小行貌詩曰謂地盖厚不敢不趜今作跼

攷說文足部云踦小步也詩曰不敢不踦許氏述踦兩引詩語蓋兼採三家異文玉篇述下引詩卽本之說文顧野王不見齊詩故以詩述字爲今作踦也蜥作蜴者亦後人順毛攷字毛詩釋文蜴星歷反字又作蜥段氏玉裁云說文無蜴字蓋蜴卽蜥之或體

補易林坤之師謂天蓋高是非之正取之逆順逆順之補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是非之正取之名號名號之正取之天地謫而效天地者爲號鳴而命者爲名名號異聲而同本皆號名而達天意者也事各順於名名各順於天之際合而爲一同而通理動而相益順而相受謂之德道詩曰惟號斯言有倫右迹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鄭君詩箋讀號爲呼號之號董子以號爲名號與箋義異據此知齊詩之義蓋以局蹐于訛言之相誣陷嫉時是非倒置邪說害正故陳此義以爲刺也董子又云欲審曲直莫如引繩欲審是非莫如引名詰其名實觀其離合則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謰已說皆本之此詩迹毛詩作脊蓋古文之叚借故傳訓脊爲理玉篇迹跡也理也倫亦

與迹同義說文倫一曰道也小雅雨無正迹道也荀爽易注云綸迹也是倫又與綸通

補後漢書左雄上疏曰詩云哀今之人胡爲虺蜴虺蜴皆有毒能傷害人畏忌之左雄此說本齊詩之訓與鹽鐵論政嚴云虺蜴之性見人則走別云詩意正合鄭君詩箋云虺蜴之性見人則走別爲一義與此說異

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補禮記緇衣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鄭注言君始求我如恐不得我既得我持我仇仇然不堅固亦不力用我是不親信我也

喬樅謹案鄭君此注據齊詩說與毛詩傳箋義異不足釋言也　傚也郭注以爲傚慢賢者效賤雅釋言執執緩也王氏疏證云集韻執緩持也執通作仇仇緇衣注言詩者說仇然不堅固是非倒置邪說害正故陳此義持之意與廣雅同義證本于三家也今案彼求我則如不我得言求我之急迹執我仇仇亦不我力言用我之緩也三復詩詞則緩于用賢之說爲切而傚賢之義爲疏矣

炎之方　申戎滅之

補漢書敘傳炎炎燎火亦孔不陽○張晏曰天子盛若燎火之陽今委政王氏不炎熾矣

赫赫宗周褒姒滅之

喬樅謹案此亦本詩說以王氏比之謂水也

補易林大畜之姤赫赫宗周光榮衰滅

補又臨之小畜　后在側屏蔽王目搔擾六國

補漢書敘傳亦　昏溟於褒女戎敗我驪遂亡鄫鄶

補班固幽通賦亦　旒于夏庭分匝三正而滅周○賈師古曰謂褒姒也

天家曰三正謂夏殷周也文選注

詩遺說攷　卷二　十二

其車沸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

補易林泰之同人多載重負捐棄于野子母誰子但自勞苦師之姤同　助予

潛雖伏矣亦孔之昭

補禮記中庸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鄭注孔甚也昭明也

憂心慘慘　亂之爲虐

補鹽鐵論誅秦篇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

喬樅謹案漢書武帝紀引詩文同

補易林咸之无妄婚姻孔云睽之家人同

十月

補漢書梅福傳數御十月之歌○孟康曰十月之詩刺后族太盛也

喬樅謹案孟康說五際稱齊詩內傳云云知其所習爲齊詩也

漢書翼奉上封事曰臣奉編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餘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之有徵亦不足多過所習耳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于星氣日蝕地變見于奇物震動所以昌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臧六體五臧象天六體象地故臧病則氣色發于下短病則欠申動于兒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

詩推度災曰十月之交氣之相交周十月夏之八月及其食也君弱臣強故天垂象以見徵辛者正秋之王氣卯者正春之臣位日爲君辰爲臣八月之日交卯食辛卯者臣侵君之象也毛詩正義

補後漢書馬嚴上封事曰日者衆陽之長食者陰侵之

喬樅謹案嚴爲文淵兄子文淵習齊詩則嚴承其家學亦當爲齊詩也

補 又郎顗上封事曰日者太陽以象人君政變於下日應於天清濁之占隨政抑揚天之見異事無虛作

補 又丁鴻上封事曰臣聞日者陽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陰精盈虧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陰陵陽月滿不虧下騎盈也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屬專權於外黨類彊盛侵奪主勢則日月薄食故詩曰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變不虛生各以類應人道悖于下效驗見于天雖有隱謀神照其情垂象見戒以告人君

阿樅謹案孝公說十月之交詩與齊家諸說大旨並同是亦習齊詩也

月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

補 後漢書左雄疏曰詩云四國無政不用其良

補 荀悅漢紀六詩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曷用其良

喬樅謹案告曾詩作鞫鞫亦告也見玉篇告鞫一聲之轉故通用齊韓與毛文同曷疑不之誤諸所引詩皆作不字

彼月而食則惟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補 漢書天文志詩云彼月而食則惟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詩傳曰月食非常也比之日食猶常也

喬樅謹案此所引詩傳是齊詩之傳也司馬彪續漢志言班固敘漢書而馬續述天人志亦傳其家學也

煌煌震電不甯不令

詩含神霧曰煌煌震電不甯不令此應刑政之大暴故爲援兄子伏波之子並習齊詩季上當亦傳其家學也

震雷驚人使天下不安

初學記二十 太平御覽六百三十五

補 漢書李尋條災異對曰詩所謂煌煌震電不甯不令共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

喬樅謹案李尋說詩與翼奉丁鴻義同皆齊詩之學也

補 後漢書郎顗上封事曰雷者所以開發萌芽辟陰除害萬物須雷而解資雨而潤王者崇寬大順春令則雷應節不則發動於冬當震反潛雷者號令其德生養號令殆廢當生而殺則當反作其時無歲

喬樅謹案開元占經一百二引京氏曰人君承用

節度卽雷風以節之暴行威福則雷霆　人足證
此詩所言是應刑政之大暴郎顗之說義亦猶是
也

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

詩雅度災曰百川沸騰衆陰進山冢崒崩人無仰高岸
爲谷賢者退深谷爲陵小臨大毛詩正義

補漢書李尋條災異對曰間五行以水爲本其星元
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爲準平王道公正修明
則百川理落脈通徧竭失綱則涌溢爲敗今川水漂漏
與雨水並爲民宇此詩煌煌震電不冝不令百川

沸騰者也其咎在于皇甫卿士之屬惟陛下留　詩人
之言少卽外親大臣

喬樅謹案齊詩四始以水爲首卽李尋之說所本
也

易林晉之困高平爲谷陽失其室

補又明夷之比深谷爲陵妻者復興

皇父卿士皮惟司徒家伯惟宰仲術膳夫擇子內史蔿惟
趣馬萬惟師氏

補漢書古今人表皇父卿士司徒皮大宰家伯膳夫仲
術內史掫子趣馬蔿師氏萬並列下下

案古今人表以皇父卿士諸人列皇甫卿士之後與
齊說不合錢詹事大昕以爲中有倒寫錯亂非王莽
也人表通以爲馬讀據臨志以爲曹大家據

喬樅謹案此所引皮術據萬哲齊詩之文故與毛
異惡氏棣云地理志魯國薛縣應劭曰薛音皮是
薛有皮音故亦作皮也儀禮既夕云設披注言今
文皮爲藩鄉射禮皮樹中注言今文皮樹爲蔈監
是古皮蔈同音故韓詩作蔈惟司徒又據古今人
表云太宰家伯是家伯作冢伯故鄭箋以冢宰釋
之喬樅謂家伯是家伯之譌家氏姓也春秋桓十

五年天王使家父來聘是其明證術與述同古又
通作允亦通作聿禮記祭義而術省之漢張表碑
方伯術職此古人以術爲述字詩文王聿修厥德
傳云聿述也漢書東平王宇傳作述修厥德詩大
雅聿懷多福箋亦云聿述也春秋繁露郊祭篇作
允懷多福皆術允古通之驗又漢書五行志注引
詩楶惟趣馬蓋據舊注齊詩文而古今人表仍作
蹶此後人轉寫順毛改字宜爲訂正萬魯詩作蹋
見潛夫論本政篇

補易林萃之蹇家伯爲政殉我下土

補又漸之井家伯妄施亂其在官

喬樅謹案此言家伯爲政足見宰爲大宰非宰夫矣先鄭司農周官宰夫注引詩家伯惟宰謂此宰夫王肅述毛以宰爲小宰皆與齊詩義異

刺妻煽方處

甲候騷雅戒旦昌炙符厲倡嬖期十之世權在相

又曰刺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罔主異

載震董毛詩正義

案毛詩豔妻煽方處傳云豔妻褒姒美色曰豔鄭箋云此篇刺厲王豔妻煽方處傳云豔妻褒姒美色曰豔鄭箋后匹也謂王后焉正淫於色七字皆用

后嬖寵方熾之時並序仁言妻黨盛大訓行之甚也

敵夫曰妻正義云中候曰刺者配姬以放賢刺豔古今字卩以刺對姬刺爲其姓以此知非褒姒也孫毓毛詩異同評云竊以褒姒龍齕之妖所生褒人養而獻之無有私竊皇父以下七子之親而令在位若此之盛也又尚書緯說豔妻謂厲王之婦不斥褒姒鄭字皆引詩則作傳者亦三家之異文

箋於義爲安今攷書緯與詩緯多主齊詩說此篇毛韓詩作豔魯詩仁則作刺者齊詩也正義以皇父家伯仲允蓋與后同姓刺姓周有刺子三代後尚有刺姓元有刺韶見仇氏萬姓文望明　刺榮武官教諭見　金石志刺姓可稽者如此

後漢書左雄上疏曰幽厲昏亂不自爲政褒豔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綜深谷爲陵

案雄疏上言幽厲下不宜專指褒姒褒豔當作褒刺猶谷永之稱褒閔也閔妻本出魯詩詳見漢書谷永傳顏注刺妻見於中候本出齊詩學者多聞豔寡聞刺故後漢書因依毛詩改爲豔而不知刺字之本于齊詩也

無罪無辜讒口嗟嗟

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傳言皆背憎職競由人

補易林乾之臨云悲無辜背憎爲仇蒙之革謙之復恒之艮同

補又解之節下民多孽君失其常

喬樅謹案毛詩疁疁釋文云韓詩作嗟嗟魯詩亦與韓文同見劉向引詩知三家今文皆作嗟又毛詩傳訓釋文云　文作傳云聚也攷說文傳噂二字皆引詩則作傳者亦三家之異文

昊天

補易林乾之臨南山昊天刺政閔身蒙之革謙之復恒之艮同

喬樅謹案此詩篇名毛敘作雨無正韓詩亦與毛同今據易林說則知齊家即以昊天爲篇名攷首

句浩浩昊天之語也或據易林謙本昊天作
以下篇小緡當之其說非是第五句昊天疾威正
義云上有昊天明此亦昊天定本皆作昊俗本
作緡天誤也釋文云緡密也反本有作昊天者非
也陸孔所從本各異而孔說爲長是昊之作緡易
以形近致誤焦以南山昊天二詩對舉南山卽
指節彼南山之詩下句刺政閔身刺政承南山而
言調赫赫師尹不平調何也閔身承昊天而言調
不慮不圖

補漢書敘傳不圖不慮

喬樅謹案不毛詩皆作弗魯詩文與齊同

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薰胥以鋪

補鹽鐵論申韓篇詩云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
淪胥以鋪痛傷無罪而累也

喬樅謹案此引詩作淪胥是後人改從毛詩非次
公之舊文也據漢書胥灼注知齊魯韓皆作薰胥
胥相也從人得罪相坐之刑也

喬樅謹案毛詩淪率也師率字通是毛

小緡

謀猷回穴

補班固幽通賦畔回穴其弗蓋兮○賈大家曰回邪也
穴僻也

喬樅謹案文選幽通賦回作迴李善注引韓詩曰
謀猷迴穴文潘岳西征賦事回次而好還李善亦
引韓詩曰謀猷回次攷毛詩釋文云回邊音羣僻
也韓詩作猷義同然則李善注非也孟堅用齊詩
漢書載幽通賦作回宁定齊詩之文安仁西征賦

作回次蓋本魯詩李善不見齊魯二詩故皆引韓
詩爲證意以回迴字同穴次爲歟之異文耳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

補禮記緇衣引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鄭注猶道也
言褻而月之會厂不告以吉凶之道也

漢書敘傳薰胥灼曰齊魯韓皆作薰薰卽也
斐煩卜筮神明不應故筮瀆不告易以爲息龜厭不告
詩以爲刺

補鹽鐵論復古篇詩云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

是經維邇言是聽此詩人刺不遵於王道而善爲權利者

補班固幽通賦顧先民之所程

或悊或謀

補漢書敘傳或悊或謀

齊詩遺說攷 卷二十二 三

喬樅謹案毛詩作哲傳以明哲爲訓與齊詩字異攷說文口部哲知也从口折聲悊从心又心部悊敬也从心折聲則悊哲二字義各不同哲或从心此古人假悊爲哲字耳師古不知悊字本齊詩引鄭箋言有知者有謀者爲解與班固語意不合

補春秋繁露楚莊王篇詩云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彼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人皆有此心也

喬樅謹案毛詩作念昔先人爲異

補禮記祭義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鄭注明發不寐謂夜至旦也二人謂父母

喬樅謹案祭義下云文王之詩也孔疏以爲詩人陳文王之德以刺亦得爲文王之詩攷毛傳訓先人爲文武則明發不寐二語卽陳文王之德禮記云文王之詩猶云詩言謂文王也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

齊詩遺說攷 卷二十二 三

補易林小畜之大過中原有菽以待饔食

喬樅謹案豫之萃作以待雞食雞字疑誤

通傳言通爲朝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則以悊訓敬與孟堅引詩之意始合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

補禮記中庸鄭注蒲盧蝃蝀謂土蜂也詩曰蝃蝀在東莫之敢指蝃蝀負之蝃蝀桑蟲也蒲盧取桑蟲之子去而變化之以成爲己子

朋與夜寐無忝爾所生

補大戴禮立孝篇詩云朋與夜寐無忝爾所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

補易林同人之未濟桑扈竊脂啄粟不宜亂政無常使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彼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小宛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

補論鐵論詔聖篇法令可仰而不可蹈可臨而不可入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爲其無益也

我孔明

宜犴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補 鹽鐵論五刑篇法令衆人不知所辟此斷獄所以滋衆而民犯禁也詩云宜犴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刺刑政繁也故治民之道務篤其教而已

補 漢書刑法志原獄刑所自蕃若此者禮教不立刑法不明民多貪鄙豪傑務私姦不輒得獄犴不平之所致也

喬樅謹案服虔云鄉亭之獄曰犴郭璞曰今之獄名犴字毛詩作岸古文之假借韓詩文與齊同握粟出卜者按

管子云守龜不兆握粟而筮者屢中說文云眞卜問也从卜貝以爲蓍繫傳引詩握粟出卜謂古者求卜必用貝握粟其至微者也則粟蓋所以酬卜耳

惴惴小心如臨于谷

補 班固幽通賦蓋惴惴之臨深谷乃二雅之所祗○曹大家曰小雅曰惴惴小心如臨于谷大雅曰人亦有言進退維谷此皆敬慎之戒也十文選四

小弁

補 易林訟之大有尹氏佰奇父子生離無罪被辜長舌盜攻郊特牲而

所爲中宇之井家人之謙同

補 又豐之旅讒言亂國覆是爲非伯奇流離恭子憂哀異之觀同

喬樅謹案易林語與漢書御覽合蓋齊詩爲說漢書馮奉世傳贊說邪交亂貞良被害自古而然故伯奇放流孟子宮刑申生雉經屈原赴湘小弁之詩作離騷之詞與經曰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案詳玩此贊文義小弁句承伯奇言離騷句承屈原言蓋舉首尾以包中二人也否則文法偏枯矣據此班亦以小弁爲伯奇作班用齊詩是三家同

雉之朝雊尚求其雌

補 禮記月令鄭注雊雉鳴也詩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心之憂矣涕既隕之見上

巧言

補 易林隨之夬辯變白黑巧言亂國大人失福君子迷惑

盜言孔甘亂是用餤

補 禮記表記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鄭注盜賊也孔甚也餤進也

喬樅謹案禮記釋文云餤徐本作鹽攷郊特牲而

鹽諸利注鹽讀爲盬盬正義云盬鹽聲相近十月之交盬妻侯作剔是聲近通假之驗

匪其止恭惟王之卬

補禮記緇衣小雅曰匪其止恭惟王之卬○鄭注匪非也卬勞也言臣不止於恭敬其職惟使王之勞此臣使君勞之詩也

喬樅謹案恭毛詩作共釋文云本又作恭禮記釋文止恭爲其字又載皇本作躬云躬恭也

秩秩大猷聖人謨之

班固幽通賦謨先聖之大猷兮○師古曰詩小雅巧言之篇曰秩秩大猷聖人謨之

道也言人當謨先聖人之道文選注漢書注

喬樅謹案文選李善注云毛詩曰匪大猷是經或作猷字誤也喬樅謂師古漢書注引巧言詩爲證正作大猷此據舊說所引齊詩之文班用巧言之篇非用小緡也李善說非是猷猷字與猶同猶猷古通禮記檀弓咏斯猶注云猶當爲搖秦人猶猷聲相近爾雅釋詁猷喜也注引禮記曰詠斯猶卽猷也古今字耳謨毛詩作莫釋文云莫又作漠一本作謨案爾雅釋詁漠謨同訓爲謀後漢書文苑傳注引詩亦作聖人謨之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補春秋繁露玉杯篇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無鄰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也

喬樅謹案毛詩忖本又作寸馬瑞辰曰說文無忖字忖度卽刋劃之段借說文刋刻也劃判也廣雅刋斷也漢書元帝紀分刋節度忖度謂代爲判斷之如切物之度其長短也玉藻底絇上環頭忖也釋文忖本又作刋切也是忖卽爲刋之證古亦省作寸漢書律志寸者忖也是也爾雅木

度是度卽爲劃之證

趯趯毚兔遇犬獲之

補易林謙之益豫毚趯趯良犬逐咋未濟之師同

喬樅謹案趯趯毛詩作躍躍文異而義同

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補易林師之乾一簧兩舌佞言諂語

喬樅謹案坤之夬作妄言謀訣並字之譌

彼何人斯

補班固敘傳彼何人斯○師古曰詩小雅巧言之篇刺

讒人也其詩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甚賤而惡之也
何人斯
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補禮記表記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鄭注言人
有所行當慙怖于天人也
喬樅謹案陸氏釋文所據毛詩本愧作媿字孔氏
正義本作愧

老伯
補禮記緇衣惡惡如老伯○鄭注老伯詩篇名也

咳兮後兮成是南箕
補詩汜厤樞曰箕爲天口主出氣書正義○史記
天官書索隱
喬樅謹案史記天官書箕爲敖客曰口舌索隱云
宋均曰敖調弄也箕以簸揚調弄爲象故詩曰咳
兮後兮成是南箕又曰惟南有箕載翕其舌是箕
有舌象讒言也
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
有昊
補禮記緇衣鄭注老伯六章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
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其惡惡欲其
死亡之甚也

喬樅謹案讒人毛詩作譖人齊詩文與韓同
補荀悅漢紀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疾之深也
寺人孟子
補漢書馮奉世傳贊孟子宮刑○張晏曰寺人孟子賢
者被讒見宮刑作巷伯之詩也
補又司馬遷傳贊小雅巷伯之倫
補又古今人表寺人孟子列中之上○張晏曰寺人孟
子違于大雅以保其身既被宮刑怨刺而作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齊詩小雅三

谷風

無木不萎

補禮記檀弓鄭注萎病也詩云無木不萎

喬樅謹案禮記釋文云萎本又作委同紆危反注同

蓼莪

瓶之罄矣惟罍之恥

補後漢書陳忠疏曰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周室陵遲禮制不亨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瓶之罄矣惟罍之恥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恥也

喬樅謹案陳忠疏言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要絰服事昌赴公難退而致位自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引詩蓼莪云云此據齊詩之說與大戴禮用兵篇引詩義同忠於春秋傳公羊說亦齊學也說文罄器中空也引詩瓶之罄矣又窒空也引詩餅之窒矣罄窒字亦通

鮮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

補大戴禮用兵篇詩云鮮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盧辯曰小雅蓼莪之三章也亦因于兵革之詩也

喬樅謹案毛詩上一句無矣字

大東

補易林復之兌賦斂重數政爲民賊杼柚空虛夫其家室否之豐旨之復同

喬樅謹案潛夫論班祿篇云賦斂重而譚告通易林說與之合是齊魯義同

補漢書古今人表譚大夫次爲王世

補鹽鐵論刑德篇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補鹽鐵論刑德篇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故德明而易從法約而易行法者緣人情而制非設罪以陷人也

杼柚其空 見七月易林

補後漢書陳忠疏曰杼柚將空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柚本又作軸攷說文杼機持緯者縢機持經者段氏注云淮南氾論訓後世爲之機杼勝復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捨形禦寒勝者

滕之假借字小雅杼柚其空滕卽軸也謂之軸者如車軸也俗作柚

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

補詩氾厤樞曰織女內正紀綱開元占經

喬樅謹案春秋合誠圖云織女天女也成衣立紀故齊制成文繡應天道

補易林小過之比天女踞床不成文章

喬樅謹案大畜之益踞床作推床餘並同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

維南有箕載翕其舌

補易林大畜之益南箕無舌飯多沙糠小過之比同

四月

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補易林大有之賁作此哀詩以告孔憂

東有開明

補大戴禮四代篇詩云東有開明

喬樅謹案閟宮明毛詩作啓明爾雅作啓明隸氏曾源毛詩稽古篇云案說文啓从戶从口開也啟从支啓聲教也明星義取于開依字當作啓喬樅謂毛詩古文假啟爲啓字三家今文並當作啓爲正

孔氏廣森云大戴禮引詩作開明或漢避孝景諱改也

北山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補易林夬之解登高望家役事未休王事靡盬不得逍遙之困同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補班固明堂詩普天率土各旨其職

喬樅謹案普毛詩作溥三家今文皆作普濱毛詩作賓又白虎通封公侯篇及喪服篇兩引此詩亦作賓蓋齊魯文並不從水旁也

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補鹽鐵論地廣篇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剌不均也

喬樅謹案此所引詩蓋齊詩故傳之文也以賢爲勞與孟子書及毛公義合鄭君詩箋趙邠卿孟子注並以賢爲賢才從魯詩之訓也

或棲遲偃仰

補後漢書郎顗拜章曰棲遲偃仰寢疾自逸

無將大車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
箋易林井之天有大興多塵小人傷賢皇父司徒使君失家
喬樅謹案此詩毛敘以爲大夫悔將小人也鄭箋云幽王之時小人與衆多賢者與之從事反見譖言自悔與小人並令揩易林言皇父司徒使君失家則齊詩之說或以此詩爲刺厲王時也

小明

念彼恭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箋詩遺說攷卷二十三 五
鹽鐵論執務篇古者行役不踰時春行秋反秋往春來寒暑未變衣服不易固已還矣今則繇役極遠盡寒苦之地危難之處今茲往而來歲還故一人行而鄉咄悵一人死而萬人悲詩云念彼恭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史不奉法以存撫人愁苦而怨思也

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殷記表記小雅曰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鄭注靖治也爾女也式用也穀祿也言故治女位之職正直之人乃與爲倫友神聽女之所爲用祿與女

喬樅謹案詩箋訓穀爲善言用善人則必用女是使聽天任命不汲汲求仕之辭記注用齊說與詩箋義異

哿矣

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喬樅謹案此詩毛敘以爲大夫悔將小人也鄭箋云幽王之時小人與衆多賢者與之從事反見譖言自悔與小人並令揩易林言皇父司徒使君失家則齊詩之說或以此詩爲刺厲王時也

景福

大戴禮勸學篇詩云哿爾君子無恒安息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禮記緇衣詩云靖恭爾位好是正直
春秋繁露祭義篇詩曰哿爾君子毋常安息靜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正直者得福也不正者不得福此其法也以詩爲天下法矣何謂不法哉其辭直而重有再歎之欲人省其意也而人尚不省何其忘哉

喬樅謹案春秋繁露引詩作毋常安息毋無古通漢人避孝文諱故改恒之字曰常也靖讀詩作靜恭毛詩作共此引詩作靜共蓋後人轉寫亂之耳

鼓鍾

尚書中候握河紀鄭注昭王時鼓鍾之詩所爲作詩正義

喬樅謹案中候多齊詩說如樞雒戒言刻者配姬

以放賢是其明證他若契握言元鳥翔水遶卵城簡拾吞生契封商稷起言姜嫄履帝武敏生棄耀稷生感迹昌皆與詩緯合鼓鍾之詩毛敘以爲刺幽王鄭注中候云昭王時者鄭時未見毛詩據齊詩爲說也

淑人君子

補漢書傳贊淑人君子（馮奉世傳又循吏傳）

以雅以南

補禮記文王世子鄭注南南夷之樂也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喬樅謹案明堂位云任南蠻之樂也鄭君注亦引齊詩遺說攷 卷二三 七

此詩以雅以南二語爲證正義引白虎通云樂元語曰南夷樂曰南南任也任養萬物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詩正義亦云以南訓任故或名任其實一也

補後漢書陳忠奏曰古者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故詩云以雅以南蚡任朱離之文蓋見齊魯之詩也今亡（陳禪傳）

喬樅謹案陳忠說與曰庐通畧同惟彼文朱離作蚡任朱離○李賢注毛詩無朝離蚡作昧爲異攷尚書大傳言陽伯之樂舞株離注云象物生育離根株也朱即株之省文陳忠取盈滿之義而非紀其數與萬億及秭之億不同

楚茨

楚楚者茨

補禮記玉藻鄭注采齊當爲楚茨之茨

喬樅謹案楚茨是齊詩之文魯作薺毛作茨韓詩文與毛同

我藝黍稷我黍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

補易林乾之師倉盈庾億宜種黍稷年豐歲熟民人安息（比之師坤之恒詞意畧同）

齊詩遺說攷 卷二三 八

喬樅謹案毛傳云萬萬曰億鄭箋云倉言盈庾言億亦互辭喻多也十萬曰億王氏念孫曰易林言倉盈庾億億亦盈也語之轉耳億字本作意或作意又作臆說文云意滿也方言臆滿也郭璞注臆氣滿也漢書賈誼傳好惡積意意者滿也言好惡積滿於中也意意臆並與億同漢巴郡太守樊敏碑持滿億盈是億即盈也襄二十五年左傳曰不可億逞億逞即億盈盈與逞古字通言其欲不可滿盈也詩言我庾惟億猶云既盈也此億字但取盈滿之義而非紀其數與萬億及秭之億不同

絜爾牛羊以往烝嘗

補易林乾之旅兩累犧牲敬享鬼神神嗜飲食受福多孫

考

獻酬交錯

補班固東都賦獻酬交錯

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補禮記坊記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鄭注卒盡也獲得也言在廟中者不失其禮儀皆歡喜得其節也

喬樅謹案詩箋以笑語卒獲爲古者於旅也語與記注義異

神嗜飲食使君壽考

補易林臨之蒙白茅醴酒蠶巫拜禱神嗜飲食使君壽考

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補易林乾之旅神嗜飲食受福多孫

信南山

補易林比之需黍稷醇醴故奉山宗神嗜飲食甘雨嘉降豚蕭殖獨蒙福祉

喬樅謹案觀之坎後二語作獨蒙福力時災不至中田有廬疆場有瓜獻進皇祖曾孫之祜

補易林小過之漸中田有廬疆場有瓜獻進皇祖曾孫壽考

執其鸞刀以啓其毛

補盬鐵論毀學篇郊祭之牛食養其年衣之文繡以入廟堂太宰執其鸞刀以啓其毛

甫田

或芸或芓黍稷儗儗

漢書食貨志后稷始畊田㠯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畛長終畝一畝三畛一夫三百畛而播種于畛中苗生葉

其上稍稍隴草因隤其上㠯附根苗故其詩曰或芸或芓黍稷儗儗芸除草也芓附根也言苗稍壯每得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儗儗而盛也

喬樅謹案毛詩或耘或耔釋文云耘或耨或作芸案周禮甸師疏亦作或芸或芓通與芓作耔說文耔雝禾根也通作芓儗毛詩作疑疑白帖引作疑亦三家之異文

以御田祖以祈甘雨

補漢書郊祀志詩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

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

農夫之慶

補易林復之師京庾積倉黍稷以興

大田

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稚

補易林坤之草螟蟲爲賊害我五穀

有雖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漢書食貨志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故民皆勸功樂業先公而後私其詩曰有雖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案毛詩釋文云有渰漢書作雖今漢書同毛作渰據

厚齋詩攷載食貨志已作渰字則王氏所引非漢書

善本也

喬樅謹案毛詩正義云經興雨或作興雲誤也定本作興雨又詩釋文云興雨如字或作興雲非也盧氏文弨云案顏介家訓始謂興雲當作興雨而陸氏釋文從之趙明誠金石錄載無極山碑有曰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乃知漢以前本皆作興雲顏氏但以班固靈臺詩祁祁甘雨爲證豈諸書皆可廢乎喬樅謂靈臺詩約舉詩詞耳如以證此詩興雲爲興雨之誤則亦將以上句習習和風之證詩谷風爲和風之誤耶況班撰食貨志引詩作興雲祁祁尤足爲顯證顏氏疎於攷據而陸孔從之過矣

補鹽鐵論水旱篇古者政有德則陰陽調星辰理風雨時國無天傷歲無荒年當此之時雨不破塊風不鳴條旬而一雨雨必以夜無邱陵高下皆熟詩曰有渰萋萋興雨祁祁

喬樅謹案桓次公用齊詩引大田文當與食貨志同今本雖作渰淒淒作萋萋與雲作興雨皆後人轉寫依毛詩改字耳

補後漢書左雄上疏曰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睦禮讓以興故詩云有渰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喬樅謹案左雄用齊詩今本後漢書雄疏引詩文與齊異亦出後人所改也

漢書蕭望之議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補禮記坊記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

○鄭注言穫者之遺餘捃拾所以爲利

通儀禮聘禮鄭注秉謂刈禾盈手之秉也筥稘名也詩云彼有遺秉又云此有不斂穧

通春秋繁露制度篇孔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

通鹽鐵論錯幣篇古之仕者不稽田者不漁抱關擊柝皆有常秩不得兼利盡物如此則愚知同功不相傾也詩云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言不盡物也

通禮記曲禮鄭注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于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元冥在北詩云來方禋祀

通禮記曲禮鄭注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于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元冥在北詩云來方禋祀者各祭其方之官而已

瞻彼洛矣

韓捧有瑟

通漢書王莽傳瑒琫瑒琕○孟康曰瑒玉名也佩刀之飾上曰琫下曰琕詩云韓琫有琕是也

棘匪

君子樂胥

通班固靈臺詩於皇樂胥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匪傲匪偕萬福來求

通漢書五行志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匪傲匪偕萬福來求○師古曰小雅桑扈之詩也傲謂傲倖也萬福言其多也謂飲酒者不傲倖不傲慢則福祿就而求之也

鴛鴦

君子萬年

通易林隨之遯君子萬年

頍弁

有頍者弁

通儀禮士冠禮緇布冠缺項鄭注缺讀如有頍者弁之頍緇布冠無笄者著頍圍髮際結項中隅爲四綴以固冠也項中有繩亦卽固頍爲之耳今未冠笄者幘頍象之所生也滕辟名茜爲頍

喬樅謹案續漢志云古者有冠無幘其戴也加首有類所以安物故詩曰有類者弁此之謂也毛傳云類弁貌則不以類爲菌名其說與此異

車舝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補禮記表記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鄭注仰高勤行者仁之次也景明也有明行者謂古聖賢也

喬樅謹案禮記釋文仰止本或作仰之行止詩作行之今毛詩行止不作之字與陸所見本異

補鹽鐵論執務篇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及離道

不遠矣

青蠅

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

補易林豫之困青蠅集藩君子信讒害賢傷忠患生婦

喬樅謹案藩毛詩作樊傳云樊藩也漢書武五子傳壺關三老茂引詩止于藩而昌邑王傳龔遂引詩作蕃皆三家之異文詩作至于藩史記滑稽傳藩作蕃引詩止于藩而昌邑王傳龔遂引詩止于藩此小雅也謂之魏詩可乎

讒言罔極交亂四國

補漢書敘傳充躬罔極交亂宏大

賓之初筵

補易林大壯之家人翠觴飲酒未得至口側弁醉酗拔劍斫怒武侯作悔

喬樅謹案此詩毛詩敘以爲衛武公刺時韓詩敘則云衛武公悔過也今據易林大壯武侯作悔是齊詩之說亦與韓同

有敦惟旅

補班固典引有敦仁義之林敦○李善引蔡邕注有敦食也肉曰有骨曰敦詩曰有敦惟旅

喬樅謹案孟堅所用是齊詩之文伯喈所引是魯

詩之句然則知齊魯詩同作有敭矣一本詩云有
善曰二字非也毛詩作殺核與齊魯文異
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
補漢書吾邱壽王傳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
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
言貫中也
喬樅謹案吾邱壽王從董仲舒受春秋則其稱詩
亦當爲齊學也此章毛傳云有燕射之禮鄭箋則
云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燕衎烈祖其非祭
與今據吾邱壽王說明以此詩爲大射之禮知鄭

箋云云蓋從齊詩之義
發彼有的以祈爾爾
補禮記射義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爾○鄭注發猶射
也的謂所射之識也言射的必欲中之者以求不飲女
爾也爾或作乙
側弁之俄
補易林井之師側弁醉客
既立之監或佐之史
補儀禮鄉射禮鄭注爾備樂舉將留賓以事爲有懈倦
失禮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詩云既立之監或佐之

喬樅謹案鄭君詩箋云立監使視之又助之以史
使胥酒欲令皆醉也與記注義異然立監史以察
儀法正欲防飲酒之失禮者也記注之義於詩意
爲合馬瑞辰曰戰國策淳于髡說齊威王曰賜酒
大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後御史卽詩所謂或
佐之史是也古者飲酒皆立之監以防失禮惟老
者有乞言之興更佐以史少者則否故云或佐之
史監以察儀史以記言下文云式物從謂無俾大
怠察儀之事也匪言勿言匪由勿語乞言於老者

而勉以慎言之詞也
魚藻
魚在在藻
補班固東都賦發藾藻以潛魚○季貢注詩小雅曰魚
在在藻
采菽
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元袞
及黼
補儀禮覲禮鄭注路謂車也凡君所乘車曰路路下四
謂乘馬也詩云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

馬又何予之元衮及黼
棠只君子萬福攸同
通易林復之家人萬福攸同可以安處大斋之大壯同
通易林坤之困和謙致棠君子攸同
角弓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
爲瘉○鄭注令善也綽綽寛裕貌交猶更也瘉病也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通禮記坊記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已斯亡○鄭注良善也言無善之人善遘相怨貪爵祿
好得無議以至亡已
通易林升之蠱商子無良相怨一方引門交爭皆以自
當
喬樅謹案據易林言商子無良云云則詩所謂受
爵不讓以至于亡者蓋指商子而言也
老馬反爲駒
通易林家人之小過老馬爲駒
毋教猱升木
通易林泰之蠱破提劾疾如猱升木
都人士
喬樅謹案禮記緇衣載都人士首章曰彼都人士
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
望注云此詩毛氏有之三家則亡左傳襄公十四
年引詩行歸于周二語服虔注曰逸詩也賈子新
書等齊篇云狐裘黃黃萬民之望即用禮記緇衣
文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
通禮記郊特牲鄭注詩云彼都人士臺笠緇撮言野人
之服也

通班固西都賦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
垂帶如厲
通禮記內則鄭注詩云垂帶如厲
喬樅謹案此齊詩文也毛詩如字作而鄭君箋云
而亦如也而厲如磬厲也磬必垂厲以爲飾厲字
當作裂蓋據齊詩爲說內則注云磬小囊盛帨巾
者男用韋女用繒有飾緣之則是磬裂與詩云垂
帶如厲紀子帛名裂繻字雖今異意實同也攷說
文云裂繒餘也帶以繒爲之垂其餘以爲飾故詩
言如裂耳

采綠

五日爲期六日不詹

補後漢劉瑜上書曰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爲并詩云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錄

喬樅謹案後漢書言瑜少通經學尤善圖讖天文厤算之術其所習詩當爲齊學攷周官九嬪注云凡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孔子云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月上屬爲天使婦從夫放月紀鄭君引孔子云云出孝經援神契文緯書多用齊詩瑜所謂天地之性陰陽正紀即援神契天明地理及陰契制之義說本齊詩無疑也鄭君內則注云五日一御諸侯制也諸侯娶九女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也次兩媵則四日也次夫人尊夜則五日也天子十五日乃一御然據王度記云天子諸侯一娶九女則五日之御亦可通乎天子內則所言妾未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承上文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間此則據妾而言並非尊指諸侯之制疑又當通乎大夫以下也毛傳云婦人五日一御王肅以爲大夫以下之制竟以五日六日謂五月六日之日義與毛異

隰桑

心乎愛矣瑕不謂之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補禮記表記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之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鄭注瑕之言胡也謂猶告也

喬樅謹案瑕毛詩作遐傳訓爲遠與齊詩說異鄭君箋詩訓謂爲勤亦與記注解殊攷孝經云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卽引此詩爲證與表記言事君欲諫不欲陳亦引此詩同意皆以謂爲忠告之善是齊詩之說所本也

緜蠻

緜蠻黃鳥止于邱隅

補禮記大學詩云緜蠻黃鳥止于邱隅○鄭注鳥擇岑蔚安閒而止處之

喬樅謹案緜蠻毛詩作綿蠻魯韓文皆與毛同

飲之食之教之誨之

補春秋繁露仁義法篇詩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先飲食而後教誨謂治人也

漸漸之石

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漢書天文志月之所行爲中道月五星皆隨之月失節度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箕星爲風東北之星也巽在東南爲風其星軫也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西方爲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故詩曰月離于畢俾滂沱矣言多雨也

喬樅謹案文選七命注引春秋緯曰月失其行離于箕者風離于畢者雨與天文志說同洪範星有好風星有好雨鄭注云風土也爲木妃雨木也爲金妃故星好焉孔氏詩正義以爲推此而往南宮好陽北宮好煬中宮其妃從其妃之所好故也

定由已所克而得

其妃之華

牂羊羭首三星在雷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易林中孚之訟牂羊羭首君子不飽年饑孔荒士民危殆

喬樅謹案羭首毛作墳首文與齊異又毛詩在留釋文云本又作雷按作雷者三家之今文毛傳訓羭爲曲梁則文不得作雷也雷謂屋雷三星在雷猶唐風綢繆云三星在隅三星在戶據時所見爲

何草不黃

何草不元

易林蒙卦何草不黃至末盡元室家分離悲愁於心

喬樅謹案詩箋云元赤黑色始春之時草牙孽者將生必元於此時也兵猶復行從役者皆過時不得歸正義曰釋天云九月爲元孫炎曰物衰而色元也詩曰何草不元與此始春之言不同考爾雅所言月名皆不以草色孝孫曰九月萬物畢盡陰氣侵寒其色皆黑是陰而氣寒之黑不由草元色

孫炎之言謬矣胡承珙曰據易林云何草不黃至末盡元則焦氏明以草元爲物衰之候非初春始生之詞以經文先黃次元是經歷秋冬已足見踰時之久不必又及明年春生而元也喬樅謂焦氏易林用齊詩孫注爾雅用魯詩魯齊說同以草元爲秋冬之候義與毛異蓋各守其師說也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齊詩大雅一

補漢書禮樂志昔殷周之雅頌乃上本有娀姜嫄高稷始生元王公劉古公大伯王季姜女太任太姒之德乃及成湯文武受命武丁成康宣王中興下及輔佐阿衡周召太公申伯仲山甫之屬君臣男女有功德者靡不褒揚功德既信美矣褒揚之盛孰加於天地之間是以論述其義而列於經也

文王

齊詩遺說攷 卷三 一

補世說新語注晉爽曰公旦文王之詩不論堯舜之德而頌文武者親親之道也

喬樅謹據翼奉說亦以此詩為周公所作吕覽古樂篇云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而翼文王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與齊詩說同毛詩敘云文王受命作周也傳云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其說良韙禮記中庸引詩末章上天之載郷君注云載讀曰栽調生物也是用齊詩之訓義與毛異家詩作載字也胡承珙調古字哉載栽並借用此足證載周之載齊詩亦當訓為栽栽植也此則與下文本支義相屬詩當訓哉為栽栽植也此則與下文本支義相屬及國語周語引詩作載史記周本紀亦同知三

補漢書王子侯表序詩云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喬樅謹案毛詩陳錫哉周傳云哉載也箋云哉始也釋文云哉本又作載哉載古今字之異春秋傳

補漢書匡衡謝毀廟告子孫本支陳錫無疆（韋元成傳）

陳錫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

周召太公申伯仲山甫之屬君臣男女有功德者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補禮記大學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始生元王公劉古公大伯王季姜女太任太姒之德乃

及成湯文武受命武丁成康宣王中興下及輔佐阿衡

漢書匡衡謝毀廟告子孫本支陳錫無疆（韋元成傳）

補漢書王子侯表序詩云文王孫子本支百世

喬樅謹案毛詩陳錫哉周傳云哉載也箋云哉始也釋文云哉本又作載哉載古今字之異春秋傳及國語周語引詩作載史記周本紀亦同知三

家詩作載字也胡承珙調古字哉載栽並借用此足證載周之載齊詩亦當訓為栽栽植也此則與下文本支義相屬詩當訓哉為栽栽植也

其說良韙禮記中庸引詩末章上天之載鄭君注云載讀曰栽調生物也是用齊詩之訓義與毛異

補漢書李尋對問曰馬不伏歷不可以遠重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喬樅謹案漢書梅福傳云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語意與李

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喬樅謹案翼氏引齊詩宜當作儀駿當作峻此蓋後人聘寫依毛詩改之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補禮記中庸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鄭注載讀曰載謂生物也上天之造生萬物人無聞其聲音亦無聞其臭氣者

喬樅謹案載曾詩作緇廣雅訓緇爲事與傳載事也文異義同鄭君禮注讀載爲栽從齊詩以傳

儀刑文王萬國作孚

補禮記緇衣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鄭注刑法也孚信也儀法文王之德而行之則天下無不爲信者

也

補漢書刑法志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孚信也言法象文王則萬國皆信順也

喬樅謹案禮記引作萬國是齊詩之文毛詩國作邦

邦漢書刑法志引詩當本作國師古注言萬國皆信順是其明證邦字乃後人順毛所改耳

大明

詩氾厤樞曰午亥之際爲革命亥大明也

又曰天明在亥水始也

天難諶斯不易惟王

補春秋繁露天地陰陽篇詩云天難諶斯不易惟王者不可以不知天知天詩人之所難也天意難見也以爲宜在天地陰陽篇

補漢書貢禹奏言曰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毋貳

爾心

喬樅謹案諶韓詩作詵見外傳毛詩作忱毋毛詩作無貢禹所引詩作諶與董子合蓋據齊詩也經典釋文云始貢禹事嬴公而成於眭孟嬴公爲董仲舒弟子眭孟又嬴公之弟子也今攷禹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與郎顗說合又奏欲定宗廟迭毀之禮與翼奉匡衡合皆足爲少翁治齊詩之證

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詩含神霧曰大任夢長人感已生文王

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補禮記表記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注昭明也上帝天也聿述也懷至也言述行上帝之德以至於多福也方四方也受四方之國謂王天下

喬樅謹案鄭君箋詩訓懷爲思與此義異

補漢書董仲舒對策曰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愼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

帝允懷多福多福者非謂人也事功也謂天之所福也

補春秋繁露郊祭篇詩云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

喬樅謹案此引詩作允懷多福聿允一聲之轉古以音近通假十月之交詩中允膳夫漢書古今人表作仲術文王詩聿修厥德漢書東平王宇傳作述修其證也此句諸所引三家詩如劉向新序蔡邕答齋議尚訪淮南法並同毛詩作聿懷惟班固明堂詩有允懷多福之語然觀與引云蓋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足證孟堅所據齊詩文本作聿懷多福也春秋繁露引詩允當作聿爲正

文王初載

補禮記中庸鄭注載讀如文王初載之載載猶植也

喬樅謹案毛傳云載識也據鄭君此注則是讀載同栽與毛義異馬瑞辰曰中庸引詩上天之載鄭注讀載曰栽謂生物也載之得訓爲生卽此可見載才古亦通用載訓生爲人物之始猶哉通才爲草木之始始卽生也文王初載卽謂文王初生耳

在郇之陽

補漢書地理志左馮翊郇陽○師古曰卽大雅大明之詩所謂在洽之陽

喬樅謹案據此知齊詩之文洽陽作郇旁從邑不從水也說文郇下亦引詩在郇之陽

文定厥祥

補易林萃之噬嗑文定吉祥

造舟爲梁

補班固辟雍詩造舟爲梁

纘女惟莘

補易林大壯之隨有莘季女爲王妃后貞夫壽子母尊四海

喬樅謹案毛傳纘繼也箋云使繼大任之事於莘

國馬瑞辰曰纘當爲孅字之叚借說文孅白好也
廣雅釋詁孅好也廣韻孅好容貌女之美色爲好
美德亦爲好孅女謂好女猶言淑女碩女靜女皆
美德之稱詩言莘國有好女倒其文則曰纘女維
莘以與長子維行相屬對耳檖謂毛傳以長子爲
長女今據易林語則太姒乃有莘季女也竊意齊
詩說當以長子爲文王纘女惟莘長子惟行言太
姒之德與文王相配猶上章言太任德配王季云
乃及王季惟德之行也易云帝出乎震又云震爲
雷爲長子書洪範五行傳曰夫雷人君象也又曰

雷於天地爲長子以其首長萬物與其出入也文
王爲王季長子生有聖德爲天所命將君天下是
卽爲天之長子故詩云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
于京而莘國之女德實與文王配又生武王復爲
天之所命故下又云纘女惟莘長子惟行篤生武
王保佑命爾也

篤生武王

補易林臨之旅天所祚昌文以爲良篤生武王姬受其福

矢於牧野

補易林謙之噬嗑周師伐紂戰於牧野甲子平旦天下悅喜又復卦同

上帝臨女無二爾心

補春秋繁露天道無二篇二而不二者天之行也人就無善善不一故不足以立身治孰無常常不一故不足以致功詩云上帝臨汝無二爾心知天道者之言也

喬樅謹案貢禹傳引詩作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毋與無貳與二古皆通用字

惟師尚父時惟鷹揚

補易林旅之鼎文君燎獵呂尚獲福號稱太師封建齊

國

喬樅謹案毛傳云師大師也尚父可尚可父正義引劉向別錄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今據易林言呂尚獲福號稱太師則知齊說以尚父爲呂望字詩連師稱之猶太師皇父之屬耳與毛傳及魯說異馬瑞辰曰父與甫同男子之美稱也宣和博古圖載周淮父卣銘曰穆從師淮父又曰對揚師淮父正與師尚父之稱相同

補班固封燕然山銘鷹揚之校

喬樅謹案毛傳云鷹揚如鷹之飛揚也今據班固

此銘以鷹揚之捷與蟠虎之士對舉是以鷹揚爲
二鳥班用齊詩故說與毛異馬瑞辰曰孫氏星衍
云揚當讀如爾雅鷹白鷹之鷹謂如鷹與鷹作揚
者消借字耳今按後漢書高彪作箴曰尚父七十
氣冠三軍詩人作歌如鷹如鸇鸇與鷹白鷹同類
似亦分鷹揚爲二鷹揚猶云鷹鸇則古之說詩者
蓋已以揚爲鷹之段借矣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

詩含神霧曰稷微撥著上統元皇下序四始羅列五際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

○宋均曰稷微撥著若緜緜瓜瓞人之初生撥其始是
必將至著有天下也初學記二 十一 文部
喬縱謹案民此引作人蓋唐時避太宗諱改之太
平御覽六百學部引含神霧同說詳詩緯集證

自杜沮漆

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杜陽杜水南入渭詩曰自杜○師
古曰大雅緜之詩曰人之初生自杜漆沮齊詩作自杜
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沮漆傳云自土沮漆傳云自用土居也齊詩
喬縱謹案毛詩自土沮漆並爲地名攷水經渭水注云杜水出
杜陽山其水南流謂之杜陽川東南流左會漆水
卽此詩之杜也毛詩自土當從齊詩讀爲杜古字
段借耳又詩攷載漢書注引詩自杜沮漆今本漢
書注誤作漆沮非是王氏經義述聞云六書音均
表謂沮漆當從水經注漢書注作漆沮而以沮與
父爲韻今按釋文作音先沮而後漆唐石經亦作
沮漆續漢書郡國志注北堂書鈔地部文選注禹
貢正義引詩並同又太平御覽地部三十引水經
注正作沮漆胡三省通鑑周紀注引地理志注亦
作沮漆其有作漆沮者傳寫顚倒耳

爰字

補漢書古今人表太王亶父公祖子姜女太王妃

補易林升之艮西戎獯鬻夙予我國杖策之岐以保乾
德

漢書匡衡上疏曰太王行仁邠國貴恕

補禮記哀公問鄭注大王居豳爲狄所伐乃曰土地所
以養人也君子不以其所養害所養乃去之岐不忍以
土地之故而害之去之岐而王迹興焉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

補儀禮特牲饋食禮鄭注菩茶也苣堇屬詩云周原膴膴堇荼如飴

爰契我龜

班固幽通賦且算祀於契龜○師古曰契刻也詩大雅緜之篇曰爰契我龜言刻開之灼而卜之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云契本又作挈師古此注亦襲舊說用齊詩之訓廣雅釋言契刻也淮南子齊俗篇越人契臂出血高誘注云契刻臂出血是契又與栔通毛傳訓契爲開當亦謂刻開其龜正義引卜師開龜注云開謂出其占書也恐非毛義

縮板以載

補禮記檀弓鄭注板蓋廣二尺長六尺詩云縮板以載

喬樅謹案毛詩混夷駾矣維其喙矣傳云駾突也喙困也釋靈光殿賦張載注引詩昆夷突突駾突也此載字亦當讀爲栽馬瑞辰曰說文栽築牆長版也引春秋傳楚圍蔡里而栽之春秋莊二十九年左傳冰昏正而栽杜注於是樹版而興作申甫栽者培之鄭注讀如文王初載之載今人名草木之植曰栽築牆立版亦爲栽古今文之異知三家今文駾作突也混夷即犬夷亦作畎夷尚書大傳云文王受命四年伐犬夷鄭注云犬夷混夷也喙呬方音之轉方言餽喙呬息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或曰喙或曰餽東齊曰呬段氏說文注云釋詁郭注亦言今東齊謂息爲呬說文東夷當作東齊字之誤也馬瑞辰曰說文所

乃立冢土

補漢書郊祀志詩曰乃立冢土

犬夷突突惟其呬突

補說文口部東夷謂息曰呬詩曰犬夷呬突

喬樅謹案毛詩混夷駾矣維其喙矣傳云駾突也喙困也釋靈光殿賦張載注引詩昆夷突突駾突也古今文之異知三家今文駾作突也混夷即犬夷亦作畎夷尚書大傳云文王受命四年伐犬夷鄭注云犬夷混夷也喙呬方音之轉方言餽喙呬息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或曰喙或曰餽東齊曰呬段氏說文注云釋詁郭注亦言今東齊謂息爲呬說文東夷當作東齊字之誤也馬瑞辰曰說文所

補禮記明堂位鄭注天子五門皐門有伾乃立皐門皐門有伾乃立應門應門將將

喬樅謹案班固西都賦激神嶽之峭嶭李善文選注引毛詩曰應門將將毛字疑誤毛詩作峭嶭將將魯詩作鞘鞘其作峭嶭者蓋齊詩之異文孟堅語本齊詩齊詩久亡李善所據當是舊注之文引齊詩以爲證耳禮記注引作將將疑又後人順毛而改

引犬夷哃矣蓋本齊詩哃與喙古音同部故通用
喙與豗豘字亦通玉篇豗困極也或作豘豘困極
也亦作喙廣韻豘困極也引詩昆夷豘矣本亦作
喙困與息義正相成哃卽維其喙矣之異文其連
犬夷引之者特約舉詩詞猶引詩東方昌矣之類
也

補漢書匈奴傳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邑
于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亶父亡走于
岐下豳人悉從而邑焉作周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
伐畎夷

齊詩遺說攷 卷三 十五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
漢書古今人表虞侯芮侯系文王世。師古曰二國訟
田質於文王者
喬樅謹案毛詩及三家說並言文王受命據史記
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
齊詩說以受命六年伐崇始稱王其說與魯家微
異

補尚書大傳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邘三
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則稱王左傳
襄二十一年正義。禮記文王世子正義

棫樸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
淠彼涇舟烝徒檝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補春秋繁露郊祭篇天子每將興師必先郊祭以告天

乃敢征伐行子之道也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其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趙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郊辭也其下曰淠彼涇舟烝徒檝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伐辭也其下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以此辭者見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

又曰（以下舊錯在四祭篇按此皆論郊與四祭無涉今訂在此）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詩云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是也郤公逝其說耳

喬樅謹案昭明文選以班固典引列符命今觀上文言燔瘞懸沈肆祀羣神之禮備詳其文義亦以此詩爲受命郊祭之事也

漢

喬樅謹案毛傳云旱山名正義不詳旱山所在據地理志則山在漢中郡詩之旱麓謂此也胡承珙曰劉昭注郡國志引華陽志云有池水從旱山來水經沔水注南鄭縣漢水右合池水水出旱山此池水卽班志之沈水也水經又云沔水東過魏興安陽縣南涔水出自旱山北注之又涔水篇云涔水出漢中南鄭縣旱山北至安陽縣南入于

沔是水經池水涉水所出之旱山同一山耳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

補禮記中庸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鄭注言聖人之德至于天則魚躍于淵是其明著于天地也

喬樅謹案此言道被飛潛萬物得所之象詩箋以鳶飛喻惡人違去魚躍喻民喜得所與禮記注義異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

補禮記表記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鄭注凱樂也弟易也言樂易之君子其求福修德以俟之不爲回邪之行要之如葛藟之延蔓于條枚是其性也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豈本亦作愷又作凱弟本又作悌詩箋以不回爲不違先祖之道義與記注不同

思齊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

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補易林損之巽大姒文母仍生聖子昌發受命爲天下主

補又頤之節文王四乳仁愛篤厚子育十男無有折夭（益卦同）

補儀禮士昏禮鄭注勉帥婦道以敬其爲先姚之嗣詩云大姒嗣徽音

補漢書古今人表大任王季妃生文王大姒文王妃

補又外戚傳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周之興也吕姜嫄及大任大姒而幽王之禽也潘褒姒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補漢書五行志上文王刑于寡妻此聖人之所以昭教化也

補三國志魏志陳羣曰道自近始而化洽于天下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喬樅謹案經典釋文敘錄云後漢陳元方亦傳齊詩羣爲元方之子當亦傳其家學也

補荀悦漢紀五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詩稱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皇矣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鑒視四方求民之瘼

漢書班彪王命論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鑒觀四方求民之莫

案文選齊安陸昭王碑文慮深求瘼李善注云漢書引詩而爲此瘼叔皮所引是齊詩之文今本漢書作莫蓋後人依毛詩改之耳

廼眷西顧此維予宅

補漢書郊祀志詩曰廼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爲居也

喬樅謹案志載丞相衡奏言承天之事莫重于郊祀昔者周文武郊於豐鎬成王郊於雒邑由此觀

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願與羣臣議定博士師丹等以爲天地尊王者爲主故聖王制祭天地之禮必於國郊長安聖主之居皇天所觀視也於是衡奏議引詩云云謂宜於長安定南北郊爲萬世基則此說詩之詞本於后氏故傳明矣丹事匡衡亦治齊詩者故議與匡同子宅毛詩作與宅與蓋古文假借字

補班固西都賦乃眷西顧實惟作京

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鄭注傳嘗爲比聲之誤也擇善而從之曰比施延也言文王之德皆能如此故受天福延于後世也

喬樅謹案莫毛詩作貊傳毛詩作比左傳引詩莫其德音史記樂書引詩俾于文王皆與禮記同據注言文王之德皆能如此是知齊詩章首作惟此文王鄭箋毛詩本文王作王季與左傳所引文異正義以傳言唯此文王者師有異讀後人因之不

敢追改今王肅注及韓詩亦作文王是異讀之驗陳氏稽古編曰案此當以作文王者爲正此經毛本作文王無傳王肅述毛者也而注爲文王則毛本作文王可知胡承珙曰陳碩甫據公劉傳言民無長歎猶文王之無悔此毛詩作文王之證鄭箋以文王爲王季或古本此句有涉上章維此王季而誤者案中論務本篇云詩陳文王之德曰惟此文王是所據詩亦作文王至于實晉紀總論云至于王季能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補班固敘傳奕世載德貽于孫子

喬樅謹案施貤古通用字音義並同

無然畔換

補漢書敘傳項氏畔換○師古曰此說非也畔換強恣之貌猶言跋扈也詩大雅皇矣篇曰無然畔換

喬樅謹案毛詩畔換作畔援傳云無是畔道無是援取孟康注蓋本齊詩之訓師古不見齊詩故以孟說爲非釋文引韓詩云畔援武強也玉篇伴字下引詩云無然伴換伴換猶跋扈也此據魯詩文鄭箋云畔援猶跋扈也即用魯訓

無然歆羨

補漢書敘傳事雖歆羨

密人不恭敢距大邦

漢書地理志安定郡陰密詩密人不恭敢距大邦者所云密人不恭敢距大邦者

喬樅謹案地理志河南郡密也臣瓚曰密姬姓之國也師古曰應瓚二人不恭密須氏姞姓之國也師古曰應瓚說皆非也此密即春秋僖六年圍新密者蓋鄭地今按應劭說非而瓚說則是也孟堅明以密爲故國師古乃以鄭邑新密當之誤矣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

補春秋繁露楚莊王篇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是時紂爲無道諸侯大飢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

補漢書敘傳爰赫斯怒

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

補禮記中庸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鄭注予我也懷歸也言我歸有明德者以其不大聲爲嚴厲之色以威我也

喬樅謹案毛傳云不大聲見於色訓義亦同即不陵弱不暴寡之意也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補春秋繁露煬篇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弗能知識而效天之所爲云爾

喬樅謹案墨子天志篇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詩文王之以天志爲法也與董子說同賈子新書君道篇以此詩二語爲言士民悅其德義則效而象之其義獨異

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弟兄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後漢書伏湛上疏曰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于羣臣加占蓍龜以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弟兄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崇國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俟時而動故參分天下而有其二

喬樅謹案齊詩說言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攷尚書大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邘三年伐崇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是其事也史記周本紀先伐犬夷次伐崇次敗耆國次伐邘次伐崇雖其年與書傳不次要亦爲五國

也又伏惠公引詩同爾弟兄毛詩作兄弟此後人轉寫誤倒之當從齊詩作弟兄與上句仇方爲韻段氏詩經小學曰按王逸九辯注內念君父及弟兄也與上文長王煌黨並湯韻今譌爲兄弟則非韻矣

補禮記明堂位鄭注崇國名文王伐崇

臨衝閑閑

漢書敘傳衝輣閑閑○鄧展曰輣兵車名也

喬樅謹案詩臨衝閑閑毛傳訓臨爲臨車衝爲衝車韓詩臨衝作隆衝古義段氏詩經小學並以隆爲高言陷陣之車隆然高大也毛訓臨衝爲二非馬瑞辰曰按墨子備城篇言攻城十二法首列臨鉤衝梯是臨衝二者不同之證韓詩作隆衝者以臨隆二字雙聲古通用故隆衝又作衝隆淮南子兵畧篇故攻不待衝隆雲梯而城拔是也當以傳訓作二車爲確攷鹽鐵論亦云衝隆不足爲强如以隆訓高不作車名則衝隆二字爲不辭矣班固敘傳云衝輣閑閑此即以輣當詩之臨後漢書光武紀衝輣撞城章懷注引許慎曰輣樓車也今本說文樓車作兵車淮南子云隆衝以攻高蓋樓車高足以臨敵城而攻之故亦名臨車詩正義謂臨者在上臨下之名衝者從旁衝突之稱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其說是也

是類是禡

補五經異義今尚書夏侯歐陽說類祭天名地也以事類祭之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是也太平御覽五百二十七郊類

喬樅謹案今文尚書爲齊學則此亦齊詩說也

靈臺

詩氾歷樞曰靈臺候天意也經營靈臺天下附也太平御覽

補許氏五經異義公羊說天子三臺諸侯二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以觀鳥獸魚鼈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皆有時臺囿臺諸侯有時臺以候天地諸侯有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補何休公羊傳解詁禮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徐彥疏文王受命後乃築靈臺也

補易林夬之頤二至靈臺文所止遊雲物備具長樂無憂

補又升之節靈臺觀賞膠鼓作仁

班固東都賦登靈臺考休徵○又靈臺詩乃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

補鹽鐵論未通篇天牧民之道除其所疾適其所安安而不擾使而不勞故取而民不厭役而民不苦靈臺之詩非或使之民自為之若斯則君何不足之有乎

補儀禮士喪禮鄭注營猶度也詩云經之營之

王在靈囿

班固西都賦誼合乎靈囿

王在靈沼

補班固西都賦神池靈沼往往而在於樂辟雍

補班固東都賦辟雍海流道德之富○辟雍詩誼流辟雍辟雍湯湯

喬樅謹案三輔黃圖云辟雍水四周於外象四海也義蓋本之齊詩

下武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補禮記緇衣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鄭注孚信也式法也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補大戴禮將軍文子篇詩云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維則故國一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以申之○盧辯注大雅下武之四章也媚茲一人謂御于天子而蒙寵愛應侯順德逢國君能成其德孝思維則此文在上章兼以說之故連言之也

喬樅謹案大戴禮引詩當本作永言孝思昭哉嗣

服觀下文云世受顯命不失厥名正申明昭哉嗣
服之詞然則作孝思維則者乃後人傳寫之誤耳
通漢書敘傳媚茲一人
文王有聲
畯求厥宧
通說文欠部畯詮詞也詩曰畯求厥宧
喬樅謹案廣雅釋詁畯詞也漢書班固幽通賦畯
中嗣爲庶幾兮注云畯古聿字據此是畯爲正字
又文省作曰又同聲假借用聿與遹毛詩釋文於
遹駿下不言韓詩字異則文與毛同可知說文所

引是據齊詩詮詞者承上文所發端詮而繹之也
高誘注淮南詮言訓云詮就也亦謂就其言而解
之也馬瑞辰曰按爾雅坎律銓也坎當卽畯字形
近之譌律卽聿也銓卽詮也皆叚借字耳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
通春秋繁露楚莊王篇制爲應天改之樂爲應人作之
彼之所受命者必民之所同樂也是故作樂者必反天
下之所始樂於己以爲本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
也故武者伐也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
作邑于豐樂之風也周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爲樂謂
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云爾故凡樂者作之於終
而名之以始重本之義也
通又郊祭篇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
興師伐崇其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
于豐
通鹽鐵論復古篇文王受命伐崇作邑于豐武王繼之
誠尸以行破商擒紂遂成王業故志大者遺小用權者
離俗
匪革其猶聿追來孝
通禮記禮器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鄭注革急也

猶道也聿遂也言文王之政作者非必欲行已之道乃
追遂先祖之業來居此爲孝
喬樅謹案毛詩革作棘猶作欲聿作遹釋文云本
作匪亟其慈革棘亟古亦通用猶古亦通欲盧文
弨云周禮小行人猶犯令者爲一書大戴禮作欲
是其驗也遹聿古今字後漢書李固傳亦作聿追
來孝
錡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通大戴禮曾子大孝篇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
不服

喬樅謹案禮記祭義引詩文同

補 盬鐵論繇役篇文王底德而懷四夷詩云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武王之伐殷也執黃鉞誓牧之野天下之士莫不願爲之用

補 班固東都賦御明堂臨辟雍

補 漢書孝平紀贊亡思不服

喬樅謹案亡當作無

考卜惟王庳是鎬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

補 禮記坊記詩云考卜惟王庳是鎬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鄭注庳謀也鎬京鎬宮也言武王卜而謀居此

鎬邑龜則吉兆正之武王築成之

喬樅謹案庳毛詩作宅宅與庳古同音叚借字皇矣此惟與宅論衡初禀篇引作庳宅亦庳之叚借字

也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補 禮記表記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鄭注引此拘檻也仕之言事也詒遺也燕安也烝君也言武王豈不念天下之事乎如豐水之有芑矣乃遺其後世之子孫以善謀以安翼其子也君哉武王美之也

喬樅謹案晏子春秋內篇諫下引詩作武王豈不事詒厥孫謀以宴翼子仕者事之叚借字燕與宴亦安也翼古相通用後漢書班彪傳引亦作宴宴毛詩傳箋並訓爲敬與此注義異左傳文三年引詩以燕翼子杜注曰翼成也表記正義申鄭說云翼助也謂以王業保安翼助其子孫翼助卽翼成之義詒厥孫謀詩箋云孫順也讀孫爲遜義與記注不同詩釋文云孫王申毛如字鄭音遜胡承珙曰據班彪引詩詒厥孫謀以燕翼子言武王之謀遺子孫也此尤可爲孫讀如字之證

補 後漢書班彪上言曰昔成王之爲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太史佚入則太顛閎夭南宮括散宜生前後禮無違者故成王一日卽位天下曠然太平詩云詒厥孫謀以宴翼子言武王之謀遺子孫也

補 班固典引亦以寵靈文武貽燕後昆

男喬樅述

齊詩大雅二

生民

厥初生民時惟姜嫄

履帝武敏歆

〔五經異義詩齊魯韓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毛詩正義〕喬樅謹案史記三代世表褚先生引詩傳曰后稷母姜嫄出見大人蹟而履踐之知於身生后稷索隱以史所引出詩緯詩正義引河圖云姜嫄履大人蹟生后稷緯候說並與齊詩同

攸介攸止

〔補〕〔漢書地理志〕石扶風鄠周后稷所封。〔師古曰〕鄠音戶。〔補〕〔漢書敘傳〕厥初生民

載生載育

〔補〕古今人表姜嫄帝嚳妃生棄

時維后稷

〔補〕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后稷母姜嫄履天之跡而生后稷后稷長於邰土播田五穀

實穎實栗

〔補〕班固西都賦五穀垂穎

喬樅謹案毛傳云穎垂穎也訓義亦同

即有邰家室

取萧祭脂

〔補〕〔禮記郊特牲鄭注〕萧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詩云取萧祭脂

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補〕〔禮記表記〕詩云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鄭

注兆郊之祭處也迄至也言祀后稷于郊以配天燕以其無罪悔乎祚祿傳世以至于今

喬樅謹案兆毛詩作肇字與齊異上文以歸肇祀毛傳訓肇爲始箋云肇郊之神位也讀肇爲兆是據齊詩易毛肇者古文叚借字商頌肇域彼四海箋云肇當作兆此不言者文畧耳周官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注云兆爲壇之營域說文作垗叚氏注云今周禮作兆許作垗蓋故書今書之不同也又尚書大傳兆十有二州古文尭典作肇此古文叚借之驗

行葦

補班彪北征賦豪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

喬樅謹案據此知齊詩說亦以行葦爲公劉之詩與魯韓同義

洗爵奠斝

補禮記明堂位鄭注斝畫禾稼也詩曰洗爵奠斝

既醉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

補禮記坊記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鄭注言君子饗燕非專爲酒肴亦以觀威儀講德美

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補禮記緇衣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鄭注攸所也言朋友以禮義相攝

孝子不匱

補禮記坊記詩云孝子不匱○鄭注匱乏也孝子無乏止之時

鳧鷖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　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補易林大有之離鳧鷖遊涇君子以甯復德不愆福祿來成夫之蒙同惟復德作履德爲異

喬樅謹案毛詩箋云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尸燕是以公尸燕飲爲繹而賓尸攷爾雅釋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夏曰復胙此云復德即復胙之義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　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補易林噬嗑之中孚瑞英朱草仁政得道鳧鷖在渚福祿來下

補又同人之剥文山紫芝雍梁朱草長生和氣王以爲實公尸侑食福祿來處

補又蠱之渙紫芝朱草生長和氣公尸侑食福祿來下

喬樅謹案此詩公尸鄭箋以首章爲祭宗廟次章爲祭四方萬物三章爲祭天地四章爲祭山川社稷末章爲祭七祀朱儒譏其臆說然據毛詩敘云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以神祇與祖考並舉則毛釋此詩斷非專指宗廟而言詩正義申毛以五章皆屬宗廟失之矣鄭君于詩兼通三家箋說以鳧鷖五章分配宗廟天地社稷及四方羣祀必非無據馬瑞辰傳箋通釋以爲古者祭天地社稷雖皆有尸然不聞有賓尸之禮繹而賓尸惟於宗廟見之決此詩爲宗廟繹祭樅

謂馬說亦未審周頌絲衣序云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正以序言賓尸不明爲何祭之尸故特著此語杜佑通典引劉向五經通義曰靈星爲立尸故云絲衣其紑會弁俅俅言王者祭靈星尸所服之衣也是子政亦以絲衣賓尸卽爲靈星之尸攷史記封禪書云漢興八年或曰周興而邑邰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續漢書祭祀志云言祠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舊說星謂天田星也張晏曰龍星左角

曰天田卽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又古今注云元和三年初爲郡國立稷及祠社靈星禮器是古者靈星之祀與社稷爲類祭靈星有繹賓尸之禮則祭天地社稷及方祀羣祀之皆有賓尸亦足以明矣今按易林有璹英朱草仁政得道之文是蓋以王者德至天地天下太平符瑞並臻則三章鳧鷖在渚之爲祭天地此亦其確證也

嘉樂

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

補禮記中庸引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鄭注憲憲興盛之貌保安也佑助也

喬樅謹案孔氏正義云毛詩本文憲憲爲顯顯與此不同者齊魯韓詩與毛詩不同故也陸氏釋文云嘉詩本作假音同假嘉也皇音加善也又佑宇

毛詩作右

補漢書董仲舒對策曰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爲政而宜于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義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飾也五者修飾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

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

補漢書刑法志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言爲政而宜於民者功成事立則受天祿而永年命所謂一人有慶萬民賴之者也

于祿百福子孫千億

補後漢書郎顗拜章曰天自降福子孫千億

補易林比之泰長生無極子孫千億

穆穆煌煌

補班固明堂詩穆穆煌煌

喬樅謹案煌煌毛詩作皇皇

不騫不忘率由舊章

補春秋繁露郊語篇詩云不騫不忘率由舊章舊章者先聖人之故文章也率由各有修從之也

喬樅謹案鷟與愆通見文選劉越石扶風歌李善注毛詩作愆劉向說苑引詩又作僉攷釋元應衆經音義云愆古文鷟逸二形籀文作譽今作愆又列子黃帝篇无愆釋文云愆本又作鷟是愆鷟通用之證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仇匹

補春秋繁露楚莊王篇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喜矣詩云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仇匹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仇匹毛詩作羣匹與齊詩文異

受福無疆

補漢書禮樂志受福無疆

不解于位民之攸壁

補漢書五行志中之上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壁

公劉

補易林家人之臨節情省欲賦斂有度家給人足公劉以富

廼積廼倉廼裹餱糧于橐于囊

補鹽鐵論取下篇公劉好貨居者有積行者有囊

弓矢斯張

補易林大壯之明夷弓矢斯張

幽居允荒

補漢書匈奴傳夏道衰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邑于豳

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汧本注雍州汧水出西北入渭芮

水出西北東入涇詩芮鞫本又作汭周禮職方氏雍州川也

喬樅謹案詩釋文云芮鞫本又作汭周禮職方氏注引詩正作汭陬之卽師古漢書注云陬讀與鞫同韓詩作芮陬然則韓與齊文同矣周禮注所引蓋據魯詩陳氏見洮云玉篇水外曰塢又塢古岸也當以此爲正鞫段借字也

洞

酌彼行潦挹彼注茲

補鹽鐵論和親篇政有不從之教而世無不可化之民詩云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故公劉處戎狄戎狄化之大

王去豳豳民隨之周公修德而越裳氏來

喬樅謹案揚雄博士箴云公劉挹行潦而濁亂斯清與此意合是三家說同

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補禮記孔子閒居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鄭注豈弟也

樂易也

喬樅謹案表記引詩二語而釋之曰豈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爲民父母矣毛傳卽用表記語知三家亦皆同也禮記釋文云豈本又作愷弟本又作悌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引作愷悌

補漢書刑法志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雅洞酌之詩也言君子有和樂簡易之德則其下尊之如父親之如母也

卷阿

如圭如璋

補漢書敘傳威儀之盛如圭如璋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萋萋雍雍喈喈

補易林觀之謙高崗鳳凰朝陽梧桐噰噰喈喈萃萃萋萋噰噰

萋萋雍雍喈喈

補又大過之需大樹之子百條共母當憂六月枝葉盛茂鸞鳳以庇召伯避暑翩翩偃仰甚得其所（揆之同）

補又乾之姤政不暴虐鳳凰來舍四時順節民安其居（賁卦同）

矢詩不多惟以遂歌

喬樅謹案易林言陳辭不多以告孔嘉正釋此詩二語矢卽陳也義見爾雅釋詁汲冢紀年云成王三十三年遊於卷阿召康公從今據易林有當憂六月語則卷阿之遊正在六月詩言飄風自南實

紀來遊之候非與辭也

民勞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

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補鹽鐵論論勇篇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故義之服無義疾於原馬良弓德之召達疾於馳傳重驛

無縱詭隨以謹無良

補後漢書陳忠疏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穴氣洩鍼芒是以明者慎微智者識幾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蓋所以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李賢注詩

大雅也言詭誑委隨之人不可縱宜卽罪之用謹勿不善之人也

喬樅謹案廣雅釋訓詭隨小惡也陳忠引詩意主懲小以微大與廣雅之訓正合

柔遠能邇

補漢書敘傳柔遠能邇

補後漢書班超上書曰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板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

補禮記緇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鄭注上帝喻君也板板辟也卒盡也癉病也此君使民惑之詩

喬樅謹案詩釋文云卒癉本又作憚沈本作癉攷韓詩外傳引詩作下民瘁癉是二字皆訓爲病此以卒訓盡文義與韓並異又拔板板辟也辟卽僻字義見爾雅

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補禮記坊記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鄭注先民調上古之君也詢謀也芻蕘調下民之事也言古之人君

將有政教必謀之於庶民乃施之

喬樅謹案此與詩箋義異

補鹽鐵論刺義篇多見者博多聞者知距諫者塞專已者孤故謀及下者無失策舉及下者無頓功詩云詢于芻蕘

誘民孔易

補禮記樂記詩云誘民孔易○鄭注誘進也孔甚也

喬樅謹案韓詩外傳引詩文同毛詩誘作牖傳云牖道也正義以牖與誘古字通馬瑞辰曰說文羑相誘呼也从𠂤羑或作誘古文作羑羊部又曰羑

進善也文王拘羑里在湯陰是訓道訓進皆當以羑爲正字顧命天受羑若馬注羑道也其正字也作誘者羑之或體羑或借牖猶羑里尚書大傳史記皆作牖里也

介人惟藩大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

漢書諸侯王表晉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詩載其志曰介人惟藩大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與齊詩遺說攷

賢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爲不可拔者也

喬樅謹案毛詩介作价毋作無與齊詩微異馬瑞辰曰毛傳价善也鄭箋价甲也按介即价之省文介爾古通用爾雅介大也又曰介善也方言說文介大也又曰介善也方言說文大邾大宗爲一類君訓爲被甲之人則不類矣大師宜謂大衆大師惟垣猶云衆志成城也荀子君道篇曰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丙者無一焉則亡詩云介人惟藩大師惟垣此之謂也蓋引詩說攷

敬天之怒不敢戲豫

後漢書鄧禹傳條對曰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

喬樅謹案丁鴻上封事引詩同

蕩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齊詩遺說攷

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盧辯曰大雅蕩首章也

曾是強禦曾是掊克

漢書敘傳曾是強禦掊克爲雄

喬樅謹案強禦毛詩作彊禦傳云彊禦善也放楚詞離騷澆身被服強禦兮王逸注云強禦多力也叔師說詩多據魯說班用齊詩之文同魯作強禦亦強也

曾是三家之訓皆與毛異王氏念孫云禦志成城也荀子君宇或作圉逸周書謚法篇威德剛武曰圉春秋繁露必仁且智篇曰其強足以覆過其禦足以犯詐

是禦與強同義昭元年左傳曰彊禦已甚十二年傳曰吾軍帥彊禦皆二字同義非彊梁禦善之謂也

不明爾德以亡爾德不明以陪亡卿

漢書五行志詩云爾德不明以亡陪亡卿不明爾德以亡陪亡卿言上不明暗昧敝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也

案五行志中之下引傳如此志言夏侯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傳族子勝其傳與劉向同則志所載傳皆本始昌也始昌傳齊詩則此齊說也下放此

吞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

補易林賁之坤帝辛沉湎商滅其墟

式號式謼

漢書敘傳班伯曰沉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于酒

案班伯少受詩於師丹漢書儒林傳云齊詩有翼氏師伏之學

如蜩如螗如沸如羹

漢書五行志詩云如蜩如螗如蠭如羹言上號令不順民心亂譁憒亂則不能治海內○師古曰謂政無文理抑

抑抑威儀惟德之隅

補漢書馮奉世傳贊詩稱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喬樅謹案抑抑威儀句又見班固辟雍詩惟德之隅句又見漢書敘傳攷隸釋載漢酸棗令劉熊碑作惟德之偶偶者隅之段借亦三家之異文

有梏德行四國順之

補禮記緇衣詩云有梏德行四國順之○鄭注梏大也直也

補春秋繁露郊祭篇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覺者著也王者有明著之德行於世則四方莫不響應風行善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愼威儀惟

於彼矣

喬樅謹案毛詩有覺德行傳云覺直也箋云有大德行則天下順從其政訓義與記注同又斯干詩有覺其楹毛傳云有覺言高大也箋云覺直也直大傳箋互訓其義相成馬瑞辰曰按爾雅梏直也廣雅覺大也覺與梏雙聲爾雅釋文梏郭音角即讀同覺釋名云上敕下曰告告覺也使覺悟知已意也以覺告同音爲義故通用梏即覺之段借也

誥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補鹽鐵論世務篇事不豫辨不可以應卒內無備不可以禦敵詩云誥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故有文事必有武備

喬樅謹案誥毛詩作質傳云質成也魯韓詩並作告馬瑞辰曰質與誥不相通誥當爲詰字之譌蓋說文覺悟也从見學省聲直正見也从十目し讀若隱蓋以十目爛隱則見之審必能正曲也是質與折雙聲質與詰疊韻古並通用士冠禮質明

行事說文引作哲明行事哲从折聲是質通折之證也古文哲从三吉作嘉或省作詰又通作詰小爾雅詰朝明旦也詰即哲之段借亦與質同故爲明旦此質通詰之證也三家詩蓋作詰爾民人後以形近而譌爲詰又省作告耳爾雅釋言詰誓謹也揆周官大司寇詰四方鄭注詰謹也是知爾雅詰亦詰字形近之譌與此詩詰譌爲詰者正同王漢書刑法志以刑邦國詰四方顏師古曰詰字或作誥誥謹也蓋後人據誤本爾雅而改耳詩詰爾民人與下句謹爾侯度同義詰亦謹也喬樅又案

不虞毛傳訓爲非度韓詩外傳及說苑引詩亦皆以不虞爲敗度之事與毛意合今據鹽鐵論云云則知齊詩之義以不虞爲非常惡浴鄭箋釋用戒不虞爲用備不億度而至之事蓋用齊說

愼爾出話敬爾威儀

補禮記緇衣詩云愼爾出話敬爾威儀○鄭注話善言也

白圭之玷尙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補禮記緇衣詩云白圭之玷尙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鄭注玷缺也言圭之缺尙可磨而平之言之缺無如之何

玩回幽通賦庶斯言之不玷

補鹽鐵論散不足篇無易由言不顧其患患至而後默晚矣

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補禮記表記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鄭注讎猶答也

補漢書王商等傳贊無言不讎

補春秋繁露郊事篇詩云無德不報

喬樅謹案張安世傳引詩二語同無德不報句又見宣帝紀引詩

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

補禮記中庸詩云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鄭注相視也室西北隅謂之屋漏視女在室獨居者猶不愧于屋漏非有人也況有人乎

喬樅謹案毛詩箋云屋小帳也漏隱也禮祭於奧既畢改設饌於西北隅而厞隱之處此祭之末也馬瑞辰曰屋漏之義說者不一有以爲當室之白日光所漏者有以爲撤厞供諸喪用直雨則漏者

惟箋以屋爲小帳訓漏爲隱今按詩下云無曰不顯承上屋漏言之是屋漏皆隱蔽之義爾雅釋言屏隱也隱漏古同音通用屋漏卽屏廁耳特牲饋食禮曰佐食徹尸薦俎敦設於西北隅几在南屏用筵注云屏隱也少牢饋食有司徹曰有司官徹饌于室中西北隅南面如饋之設右几屏用席注云古文屏作蔽今文蔽或爲屏與弗雙聲弗與屋疊韻弗又通作祓詩翟茀以朝周官註引作翟祓蓋因設饌西北隅以席蔽之如幄爲屏隱之地因名其地爲屏廁又名屋漏屋漏本覆帳之名因凡覆於上者通謂之屋屋

與隱雙聲是知屋亦隱也箋上釋屋漏下卽云屏隱之處則是以屏廁卽屋漏矣楚詞九歌隱思君兮陫側廁讀如側廁之側高誘注淮南子云側伏也伏謂隱伏側廁又作側徵徵卽隱之義說文徵隱行也側廁側徵皆謂隱藏不出者是知詩言屋漏書言側陋爾雅言屏廁楚詞言陫側其義一也曾子問當室之白蓋謂室中當戶明處並未以爲室之西北隅也孔疏引以證當室之白爲屋漏誤矣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補禮記中庸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鄭注格來也矧況也射厭也思皆聲之助言神之來其形象不可億度而知事之盡敬而已況可厭倦乎

淑愼爾止不愆于儀

補禮記緇衣詩云淑愼爾止不愆于儀○鄭注淑善也愆過也言善愼女之容止不可過于禮之威儀也

喬樅謹案毛詩作慥傕詩匪我愆期釋文愆字又作僉蕩詩既愆爾止釋文愆本又作僉致說文愆過也从心衍聲或從寒省作寋作寋釋元應衆經音義云愆古文寋遷二形籀文作僉今作愆

同

投我以桃報之以李

補鹽鐵論和親篇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未聞善往而有惡來者

喬樅謹案鄭箋云此言善往則善來人無行而不得其報也與鹽鐵論義合墨子兼愛篇云大雅之所道曰無言而不雠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卽此言愛人者必見愛而惡人者必見惡也語意亦同

彼童而角實虹小子

補易林巽之節嬰兒孩子未有知識彼童而角亂我政事（損之大畜同）

溫溫恭人惟德之基

補禮記表記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

喬樅謹案溫溫恭人句又見玉藻注引詩緇衣引詩

籍曰未知亦既抱子

補漢書霍光傳詩云籍曰未知亦既抱子

喬樅謹案籍毛詩作藉

誨爾忳忳

補禮記中庸鄭注晚讀如誨爾忳忳之忳

喬樅謹案忳毛詩作諄諄釋文云諄本又作訰訰字蓋聲韓異文此注所引據齊詩之文也後漢書班固西都賦命夫諄誨故老文選作惇誨孟堅用齊詩惇誨之語即本此篇字本作忳後人轉寫改忳爲惇又改惇爲諄以合於毛詩之文耳鴻範五行傳鄭注引詩誨爾純純即忳忳以形近而譌也

桑柔

我生不辰

補易林大過之泰我生不辰

降此鞫哉稼穡卒痒

補易林同人之節螟蟲爲賊害我稼穡盡禾殫麥秋無所得（鞫之誖同）

惟此惠君民人所瞻

補禮記祭統鄭注詩云惟此惠君民人所瞻

喬樅謹案溫溫恭人句又見玉藻注引詩人亦有言進退惟谷

補晉大家班固幽通賦注大雅曰人亦有言進退惟谷

此敬慎之戒也（文選李善注引）

民之貪亂寧爲荼毒

補禮記坊記詩云民之貪亂寧爲荼毒○鄭注言民之貪爲亂者安其荼毒之行惡之也

貪人敗類

補漢書宣六王傳贊詩云貪人敗類

雲漢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嗚呼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補春秋繁露郊祭篇周宣王時天下大旱歲惡甚王憂之其詩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嗚呼何辜今之人

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珪璧既卑宣
莫我聽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珍禋祀自郊徂宮上下
莫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
躬宣王自以爲不能乎后稷不中乎上帝故有此災有
此災愈恐懼而謹事天

喬樅謹案毛詩正義云宣王遭旱早晚及旱年多
少經傳無文皇甫謐以爲宣王元年不藉千畝號
文公諫而不聽天下大旱二年不雨至六年乃雨
謐之此言無所憑據今攷論衡須頌篇云成湯遭
旱周宣亦然然而成湯與周宣並舉湯有七年
之旱則宣王遭旱積至五年其說固非無據董子
引詩饑饉荐臻荐再也見爾雅釋言毛詩荐作薦
傳訓薦爲重爾雅釋言釋文云荐
本作薦又釋詁訓薦爲臻訓臻仍爲乃以薦臻二
字互訓則臻亦仍也詩言薦臻猶言頻仍耳其下
六章曰胡寧瘨我以旱釋文引韓詩作疹云重也
是遭旱之非止一年毛與三家之說皆同矣嗚呼

毛詩作於平王隆隰隰韓詩作鬱隆烔烔耗射毛
詩作耗斁與此文異后稷不克箋云克當作刻刻

識也是我先祖后稷不識知我之所困此則以不
能乎后稷與不中乎上帝皆爲自責之詞於義尤
協

補易林明夷之大有陽旱爲災雖耗无憂

補荀悅漢紀六稱消災復異則有周宣雲漢甯莫我聽
靡有子遺

補漢書高惠文功臣表靡有子遺耗矣

赫赫炎炎

補易林乾之睽陽旱炎炎傷害禾穀稺人無食耕夫嘆
息

補漢書敘傳赫赫炎炎

旱魃爲虐

補易林小畜之中孚魃爲災虐○又草之豐草魃爲虐

旻天

崧高惟嶽峻極于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爲周
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補禮記孔子閒居詩曰崧高惟嶽峻極于天惟嶽降神
生甫及申惟申及甫爲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鄭注峻高大也翰幹也言周道將興五嶽爲之生賢輔
佐仲山甫及申伯爲周之幹臣天下之蕃衛宣德于四

方以成其王功此宣王詩也

喬樅謹案禮記正義曰按詩嵩高之篇甫侯及申伯俱出伯夷之後又詩烝民稱仲山甫之賢與崧高生甫及申全別此云仲山甫者按鄭志注禮在先未得毛詩傳然則此注在前故以甫爲仲山甫後箋詩乃得毛傳故與禮別也又毛詩正義曰箋定以甫爲甫侯而孔子閒居引此詩注以甫爲仲山甫者案外傳稱樊仲山甫則是樊國之君必不得與申伯同爲岳神所生注禮之時未詳詩意故耳樅謂正義說非也攷後

漢書張衡應閒曰申伯樊仲實幹周邦亦以甫爲仲山甫者樊仲山甫同爲岳神所生何休公羊傳注禮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

補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周室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

補易林大壯之兌嵩高岱宗峻直且神于邑于謝南國是式

漢書地理志南陽郡宛故申伯國有屈申城

案潛夫論云四嶽伯夷以封申呂裔或封于申城在南陽宛北序山之下引是詩二語爲證說與此合

不顯申伯王之元勇

補漢書外戚恩澤侯表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意

烝民

赫赫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

補後漢書郎顗上書曰詩云赫赫王命仲山甫將之邦

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宣王是賴吕致雍熙

喬樅謹案赫赫毛詩作肅肅此據齊詩故文與毛異

補漢書刑法志有司無仲山甫明之材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補禮記中庸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鄭注保安也

補班固離騷敘天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爲貴矣

補漢書司馬遷傳贊天惟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

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補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詩曰夙夜匪解彊勉之謂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

補荀悅漢紀二十八詩云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一人者謂天子也

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補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不畏彊禦不侮矜寡

補春秋繁露精華篇此亦春秋之不畏彊禦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

補禮記表記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鄭注輶輕也鮮罕也儀匹也圖謀也愛猶惜也言德之輕如毛耳人皆以爲重罕能舉行之者作此詩者周宣王之大臣也言我之匹謀之仲山甫則能舉行之美之也惜乎時人無能助之者言賢者少

喬樅謹案德輶如毛句又見禮記中庸篇引詩

補春秋繁露玉英篇四夫之反道以除咎尚難人主之反道以除咎甚易詩云德輶如毛言其易也

補班固幽通賦乃輶德而無累○賈大家曰輶輕也輶德輕而易行也

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

補鹽鐵論險固篇仲山甫補袞職之闕

韓奕

諸娣從之祁祁如雲

補儀禮士昏禮鄭注從者謂姪娣詩諸娣從之祁祁如雲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姑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

補易林井之蠱大夫祈父无地不涉爲吾相土莫如韓樂可以居止長安富有（同人之需同）

喬樅謹案易林兩引此詩並作祈父本又作行父蓋字之誤也漢書古今人表韓侯蹶父並次宣王世列上之下則齊詩文同毛作蹶父可知而易林言大夫祈父者蓋蹶父爲司馬之官尚書稱司馬亦曰圻父圻祈古通詩祈父予王之爪牙毛傳云所父司馬也司馬掌甲兵征伐之事故言孔武也

飭彼訒訒

齊詩遺說攷　卷三　三

補易林離之中孚飭鰓訒訒利來無憂（睽之泰困之晉同）

喬樅謹案訒訒毛詩作甫甫傳云甫甫然大也甫訒同音通用廣雅釋訓云訒訒大也訓義並同

因時百蠻

補班固東都賦內撫諸夏外接百蠻

江漢

武夫潢潢經營四方

補鹽鐵論繇役篇詩云武夫潢潢經營四方故飭四境所以安中國也

喬樅謹案潢潢毛詩作洸洸傳云洸洸武貌洸洸當爲僙僙之段借爾雅釋訓云舍人本作僙音同攷古文苑班固車騎將軍竇北征頌光光神武注引詩武夫僙僙音光武勇貌是三家詩作武夫僙僙也北征頌光光當本作僙僙故注引詩武夫僙僙爲證鹽鐵論潢潢蓋僙僙之譌字玉篇人部云僙作力貌與趙同又走部云趙趙

武貌

明明天子令問不已

補禮記孔子閒居詩云明明天子令問不已○鄭注令善也言以名德善聞天乃命之王也不已不倦止也

齊詩遺說攷　卷三　三

弛其文德協此四國

補禮記孔子閒居詩云弛其文德協此四國○鄭注弛施也協和也

喬樅謹案弛毛詩作矢春秋繁露引詩亦作弛其文德與禮記同協毛詩作洽

補春秋繁露竹林篇詩云弛其文德洽此四國

喬樅謹案洽卽協字之段借板詩民之洽矣左傳及列女傳並引作協

常武

王命卿士南中大祖

漢書古今人表南仲次周宣王世列上之下

喬樅謹案毛傳云王命南仲於大祖皇甫爲大師鄭箋云南仲文王時武臣也宣王之命卿士爲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爲大祖者今大師皇父是也馬瑞辰曰毛公以出車詩南仲爲文王時人此詩南仲別爲宣王時人漢書古今人表作南中即此詩之南仲也白虎通爵篇曰王制爵人于朝與衆共之引詩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又引禮祭統古者人君爵有德必於大祖是亦以詩南仲大祖爲命於大祖義本三家詩與毛說同史記夏本紀夏之後有男氏世本作南路史禹之後有南氏後有南仲翊宣王以中興是南仲實爲南氏至大師皇父命則據竹書紀年幽王元年王錫大師尹氏皇父命則皇父實爲尹氏即二章所云王謂尹氏也安得以南仲爲大祖箋說之誤可知宋正義云南仲爲卿士未知於六官何卿案積古齋鍾鼎欵識載無專鼎銘曰王格于周廟烟于圖室司徒南仲右所謂南仲當即宣王時臣則南仲實爲司徒周官大司徒職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南仲蓋命以治徒庶之事喬樅攷後漢書龐參傳馬融上書曰昔周宣獫狁侵鎬及方而宣王立中興之功扞城有虓虎之助走以赫赫南仲在周詩馬融以出車六月並爲宣王之詩與漢書匈奴傳說合蔡邕諫伐鮮卑議云周宣王命南仲吉甫攘獫狁威荆蠻應劭風俗通云詩美南仲闕如虓虎是齊魯韓三家詩說皆以南仲爲宣王之將也

整我六師以修我戎

補班固封燕然山銘爰該六師

喬樅謹案李賢注引此詩二語爲證

命程伯休父

補漢書古今人表程伯休父次宣王世列上之下

如霆如雷

補漢書敘傳王師雷起霆擊朔野

進厥虎臣

補漢書敘傳虎臣之俊

闕如虓虎

補班固賓戲七雄虓闕

王師駾駾

補漢書敘傳王師駾駾○鄭氏曰駾駾盛也

柴此卽王旅嘽嘽之異文而師古誤鄭爲非轉引四牡嘽嘽駱馬爲解誤矣

徐方旣倦

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詩云徐方旣倦許其慕諸夏也

喬樅謹案倦毛詩作來顏師古云倦古來字

徐方來庭

補漢書敘傳龍荒幕朔莫不來庭

瞻卬

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

補易林離之乾詩政日作蜮食葦葉割下啖上民被其賊

名閱

如彼歲旱草不震茂

補班固幽通賦棫樸薆而黮茂

喬樅謹案震茂毛詩作潰茂字與毛同惟齊詩作震茂亦通賦語本此詩鄭箋是用齊詩改毛故與亦盂堅所據文同蕭該漢書音義引服虔曰震音近卉玉篇震胡貢反潰與

震蓋以音近假借

齊詩頌一

漢書禮樂志自孝以往其流不可聞已殷頌猶有存者周詩既備而其器用張陳周官具焉其威儀足以充目音聲足以動耳詩諳足以感心故聞其音而德和省其詩而志正論其數而法立是以薦之郊廟則鬼神饗作之朝廷則羣臣和立之學官則萬民協聽者無不盧已竦神說而承流是以海內褊知上德被服其風光輝日新化上遷善而不知所以然至於萬物不夭天地順而嘉應降

周頌

清廟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

鄭伏生尚書大傳皐陶謨篇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也故欲其清也其歌之呼也曰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於者嘆之也穆者敬之也清者欲其在位者徧聞之也故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鄭注烈業也呼出聲也肅雝顯相四海敬和明德來助祭

詩伏理師事匡衡別自名家要自伏生以後所治詩亦無非齊學不自伏生始也伏氏傳齊詩而理號爲伏不關云知伏氏雖世傳尚書其實兼傳齊更受詩於匡衡此如歐陽生傳尚書而其子更受書於倪寬漢人最重家學世世轉相傳授蓋欲其益明耳諸齊以詩貴顯者皆固之弟子惟夏侯始昌最明傳后蒼以授匡衡始昌通五經受尚書於夏侯都尉以傳族子勝勝傳從兄子建爲尚書大小夏侯氏之學都尉者伏生再傳弟子也是今文尚書與后蒼之詩皆爲齊學師承之同從可知矣

鄭又洛誥篇厥者貌也以其貌言之也宮室中度衣服

中制犧牲中辟殺者中死割者中理捋并者爲文爨竈者有容椓杙者有數太廟之中繽乎其猶模繡也天下諸侯之悉來進愛命於周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皆莫不磬折玉音金聲玉色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僾然淵其志和其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子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及執俎抗鼎執刀執匕者負廂而歌憤於其情發於中而樂節文故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也

喬樅謹案此卽周頌清廟詩義毛詩敘云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與

皆繇傳言清廟頌文王之德說合洛誥有禋于文王王武王之事故傳兼文武而言周始宗祀文王作清廟之詩奏邕月令論所調取其宗祀之貌曰清廟是也其後祖文王而宗武王亦奏清廟之詩以祀武王至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之重祭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亦得升歌清廟之詩禮記祭統及明堂位所言其明證也

補禮記仲尼燕居升歌清廟頌文王之德

喬樅謹案續漢書祭祀志下劉昭注引東觀書東平王蒼議稱詩傳曰頌言成也一章成篇宣列德

故登歌清廟一章也所引詩傳疑爲齊詩傳故其說與鄭君禮注合又謝沈後漢書載著上言引大雅曰昭哉來御繩其祖武亦與毛詩昭茲來許文異公羊文九年傳許夷狄者不一而足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左氏隱二年傳注引作禦夷狄者不一而足許御同音通用訓義亦同公羊氏齊學以許爲禦足見齊詩來許亦或作來御也

補儀禮士虞禮鄭注顯相助祭者也顯明也相助也詩云於穆清廟肅雍顯相

補班固奏記蓋清廟之光輝當時之俊彥也

補班固典引於穆猗那翕純皦繹以崇嚴祖考殷薦宗祀配帝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烏奕乎千載豈不克自祠明哉

逡奔走在廟

補禮記大傳執豆逡逡奔走○鄭注逡疾也疾奔走言勤事也周頌曰逡奔走在廟

喬樅謹案逡毛詩作駿傳云駿長也箋云駿大也皆與禮記注義異記注用齊詩說駿與逡古通爾雅釋詁駿速也速卽疾之義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

補禮記大傳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鄭注斁厭也言文王之德不顯乎不承成先人之業乎言其顯且承之人樂之無厭也

喬樅謹案毛傳云顯於天矣見承於人矣不見厭於人矣鄭箋云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也是不承順文王之志與言其承順之也此文王之德人無厭之毛以不顯不承爲美文王鄭則指助祭者而言與禮記注義異孔疏以爲禮注在前詩箋在後故不同胡承珙曰詩頌文王當是美文王之德下篇即云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則以不顯不承爲美文王者於義爲優也

維天之命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補禮記中庸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鄭注天所以爲天文王所以爲文皆由行之無已爲之不止

喬樅謹案毛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鄭箋云命猶道也天之道於乎美哉歎之聲歎恤與謚同部聲義皆同惟刑之謚哉古文亦作恤馬瑞辰曰恤當爲卹之假借說文卹靜也正

業於子思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無極即不已之義廣雅極已也可證無極正釋詩之不已此詩毛敘云太平告文王也太平者文王之事與大乎制禮作樂以周禮爲天命之精致太平之具此聖門之微言大義而孟仲子著書論詩所親受於孟子者觀中庸引詩下文即言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即子思述聖人言詩之旨爲孟仲子師說傳授之所本也鄭箋動而不止二語與記注詞意亦同蓋用齊詩之說以申毛義

說文言部誠嘉善也詩曰誠以謚我傳云假嘉溢慎也爾雅釋詁溢慎也舍人曰溢行之慎某氏曰詩云假以溢我傳者於義爲優也

喬樅謹案毛詩假以溢我傳云假嘉溢慎也爾雅溢我慎也爾雅注多據魯詩釋文於假以溢我不言韓詩字異則知魯韓皆與毛同說文所引蓋齊詩之文也段氏說文注云謚徐鉉本作溢此用毛詩改竄也廣韻引說文作謚誠謚皆本字假溢皆段借字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引作何以恤我何者誠之聲謚與恤同部義典惟刑之謚哉古文亦作恤馬瑞辰曰恤當爲卹之假借說文卹靜也正

與爾雅釋詁溢慎慤謹並訓靜者同義廣雅靜安也
靜我即安我猶詩言綏我眉壽綏亦安也假以溢
我謂善以綏我也喬樅謂今文尚書與齊詩並傳
自聶侯始昌同一師承今文尚書恤作謐尤足證
說文所引詩以謐我爲齊詩之文無疑也

維清

維清緝熙

春秋繁露楚莊王篇文王作武詩云文王受命有此
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樂之風也又曰王赫斯怒爰
整其旅當是時紂爲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

詠歌之也周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爲樂謂之大武言
民所始樂者武也云爾
文三代改制質文篇文王受命作宮邑于豐命相臣
曰宰作武樂制文禮以配天
喬樅謹案毛詩敘云維清奏象舞也奏邕獨斷載
鄭詩敘云維清奏象武即武象賈
逵左傳注云象文王之樂武象也舞武古通用字
此篇三家與毛同義

班固封燕然山銘維清緝熙
文王之典肇禋

烈文

伐之言非謬矣

錫茲祉福

後漢書宣帝紀錫茲祉福

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

後漢書宣帝紀錫茲祉福

言顯也辟君也此頌也言不顯乎文王之德百君盡刑之諸侯法之也

於乎前王不忘

後漢禮記中庸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鄭注不顯

天作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

齊詩遺說攷 卷四 一

喬樅謹案尚書大傳云大王去豳邑岐山周民奔而從之者三千乘止而成三千戶之邑卽此頌所言天作高山大王荒之是也鄭君詩箋云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蓋亦據齊詩之說

詒

昊天有成命

後漢書郊祀志丞相衡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卽陰之象也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饗焉昔者周文武郊於豐郙成王郊於雒邑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又博士師丹等議以爲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以王者爲主故聖王制祭天地之禮必於國郊宜於長安定南北郊爲萬世基

喬樅謹案毛詩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之詩蔡邕亦云郊祀天地之所歌也是魯詩義與毛同今觀匡衡師丹奏議並言成王郊祀天地於雒邑當卽據齊詩此篇爲說

夙夜其命宥密

齊詩遺說攷 卷四 二

後漢禮記孔子閒居夙夜其命宥密○鄭注其讀爲基基謀也密靜也言君夙夜謀爲政教以安民則民樂之

喬樅謹案毛傳訓基爲始從國語叔向之說鄭君禮注用齊詩故與箋義不同

後漢鹽鐵論未通篇周公抱成王聽天下恩塞海內澤被四表矧惟南面含仁包德靡不得其所詩云夙夜基命宥密

我將

後漢書郊祀志周公相成王王道大洽制禮作樂天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泮宮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

喬樅謹案毛詩敘云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蔡邕獨斷載魯詩敘亦云我將一章十句祀文王於明堂之所歌也明堂月令論以明堂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引禮記盛德篇明堂九室以茅蓋屋上圓下方其外有水名曰辟雍今據班志語知齊詩與魯毛說同

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

補漢書刑法志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師古曰周頌我將之詩也言法象文王之德以為儀式則

四方日以安靖也

喬樅謹案德毛詩作典左氏昭六年傳引詩作德與刑法志同靖毛傳訓為謀鄭箋訓為治師古此注與毛鄭訓異蓋用舊注齊詩之義也

時邁

補儀禮大射儀鄭注時邁者太早巡守祭山川之樂歌

喬樅謹案此即齊詩時邁之敘

懷柔百神及河喬嶽

補漢書郊祀志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懷柔百神咸秩無文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

補班固東都賦禮神祇懷百靈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補儀禮大射儀鄭注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

補鹽鐵論論菑篇兵者凶器也甲堅兵利為天下殃以母制子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厥而不揚詩云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

補易林大畜之咸櫜戢甲兵歸放馬牛徑路開通國無凶憂

補漢書五行志詩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

補禮記樂記鄭注兵甲之衣曰櫜詩曰載櫜弓矢

補儀禮大射儀鄭注詩曰我求懿德肆於時夏

喬樅謹案鄭君大射儀注又引呂叔玉說以肆夏為即時邁之詩馬瑞辰曰周官鍾師注引呂叔玉說以肆夏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元謂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亡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案所云頌不能具謂不能備有九夏耳其以肆夏為周頌時邁等詩正同呂說故此詩箋云樂歌大者稱夏思文箋又云夏之屬

有九賚琉乃以頌不能具謂頌內無此詩正義亦
云鄭以九夏別有樂歌之篇非頌也失鄭恉矣
補荀悅漢紀序先王光演大業肆于時夏
執競
鐘鼓鍠鍠磬筦鏘鏘降福穰穰簡簡
補漢書禮樂志詩曰鐘鼓鍠鍠磬筦鏘鏘降福穰穰書
云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鳥獸且猶感應而況於人乎況
於鬼神乎故樂者聖人之所以感天地通神明安萬民
成性類者也
補荀悅漢紀五詩云鐘鼓煌煌磬筦鏘鏘降福穰穰

補鹽鐵論論菑篇好行善者天助以福符瑞是也周文
武尊賢受諫敬戒不殆純德上休神祇相貺詩云降福
穰穰降福簡簡
喬樅謹案鍠鍠毛詩作喤喤鏘鏘毛詩作將將說
文及風俗通引詩並作鍠鍠是三家文同荀悅漢
紀引詩作煌煌疑即鍠鍠之譌詩釋文云將將說
文作蹌蹌行貌也蹌蹌蓋魯韓之異文穰穰鹽鐵
以穀俱來云穀紀后稷之德正義引禮說曰武王赤
烏穀芒應周尚赤用兵王命為年天意若曰須暇
紂五年乃可誅之武王即位此時已三年矣穀蓋
年麥也詩曰貽我來牟是鄭所據之文也書說烏
以穀俱來云云尚書旋璣鈐及合符后嗌有此文
喬樅謂書說禮說並與齊詩同一師傳鄭箋之語
當即本齊詩班固典引言朱烏黃蓼之事亦皆用
齊說詩釋文云牟字或作麰蓋麰為麥之或體

思文
補漢書郊祀志周公相成王王道大洽制禮作樂郊祀

噫嘻

浚發爾私

補鹽鐵論取下篇君篤愛臣盡力上下交讓而天下平浚發爾私上讓下也遂及我私先公職也

齊詩遺說攷 卷四 十五

齊俊謹案毛詩傳云民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耳與鹽鐵論說同惟以駿訓大其義微異

振鷺

補禮記仲尼燕居徹以振羽。鄭注振羽樂章也振羽振鷺

齊俊謹案毛詩作斁義同馬瑞辰曰按終與衆雙聲古通用後漢書崔駰傳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衆衆義本三家詩終卽衆之假借猶詩衆稗且也詩承上在彼在此言之亦爲衆譽正義讀如終始之終失之

補班昭女誡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

豐年

補禮記郊特牲鄭注詩頌豐年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有瞽

三統也見梅福傳

齊俊謹案漢書言元帝時匡衡議以爲宋已失其統而失國宜更立殷後爲始封而上承湯統孔子殷人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爲湯後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綏和元年遂封孔子世爲殷紹嘉公子真之辭與稚圭同足知其說詩亦皆爲齊學也

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補禮記中庸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鄭注射厭也永長也

齊俊謹案射毛詩作斁義同馬瑞辰曰按終與衆雙聲古通用後漢書崔駰傳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衆衆義本三家詩終卽衆之假借猶詩衆稗且也詩承上在彼在此言之亦爲衆譽正義讀如終始之終失之

補班昭女誡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

齊詩遺說攷 卷四 十六

狂卽言終稗且狂也中庸釋此詩曰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有譽於天下卽衆譽也詩承上在彼在此言之亦爲衆譽正義讀如終始之終失之

豐年

補班昭女誡詩頌豐年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有瞽

設業設虡崇牙樹羽

補禮記明堂位鄭注簨虡所以懸鐘磬也橫曰簨飾之以鱗屬植曰虡飾之以羽屬簨以大版爲之謂之業殷又於龍上刻畫之爲重牙以挂懸絃也周又畫繒爲熏載以璧垂五采羽于其下樹於簨之角上飾彌多也周頌曰設業設虡崇牙樹羽

喬樅謹案說文云業大版也所以飾懸鐘鼓捷業如鋸齒以白畫之象其鉏鋙相承也牙卽業之上齒皇氏云崇重也謂刻畫大版重疊爲牙是也靈臺詩虡業維樅毛傳云樅崇牙也正義謂以采色

爲大牙其狀隆然謂之崇牙失之

應棘縣鼓

補禮記明堂位周縣鼓○鄭注縣縣之以簨虡也周頌曰應棘縣鼓

喬樅謹案毛詩應田縣鼓傳云田大鼓也箋云田當作棘棘小鼓在大鼓旁應鼙之屬也聲轉字誤變而作田攷周禮大師合奏鼓棘注引鄭司農云棘小鼓也先擊小鼓乃擊大鼓小鼓爲大鼓先引故曰棘棘讀爲導引之引元謂鼓棘猶言擊棘詩云應棘縣鼓爾雅釋樂郭注引詩同是知齊魯今文字皆作棘也陳氏禮書曰儀禮朔鼙卽棘鼓也以其引鼓故曰棘以其始鼓故曰朔是以儀禮有朔無棘周禮有棘無朔馬瑞辰曰按棘說是也釋名鼙裨助鼓節也聲在前曰朔朔始也在後曰應應大鼓也棘以引鼓在前可知棘之卽朔詩言應棘蓋前後皆備矣

肅雝和鳴先祖是聽

補禮記樂記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鄭注言古樂和且敬

喬樅謹案雝毛詩作雝史記樂書引詩與禮記同是三家文皆作雝

永觀厥成

補班固辟雝詩永觀厥成

潛

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鱒鱨鯉

補易林比之觀鱣鮪鱨鯉衆多饒有一筍獲兩利得過倍益之賁同

雝

補禮記仲尼燕居客出以雝徹○鄭注雝樂章也

補班固西都賦食舉雝徹

喬樅謹案周禮樂師云及徹帥學士而歌徹注云徹者歌雍在周頌臣工之什論語雍徹注引馬融云天子祭於宗廟雍以徹祭是宗廟之祭及食舉樂並歌雍以徹也又周禮小師徹歌大饗亦如之賈疏云大饗饗諸侯之來朝者徹器亦歌雍若諸侯自相饗徹器卽歌振鷺仲尼燕居云徹以振羽是其事也雍本禘太祖之所歌用之徹祭又用之大饗李善文選注釋食舉雍徹引禮記客出以雍徹爲證是讀以雍徹絕句謂歌雍以徹也又言以振羽者謂兩君相見諸侯大饗之禮則歌振鷺以雍以送之失其義矣

綏我眉壽介以繁祉

補鹽鐵論申韓篇頌曰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此天爲福亦不小矣

武

補漢書禮樂志武王作武武言以武功定天下也

補禮記仲尼燕居鄭注武象武王之大事也○明堂位鄭注象謂周頌武也以管播之

補春秋繁露質文篇武王受命作宮邑於鄗制爵五等

作象樂繼文以奉天

喬樅謹案周頌言奏者獨維清及武二篇以此二詩有歌有舞也維清象文王之武功故其樂皆名爲象蔡邕獨斷云維清奏象武武功故其樂皆名爲象蔡邕獨斷云維清奏象武之所歌也象武亦曰武象賈逵左傳注云象文王之樂武象也文王之樂名象武王之樂亦名象舞子云武王勝殷事成功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武是也文王之樂曰武武王之樂亦曰武春秋元命包云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故曰武呂氏春秋云武王伐殷克之歸乃薦俘馘于京武者天下始樂周之征伐行武故詩人歌之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此之時天下樂文王之怒以定天下故樂其武也白虎通之說與春秋繁露合是周樂曰大武象周公之樂曰酌合曰大武合曰大齊魯詩家義同武本文王樂名詩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及武王克殷繼文而奏大武周武所卒成武功又定大武之樂故蔡邕獨斷載魯詩敘云武奏大武周武所定者明文王已定一代之樂之所歌也言周武所定者明文王已作武樂也鄭注禮記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諸篇

以象爲周頌之武注仲尼燕居以武爲大武正與
諸說相合胡承珙並譏其失過矣
閔予小子
遭家不造
補漢書敘傳遭家不造
煢煢在疚
漢書匡衡上疏曰詩云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
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
喬樅謹案煢煢毛詩作嬛嬛釋文云崔本作煢疚
本又作究說文究字下引詩煢煢在究嬛字下又

引詩嬛嬛在疚此兼採三家及毛詩也說文煢回
疾也从夐營省聲段氏注云煢引申爲煢獨取徘
徊無所依之意作嬛者段借字也究亦疚之假借
念我皇祖陟降庭止
漢書匡衡疏曰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
所閒故民不陷詩云示我顯德行先王顯德以示民民
樂而歌之以爲詩說而化之以爲俗故不令而自行不
禁而自止從上之意不待使之若自然矣
喬樅謹案說郛載詩緯氾厤樞曰聖人事明義以
炤燿其所閒故民不陷詩云示我顯德行與春秋
小毖
繁露文同

自求辛螫

補多林履之泰蜂蠆宝蜂戸螫我手足不得進止爲害害
也

告屯之明夷
蠱之觀同

喬樅謹案螫韓詩作赦云赦事也見毛詩釋文攷
爾雅釋詁事勁也則辛赦猶言辛勁耳鄭箋云女
如是徒自求辛苦毒螫之害義異韓詩而與易林
語意正同蓋用齊說攷毛又據易林言蠆宝蜂戸
則齊詩以莽蜂爲蜂蠆之蜂也

擘尤彼桃蟲拚飛維鳥

補焦氏易林桃蟲生雕

喬樅謹案藝文類聚九十二引焦氏易林謂桃蟲
生雕或云布穀生子鷽鵴養之太平御覽九百二
十三引同雕者鷽鳥也鷹鷂之屬毛傳云桃蟲鷽
也鳥之始小終大者鄭箋云鷽之所爲鳥題肩也
或曰鴟背惡鳥也題肩即鷹之別名見禮記月令
注爲猶化也陸璣草木疏云桃蟲今鷽鵴是也微
小於黃雀其雛化而爲鵰故俗語鷽鵴生鵰馬瑞
引作有馥其馨隸續卷十膠東令王君廟門斷碑
曰案椒字乃馥字之誤隸釋卷八冀州從事張表碑
沈作俶尺叔反云作椒者誤也元和姓纂王相國犂經室集
亦作有馥其馨是漢之經文作馥明矣晉左九嬪
納楊后賛曰有馥其馨見藝文類聚十五傅咸苔潘尼詩
曰有馥其馨藝文類聚二十一是晉猶作馥
名果蠃也豳詩言鴟鴞取子哺武庚之誘管蔡猶

予又集于蓼

補易林觀之益丟辛就蓼毒愈酷甚

載芟

補南齊書樂志漢章帝時元武司馬班固奏用周頌載
芟以祠先農

喬樅謹案毛詩敘以載芟爲春藉田而祈社稷也

爲祠先農之樂歌

有馥其馨

喬樅謹案毛詩有椒其馨傳云椒猶俶也釋文云
沈作俶尺叔反云作椒者誤也元和姓纂王相國犂經室集
曰案椒字乃馥字之誤隸釋卷八冀州從事張表碑
引作有馥其馨隸續卷十膠東令王君廟門斷碑
亦作有馥其馨是漢之經文作馥明矣晉左九嬪
納楊后賛曰有馥其馨見藝文類聚十五傅咸苔潘尼詩
曰有馥其馨藝文類聚二十一是晉猶作馥
名果蠃也豳詩言鴟鴞取子哺武庚之誘管蔡猶

尺叔反馥字切音廣韻集韻皆同房之誤　且云作椒者誤也此不知唐以前何時寫者損滅馥字又損房爲尺又誤叔爲俶又由俶形與椒近而誤爲椒陸氏釋文云無故改爲俶而不知俶乃馥切音字之誤冒也毛傳椒猶俶也當作馥首俶也此蒙上有俶其香而言俶香與馥香同若是握椒椒椒之傳箋皆不容無解椒之辭而椒猶俶也爲不辭矣此經文明是馥字之本證然非漢音四證則此字無由臆造永不知其誤而又誤矣欽縣程少農恩澤云詩蕊芬孝祀文選注一切經音義並引韓詩作馥芬孝祀馥字形聲不謬於六書可補說文之遺元又謂俶蕊同必義同馥音亦同馥所以毛傳云馥猶俶也馥與俶同此亦詩義同字變之例也處羲即伏犧宓子賤皆房六切亦必复同音之證喬樅攷華嚴經音義上引字林云馥香氣盛也正詩馥字之訓廣雅釋訓馥馥芬芬香也馥馥亦即蕊蕊小雅信南山曰蕊蕊芬芬三家詩作馥馥芬芬蔡邕司空臨晉侯楊公碑曰祀事孔明又曰馥馥芬芬是其明證何晏景福殿賦亦云馥馥芬芬皆用詩信南山語廣雅所釋即據三家詩訓義也

馬瑞辰曰上林賦云芬香漚鬱酷烈淑郁淑郁芬香貌淑俶古通俶又與埱義近說文埱氣出土也土氣謂之埱穀氣謂之俶義正相近馬說亦通俶古文作淑見聘禮注淑馥同部三家今文正作馥字毛氏以淑爲馥之通假水旁與木旁形近遂誤作椒耳若毛詩同三家作馥則馥椒字形迥別無緣致誤沈重亦無因改字爲俶矣

良耜

其笠伊糾

禮記郊特牲鄭注詩曰其笠伊糾其笠伊糾言野人之服也

喬樅謹案說文云糾三合繩也名頭解詰亦云繩三合曰糾郊特牲言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又言草笠而至尊野服也是詩其笠伊糾謂以草爲笠其繩惟三合之耳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鹽鐵論力耕篇古者尚力務本而種樹繁躬耕趣時而衣食足雖累凶年而人不病也故衣食者民之本稼穡者民之務也二者修則國富而民安也詩曰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綵衣

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

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漢書郊祀志周頌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不吳不敖胡考之休○師古曰其門墊之基也吳讙譁也敖慢也考壽也休美也言執祭事者或升堂室或之門墊視牛羊之牲及舉大小之鼎告其致絜神降之福故獲壽考之美曰何壽之美者歎之之言也

案毛詩宅不娛釋文云說文作吳大言也何承天云吳字當作吳從口下大以象大口者名吳音胡化反此音恐非

吳而今譌爲吳耳

喬樅謹案說文吳大言也从口吳从大象形故吳爲大言毛傳云吳譁也譁卽大言之謂又說文吳下重文𠮟云𠮟或从虘如此攷說文放也从大八聲放慢也考壽也休美也言執祭事者或升堂室或之門墊視牛羊之牲及舉大小之鼎告其致絜神降之福故獲壽考之美曰何壽之美者歎之之言也

補禮記禮器鄭注繹祭之禮旣設祭於室又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周禮曰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詩頌曰自堂徂基

勻

補儀禮燕禮若舞則勻鄭注勻頌篇名言能成先祖之功以養天下也

補漢書董仲舒傳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和治百王同之虞氏之樂莫盛於韶周之樂莫盛於勻○張晏曰勻周頌篇名言能成先祖之功以養天下也

補春秋繁露楚莊王令群臣毋諫者有能諫寡人而寡人不從者罪死有一士入諫曰臣願爲大王誦詩三百篇大王能從臣之言乎王曰善士曰大王誦詩至於賚之篇而不知賚之義耶賚者周公輔成王受命作宮邑於洛陽成文武之制作勻樂以奉天

喬樅謹案勻毛詩作酌釋文云字亦作勺春秋繁露勻字疑卽勺之譌荀子及左氏傳並作勺儀禮及漢書並作勺勺卽勺之省勺酌訓義相近

補漢書禮樂志周公作勺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

補禮樂志爾勺羣慝○晉灼曰勺周樂也言以樂征伐也

喬樅謹案毛詩序以酌爲告成大武白虎通禮樂篇云周樂曰大武象周公之樂曰酌合曰大武鄭君儀禮注亦云勺告成大武之樂歌是三家與毛氏義並相同周之樂莫盛於勺者謂文王武王之武功至是大成故爲極盛耳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

齊詩遺說攷 卷四 三十一

實維爾公允師

補儀禮燕禮鄭注勺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又曰實維爾公允師

喬樅謹案毛傳訓養爲取陳奐曰此古義也禮記羣鳥養羞鄭注羞謂取食則養羞猶言取食也馬瑞辰曰遵養時晦晦明遂語于時允武孔晁注云養時闇昧而詠之使昧者修明而遂告以言武也王肅穉傳亦云率以取是紂定天下以除晦說文養古文作羧从羊支从又卜聲又手也手所以取故養字古有此義喬樅謂張晏漢書註云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養天下猶言以取天下故爲成文武之功鄭君箋詩以遵養時晦謂養是闇昧之君以老其惡用韓詩外傳說別爲一義

桓

屢豐年

補班固靈臺詩屢惟豐年

于以四方克定厥家

漢書匡衡疏曰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

齊詩遺說攷 卷四 三十二

天下治矣○師古曰言欲治四方者先當定其家從內及外

喬樅謹案此與毛詩傳箋義異、

般

補易林萃之比德施流行利之四鄉雨師灑道風伯逐殃巡狩封禪以告成功（盖之復旅之小過同）

喬樅謹案毛詩敘云般巡狩而祀四嶽河海也般樂也蔡邕獨斷云般巡狩祀四嶽河海之所歌也是三家與毛序同胡承珙曰按此詩與時邁相似但時邁敘云巡狩告祭柴望也所重在告祭天神

而山川百神皆在從祀之數故經首言昊天然後及百神河嶽郊特牲云天子適四方先柴祭典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說文柴燒柴祡燔以祭天神鄭王制注柴祭天告至也此可見時邁以柴爲重望秩山川不過連而及之耳般則絕不及柴燔惟祀山川而已此其所以不同況時邁言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明是頌武王初克商後巡守祭告之事般則通言陟山翕河敷天裒對似當爲既定天下後時巡四方而作也潘[illegible]於二詩皆曰封禪之說而毛皆不言蓋封禪之[illegible]古者帝王巡守必皆行之於岱

封卽堯典封二山之封鄭注書大傳云祭者必封封亦壇也禪與墠同東門之墠傳云墠除地町町者然則封土爲壇除地爲墠乃巡守祭祀之常事故經典皆未嘗特言之耳

於皇時周

班固靈臺時於皇樂胥

喬樅謹案般詩序云般樂也鄭箋釋於皇時周云皇君也於乎美哉君是周邦班固於皇樂胥之語卽本般詩

於繹思

喬樅有之今毛詩有者衍文也崔集注本有是採三家之本罹因有故解之正義云此篇末俗本有於繹思三字誤也臧鏞曰此句涉上賚篇而誤卽在三家亦爲衍文馬瑞辰曰賚篇以於繹思與首三句爲韵若此篇增於繹思則與山河不相協且賚詩於繹思承上敷時繹思而申言之般詩則上無所承不得言於繹思也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齊詩頌二

魯頌

(漢書地理志)魯地奎婁之分埜也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睢陵僮取慮皆魯分也周興以少昊之虛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爲魯侯以爲周公主其民有聖人之教化瀕洙泗之水其民涉慶幼者扶老者而代其往俗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

坰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

喬樅謹案毛詩駉駉牡馬釋文駉古熒反說文作駫又作駉同不言韓詩字異則韓與毛同作駉可知駉駉蓋齊魯之異文胡承珙曰今本說文駫良馬也駉牧馬苑也詩四牡駫駫駉牧馬苑也詩曰在駉之野案說文駫下本不引詩釋文當是駉又作駫蓋陸所見毛詩有作駫一本耳下乃云說文自作駉駉牡馬與今本異韓詩說鄭君駁異義據禮記王制謂大學卽辟雍又據詩頌泮水爲泮宮復與辟雍之說許所知鄭所云半水謂以南通水是用魯詩之說許所

類水

(禮記王制)鄭注類郊之學也詩所謂類宮也

喬樅謹案毛詩作泮水箋云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箋說與白虎通同蓋用齊魯之義說文云泮諸侯饗射之宮西南爲水東北爲牆其說獨異攷許氏五經異義釋辟雍據韓詩說鄭君駁異義據禮記王制謂大學卽辟雍又據詩頌泮水爲泮宮復與辟雍之說符然則知鄭所云半水謂以南通水是用魯詩之說許所

云西南爲水是用韓詩之說也水經泗水注云魯泮宮在高門直北道西宮中有臺高八十尺臺南水東西一百步南北六十步臺西水南北四百步東西六十步臺池咸結石爲之詩所謂思樂泮水也鄭言西南通水與許氏合其所俾詩亦當爲韓詩矣

在頖獻馘

【通】禮記王制鄭注訊馘謂斷所生獲斷耳者詩曰在頖獻馘

淑問如皐陶

齊詩遺說攷 卷四 二

漢書匡衡疏曰淑問揚乎疆外○師古曰淑善也問名也

喬樅謹案師古此注與毛詩義異箋云善聽獄之吏如皐陶者是以問爲問獄之問

克廣德心

【通】班固賓戲駕北征頌克廣德心

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通】易林比之噬嗑蓍梧鄧林道易利遝元龜象齒寶貝南金爲吾歸功

【通】文選之甲李元龜象齒大賂爲實百琲徵復

喬樅謹案毛傳訓賂爲遺鄭箋訓大爲廣胡承珙曰大賂二字句屬上下與韋固既伐昆吾夏桀文法相同胡說是也觀易林言元龜象齒大賂爲實亦以大賂包上元龜象齒是其證矣

閟宮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

【通】春秋元命包曰姜嫄遊於閟宮其地扶桑履大人跡而生稷卦之得震故周若代商

喬樅謹案閟宮毛傳引孟仲子曰是禖宮也生民

篇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祓以弗無子履帝武敏傳曰古者必立郊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日以大牢祠于郊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郊禖之前帝高辛之帝也從于帝而見于天將事齊敏也箋云帝上帝也敏拇也祀郊禖之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於是遂有身生子是爲后稷據此是姜嫄祀於郊禖因遊禖宮也元命包以閟宮爲神禖之宮與孟仲子說正合春秋緯用齊詩詩齊魯韓說后稷感天而生故周爲姜嫄立廟即爲后夫人

祀　祈子之宮謂之禖宮太平御覽禮儀部引五經異義曰王者一歲七祭天仲春后妃祀郊禖禖亦祭天也禖宮在於南郊故謂之郊禖然則魯亦有祈禖之宮矣

補周禮大司樂鄭注姜嫄履大人跡感神靈而生后稷是周之先母也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姜嫄無所妃是以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閟宮閟神之

喬樅謹案何休公羊僖三十二年傳解詁云昔武王既沒成王幼少周公居攝行天子事制禮作樂致太平有王功周公薨成王以王禮葬之命魯使

辛以前祀女媧爲神禖風俗通云女媧禱祀神示生商爲嘉祥故祀娀簡於禖宮周以帝迹術感爲神靈故祀姜嫄於禖宮變媒言禖神之也故曰閟宮

王謂叔父建爾元子俾侯於魯大啟爾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補禮記明堂位鄭注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同五百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詩魯頌曰王謂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白牡騂剛

不盡赤奇矣

補春秋繁露郊祀對武王崩成王幼而在繈褓之中周
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功被四海故成
王賢而尊之詩云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牡
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以爲報德之禮
喬樅謹案公羊傳文十三年解詁云白牡殷牲周
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剛者牷之良借
說文牷特也特牛牲也則騂牷猶言騂牡耳公羊
傳魯公騂牷用正字齊詩今文疑字當作牷牷字
從冏取赤音之義也

遵豆大房

齊詩遺說攷　卷四　二　七

補禮記明堂位周以房俎鄭注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
間有似於堂房魯頌曰邊豆大房

三壽作朋

補漢書禮樂志養三老五更於辟雍○李奇曰天子父
事三老兄事五更詩曰三壽作朋

喬樅謹案鄭箋以三壽爲三卿李奇以爲三老蓋
據齊說與箋異義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

補禮記明堂位魯君孟冬乘玄輅仲冬乘黃鉞季冬乘
大路皆兵車也兵車千乘鄭注韋車兵車也兵車千乘
成國之賦也詩魯頌曰公車千乘朱英綠縢

公徒三萬貝胄朱綅

補禮記少儀鄭注詩云公徒三萬貝胄朱綅亦鎧飾也
戎狄是膺荊舒是懲

補漢書淮南衡山濟北王傳贊詩云戎狄是膺荊楚
懲信哉是言也夫荊楚剽輕好作亂迺自古記之矣

補又嚴朱等傳贊詩稱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久矣其爲
諸夏患也

補又匈奴傳贊詩稱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久矣夷狄之
爲患也

眉壽無有害

齊詩遺說攷　卷四　二　八

補漢書匡衡禹廟文眉壽無疆韋元成傳

奄有龜蒙

補漢書諸侯王表序奄有龜蒙

令妻壽母

補易林兼之百令妻壽母宜家無咎君子之歡得以長
寢廟繹繹

補周禮隸僕鄭注詩云寢廟繹繹相連貌也前曰廟後
曰寢

喬樅謹案毛詩作新廟奕奕文選注引韓詩亦作

新廟薛君章句以奕奕爲盛貌惟齊魯詩並作寢
廟繹繹與毛韓文異

奚斯所作孔曼且碩

班固兩都賦序皐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於孔氏
列於詩書其義一也

喬樅謹案古今人表魯公子奚斯列上之下在第
三等三家詩說皆以魯頌爲奚斯作與毛氏不同
孔氏廣森云三家詞詩爲奚斯作者是也此與吉
甫作頌其詩孔碩文義正同曼長也詩之章句未
有長如此篇者故以曼言之毛傳謂奚斯作廟則

孔碩且碩詞意複矣

後漢書曹褒傳晉奚斯頌魯考甫詠殷夫人臣依義
顯君竭忠彰主行之美也

喬樅謹案叔通家世持慶氏禮慶普爲后蒼弟子
於詩當習齊后氏故傳叔通此說卽本之齊詩也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齊詩頌三

商頌

漢書地理志宋地房心之分埜也周封微子於宋今之睢陽是本殷虛焉正閼伯之虛也

禮記中庸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此頌也言奏大樂於宗廟之中人皆肅敬金聲玉色無有言者以時太平和合無所爭也

喬樅謹案奏假毛詩作鬷假左傳昭二十年引詩作鬷嘏奏鬷一聲之轉假嘏雙聲故得通用鄭君此注以奏假爲奏大樂與毛詩傳箋義殊

漢書匡衡謝毀廟告受命溥將我受命溥將

漢書匡衡謝毀廟告受命溥將章元成傳

元鳥

天命元鳥降而生商

詩含神霧曰契母有娀浴於元邱之水睇元鳥銜卵過而墮之契母得而吞之遂生契見丹鉛總錄

喬樅謹案史記三代世表褅先生引詩傳曰湯之先爲契無父而生契母與姊妹浴于元邱有燕銜卵墮之契母得故含之誤吞之即生契索隱曰按

史所引出詩緯故曰詩傳喬樅謂褚少孫習魯詩所引詩傳當卽魯詩傳魯詩亡於西晉小司馬不見魯詩時惟詩緯尙存故據以爲說尙書中候言元鳥翔水事亦同詩緯

補易林晉之劒天命元鳥下生大商造定四表享國久長

補禮記月令鄭注元鳥燕也高辛氏之世元鳥遺卵娀簡狄之而生契

古帝命武湯

補春秋繁露質文篇天將授湯主天法質而王祖錫姓

詩道說攷 卷四 三

爲子氏謂契母吞元鳥卵生契契先發於胷性長於人倫至湯體長專小足左扁而右便勞右佚左也性長於天光質易純仁

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

補漢書古今人表武丁小乙子

喬樅謹案毛詩傳武丁高宗也箋云商之先君受命在高宗之孫子焉瑞辰曰天命而行之不解殆若在高宗之孫子馬瑞辰曰箋以武丁善爲人之孫子與毛傳釋湯孫同義然參去善爲人之四字而謂之武丁孫子則不詞若如箋以爲在高宗之孫子

則此詩祀高宗何得不美高宗而美其孫子乎惟王尙書引之云經文兩言武丁疑皆武王之誤而武王靡不勝則武丁之譌蓋商之先君受命不怠者在湯之孫子故曰在武王孫子武王猶那與烈祖之言湯孫也湯之孫子有武丁者繩其祖武無所不勝故曰武王孫子武丁靡不勝傳寫者上下互譌耳今按王說校正譌誤極爲精核大戴禮用兵篇引詩校德不塞嗣武子孫子與此詩形聲相近子卽王字脫下一畫耳在武王孫子下卽接言武王孫子武丁靡不勝與文王篇侯文王孫子下卽接言文王孫子本支百世文法正相似

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補禮記大學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補禮記王制鄭注縣內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殷曰畿殷頌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周亦曰畿

班固西都賦封畿之內厥土千里

喬樅謹案畿圻字同圻界也毛傳訓畿爲疆疆猶界也路史注引書大傳曰圻者天子之境也故爲天子所居州界之名馬瑞辰曰邦畿二字同義邦

者封之段借小爾雅封界也周禮大司馬注封謂立封於疆爲界是封亦疆也界也文選西京賦注引詩作封畿千里蓋本三家詩說文封从土从寸守其制度也籀文从丰土作圭邦字亦从邑从丰聲故通用論語邦域之中漢書王莽傳作封域釋文亦曰邦或作封又謀動干戈於邦內釋文云鄭本作封釋名邦封也皆邦與封同音通用之證封畿同爲疆界之稱猶肇域讀爲兆域兆亦域也喬樅謂據禮記引詩作邦畿知三家與毛皆爲邦字邦封義同漢儒引皆作封畿者避高帝諱改字

也

長發

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元王桓撥

補漢書禮樂志普殷周之雅頌乃上本有娀姜嫄禹稷始生元王公劉古公太伯王季姜女太任太姒之德○師古曰禹殷之先祖承黑帝之德故曰元王毛鄭說詩以元王卽禹也此志既言禹又言元王則元王非禹一人矣

喬樅謹案詩於帝立子生商下卽接言元王桓撥曰元王毛鄭說詩以元王卽禹也此志既言禹又言元王則元王非禹一人矣

補又古今人表簡逿帝嚳妃生禹○師古曰卽簡狄也

率禮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補漢書宣帝紀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文穎曰遂徧也發行也言契能使其民率禮不越法度徧承視其教令奉順而行也相土契孫也烈烈威也截整齊也威武之盛烈烈然四海之外率服整齊也

喬樅謹案禮毛詩作履三家並作禮

補又古今人表相土昭明子

喬樅謹案五行志云相土商祖契之曾孫代閼伯後主火星宋其後也師古曰據魯典籍相土卽禹之孫今云曾孫未詳其意喬樅謂古今人表以相土爲昭明子是爲契孫無疑五行志誤衍曾字耳

補班固封燕山然銘勒凶虐兮截海外
帝命不違至於湯躋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
是祇帝命式于九圍

補禮記孔子閒居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
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圍○鄭注
帝天帝也詩讀湯齊爲湯躋躋升也降下也齊莊也昭
明也假至也祇敬也式用也九圍九州之界也此詩云
殷之先君其爲政不違天之命至於湯升爲君又下天
之政教甚疾其聖敬日莊嚴其明道至於民遲遲然安
和天是用敬之命之用事於九州謂侯王也

喬樅謹案湯躋毛詩作湯齊日齊毛及魯韓詩並
作日躋與齊詩文異
爲下國昄郵

補禮記郊特牲鄭注詩云爲下國昄郵○正義曰此所
引者齊魯韓詩也郵謂民之郵舍言成湯施布仁政爲
下國諸侯在昄民之處所使不離散

喬樅謹案鄭釋郵表昄謂田昄所以督約百姓於
井間之處也引詩昄郵爲證攷說文昄兩百間道
也廣六尺段氏注云百者百夫洫上之涂也兩百
夫之間有洫洫上有涂是謂兩百間道是之謂昄

昄之言綴也衆涂所綴也於此爲田畯督約百姓
之處若街彈室者然曰郵表昄又說文桓亭郵表
也郵亭爲督約百姓之所故立表以示人玉篇云
昄表也引詩爲下國昄流昄與綴字通故毛詩文
作綴傳訓爲表郵毛詩作旒蓋亦以聲近通假傳
訓旒爲章章亦表也
不剛不柔布政優優

補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
中和者天地之美德達理也聖人之所保守也詩云不
剛不柔布政優優非中和之謂與是故能以中和理天

下者其德大盛能以中和養其身者其壽極命

喬樅謹案布政毛詩作敷政與齊詩文異

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何天之寵傅奏其勇

補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詩云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
蒙何天之寵傅奏其勇○盧辯注殷頌長發之五章也
頌湯伐桀除災之事恂信也言下國信蒙其富詩爲駿
厘或古有二文或以義賦寵傅又爲龍敷

喬樅謹案盧辯所據詩毛氏也大戴禮所載用齊
詩之文與毛氏異馬瑞辰曰考荀子榮辱篇引作
駿蒙駿與恂厘與蒙古竝聲近通用大學恂慄鄭

注讀恂爲駿詩狐裘蒙戎左傳作厖戎是其證也
此詩當以恂蒙爲正恂讀爲徇呂氏春秋忠廉篇
高注徇猶衛也是徇有庇衛之義蒙通作幪說文
幠蓋衣也廣雅釋詁幠覆也幠卽幠之俗爲下國
恂蒙猶云爲下國覆庇耳荀子榮辱篇是夫羣居
和一之道也下引詩此句爲證則恂蒙有羣相庇
蔭之象法言震風淩雨然後知旻星之爲皛幠也
注皛幠蓋覆也恂蒙猶言皛幠耳上章言敷政故
云爲下國之表章此章言奏勇故云爲下國之覆
庇義固各有當也董氏讀詩記引齊詩作駿騷皆

叚借字說齊詩者遂以馬釋之誤矣喬樅謂大戴
記師傅與齊詩同爲后蒼所授據大戴記所引則
齊詩作恂蒙信而有徵董氏不見齊詩讀詩記無
稍之言謬妄殊甚又毛詩何天之龍傳云龍和也
箋云龍當作龐龐榮名之謂卽據齊詩改毛傳敷
亦以聲同通用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

漢書刑法志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
我敢遏言以仁誼殺民者無敵於天下也○師古曰殷
頌長發之詩也武王謂湯也虔敬也遏止也言湯建號

烈

包有三枿莫遂莫達

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漢書敘傳三枿之起本根既朽○劉德曰詩曰包有三
枿爾雅曰烈枿餘也謂木斫髡而復枿生也
又古今人表韋鼓昆吾係夏桀世○師古曰系韋國彭

姓鼓卽顧國已姓昆吾姒姓國也三者皆湯所誅也

班固典引用詩韋顧既崇之不悕

喬樅謹案枲毛詩作蘗據鄭君玉藻臣孽注云孽本字也鄭箋以顧昆吾皆已姓師古以昆吾爲姒姓與鄭不同蓋據舊注齊詩之說據周語彭姓豕韋已姓昆吾而古今人表又有劉姓豕韋則昆吾容或又有姒姓也馬瑞辰曰古今人表韋有三其一韋居下上在夏帝癸時其一大彭豕韋居上下在殷南庚陽甲時又其一劉姓豕韋居中上在武丁時按班固表於南

庚陽甲之豕韋始言大彭豕韋則不以湯所伐之韋在帝癸時者爲彭姓矣蓋湯滅韋始以改封彭姓豕韋故鄭語但曰豕韋爲商伯不言在夏時爲侯伯也蓋夏時之韋其姓已不可考故人表不箸其姓鄭箋謂湯所伐卽彭姓豕韋誤矣至世本注云鬼方於漢則先零戎先零亦爲西零漢有事於氐羌也馬瑞辰曰山海經內經云伯夷父生西嶽西嶽生先龍先龍生氐羌氐羌乞姓郭注伯夷父顓頊師今氐羌其苗裔也大戴五帝德篇言舜南撫交阯大教鮮支渠廋氐羌據書大傳西方者鮮方也則鮮卽西當作鮮及渠廋氐羌支乃譌字也

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

浦鏜鐵論論勇篇故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非畏其威畏其德也

陳奐詩毛氏傳疏卷二十詩云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

喬樅謹案竹書云成湯十九年氐羌來貢此詩所言自彼氐羌是也竹書又云武丁三十四年氐羌來賓是高宗時亦有氐羌賓服之事詩追敘成湯功業卽所以頌高宗之能繼湯也後漢書西羌傳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則是詩之氐羌卽鬼方矣胡承珙曰

世本注云鬼方於漢則先零戎先零亦爲西零漢有事於氐羌也馬瑞辰曰山海經內經云伯夷父生西嶽西嶽生先龍先龍生氐羌氐羌乞姓郭注伯夷父顓頊師今氐羌其苗裔也大戴五帝德篇言舜南撫交阯大教鮮支渠廋氐羌據書大傳西方者鮮方也則鮮卽西當作鮮及渠廋氐羌支乃譌字也

天命降監下民有嶽
命於下國封建厥福
補班固西都賦故下民號而上訴之帝懷而降監乃致
命乎聖皇
京邑翼翼四方是則　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後漢書匡衡疏曰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
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
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
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
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
齊詩遺說攷　卷四　三
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
補荀悅漢紀匡衡疏曰詩云京邑翼翼四方是則此教
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
喬樅謹案王氏經義述聞云漢紀之文本於漢書
匡衡傳而傳載衡疏作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與漢
紀不同者後人以毛詩改之也案疏言道德之行
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故引詩四方
是則以證之則亦法也若作四方之極則失其指
矣顏注所見已是改竄之本當據漢紀以正之喬
樅謂此詩三家並作京邑翼翼四方是則與毛文
異於後漢書匡衡疏云四方是視是象詩之文也樊準傳云
京邑翼翼四方是視是象詩之文也翼翼然盛也後魏書甄琛傳詩稱京邑翼翼四方是則
後魏時齊魯詩已亡佚則所引韓詩也白帖兩引
詩並同亦據韓詩

詩之有魯齊韓毛猶春秋之有公穀鄒夾也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故其傳不顯於世詩則魯齊韓三家並立學官家誦戶習終兩漢之世經師稱極盛矣顧自魏晉改代毛鄭詩行而三家之學始微韓詩雖最後亡持其業者益寡惟社瓊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見於晉志張紘從濮陽闓受韓詩見於吳書崔季珪少讀韓詩就鄭氏學見於魏志晉大康中何隨治韓詩研精文緯見於華陽國志外此恒不數覯焉夫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漢世爰顯儒術建立五經爲置博士一經之學數家競爽學尊廣道藝也後之人因陋就簡安其所習毀所不見師法既失家學就湮豈非學士大夫之過歟稽之漢書藝文志韓詩經二十八卷韓故三十六卷內傳四卷外傳六卷韓說四十一卷而隋書經籍志秖載韓詩二十二卷薛氏章句唐書藝文志則載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又外傳十卷然觀唐人經義及類書所引韓詩要皆薛氏章句爲多至於內傳僅散見一二焉據後漢書儒林傳言薛漢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又言杜撫少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其所作詩題約義通

學者傳之曰杜君注經唐書藝文志所載當即此種故卷數與漢志不同雖題爲韓嬰注知非太傅之舊本益韓故韓說一書其亡佚固已久矣他如趙長君詩細世雖不傳然韓詩譜二卷詩歷譜淵一卷侯包韓詩翼要十卷具列隋志是其書猶未盡佚惜當時定五經正義取人無能開之者陸元朗經典釋文間採毛韓異同而毛鄭詩亦星漏尚多斯亦稽古者之大憾也宋元以後毛鄭詩亦復孳有專門而韓詩之傳遂絕其厥有存者僅傳十篇而已說者因班志有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之語

遂訾其不合詩意不知董仲舒有言詩無達詁劉向亦言詩無通故讀詩之法亦貴善以意逆志耳太史公儒林傳稱韓生推詩人之意而爲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閒殊然其歸一也夫詩三百篇中遍之事文達之事君興觀羣怨之旨於斯爲備其主文而譎諫也言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善惡美刺蓋不可不察焉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然後春秋作然則詩之與春秋固相爲維持世道也子夏序詩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諷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今觀外傳之文記夫子之緒論與春秋雜說或引詩以証事或引事以明詩使爲法者彰顯爲戒者著明雖非專於解經之作要其觸類引伸斷章取義皆有合於聖門商賜言詩之意也況夫徵言大義往往而有上推天人性理明哲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下究萬物情狀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考風雅之正變知王道之興衰夫固天命性道之蘊而古今得失之林那先大夫裒撰三家詩遺說未卒其業喬樅敬承先志於韓詩詁訓凡羣籍所徵引者旁搜博採薈萃成帙釐爲五卷細加考証其各家所述韓詩佚說有與毛氏文異而義仍同及文同而義或異與夫文義並同

者咸備採之以資參攷至外傳中引詩者皆散附各篇其於詩文無所附者別爲一卷著錄於末凡以存韓氏專家之學云爾昔道光二十年歲在庚子侯官陳喬樅

國風卷第一
周南召南一之二
邶風一之二
鄘風衛風一之三
國風卷第二
王風鄭風二之一
齊風至秦風二之二
陳風至豳風二之三
小雅卷第三

鹿鳴至吉日三之一
鴻雁至巷伯三之二
谷風至賓之初筵三之三
魚藻至何草不黃三之四
大雅卷第四
文王至文王有聲四之一
生民至板四之二
蕩至雲漢四之三
崧高至召旻四之四
頌卷第五
周頌清廟至潛五之一
雝至般五之二
魯頌五之三
商頌五之四
外傳附錄
內外傳補逸

韓生漢書日名嬰

韓商

史記儒林傳韓生燕人也孝文帝時爲博士景帝時爲常山王太傅徐廣曰憲韓生推詩之意而爲內外傳數萬言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賈生受之自是之後而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孫商爲今上博士

涿郡韓生

漢書儒林傳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惟韓詩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曰所受易卽先太滑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專傳之

賁生

生无詳指說云賁生生傳河內趙生

趙子

漢書儒林傳趙子河內人也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誼

蔡義

漢書蔡義傳蔡義河內溫人也以明經給事大將軍莫府久之詔求能爲韓詩者徵義待詔久不進見奏上疏曰臣山東草萊之人行能亾所比容貌不及衆然而不弃人倫者竊以臣聞道於先師自託於經術也願賜清閒之燕得盡精思於前上召見義說詩甚說之擢爲光祿大夫給事中進授昭帝敬戚拜爲少府遷御史大夫代楊敞爲丞相封陽平侯薨謚曰節侯

食子公

漢書儒林傳蔡誼授同郡食子公與王吉爲昌邑中尉食生爲博士

王吉

王駿

王崇

漢書王吉傳吉字子陽琅琊皐虞人也少時學明經以好遊獵驅馳國中動作無節吉上疏諫爭甚得輔弼之義雖不治民國中莫不敬重焉久之昭帝崩亾嗣大將軍霍光秉政迎昌邑王王既到卽位二十餘日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皆下獄誅唯吉以忠直數諫正得減死起家復爲益州刺史病去官復徵爲博士諫大夫是時宣帝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

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上以其言迂闊不甚寵異也吉遂謝病歸琅琊元帝初即位遣使者徵吉吉年老道卒上悼之復遣使者云初吉兼通五經能爲騶氏春秋以詩論語教授子駿以孝廉爲郎左曹陳咸薦駿賢父子經明行修光祿勳匡衡亦舉駿有專對材遷諫大夫使責淮陽憲王遷趙內史道病免官歸起家復爲幽州刺史遷司隸校尉成帝欲大用之出駿爲京兆尹試以政事代薛宣爲御史大夫居位六歲病卒駿子崇以父任爲郎歷刺史郡守治有能名建平三年以河南太守徵入爲御史大夫平帝卽位

崇爲大司空封汝平侯

梁鴻

張就

長孫順

髮福案經典釋文敍錄一本作攷福

漢書儒林傳食生授泰山栗豐吉授淄川長孫順順爲博士豐部刺史由是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豐授山陽張就順授東海髮福皆至大官徒衆尤盛

郅惲

郅壽

後漢書郅惲傳惲字君章汝南西平人也年十二失母居喪過禮及長理韓詩嚴氏春秋閉天文歷數王莽時冠帻羣發惲迺仰占元象歎謂友人曰方今鎮歲熒惑並在漢分翼軫之域去而復來漢必再受命福歸有德如有順天發策者必成大功遂西至長安上書王莽莽大怒收繫詔獄劾以大逆猶以惲據經讖難卽害之酋令自告狂病惲迺瞋目詈曰所言皆天文聖意非狂人所能造遂繫須冬會赦乃出南適蒼梧建武三年積弩將軍傳俊徇揚州素聞惲名迺禮請之上爲將兵長史授以軍政百姓悅服所向皆下七年俊還京師而上論

之惲恥以軍政取位遂辭歸鄉里客居江夏教授郡舉孝廉爲山東城門候帝嘗出獵車駕夜還惲拒關不開明日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槃於游田以萬人爲憂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暴虎馮河未至之誡小臣所竊憂也書奏賜布百匹後令惲授皇太子韓詩侍講殿中再遷長沙太守又免歸避地教授著書八篇以病卒子訢字伯孝善文章以廉能稱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視事三年黃士謠清三遷尚書令擢爲京兆尹

劉寬

後漢書劉寬傳寬字文饒宏農華陰人也桓帝時大將軍辟五遷司徒長史時京師地震特見詢問再遷出爲東海相延熹八年徵拜尚書令遷南陽太守典歷三郡溫仁多恕每行縣止息亭傳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見老父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人感德興行日有所化靈帝初徵拜太中大夫侍講華光殿遷侍中嘉平五年代許訓爲太尉靈帝頗好學蔇每引見常令講經以先簟黃巾逆謀旦事上聞封遂鄉侯六百戶中平二年卒謚曰昭烈侯子松嗣官至宗正

韓詩遺說攷

謝承後漢書寬少學歐陽尚書京氏易尤明韓詩外傳星官風鳴算歷皆究極師法稱爲通儒未嘗與人爭勢利之事也

薛夫子唐書宰相世系表名方回薛廣德曾孫漢父也

薛漢

後漢書儒林傳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也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漢少傳父業尤善說災異識緯教授常數百人建武初爲博士受詔校定圖讖當世言詩者推漢爲長永平中爲千乘太守政有異迹

杜撫

後漢書儒林傳杜撫字叔和犍爲武陽人也少有高才及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沈靜樂道舉動必以禮弟子千餘人後爲驃騎將軍東平王蒼所辟及蒼就國掾吏悉補王官爲未滿歲皆自劾歸時撫爲大夫不忍去蒼聞賜車馬財物道之辟太尉府建初中爲公車令數月卒官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注云

喬樅謹案華陽國志云杜撫作詩通議說弟子南陽馮良亦以道學徵聘據此則馮良亦當治韓詩之學也

濮臺敬伯

韓伯高

後漢書儒林傳薛漢弟子犍爲杜撫會稽濮臺敬伯鉅鹿韓伯高最知名

廉范

後漢書廉范傳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也祖父丹爲大司馬屬部牧父遭喪亂客死於蜀漢范遂流寓西州西州平歸鄉里年十五辭母西迎父喪與客步負喪歸葭萌載船之故吏迺重資范范無所受與客步負喪歸葭萌載船飯石破沈范抱持棺柩遂俱沈溺共傷其義鉤求得之

療救僅免於死歸鑒服竟詣京師受業事博士薛漢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召范入詰責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戇以爲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帝悉稍解因貰之由是顯名舉茂才數月遷爲雲中太守歷武威武都二郡隨俗化導各得治宜建初中遷蜀郡太守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迺毀削先令但嚴令儲水而已百姓爲便迺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夜作平生無襦今五綌在蜀數年免歸鄉里卒於家

尹勁

東觀漢記尹勁治韓詩事薛漢身牧豕事親至孝無有交游門生荆棘

趙煜

後漢書儒林傳趙煜字長君會稽山陰人也少嘗爲縣吏奉檄迎督郵恥於厮役遂棄車馬去到犍爲資中詣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積二十年絕問不還家爲發喪制服煜卒業乃歸舉有道卒於家煜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祭邕至會稽讀詩細而歎息以爲長於論衡京師傳之學者咸誦習焉

喬樓謹案郡暨五百五十六引會稽典錄言趙長君詣杜撫受韓詩撫嘉其精力盡以其道授之至撫卒長君經營葬之然後歸家可謂篤於師誼矣

張匡

後漢書儒林傳山陽張匡字文通習韓詩作章句後舉有道博士徵不就卒於家

召馴

後漢書儒林傳召馴字伯春壽春人也少習韓詩博通書傳以志義聞鄉里號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累仕州郡辟司徒府建初元年稍遷騎都尉侍講肅宗拜左中郎將入授諸王帝嘉其義學恩寵甚崇拜陳留太守章和二年代任隗爲光祿勳卒於官賜冢塋陪園陵孫休仕至青州刺史

楊仁

後漢書儒林傳楊仁字文義巴郡閬中人也建武中詣師學習韓詩數年歸所居教授舉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經中博士仁自以年未五十不應舊制上府讓選顯宗特詔補北宮衛士令引見問當世政迹仁對以寬和任賢抑黠驕戚爲先上便宜十二事皆當世急務帝嘉之賜以縑錢肅宗立拜什邡令寬惠爲政勸課掾吏子弟

悉令就學其有通明經術者顯之右署或貢之朝由是義學大興行兄喪去官後辟司徒桓虞府爲閭中令卒於官

李恂

後漢書李恂傳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也少習韓詩教授諸生常數百人太守潁川李鴻請署功曹未及到而州辟爲從事會鴻卒恂不應州命而送鴻喪還鄉里既葬留起墳冢持喪三年辟司徒桓虞府復拜侍御史持節使幽州宣布恩澤撫北狄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封奏上請宗慶之拜交州刺史遷張掖

太守有威重名時大將軍竇憲將兵屯武威天下州郡遠近莫不修禮遺恂奉公不阿爲憲所奏免後復徵拜諫者使持節領西域校尉遷武威太守年九十六卒

唐檀

後漢書唐檀傳檀字子產豫章南昌人也少遊太學習京氏易韓詩顏氏春秋尤好災異星占後還鄉里教授常百餘人永建五年舉孝廉除郎中是時白虹貫日檀因上便宜三事陳其咎徵書奏棄官去著書二十八篇名爲唐子卒於家

公沙穆

公沙孚

後漢書公沙穆傳穆字文义北海膠東人也習韓詩公羊春秋尤銳思河洛推步之術隱居東萊山學者自遠而至後舉孝廉以高第爲主事遷繒相宏農令遼東屬國都尉年六十六卒官子六人皆知名

謝承後漢書穆子孚字先慈亦爲善士舉孝廉尚書侍郎召陵令上谷太守也

廖扶

後漢書廖扶傳扶字文起汝南平輿人也習韓詩歐陽尚書教授常數百人絕志世外專精經典尤明天文讖

緯風角推步之術州郡公府辟皆不應太守謁煩先爲諸生從扶學後臨郡未到先遣吏修門人之禮又欲擢扶子弟固不肯當時人因號爲北郭先生年八十終於家二子孟舉偉舉並知名

喬樅謹案華陽國志汝南太守謁煩墊江人見汝南紀章懷後漢書注云謁姓也

夏恭

夏牙

後漢書文苑傳夏恭字敬公梁國蒙人也習韓詩孟氏易講弟門徒常千餘人王莽末盜賊從橫攻沒郡縣恭

洪适隸釋馮緄碑緄字皇卿少眺學問習父業治韓詩 十三

羣賊今據碑自舉孝廉王爲廣漢屬國都尉凡十一遷而爲中丞碑督使徐揚二州討賊皆在爲都尉前石刻當時所書其名宦當不應差誤可信無疑今此傳首尾乖錯謬如此然史之所載失其實者多矣又金石錄謂碑云緄謚爲桓而史亦不載洪景伯隸釋辨之謂威宗以命將武功定謚緄亦虎臣之一云亦適當其時故作文者以孝桓帝謚書左方趙氏以爲緄有此謚而史不載誤也喬樅又攷碑云緄少習父業據後漢書言緄父煥安帝時爲幽州刺史緄習父業治韓詩則煥亦治

韓詩可知矣

杜喬

後漢書杜喬傳喬字叔榮河內林慮人也少爲諸生舉孝廉辟司徒楊震府稍遷爲南郡太守轉東海相入拜侍中遷大司農時梁冀子弟五人及中常侍等以無功並封喬上書諫書奏不省建和五年代胡廣爲司空正色無所回撓朝野瞻望焉在位數月以震免官者唐衢左悺等因共譖於帝梁冀遂諷有司劾喬及李固等執繫之於獄中

司馬彪續漢書喬少好學治韓詩京氏易歐陽尚書以

孝稱雖二千石子常步擔求師

梁商

後漢書梁商傳商字伯夏少以外戚拜郎中遷黃門侍郎永建元年襲父封乘氏侯陽嘉三年以商爲大將軍商以戚屬居大位每存謙柔虛已進賢京師翕然稱爲良輔帝委重焉

東觀漢記商少持韓詩兼讀衆書傳記天姿聰敏昭達萬情舉措動作直推雅性務在誠實不爲華飾孝友著於閨閫明信結於友朋其在朝廷儼恪矜嚴威而不猛退食私館接賓待客寬和肅敬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皆

若在己輕貨財不爲之畜積故衣裘裁足卒歲奴婢車馬供用而已朝廷由是敬憚深委任焉

朱勃

後漢書馬援傳朱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馬援爲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常待以舊恩及援遇讒惟勃能終焉

東觀漢記章帝下詔曰告平陵令丞縣人故雲陽令朱勃建武中以伏波將軍爵土不傳上書陳狀不顧罪戾懷旌善之心有國士之風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其以縣見穀二千斛賜勃子若孫勿令遠詣闕謝

司馬彪續漢書勿能說韓詩
韋著
後漢書韋彪傳彪次兄豹豹子著字休明少以經行知名不應州郡之命靈帝卽位就家拜東海相
謝承後漢書韋著爲三輔冠族少修節操持京氏易韓詩博通蒐術
胡碩
蔡邕集陳留太守胡碩碑碩字季慤交阯都尉之孫太傅安樂侯少子也總角入學治孟氏易歐陽尚書韓氏詩博綜古文周覽篇籍初除郎中宿衛十年遭叔父憂

疾不就范史稱任安兼通數經杜瓊師事任安盡以疾自免州郡交辟皆不就舉賢良方正不詣公車建寧元年召拜議郎納忠盡規匪懈於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拜陳留太守卒年四十一
崔炎
三國志魏志崔炎字季珪淸河東武城人也年二十三始感激讀論語韓詩至年二十九乃結公孫方等就鄭元學大將軍袁紹聞而辟之太祖破袁氏領冀州牧辟爲別駕從事魏國初建拜尚書選中尉發聲姿高暢眉目疏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憚焉

張紘
三國志吳志張紘字子剛廣陵人少遊學京都仕吳爲會稽都尉子昭尚孫皓時爲侍郎○裴松之注引吳書張紘入太學事博士韓宗治京氏易歐陽尚書又於外

何隨

常璩華陽國志何隨字季業蜀郡郫人也漢司空武後世有名德徵聘入官隨治韓詩歐陽尚書研精文辯通星厤州辟從事光祿郎中王莽除安漢介男也去官著諫言十篇論道德仁義太康中卽家拜江陽太守民思其政年七十一卒官長子烱字巨忠清公淑慎知名州里察孝廉西都南安令除巴郡太守次子遊治中從事

祝睦

袁崧後漢書祝睦治韓詩公羊嚴氏春秋

喬樅謹案歐陽文忠集古錄載祝睦碑云君諱睦字元其下遂缺滅不能成文惟其官壽年月可見云賓於王廷除北海長史頼川郎令辟司空府非軍中候拜大尚書射傑遷常山相山陽太守年六十有八延熹七年卒洪景伯隸釋載歐陽集集古錄目云祝睦碑不著書撰人名字睦字元德濟陰已氏人又隸釋載祝睦後碑云家于濟陰毓髮入學修韓詩殷氏春秋七與竝立兼綜百家與袁盎

後漢書語合

梁景

沈約集梁景少習韓詩爲世通儒後元嘉元年爲尚書

十九元嘉三年卒

樊安

洪适隸釋樊安碑安字子仲南陽湖陽人也厥祖曰仲山父翼佐周宣出納王命爲之喉舌以致中興食采於樊子孫氏焉君幼以好學治韓詩論語孝經兼通禮傳古今異義官於王室歷中黃門冗從假史拜小黃門右史遷藏府令中常侍年五十有六以永壽四年卒追拜騎都尉

喬樅謹案續漢書百官志有中黃門冗從僕射而無假史有小黃門而無右史蓋闕文也据此可補

漢志之闕又攷歐陽文忠集古錄載此碑云安字子佑與隸釋不同未詳孰是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韓詩國風一

案春秋序正義曰韓嬰之爲詩經傳異處攷漢書藝文志載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又韓故三十六卷魯齊韓內傳四卷韓外傳六卷韓說四十一卷是其經傳異處也

周南召南

韓嬰敘詩云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水經注喬樅謹案唐詩疏文志韓嬰詩序二卷卽水經注所引也楚地記漢江之北爲南陽漢江之南爲南郡今湖北荆州府荆門州及襄陽施南宜昌三府之境周南之詩曰汝墳者其東南南陽府汝州之境周南之詩曰汝墳者其東北境至汝也曰漢廣江永者其西至漢南至江也召南之詩曰江沱者其西北至嶓東南至南郡也大約周南有南郡之東而東至南陽召南有南郡之西而西至巴蜀也

周南關雎

韓詩外傳五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其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龍變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命也河洛出圖書麟鳳翔乎郊不出門庭之迹周關雎之事將吳出乎哉大矣六經之策載之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強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乎此矣子夏喟然歎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詩曰鼓鐘樂之

韓詩章句曰詩人言雎鳩貞潔愼匹以聲相求必於河之洲隱蔽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於私宮后妃御見去留有度後漢書馮衍傳注引薛夫子韓詩章句　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妥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於色賢人見其朋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後漢書明帝紀注引薛君韓詩章句○又馮衍傳注引薛夫子韓詩章句人君下有動靜二字有度下無應門擊柝四句

喬樅謹案後漢書儒林傳云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陸璣草木疏云漢傳父業尤善說災異受詔定圖讖當時言詩推爲長唐書宰相世系表薛夫子名方回薛廣

德會孫漢之父也

薛君章句曰窈窕貞專貌文選二十一顏延年秋胡詩注韓詩曰淑女奉順坤德成其紀綱文選五十八顏延年宋元皇后哀策文注

補後漢書明帝紀應門失守關雎刺世

喬樅謹案春秋說題辭云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宋均注云應門聽政之處也言不以政事爲務則有宣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修應門之政者也據漢書藝文志言齊轅固燕韓生皆爲詩傳或取春秋雜說然則韓詩詠關雎以刺時之說卽本之春秋緯也

補後漢書馮衍顯志賦美關雎之識微兮愍王道之將崩

喬樅謹案後漢書本傳云衍年九歲能誦詩至二十而博通羣書衍子豹亦好儒學自詩春秋論有伐冰之家不利鷄豚之息委積之臣不操市井之利云云語出韓詩外傳則知敬通所習爲韓詩也

補後漢書應奉上書曰母后之重與廢所因宜思關雎之所求遠五禁之忌本傳

喬樅謹案五禁所忌章懷注引韓詩外傳婦人有五不娶語爲證應奉卽用韓義又案文選西都賦六臣注引詩云君子好求唐惟韓詩尙存是韓詩字不作逑佻與魯齊毛竝異也

輾轉反側

補李賢後漢書注詩國風曰輾轉反側反側不安也光武紀

喬樅謹案章懷太子注引詩國風不言其爲何家詩然其說與毛詩鄭箋異知用韓義也

左右視之

補玉篇見部詩曰左右視之視擇也

喬樅謹案玉篇又云視本亦作芼視字从見者謂視而擇之也視爲今文正字玉篇引詩是據韓家之文作芼者毛氏古文以芼爲視之假借也顧野王玉篇撰於梁大同九年是時齊魯詩已亡惟韓詩存故玉篇所載詩經文字訓義兼採韓毛二家如人部仲字下引詩曰仲氏任只仲中也亻部𠔃字下云夜也詩曰中𠔃之言中

夜之言也本亦作薠雖皆不言其爲韓詩然據
釋元應衆經音義九引韓詩曰仲中也言位在
中也陸德明經典釋文牆有茨篇引韓詩云中
薠中夜謂淫僻之言也竝與玉篇訓同則玉篇
所引之爲韓詩訓義無疑又婦女部嬿字下
引詩曰嬿婉之求門部閎字下引詩曰高門有
閎亦不言其爲韓詩然據李善文選注二引韓
詩曰嬿婉之求嬿婉好貌經典釋文綢篇引韓
詩曰閎盛貌皆與玉篇文同則玉篇所引之爲
韓詩異文又無疑矣今於玉篇引詩有異義者

必參觀而互證之凡說文所載三家異文而玉
篇據以採入者概置弗錄蓋闕疑之義云爾

鐘鼓樂之

韓詩外傳一古者天子左五鐘將出則撞黃鐘而右
五鐘皆應之馬鳴中律駕者有文御者有數立則磬
折拱則抱鼓行步中規折旋中矩然後大師奏升車
之樂告出也入則撞蕤賓以治客貌客貌得則顏色
齊顏色齊則肌膚安蕤賓有聲鵠震馬鳴及倨介之
蟲無不延頸以聽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
後以師奏升堂之樂卽席告入也此言音樂相和物

類相感同聲相應之義也詩曰鐘鼓樂之此之謂也
案外傳言天子左五鐘右五鐘云與尚書大傳
說合

喬樅謹案鐘鼓樂之惟外傳五引詩作鼓鐘而
此仍作鐘鼓今攷外傳言天子左五鐘右五鐘
而不兼言鼓侯包言后妃房中之樂亦但云有
鐘磬而不及鼓疑韓詩之義訓鼓爲擊不與毛
同此所引詩當作鼓鐘爲是或據薛君章句有
應門擊柝鼓人上堂語以爲當兼備鐘鼓其義

侯包韓詩翼要曰后妃房中樂有鐘磬

四十七引同

隋書樂志○杜佑通典百

喬樅謹案隋書經籍志云侯包漢人著韓詩翼
要十卷包一作苞攷北史房暉遠傳隋文帝問
房暉遠曰自古天子有女樂乎對曰臣聞窈窕
淑女鐘鼓樂之此卽王者房中之樂暉遠之對
蓋本韓詩也

葛覃

惟葉莫莫

薛君韓詩章句曰惟辭也文選八楊雄羽獵賦注○又二十三阮籍詠懷詩注

蕡蕡盛也
喬樅謹案後漢書儒林傳云張匡字文通習韓詩作章句三國蜀志又云杜瓊字伯瑜成都人後主時爲中郎將大鴻臚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今攷隋書經籍志止載韓詩二十二卷漢常山太傅嬰薛氏章句是張杜二家章句已罕傳本故不收載然則陸德明釋文李善文選注各書所引單稱韓詩章句或單稱韓詩皆薛氏章句也盧文弨曰案毛詩維字韓詩當作惟故云惟辭也

是刈是濩
韓詩曰刈取也濩漚也（陸德明毛詩釋文）
喬樅謹案刈毛詩作艾釋文云艾本亦作刈濩毛傳云煮之也爾雅釋訓是刈是濩煮之也舍人注曰是刈刈取之是濩煮治之皆與韓詩合是魯韓毛義並同李巡平曰說文濩云雨流簷下則濩爲浸漬淋離之貌與漚字意同蓋謂浸漬而煮之也

卷耳
不盈頃筐
韓詩曰頃筐欹器也（毛詩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頃筐畚屬也重文筐云匡或從竹又竹部箙畚屬也箙下云一曰飯器容五升一曰宋魏謂畚篇爲箙箸下云飯敧也段氏注曰危部敧阪也敧者頃側之意箸必頃側用之故曰飯敧宗廟宥坐之欹器古亦當作敧器也然則詩之頃筐謂筐之半淺半深者蓋即箙之類其爲製不平故云敧器其受物甚少故云易盈也

我姑酌彼金罍
許慎五經異義六罍制韓詩說金罍大器也天子以玉飾諸侯大夫皆以黃金飾士以梓毛詩正義引韓詩說士以梓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
案毛詩音義引韓詩云天子以玉飾諸侯大夫皆以黃金飾士以梓毛詩正義引韓詩說士以梓無飾據此則異義所引稍畧
韓詩說曰金罍大夫器也
喬樅謹案詩正義引作大夫器也周禮司尊彝疏引此云金罍大器無夫字盧文弨曰夫字乃衍文周禮疏所引是也喬樅謂據五經異義言諸侯大夫皆以金則金罍亦可云大夫器也

陟彼高岡

補衆經音義廿五詩云陟彼高岡陟登也喬樅謹案此所引詩是據韓詩之說毛傳訓陟爲升升亦登也元應衆經音義兼採毛韓二家有明著爲韓詩者如韓詩云曲京曰阿韓詩傳曰南北曰縱東西曰橫是也有明著爲毛詩者如毛詩曰出言有章毛詩傳曰憂心惙惙是也閟有不著其爲韓爲毛者以毛傳鄭箋立於國學世所遵用韓詩亦經汪尚存可攷而知故文從畧耳今攷音義卷十九逶迤下云迤又作佗

同詩云透透佗佗德之美貌也不言其爲韓詩然據卷三委佗下引韓詩委佗德之美貌也可證十九卷所引亦皆爲韓詩說卷十二陶演下引詩云憂心且陶陶暢也亦不言其爲韓詩說從光得聲廓从鬲聲相同故取訓如此也毓光明也毓从光聲亦卽此義方言云張小使大謂之廓張大卽著明之義數者散言之則通對言之則異也

我馬元黃

補曹植贈白馬王彪詩我馬元以黃喬樅謹案陳思王用韓詩說見王風黍離篇

我姑酌彼兕觥

韓詩說曰一升曰觚觚言盡也足也二升曰觥觥寡也飲當寡少也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酒不自節爲人謗訕也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飽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也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著明非所以觸不得名觴毛詩正義又禮記左傳正義引並同

案韓詩說一升曰爵云儀禮士昏疏引作內傳喬樅謹案周禮梓人疏引韓詩說一升曰爵至五升曰散文同惟廣川書跋引韓詩作四升曰散故四字是五之誤宋綿初云古人訓詁多取音同音近此注爵盡角觸聲相近觚寡解適散訕觴飽聲相同故取訓如此也觥從光得聲廓从鬲聲光郭一聲之轉說文光明也觥从光聲亦卽此義方言云張小使大謂之廓張大卽著明之義數者散言之則通對言之則異也

南有枞木

云何吁矣

薛君章句曰云辭也文選二十五傅咸詩注

陸德明毛詩釋文穆木韓詩木作朴
喬樅謹案釋文馬融本並作朴又引說文以
朴爲木高也攷說文又有穆字云下句曰穆與
毛傳木下曲曰穆訓合然據爾雅釋木云下句
曰朴則朴穆音義並同古得通用也
蟊斯
清續漢書順烈梁皇后曰陽以博施爲德陰以不專
爲義蓋詩人蟊斯之福則百斯男之祚所由興也太平
御覽一百三十七
喬樅謹案續漢書及後漢書皇后紀並言后治

韓詩能舉大義此所稱蟊斯詩卽韓說也
宜爾子孫繩繩兮
韓詩外傳九孟子少時誦其母方織孟子輟然中止
乃復進其母知其誼也呼而問之曰何爲中止對曰
有所失復得其母引刀裂其織以此誡之自是之後
孟子不復誼矣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
東家殺豚何爲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懷
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
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
不欺也詩云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

又曰田子爲相三年歸休得金百鎰奉其母母曰子
安得此金對曰所受俸祿也母曰爲相三年不食乎
治官如此非吾所欲也孝子之事親也盡力致誠不
義之物不入於館爲人臣不忠是爲人子不孝也子
其去之田子慚愧走出造朝還金退請就獄王賢其
母說其義卽合田子罪令復爲相以金賜其母詩曰
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
喬樅謹案舊本無爲人臣不忠是六字又不孝
上衍不可二字趙懷玉校本據太平御覽卷八
百十一引增刪
蕭蕭兔罝
清劉良文選注曰罝兔網也殷紂之賢人退處山林
網禽獸而食之文選三十七相温席表六臣注倣此
喬樅謹案劉良此說蓋亦本於韓詩攷墨子尚
賢篇云文王舉閎夭泰顚於罝網之中授之政
西土服陳氏啟源毛詩稽古篇謂墨子之言必
當時說詩者有得賢於兔罝之解故舉閎夭泰
顚以實之今案閎夭泰顚事正當文王與紂之
時其說殆卽韓詩所本歟

施于中馗

韓詩曰蕭蕭兔罝施于中馗○薛君曰中馗馗中九交之道也文選十一鮑照蕪城賦注○又二十顏延年傳奠詩注○又二十七王粲從軍詩注

喬樅謹案說文馗九達道也似龜背故謂之馗从九首或作逵逵在尤韻字從圭得聲讀好仇韻也毛詩作逵逵王氏念孫曰馗從九首聲故與如逐今韻馗逵並入脂爲渠追切作叶音者以好仇之仇爲渠之切以韻逵字讀韓詩自知其誤

芣苢

韓詩遺說攷 卷一 十三

韓詩曰芣苢傷夫有惡疾也文選五十四劉峻辨命論注○又太平御覽七百四十二

喬樅謹案此所引蓋韓詩序太平御覽引作韓詩外傳誤也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薛君曰芣苢澤瀉也

韓詩曰采采芣苢薄言采之

芣苢臭惡之草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以是興芣苢雖臭惡乎我猶采采而不已者以興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文選辨命論注

喬樅謹案御覽七百四十二引韓詩曰芣苢臭惡之菜學不作草

韓詩曰直曰車前瞿曰芣苢毛詩釋文

案大觀本草六引陶隱居云韓詩乃言芣苢是木似李食其實宜子孫此爲謬矣此陶隱居引韓詩而駁之也然與毛詩釋文及文選注所引不合豈隱居誤記耶釋文又云山海經及周書王會皆云芣苢木也實似李食之宜子出於西戎衛氏傳及許慎並同王肅亦同王基已有駁難也攷王會解作枲苡恐與詩之芣苢爲二物衛氏傳當是衛宏所謂宏作訓旨殆即是也衛許皆習古文詩皆宗毛不知何以解芣苢誤草爲木

劉峻辨命論曰再耕歌其芣苢

漢廣

韓詩序曰漢廣悅人也文選三十四曹植七啟注

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漢有游女不可求思

韓詩內傳曰鄭交甫遊彼漢臯臺下遇二女與言曰願請子之珮二女與交甫交甫受而懷之超然而去十步循探之即亡矣迴顧二女亦即亡矣文選十二郭璞江賦注

韓詩外傳曰鄭交甫將南適楚遵彼漢皐臺下乃遇二女佩兩珠大如荆雞之卵文選四張衡南都賦注又三十五張協七命注喬樅謹案文選卷廿三阮籍咏懷詩曰二妃遊江濱逍遥順風翔交甫懷環珮婉孌有芬芳李善注引列仙傳曰江妃二女出遊江濱交甫遇之餘與韓詩內傳同已見南都賦可證此引外傳外宇乃內之譌又太平御覽八百二引韓詩內傳同漢女所弄珠如荆雞卵與南都賦注所引語合亦皆作內傳不誤也

許氏說文鬼部魁鬼服也韓詩傳云鄭交甫遇二女

魁服

案初學記引韓詩曰遇二女妖服珮兩珠卽此

韓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薛君章句曰游女謂漢水之神也言漢神時見不可得而求之後漢書注文選卷十八稽康琴賦注○又卷三十四曹植七啟注○又卷五十八謝朓齊敬皇后哀策文注

補曹植七啟漢廣之所咏覩游女于水濱

補曹植洛神賦嗟佳人之信修兮羌習禮而明詩○感交甫之棄言兮悵猶豫而狐疑

喬樅謹案陳思王用韓詩何焯亦以子建洛神賦之義爲本薛君章句也

韓詩外傳一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子佩瑱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抽觴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逢天之暑思心謂譚顏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阿谷之隧隱曲之汜其水載清載濁流而趨海欲飲則飲何問婦人乎受子貢觴迎流而挹之奄然而棄之從流而挹之奄然而溢之坐罷之汝上曰禮固不親授子貢以告孔子曰某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僻陋而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告孔子曰某知之矣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於此有絺綌五兩吾不敢以當子身敢置之水浦婦人對曰客之行差遲乘人分其資財棄之野鄙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去今竊有狂夫守之者矣詩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韓詩外傳載阿谷處子事與列女傳看別識於左

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案列女傳婦人作浣
思心譚譚案列女傳作我思譚譚郝氏懿行曰皆燀字之假借也
何問婦人乎案御覽七十四引作何問於婢子列女傳同
從流而挹之案舊作促御覽引作從列女傳同趙舍人懷玉曰案上文迎是逆也此云從乃順也作從
和暢我心案列女傳作我心
辟陋無心案列女傳作
抽綿紿五兩以投子貢案列女傳此文上有過賢則賓四字
客之行差遲乖人趙懷玉曰句有誤御覽八百十九作行客之人嗟然永久
列女傳同

今竊有狂夫守之者矣案列女傳作竊有狂夫名之者矣
江之漾矣不可方思
韓詩曰江之漾矣不可方思○薛君曰漾長也文選王粲登樓賦注十一
喬樅謹案惠氏棟云說文兼下引詩江之羕矣韓詩同爾雅羕長也郭注云羕所未詳是未攷
韓詩喬樅謂惠說尚未精審攷文選注引薛君
日漾長也是韓詩字作漾非作羕說文羕下引詩與爾雅羕長之訓皆據魯詩文也

韓詩曰汝墳辟家也後漢書周磐傳注
補後漢書周磐傳曰磐居貧養母給薪水至汝墳之章慨然而漢廻解章帶就孝廉之舉
喬樅謹案據此則磐所誦乃韓詩也
惕如輖饑
毛詩釋文怒韓詩作惕
喬樅謹案說文惕恩貌讀與怒同衆經音義十六惕古文怒恕二形同釋文云調又作輖易林兌之蹇嗑怒如周饑周卽輖之省文周輖調皆以與輖音近通假晉郭遐周詩言別在斯須怒

魴魚赬尾王室如毀雖則如毀父母孔邇
薛君章句曰赬赤也毀烈火也孔甚也邇近也言魴魚勞則尾赤君子勞苦則顏色變以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猶魴胃而仕者以父母甚殆近饑寒之憂爲此仕後漢書周磐傳注
說文火部毀火也詩曰王室如毀今本章懷韓詩外傳一枯魚銜索幾何不蘁二親之壽忽如過

隙樹木欲茂霜露不使賢士欲成其名二親不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詩曰雖則如焜父母孔邇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霜露不使句本作不凋使說苑建本篇引作不使趙懷玉校外傳據說苑以凋爲衍字刪去

又外傳九孔子行聞哭聲甚悲孔子曰驅驅前有賢者至則皐魚也被褐擁鎌哭於道孔子辟車與之言曰子非有喪何哭之悲也皐魚曰吾失之三矣少而學遊諸侯以後吾親失之一也高尚吾志閒吾事君

失之二也與友厚而小絕之失之三也夫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可追者年也去而不可見者親也吾請從此辭矣立槁而死孔子曰弟子誡之足以識矣於是門人辭歸而養親者十有三人子路曰有人於斯夙興夜寐手足胼胝面目黧黑樹藝五穀以事其親而無孝子之名何也孔子曰意者身未敬邪色不順邪辭不遜邪古人有言曰衣歟食歟曾不爾即子勞以事其親無此三者何爲無孝之名意者所友非仁人邪坐語女雖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便也是以君子入則篤孝出則友賢何爲其無孝子之名詩曰雖則如焜父母孔邇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荀子子道篇作衣與縿與不女聊楊倞注引韓詩外傳作衣予教予與今本不同謝墉荀子校語云今外傳九作衣與食與曾不爾即教予疑是飤予之訛即字疑是聊之訛趙懷玉亦云即當作聊爲是

麟趾

吁嗟麟兮

〔薛君韓詩章句曰〕吁嗟歎辭也文選三十謝元暉和王著作八公山詩注

召南

草蟲

未見君子憂心惙惙

〔韓詩外傳一〕孔子曰君子有三憂弗知可無憂與知而不學可無憂與詩曰未見君子憂心惙惙

采蘋

〔韓詩云〕沈者曰蘋浮者曰藻毛詩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蘋大萍也爾雅釋草曰萍蓱郭注云水中浮萍江東謂之藻音瓢又曰其大

者蘋郭注云詩曰于以采蘋今據詩釋文引韓詩云是萍與蘋小大既殊浮沉亦異今本釋文作浮者曰藻盧氏文弨謂王應麟詩攷作藻音瓢當據以改正胡承珙曰案爾雅翼亦引韓詩說沈者曰藻且云藻之字似藻說者遂以相柔此言尤爲明證而埤雅引韓詩仍作浮者曰藻遂謂藻亦出水上謬矣

于以湘之惟錡及釜

〔漢書郊祀志注〕韓詩曰于以湘之惟錡及釜

案說文無湘字南部薿煮也从鬲羊聲玉篇薿式羊切亦作瀁瀁同上廣韻瀁亦薿字集韻十陽薿或作瀁瀁瀇類篇薿或作瀁瀇是說文薿字即韓詩于以瀁之之異文也

喬樅謹案漢書郊祀志瀁字上帝鬼神師古注云瀁亨也瀁亨煮而祀也引韓詩采蘋于以瀁之二語爲證攷廣雅云瀁飪也是瀁爲古烹飪字下亨乃古享祀字也音香兩反服虔音義云以享祀上帝也正釋亨字師古以瀁亨爲一非是瀁毛詩作湘古文同音假借字

甘棠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韓詩外傳一〕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請營召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忝庶於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召伯暴處遠野廬於樹下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於是歲大稔民給家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元稅賦繁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家語廟制篇引詩蔽芾甘棠與韓詩

文同隸釋載涼州刺史魏丕元碑作幣菁金蓮
琳瑯載漢湯陰令張遷碑作蔽沛
漢書王吉傳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
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人思至乎不伐甘
棠甘棠之詩是也
喬樅謹案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王謂王吉也
吉以韓詩教授爲昌邑中尉見漢書儒林傳及
本傳
毛詩釋文翕韓詩作刻初簡反
勿刻勿敗

集韻上聲五刻翦也韓詩曰勿刻勿敗見二十六
喬樅謹案據毛詩釋文及集韻是韓詩翦作刻
與毛文異今本韓詩外傳引詩作翦蓋後人順
毛改之耳
補後漢書馮衍說廉丹曰人懷漢德甚於詩人思召
公也愛其甘棠而況子孫乎
補馮衍說鮑永曰以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令夫
功烈施於千載富貴傳于無窮
補藝文類聚孫楚賦曰昔在邵伯聽訟述職甘棠作
詩垂之罔極○又張纘賦曰伊宗周之令望巡召南
而述職卷八　十一
喬樅謹案述職之說本於魯韓詩孫張兩賦蓋
用韓義也
行露
雖速我訟亦不爾從
韓詩外傳一傳曰夫行露之人許嫁夬然而未往也
一物不具一禮未備守志貞理守死不往君子以爲
得婦道之宜故舉而傳之揚而歌之以絕無禮之求
防汙道之行詩曰雖速我訟亦不爾從
喬樅謹案此與列女傳說合是魯韓詩同義爾

羔羊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
韓詩羔羊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紽辭君章句曰小者
曰羔大者曰羊素喻絜白絲喻屈柔紽數名也詩人
賢仕爲大夫者言其德能稱有絜白之性屈柔之行
進退有度數也後漢書王涣傳注
喬樅謹案廣雅紽數也玉篇廣韻並云紽絲數
也王氏廣雅疏證據春秋隱公子佗字五父以

證佗爲五數馬瑞辰曰今案佗字五次蓋取詩
五佗爲義非必紀即五數也釋文佗作它云本
又作佗佗即古他字管子輕重甲篇夫得居裝
而賣其一衆十他他一本作倍墨子經篇
云倍爲二也他與倍通則他亦二數矣柏舟之
死矢靡他猶云有死無二也小雅人知其一莫
知其他猶云知其一不知其二也紀通佗蓋二
絲之數

逶迤逶迤自公退食

〔韓詩曰逶迤公正貌毛詩釋文〕

〔洪适隸釋費鳳別碑〕君有逶迤之節自公之操

喬樅謹案漢隸字源上平五云褘隋出韓詩內傳隸
詩王厚齋詩攷云褘隋在公今據經典釋文於毛詩
釋衞方碑云逶迤在公韓詩作逶迤是褘隋非韓詩經文乃
委蛇下云韓詩作逶迤之訓也陳攷源曰毛詩委蛇傳
內傳釋經逶迤之訓也陳攷源曰毛詩委蛇傳
武進臧庸輯韓詩遺說訛孫顣爲誤過矣
以爲行可從迹韓詩逶迤訓作公正貌兩義意
喬樅謹案葵葉韻云草木枯落與漢書集注引
可躡迹攷效卽毛叙所謂正直也

靁其雷

唐韻六脂靁雷也出韓詩

〔補〕玉篇雨部靁隱也雷也

喬樅謹案臧鏞堂云玉篇靁隱也隱殷古字通用遠
詩汪喬樅攷集韻云靁隱也雷聲矣禮記玉藻端行
訓隱雷隱或作轃亦作磒磒訓爲雷聲見通俗
文及玉篇則靁亦當爲雷聲矣禮記玉藻端行
顧雷如矢汪云顧或爲靁釋文云靁音鬼徐音
追中唐壹戎衣注云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
言殷聲如衣案殷聲如衣靁音爲鬼故殷靁古
得通假

葵有棣

孟子音義葵有梅丁云韓詩也
毛詩釋文梅木名也韓詩作棣
案毛詩釋文言棣不言葵孟子音義言葵不言棣
皆疎孫奭音義引丁云者唐丁公著也其言可信
武進臧庸輯韓詩遺說訛孫奭爲誤過矣
喬樅謹案葵葉韻云草木枯落與漢書集注引
鄭氏云葵零落也義同

傾筐揆之

〔補〕玉篇手部詩云傾筐揆之

喬樅謹案毛詩傾筐堅取也是毛氏古文以堅爲掇之假借韓說今文當用掇字爲正

迨其謂之

韓詩云迨願也毛詩釋文

喬樅謹案韓詩訓迨爲願卽孟子所云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也疑韓說以此詩爲父母之詞

小星

夙夜在公實命不同

韓詩云實有也毛詩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作寔攷韓奕實墉實壑箋云實當作寔趙魏之間寔實同聲古文實猶是也爾雅釋詁實是也是音義並同

韓詩外傳一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懷其實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窘其身而約其親者不可與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故君子橋褐趨時當務爲急傳云不逢時而仕任事而敎其慮爲之使而不入其謀貧焉故也詩曰夙夜在公實命不同

喬樅謹案毛詩敘云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賤妾與韓詩說異容齋隨筆以此詩是詠使者達適夙夜征行不敢慢君命之意用韓說也白帖引肅肅宵征夙夜在公人奉使類亦用韓詩義

江有汜

江有渚

韓詩云水一溢一否曰渚毛詩釋文選二張衡西京賦注

薛君韓詩章句曰水一溢而爲渚文選張衡西京賦注

喬樅謹案爾雅釋水云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渚李巡曰四方皆有水中央獨高可處故云但大小異其名耳劉熙釋名云渚遮也體高能遮水使從旁迴也與爾雅訓義亦近韓詩云水一溢一否者謂一溢而一涸卽今俗所謂水濱之洲東坍而西漲者也毛傳云渚小洲也水枝成渚亦謂江水之枝分者溢而爲渚耳

何彼襛矣

毛詩釋文襛韓詩作茙

案家語孔子遊乎農山韓詩外傳九作戎山此穢
我古通之證
喬樅謹案毛傳云穢猶戎戎也戎宇當卽戎之
省文戎又通作茸旄邱詩狐裘蒙戎左傳云狐
裘蒙茸是其驗也說文艸部茸草茸茸貌然則
戎戎猶言茸茸耳耳

騶虞

韓詩說曰騶虞天子掌鳥獸官 周禮鍾師職

案五經異義云今詩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
古毛詩說騶虞義獸白虎黑文食自死之肉不食

生物人君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周南終麟趾召南
終騶虞俱稱嗟歎之是麟與騶虞皆獸名謹案古
山海經鄒子書云騶虞獸說與毛詩同今攷文選
魏都賦張載注引魯詩傳曰古有梁騶梁騶天子
獵之田也東都賦李善注引騶作鄒禮記射義騶
虞樂官備也賈誼新書禮篇騶者天子之囿也虞
者囿之司獸者也儀禮鄉射禮注其詩有一發五
豝于嗟騶虞之言樂得賢者衆多嘆思至仁
之人以克其官此皆與韓魯詩說合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韓詩國風二

邶鄘衛

北風柏舟

耿耿不寐如有殷憂

〔李善文選注十六〕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殷深也之訓李善雖不言其爲誰氏也陸士衡數逝賦注喬樅謹案韓詩此二語又見文選二十三阮籍詠懷詩注三十七劉琨勸進表注五十三稽康

養生論注殷深也之訓李善雖不言其爲誰氏訓義然上既引韓詩殷憂爲證知亦用韓義也宋綿初云韓詩殷憂毛詩作隱憂殷與隱古字通也通俗文曰雷聲曰磕玉篇曰磕雷聲亦作磕毳毛詩召南殷其雷釋文殷音隱北門憂心殷殷釋文殷於巾反又音隱喬樅謹案說苑立節篇亦載此文唯柳下惠作殷

〔曹植洛神賦〕夜耿耿而不寐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

〔韓詩外傳二〕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爲夫義之不立名之不顯則士恥之故殺身以遂其行由是觀之果卑賤貧窮非士之恥也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存乎身名傳於世與日月並而不息天不能殺地不能生當紂紂之世不之能污也然則非惡生而樂死也非惡富貴好貧賤也由其理尊貴及已而仕也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富而不可求從吾所好故阨窮而不憫勞辱而不苟然後能有致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說苑立節篇亦載此文唯柳下惠作尾生爲異趙懷玉曰柳下惠不證岑鼎呂氏春秋審已篇新序節士篇皆載之所謂成其信也說苑作尾生此泥殺身而失之者也尾生之信豈可與比干夷齊竝論哉又富而不可求從吾

所好九字本皆脫佚案無此二句則上下語意不完今據說苑補入

又曰傳曰所謂士者雖不能備乎道術必有由也雖不能盡乎美善必有處也言不務多務審所行而已行既已由之若肌膚性命之不可易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又曰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戶甕牖桑而無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楮冠黎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

嗟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已仁義之匿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之也子貢逡巡而有慙色不辭而去原憲乃徐步曳杖歌商頌而反聲淪於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身者忘家養志者忘身身且不愛孰能忝之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韓詩外傳二荊伐陳陳西門壞因其降民使修之孔子過而不式子貢執轡而問曰禮過三人則下二人則式今陳之修門者衆夫子不爲式何也孔子曰國亡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爭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修門者雖衆不能行一於此吾故弗式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何足載哉

補曹植黃初五年令夫遠而不可知者天也近而不可知者人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

寤擗有摽

補玉篇手部擗拊心也詩曰寤擗有摽

喬樅謹案玉篇又云擗本亦作辟今毛詩作壁辟釋文云辟本又作擗攷說文引詩作晤辟有標字不從手作擗此毛氏古文之假借三家今文皆作壁擗主篇所引是據韓詩今文陸氏音義云毛本又作擗者亦擗字之通假也

胡轉靣徹

〔韓詩云〕轉常也 釋文 喬樅謹案轉毛詩作迭攷廣雅迭代也則毛詩迭徹當訓爲更迭而食韓訓轉爲常文義與毛並異范家相詩譜曰朝常面徹者言日月至明

語乃魯詩之說非韓詩也

佇立以泣

〔韓曹植卞太后誄〕佇立以泣

仲氏任只

〔韓詩曰仲中也言位在中也〕初經音義九 案玉篇三人部引詩仲氏任只仲中也不云韓詩然與毛鄭義異而仲中也三字又與衆經音義引合則皆韓詩無疑也

日月

胡能有定

〔韓詩外傳九〕傳曰君子之開道入之于耳藏之于心和熹鄧皇后紀云和帝葬後宮人並歸園太后賜周馮貴人策曰朕與貴人託配後庭共歡等列十有餘年不獲顯酋先帝早棄天下孤心煢煢所瞻仰夙夜永懷感慨發中今當以舊典分歸外園慘結增歎燕燕之詩易能喻焉後漢書皇后紀言鄧后年十二通詩是時毛詩未立學官鄧后之語本於三家而與定姜送婦之說情事相合則是用韓詩也迂仲之言殆非無徵范氏補傳以爲定姜歸其婦此本劉向列女傳語乃魯詩之說非韓詩也

察之以仁守之以信行之以義出之以遜故人無不
虛心而聽也小人之閭道人之干耳出之于口苟言
而已譬如飽食而唾之其不惟肌膚無益而於志亦
戾矣詩曰胡能有定

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

(韓詩外傳一)魯公甫文伯死其母不哭也季孫聞之
曰公甫文伯之母貞女也子死不哭必有方矣使人
問焉對曰昔者子也吾使之事仲尼仲尼去魯送之
不出魯郊贈之不與家珍病不見士之視者死不見
士之流涙者死之日宮女纔經而從者十人此不足

於士而有餘於婦人也吾是以不哭也詩曰乃如之
人兮德音無良

報我不術

(韓詩曰)報我不術○薛君曰術法也(文選五十五劉峻廣絕交論注)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述本亦作術宋綿初云術
術音義同士喪禮筮人許諾不述命注云古文
述皆作術祭義術省注云術省當爲述省買山
王言術追厥功孟郁堯廟碑歎術功稱韓勅修
孔廟後碑共術德政靈臺碑陰州里脩術樊敏
碑臣子褒術義皆作述唐君頌乾樂道述義又
作術是其證也

終風

終風且暴

(韓詩曰)終風西風也(釋文)
薛君韓詩章句曰時風又且暴使已思益隆(文選二十四陸機爲顧彥先贈婦詩注)
喬樅謹案王氏經義述聞云毛詩終風爲終日
風韓詩終風爲西風此皆緣辭生訓非經文本
義終猶既也言既風且暴也胡承珙曰案王風
葛藟終遠兄弟傳云兄弟之道已相遠矣是毛

公非不知終有既訓而於終風必云終日風者
自由師說相承且三章不日有曀不日者謂不
旋日而又曀也此終日亦對下不日言之耳至
韓詩以終風爲西風終之與西殊不相涉疑本
作泰風故韓依爾雅釋爲西風說文本古文終
又冬古文作𡍮又泰古文作𡍮是終與泰古文
形近易溷又終亦爲衆(儀禮士相見禮今文衆爲終)集韻衆
古作眾列子周穆王篇眾多爲右殷敬順釋文
齊象作泰眾與泰形亦相近韓詩自作泰風與
毛師承各異無足怪也胡說亦通

韓詩曰浪起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正義引爾雅舍人注曰浪意萌也意萌那疏引作意朗城庸堂據那疏舊本定萌字爲誤馬瑞辰曰朗謂高朗放浪與高朗義近放浪則意氣高與韓詩浪起也義亦相通

願言則嘽

玉篇口部嘽噴鼻也詩云願言則嘽
喬樅謹案毛詩作走傳云走趍也釋文走本作嘽又作寔崔云毛訓走爲趍今俗人云欠欠趍欵是也不作趍字鄭箋讀寔爲不敢嘽咳之嘽今俗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今據玉篇引詩直作嘽字是據韓詩之文鄭君先通韓詩此箋即用韓義改毛也

墳墟其陰

韓詩章句曰墳墟天陰塵也詩董氏云
喬樅謹案說文日部曛陰而風也詩曰終風且曛又土部墳天陰塵起也是曛與墳字異而義亦殊馬瑞辰曰曛則陰而有風墳則不必有風而

擊鼓

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韓詩說曰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引異義
韓詩遺說攷 卷一二 十

韓詩外傳曰二十行役六十免役後漢書班超傳注
案周禮鄉大夫及大胥疏禮記王制正義後漢書注四十七引異義韓詩說同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引白虎通曰王命法年三十受兵何重絕八世也師行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須其有性洞也年六十歸兵者何不忍鬬人父子也與韓詩傳說言又漢書高帝紀二年注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傳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而後役之異義紀二年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師古曰傅著也著名籍給公家徭役也韓詩說二十行役亦與周禮國中七

尺以及六十皆征之說合

死生契闊

〔韓詩曰〕契闊約束也〔釋文〕

喬樅謹案李善注文選劉琨答盧諶詩又引韓詩章句曰括約束也韓詩解契闊爲約束是以契闊爲絜括之段借說文系部絜麻一耑也段借說文系部絜束也手部括絜也又人部係氏注云一耑猶一束也玉篇絜結束也約束也絜括之爲約束此其義已胡承珙曰死生絜括者言死生相與約結不相離棄也後漢繁欽本作簡賦黃鳥轉焉脫去目旁僅存其半爲反此皆以契闊爲約結之義正與韓詩說同

于嗟洵兮

〔毛詩釋文〕洵韓詩作夐夐亦遠也

喬樅謹案盧文弨云高誘呂氏春秋盡數篇注定情篇何以致契闊繞朥雙跳脫魏武帝短歌行曰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讌心念舊恩明爲證是朥有明義簡亦明也故以簡朥與顏色之明好一說戰國策田嗇高誘注讀鄭游朥之朥說文瞯旹目視也集韻云瞯同朥則朥即瞯之通假也簡亦當爲瞯之通假說文瞯旹目視也江淮之間謂瞯曰瞯江淮之間或曰瞯或曰胳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曰瞯玉篇瞯瞯也廣雅瞯朥也訓爲目多白貌目之轉視流瞯目瞯瞯則睛多白是瞯朥皆謂目之轉視流瞯故爲顏色之悅也其義亦通又毛傳云朥遠也好

意揣之語也

凱風

簡簡黃鳥哉好其音

〔太平御覽羽族部韓詩曰簡簡黃鳥哉好其音卷九百二十三〕

喬樅謹案段氏玉裁云毛詩靚靚雙聲此簡簡當本是雙聲字御覽誤重簡字衛宏本引韓詩作簡斤黃鳥斤字乃反之譌疑韓詩本作簡朥黃鳥轉焉朥去目旁僅存其半爲反

貌睨睨之義亦宜爲眄睞陳思王洛神賦所謂
明眸善睞者是也若如說文訓睨爲目出玉篇
訓睨爲出目則不得云好貌睨睨蓋卽睼睨之
假借毛詩角弓見睨靡所止消荀子書作宴然晏消
此見寏字通之證睨集韻云或作睼此睨睼字
通之證說文睼目相戲也方言睼絡視也東齊
曰睼吳揚曰賂凡以目相戲曰睼玉篇睼小嫵
媚也新臺詩燕婉之求說文引作睼婉之求睼
睼亦卽睼婉皆好貌也

雄雉

雄雉于飛

〔詩君韓詩章句曰〕雉耿介之鳥也文選九辯岳射雄賦注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韓詩外傳一〕賢者精氣閎溢而後傷時不可過也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道義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辭也是故稱之曰日月也

案據外傳是韓詩以此篇與靜女爲類說苑引詩亦同惟悠悠作遙遙蓋從魯詩之文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韓詩外傳一〕傳曰喜名者必多怨好與者必多辱唯滅迹於人能隨天地自然爲能勝理而無愛名譽與則道不用道行則人無位矣夫利爲害本而福爲禍先難不利者爲無害不求福者爲無禍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又曰傳曰〕聰者自聞明者自見聰明則仁愛著而廉恥分矣故非其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故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害遠而名彰也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又曰傳曰〕安命養性者不待積委而富名號傳乎世者不待勢位而顯德義暢乎中而無外求也信哉賢者之不以天下爲名利者也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匏有苦葉

深則厲淺則揭

〔韓詩曰〕至心曰厲文釋

喬樅謹案魯詩訓三以衣涉水曰厲見包咸論語注爾雅云由帶以上爲厲爾雅亦魯詩之學也韓詩至心曰厲卽所云由帶以上其義與魯詩同

韓詩外傳一楚白公之難有莊之善者辭其母將死君其母曰棄母而死君可乎曰聞事君內其祿而外其身今之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請往死之比至朝三廢亂中其僕曰子懼何不反也曰懼吾私也死君吾公也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遂死之君子聞之曰好義哉必濟矣夫詩云深則厲淺則揭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漢書古今人表有嚴莊中弟五等卽外傳所云莊之善避明帝諱之證也新序義勇篇正作莊善無之字作本外傳作仕之善者古莊壯通用因謂卽爲仕趙懷玉校本亦必作旰曰始且與姚氏同也

士如歸妻待冰未泮

韓詩遊說攷　卷一　十六

韓詩傳曰古者霜降迎女冰泮殺止周禮媒氏疏引王肅聖證論文選上林賦采色皓旰景福殿賦皓皓旰旰升采煌煌皆取光明之義毛詩釋文旭許玉反徐又許袁反案旰从干讀與軒同許袁反正其音是徐所見本亦必作旰曰始且與姚氏士選五十五陸文偽演連珠注

喬樅謹案荀卿書云霜降迎女冰泮殺止韓詩語與荀子同胡承珙曰嫁娶時月毛鄭異說東門之楊傳云男女失時不逮秋冬鄭君則據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以仲春爲婚月案毛韓之義皆本於荀卿管子幼官篇春三卯合男女秋三卯十二始卯合男女管子所謂秋始卯在白露之後卽荀子之霜降迎女也春始卯在清明之後卽荀子之冰泮殺止也通典引董仲舒書曰聖人以男女當天地之陰陽天

地之道向秋冬而陰氣來向春夏而陰氣去故古之人霜降而逆女氷泮而殺止與陰俱近與陽俱還也太元亦云納姊始臧分管詩皆周秦古書毛傳又漢代大備說皆後起鄭合其義不可易矣王肅云自馬氏以來乃因周官而有二月盛鄭說本於馬融至馬昭申鄭援證諸詩則孔晁答云有女懷春謂女思無禮過時故思春日遲遲蠶始起女心悲矣嘒彼小星夙夜妾侍夫人被薄其梅盡行過惡人煒燁其羽夙嫁娶盛飾皆非仲春嫁娶之候其說皆孔優於馬若

張融所據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恐亦期盡蒞育之法其實鄭正據定在周官今攷周官媒氏云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詳玩經文所謂判妻入子皆書之自是霜降之候正以孚徯勉猶勉勉也攷毛詩小雅十月之交云徯本亦作禮其下云乃期盡瘁育之法蓋自中春以後農桑事起婚姻過時故於是月令會男女其或先因札喪凶荒六禮未備者雖奔不禁所謂不

待禮聘因媒請嫁而已若中春非爲期盡則正昏之月何用汲汲而先下此不禁奔之令乎此說會經文之失也惠氏禮說云左傳襄二十二年十二月鄭游販將如晉表出境遭逆妻者奪之則春秋時民間嫁娶亦在秋冬也說甚精碻

招招舟子

韓詩云招招聲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招招號召之貌此云聲者攷王逸楚詞注云以口曰召以手曰招號召必手招之故毛以貌言手招亦必口呼之故韓以聲言也合毛韓二家其義始備

谷風

密勿同心不宜有怒

韓詩曰密勿同心不宜有怒密勿徯徯倪也（爲宋公求加贈劉將軍表注文選三十九傅季友）

喬樅謹案密勿毛詩作黽勉釋文云黽本亦作僶黽勉猶勉勉也攷毛詩小雅十月之交云黽勉從事傳云黽勉同心與韓詩文同然則此谷風

爾雅釋詁黽沒勉也郭注云黽沒猶黽勉釋文

蹈本或作蹶說文蹶古文罷爲密是爾雅蹶沒卽魯詩密勿之證假也馬瑞辰曰黽勉密勿蹶沒皆雙聲字故通用玉篇虫部蠠勉也蠠又蹶字之俗耳漢書五行志中之上閔免遯樂師古注閔勉猶黽勉也蚊字異而音義同閔免又轉爲文莫說文忞自勉强也慔勉也廣雅文勉也楊升菴丹鉛錄引晉欒肇論語駁云燕齊謂勉强爲文莫是也黽勉皆爲勉故釋文曰猶勉也勉勉亦作勔勔祭義鄭注勿勿猶勉勉是也

中心有違

韓詩曰違很也釋文

喬樅謹案廣雅釋詁怨違很也卽本韓詩訓義毛傳違離也鄭箋云違徘徊也行於道路之人至於將別尚舒行其心徘徊然瞻君子於已不能如也胡承珙曰毛訓違爲離蓋謂有違者爲有離別之意釋文引韓詩云違很也案說文很不聽從也一曰行難也韓詩以違爲很卽行難之義毛韓鄭三說略同馬瑞辰曰韓詩蓋以違爲憾之假借故訓爲很很亦恨也書無逸民否則厥心違怨違與怨同義中心有違猶云中心

有怨也其義亦通

混混其止

玉篇水部混水清也詩曰混混其泔箋云小渚曰泔混喬樅謹案毛詩作湜湜其泔箋云湜持也泔水部混持正貌與此文異訓異知玉篇與說文水部混持正貌與此文異訓異帖七引詩亦作湜湜其引詩皆據韓家之文白帖亦作湜湜其泔唐惟韓詩尚存尤足證玉篇所引之爲韓詩異文也

母發我笱

韓詩曰發亂也

喬樅謹案周官敝人掌以時斂爲梁鄭司農注梁水堰堨而爲閼空以笱承其空說文云笱曲竹捕魚笱也從竹句聲馬瑞辰曰梁與笱相爲用故詩言逝梁即言發笱笱從竹句會意笱之言句句曲也謂以曲竹爲之俾其口可入而不可出程大昌演繁露引歷書王君郭傳云君郭無行善盜負竹笱如魚具內置逆刺見魚者亦多爲逆刺可開淮南兵略篇云發笱門是其制也發宜訓開韓詩訓爲亂失之喬

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韓詩外傳二晉靈公之時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於靈公而救之靈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宣子曰不然夫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爲順也今殺其君所以反天地逆人道也天必加災焉晉爲盟主而不救天罰懼及矣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而況國君乎於是靈公乃興師而從之宋人聞之假然感悅而晉國日昌何則以其誅逆存順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趙宣子之謂也

喬樅謹案匍匐魯齊詩作扶服文與毛韓異匍匐毛傳無訓劉熙釋名云匍匐猶手足俱用也匍匐猶伏也人雖長大及其求事用力之勤猶亦稱之其義即本於韓故鄭箋云匍匐言盡力也蓋用韓義申毛

又外傳五孔子抱聖人之心彷徨乎道德之域逍遙乎無形之鄉倚天理觀人情明終始知得失故興仁義厭勢利以持養之于時周室微王道絶諸侯力征强劫弱衆暴寡百姓靡安莫之紀綱禮義廢壞人倫不理於是孔子自東自西自南自北倚門救之

韓詩曰既阻我德賈用不售一錢之物舉賣百何時當售乎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售布救反唐石經初刻售字雖後磨改爲售字段氏玉裁云雠正字售也必有以也故惟其無爲能長生久視而無累於物

俗字史記漢書尚多用雠阮氏校勘記云考釋文本作售石經磨改所從也今據太平御覽引韓詩亦爲售字蓋俗通用之

有沈有潰

韓詩曰潰潰不善之貌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潰潰怒也怒亦不善之貌義與韓同詩有沈有潰而此引作潰潰者長言之也箋云君子沈沈然潰潰然無溫潤之色皆以位謂之素行故中心存善而日新之則獨居而樂德竟而形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和何事不行是其例也

旄丘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和何事不行是其例也

韓詩外傳一傳曰水濁則魚噞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崩岸峭則陂故災起峭刑而車裂商鞅峻法而支解治國者譬若平張琴然大絃急則小絃絶矣故急繆衛者非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故祿過其功者削名過其實者損情行合名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故惟其無爲能長生久視而無累於物

矣

又曰傳曰衣服容貌者所以說目也應對言語者所以說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說心者故君子衣服中容貌得則民之目悅矣言語遜應對給則民之耳悅矣就仁去不仁則民之心悅矣三者存乎身雖不在位謂之素行故中心存善而日新之則獨居而樂德竟而形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又外傳九修身不可不慎也嗜欲修則行虧譏毀行則辱難湔灑敗失

不復追不深念遠慮後悔何益徼幸者伐性之斧也
嗜慾者逐禍之馬也譎誕者趨禍之路也毀於人者
困窮之舍也是故君子不徼幸節嗜欲務忠信無毀
於人則名聲尚尊稱爲君子矣詩曰何其處也必
有與也

簡兮
方將萬舞

韓詩曰萬大舞也 初學記 十五

喬樅謹案毛詩作碩人俣俣傳云俣俣容貌大
也文與韓異攷禮記檀弓爾毋扈扈鄭注云
扈扈謂大也是扈扈本訓爲大容貌大卽美之

義也馬瑞辰曰方言吳大也說文吳大言也俣
從吳聲故義亦爲大俣扈音近美大亦同義俣
扈通用猶左氏圉人犖公羊傳作邴扈樂扈卽
圉之段借也

左手執籥

玉篇籥部籥樂之所管三孔以和衆聲也詩云左
毛執籥今作籥

喬樅謹案毛詩作籥傳云籥六孔與此說異則
此所載是據韓詩之說周禮注云籥如笛三孔
舞者所吹也引詩左手執籥爲證正用韓家詩
說籥秉翟故於首章但言干舞非以萬舞爲獨

說廣韻十八藥云簫韶樂名郭璞云如舜三孔而短小廣雅云七孔蓋古樂失傳師述各據所聞故說多不同耳

右手秉翟

韓詩說萬以夷狄大鳥羽毛詩疏引異義

喬樅謹案五經異義又引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詩毛說萬以翟羽許君謹案詩云右手秉翟爾雅說翟鳥名雉屬也知翟羽舞也今據韓詩說則不以翟爲雉屬矣段玉裁云韓詩右手秉翟蓋作秉狄廣雅釋詰狄

羽也正釋韓詩秉狄之訓段說是也

泉水

泌彼泉水

毛詩釋文瑟韓詩作泌

[嚴海]泌璧吉反韓詩云泌刺也

喬樅謹案泌字訓刺者方言十二云泌刺也泌爲刺蓋以泌爲泌之叚借字同泙濞泉說文引作泙沸濞泉也公羊昭五年傳云濆泉者何直泉也直泉者何涌泉也是正出卽直出之義刺說文訓直傷也是刺亦有直義廣雅釋詁云泌卽水曰泌卽水出卽上卽正出之直泉故稱曰泌卽泌卽也

飲餞于禰

[薛君韓詩章句曰]送行飲酒曰餞文選二十謝靈運四十六顏延之曲水詩序注又孔令詩注○又

[毛詩釋文]禰地名韓詩作坭

喬樅謹案鄭注士虞禮引詩作飲餞于禰釋文禰劉本作泥作泥者亦三家詩之異文段氏玉裁曰泉水之禰韓詩作坭當卽泥中之地廣韻坭

地名段說是也水經注以泥中在濮陽郡治又汆正泥印釋文云本又作坭是泥坭字同之證

北門

王事敦我

[韓詩曰]敦迫也釋文

喬樅謹案後漢書韋彪傳以禮敦勸注云敦猶迫也義皆同韓詩毛傳訓敦爲厚胡承珙曰敦與督一聲之轉廣雅督促也督又與篤通篤有厚義而亦可訓爲

促迫毛言敦厚猶云敦篤其實與韓同意也

室人交徧讙我

韓詩曰讙訩也

釋文

毛詩室人交徧摧我釋文云摧或作催催韓詩作讙今攷說文催相擣也引室人交徧催我與釋文所云或本合毛詩摧沮也鄭箋云摧者刺譏之言是鄭用韓詩讙字爲義故以爲刺譏之言讙訓爲就者廣雅釋詁云讙就也正用韓詩之訓馬瑞辰曰讙就以雙聲爲義就通作囂囂吵慝同廣雅慝罪也廣韻慝迫也與玉

篇讙謫也義正合桂馥疑就爲訧之誤未確

毛詩序傳二仁道有四礫爲下有聖仁者有智仁者有徑仁者有礫仁者上知天能用其時下知地能用其財中知人能安樂之是聖仁者也上亦知天能用其時下知地能用其財中知人能使人肆之是智仁者也寬而容衆百姓信之道所以至弗辱以時是德仁者也廉潔直方疾亂不治惡邪不匡雖居鄉里若坐塗炭命入朝廷如赴湯火非其民不使非其食弗嘗疾亂世而輕死弗顧弟兄以法度之比於不祥是

礫仁者也傳曰山銳則不高水徑則不深仁礫則其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人不祥是伯夷叔齊卞隨介子推原憲鮑焦袁旌目申徒狄之行也其所受天命之度適至是而亡弗能改也雖枯槁弗捨也詩云亦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礫仁雖下然聖人不廢者匡民隱括有在是中者也

又曰鮑焦衣弊肩見挈奮持蔬過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於此也鮑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是爽行也上不已用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

爽廉毀然且弗舍惡於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今吾子汙其君而履其土非其世而持其蔬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誰之有哉鮑焦曰於戲吾聞諸有徑仁者有礫仁者上知天能用其時下知地能用其財中知人能安樂之是聖仁者也上亦知天能用其時下知地能用其財中知人能使人肆之是智仁者也寬而容衆百姓信之道所以至弗辱以時是德仁者也廉潔直方疾亂不治惡邪不匡雖居鄉里若坐塗炭命入朝廷如赴湯火非其民不使非其食弗嘗疾亂世而輕死弗顧弟兄以法度之比於不祥是謂不祥矣其節度深淺遠望於君子詩云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又曰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

吾聞聖人仁士之於天地之間也民之父母也今爲滿足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昔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是殺乎胥靡殺泄冶而滅其國故亡國殘家非無聖智也不用故也遂抱石而投於河君子聞之曰廉矣如仁與則吾未之見也詩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喬樅謹案毛詩作已焉哉無亦字又今爲滿足之故句本鴻作儒雅之故今據新序節士篇改

正

(魏)曹植求通親親表然天寔爲之謂之何哉

北風

攜手同行

(魏)曹植七啟時與吾子攜手同行

靜女

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躇

(韓詩曰)靜貞也(文選十五張衡思元賦注○又十九宋玉神女賦注○又二十曹植洛神賦注)

(韓詩曰)愛而不見搔首踟躇○(薛君曰)踟躇躑躅也(文選十五思元賦注)

案愛而不見二語又見文選琴賦注搔首踟躇句

又見向秀思舊賦王褒洞簫賦左思招隱詩何劭贈張華詩注惟倜儻鸚鵡賦注引作踟躕今本韓詩外傳亦誤作踟躇

韓詩外傳一賢者精氣閑澹而後傷時不可過也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道義詩曰搔首踟躕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喬樅謹案說文足部云踟躕不前也又云踶踟躕足也踟卽踟躕卽躑躅踟躕足者不前之貌也廣雅云踶踟踟跦也又云踶躇猶豫也踶踟亦卽躑躅猶豫者不前之意也皆以雙聲疊韻字相通用音近故義亦同

新臺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

(韓詩曰)泚鮮貌瀰瀰盛貌(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新臺有洒釋文云韓詩作泚音同又河水洗洗釋文云韓詩作瀰瀰音玉裁曰按此必首章新臺有泚河水瀰瀰之異文泚瀰字與洗洗同訓鮮盛貌不同部又毛傳洗洗鮮明貌韓詩泚鮮貌毛傳洗洗盛貌是其爲首章異文匡謬正俗謂說屬之二章也馬瑞辰曰按

洒與洗雙聲古通用白虎通洗者鮮也呂氏春秋高注洗新也又與銑通韋昭晉語注銑猶洒也韓詩洒作濯者玉篇淬與濯同詩有濯者淵本或爲萃洒通作濯猶洗通作萃皆異部假借也儀禮釋文洗悉禮反劉本作淬七對反是其類矣段詡濯爲沚之異文非也說文澣傳引詩新臺有濯云字本作澣說文澣新也廣韻澣新水狀也亦與韓詩訓濯爲鮮同義又說文濯字注水流溉貌溉與潤音相近溉溉卽潤潤之段借玉篇泥泥水流貌溉溉通作泥泥猶勉勉

通作亹亹皆一聲之轉也段以韓字泥泥爲上章瀰瀰之異文但取字之同部不知雙聲字古亦通用也

嬿婉之求

韓詩曰嬿婉之求嬿婉好貌（文選西京賦注）玉篇女部詩云嬿婉之求

喬樅謹案毛詩作燕婉傳訓燕爲安說文作曕云日相戲從日晏聲詩曰曕婉之求字皆與韓異許氏所引蓋齊魯之異文也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嬿婉之求得此戚施

太平御覽羽族部韓詩曰魚網之設鴻則離之嬿婉之求得此戚施薛君曰戚施蟾蜍蟈蝈蛹喻醜惡（卷九百四）

喬樅謹案蟾蜍卽蟾諸淮南子原道訓云蟾蠩捕蚤高誘注曰蟾諸蝈蛹也蛹卽戚施說文龜部龗云龗詹諸也其鳴詹諸其皮龗龗其行尤尤從龜尤亦聲重文龘云龘或從首龘云龘龘詹諸也詩曰得此龘龘言其行謹謹從龜爾聲許所引詩與魯韓毛文並異（齊詩而其訓釋則與韓詩說合曰其行謹謹又曰其皮

龗龗其行尤尤皆狗其醜惡之貌也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韓詩國風三

鄘風柏舟

母也天只

三國志曹植疏柏舟有天只之怨

實惟我直

韓詩云直相當值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實惟我特傳云特猶匹也特字古與直通禮記少儀不特牲郊特牲同周官小胥士特縣賈疏卽特縣也禮記郊特牲直或爲植呂覽忠廉篇高誘注特猶直也荀子勸學篇楊倞注特猶言直也此特直義同之證韓詩訓直爲相當值者漢書刑法志不可以直秦之銳士注云直亦當也當有敵義相當猶言相匹耳史記封禪書遂因其直北集解引孟康曰直值也又匈奴傳曰直上谷索隱引姚氏曰古字例以直爲值是已

牆有茨

中冓之言

韓詩云中冓中夜謂淫僻之言也釋文

玉篇宀部寤夜也詩曰中寤之言中夜之言也

喬樅謹案玉篇又云寤本亦作冓臧鏞堂曰此雖不言韓詩然與釋文引合則爲韓詩無疑喬樅謂魯家亦訓中冓爲中夜見漢書文三王傳晉灼注是魯詩之說與韓詩同

不可揚也

韓詩云揚猶道也釋文

喬樅謹案揚毛詩作詳與韓文異廣雅揚說也說亦與道義同馬瑞辰曰毛詩詳字卽揚之同音假借三章不可讀也傳訓讀爲抽今按廣雅讀說也不可讀正當訓爲不可說猶前章不可道不可揚也據釋文云詳韓詩作揚廣雅揚說也義本韓詩則訓讀爲說亦當本韓詩

君子偕老

委委佗佗

韓詩曰佗佗德之美貌釋文

韓詩曰逶佗德之美貌也衆經音義三十九

喬樅謹案韓詩於羔羊詩透迤訓爲公正貌透迤與逶迤同故此詩委委佗佗訓爲德之美貌也毛傳云委委行可委曲從迹也佗佗德平易也毛所云行與德對文當讀爲德行之行非謂其行步之美也爾雅釋訓葳葳佗佗美也舍人注云葳葳者心之美引此詩云葳葳佗佗亦主內德而言與韓詩委佗並訓爲德之美貌正合是魯毛訓義皆與韓同李巡孫炎訓爲容儀行步之美自是注爾雅者別爲一解詩正義引李孫說以證毛傳之行可委曲從迹爲行步之故

其說非是委卽葳字文選東京賦漢帝之德侯其葳而薛綜注云葳美也是葳爲德之美又大元元攡夫地他然示人明矣注云他猶泰也他卽佗字泰謂安泰是亦德之美也

玉之瑱也

通玉篇耳部詩云玉之瑱也瑱克耳也

喬樅謹案玉篇又云瑱亦作瑱本亦作瑱攷說文引詩作玉之瑱今毛詩玉之瑱也傳云瑱塞耳也釋文於瑱下不言本或作瑱則毛本諸家均無異字知野王所引詩是據韓家之文

邦之援也

韓詩曰援助也 釋文

喬樅謹案援毛詩作媛魯與毛同並訓爲美女釋文本作援取也許煩云爾雅美女爲媛孫炎注云君子之援助此取字乃助之譌臧鏞堂云鄭箋媛者邦人所依倚以爲援助當是從韓詩說

鶉之奔奔

鵲之奔奔鵲之彊彊

韓詩云奔奔彊彊乘匹之貌 釋文

案鄭箋云奔奔彊彊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剋宣姜與頑非匹耦與韓詩合鄭用韓義箋毛也

喬樅謹案乘匹謂乘居匹處列女傳曰夫鵠雖之鳥猶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也夫男女之盛合之以禮則父子生焉君臣成焉故爲萬物始鵠雖而有別性不雙偶故君子美之以爲淑女好逑之采鵲鵲雖乘居匹處猶尚能不亂其類故詩人以刺宣姜謂貪鵲鵲之不若也

通曹植魏德論謳鵲之彊彊詩人取喻

人而無良我以爲兄詩攷引外傳

喬樅謹案今本韓詩外傳而字作之攷與毛詩同詩攷所引蓋未改之本也今據之改正

〔韓詩外傳九〕子貢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則引不善之子貢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則引之進退而已耳顏回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三子所持各異問於夫子夫子曰由之所言蠻貊之言也賜之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言親屬之言也詩曰人之無良我以爲兄定之方中

星言夙駕

〔韓詩云〕星精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箋云星雨止星見姚配曰古晴字本作曐曐亦作星若星辰字自作曐韓詩星精也精明晴之謂也世从以星字當曐辰之曐此詩偶存古字耳胡承珙曰案說文㬎而夜除曐見也與箋說同日部又云啓雨而晝㬎也啓字從日故屬之晝㬎字從夕故云夜除曐見郎顗傳曰凡邪氣乘陽則虹蜺在日又楊賜傳曰今殿前之氣應爲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蝃蝀者也皆以蝃蝀爲邪氣乘陽以明豫戒偠人令其早駕耳史記天精而見景星精謂精明與韓詩釋星爲精義同漢書作㬎孟康曰曐精明亦作曐云古文姓曐二形同是也是已竟據宋本釋文引韓詩作星晴也若經文之星爲姓則與晴字同不當以晴釋星不知漢初已多用晴火用星故韓詩以今字明古字謂星卽晴字非訓星爲晴韓非子說林下曰荊伐陳吳救之軍間三十里雨十日夜星此亦古晴字之僅存者案姚胡兩說良是

曹植應詔詩星陳夙駕

蝃蝀

〔韓詩序曰〕蝃蝀刺奔女也後漢書楊賜傳注同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

〔韓詩曰〕詩人言蝃蝀在東者邪氣乘陽人君淫佚之徵臣子爲君父隱藏故言莫之敢指上同

喬樅謹案韓說與齊魯同義易林蠱之復曰蝃蝀充側佞人傾惑女謁橫行正道壅塞後漢書郎顗傳曰凡邪氣乘陽則虹蜺在日又楊賜傳曰今殿前之氣應爲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蝃蝀者也皆以蝃蝀爲邪氣乘陽

人君淫佚之徵
乃如之人兮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韓詩外傳一〕傳曰天地有合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化有時矣時得則治時失則亂故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三月微的而後能見八月生齒而後能食期年髓就而後能行三年腦合而後能言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陰陽相反陰以陽變陽以陰變故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齠齒十六而精化小通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齠齒十四而精化小通是故陽以陰變陰以陽變故不肖

者精化始具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反施亂化是以年壽亟夭而性不長也詩曰乃如之人兮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賢者不然精氣閎溢而後傷時不可過也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道義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辭也是故稱之曰月也

喬樅謹案毛傳云不知命不待命也韓詩以命爲壽命之命指年壽而言義與毛異趙懷玉曰三月微的大戴禮本命篇作徹昀玉篇音徒賢徒相鼠

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韓詩外傳一〕哀公問孔子曰有智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居處不理飲食不節佚勞過慶者疾共殺之居下而好干上嗜欲無厭求索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敵衆弱以侮強忿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故有三死而非命者自取之也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喬樅謹案文子符言篇載老子之言略同又佚勞過慶者舊脫去佚字度字此據說苑及家語補之

〔又曰傳曰不仁之至忽其親不忠之至倍其君不信之至欺其友此三者聖王之所殺而不赦也詩曰人

而無儀不死何爲

韓詩外傳五王者之政賢能不待次而舉不肖不待須臾而廢元惡不待教而誅申盾不待政而化分赤宅也則有昭穆姬公卿大夫之子孫也行絕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民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禮儀則歸之士大夫庶側之民牧而試之須而待之安則畜不安則棄互疾之民上收而事之官而衣食之兼覆無遺材行反時者死無赦謂之天誅是王者之政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喬樅謹案外傳此節文字譌脫幾不可讀趙懷玉校語云遂傾覆之民牧而試之此九字當在須而待之之上舊本在則歸之廢八句下案荀子王制篇云遁逃反側之民職而教之須而待之外傳本作遂傾覆之民文義舛錯又須而待之須字本皆譌作傾攷楊倞云須而待之謂須服之而待其遷善也今並據荀子校正遂字當爲衍文下文反側之民上收而事之官而衣食之反側二字今從荀子改作五疾語方不繆

人而無止

韓詩曰止節也無禮節也

喬樅謹案毛傳止所止息也箋云止容止無止則雖居尊無禮節也鄭氏即用韓義爲解與雅釋言云止禮也荀子大略篇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楊倞注亦以止爲禮

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韓詩外傳一傳曰在天者莫明乎日月在地者莫明乎水火在人者莫明乎禮義故日月不高則所照不遠水火不積則光炎不博禮義不加乎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而亡

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又曰君子有辯善之度以治氣養性則身後彭祖修身自強則名配堯禹宜於時則達配於窮則處信禮者也凡用心之術由禮則理達不由禮則悖亂飲食衣服動靜居處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壞墊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步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無禮則不寧王無禮則死亡無日矣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喬樅謹案荀子修身篇文與此同趙懷玉校本云由禮則和節本皆作知節今依荀子改趙

叔鶴作移叔誤荀子作趨行則此乃趍字誤爲移也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本皆作由禮則夷國謠脫殊甚今依荀子補正荀子云不由禮則夷固僻違朋衆而野楊注夷倨也固陋也故人無禮則不生舊本故字譌作政又脫人字不生作不行有王字屬下句今案行宇衍王乃生之譌俱依荀子改正

韓詩外傳三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爲上無禮則不免乎慮爲下無禮則不免乎刑上下無禮胡不遄死

韓詩遺說攷　卷一　三　十二

韓詩外傳九齊景公縱酒醉而解衣冠鼓琴以自樂頗左右曰仁人亦樂此乎左右曰仁人耳目猶人何爲不樂乎景公曰駕車以迎晏子晏子聞之朝服而至景公曰今者寡人此樂願與大夫同之請去禮晏子曰君言過矣自齊國五尺以上力皆能勝嬰與君所以不敢者畏禮也故自天子無禮則無以守社稷諸侯無禮則無以守其國爲人上無禮則無以使其下爲人下無禮則無以事其上大夫無禮則無以治其家兄弟無禮則不同居人而無禮不若遄死景公色媿離席而謝曰寡人不仁無良左右淫湎寡人以至於此請殺左右以補其過晏子曰左右無過君好褻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惡禮則無禮者至有禮者去左右何罪乎景公曰善哉乃更衣而坐徹酒三行晏子辭去景公拜送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喬樅謹案請去禮三字舊脫今據新序刺奢篇補之

補曹植上責躬應詔詩表曰竊感相鼠之篇無禮遄死之義

于旄

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韓詩遺說攷　卷一　三　十三

韓詩外傳二楚莊王圍宋有七日之糧曰盡此而不克將去而歸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圍而窺宋城宋使華元乘圍而應之子反曰子之國何若矣華元曰憊矣子反曰噫甚矣憊雖然吾聞圍者之國第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今何吾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君子見人之困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困則幸之吾望見吾子似於君子是以情也子反曰諾子其勉之矣吾軍有七日糧爾揖而去子反告莊王莊王曰若何子反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柝骸而爨之莊王曰噫甚矣憊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不

可吾已告之矣軍亦有七日糧耳莊王怒曰吾使子
視之子曷爲而告之子反曰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
臣何以楚國而不平吾君乎吾是以告之也莊王曰雖然吾
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王請處此臣請歸耳王曰子
去我而歸吾孰與乎此吾將從子而歸遂師而歸
若子善其平已也華元以誠告子反得以解圍全二
國之命詩云彼婦者子何以告之君子善其以誠相
告也

喬樅謹案闕字舊皆譌作闕致公羊宣十五年
傳載楚莊王圍宋事作乘堙堙上城其義外傳

假用闕字因譌作闕耳吾今訂此句當下衍子
字今據趙懷玉校正本刪

戴馳
歸唁衛侯

〔韓詩曰〕弔生曰唁弔失國亦曰唁也釈經音義十三

喬樅謹案左傳云齊人薳械堅齊人使夙沙衛
唁之服虔注曰弔生曰唁死曰弔又齊侯唁公子野卒
穀梁傳曰弔失國曰唁唁公不得入于魯也此

詩之唁亦據失國言之

〔韓詩曰〕不由踰遂而涉曰跋涉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草行曰跋水行曰涉釋文
修務訓跋涉山川冒蒙荆棘高誘注曰不從蹊
遂曰跋涉放獨犯荆棘冒蒙荆棘即草行之謂
韓說與毛訓雖微異而義實相成也

〔又曰〕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績中夜而泣其偶曰何
謂而泣也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所以泣也其偶曰
衛世子不肖諸侯之憂也子曷爲泣也嬰曰吾聞之
異乎子之言也昔者宋之桓司馬得罪於宋君出於
魯其馬佚而驟吾圉而食吾圉之葵是歲吾聞圉人

亡利之半越王勾踐起兵而攻吳諸侯畏其威皆往
獻女吾姊與焉兄往視之道畏而死越兵威者吳也
兄死者我也由是觀之禍與福相及也今衛世子甚
不肖好兵吾男弟三人能無憂乎詩曰大夫跋涉我
心則憂是非類與乎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我不臧我思不遠

〔韓詩外傳二〕高子問於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
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
可無衛女之志則忘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
可無伊尹之志則簒夫道二常謂之經變謂之權懷

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爲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詩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我木或從毛改我爲爾非不臧我思不遠

案外傳所謂衛女得編於詩當卽指載馳篇故下引是詩之詞盡禮諸侯夫人父母終惟得大夫問於兄弟義不得歸許穆夫人欲歸國而唁其兄是以許人尤之而轉責其大夫之稱且狂四章又言我遂往無我有尤違禮徇情咎人恕已此高子所以疑其不得編於詩也然而閔國之亡憂民之困其志則可悲卒止於義而守其防孟子以爲行中

孝慮中聖不虛矣又列女傳三載衛女事甚詳亦言女作載馳可証趙舍人懷玉云此衛女不知是詩何篇所引載馳未可謂卽指此盡攷之不審耳

許人尤之

薛君韓詩章句曰尤非也文選北山移贈劉琨詩注

喬樅謹案毛傳訓尤爲過釋文云尤本亦作訧攷論語憲問不尤人鄭注云尤非也文選陸士衡文賦練世情之常尤注亦云尤非也皆用韓詩訓義

控于大邦

韓詩曰控于大邦控赴也衆經音義九

喬樅謹案毛傳云控引鄭箋云今衛之欲求援引之力助于大國之諸侯與韓詩訓控爲赴義別列女傳許穆夫人傳曰如使邊境有寇戎之事惟是四方之故赴告大國詩之控于大邦卽赴告大國之謂也鄭注儀禮既夕云赴走告也其義是已

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韓詩外傳二楚莊王聽朝罷晏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罷之晏也得無饑倦乎莊王曰今日聽忠賢之言

不知饑倦也樊姬曰王之所謂忠賢者諸侯之客歟中國之士歟莊王曰則沈令尹也樊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姬曰妾得於王尚湯沐執巾櫛振祖席十有一年矣然則未嘗不進人之梁鄭之間求美人而進之於王也與妾同列者十人賢於妾者二人妾豈不欲貪王之寵哉不敢私願蔽衆美欲王之多見則娛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不肖也又焉得爲忠賢乎莊王旦朝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令尹避席而進孫叔敖叔放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援筆而書之於策曰楚之霸樊姬之力也

詩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樊姬之謂也

衛風

淇澳

綠薄猗猗

〔韓詩曰〕薄篇菉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竹篇竹也釋文云竹韓詩作薄石經同釋氏玉林以石經爲魯詩非也攷洪适隸釋載石經魯詩殘碑言其閒有齊韓字蓋取三家異同之說則陸所云石經同者亦指石經所載韓詩之異文非謂魯詩同韓作薄也李匡乂資暇錄云薄音鴛篇竹攷說文薄水篇菉也

從草水毒聲讀若督篇竹乃篇菉之假借耳

有斐君子

〔韓詩曰〕斐美貌也（釋文）

喬樅謹案斐毛詩作匪釋文云本又作斐同芳尾反文貌今攷唐韻斐好貌好亦即美之義也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韓詩外傳二〕閔子騫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兼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旆裳相隨

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
被夫子之教寢深又賴二三子切瑳而進之內明於
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所施裘相隨觀之如壇土矣
是以有匆匆之色詩曰如切如瑳如琢如磨
又曰傅曰而雨者何也猶不雩而雨也
是墜木鳴條八音迭奏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
之舉重者也怪之可也異之非也夫日月之薄蝕怪
星之黨見風雨之不時是無世而不嘗有也上明政
平是雖並至無傷也上闇政險是雖無一無益也夫
萬物之有災人妖最可畏也曰何謂人妖曰枯耕傷

稼枯耘傷歲政險失民田穢稼惡穡貴民饑道有死
人寇賊並起上下乖離鄰人相暴對門相盜禮義不
循牛馬相生六畜作妖臣下殺上父子相疑是謂人
妖是生於亂傳曰天地之災隱而廢也萬物之怪書
不說也無用之變不急之災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
義父子之親男女之別切瑳而不舍詩曰如切如瑳
如琢如磨
又外傳九傳曰堂衣若扣孔子之門曰某在乎某在
乎子貢應之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親
內及外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子何言吾師之名焉堂
衣若正宜著也

瑟兮僩兮
〔韓詩曰僩美貌〕釋文
喬樅謹案韓詩訓僩爲美蓋以爲嫻字之假借
賈子新書傅職篇云明僩雅以道之文又道術
篇云容志審道謂之僩反僩爲野僩與野對則
義當爲嫻雅故韓訓爲美貌
赫兮喧兮
〔韓詩曰宣顯也〕釋文
喬樅謹案宣毛詩作咺傳云威儀容止宣著也

與韓同義爾雅釋訓作烜陸氏音義云烜者光
明宣著是魯詩雖文異而義皆同廣雅釋詁曰
烜明也明猶云顯亦卽宣著之謂

綠濤如簣

韓詩曰綠濤如簣簣積也○薛君曰簣綠濤盛如積也文選西京賦注

案文選注引簣積也乃韓嬰傳下引薛君曰則韓詩章句也王氏詩攷脫薛君曰三字是以內傳與章句混而爲一矣

喬樅謹案毛韓並訓簣爲積是以簣爲積之假

借陳啟源曰平子西京賦芳草如積正用斯語攷平子皆用魯詩然則魯詩之文殆作菚竹如積歟

考盤

考盤在干

韓詩曰干墝垝之處也釋文

韓詩曰考盤在干地下而黃曰干文選左思吳都賦劉逵注○又讀詩記六

案文選注引干字訓與釋文不同蓋內傳也盤毛詩作槃干毛詩作澗

考盤在阿

韓詩曰曲京曰阿衆經音義一

喬樅謹案文選西都注引韓詩曰曲景曰阿景字乃京之誤阿卜經音義云謂山曲隈處也

寘人之儜

韓詩曰儜美貌釋文

喬樅謹案儜毛詩作適傳云寬大貌韓詩訓儜爲美貌與毛傳寬大義相近適字當卽儜之假借廣韻儜美也義本韓詩鄭箋以適爲饑意段玉裁謂適卽寁之假借漢書楊王孫傳寁木爲匱服虔曰寁空也淮南子寁者主浮淫寁空也

讀如科條之科是蕭綮古音同其說是也然段
並以毛訓寬大爲亦取空中之意則義近牽強
矣

碩人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韓詩曰】倩蒼白色盼黑色也釋文

喬樅謹案釋文倩本又作蒨韓詩倩或亦爲蒨字故以蒼白色之又文選蜀都賦劉淵林注引張揖曰靚謂粉白黛黑也郭璞注上林賦訓同則倩當與靚通然蒨字自是倩之假借毛傳

倩好口輔說文倩人美字也人之美貌爲倩笑之好貌亦爲倩盼毛傳云白黑分說文訓與毛傳同白黑分則瞳之黑色益顯故韓詩以黑色言之耳

朱幩鑣鑣

【韓詩玉篇人部】詩云朱幩鑣鑣盛貌也

喬樅謹案鑣鑣毛詩作鑣鑣傳云盛貌攷鑣字訓爲馬銜是鑣乃鑣之叚借玉篇據韓詩今文故字作鑣鑣

大夫夙退

【韓詩曲禮疏引】玉藻人臣聽政於路寢大夫未退君聽朝於路寢大夫退然後能正義引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適小寢即是罷也釋文引禮記云朝廷曰退退朝亦曰罷朝此大夫夙退者謂且早罷歸也

施罛濊濊

【韓詩曰】濊濊流貌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罛魚罟濊施之水中釋文濊下

又引馬融云大魚網目大豁豁也說文云礙流也李巡平曰按如馬說則釋罟而已河流盛大亦非一罟之所能礙韓詩云流貌得之蓋謂罛初入水與水濊濊俱流也得韓說而毛義益顯矣胡承珙曰詩此句本承北流活活言活活之流施罛則於水似礙說文此語最善形容蓋與毛傳所謂施之水中者皆兼罛與水言之馬瑞辰曰濊濊蓋施之水中有礙水流之貌毛傳施之水中有礙水流之義說文正善釋毛義耳韓詩云流貌與毛詩義亦相成施罛水中有礙水

流而水仍流實似礙而不礙也

鱒鮪鰿鰿

毛詩釋文發發韓詩作鰿鰿

喬樅謹案毛傳云發發盛貌釋文引馬融云魚著細尾發發然蓋即鰿之省文又說文魦鮪鮪魦魦從魚友聲段氏注以篇韻無魦字爲疑馬瑞辰曰友發古通用據集韻魦或作鰿是魦魦即韓詩鰿鰿之異文

厎姜轍轍

韓詩曰轍轍長貌釋文

喬樅謹案轍毛詩作孽呂氏春秋過理篇宋王築爲孽臺高誘注云孽當作轍孽與轍音同詩云厎姜孽孽高長貌也高用啓訓與韓義亦同是三家文皆作轍矣

厎士有桀

韓詩曰桀健也釋文

喬樅謹案桀毛詩作朅傳云朅武壯貌義與韓詩同伯兮詩邦之桀兮毛傳云桀特立也特立即健之義健亦武壯之貌朅說文云去也毛詩揭字蓋皆假之段借假桀音義相近廣雅釋詁

二假健也一切經音義六引字林假健也毛詩伯兮揭兮傳云揭武也王篇人部假武貌詩曰伯兮假兮文選高唐賦序注引韓詩云假桀健也是揭假桀三字義近通假之證

厎之蒯蒯

韓詩曰厎美貌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厎民也韓以厎爲美貌者據詩言蒯蒯故云然耳小爾雅廣言曰蒯戲也一切經音義二十三引倉頡云蒯笑也文選阮籍詠懷詩注兩引說文蒯笑也

啄懷詩注又古詩十九首注兩引說文蒯笑也李善云噲與蒯同說文無噲字欠部欮下云欮歲笑貌蒯當即欮之或體蒯蒯爲戲笑貌此婦人追本男子誘己之時與己戲笑已悅之而以爲美也又毛傳云蒯蒯敦厚之貌正義申毛謂顏色敦厚已所以悅之是亦以厎之蒯蒯爲美詞

將子無怒

薛君韓詩章句曰將辭也文選甘泉賦注

泣涕漣漣

說文云草聚貌文選籍田賦注引蒼頡篇云蕝聚也是蕝蕝義通說文又云蕝蕞也從心取聲廣雅釋詁二蕝聚也集韻云蕝或从木作蕞左氏哀十三年傳佩玉蕝兮蕝謂佩玉垂貌也說文垂艸木花葉垂象形草木花葉皆以聚故而下垂故蕝蕝又並爲垂貌

能不我卹

毛詩釋文甲韓詩作卹

喬樅謹案毛詩能不我甲傳云甲卹也甲卹古今文惠氏棟云釋文引徐邈音甲爲胡甲反匡

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李善文選注二韓詩曰伯也執殳爲王前驅酉京賦注

喬樅謹案周禮司戈盾云祭祀授旅賁殳說文云殳以梭殊人也禮殳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有刃旁推而前驅胡氏紹曾謂伯以衛人仕於王朝居旅賁之官是也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韓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薛君曰諼草忘憂也文選廿五謝惠連西陸遇風獻康樂詩注

喬樅謹案文選陸士衡贈從兄車騎詩注又引

伯兮

伯兮偈兮

韓詩曰偈桀挺也疾驅貌文選十九宋玉高唐賦注

玉篇人部偈武貌詩曰伯兮偈兮

喬樅謹案偈毛詩作揭訓爲武貌揭字卽偈之

韓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與毛詩文同諼讙古相通謝惠連詩曰積憤成疾痗無嘗將如何注引韓詩又作嘗草此順謝詩所作字耳其引薛君章句字仍作諼證云嘗與諼通又說文云蕙令人忘憂之草也詩曰安得蕙草重文蔠云或從煖嘗云或從宣諼諼皆以同聲通假

有狐

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韓詩外傳三〕昔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非目能視乎千里之前非耳能聞乎千里之外以

已之情量之也已惡饑寒焉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已惡勞苦焉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已惡衰乏焉則知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聖王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處饑渴苦血氣固寒暑動肌膚此四者民之大害也害不除未可教御也四體不掩則鮮仁人五藏空虛則無立士故先王之法天子親耕后妃親蠶先天下憂衣與食也

詩曰父母何嘗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案此錯引鴛羽有狐二詩是韓氏以有狐爲貧困之作也

韓詩國風四

王風

黍離

韓詩曰黍離伯封作也太平御覽四百六十九〇又八百四十二又八百四十二

陳思王植令禽惡鳥論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詩攷引

案陳思王用韓詩

後漢書郅惲說太子曰昔高宗明君吉甫賢臣及

有纖芥放逐孝子

喬樅謹案後漢書本傳言惲理韓詩嚴氏春秋

明天文厤數光武令惲授皇太子韓詩侍講殿中及郭后廢太子意不自安故惲說太子宜引

愆退身奉養母氏太子從之帝竟許聽惲再還

長沙太守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韓詩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〇薛君注曰離離黍貌也詩人求已兄不得憂愁不識於物視彼黍離離然憂甚之時反以爲稷之苗乃自知憂之甚也太平御覽四百六十九〇又八百四十二

韓詩外傳八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訢訢少而立之以爲嗣封擊於中山三年莫往來使其傅趙蒼唐諫曰父忘子子不可忘父何不遣使乎擊曰願之而未有所使也蒼唐曰臣請使擊曰諾於是乃問君之所好與所嗜曰君好北犬嗜晨鴈遂求北犬晨鴈賚行蒼唐至曰北胥中山之君有北犬晨鴈使蒼唐再拜獻之文侯曰擊知吾好北犬嗜晨鴈也則見使者文侯曰擊無恙乎蒼唐唯唯而不對三問而三不對文侯

曰不對何也蒼唐曰臣聞諸侯不名君既已賜樂邑使得小國侯君問以名不敢對也文侯曰中山之君無恙乎蒼唐曰今者臣之來拜送於郊文侯曰中山之君長短若何矣蒼唐曰問諸侯比諸侯諸侯之朝則在側者皆人臣無所比之然則所賜衣裘幾能勝之矣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黍離與晨風文侯曰黍離何哉對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晨風鴥彼北林郁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文侯曰善夫中山之君不亡宜哉

曰鼓淺風檝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此自以忘我者也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子視其父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遂廢太子訢召中山君以爲嗣

喬樅謹案毛傳括會也韓詩訓括爲至蓋以爲四子講德論註引外傳文補之蒼唐漢書古今人表上之下作倉堂蒼古通堂與唐以同音假借左氏定五年傳堂谿氏後漢書延篤傳作唐溪是其證也

補玉篇心部慅憂也詩曰憂心慅慅

補衆經音義二詩云憂心慅慅

喬樅謹案毛詩作中心搖搖玉篇及衆經音義所引與毛氏文異蓋皆據韓詩之文

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

補後漢書劉寬對曰任重責大憂心如醉

喬樅謹案李賢注引謝承書曰寬少學歐陽尚書京氏易尤明韓詩外傳星官風隅算歷皆究極師法稱爲通儒而范書劉寬傳皆畧而不載疎矣

補曹植釋愁文憂心如醉

君子役

曷其有佸

韓詩曰佸至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佸會也韓詩訓佸爲至蓋以爲括之通假毛傳於下文羊牛來括訓括爲至於小雅車舝德音來括訓括爲會釋文云括本亦作佸此括佸通用之驗又廣雅釋詁括會至也是會亦有至義王氏廣雅疏證曰詩曷其有佸韓云佸至也毛云佸會也會亦至也首章言曷至次章言曷其有佸其義一也佸括會古聲義並同

君子陽陽

君子陶陶

薛君韓詩章句曰陶暢也 文選三十四枚乘七發注○後漢書杜篤傳注

案此互見小雅鼓鐘篇

喬樅謹案一切經音義十二引韓詩曰憂心且陶陶暢也暢達也杜篤論都賦粳稻陶遂謂暢遂也枚乘七發陶陽氣也是陶陶爲暢達之意暢鬱則憂思暢則喜樂故毛傳云陶陶和樂貌廣雅釋言亦云陶喜

也

揚之水

不與我戍申

韓詩曰戍舍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戍守也韓詩訓爲舍者舍有止居之義謂屯兵於此止而守之也

中谷

中谷有蓷

韓詩曰蓷蒉也釋文

韓詩對曰蓷益母也陸璣草木疏

喬樅謹案毛詩作嘆傳云嘆泣貌韓詩訓爲舍者舍有止居之義謂屯兵於此止而守之也

又曰曾子曰君子有三言可貴而佩之一曰無內疎而外親二曰身不善而怨他人三曰患至而後呼天子貢曰何也曾子曰內疎而外親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遠乎患至而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憯其泣兮何嗟及兮

喬樅謹案憯毛詩作嘆傳云嘆泣貌釋名嘆憯也心有念憯然發此聲也是嘆憯音義並同胡承珙曰何嗟及矣雙云及與也泣者傷其君子弃已嗟乎將復何與爲室家乎詳玩箋語經文當作嗟何及矣（何及二字文義相連嗟字自當在句首）傳寫者誤倒之韓詩外傳二說苑建本篇皆作何嗟及矣然外傳引孔子曰不愼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無及矣是正以何及二字相連爲義而所引詩仍作何嗟亦皆傳寫誤倒之明說是也

兔爰

有兔爰爰

韓詩傳曰爰爰發躁之貌也（衆經音義二十三又華嚴經音義

喬樅謹案毛傳云爰爰緩意言爲政有緩有急用心之不均箋云有緩者有所聽縱也有急者有所操蹙也正義曰兎言緩則雉爲急矣雉言在羅則兎無拘制矣舉一急一緩之物故知喻政有緩急王心之不均也胡承珙曰箋云聽縱與韓詩義同韓詩曰爰爰發蹤之貌蹤嘗作縱顏師古注漢書蕭何傳曰發縱謂解紲而放之也

有兎爰爰雉離于罦

補太平御覽資產部韓詩曰有兎爰爰雉離于罦

喬樅謹案說文罦覆車也从网包聲詩曰雉離于罦包重文罦云包或從孚則罦乃包之或體耳

有兎爰爰雉離于罬

韓詩曰有兎爰爰雉離于罬○薛君曰張羅車上曰罬也 御覽八百三十二

喬樅謹案尒疋釋詁云罦謂之罬罬罻也罻謂之學學覆車也孫炎注覆車是兩轅網可以掩兎者也一物五名方言異也郭璞注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罾以捕鳥卽

衣如毳許所引詩據三家今文韓卽稱字見集韵二十三魂毛詩作璸說文引詩作毸皆稱之假借耳列子釋文所引韓詩外傳疑是內傳之誤麑字蓋毸之異文首章毳衣如菼菼爲草色二章毳衣如麑麑爲麻色稱麑亦一聲之轉故韓詩釋麑爲異色之衣也禾之赤苗者爲稺麻之異色者爲麑麑字从貴貴色不純也見高誘呂覽壹行篇注

謂余不信有如皎日

李善文選注十三韓詩曰謂余不信有如皎日 寡婦賦注

喬樅謹案毛詩作皦日傳云皦白也釋文云皦本又作皎馬瑞辰曰皦皎皆當爲曉之叚借說文曉日之白也又曰敫光景流貌从白放故曰光之白亦得曰皦

邱中有麻
將其來施施

喬樅謹案顏氏家訓書證篇云江南舊本悉單爲施惟韓詩作將其來施施是知毛詩舊本作將其來施與二章將其來食同一句法今本作施施者乃後人據韓詩改之

鄭風

緇衣

緇衣之席兮

〔韓詩曰〕席儲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及爾疋釋詁並訓席爲大惟說文云廣多之訓與儲義近

大叔于田

執轡如組兩驂如舞

〔韓詩外傳二〕夫霜雪雨露殺生萬物者也天無事焉猶之貴天也執法厭文治官治民者有司也君無事

焉猶之尊君也夫鬬士殖穀者后稷也決江流河者禹也聽獄執中者皐陶也然而聖后者堯也故有道以御之身雖無能也必使能者爲已用也無道以御之彼雖多能猶將無益於存亡矣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貴能御也

〔又曰〕傳曰孔子云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馬親其正而愛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樂哉今日之驕也至於顏淵少衰矣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馬親其正而敬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必曰驕來其人之使我也

至於顏叟而哀矣論知後有輿而重之知上有人而
畏之馬親其正而畏其事如馬能言彼將必曰驌來
驌來女不驌彼將殺女故御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
法得則馬和而歡道得則民安而集詩曰執轡如組
兩驂如舞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周官保氏注五御之法有舞交衢賈
疏云御車在交道車旋應於舞節然則詩言兩
驂如舞者謂其騑驂之安行皆如舞者之有行
列從容中節也

又曰顏淵侍坐魯定公于臺東野畢御馬乎臺下定

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也顏淵曰善則善矣其馬將
佚矣定公不說以告左右曰聞君子不譖人君子亦
譖人乎顏淵退俄而廄人以東野畢馬敗聞矣定公
揭席而起曰趣駕召顏淵顏淵至定公曰郷寡人曰
善哉東野畢之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然而馬將佚
矣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
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極其
馬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也今東野畢之上車
執轡銜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
殫矣然猶策之不已所以知佚也定公曰善可少進

顏淵曰獸窮則觸鳥窮則啄人窮則詐自古及今窮
其下能不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
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寡人之過也

喬樅謹案荀子哀公篇新序雜事五竝載此事
揭席而起句荀子作越席新序作蹴席疑外傳
本作蹐席蹐乃蹴之俗體因而譌為揭字耳東
野畢之上車執轡句荀子書之下有馭字銜體
新序作御體

叔在藪

韓詩傳曰澤中可禽獸居之曰藪（唐釋慧苑華嚴經音義卷二　十二）

案毛詩釋文亦引韓詩曰禽獸居之曰藪蓋即內
傳之文

雨驂鴈行

韓詩曰雨驂鴈行○薛君曰雨驂左右騑驂（文選二
應詔詩注　曹植　十）

洁人

二矛重鵸

毛詩釋文喬韓詩作鵸

喬樅謹案毛詩重喬傳云累荷也箋云雉名所
以縣毛羽也鄭氏用韓義詳見魯詩遺說攷

河上乎消搖

韓詩內傳曰逍遙也（文選南都賦注）

案文選注本作外傳外乃內字之譌此逍遙也乃河上乎消搖之訓說文無逍遙字字林有之見張參五經文字序又文選上林賦注引司馬彪云消搖逍遙也卽本韓詩訓義

羔裘

羔裘豹袪侮直且侯彼已之子舍命不偷

韓詩曰侯美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侯君也尒疋釋詁同馬瑞辰

曰左氏傳曰楚公子美夫君哉古字訓君者多有美義侯爲君又爲美猶皇與喬爲君又爲美也（尒疋釋詁皇君也喬美也）胡承珙曰洵直且侯總括下二章邦之司直邦之彥兮直卽司直之直侯卽美士爲彥之美當從韓義爲允

韓詩外傳二）崔杼弒莊公合士大夫盟盟者皆脫劍而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者十餘人次及晏子奉杯血仰天而歎曰惡乎崔杼將爲無道而殺其君於是盟者皆視足崔杼謂晏子曰子與我吾也還返於廷曰殺人者臣之父也以父成政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弛罪廢法而伏其辜臣之所守也將與子分國子不與我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鉤之嬰不之辜也崔杼曰舍晏子晏子起

彼已之子邦之司直

韓詩外傳二）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爲人也公正而好直王使爲理於是道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其父也還返於廷曰殺人者臣之父也以父成政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弛罪廢法而伏其辜臣之所守也

遂伏斧鑕曰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庶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然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不廉也君欲赦之上之惠也臣不能失法下之義也遂不去鉄鎖刎頸而死乎廷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石先生乎孔子曰子爲父隱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矣詩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石先生之謂也

喬樅謹案公正而好直句舊脫正字則父也句舊脫其字今並據御覽四百八十二引補之

又外傳九齊景公出弋昭華之池顏涿聚主烏而亡

之景公怒而欲殺之晏子曰涿聚有死罪四請數而誅之景公曰諾晏子曰涿聚汝爲吾君主烏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烏之故而殺人是罪二也使四國諸侯聞之以吾君重烏而輕士是罪三也天下聞之必將賤紲吾君是危其社稷絕其宗廟是罪四也此四罪者故當殺無赦臣請加誅焉景公曰止此亦吾過矣願夫子爲寡人故翻焉詩曰邦之司直

喬樅謹案涿聚舊本皆作鄒聚今據太平御覽八百三十二引校正

又曰魏文侯問於解狐曰寡人將立西河之守誰可解狐曰寡人將立西河之守誰可

用者解狐對曰荆伯柳者賢人始可文侯曰是非子之讎也對曰君問可非問讎也於是將以荆伯柳爲西河守荆伯柳問左右誰言我於吾君左右皆曰解狐荆伯柳往見解狐而謝之曰子乃寘臣之過也言於君謹再拜謝解狐曰言之者公也怨子者吾私也公事已行怨子如故張弓躬之走十步而没可謂勇矣詩曰邦之司直

喬樅謹案舊本脫去曰是非子之讎也以下十八字今據御覽四百八十二引補之

彼其之子邦之彦兮

韓詩外傳二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已不直人善廢而不悒悒遠伯玉之行也故爲人父者則願以爲子爲人子者則願以爲父爲人君者則願以爲臣爲人臣者則願以爲君名昭諸侯天下願焉詩曰彼已之子邦之彦兮此君子之行也

又外傳九楚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美聞於國申莊王召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相人之友者也觀布衣者其友皆孝悌篤謹畏令如此者家必日益而身日安此所謂吉人者也觀事君者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措事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

臣者也人主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敗皆交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聲名日顯此所謂吉主者也臣非能相人也視友者也王曰善其所以任賢使能而覇天下者始遇之於是也詩曰彼已之子邦之彥兮

喬樅謹案彼已之子毛詩皆作彼其新序節士義勇兩篇引詩皆作彼已與韓文同毛詩王風揚之水箋云其或作已讀聲相似胡承珙曰古人於此等以聲爲主聲同則字不嫌異推之大叔于田之忌箋云忌讀如彼已之子之已皆然然其字亦必有師承不相錯亂如毛必作其揚之水汾沮洳彼其之子美如英及詩是也韓必作已汾沮洳彼已之子美如英及此詩三章韓外傳引皆同是也若文選陸士衡吳趨行及漢高祖功臣頌注兩引毛詩曰彼已之子邦之彥兮又謝元暉谷呂法曹詩注引毛詩曰彼已之子美無度此毛詩皆韓詩之誤

東門之墠

韓傳曰墠猶坦也（華嚴經音義上）

案毛詩釋文東門之墠音善依字當作墠是毛詩作墠也正義云徧檢諸本字皆作壇令定本作墠喬樅謹案毛傳云墠除地町町者町町言除地使之平坦論衡語增篇町町若荊軻之間謂夷軻之里令平其地也是毛詩本假壇爲墠字故義與韓同周禮大司馬職暴內陵外則壇之注云壇讀如同墠之墠王朝記曰置之空墠之地空墠猶言空坦也皆壇墠通假之証然則定本作墠益據韓詩改之

東門之栗有靖家室

韓傳曰東門之栗有靖家室栗木名靖善也言東門之外栗樹之下有善人可與成爲家室也（太平御覽九百六十四太平寰宇記一百二十四蒜文類聚八十七白帖九十九事類賦注二十七）

喬樅謹案蒜文類聚引靖字亦或作靜大平御覽引靖善也善亦或作樂樂蓋字之誤也毛詩有踐家室傳云踐淺也訓與韓異放禮記曲禮曰日而行事則必踐之鄭注云踐讀曰善正義曰踐善也言卜得而行事必善也然則踐義亦可訓爲善矣

風雨

風雨潸潸

喬樅謹案毛詩作風雨淒淒許所據詩與毛文異依三家之文也故玉篇潛下亦引詩風雨潛潛又廣韻十四寑皆潛戶皆切風雨不止卽釋此詩風雨潛潛之文疑出於韓詩說

鷄鳴噦噦

補廣韻五旨詩云雞鳴噦噦

喬樅謹案毛詩作鷄鳴膠膠傳云膠膠猶喈喈也是毛氏古文以膠爲噦字之假借廣韻引詩蓋據韓家之文

韓詩遺說攷 卷二 九

子衿

子甯不詣音

韓詩曰詣寄也曾不寄問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作嗣傳云嗣習也箋云嗣續也訓讀與韓不同胡承珙曰詣嗣音本相近倘書舜讓于德弗嗣徐廣曰今文作不怡見史記集解是毛韓字通而訓各異鄭箋嗣續之訓亦與毛畧同其下云女曾不傳聲問我則從韓說耳

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補曹植平原懿公主誄悲城闕之詩以日踰歲

出其東門

縞衣綦巾聊樂我魂

韓詩曰縞衣綦巾聊樂我魂 昭東武吟注○又卷九曹大家東征賦注○又十四鮑照舞鶴賦注

喬樅謹案釋文引韓詩文同魂字毛詩作員釋文曰員本亦作云正義曰員云古今字助句詞也臧鏞堂曰此魂字乃云之變體春秋疏引孝經說云魂云也韓但讀作神魂之魂非喬樅謂毛韓師傳各異訓義不必強同孝經援神契曰情者魂之使此詩言有女如雲匪我思存而獨以縞衣綦巾者爲聊樂我魂其情深如此下章言聊可與娛娛亦樂也人悲則神傷而樂則神怡故韓詩以魂爲神其說殆未可厚非也

韓詩遺說攷 卷二 十

出其闉闍

補玉篇門部闉城內重門也詩曰出其闉闍

喬樅謹案毛傳云闉闍城也鄭箋云闉謂國外曲城之中市里也皆與此訓異知玉篇所引爲韓詩之說也

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陽宛兮邂逅相遇適

我願兮
薛君韓詩章句曰青靜也文選射雉賦注
喬樅謹案薛君訓青爲靜蓋以青爲清字之假借
〔玉篇面部〕醧眉目之間美貌韓詩云清揚醧兮今作婉
喬樅謹案詩攷引外傳二作青陽宛兮攷初學記引外傳清揚婉兮今本外傳二同並與詩攷不合玉篇引作清揚醧兮集韵二十阮引詩同又魏文帝善哉行云有美一人婉如青陽見

藏文類聚四十一馬瑞辰以韓詩外傳青陽宛分爲皆段借字玉篇集韵作醧爲後人增益之字說文云婉順也方言曰詶之順與美同義
〔韓詩外傳二〕傳曰孔子遭齊程本子於郯之間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子路曰由來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率爾路不對有間又顧謂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而對曰昔者由也聞之於夫子士不中閑而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夫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青陽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且夫齊程本子天下之賢士也吾於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喬樅謹案初學記十七引外傳文有閑作甚說又由來取束帛以贈先生外傳本脫來取二字束帛下衍十匹二字攷說苑尊賢篇作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家語致思篇亦與初學記同今據初學記引訂定又士不中閒而見外傳本及初學記並作士不中道相見字有譌誤攷御覽四百二引說苑作士不中閒而見注云中閒謂介紹也今說苑本作士不中而見無閒字家語作

士不中閑見無而字今據御覽所引說苑文校正
溱洧
〔韓詩內傳曰〕溱與洧說人也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日於兩水上招魂續魄拂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說者俱往觀也太平御覽八百八十六○後漢書袁紹傳注引鄭國之俗至俱往也○又見續漢志注及藝文類聚四
溱與洧方渙渙兮〔釋文○後漢書袁紹傳注同〕士與女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
〔韓詩曰〕溱與洧方渙渙兮詩人言溱與洧方盛流渙

洹然謂三月桃花水下之時士與女方秉蘭兮秉執也蘭蘭也當此盛流之時衆士與衆女方執蘭而祓除太平御覽九百八十三又史記鄭世家正義○又文選顏延年曲水詩序注○又御覽五十九又一百五十九

喬樅謹案初學記三太平御覽十八引韓詩章句及一百五十九引韓詩並作渙渙此後人順毛改字也

韓詩曰溱與洧方洹洹兮洹洹盛貌也謂三月桃花水下之時士與女方秉蘭兮秉執也當此盛流之時衆士與衆女方秉蘭兮秉執蘭祓除邪惡鄭國之俗三

月上巳之辰於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祓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悅者俱往觀之太平御覽卷三十

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於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執蘭草祓除不祥宋書十五○又初學記三十六

喬樅謹案釋文蘭韓詩云蓮也放諸書所引韓詩皆作間蘭也三月桃花水時蓮尚未華蘭蓮之訓當是釋陳風澤陂詩有蒲與蘭而陸氏誤入在此耳澤陂篇首章有蒲與荷三章云有蒲菡萏皆指蓮言故二章箇字韓詩亦訓爲蓮也漢書溝洫志注○

韓詩傳曰三月桃花水淥韓鄂歲華紀麗一

贈之以勺藥

韓詩曰勺藥離草也言將離別贈此草也釋文

喬樅謹案范氏補傳七及史能之咸淳毘陵志引薛君注云勺藥離草也陳啟源曰宋董氏因

韓詩蘼蕪語遂疑勺藥是江蘺江蘺香草見離騷亦蘭之類也別錄云蘼蕪一名江蘺苗葉也隱居云葉似蛇床而香騷人取以爲壁帶則士女相贈容或有之本艸注言未結根者爲芎藭大葉似芹者爲江蘺細葉似蛇床者爲蘼蕪是三艸同類而稍別也勺藥之名雨見山海經北山經云牆山艸多勺藥芎藭中山經云洞庭之山艸多蓇蘼勺藥芎藭夫蘼蕪芎藭本與江蘺同類而山海經與勺藥並偁蓋以勺藥爲江蘺或非誤焉瑞辰曰案崔豹古今注芍藥一名可離故將別贈以芍藥猶相招贈以文無文無一名當歸也正與韓詩以芍藥爲離草合箋云其別則送女以勺藥結恩情也義即本於韓詩以勺與約同聲故假借爲結約耳

繆其清矣

韓詩內傳曰繆清貌也文選南都賦注引薛君傳繆清矣梁處素云按瀏繆喬樅謂案毛詩作瀏其清矣與莊子天地篇繆乎其清也釋文云李良由反清貌是謂繆音爲瀏文選甘泉賦注引宇林曰繆清也案賦注引孟康曰瀏清也流也廣雅釋詁云繆清也又此詩毛傳瀏深貌說文水部瀏流清貌詩曰瀏其清矣又云繆清深也則繆瀏音義並同內傳或譌作外傳非是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韓詩國風五

齊風

鷄鳴

韓詩曰鷄鳴讒人也太平御覽九百四十四

喬樅謹案御覽一本作繞人也繞者讒之譌字玉海三十八引作說人也誤

匪鷄則鳴薈蔚之聲

韓詩曰匪鷄則鳴薈蔚之聲○薛君傳曰鷄違鳴蜮聲

相似也同上

喬樅謹案韓詩以鷄鳴爲讒人則所謂鷄違鳴與蜮聲相似者謂讒人之言以似亂真也劉向列女傳載緹縈歌鷄鳴之詩又班固歌詩曰上書詣北闕闕下歌鷄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激揚聲皆以此詩爲無罪被讒之作與韓同義

嬛子之嬛兮

韓詩曰嬛好貌釋文

喬樅謹案嬛毛詩作還齊詩作營見漢書地理志注毛詩訓還爲便捷之貌釋文云便捷本亦作便旋是毛義與韓詩相近馬瑞辰以毛傳假還爲趕字說文趕疾也慢急也慢義亦與還近又曰按還旋古通傳便捷當用釋文作便旋據下章子之茂兮子之昌兮茂昌皆爲好則還者嬛之假借從韓詩訓好爲是

並驅從兩肩兮

韓詩齊風曰並驅從兩肩兮○薛君傳曰獸三歲曰肩後漢書馬融傳注

喬樅謹案毛詩兩肩釋文肩本亦作豜攷說文豕部三歲豕肩相及者詩曰並驅從兩豜兮作豜者亦三豕詩今文豜字從豕本爲大豕之名小尒疋曰豕之大者謂之豜是也尒疋釋獸曰麠絕有力豜韓詩毛傳並云獸三歲曰肩肩郎豜之消文高誘呂覽注亦曰獸三歲曰豜豜字同是凡獸之大者亦通稱曰豜也

遭我乎猃之間兮

韓詩傳曰遭遇也華嚴經音義二

揖我謂我嬛兮

韓詩曰嬛好貌釋文

喬樅謹案嫵毛詩作儛傳云利也與韓義異王氏念孫曰詩二章言好三章言態則首章從韓詩作嬿玉篇嫵好貌亦同馬瑞辰曰王說是也嫵通大且卷毛傳卷好貌釋文卷本又作婘婘雜嫵好也毛詩作儛音近假借傳以利釋之方言說文並曰儛慧也慧者多便利與遨爲便捷義相近故箋以爲報前言遨也

東方之日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

韓詩曰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薛君曰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盛美如東方之日文選秋胡詩注○又九神女賦注○又二十七曹植美女篇注○又二十八陸機日出東南隅行注

喬樅謹案文選神女賦注韓詩曰東方之日無兮字引盛美作美盛如作若又神女賦注引詩東方之日兮有兮字美女篇注同引薛君章句作顏色盛也言美如東方之日出也毛傳釋此詩云日出東方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二章傳曰月盛於東方君明於上若日也臣察於下若月也箋云日在東方其明未融興者喻君不明

在我闥兮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

韓詩曰門屏之間曰闥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闥門內也與韓詩義同胡承珙曰西京賦重閨幽闥薛注宮中之門小者曰闥東京賦八達九房達即闥字漢人多作闥前漢書高后紀贊樊噲傳霍光傳注皆云闥宮中小門後漢書宦者傳注引余足曰小闥謂之闥所據當是古本毛訓門內以與上室字同義蓋切言之則闥爲小門渾言之則門以內皆爲闥韓詩云門屏之間亦是謂門以內也

南山

雄狐夂夂

通玉篇夂部夂行遲貌詩云雄狐夂夂今作綏

喬樅謹案夂訓行遲貌此詩之本字作綏者古

文同音通假字也玉篇艸部菱音綏胡菱香菜
菱芰並同上聲韵六脂亦同是爰久古通之證
毛詩傳云雄狐相隨綏綏然無別失陰陽之匹
箋云雄狐行求匹耦於南山之上形貌綏綏然
皆無行遲之訓玉篇所載久字訓義蓋據韓說
云今作綏者時人習見綏罕見久故改三家之
文從毛作綏也

南山
橫由其訊橫由一作從橫

韓詩曰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衆經音義
詩云從橫其訊韓詩傳曰南北曰從東西曰橫衆經音義
韓詩說曰南北曰從東西曰廣衆經音義二十四
喬樅謹案毛詩作衡從其訊與韓文異堪鋪堂
曰東西曰廣廣即橫之譌此不然也衆經音義
二稱從廣引小余正曰從長廣橫也凡南北曰
從東西曰橫此事之恒也又卷三引周禮九州
之地域廣輪之數鄭君曰輪從也廣橫也則縱
廣即從橫廣輪猶橫從也東西曰廣非橫之譌
字明矣馬瑞辰曰衡即橫也古由從二字同義

敝笱
其魚遺遺
韓詩曰遺遺言不能制也釋文
喬樅謹案遺遺毛詩作唯唯傳云出入不制也
義與韓同攷玉篇遺遺魚行相隨廣韵五旨遺
魚盛貌皆本此詩韓詩遺遺即遺遺之省毛詩
唯唯又遺遺之段借鄭箋云唯唯行相隨順之
貌玉篇之訓即用鄭義

載驅
齊子發夕

韓詩曰發旦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發夕自夕發至旦正義以爲夕時發行惠氏棟曰小宛詩明發不寐薛夫子王叔師皆訓發爲旦焦氏易林云齊子旦夕留連久處旦夕猶發夕也義皆與韓詩合胡承珙曰毛傳亦是以發爲旦與韓同義自夕發至旦當本作自夕至旦傳寫衍發字小宛傳云明發發夕至明亦傳寫衍發字祭義注以明發爲自夜達旦卽所謂夕至明也此發夕猶言旦夕彼明發猶言明旦耳正義皆未悟傳意

猗嗟

猗嗟頲兮

（補）玉篇貝部詩云猗嗟頲兮頲眉目間也

喬樅謹案玉篇又云頲本亦作名攷毛詩猗嗟名兮傳云目上爲名玉篇所引是據韓詩故文與毛氏異鄭風野有蔓草詩清揚婉兮皆毛用古文叚借字韓部引韓詩云清揚睕兮睕此可互相證明也

舞則纂兮

韓詩曰舞則纂兮○（釋君）曰言其舞則應雅樂也（文選）

日出東南隅行注

喬樅謹案文選十七傳毅舞賦注引韓詩文同惟應上無則字纂毛詩作選選纂以聲近通假柏舟詩不可選也後漢朱穆傳注引絕交論作算字亦以聲近通假選之或爲纂猶饌之或爲譔之或爲簒也馬瑞辰曰按詩三章俱言射事則舞亦射時之舞周官鄉大夫鄉射教五物五曰興舞又大射儀王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樂師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皆射時有相會進退同也則此詩舞則選兮卽與舞耳辭君言其舞應雅樂卽記所云其容比於樂也

四矢變兮

韓詩曰變易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作四矢反兮箋云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如箋所云是周官保氏五射所謂參連者也賈疏釋參連云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放列子仲尼篇云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

矢相屬謂四矢皆能復其故處也韓詩訓變爲易言每射四矢皆易其處此保氏五射所謂井儀者賈疏釋井儀云四矢貫侯如井之容儀是也淮南子云越人學遠射參矢而發適在五步之內不易儀世已變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人之射也然則井儀之法每射四矢各易其儀不守其故處與參連之四矢皆復其故處者正相反而要皆五射之事焉瑞辰以韓詩變易之訓爲失殆未攷耳

魏風

葛屨

纖纖女手可以縫裳

（韓詩曰纖纖女手可以縫裳○薛君曰纖纖女手之貌文選古詩注）

喬樅謹案毛詩作摻摻女手傳曰摻摻猶纖纖也此毛公以今語物古語古詩云纖纖擢素手本韓詩語也摻者纖之假借纖者攕之詁訓說文云攕好手貌从手戴聲詩曰攕攕女手文雖不同而義與韓詩適合呂記引董氏曰石經作

攕則說文所引據魯詩之文也易林曰摻摻女手紡績善織是齊詩文同毛作摻摻攕古通段氏玉裁謂俗改攕作摻殆未必然纖義訓細碩人詩手如柔荑即纖纖之貌也

汾沮洳

彼已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族

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行

（韓詩外傳二）君子有主善之心而無勝人之色德足以君天下而無驕肆之容行足以及後世而不以一言非人之不善故曰君子盛德而卑虛已以受人旁

行不流應物而不窮雖在下位民願鼓之雖欲無尊得乎哉詩曰彼已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義沉浮湯湯慨慷天地同憂故君子居之安得言若詩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陟岵

予子行役

韓詩曰年二十行役毛詩北風正義

伐檀

坎坎伐檀兮

補王篇土部詩云坎坎伐檀斫木聲也

喬樅謹案玉篇又云坎或作轗重文埳云埳亦

與坎同攷魯詩石經正作埳埳又伐木篇坎坎鼓我說文引詩作轗轗鼓我則作轗者疑齊詩之異文毛傳云坎坎伐檀聲此云斫木聲也是玉篇所引爲韓詩之訓義

補漢書王吉疏曰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爲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

喬樅謹案毛詩序云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今據王吉疏亦以伐檀爲刺不用賢王吉治韓詩者是韓毛義同

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居也綏如安裘憂如覆衧天下

韓詩外傳九君子之居也綏如安裘憂如覆衧天下

有道則諸侯畏之天下無道則賤人易之非獨今日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辭君韓詩章句曰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朴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顧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僞也

○又廿五傳咸贈何劭王濟詩注○三十四潘岳閑中詩注○三十七顏延年秋胡詩注○三十八陸機君子有所思行注○三十九潘尼贈陸機詩注○四十一張協雜詩注○四十二左思詠史詩注○四十三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注○四十四陸機君子有所思行注○四十七顏延年秋胡詩注○四十八陸機君子有所思行注○四十九潘尼贈陸機詩注○五十一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注○五十二陸機君子有所思行注○五十三陸機君子有所思行注○五十四潘岳閑中詩注○五十七顏延年秋胡

也

河水淸且淪猗

韓詩曰順流而風曰淪淪文貌釋文

喬樅謹案文選十三謝惠連雪賦李善注引薛君韓詩章句作從流而風曰淪從流卽順流也

君韓詩章句作從流而風曰淪從流卽順流也薛君韓詩訓淪爲順流

馬瑞辰曰廣雅釋詁倫順也韓詩訓淪爲順流而風正與倫義近順流則波恒小亦與伺雅小

波爲淪義合釋名淪倫也水文相次有倫理也

理亦順也義正與韓詩同較毛傳小風水成文

轉如輪也爲善

逝將去女適彼樂土爰得我所

韓詩外傳二楚狂接輿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楚王使使者齎金百鎰造門曰大王使臣奉金百鎰願請先生治河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辭而去妻從市而來曰先生少而學爲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軼何其深也接輿曰今者王使使者齎金百鎰欲使我治河南其妻曰豈許之乎曰未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是遺義也不如去之乃夫負釜甑妻戴狂罷變易姓字莫知其所之論語曰色斯舉矣

翔而後集接輿之妻是也詩曰逝將去女適彼樂土爰得我所

適彼樂土爰得我所

又曰昔者桀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羣臣皆相持而歌曰江水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於亳亳亦大矣又曰樂兮樂兮伊尹知大驕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大命之將至兮舉觴造桀曰君王不聽臣言大命至矣亡無日矣桀拍然而抚嗑然而笑曰子又妖言矣吾有天下猶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也於是伊尹接履而趨遂適於湯湯以爲相可謂適彼樂土矣

爰得其所矣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爰得我所

喬樅謹案外傳一本仍作樂土樂土與今詩同盧氏文弨云按後適彼樂國亦重上句疑重上句者是古本後人皆以今詩改之耳又新序節士篇亦重適彼樂郊句更可證矣又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外傳本脫去一鼓字人字今據新序補之去不善而從善舊脫去而從二字衍一

韓詩外傳二伊尹去夏適燕會子推去晉入山田饒耕泉公而不見察田饒謂哀公曰臣將去君貴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曰君獨不見夫鵠乎首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鬥者勇也得食相告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雖有此五德君猶日淪而食之者何則以其所從來者近也夫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鱉啄君稻粱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者遠也臣將去君貴鵠舉矣哀公曰止吾將書子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陰其樹者不折其枝有臣不用何書其言

遂去之燕燕立以爲相三年燕政大平國無賊盜哀公喟然太息爲之辟寢三月減損上服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而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國適彼樂國爰得我直

唐風

蟋蟀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

韓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莫○薛君章句曰聿遹也莫晚也文選廿一張景陽咏史詩三字見文選江賦注莫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文選廿一張景陽咏史詩注○又見廿二沈休文鍾山詩注○歌行注○三十沈休文學省愁臥詩注○廿八陸士衡長文遒雜體詩注○四十六任昉王文憲集序注○四十七袁宏三國名臣序贊注

喬樅謹案詩箋云是時農功畢是歲莫爲歲晚之候今據薛君章句以歲莫言君之年歲已晚其義與毛詩異

職思其憂

通三國志曹植疏任益隆者員益重位益高者責益深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此其義也

山有樞

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

韓詩外傳二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亦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人謂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理任其數而已巫馬期則不然乎

弊性事情勞力教詔雖治猶未至也詩曰子有衣裳
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
喬樅謹案弊性事情本皆作烝事情趙懷玉校
本從說苑政理篇改之勞力教詔說苑作勞手足煩教詔與列傳文
呂氏春秋察賢篇作勞手足煩教詔與列傳文
微異

玉篇手部詩曰弗曳弗摟摟亦曳也
喬樅謹案此所引詩是據韓家之文毛詩作婁
乃摟之古文段借字玉篇又云本亦作婁今韓
詩外傳引詩皆作婁即顧氏所云或本蓋後人

依毛詩改之耳

椒聊
彼已之子碩大且篤
韓詩外傳二子路曰士不能勤苦不能輕死亡不能
恬貧賤而曰我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
廷七日七夜哭不絕聲是以存楚不能勤苦焉得行
此比干且死而諫禽息泊夷叔齊餓於首陽而志益
彰不輕死亡焉能行此會子褐衣縕絮未嘗完也糲
米之食未嘗飽也遇義不合則簞上卿不恬貧窮焉能
行此夫士欲立身行道無願難易然後能行之欲行

義白名無願利害然後能行之詩曰彼已之子碩大
且篤非良篤修身行之君子其孰能與之哉
綢繆
見此邂逅
韓詩曰邂逅覯不固之貌
釋文
喬樅謹案鄭風邂逅遘相遇毛傳云不期而會曰
邂逅此詩見此邂逅毛傳云邂逅解說之貌韓
詩釋邂覯又云不固之貌陳啟源疑此邂逅與
鄭詩有別胡承珙曰邂遘但爲會合之意淮南
俶真訓孰肯解構人間之事高注解構猶會合
也毛傳云解說之貌卽因會合而心解意說耳
韓詩云不固之貌則由不期而遇卒然會合故
云不固後漢書閻后紀曰濟陰王在內邂逅公
卿立之遑爲大害此邂逅亦謂倉卒遘會與韓
詩不固義近
鴛羽
肅肅鴛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
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韓詩外傳二子路與巫馬期新於衽邱之下陳之富
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衽邱之上子路與巫

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爲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嘆翕然投鑑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子路心慚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來何爲偕出而先反也子路曰向也由與巫馬期薪於蘘邱之下睹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蘘邱之上由謂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嘆翕然投鑑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

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田也心慚故先負薪歸孔子援琴而彈詩曰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予道不行邪使汝願者喬樅謹案王氏詩攷引外傳悠悠蒼天今外傳本誤蒼非禮記月令孟冬命祭祀龍服倉玉衣倉衣皆以倉爲蒼字

父母何嘗

韓詩外傳三詩曰父母何嘗有杕之杜

逝言適我

韓詩曰逝及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逝作噬傳云噬逮也與韓文異而義同毛傳於邶詩逝不古處云逝逮次章逝不相好云不及我以相好是訓逝爲逮訓逮爲及義皆展轉相通此詩噬字卽逝之叚借

生於道周

韓詩曰周右也釋文

喬樅謹案王氏詩攷引釋文載韓詩云周右也呂記引釋文曰周韓詩作右與今本釋文同此

誤也道周與上章道左對文故韓詩訓周爲右非道周直作右字馬瑞辰曰右周古音同部周卽右之叚借右通作周猶詩既伯既禱禱通作祷也詩从口聲从又聲右从又又亦聲皆與周通用毛傳訓周爲曲據箋箋詩道阻且右箋云右者言其迂迴卽屈曲也則傳訓曲亦與右義相近矣

采苓

苟亦無信

韓詩曰苟且也衆經音義二

喬樅謹案毛傳苟誠也箋云苟且也此鄭用韓

義攷毛也段玉裁謂毛傳以苟卽果之叚聲假借馬瑞辰曰說文苟艸也訓誠又訓且訓假皆雙聲假借也苟假雙聲苟與姑亦雙聲訓且者以苟爲姑之叚借此詩苟字當从箋訓且謂姑置之勿信勿與勿從也

秦風　車轔　寺人之令

韓詩曰令使令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作令令令盖古今字說文令発也使令也也使令也與韓詩義同廣雅令令也玉篇令使也亦本韓詩又毛傳訓寺人爲內小臣攷周禮天官內小臣掌王后之命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官之戒令內豎掌內外之通令諸侯之宮寺人兼掌內外使令不必天子之備官故傳以內

小臣言之猶文王世子之內豎是也毛詩釋文寺又音侍本或作侍頻師古匡謬正俗謂侍人與寺人有別馬瑞辰據燕禮小臣戒與者疏言周禮大僕職王燕飲則相其法此諸侯禮降於天子故宜使小臣相是諸侯小臣當大僕之事又小臣師一人疏言大僕職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諸侯兼官無有大僕惟有小臣出入君之教令是諸侯小臣兼大僕實掌君出入之教令經作寺人者卽侍人之譌非謂周官寺人之官也喬樅謂馬說非是案燕禮云遂獻左

右正與內小臣拜於阼階上如獻康子之禮注
云內小臣奄人拜於阼階上別於外內臣也
是諸侯本有內小臣之官小臣師注云師長也
小臣之長一人猶天子大僕正君之服位者也
又大射儀云小臣師從者在東堂南面北上注
云小臣師正之佐也正相君出入君之大命又
云小臣正贊相小臣師以巾內拂矢而授矢於
公是諸侯小臣之官有小臣正又有小臣師大
射禮以小臣正當大僕之事小臣師佐之燕則
禮輕以小臣師一人相君燕飲而已小臣之與

內小臣判然各別如是焉乃以傳之內小臣爲
卽小臣之官誤矣玉寺音近義本相通鄭君
周官寺人注云寺之言侍也是已侍者取其親
近侍御之義故大僕小臣皆得稱侍從而侍人
則奄官名也豈可爲僕御侍從之臣通稱乎詩
寺人作侍自是寺之古文寺乃其假借字耳

小戎

文茵暢轂

通玉篇艸部茵席也詩曰文茵暢轂文茵虎皮
喬樅謹案毛傳云文茵虎皮也此引詩以文茵

爲虎皮是振韓家訓義

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韓詩外傳二孔子曰士有五有貶尊貴者有家富厚
者有資勇悍者有心智惠者有貌美好者貶尊貴者
不以愛民行義理而反以暴放家富厚者不以賤窮
救不足而反以侈靡無度資勇悍者不以衛上攻戰
而反以侵陵私鬥心智惠者不以端計數而反以事
奸飾詐貌美好者不以統朝涖民而反以蠱女縱欲
此五者所謂士失其美質者也詩曰溫其如玉在其
板屋亂我心曲

俴駟孔羣

韓詩曰駟馬不著甲曰俴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俴駟四介馬也箋云俴淺也謂
以薄金爲介之札介甲也義與韓異胡承珙曰
韓說與管子參患篇甲不堅脩不可爲僕御侍從之臣通稱乎詩
徒人旣俴者同實二俴字相近然清人明言駟
介成二年左傳鞏之戰齊侯不介馬而馳本非
兵家之常此詩方言兵車之備豈反以不介爲
詞韓義似不如毛馬瑞辰曰按韓說是也管子
參患篇注云俴謂無甲單衣者又云俴單也人

雖衆無兵甲則與單人同也今按人無甲謂之
淺馬無甲亦謂之淺其義正同成二年左傳不
介馬而馳之正詩淺駟之謂竊疑毛傳本作淺
駟不介馬也後人譌爲四介馬也箋遂以淺淺
釋之耳近人騎無鞍馬曰踡馬義與無甲曰淺
正同踡卽淺音之轉淺又通幾考工記鮑人則
是也旃與茷古今字殊是古文茷拔通用可證
是以博爲幾也注引鄭司農云幾讀爲翦元謂
翦者如淺淺之淺馬融尚書賓淺納日注淺滅
也淺義同翦訓滅故得爲駟馬不披甲之稱喬
縱謂馬之甲明韓說其義是已然以毛傳淺駟

四介馬也爲不介馬之譌則說近牽强毛傳師
承既異訓義不能無殊必欲强比之使同則失
漢人治經之師法矣此詩小戎淺收傳訓淺爲
淺故箋於淺駟卽用淺爲義謂以薄金爲甲
之札古之戰馬皆著甲以金爲札金厚則重故
云淺謂以薄爲善也韓則訓淺爲單謂馬不著
甲以示其驍勇猶鄭詩之美大叔于田言其袒
裼暴虎也

蒙厖有菀

補玉篇盾部厖盾也詩曰蒙厖有菀

再寢再興

補曹植靜思賦駸倦路再寢再興駸句引韓詩曰雨
喬樅謹案文選李善注於駸駸雁行於再寢句引毛詩曰言念君子再寢再
興攷毛詩載寢載興不作再字子建用韓詩故
文與毛異李善引毛詩亦作再乃順子建本詩
之文耳

兼葭

宛在水中沚
韓詩曰宛在水中沚○薛君曰大渚曰沚文選廿六潘安仁河陽縣詩注
喬樅謹案詩毛詩作沚傳云小渚曰沚與韓義異沈清瑞韓詩故曰文選潘安仁河陽縣詩曰歸雁映蘭沚李善注引韓詩章句大渚曰沚以證之俗本改詩中沚字作時改注中所引作沚考第二十二卷謝叔源游西池詩叢蕤順蘭沚注引潘安仁詩歸雁映蘭沚與詩同據此知潘詩實作沚也詩既作沚則注亦作沚矣若仍其君也哉

喬樅謹案毛詩顏如渥丹箋云渥厚漬也顏色如厚漬之丹言赤而澤也與韓詩文異馬瑞辰曰按邶風簡兮如渥赭箋云赭丹也此詩釋文引韓作沃云沃赭也沃與赭音義同是知此詩毛本作渥赭故韓詩得通作沃箋云顏色如厚漬之丹亦以丹釋經赭字非必經原作丹也後人據箋以改經遂誤作渥丹耳釋文云丹如字則陸所見經本已誤

有杞有棠白帖五
案王伯申云白帖所引殆韓詩也伯申經義述聞辨毛詩有杞有棠紀與杞通堂與棠通與上文條字薛君或別有所據故與毛迥異歟

梅爲一例其說至確今以白帖証之乃知三家詩
今文固作有杞有棠也

黃鳥

(補)曹植三良詩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生時等榮
樂既沒同憂思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黃鳥爲悲
鳴哀哉傷肝腸

喬樅謹案應劭漢書注曰秦穆與羣臣飲酒酣
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奄息等許諾及公薨
皆從死與子建詩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思語
合仲遠用魯詩子建用韓詩是此篇詩魯韓說

同

(補)曹植魏文帝誄追慕三良甘心同穴（三國魏志文帝紀注）

彼蒼者天

(補)曹植卞太后誄痛莫酷斯彼蒼者天

晨風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喬樅謹案詩作欭宋綿初云廣韵欭鳥飛快也鴥字書音聿疾飛貌本華海賦鵙如驚鴥之失侶字異而音義並同鬱或亦作宛周禮鄭氏注引詩曰宛彼北林宛音鬱與鬱字通史記倉公傳寒濕氣宛卽氣鬱也

喬樅又案此自以忘我者也句今本外傳脫去據文選五十一王褒四子講德論李善注引外傳有此語太平御覽七百七十九引同今爲補之

無衣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與子同讎

(補)吳越春秋（無衣之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與子同讎

喬樅謹案讎毛詩作仇長箋用韓詩故文與毛氏異

渭陽

韓詩曰秦康公送舅晉文公於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後漢書馬援傳注）

喬樅諫案此與毛氏詩敘同云念母之不見若時穆姬已卒不可復見故繼之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詩二章曰悠悠我思卽所謂念母之不見也毛詩序曰渭陽念母也詩皆言送舅之事因見舅而念母思慕深極言不盡意故序主念母言之正義以爲思念母之不見舅歸則詞義淺近且與下文語意不貫矣其說非是

權輿

於我乎夏屋渠渠

韓詩曰殷商屋而夏門也通典五〇傳曰周夏屋而

商門

喬樅謹案盧氏文弨云通典於殷商屋句引韓詩則所引傳曰周夏屋毛傳云夏大也屋宇無訓箋也今攷此詩夏屋毛傳云夏大也屋宇無訓箋云屋具也正義據崔駰七依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引王肅述毛以夏屋爲大屋鄭意以詩刺有始無終始則大具今則無餘皆說飲食之事義與毛異楊升庵丹鉛錄引禮記周人房俎魯頌遾豆大房以風之夏屋猶頌之大房何氏古義則歷引檀弓見若覆夏屋者楚詞大招夏屋廣大楊子法言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軒轅也以證古人言夏屋卽爲大屋楊說雖辦然不敢信胡承珙曰毛於屋宇無傳自以屋室當語不煩詁訓王肅所述當得毛旨然鄭箋大具之訓似與經文更合喬樅攷太平御覽一百八居處部引崔凱曰禮人君宮室之制爲殷屋四夏也卿大夫爲夏屋隔半以北爲正室中半以南爲堂殷商古並通用殷屋卽商屋也是商屋夏屋爲殷周宮室之異制後人因以爲人君及卿大夫尊卑之等差竊意殷屋之名取義於中

中正也商從商章省聲章亦正也尒疋釋山曰上正章是其義已考工記曰殷人重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云重屋王宮正室若大寢也卻覽引桓譚新論曰商人謂路寢爲重屋商於虞夏稍文加以重簷四阿故取名四阿若今四柱屋重屋複壁也然則殷屋卽重屋四夏卽四阿夏者厦宇之閒簷以其正中爲室四面有霤重承壁材也惟夏屋以近北爲正室中半以南爲堂其制與商屋殊商門之制亦爲重屋古人宮室中爲大門左右塾塾皆有堂室

攷工記云門堂三之一室三之一是也門堂當南北之正中其室亦當左右墾前後正中之處（說詳余夾室攷）故曰商門周人夏屋皆爲重簷亦四面有霤損益殷制而廣大之規模益備故曰夏屋夏之爲言大也後人定宮室之制人君宮殿始有重屋四阿卿大夫以下但爲南北簷皆以近北爲正室中半以南爲堂如周人夏屋之制故亦稱夏屋耳夏門者大門也大門之爲夏門猶高門之爲皐門正門之爲應門也漢有夏門蓋沿古人之稱李尤夏門銘曰夏門值孟位月在亥其稱名之意亦取義於大也

韓詩國風六

陳風

東門之枌

穀旦于逝

〈毛詩釋文〉差韓詩作嗟

喬樅謹案毛詩穀旦于逝釋文旦鄭音旦本亦作且王七也反荀旦也徐子餘反差鄭初佳反擇也王音嗟韓詩作嗟徐七何反沈云毛意不

作嗟案毛無改字宜從鄭讀據此是毛義與韓詩異王肅本差作嗟從韓詩則旦作且當亦從韓詩也馬瑞辰曰嗟說文作𠯿云嗟嗟也又云于於也象气之舒于又訏字註一曰訏𠯿嗟又通作吁玉篇吁疑憂歎也古吁與訏多訓作大義弟子所受於夫子者志之於心不敢忘雖居逢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生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本作差是也此詩于差卽吁嗟與雲漢詩先祖于摧篆讀爲吁嗟正同周官女巫旱暵則舞雩亦可發憤忘食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飢夫子造煦變容曰嘻吾子始可以言詩已矣然子已見其表未見其裏顏淵曰其表已見其

月令大雩帝鄭注雩吁嗟求雨之祭也又鄭志答林碩難曰孟仲舒曰雩求雨之術呼嗟之歌

呼嗟猶吁嗟也古者巫之事神必吁嗟以請詩刺陳風好巫故曰穀旦于嗟且爲句中助詞穀且于逝亦當訓且吁嗟猶言善吁嗟也下章穀旦爲吁嗟近噬古通用噬音近舒史記陳筮卽戰國之田荼釋名嗚舒也說文嗚字注引孔子曰嗚呼呼也于近猶盱呼亦巫歌呼以事神耳

越以鬷邁

〈玉篇〉彡部鬷數也詩曰越以鬷邁

喬樅謹案鬷毛詩作𨸏玉篇引詩與毛氏字異是據韓詩之異文

衡門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飢

韓詩外傳二子夏讀書已畢夫子問曰爾亦可言於書矣子夏對曰書之於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燦燦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所受於夫子者志之於心不敢忘雖居逢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生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飢夫子造煦變容曰嘻吾子始可以言詩已矣然子已見其表未見其裏顏淵曰其表已見其

裏又何有哉孔子曰窺其門不入其中安知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邱嘗惡心盡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後有深谷泠泠然如此既立而已矣不能見其室蓋謂精微者也

案毛詩釋文藥飢本又作療毛音洛鄭力召反沈云舊皆作樂字逸詩本又作疗下樂以形聲言之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墓門

韓詩遺說攷　卷二三　四

歌以訊止

韓詩曰訊諫也釋文

喬樅謹案說當作詳見魯詩遺說攷諫舊作諫誤毛居正云說文諫數諫也從言柬七賜反又案列女傳八引詩歌以訊止廣韵六至引詩歌以訊止皆不作之字詩此言歌以訊止與上文有鴞萃止以二止字相應為語辭猶上章斧以斯之國人知之以二之字相應為語詞也今本止作之乃因形近而譌耳

防有鵲巢

東門之池

誰侜予娓

韓詩曰娓美也（釋文）

喬樅謹案娓毛詩作美美古以聲同通假說文媄女字正作媄今經典通用美周官作媄益古文媄从微省微尾古通用故媄又借作娓猶微生一作尾生也

邛有旨鷕

（通）玉篇艸部鷕小草有雜色似綬詩曰邛有旨鷕

喬樅謹案鷕毛詩作鶩字不從艸此古文之段

借韓詩用今文故作鷕字說文艸部引詩作鶩亦據三家之文玉篇重文鶩下云同鷕即據說文所引詩字增入也

心焉惕惕

郭璞尒疋注詩云心焉惕惕韓詩以爲說人也

喬樅謹案毛敘云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宜公多言愛其讒與毛傳異

案尒疋釋訓惕惕愛也郭注引韓詩云以証惕之假借爲逿字蘭與逿皆澤中之香草也

有美一人碩大且卬

韓詩曰有美一人碩大且卬○薛君曰卬重頤也（太平御覽三百六十八）

案說文女部嫋下引詩同從韓詩也毛字作儼釋文云本又作曮魚檢反矜莊貌

喬樅謹案廣雅釋詁嬗美也正釋韓詩嬗字淮南修務訓云甌輔搖高誘注曰甌輔頰邊文媮人之媚也說林訓云甌輔在頰則好高誘注曰甌輔者頰上窪也皆與韓詩嬗字義近是重頤亦爲貌美好胡承珙曰毛詩釋文儼本又作曮案曮字當作嬥玉篇嬥女好貌魚檢切正與儼聲近而義同釋文一本所作卽此字無疑傳寫誤爲曮猶碩大且卷釋文本又作姺宋本釋文有誤作聰者是也

嫸寐無爲展轉伏枕

李善文選注韓詩曰寤寐無爲展轉伏枕卷二十九詩注張茂先雜

喬樅謹案毛詩輾轉伏枕釋文云輾本又作展今據文選注引韓詩正作展字

槍風

匪風

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漢書王吉疏曰臣聞古者師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

喬樅謹案王吉治韓詩此所引詩說卽韓詩內傳之說也毛傳云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與韓詩說合揭偈皆當爲揭

之段借白帖十一引此詩正作匪車揭兮說文揭去也去與疾驅義相近故韓於伯兮詩訓偈爲疾驅貌毛傳於此詩亦言其偈偈疾驅也又案師古漢書集注云怛古怛字玄說文心部無怛字怛下云憯也重文悬下云怛或从心在旦下憯亦傷也與毛傳訓怛爲傷合馬瑞辰曰方言怛痛也廣雅同玉篇怛悲也怛驚也並丁割切是怛乃怛之同音假借字嚴可均曰怛與倒同魯峻碑中心忉倒正用此詩今案怛與倒一聲之轉倒亦怛之段借李陵答蘇武書祇令人

增忉怛忉惙郎忉怛也

韓詩外傳二國無道則飄風疾暴雨折木陰陽錯氛夏寒冬温春熱秋榮日月無光星辰錯行民多疾病國多不祥羣生不壽而五穀不登當成周之時陰陽調寒暑平羣生遂萬物寧故曰其風治其樂達其驅馬也舒其民依依其行遲遲其意好好詩曰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惙兮

案詩攷載韓詩中心惙兮惙古怛字今本外傳作怛誤揭毛詩作偈訓爲疾驅也

曹風

韓詩內傳曰舜漁雷澤雷澤在濟陰成陽縣山澤篇風俗通喬樅謹案鄭君詩譜云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曰濟陰定陶是也昔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畜積漢書地理志略同今據風俗通引韓詩內傳云云則知鄭君曹風譜卽本三家詩說也

蜉蝣

采采衣服

韓詩曰采采衣服。薛君曰采采盛貌也文選鸚鵡賦注

喬樅謹案毛傳云采采衆多也衆多卽盛貌與韓詩義同沈清瑞曰詩攷以韓詩此條入大東篇攷粲粲衣服以就之非是

候人

彼已之子三百赤紱

補後漢書李賢注赤紱大夫之服詩曹風曰彼已之子三百赤紱刺其無德居位者多也東平憲王傳注

喬樅謹案毛詩已作其紱作芾文與此異韋懷太子所引蓋據韓詩也

彼已之子不稱其服

補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詔曰詩刺彼已○李賢注詩曰彼已之子不稱其服

喬樅謹案後漢書郅惲傳言惲理韓詩光武令惲授皇太子韓詩侍講殿中皇太子者東海恭王彊也時明帝尚未立爲太子本紀第言明帝十歲能通春秋建武十九年立爲皇太子師事桓榮學通尚書而不言其習何詩然據永平三年詔有應門失守關雎刺世之說則知明帝所習亦當爲韓詩矣

補曹植求自試表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已之議文選卷二十七

不濡其噣

補玉篇口部噣啄也詩曰不濡其噣

喬樅謹案玉篇又云噣亦作咮今毛詩作咮字則噣乃韓詩之異文

薈兮蔚兮

補玉篇艸部薈草盛貌詩曰薈兮蔚兮

喬樅謹案薈蔚毛傳訓爲雲興貌玉篇此訓與毛詩義異是據韓家之說又攷說文女部云媌女黑色也詩曰薈兮蔚兮文義又與毛韓異蓋齊魯詩之異字異義也

鴥鴩

鴥鴩在桑其子七兮

補曹植上疏曰七子均養者鴥鴩之仁也魏志本傳

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韓詩外傳二夫治氣養心之術血氣剛彊則務之以調和智慮潛深則一之以易諒勇毅強果則輔之以道術齊給便捷則安之以靜退卑懾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容衆好散則叔之以師友怠慢慓棄則慰之以

禍災愿婉端慤則合之以禮樂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優得師莫慎一好好一則博博則精精則神神則化是以君子務結心乎一也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喬樅謹案荀子修身篇文與此略同惟靜退下有狹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二句

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韓詩外傳二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成行家有千金之玉不知治猶之貧也良工宰之則富及子孫君子學之則爲國用故動則安百姓議則延民命詩曰

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又外傳九〕夫鳳凰之初起也翾翾十步蕃離之雀嗟咿而笑之及其升於高一詘一信展而雲間蕃離之雀超然自知不及遠矣士褐衣縕著未嘗完也糲麤之食未嘗飽也世俗之士卽以爲羞耳及其出則安百姓議則延民命世俗之士超然自知不及遠矣詩曰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下泉

既我寤歎

〔補玉篇口部〕詩云既我寤歎箋云愾歎息之聲也

喬樅謹案毛詩愾我寤歎箋云愾歎息之聲也王逸楚詞九歎章句引詩作愾我寤歎李善文選注廿三廿六兩引毛詩亦作愾字玉篇心部愾太息也愾愾音近義通作愾者正曰農緯厥耒緯耒亦修耒之義與于耜同意

蠶月條桑

〔補玉篇手部〕挑撥也詩曰蠶月挑桑枝落之采其葉

喬樅謹案玉篇又云本亦作條今毛詩作條桑然則作挑者乃韓詩之異文也條桑毛傳無訓箋云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卽用韓義申毛

七月鳴鵙

(通)曹植貪惡鳥論曰詩云七月鳴鵙七月夏五月鳴則博勞也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陽爲仁養陰爲殘賊伯勞蓋賊害之鳥也其聲鵙鵙故以其音名云(太平御覽九百二十三羽族部)

喬樅謹案陳思王用韓詩以黍離爲伯封作與太平御覽四百六十九及八百四十二引韓詩合是其驗也蔡邕月令章句曰鵙伯勞伯勞趙應時而鳴爲陰候也蔡邕用魯詩亦與曹植所引詩說合是魯韓義同

七月在宇

(韓詩曰)宇屋簷也(釋文)

喬樅謹案說文宇屋邊也又云榜屋邊聯也桁桷也桷秦名屋榜聯也齊謂之榱楚謂之桁又云簷屋水流也鄭注士喪禮云宇桁也劉熙釋名云桁或謂之榜簷水從屋上流下也簷亦爲溜左氏傳曰三進及溜簷卽屋桁之溜水處然則宇也簷也榜也桁也異名而同實

塞向墐戶

(韓詩曰)向北向窓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向北出牖也從宀從口詩曰塞向墐戶從口者象中有戶牖之形(回下曰從回象屋形中有戶牖是口爲象形也)攷土虞禮啟牖鄉注云鄉牖一名明堂位達鄉注云鄉牖謂鄉卽向之段借牖說文云穿壁以木爲交窗也窗古文作囪說文囪下云在牆曰牖在屋曰囪重文窗或从穴窓字乃窗之俗體

耳

六月食鼈及蓫

(邢昺爾雅疏引)舍人注釋草疏韭生山中者名蓫韓詩說攷

鼈及蓫

案說文引詩同作蓫掌禹錫等本草嘉祐補頌本草圖經皆引食鼈及蓫爲韓詩訓以尒疋蓫山韭之說見於尒疋邢疏胡喬樅謹案韓詩蓫山韭之說見於尒疋邢疏胡承琪以爲此益邢昺見蓫字與韓詩同而遂以山韭當之非韓詩家果有此說說文於蓫下引詩而不及山韭於韭部云鍼山韭也可見許所據尒疋本不作蓫不得合韓詩尒疋爲一此不然也山海經南山經云招搖之山有草焉其狀如韭郭注引璞曰韭尒疋云蓫山亦多之蓫當

爲瞿字之誤據郭注以詩之瞿即山韭合八矣光等舊
襲舊注以詩之瞿即山韭白尾舍人樊光等舊
義余正說多據魯詩疑韓詩亦作食瞿與薤詩
同若以說文瞿注不及山韭爲疑則余正讀牛
唇即汲汲之言采其實而說文實下亦但云
水鳥不及牛唇若以說文山韭名鍰與瞿異字
爲疑則說文薺蔡引詩曰牆有薺今毛詩尒
正皆作茨文亦不必盡同也胡說近泥

韓詩遺說攷

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爲之若此
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於凌陰四之日其早獻羔
祭韭

韓詩說曰冰者窮谷陰氣所聚不洩則結而爲伏陰
初學記七

喬樅謹案左氏昭四年傳云古者日在北陸而
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
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客
喪祭於是乎用之又曰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

鴟鴞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

韓詩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鴟鴞鴟鴞鳥
名也鴟鴞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愛養其子者
謂堅固其窠巢病之者謂不知托於大樹茂枝反敷
之讎荷風至荷折巢覆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
也文選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注

喬樅謹案蔡文類聚九十二引詩義疏云鴟鴞
似黃雀而小啄刺如錐取茅爲窠以麻紩之懸

者樹枝幽州謂之鴟鵂或曰巧婦或曰女匠關西謂之鷦雀詩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毋毀我室又引說苑曰鴟鵂與於蓼之苦大風至則苦折卵破者其所託者使然也是則鴟鴞與桃蟲爲一鳥矣

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鴟鴞之鳥巢於蓼苦折子破下愚之惑也

喬樅謹案據此檄文知孔璋用韓詩說也

徹彼桑杜

韓詩曰桑杜桑根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徹彼桑土釋文云音杜注同桑土桑根也義同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宇林作徹桑皮也音同攷趙岐孟子章句云取桑根之皮以纏綿牖戶正以桑杜爲桑根之皮徹者撤之段借撤猶剝也故毛傳卽以剝字釋徹耳

予手拮据

韓詩曰口足爲事曰拮据釋文

喬樅謹案說文云拮手口並有所作也此用韓詩之義又云据戟搰也此用毛傳語毛傳拮据猶捃摭也

予所蓄租

韓詩曰租積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音租釋文云音勑六反本亦作蓄租子胡反本又作祖如字爲也音者蓄之段

借租者租之段借租卽蓄字省文也何氏古義曰說文蓄茅藉也禮封諸侯以土苴以白茅周禮音義蓄亦作租上文綢繆牖戶必取桑根之皮此但納茅秀於窠中以爲之藉益作窠之始事也胡承珙曰毛傳以爲訓租爲疑鴟字之誤篆文爲作鬻鴟作鬻字形相近毛訓租爲鴟者猶說文之且訓鴟也韓詩訓租爲積積聚所以爲鴟藉義亦相近

東山

熠燿宵行

陳思玉燕火論詩云燔燔炳炳行葦句以爲鬼火或謂之燐

喬樅謹案毛傳燔燔燿燐螢火也說文云彝鬼火也兵死及牛馬之血爲彝博物志云戰鬬死亡之處有人馬血積年爲彝著地及草木如露不可見行人觸之著體有光拂拭即分散無數又細吒聲如鷺豆靜坐良久尋滅玉篇燐鬼火也亦作粦此詩言周公東征之事故韓詩說以燔燔肺行爲鬼火也

鶴鳴于垤婦歎于室

韓詩遺說攷 卷二三 壬

韓詩曰鶴鳴于垤婦歎于室○薛君曰鶴水鳥巢處知風穴處知雨天將雨而蟻出壅土鶴鳥見之長鳴而喜文選廿九張華情詩注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鶴本又作壑攷說文雚部雚小雚也从雚聲詩曰雚鳴于垤段氏注云雚又苦也韓詩訓蔘薪爲聚蔘與蔘同謂聚本作衆衆薪者承烝字言之毛傳云烝衆也韓詩義當亦同衆義兼瓜與薪而言薪衆則在薪者非一瓜而瓜苦之衆亦可見矣故云壅親結其縭九十其儀

部云雚水鳥今作鸛皆用韓詩章句語

烝在蔘薪

韓詩曰蔘薪衆薪也釋文

案詩攷載釋文引韓詩衆薪也作聚薪蔘與蔘同見玉篇艸部

喬樅謹案毛詩作烝在栗薪文與韓異鄭箋云栗析也古者聲栗裂同也段氏詩經小學曰韓詩烝在蔘薪廣韵蔘同蔘我之蔘毛傳云言我心苦事又苦毛意以此二句爲比內而心苦外而事苦正如衆苦瓜之繫於栗薪合之韓詩亦

無析薪之意鄭以瓜苦爲比析薪爲賦非詩意矣馬瑞辰曰栗蔘一聲之轉蔘當讀如予又集于蔘之蔘蔘辛苦之菜也毛傳益以栗爲蔘之段借以苦瓜而乃在苦蔘之上猶我之心苦而事又苦也韓詩訓蔘薪爲聚薪亦非詩義喬樅謂聚本作衆衆薪者承烝字言之毛傳云烝衆也韓詩義當亦同衆義兼瓜與薪而言薪衆則在薪者非一瓜而瓜苦之衆亦可見矣故云壅親結其縭九十其儀

薛君韓詩章句曰綢帶也文選思元賦注
喬樅謹案薛君訓綢爲帶者尒疋釋訓云婦人
之褘謂之綢綢緩也孫炎注云褘幃巾也馬瑞
辰曰說文褘蔽鄰也市韠也从巾象連帶之形
方言云蔽鄰魏宋南楚之間謂之大巾釋名亦
云婦人蔽鄰齊人謂之巨巾巨巾蓋對佩巾爲
巾之小者言也佩巾名帨蔽鄰有巨巾之稱故
得同名爲帨詩無感我帨兮當指綢言之此詩
結綢謂結其蔽鄰之帶故韓詩章句云綢帶也
帶所以繫故爾雅又曰綢緩也緩亦繫也士昏

禮施衿結帨衿紟古通用說文紟衣系也漢書
楊雄傳衿芰茄之綠衣兮注引應劭曰衿音衿
系之衿衿帶也衣帶謂之衿帨帶亦謂之衿是
知施衿卽詩帶以結其帨也馬說良鄙士昏禮
毋戒女施衿設帨後漢書馬融傳曰施衿結綢
申父母之戒張華女史箴曰施衿結離注云離
字通則綢之爲帨審矣褘之爲物所以蔽前以其
象巾之形故謂之帨以其象帶之緩故謂之綢
耳綢與褘通玉篇衣部云褘衣帶也爾雅釋文
綢本或作褘初學記十六文選李善注六十曰

帖十七引詩並作親結其褘
韓詩外傳二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
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是故昏禮不賀人之序
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厥明見舅姑舅姑降於西
階婦降自作階授之室也憂思三月不殺孝子
之情也故禮者因人情爲文詩曰親結其綢九十其
儀言多儀也
破斧
又缺我錡
韓詩曰錡木屬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鑿屬曰錡木屬曰鉡與韓詩
以錡爲木屬鉡爲鑿屬者互異馬瑞辰曰說文
錡鉏鋤也鋤或从吾作銀廣韻鉏銀不相當也
鉏銀二字聲韵蓋魏之有齒參差不齊能相錯
磨者猶齒不相值曰齟齬蓋卽今之鋸也管子
曰一市必有一斤一鋸一缸一鑽一鉡一鑿一鉡一
軻則鋸與斧鑿鉡同爲軍資所需胡承珙曰魏
之以木爲者多矣不得遂名木屬疑木屬爲某
屬之誤說文某兩刃臿也方言臿宋魏之間謂
之鐴某鐴古今字今案說文又曰臬某臿也从

本入象形田象耒从木艸象形案魏曰耒也或从金亏作鈁魯商瞿字子木亦當爲耒之譌或省借作木耳喬樅謂說文鎡下云江淮之間謂釜曰鎡毛詩召南傳云釜有足曰鎡鄘璞方言注云鎡三脚釜也釜之有足者名鎡鉼之有齒者亦名鎡然則鎡之爲物益如甬而有三齒與耒之有兩刃者相似故韓詩以爲耒扈而說文以鉏鎡爲訓也今世所用鉏猶有三齒五齒者蓋即是物而異其名耳

又銗我鉄

韓詩曰鉄鑿扈也

案說文木部梩一曰鑿首也疑即鉄之異文喬樅謹案說文有梩無鉄段氏注云許所據詩或字从木作梩鑿首之訓即用韓詩說鑿首謂鑿柄也馬瑞辰曰廣雅云梩柄也管子以鉄與鑿連言猶椳爲鉏柄而鹽鐵論鉏耰棘梩亦以椳與鉏並言也蓋鑿首謂之鉄其柄別爲一名亦謂之梩猶戈矛之柄曰矜也釋文引一解云今之獨頭斧耳

伐柯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韓詩外傳二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惡適情性而治道畢矣原天命則不惑禍福不惑禍福則動靜修治心術則不妄喜怒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理好惡則不貪無用不貪無用則不害物性適情性則不過欲不

過欲則養性知足四者不求於外不假於人反諸已而存矣夫人者也形而爲仁義動而爲法則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九罭

九罭之魚鱒魴

韓詩曰九罭之魚鱒魴九罭取饑茫也太平御覽八百三十四

喬樅謹案毛傳云九罭縰罟小魚之綱也與尒雅釋器縰罟謂之九罭九罭魚綱也制同薛君以九罭爲取饑茫雖與毛傳說異而要皆以九罭爲細之密且小者縰罟卽孟子所謂數罟趙岐注云數罟密細綱也是矣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韓詩小雅一

鹿鳴

承筐是將

薛君章句曰承受也文選廿六盧諶贈劉琨詩注喬樅謹案毛傳承猶奉也奉受義亦相成說文云承奉也受也此兼採毛韓之訓左氏成十六年傳使行人執榼承飲汪承奉也又襄二十五年傳承飲而進獻注承飲奉飲此皆與毛傳訓

同禮記玉藻王於大夫不承賀注承猶受也國策齊策而晚承魏之弊注承受也此皆與韓詩訓同又易婦妹女承筐无實疏翻注云自下受上曰承則詩之承筐從韓詩訓受於義爲長

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詔曰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備萬舞於庭

又永平九年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坰觀和之以娛嘉賓

三國志曹植疏遠慕鹿鳴君臣之宴視民不佻

食野之芩

玉篇人部詩云視民不佻佻偷也喬樅謹案毛詩佻字作恌傳云偷也張平子東京賦作示民不倫平子用魯詩者玉篇所引是據韓詩之文

玉篇艸部芩黃芩也詩曰食野之芩喬樅謹案毛傳云芩草也不言是黃芩玉篇蓋據韓詩之說

四牡

周道威夷

韓詩曰周道威夷○薛君曰威夷險也文選十潘岳西征賦注○又廿金谷集詩注廿一秋胡詩注五十六陸倕石闕銘注同

韓詩曰道威夷者也文選十一孫綽天台山賦注

案文選二十七顏延年北使洛詩注引韓詩訓受於義爲長

又卷十八稽康琴賦注引作倭夷

喬樅謹案釋文云韓詩作倭夷倭字疑涉上文毛詩而誤毛傳云倭遲歷遠之貌馬瑞辰曰廣雅陖陖險也義本韓詩威夷猶言錡鑹說文廣雅並云錡鑹不平也不平故爲險險阻者必邪曲天台山賦既克躋於九折路威夷而修遍威

夷承九折言正狀其邪曲也說文遠字注云遶
迤衰去之貌音義與威夷竝相近邪曲則必紆
遠故義又轉爲長文選謝元暉詩威紆距遥甸
李善注威紆威夷紆餘流長之貌也顏延年秋
胡行行路正威遲李注引毛傳倭遲歷遠貌又
引韓詩周道威夷其義同是知毛韓字雖異而
音義並相近倭威遲夷四字古音同部故通用
倭通作威猶委厜通作威夷也爾雅威夷長脊
厜虎之有角者也遲通作夷猶陵遲通作陵夷也漢書
地理志注引詩周道郁夷倭郁二字雙聲故亦

通用

不遑啟處

韓詩外傳八魏文侯問李克曰人有惡乎李克曰有
夫貴者則賤者惡之富者則貧者惡之智者則愚者
惡之文侯曰善行此三者使人勿惡亦可乎李克曰
可臣聞貴而下賤則衆弗惡也富而分貧則窮士弗
惡也智而教愚則童蒙者弗惡也文侯曰善哉言乎
堯舜其猶病諸寡人雖不敏請守斯語矣詩曰不遑
啟處

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韓詩外傳七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
君與父孰重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忽然曰曷爲士
去親而事君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受之於君
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非君之臣
致之於親凡事君以爲親也宣王悒然無以應之詩
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皇皇者華

莘莘征夫每懷靡及詩
攷

韓詩外傳七趙王使人於楚鼓瑟而遣之曰慎無失
吾言使者受命伏而不起曰大王鼓瑟未嘗若今日
之悲也王曰調使者曰調則可記其柱王曰不可天
有燥溼絃有緩急柱有推移不可記也使者曰請借
此以喻楚之去趙也千有餘里亦有吉凶之變凶則
弔之吉則賀之猶柱之有推移不可記也故王之使
人必慎其所之而不任以辭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
及蓋傷自上而御下也

喬樅謹案說文及國語晉語並引作莘莘征夫每懷靡及詩
攷引韓詩同今本外傳引詩作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則在大雅烝民矣今本誤也茲從詩攷訂

正

玉篇手部詩曰原隰捊矣捊聚也

喬樅謹案玉篇又云捊本亦作裒今毛詩字作裒則捊乃韓詩之異文也

夫椒

韓詩序曰夫椒燕兄弟也閎管蔡之失道也呂氏讀詩記十七

夫椒之華蓼不煒煒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同上

莪文類聚八十九詩曰夫椒燕兄弟也閎管之失道

夫椒之華蓼不煒煒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案莪文類聚引詩直作夫椒此必韓詩也呂氏讀詩記引韓詩序夫椒燕兄弟也云當即據歐陽本或作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韓華光明也是常率更所引今本莪文類聚不言韓詩序蓋文脫耳喬樅謹案韓詩序與毛氏同夫椒毛詩作常棣蓼不煒煒毛詩作鄂不韡韡傳云常棣椒此據釋文棣一名椒即夫椒也韓詩有赤白二種說文以棣為白棣則椒為赤棣矣鄂即蓼之段借毛傳言脫屨升坐說爾雅之私此毛義也馬瑞辰曰飫私與立飫當是二義周語王公立飫則有房燕親戚宴寢則有殽燕此立飫之禮大於燕者也

之貌蓼不煒煒以喻兄弟和睦則燁燁盛貌盛義與光明相成煒煒蓋說文云韡韡盛貌盛義與光明相成煒煒蓋韡韡之段借范氏補傳云周公遭管蔡之變因思文武能燕樂兄弟如此故作是詩蓋閎之也

賓爾邊豆飲酒之醧

韓詩曰賓爾邊豆飲酒之醧能者飲不能者已謂之醧文選六魏都賦張載注

韓詩內傳曰夫飲之禮不脫履而即席者謂之禮跣而升堂者謂之宴能者飲不能者已謂之醧初學記十四薛君韓詩章句曰飲酒之禮下跣而上坐者謂之宴

喬樅謹案賓毛詩作儐醧毛詩作飫傳云飫私也不脫履升堂者謂之飫段氏玉裁曰傳當作飫私也脫履升堂謂之飫乃醧之段借非國語之飫也故足之曰脫履升堂謂之飫即韓之跣而上坐謂之宴也宴醧是一事言宴而醧在其中矣以詩爾雅之飫別國語之飫以脫履升坐說爾雅之私此毛義也馬瑞辰曰飫私與立飫當是二義周語王公立飫則有房燕親戚宴寢則有殽燕此立飫之禮大於燕者也

飫說文作餟云饜食也引詩飲酒之餟又云醧宴私飲也此用韓詩字醧又通作醓廣韻醓能者飲不能者止也此飫私之飫與燕異名同實也立飫以立爲禮飫燕則坐立飫不脫屨而升堂飫私則跣飫私當以韓詩作餟爲正字餟飽也據廣韻飫飽厭也彼餟卽飫之叚借此詩又叚飫爲餟韓詩亦分立飫及飫私爲二義其所云不脫屨而卽席者謂之禮與毛傳云不脫屨升堂謂之飫合此立飫之禮也又曰跣而升堂謂之宴能者飲不能者已謂之餟此飫私之義以飫飽爲度者也毛傳既曰飫私也又曰不脫屨升堂謂之飫蓋廣異義不云一曰者消文耳段知飫私非卽立飫而以毛傳不脫屨升堂不爲衍字其說未確

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魏三國志曹植疏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咏常棣匪他之誠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

韓詩曰鹿鳴樂之甚者也（釋文）

喬樅謹案說文引詩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既翕和樂且耽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韓詩外傳八）子貢曰賜欲休於事兄弟孔子曰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

伐木

韓詩曰伐木廢朋友之道鈌勞者歌其事詩人伐木自苦其事故以爲文（文選廿二謝混遊西池詩注）

韓詩曰饑者歌食勞者歌事（初學記十五〇御覽五百七十三）

喬樅謹案詩攷載文選注引伐木廢云云以爲韓詩序攷文選注二十二引但云韓詩然據文選十六閒居賦注引韓詩序曰勞者歌其事足證伐木廢云云亦爲詩序也此詩毛序云伐木燕朋友故嘗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傳於伐木丁丁鳥鳴嚶嚶云興也今據韓詩言詩人伐木自苦其事故以爲文則是韓

以伐木爲賦與毛傳以伐木爲興者義異箋云言昔日未倦位在農之時與友生於山巖伐木爲勤苦之事鄭君以此章爲遠本文王求時求友之事蓋據韓詩爲說

相彼鳥矣

辭君韓詩章句曰鳥微物也文選廿顏延年曲水詩注○又十三鸚鵡賦注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韓詩外傳九子夏過曾子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爲公費乎曾子曰君子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

喬樅謹案毛詩叙云天保下報上也鄭忠允據史記武王克商憂天保之未定遂周書云定天保依天寶自洛汭遷於伊汭云遂疑此詩爲營洛後周召報命而致其祝頌之辭何氏古義卽用其說胡承珙曰案史記周書所云天保不過謂天之保周與詩篇名偶同耳詩前三章皆稱天保者如召誥所云天迪從子保天迪格保也韓詩外傳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其義自精若潛夫論愼微篇作天祿定

爾此乃轉寫字誤何氏列爲異文謬矣

采蘋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韓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文選盧諶贈崔温詩注）

韓詩章句曰承受也（釋文）

喬樅謹案承毛傳無訓鄭箋云或之言有也如松柏之枝葉常茂盛青青相承無衰落也鄭意是以承訓繼據詩秦風不承權輿傳云承繼也此詩毛義當同與韓詩訓承爲受說異馬瑞辰曰承者引也引者伸也導也坊記承子以授壻言引女以授壻也漢書賈誼傳人主胡不引版周秦事以觀之也大戴記禮察篇引作承是承爲始也義本韓詩老子昔之得一者王注亦訓昔爲始呂覽任地孟夏之昔注云昔終也此如爾雅以落訓死又訓始以相反而爲義也依依毛

詩無傳馬瑞辰曰據車舝詩依彼平林傳云依木茂貌則依依亦當訓盛與韓詩同依殷古同聲依依猶殷殷亦盛也

出車

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韓詩外傳七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當曹相國爲齊相也客謂匱生曰夫東郭先生梁石君世之賢也隱於深山終不詘身下志以求仕者也吾聞先生得謁曹相國願先生爲之先臣里母相善婦見疑盜內其姑去之恨而告於里母里母曰安行今令姑呼

汝卽東蘊請火去婦之家曰吾夫爭肉相殺請火治之姑乃直使人追去婦還之故里尋非談說之士東蘊請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所感事有可適何不及然請盡力爲東郭先生梁石君東蘊請火於是乃見曹相國曰臣之里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終身不嫁者則自爲娶將何娶焉相國曰吾亦娶其終身不嫁者耳匿生曰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世之賢士也隱於深山終不詘身下志以求仕相國娶婦欲娶其不嫁者取臣獨不取其不仕之臣耶於是曹相國因匿生東帛安車迎東郭先生梁石君厚客之詩曰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赫赫南仲

【補】曹植陳選舉疏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叙百揆穆契蘇龍是也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廣邦境南仲方叔是也

杕杜

檀車幝幝

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檀車幝幝釋文云幝尺善反又敝貌說文云車敝也從巾單韓詩作縿音同陳氏稽古篇曰箋說文幝車敝貌昌善切縿偏緩也尺善切二字音同然則偏緩者正車敝之狀與廣雅縿縿緩也注縿字因淺治淺二切義同而音異又玉海載釋文云韓詩作檀車弛弛音同恐誤段氏玉裁曰按說文古本當是幝幝敝貌故從巾詩以爲車弊者則其引申之義也釋文引說文巾弊也從巾單今本乃巾謥幝車殊失陸意馬瑞辰曰說文訓縿爲偏緩者正車本韓詩又云繟帶緩也幝繟縿古音義同物敝則緩義正相通

南有嘉魚

嘉賓式宴以衎

【補】玉篇行部衎樂也詩曰嘉賓式宴以衎

喬樅謹案宴毛詩作燕此所引出韓詩也

蓼蕭

和鸞雝雝

【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前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禮記經解注）皆所以爲行節也（荀子正論注）

【韓詩曰】在軾曰和在軛曰鸞（讀詩記十八）

案鸞和皆以金爲鈴見周禮大馭（大戴禮保傅篇注千寶同）大車在衡爲鸞在軾爲和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毛

詩傳曰在軾曰和在鑣許氏異義載禮戴詩毛氏二說謹案云經無明文且殷周或異續漢輿服志注載白虎通引鉤命訣曰和設軾者也鸞設衡者也禮記經解注引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前鄭注周禮大馭及玉藻皆同此說毛詩秦風駟鐵鑣鸞於鑣異於乘車周禮疏謂鄭以田車鸞在鑣乘車在衡然蓼蕭之和鸞雝雝亦乘車也毛傳云在鑣曰鸞箋不易之者正義謂以經無明文故不易之也商頌之八鸞鶬鶬亦乘以駟鐵已明之從可知也商頌八毛傳曰八君車也箋又云鸞在鑣明文在軾者車前橫木也今攷車制軾者車前橫木也兩軜以又馬頸見左傳襄十四年正義引服虔左氏桓二年正義曰案攷工記輪輿車廣衡長參如一則衡之所容一之誤續漢書輿服志乘輿象鑣用象牙赤扇汗王公列侯朱鑣絳扇汗卿以下有騑者縹扇汗鑣之飾可見者如此

正文且殷周或異也今攷車制軾者車前橫木也見漢書李廣傳注引服虔高三尺圍七寸三分寸之一見攷工記衡者轅前橫木縛軜者也見莊子馬蹄釋文衡下有兩軜以又馬頸見左傳襄十四年正義引服虔左氏桓二年正義曰案攷工記輪輿車廣衡長參如一則衡之所容一之誤續漢書輿服志乘輿象鑣用象牙赤扇汗王公列侯朱鑣絳扇汗卿以下有騑者縹扇汗鑣之飾可見者如此

湛露

愔愔夜飲

韓詩曰愔愔夜飲○薛君曰愔愔和悅之貌也文選魏都賦注

喬樅謹案毛詩厭厭夜飲傳云安也釋文引韓詩作愔愔與文選注合又文選卷十八琴賦注引亦同三倉云愔愔性和也聲類云愔和也許氏異義亦引詩八鸞鈴象鸞鳥之聲和則敬也許氏異義亦引詩

也毛詩本風厭厭夜飲人列女傳引作愔愔良人此韓詩與毛氏異文也說文愔安也後心厭聲詩曰厭厭夜飲段氏注云湛露毛傳厭厭安也釋文及魏都賦注引韓詩作愔愔拔愔字皃左傳所招之詩蓋愔即厭之或體厭乃愔之叚借馬瑞辰曰魏都賦愔愔燕正本韓詩厭愔二字雙聲故通用厭厭通作愔愔猶載芟詩厭厭其苗即稽稽之通借也本廣韻稽稽苗美也義本鄭箋段玉裁謂愔即厭之或體則非也毛傳集韻稽稽稻苗齊等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

〔韓詩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〇章句曰〔離離長貌〕初學記二十八

喬樅謹案毛傳離離垂也垂與長義相成實長則垂故其貌離離然也

蓁蓁者莪

〔韓詩曰〕蓁蓁者莪〇薛君曰〔蓁蓁猶莪莪也〕文選東都賦注

喬樅謹案毛詩作萋萋一先云萋萋草貌葦萋者莪李舟說馬瑞辰曰菁菁古雙聲字故通用據說文菁非華也蓁草盛貌薄言則訓盛貌當以蓁爲正字毛詩作菁

菁集韻引作津津皆假借字也喬樅謂周南桃夭詩其葉蓁蓁毛傳云蓁蓁至盛貌訓義與韓詩合衛風淇奧綠竹青青則以青爲蓁之叚借王逸楚詞招魂注云蓁蓁積聚亦與盛義同

六月

元戎十乘以先啟行

〔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〇〔韓嬰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衝軛之上畫有叙戰名曰陷陳之車所以冒突先啟敵家之行伍也〔史記三王世家注〕

喬樅謹案毛傳云元大也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箋云鉤鉤股行曲直有正也寅進也二者及元戎皆可以先前啟突敵陳之前行其制之同異未聞傳箋訓義與韓詩章句略同而韓詩所言其制較詳韓言所以冒突先啟敵家之行伍者據左氏宣十二年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是冒突先啟正所謂薄人

故鄭君亦用韓詩義以爲先前敺突敵陣之前行也左傳正義云服虔引司馬法誓師篇曰大前驅敺乘車大晨伻車屬焉大前驅卽所謂元戎敺乘車與大乘伻車皆爲所屬則是以敺行爲前驅陣名元戎又居敺行之先與韓詩及鄭箋以敺行爲突敺敵陣者義異或本之魯齊詩說歟

采芑

有瑲葱衡

〔韓詩傳曰〕佩玉上有葱衡下有雙璜衡牙蟪珠以納

其間周官玉府注

喬樅謹案周禮玉府注引詩傳賈疏謂是韓詩唐時韓詩尚存語爲可信又晉語注引詩傳曰上有葱衡下有雙璜蓋三家詩傳說並同也大戴禮保傅篇云下車以佩玉爲度上有葱衡下有雙璜衡牙玭珠以納其間琚瑀以雜之蔡邕月令章句云佩上有雙衡下有雙璜琚瑀以雜之衡牙蟪珠以納其間是皆以衡璜衡牙爲佩玉之大名其中又有琚瑀雜貫之較韓詩所言尤詳陳氏稽古篇曰毛詩佩玉瑲琚傳云佩有

琚瑀所以納間孔疏引說文刻玉爲之注玉部引詩傳上橫兩璜下垂衡牙在兩璜中央衡突前後琚瑀則納於衆璜之間玉與珩之間玉藻疏所言亦略相同而不及琚瑀皆未若賈公彥玉府疏之詳也玉府疏云注引詩傳謂韓詩衡橫也謂葱玉爲橫梁下以組懸於衡之兩頭兩組之末皆有半璧曰璜故曰雙璜又以一組懸於衡之中央於末著衡牙使前後觸牙故曰衡牙案毛傳別有琚瑀其琚瑀所置當於懸衡牙組之中央又以二組穿琚瑀之內角蓑係衡之兩頭組末係於璜蟪蛙也蛙珠故曰蟪珠納其間者組繩有五皆穿於其間故也賈疏之言佩制較明於孔矣

振旅嗔嗔

〔毛〕玉篇曰邕嗔盛聲也詩曰振旅嗔嗔

喬樅謹案玉篇門部又引詩曰振旅闐闐盛貌或作闐闐與毛詩文同此顧氏兼載毛韓異字也餘詳曾詩遺說攷

方叔元老

〔韓詩曰〕元長也玉篇上一部

喬樅謹案毛傳訓元爲大大與長同義易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故韓詩以元爲長後漢書章帝紀云爲國元老李賢注曰元長也詩曰方叔元老卽據韓詩爲解也

克壯其猷

補玉篇土部壯大也詩曰克壯其猷

喬樅謹案毛詩猷作猶三家今文皆作猷字蔡邕胡公碑云方叔克壯其猷其明證也玉篇所引是據韓家之文

如霆如雷

廣韻六脂霆雷也出韓詩

喬樅謹案廣雅霆雷也當卽本韓詩馬瑞辰曰疑毛詩如霆如雷韓詩或作如霆如霆

車攻

東有圃草駪言行狩

韓詩曰東有圃草駪言行狩後漢書馬融傳注○薛君曰圃博也有博大茂草也

喬樅謹案毛詩作東有甫草傳曰甫大也箋云甫田正義以鄭爲易韓詩說也經但言甫田夏殷之禮詩云甫田於義爲短鄭君云四時皆田夏不田穀梁有夏之子苗選徒嘯呼夏田明矣如鄭所言夏殷皆以時田獵周田因二代之制也今據韓詩說

與爾雅及三傳又異蓋所聞異詞各守其師說耳春謂之田者春秋正義引白虎通云春蒐之本舉本名而言之也夏謂之搜者草昭國語注云搜擇也鄭注周禮夏田謂擇取不孕者是也秋謂之獮者爾雅釋詁云獮殺也說文作獼云秋田也或作狝宗廟之田也杜預左傳注云殺爲名順秋氣也冬謂之狩者李巡爾雅注曰獵守取之無所擇也天子抗大綏以下皆言冬狩之事旂門者旂門也周禮大司馬曰中冬遂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

分地前後有屯百旅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於陳前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又穀梁昭八年傳曰蒐狩以習用戎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爲防置旆以爲轅門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貴仁義而賤勇力也韓詩所言簡兵習武講道是其事矣

四牡奕奕

薛君章句曰奕奕盛貌文選廿三謝惠連秋懷詩注喬樅謹案奕奕毛詩傳箋皆無訓釋正義以爲四牡之馬奕奕然閑習也韓以諸侯皆來會故以盛言之說文云驛驛馬行疾而徐也引詩四牡驛驛行疾而徐亦閑習之貌馬瑞辰曰驛與奕古聲近蓋卽此詩奕奕之異文

決拾既佽

補玉篇手部詩曰決拾既佽拾所以引弦也

喬樅謹案毛傳云拾遂也此云拾所以引弦蓋用韓詩說

助我舉掔

補玉篇手部詩曰助我舉掔掔積也

喬樅謹案掔毛詩作柴是古文之假借魯詩作揕是今文之正字玉篇所引據韓詩異文掔與揕亦通假字也

展也大成

補後漢書桓帝紀梁太后詔曰展也大成則所望矣

吉日

駋駋駛駛或羣或友
韓詩曰駋駋俟俟或羣或友後漢書馬融傳注
趨曰駋行曰駛文選西京賦注
喬樅謹案周禮酒正三曰醴齊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醴齊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呂覽重巳篇其爲飲食酏醴也高誘注云醴者以糵與黍稻體不以鞠也濁而甜耳釋名釋飲食曰醴禮也釀之一宿而成禮有酒味而已也漢書楚元王傳常爲穆生設醴注云醴甘酒也蓋醴謂酒之不沛者酒正五齊自醴以上尤濁其用之祭祀必以茅沛之然後可酌故司尊彝曰醴齊縮酌包泛齊而言也自盎以下差清但以清酒沛之而不用茅故司尊彝曰醴齊沛齊而言緇齊沛齊且不沛之也醴又入於六飲者以其甜於餘齊且不沛之故與漿酏爲類耳

作俟俟者叚借字也廣雅儦儦行也駋駋走也蓋兼取毛韓詩儦駋二字雙聲故通用廣雅又曰伾伾衆也此釋魯頌以車伾伾釋文云字林作駋亦通用喬樅謂儦儦乃駋駋之叚借馬以毛詩作儦儦者爲正字韓詩作駋駋者爲叚借其說非是玉篇馬部云駋駋字同駋駋走貌也言詞招魂逐人駋駋些王逸注云駋駋走貌也言其走捷疾西京賦曰羣獸駋駋廣韻云駋駛獸行貌當從韓詩爲正

且以酌醴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韓詩小雅二

鴻雁

劬勞于野

韓詩曰劬數也釋文○衆經音義二十三

喬樅謹案毛傳訓劬勞爲病苦與韓詩異義廣雅釋詁三劬數也即本韓詩訓義劬得爲數者勞與勤同義爾雅釋詁劬勞病也勤勞也數亦勤之意數勞則病苦故韓詩以劬爲數毛傳以

劬勞爲病苦也

百堵皆作

韓詩說曰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正義引異義

案左傳隱元年正義引許愼五經異義載禮及韓詩說八尺爲板五尺爲堵五堵爲雉板廣二尺積高五板爲一丈五堵爲雉雉長四丈古周禮及左氏說一丈爲板廣二尺五板爲堵一堵之墻長丈高丈三堵爲雉一雉之墻長三丈高一丈以度其長者用其長度其高也攷公羊定公十二年傳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何休解詁八尺曰板堵凡四十尺雉二百尺百雉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公侯之制禮天子子雉諸侯百雉之城十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疏云公侯方百雉春秋說文古者六尺爲步三百步爲里計一里有千八百尺十里卽有萬八千尺更以一里三十三步二尺爲二千尺通前爲二萬尺也故云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二步二尺也云禮天子千雉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者春秋說文據此公羊說雉制與韓詩說合何氏據春秋緯以公侯百雉二萬尺則爲三千三百三十三步二

尺伯七十雉萬四千尺則爲二千三百三十三步二尺子男五十雉萬尺則爲一千六百六十六步四尺與鄭駁異義言五百步爲百雉不同鄭云古之雉制書傳各不得其詳今以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也大都參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爲百雉則知雉五步於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雉之廣度量於是定可知矣此詩毛傳與左氏說同惟傳以一丈爲板而箋據春秋公羊傳五堵爲雉雉長三丈則板六尺與何休據韓詩言八尺爲板者立說各異耳

汚水

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韓詩曰讒言緣閒而起文選五十范蔚宗宦者傳論注

案詩攷引如此今本汲古閣文選注韓誤作地

韓詩外傳七傳曰烏之美羽句喙者烏畏之魚之修口垂腴者魚畏之人之利口贍辭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鋒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詩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鶴鳴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

韓詩曰九皐言九折之澤也

韓詩外傳七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卻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糝弟子有饑色讀書習禮樂不休子路進諫曰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累仁爲善久矣意者尚有遺行乎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來汝小人也未講於論也居吾語女子以知者爲無罪乎則王子比干何爲刳心而死子以義者爲聽乎則伍子胥何爲抉目而懸吳東門之上乎以忠者爲用乎則鮑叔何爲而不用葉公子高終身不仕鮑焦抱木而泣子推登山而燔故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某哉賢不肖者材也遇不遇者時也今無有時賢安所用哉故虞舜耕於歷山之陽立爲天子其遇堯也傅說負土而版築以爲大夫其遇武丁也伊尹故有莘氏僮也負鼎操俎調五味而立爲相其遇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屠於朝歌九十乃爲天子師則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自檻車以爲仲父則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伯牧牛舉爲大夫則遇秦穆公也虞卬子名聞於天下以爲令尹讓於孫叔敖則遇楚

莊王也伍子胥前功多後戮死非知有盛衰也前遇闔閭後遇夫差也夫驥罷鹽車此非無形容也莫知之也使驥不得伯樂安得千里之足造父亦無千里之手矣夫蘭茝生於茂林之中深山之間不以人莫見之故不芬夫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憂困而志不衰先知禍福之始而心無惑焉故聖人隱居深念獨聞獨見夫舜亦賢聖矣南面而治天下惟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於刑戮之中則爲善矣亦何位之有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當此之時豈關龍逢無知而王子比干不慧乎哉此皆不遇時

也故君子務學修身端行而須其時者也予無惑焉

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

喬樅謹案意者尙有遺行乎本譌脫作意者當

遺乎今據文選對楚王問及辨命論兩注所引

校正又虞卬子名聞於天下舊作虞卬於天下

文有脫佚攷說苑雜言篇云沈尹名聞天下以

爲令尹讓於孫叔敖據外傳二載沈令尹進孫

叔敖事列女傳賢明篇及新序一沈令尹並作

虞卬子則虞卬子當卽沈令尹之號今依說苑

祈父

祈父維王之爪牙

補玉篇牙部牙牡齒也詩曰祈父維王之爪牙

喬樅謹案毛詩作祈父亨王之爪牙此所引亨

字作維與毛氏文異是據韓詩之異字

有母之尸雍

韓詩外傳七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

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

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之逮親存故吾

嘗仕齊爲吏祿不過鍾釜尙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爲

多也乘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

焉堂高九仞榱題三圍轉轂百乘猶北鄉而泣涕者

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

若夫信其志約其親者非孝也詩曰有母之尸饔謂陳饌以祭恐養不

及親毛詩正義

案許君異義與外傳說合本韓詩也

白駒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

韓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薛君章句曰空谷深

谷也文選一班固西都賦注○又廿八陸機苦寒行詩注

喬樅謹案惠氏棟云韓人爲皇陶空者三之一

鄭司農云空讀爲志無空邪之空是古空與空

同喬樅謂毛詩在彼空谷傳云大也雖訓與韓

異而皆以空爲空之段借爾雅釋詁空大也可

證又師南山詩不宜空我師傳訓空爲窮攷說

文空窮也是毛傳空窮之訓亦以空爲空之段

借字

補曹植釋思賦曰彼朋友之離別猶求思乎白駒文林類聚二十一

喬樅謹案蔡邕琴操以白駒詩爲失朋友之所作此曾說也今據曹植賦云是韓詩說亦與曾同攷文選王粲贈士孫文始詩曰白駒遠志古人所箴允矣君子不遐厥心既往既來無密爾音又曹攄思友人詩曰思賢咏白駒皆用韓詩之義

斯干

棘之棼棼

補玉篇木部棘擊也詩曰棘之棼棼喬樅謹案棘字毛傳無訓鄭箋云棘謂搘土也韓詩遺說攷 卷三 二 七 玉篇訓棘爲擊引詩棘之棼棼爲証是用韓義

如企斯翼

補玉篇人部企舉踵也詩云如企斯翼喬樅謹案玉篇又云企古文企攷毛詩企字作跂傳云如人之跂旉翼翬驛文云跂旉翼企此引作企者韓詩之異字說文云企舉踵也是企與跂音義並同

如矢斯枋

玉篇木部薛詩云如矢斯枋枋木理也韓詩曰枋閇也 得文

如鳥斯翬

韓詩遺說攷 卷三 二 八 韓詩曰翬翅也 釋文 喬樅謹案詩攷引作翬今本或作勃勃字乃翬之譌耳說文云翬翅也正用韓詩廣雅釋鼂云翬翼也此用韓詩之文而訓從毛傳毛詩作革乃以革爲翬之借故訓爲翼翼卽翅也毛與韓雖字異而訓義則同釋文云革如字失毛意矣

下莞上簟

補玉篇艸部莞似蒲而圓可爲席詩曰下莞上簟喬樅謹案毛傳云莞小蒲之麤也與此訓異玉

篇所引是用韓詩說

乃生男子

韓詩內傳曰男子生以弧矢射天地四方明當有事天地四方也文選廿九東道彥雜詩注

載衣之裳

毛詩釋文裳韓詩作裳

韓詩翼要曰裳示之方也詩正義引侯包

喬樅謹案毛傳訓裳爲裨箋云裳夜衣也此毛以裳爲裨之段借裨說文作褚云裨也引詩曰載衣之褚許所引詩卽韓詩也裨者褚之俗文

載衣之裳

韓詩曰裳裨也

喬樅謹案毛傳訓裳爲裨箋云裨夜衣也此毛訓裳爲裨之段借裨說文作褚云裨也引詩曰載衣之褚許所引詩卽韓詩也裨者褚之俗文亦作禪玉篇云褚裨也褚小兒被爲裨玉篇云褚小兒衣也織縷爲之廣八寸長二尺以負兒於背上也則裨之製蓋方而長也胡承珙曰史記趙世家集解引徐廣孟康注漢書宣帝紀皆以褓爲小兒被古者衣被通稱廣雅褓謂之褓王氏疏證云論語謂被爲寢衣是也文選稽康幽憤詩注引韋昭云褓葅今小兒腹衣蓋今俗兜子亦被之類而稍別焉者也

無羊

或寢或謼

韓詩曰謼覺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作訛傳云訛動也攷說文謼謼言也引詩曰民之謼言又吪動也引詩曰尙寐無吪動卽覺之意則此詩或寢或謼當作吪爲正謼古訛字見漢書江充傳集注又一切經音義十二云訛古文譌吪三形同蓋皆以聲近通用尙書堯典平秩南訛史記五帝紀作便程南謼爾雅釋詁訛動也釋文云訛字又作吪亦作謼同是其證也

節

節彼南山

韓詩曰節視也

喬樅謹案毛傳云節高峻貌與韓訓異釋文節音截是毛詩以節爲截之段借韓訓節爲視者節有省義猶節爲省省視亦爲省故節得訓視詩下文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故韓以節爲視與下文相應也

憂心如炎

毛詩釋文憖韓詩作炎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憖徒藍反又音炎燔也韓詩作炎字書作焱說文作焱字才廉反小爇也玫說文心部云憖憂也引詩憂心如憖段氏注謂說文引詩釋憖從炎之義當作憂心如炎雲漢如憖如焚亦如炎之誤又說文火部云炎小爇也詩曰憂心如炎段氏注云飾南山憂心如憖古本毛詩作如炎故毛傳云炎燔也如炎各本作焱焱誤說文干部曰入一爲干入二爲羊讀若任炎从羊聲古音在七部郭璞曹憲音淫入鹽韻則直廉切今各書皆譌作焱炎

何用不監
韓詩曰監領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監視也與韓詩異胡承珙曰監者臨也臨莅有治義華嚴經音義引國語賈注云臨治也領亦治也禮記樂記仲尼燕居注並云領猶治然則韓詩訓監爲領猶訓監爲臨義取理治其旨亦與毛傳相近

俾民不迷
韓詩外傳三孔子曰詩曰俾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憂心如酲
韓詩外傳三孔子曰詩曰俾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憂心如酲
補曹植應詔詩憂心如酲

感慶靡所騁

薛君韓詩章句曰騁馳也文選登樓賦注○又卷九史詩注射雉賦注卷廿一左思詠

喬樅謹案毛傳云騁極也鄭箋云雖欲馳騁無所之也正義曰箋言馳騁無所極至是與傳同但傳文畧耳然則毛傳訓騁爲極蓋釋詩感慶靡騁之意韓詩祇據騁之本義爲訓故云馳也

正月

憂心京京

補後漢書質帝紀梁太后詔曰憂心京京

韓詩遺說攷　卷三　二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

韓詩外傳七傳曰齊景公問晏子爲人何患晏子對曰患夫社鼠景公曰何謂社鼠晏子曰社鼠出竊於外入託於社灌之恐壞墻燻之恐燒木此鼠之患今君之左右出則賣君以要利入則託君不罪乎亂法君又并覆而育之此社鼠之患也景公曰嗚呼豈其然人有市酒而甚美者置表甚長然至酒酸而不售問里人其故里人曰公之狗甚猛而人有持虆而欲往者狗輒迎而齕之是以酒酸不售也士欲白萬乘之主用事者迎而齕之亦國之惡狗也左右者爲社

鼠用事者爲惡狗此國之大患也詩曰瞻彼中林侯薪侯蒸言朝廷皆小人也

喬樅謹案毛傳云薪蒸言似而非鄭箋云喻朝廷宜有賢者而但聚小人義皆與韓詩同

視天夢夢

韓詩曰夢夢惡貌也釋文

喬樅謹案爾雅釋詁夢夢亂也說文夢不明也亂與不明皆惡之貌也

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

補曹植卞太后誄踧天跼地祇畏神明

韓詩遺說攷　卷三　二

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補吳越春秋五賢士國之寶美女國之咎夏亡以妹喜殷亡以妲己周亡以褒姒

速速方穀

喬樅謹案詩攷據後漢書蔡邕傳注載韓詩作速速方穀謂小人乘寵方穀而行也盧氏文弨云然云按章懷先引毛詩速速方穀而行乃章懷釋後云韓詩亦同謂與毛鄭之說同作穀也下云此作穀者蓋謂小人乘寵方穀而行乃章懷釋邕之文故用此字蓋字王氏不審乃遂以爲韓

十月之交

四國無政不用其良

韓詩外傳五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不能愛其民而求民親已愛已不可得也民不親不愛而求爲已用爲已死不可得也已弗爲用弗爲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欲不危削滅亡不可得也夫危削滅亡之情皆積於此而求安樂是聞不亦難乎是枉生者也悲夫枉生者不須時而滅亡矣故人主欲强固安

樂莫若反已欲附下一民則莫若反之政欲修政美俗則莫若求其人彼其人者生今之世而志乎古之世以天下之王公莫之好也而是子獨好之以民莫之爲也而是子獨爲之也抑好之者貧爲之者窮而是子猶爲之而無是須臾怠焉差焉獨明夫先王所以得之者所以失之者知國之安危臧否若別黑白則是其人也人主欲强固安樂則莫若與其人用之巨用之則天下爲一諸侯爲臣小用之則威行鄰國

百川沸滕

淮玉篇水部詩曰百川沸滕水上湧也

喬樅謹案滕毛詩作騰是古文之假借玉篇所引據韓詩之文故與毛字異

繁惟司徒釋文

毛詩釋文番韓詩作繁

喬樅謹案繁毛詩作番齊詩又作皮顧氏炎武云番音波儀禮皮樹中今文皮爲繁漢書繁延壽繁音婆按此則番繁皮皆以音同通用

抑此皇父

韓詩曰抑意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箋云抑之言噫也噫是皇父疾而呼之噫意亦同聲也宋綿初云戴侗六書故論語抑與之與漢石經作意與之與大戴禮武王問師尚父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

可得見與後漢書閻班彪曰抑者縱橫之
事復起於今乎義盖抑意一聲之轉也
胡爲我作不即我謀
韓詩外傳七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
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之行夫爵賞與人之所
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
曰善寡人嘗其美子受其惡寡人自知不爲諸侯笑
矣國人知殺戮之刑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
之君不朔年子罕遂去宋君而專其政故老子曰魚
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詩曰胡爲我作

不即我謀

喬樅謹案舊本爵下衍祿字與誨作舉趙懷玉
曰案韓非外儲說作慶賞賜予淮南道應訓作
爵賞賜予今据删正

不愁遺一老

韓詩曰愁閒也釋文

喬樅謹案惠氏左傳補注云昭十一年經會於
厥愁釋文魚斬反徐五巾反案公羊作屈銀是
愁讀爲銀徐音是也說文云愁从心秋聲又云
秋从火來聲讀又若銀是古音皆以愁爲銀據

此知韓詩愁閒之訓亦以音同轉注也喬樅又
案說文愁下注曰旱也敬謹也一曰說也一曰
且也引春秋傳曰吳天不愁又閒下注曰和說
而諍也玉篇曰閒和敬貌和敬之訓與敬謹義
同和說之訓與說義同故愁字得與閒通假此
詩之閒當與愁同爲且辭

無罪無辜讒口嗜嗜

毛詩釋文嗜嗜韓詩作嗜嗜

喬樅謹案嗜嗜爾雅作譆譆潛夫論引詩作敖
敖嗜字通敖即嗜之省劉向引詩作嗜嗜與

韓詩文同毛詩鄭箋云嗜嗜猶謷謷也是此詩讒口囂
囂聲也品爲衆口故有衆多之義又口部嗜衆
口愁也又言部謷不省人言也是此詩讒口囂
囂當以囂字爲正鴻雁詩哀鳴嗷嗷當以嗷字
爲正板詩聽我囂囂傳云猶謷謷也當以謷字
爲正然經傳每多通假故韓詩讒口囂囂段嗜
爲之而合人爾雅注云謷謷衆口毀人之貌又
段謷爲之也

補 馮衍與任武達書曰無罪無辜讒口嗷嗷後漢書本傳注

四方有羡我獨居愛民莫不殺我獨不敢休

刺幽王也引劉安世曰嘗讀韓詩篇首有雨無
其極傷我稼穡二句朱子集傳駁之以爲出好
事者之附會呂記又引董氏曰韓詩作雨無政
正大夫刺幽王也章句曰無衆也書曰庶草繁
蕪說文曰蕪豐也則雨衆多者其爲政令不得
一也故爲正大夫之刺胡承珙曰董氏謂薛君
章句讀無爲蕪似非盡妄雨蕪政者蓋謂政亂
如雨之蕪薛君以衆訓無則韓義與毛序畧近
惟謂正大夫之刺則篇中明有正大夫離居莫
知我勩之語對彼言我其不作於正大夫明矣
喬樅謹案王氏謂幽王也雨自上
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則正卽政
字韓詩作雨無政董語尚爲可信十月之交至
小宛四篇毛敘皆爲刺幽王鄭箋云當爲刺厲
王作訓詁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正義曰毛
詩爲毛公所移四篇客可在此今韓詩亦在此
者齊韓之徒非有壁中舊本可據或見毛次於
此故因之孔氏作正義時韓詩尚存如韓詩作
雨無極且篇首多雨無其極二句正義何得無
一語及之劉安世說之爲譌妄此不待辨而明

據正義言韓詩篇第與毛同則十月之交及雨無正以下三篇韓詩皆爲大夫刺幽王可知箋意韓詩作雨無政其正字乃政之音讀後人轉寫誤入正文耳

若此無罪薰胥以痛

〔韓詩曰〕薰帥也胥相也痛病也言此無罪之人而使有罪者相帥而病之是其大甚後漢書蔡邕傳注

喬樅謹案毛傳云潏潏然憂其上訛訛然不思舊二字誤倒作思不據正義及說文訂正稱乎上是二者皆爲不善韓詩作薰薰帥也從人得罪相坐之刑也顏帥古曰韓詩淪字作薰薰者謂相薰蒸亦漸及之貌馬瑞辰曰方言翕熾也廣雅同則潏蓋讀

義耳

小閔

謀猶回遹釋文

〔韓詩曰〕謀猷回沃○薛君章句曰回沃邪僻也文選西征賦注○又十四班固幽通賦注

〔韓詩曰〕遹僻也釋文

喬樅謹案幽通賦注引韓詩作回沃此順班固文而改耳當从釋文作遹字文選西征賦李善注引薛君章句回邪僻也回下當脫沃字據毛傳云回邪又幽通賦注引曹大家曰回邪也穴僻也皆以邪釋回以僻釋穴是其證也沃穴皆遹字之假借說文遹回避也胡承珙謂避當依韻會作辟辟謂邪僻也馬瑞辰曰古遹讀如穴故遹作遹與沃猶毛詩遹彼晨風韓詩作鴥也

潏潏訛訛

〔韓詩曰〕潏潏訛訛不善之貌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潏潏然憂其上訛訛然不思舊二字誤倒作思不據正義及說文訂正稱乎上是二者皆爲不善韓詩作薰薰帥也從人得罪相坐之刑也顏帥之貌馬瑞辰曰方言翕熾也廣雅同則潏蓋讀

如翕郭璞注爾雅云姦黨熾正釋翕翕訛訛傳云訛窳不供事也說文訛窳也窳嫚也則訛蓋讀如訛陳奐曰潏潏有譎奠之義毛傳義以潏潏爲小人之勢是作威福也訛或作訾說文訾不思稱意也義本毛傳據召緡詩皐皐訾訾傳云不思稱乎上訛訛然不思理志注引應劭曰訾弱也毛傳云不思稱乎上言不思報稱乎上也皆謂臣下不供職事故韓詩云潏潏訛訛不善之貌也

謀夫孔多是用不就

（韓詩外傳六）晉平公游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盍旣而對曰王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由王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王君無好士之意耳無患乎無士也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夕食不足朝收市賦吾可謂不好士乎蓋晉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爾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蓋一把飛不爲加高損一把飛不爲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

將皆脊上之毛腹下之毳耶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就

喬樅謹案就毛詩作集傳云集就也詩攷引外傳不就而今本仍作集諟盍胥藝文類聚九十引韓詩外傳作蓋胥李善文選注凡四引外傳亦並作蓋蓋胥蓋古通蓋姓見廣韻注胥其名所編憂也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

（後漢書郅惲上書曰）暴虎馮河未至之戒誠小臣

小宛

翰飛厲天

（韓詩曰）翰飛厲天○（薛君章句曰）厲附也（文選西都賦注）

民雖靡膴

（韓詩曰）靡膴猶無幾何也（釋文）

喬樅謹案膴毛詩作膴膴古通用字鄭箋訓

喬樅謹案爲毛詩作戾傳云戾至也文與韓異而至附義仍相近附卽傅也莞柳篇曰有鳥高飛亦傅于天是已

載飛載鳴

補曹植魏德論謳載飛載鳴

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韓詩外傳八非日何生今日何成必念歸厚必念治生日愼一日完如金城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哀我疹寡

韓詩曰疹苦也

喬樅謹案疹毛詩作填傳云填盡也與韓文異胡承珙曰古从真从今之字互相假借瞻卬邦國殄瘁傳填爲盡蓋以填爲殄之假借殄乃猶文彤字彤脣瘍云殄盡也韓詩作疹者疹乃猶文彤字彤脣瘍也非其義蓋以疹爲瘨之假借說文瘨病也雲漢釋文瘨韓詩亦作疹喬樅謂古以病苦互訓呂覽權勳篇貴卒篇漢召陵箋竝云瘨病苦也韓詩作疹爲瘨之假借說文瘨病也雲爲趙壹詩曰公且侯所本而正義本及釋文所引一本皆作宜君宜王與此詩且譌爲宜正同頼有箋說可正其誤若經本作宜則箋不得訓爲仍矣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

韓詩外傳七孫叔敖遇狐邱丈人狐邱丈人曰僕聞之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孫叔敖蹵然易容曰小子不敏何足以知之敢問何謂三利何謂三患丈人曰夫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此之謂也孫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於患乎狐邱丈人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詩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

又曰孔子曰明王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志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道而恐不能行昔者越王勾踐與吳戰大敗之棲有南夷當是之時君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諸大夫曰聞過而不以告我者爲上戮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也昔者晉文公與楚戰大勝之燒其草火三日不息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而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安者惟聖人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吾是以憂也此得志而恐驕也昔者齊桓公得管仲隰朋辯其言說其義正月之朝令具太牢進之先祖桓公西面而立管仲隰朋東面而立桓公曰吾

小弁

怒焉如疒

韓詩曰疒心疾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怒焉如擣釋文本或作燾韓詩作疒義同盧氏文弨云呂氏春秋盪數篇氣鬱處腸則爲張爲疒高誘注疒跳動也與擣義相近胡承珙曰毛詩擣字自是假借說文疒雖訓腹痛然心腹義本可通玉篇云疒心腹疾也引呂氏春秋曰身盡疒腫是疒不專訓腹疾毛殆以擣爲疒借故直訓心疾歟喬樅謂廣雅疒病也玉篇疒心腹疾也廣韻疒心又病也廣韻疒心

腹疾也瘖上同是疳與瘖同字
瘖寐永歎唯憂用老
補後漢書肅宗帝紀梁太后詔曰瘖瘖寐永歎梁太后詔曰瘖寐永歎唯憂用老○李賢注瘖覺也寐卧也詩曰喬樅謹案毛詩作假寐永歎梁太后治韓詩者此詔卽用韓詩語章懷太子注所引與毛詩不同亦當爲韓詩之文雅宇毛詩作維與韓詩宇微異

疢如疾首
補後漢書桓帝紀梁太后詔曰監寐瘖歎疢如疾首

鳴蜩嘒嘒
補曹植蟬賦詩咏鳴蜩聲嘒嘒兮
補玉篇口部詩云鳴蜩嘒嘒小聲也喬樅謹案毛傳云嘒嘒小聲也此云嘒嘒小聲當是韓詩之訓說文亦云嘒小聲也皆用韓義

有淮者淵讙喿渊渊
韓詩外傳七楚莊王賜其羣臣酒日暮酒酣左右皆醉殿上燭滅有牽王后衣者后抗其纓而絕之願趣火王曰今燭滅引牽妾衣者妾抗其纓而絕之願趣火視絕纓者王曰仁立出令曰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爲樂也於是冠纓無完者不知王后所絕冠纓者誰於是王遂與羣臣歡飲乃罷後吳興師攻楚有人常爲應行五合戰五陷陣却敵遂取大軍之首而獻之王怪而問之曰寡人未嘗有異於子子何爲於寡人厚也對曰臣先殿上絕纓者也當時宜以肝腦塗地負日久矣未有所効今幸得用於臣之義尚可爲王破吳而强楚詩曰有淮者淵讙喿渊渊言大者無不容也

君子無易由言
韓詩外傳五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詩曰君子無由易言名正也

巧言
昊天大憮予愼無辜
韓詩外傳四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王暴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見過卽諫不用卽死忠之至也遂諫三日不去朝紂囚殺之詩曰昊天太憮予愼無辜

又曰桀爲酒池可以運舟糟邱足以望十里而牛飲者三千人闕龍逢進諫曰古之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恐弗勝君若弗革天殃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去朝桀囚而殺之君子聞之曰天之命矣詩曰昊天大憮予愼無辜

又外傳七傳曰伯奇孝而棄於親隱公慈而殺於弟叔武賢而殺於兄比干忠而誅於君詩曰予愼無辜

又曰紂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佯狂陳靈公殺泄冶鄧元去陳以族從自此之後殷并於周陳亡於楚以

其殺比干泄冶而失箕子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鄒衍樂毅是以魏趙興兵而攻齊棲於莒燕支地計衆不與齊均也然所以信燕至於此者由得士也故無常安之國無宜治之民得賢者昌失賢者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鏡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知惡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務襲蹈其所以安存則未有以異乎却走而求逮前人也太公知之故舉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賢者之後尚如是厚也而況當世之存者乎詩曰昊天太憮予愼無辜

僭始既滅

韓詩曰滅火也釋文

喬樅謹案滅毛詩作涵傳云涵容也文義與韓並異馬瑞辰曰涵咸古同聲通用韓詩作滅者咸之段借章句訓爲滅火失之胡承珙曰涵咸字固可通然以滅爲火當謂亂萌初起僭端尚少也喬樅謂月令水泉咸竭呂覽仲冬紀作滅史竭漢書石奮傳九卿咸宣服虔音滅損之滅史記酷吏傳作滅宣蓋古音讀滅如咸故與涵通用廣雅釋詁三滅火也當卽本韓詩訓義

匪其止共惟王之卬

韓詩外傳四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道覆君而化之是謂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輔之是謂次忠也以諫非君而怨之是謂下忠也不恤乎公道之達義偷合苟同以持祿養者是謂國賊也若周公之於成王可謂大忠也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也子胥之於夫差可謂小忠也曹觸龍之於趙可謂國賊也皆人臣之所爲也吉凶賢不肖之效也詩曰匪其止共惟王之卬

又曰哀公問孰人孔子曰無取健無取佞無取口讒

健驁也佞諂也口諛誕也故弓調然後求勁焉馬服然後求良焉士信慤而後求知焉士不信焉又多知譬之豺狼其難以身近也周書曰爲虎傅翼也不亦殆乎詩曰匪其止共惟王之卬言不恭其職事而病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韓詩外傳四齊桓公獨以管仲謀伐莒而國人知之何也桓公謂管仲曰寡人獨爲仲父言而國人知之何也管仲曰意若國中有聖人乎今東郭牙安在桓公顧曰在此管仲曰子有言乎東郭牙曰然管仲曰子何以知之曰臣聞君子有三色是以知之管仲曰何謂也猛厲充實兵革之色也鐘鼓之色也愁悴哀憂衰絰之色也是以知之管仲曰何以知其莒也對曰君東面而指口張而不掩舌舉而不下是以知其莒也桓公曰善東郭先生曰目者心之符也言者行之指也夫知者之於人也未嘗求知而後能之也觀容貌察氣志定取舍而人情畢矣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趯趯兔兔遇犬獲之

韓詩章句曰趯趯往來貌獲得也言趯趯之兔兔詣罦罬往來貌遇與兔對傳以狡訓狡兔數往來逃匿其蹟有時遇犬得之史記春申君列傳注

喬樅謹案趯趯毛詩作躍躍韓云往來貌者躍躍也則毛詩躍躍亦當訓爲跳躍韓云往來貌引王肅云言其謂其往來跳疾趯趯然也正義引王肅云言其雖騰躍逃隱其迹或適與犬遇而見獲也王之述毛卽用韓詩之義遇韓詩如字鄭箋云遇犬之馴者謂田犬也是以遇爲馴犬馴猶良也易林謙之益云狡兔趯趯良犬逐咋亦以遇犬爲良犬焦贛用齊詩然則鄭箋之語蓋本齊義毛詩釋文云遇如字世讀作愚非也焦氏循曰

如字者毛義也讀愚者鄭義也以爲非者非鄭而是毛也馬瑞辰曰鄭以遇犬爲犬之馴者馴順也善也二義均見廣雅是鄭未嘗讀愚爲愚釋文以世讀愚爲非非以鄭箋爲非也爾雅釋文引廣雅以殷虞爲良犬名蓋謂殷之良犬名虞猶晉奚韓盧之比犬之大者名奚虞亦大也虞遇雙聲遇當卽虞之段借故鄭又以爲田犬虞吾古同音虞之借作遇猶梧卽卬之訓爲遇卽也毛於遇犬無傳讀如字者乃王肅述毛之義未必遂於毛義有當會釗曰遇與兔對傳以狡訓

毚則遇卽愚之叚借老子將以愚之王注愚謂無知守眞順自然也是愚本有順順之義素問精微論曰請問有毚遇機陋之問是毚與愚古恒對舉之證莊子則陽篇匿爲物而愚不識釋文愚本又作遇愚遇二字古通用喬樅謂馬會二說義竝通然四家之詩師承不同容有異讀韓詩云有時遇犬獲之則自當讀遇如字訓爲逢遇也

何人斯

祇攪我心

韓詩遺說攷　卷三二　三六

爾曹植七啟祇攪予心

我心施也

韓詩曰施善也釋文

喬樅謹案施毛詩作易傳云易說也與韓文異馬瑞辰曰易施古音不同部而義近皇矣詩施于孫子箋云施猶易也易繫詞上辭有儉易京房注易善也凡相善卽相說毛韓義正相成書盤庚不惕予一人白虎通引作不施予一人亦以犬賤人以鷄

韓詩遺說攷　卷三二　三七

五經異義盟牲所用韓詩云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賤人以鷄

喬樅謹案毛傳云三物豕犬鷄也民不相信則盟詛之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鷄正義引鄭異義駁云詩說及鄭伯使卒及行所出皆詛詛耳小於盟也又云定本民不相信則詛之無盟字今據韓詩言盟牲而不及詛自是以盟該詛盟大而詛小盟牲以牛詛則以豕而已韓詩言天子諸侯以牛豕此兼舉盟詛所用之牲非以牛豕爲天子諸侯之等差也毛言君以豕而不及牛

韓詩遺說攷　卷三二　三八

此則專指詛言之左氏襄十一年傳云季武子將作三軍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又定公六年傳云既逐陽虎及三桓盟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諸五父之衢此分別盟詛之異知爲詛小於盟也

爲鬼爲蜮

韓詩內傳曰短狐水神也

喬樅謹案太平御覽九百五十引作外傳外字乃內之誤又九百九獸部引韓詩外傳曰狐水神也亦誤韓詩此傳卽釋詩爲鬼爲蜮當云蜮出此三物以詛爾私

短狐水神也御覽又引元中記曰水狐者視其形蟲也其氣乃鬼也長三四寸其色黑廣寸許背上有甲厚三分許其頭有物向前如角狀見人則氣射人去二三步卽射人中十人六七人死攷說文云蜮短狐也似鼈三足以氣射害人案狐當爲弧之假借字博物志以爲口中有弩形以氣射人影是也漢書五行志云蜮在水旁能射人射人有處甚者至死南方謂之短弧師古曰短弧卽射工也亦名水弩正作弧字足證短狐乃短弧之叚借以其居水中故又以爲水神也詩以鬼蜮並言者李善文選東京賦注引漢舊儀曰魅鬼也魅與蜮古字通又引漢舊儀曰昔顓頊氏有三子一居水中爲魍魎鼓鼠是蜮本爲鬼物之類也

卷伯

緀兮斐兮成是貝錦

補說文系部緀帛文貌詩曰緀兮斐兮成是貝錦

補薛君韓詩章句曰靡好也文選十七文賦注

喬樅謹案此條詩考屬之烈文篇無封靡於爾邦下其義未當據曹植魏德論以荆人封靡與交益影從對文是讀靡爲披靡之靡則義不得訓好子建習韓詩者也竊意靡好之訓是釋卷伯詩緀斐之義緀毛詩作斐爲緀之叚借說文所引詩作緀兮斐兮疑卽韓詩之文斐字韓詩內傳當訓爲靡故薛君章句申釋之曰靡好也攷揚雄方言二云東齊言布帛之細者曰綾秦晉曰靡郭璞注云靡細好也其義當亦本之韓詩

慎爾言矣謂爾不信

韓詩外傳三受命之士正衣冠而立儼然人望而信之其次聞其言而信之其次見其行而信之既見其行而衆皆不信斯下矣詩曰慎爾言矣謂爾不信

喬樅謹案矣毛詩作也

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補後漢書朱勃上疏曰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

喬樅謹案後漢書馬援傳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援兄況勃衣方領能矩步辭言嫻

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況知其意乃自酌酒慰
援曰朱勃小豎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女亷學
勿畏也及援爲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後
援遇讒惟勃能終焉李賢注引續漢書曰勃能
說韓詩是勃所稱詩乃韓說也讒人毛詩作諸
人與韓文異

補韓詩內傳曰孔子爲魯司寇先誅少正卯謂佞道
已行亂國政也佞道未行章明遠之而已白虎通
誅伐篇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韓詩小雅三

谷風

將恐將懼

〔韓詩曰〕將恐將懼○〔薛君曰〕將辭也（文選三十六任昉策秀才文注）

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韓詩外傳七〕宋玉因其友見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乃讓其友友曰夫葍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

玉曰不然昔者齊有狡兔盡一日而走五百里使之瞻見指汪歟詩曰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案臧鏞堂輯韓詩引外傳云棄予作遺攷元槧本外傳棄予作遺壞字也不當采入臧改爲作字殊誤

喬樅謹案則狡兔亦不能離以下三句共十九字舊本脫去今據新序雜事五補入

補 三國志曹植疏谷風有棄予之歎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

〔韓詩曰〕無父何怙怙賴也無母何恃恃負也（義一）

案毛詩釋文北引韓詩云怙賴也下云恃負也不言韓詩蓋相承文省耳又華嚴經音義引韓詩傳

連經文二語

喬樅謹案怙恃訓義互通爾雅釋言怙恃也說文恃賴也負恃也是已馬瑞辰曰唐風以陵岵興望父卽取可怙之義漢書高帝紀注引如淳曰俗謂老大母爲阿負師古曰劉向列女傳魏

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之母也此則古語謂老母爲負耳謂母爲負蓋取可恃之義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

〔韓詩外傳七〕夫爲人父者必懷慈仁之愛以畜養其子撫循飲食以全其身及其有識也必嚴居正言以先導之及其束髮也投明師以成其技十九見志請資冠之足以死其意血脈澄靜娉內以定之信承親投無有所疑冠子不言髮子不皆聽其微諫無令憂之此爲人父之道也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

奋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

喬樅謹案文選洞簫賦注引首三句作韓詩曰卽採外傳此條宋綿初係小弁靡瞻匪父下未嘗又無字不言趙懷玉校語云疑當作不閒

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三國志曹植疏終懷蓼莪罔極之哀

補曹植責躬詩昊天罔極

大東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焉顧之潸然出涕

韓詩外傳三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焉顧之潸然出涕哀其不聞禮義而就刑誅也

嬛嬛公子

韓詩云嬛嬛往來貌文釋

喬樅謹案廣韻二十九篠嬛下引韓詩同嬛嬛毛詩作僥僥訓獨行貌王逸楚詞注引詩作茕茕訓爲直好貌文義並與茕是據魯家之文義當訓爲直好貌蓋以嬛嬛爲趮趮之假借字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

韓詩外傳七宋燕相齊見逐罷歸之舍召門尉陳饒等二十六人曰諸大夫有能與我赴諸侯者乎陳饒等皆伏而不對宋燕曰恐乎哉何士大夫易得而難用也陳饒曰君弗能用也則有不平之心是失之已而責諸人也宋燕曰夫失之已而責諸人者何陳饒曰三斗之稷不足於士而君厲驚有餘粟是君之過也果園梨栗後宮婦人以相提擲而士曾不得一嘗是君之二過也綾紈綺穀靡麗於堂從風而弊士曾不得以爲縗是君之三過也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行君之所輕而欲使士致其所重譬猶鉛刀啗之而干將用之不亦難乎宋燕面有慙色逡巡避席曰是燕之過也詩曰或以其酒不以其漿

喬樅謹案毛傳云或醉於酒或不得漿正義曰毛以爲言王政之偏或用之爲官令其醉酒或不見任用不得其漿毛意與韓詩外傳引詩正同其義甚古歐陽本義乃云言當飲漿者今飲酒矣第就一人言之殊失其義

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

韓詩曰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薛君曰襄反也（文選廿六顏延之夏夜呈從兄詩注）

喬樅謹案此與毛傳義同鄭箋云襄駕也謂更其肆也從且至莫七辰辰一移因謂之七襄（此從岳本正義述毛謂終一日歷七辰至夜而迴反胡承珙曰案此疏非是經言日竝不及夜況移七辰而至夜亦不得謂之迴反益反卽更也呂覽察微篇舉兵反攻之知度篇其患又將反以自揖之前者也若何氏謂太白不能一日東西兩見則又不然新法表異云金星或合太陽而不伏水星或離太陽而不見所以然者金緯甚大凡逆行緯在北七度餘而合太陽於壽星大火二宮則雖與日合其光不伏一日晨夕兩見者皆坐此故水緯僅四度餘設令緯向是南合太陽於壽星嗣後雖離四度夕猶不見也合太陽於降婁後雖離四度晨猶不見也此二則用渾儀一測便見非舊法所能知也

東有啓明西有長庚

韓詩云太白晨出東方爲啓明昏見西方爲長庚（史記天官書索隱）

喬樅謹案此與毛傳說同正義引孫炎說以明星爲太白是矣又云長庚不知是何星爲兩岐之解失之何氏古義曰攷張揖廣雅云太白謂之長庚始知長庚攷明本是一星韓詩毛傳亦皆指爲明星特從來解說東西不明似乎每日東西兩見者夫東西原非同時當其晨見東方去夕見之期甚遠及其夕見西方去晨見之期甚遠啟明長庚正因東西見而異其名耳胡承珙引太白名長庚亦不止見於廣雅徐氏管城碩記云前漢鄒陽上梁孝王書曰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策太白食昴張衡週天大象曰衛生設策長庚入昴此太白爲長庚之確證又在張揖之前者也若何氏謂太白不能一日東西兩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韓詩外傳四今有堅甲利兵不足以施敵破虜亡艮

矢調不足射遠中微與敵與無兵等爾有民不足強用嚴
敵與無民等爾故盤石千里不爲有地愚民百萬不
爲有民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
以挹酒漿

又曰傅曰舜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而天下治周平
公酒不離於前鍾石不解於懸而宇內亦治匹夫百
畝一室不遑啟處無所移之也夫以一人而兼聽天
下其日有餘而下治是使人爲之也夫擅使人之權
而不能制衆於下則在位非其人也詩曰維南有箕
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言有其位無
其事也

維南有箕載吸其舌

補玉篇口部詩云維南有箕載吸作翕傳云翕合也與此文義
喬樅謹案毛詩吸作翕傳云翕合也與此文義
竝異玉篇所引詩韓家之文也鄭箋云翕猶引
也引舌者謂上星相近蓋用韓義易毛

唯北有斗西柄之揭

補玉篇斗部斗有柄形如北斗星用以斟酌也詩云
唯北有斗亦飲水瑞也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云斗都口反沈作主案作主
者毛氏之古文作斗者改從三家今文也易
豐卦日中見斗釋文云孟作見主周官鬯人大
喪之大渳設斗注云斗所以沃尸也釋文云斗
依注音主是古文主斗字通此篇唯北有斗前
後四句毛詩傳箋均無訓釋玉篇所說枓形云
云引詩爲證當是据韓家之說也

四月
秋日淒淒百卉俱腓

韓詩曰秋日淒淒百卉俱腓○薛君曰腓變也言俱
變而黃也文選廿謝靈運九日送孔令詩注

喬樅謹案文選謝靈運詩云淒淒陽卉腓李善
注既引韓詩及薛君章句又云腓音肥毛萇曰
痱病也今本作腓非陳氏稽古篇曰據李言則
毛詩作痱唐世寫詩者誤以韓字入毛詩後遂
相沿莫知改正耳阮氏校勘記曰釋文腓房非
反病也韓詩云變也不言其字有異是毛詩經
亦作腓但傳訓爲病以爲痱之假借字胡承珙
曰案文選注引韓詩具又作俱玉篇疒部引詩
百卉具痱雖未著毛韓然作具則當是毛詩玉
篇在釋文之前是所見毛詩本有作痱者益韓

作俱腓毛作具腓陳氏之說未爲無據也

亂離斯瘼爰其適歸

〔韓詩曰〕亂離斯瘼爰其適歸○〔薛君曰〕莫散也（文選廿潘安仁閑中詩注）

喬樅謹案梁梁處素據文選三十八任昉爲范尚書讓吏部表注引韓詩作亂離瘼矣爰其適歸瘼散也疑韓詩亦同喬樅謂梁說非是潘安仁閑中詩亂離斯瘼李善注先引韓詩亂離斯瘼爲莫字據此則韓詩文爲亂離斯莫明甚文選云云又引毛詩曰亂離瘼矣今此既引韓詩宜

三十八注蓋誤也此詩三家今文皆作亂離斯瘼與毛詩異說苑政理篇引詩及後漢書仲長統昌言法誡篇並同是其明證說苑云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與韓詩訓莫爲散合是魯韓文同義同據任彥昇表云亂離斯瘼欲以安歸潘安仁詩云亂離斯瘼皆用韓詩之句故李善云今此既引韓詩宜爲莫字也胡承珙曰李善注引韓詩爰其適歸爰當本作奚以形近致誤家語辯致篇引此詩作奚其適歸此必本三家詩任彥昇表云亂離斯瘼欲以安歸正奚其適歸

北山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韓詩外傳一〕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喬樅謹案普毛詩作溥傳云溥大也三家詩並作普字荀子及賈子新書白虎通引詩同可証也趙岐孟子章句訓普爲徧用魯詩之訓韓詩義當亦同

率土之濱

〔補後漢書桓帝紀梁太后詔曰〕普天率土遐邇洽同

無將大車

無將大車惟塵冥冥

韓詩外傳七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焉去而北游謂簡王曰從今以後吾不復樹德於人矣簡王曰何以也質曰吾所樹堂上之士半吾所樹朝廷之大夫半吾所樹邊境之人亦半今堂上之士惡我於君朝廷之大夫恐我以法邊境之人扣我以兵是以不復樹德於人也簡王曰噫子之言過矣夫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食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採其葉秋得其刺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今子所樹非其人

也故君子先擇而後種也詩曰無將大車惟塵冥冥

喬樅謹案此詩毛敘以爲大夫悔將小人也荀子大略篇引此詩二語言無與小人處也今據韓詩外傳引此詩以證所樹非其人則三家與毛義皆同矣趙懷玉曰說苑復恩篇作陽虎得罪於衛此云魏文侯之時亦不與簡王同時疑皆誤又惡我於君朝廷之大夫九字舊本脫據御覽六百三十二引補恐我以法御覽作中我於法是以不復樹德於人也復字舊脫亦據御覽補之

小明

載離寒暑

韓詩曹植朔風詩載離寒暑

眷眷懷顧

韓詩曰眷眷懷顧文選登樓賦注又見思元賦注及西陵遇風詩注廿廿五陸雲荅張士然詩注謝惠連七王粲從軍詩注

喬樅謹案文選王粲從軍詩注引韓詩眷眷懷歸遂致誤歟此詩或因下句有豈不懷歸遂致誤歟

靜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韓詩外傳四韶用干戚非至樂也舜兼二女非達禮也封黃帝之子十九人非法義也往田號泣非盡命也以人觀之則是也以法量之則未也禮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詩曰靜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案外傳七引作靖恭爾位當是淺人誤改又好是正直宜作正直是與此所引乃二章之文或傳寫誤或韓氏本異未可知也

靜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韓詩外傳四齊桓公伐山戎其道過燕燕君送之出境桓公問管仲曰諸侯相送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

子不出境桓公曰然畏而失禮也寡人不可使燕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之諸侯聞之皆朝於齊

詩曰靜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又外傳七〉正直者順道而行順理而言公平無私不爲安肆志不爲危激行昔衛獻公出走反國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後入太史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負羈紲而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國而有私也無乃不可乎於是不班也柳莊正矣昔者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爲人臣生不能進賢而退不肖死又不當治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造然召蘧伯玉而貴之而退彌子瑕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可謂直夫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

〈又外傳八〉齊景公使人爲弓三年乃成景公得弓而射不穿三札景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往見景公曰蔡人之子弓人之妻也此弓者太山之南烏號之柘駭牛之角荆麋之筋河魚之膠也四物者天下之練材也不宜穿札之少如此且妾聞奚公之車不能獨走莫邪雖利不能獨斷必有以動之夫射之道左手若附枝掌若握卵四指如斷短杖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景公以爲儀而射之穿七札蔡人之夫立出矣詩曰好是正直

又曰齊有得罪於景公者景公大怒傳置之殿下召左右肢解之敢諫者誅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而問曰古者明王聖王其肢解人不審從何肢解始也景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詩曰好是正直

鼓鐘憂心且陶

韓詩曰憂心且陶陶暢也（衆經音義十二後漢書注三十四）

喬樅謹案毛詩作憂心且妯傳云妯動也箋云妯之言悼也與韓文異馬瑞辰曰毛傳妯動也動卽慟字韓詩憂心且陶陶卽妯之叚借作陶猶古文書皐陶作咎繇也由又與角通菀柳詩上帝甚蹈韓詩作上帝甚陶是已說文心部怞服也引詩憂心且怞怞與妯聲義同服當爲恨之譌恨亦傷悲之意憂心且妯與上章憂心且傷憂心且悲同義喬樅謂馬以陶爲妯之叚借其說亦通然陶本有憂義無煩叚借廣雅釋言曰陶憂也正釋韓氏憂心且陶之訓說文

云暢不生也玉篇同禮記月令曰地氣且泄是
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禦
命之曰暢月則暢月云者當卽以不生爲義暢
字本義訓爲不生與訓作暢達者正相反則暢
之本義益與鬱近故古人以鬱陶連文訓爲憂
思陶猶鬱也知此則知韓詩以陶訓暢暢亦有
憂鬱之義矣王氏廣雅疏証曰凡一字兩訓而
反覆旁通者如亂之爲治故之爲今擾之爲安
臭之爲香不可悉數爾雅鬱陶繇喜也又云繇
憂也則繇字卽有憂喜二義鬱陶亦猶是也是

故喜氣未暢謂之鬱陶檀弓正義引何氏隱義
云鬱陶懷喜未暢意是也憂思憤盈亦謂之鬱
陶楚詞九辨豈不鬱陶而思君兮王逸注云憤
念誓積盈胷臆也孟子書象曰鬱陶思君爾史
記五帝紀我思舜正鬱陶是也暑氣蘊隆亦謂
之鬱陶摯虞思遊賦戚溽暑之鬱陶兮夏侯湛
方持寄南方歌西方戚北方擊金夷狄質不如
中國文但隨物名之耳故百王不易是四夷之
樂亦惟南有歌曲故薛君云以其人聲音及籥
不僭差也詩疏謂四夷之樂惟專爲舞其義非
是蔡邕獨斷曰王者必作四夷之樂以合天下
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薛君曰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
之所及魏都賦注
喬樅謹案班固東都賦云四夷間奏德廣所及
僸佸鼓舞不具集亦以陳四夷之樂爲德廣
所及班固所云當本齊詩內傳語而說與韓詩
內傳合是三家義同

薛君曰南夷之樂曰南四夷之樂惟南可以和於雅
者以其人聲音及籥不僭差也後漢書陳禪傳注
喬樅謹案此以六代之樂釋雅以四夷之樂釋
南三家詩說皆與毛傳合薛君言四夷之樂惟

南可以和於雅者蓋以南有羽籥與中國籥舞
同白虎通引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持矛舞助時
生也南夷之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之樂持
戟舞助時煞也北夷之樂持干舞助時藏也是
四夷之樂惟南爲文舞白虎通又引一說曰東
方持矛南方歌西方戚北方擊金夷狄質不如
中國文但隨物名之耳故百王不易是四夷之
樂亦惟南有歌曲故薛君云以其人聲音及籥
不僭差也詩疏謂四夷之樂惟專爲舞其義非
是蔡邕獨斷曰王者必作四夷之樂以合天下

之歌心祭神明和而歌之以管樂爲之聲察其
所云卽指南方歌者而言與薛君言南可以和
於雅者正合然則韓詩之說是以以籥不僭承
雅南二者言之謂歌聲與舞容皆飾奏舞同
和而不僭也鄭箋分雅南籥爲三舞與韓詩義
異

楚茨

禮義卒度笑語卒獲

案今本韓詩外傳義字誤儀此據詩攷所引作義
周禮肆師治其禮儀注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

讀爲儀左傳邾儀父漢書鄒陽傳作義父說文云
義者己之威儀也故經傳多以義爲儀字

韓詩外傳四禮者治辯之極也強國之本也成行之
道也功名之統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也不由之
所以隕社稷也是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爲武高城深
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由其道則行
不由其道則廢若楚人鮫革犀兜以爲甲堅如金石
宛如鉅蛇慘若蜂蠆輕利剛疾卒如飄風然兵始於
垂沙唐子死莊蹻起楚分爲三四者此豈無堅甲利
兵也哉所以統之非其道故也汝淮以爲險江漢以
爲池綠之以方成限之以鄧林然師至於鄢郢舉
若振槁然是豈無固塞限險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
其道故也紂殺王子比干而囚箕子爲炮烙之刑殺
戮無時群下愁怨皆莫襲其命然周師至令不行乎
左右是豈其無嚴令繁刑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
道故也若夫明道而均分之誠愛而時使之卽下之
應上如影響矣有不由命然後使之以刑刑一人而

天下服下不非其上知罪在己也是以刑罰簡而
威行如流也無他由是道故也詩曰自東自西自南
自北無思不服如是則近者歌謳之遠者赴趨之幽
閒僻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若赤子之歸慈母
者何也仁刑義立教誠愛深禮樂交通故也詩曰禮
儀卒度笑語卒獲

又曰君子者以禮分施均徧而不偏臣以禮事君忠
順而不解父寬惠而有禮子敬愛而致恭兄慈愛而
見友弟敬詘而不爲夫臨照而有別婦柔順而聽從
若夫行之而不中道卽恐懼而自竦此道也偏立卽
亂具立卽治請問兼能之奈何曰審禮昔者先王審
禮以惠天下故德及天地動無不當夫君子恭而不
難敬而不竭貧窮而不約富貴而不驕應變而不窮

審之禮也故君子於禮也敬而安之其於事也經而不失其於人也寬裕寡怨而弗阿其於儀也修飾而不危其應變也齊給便捷而不累其於天地萬物也不說人也不與爭能而致用其功其於天地萬物也不說其所然謹財其盛其待上也忠順而不解其使下也均遍而不偏其於交遊也緣類而有義其於鄉曲也容而不亂是故窮則有名通則有功仁義兼覆天下而不窮明通天地理萬變而不疑血氣平和志意廣大行義塞天地仁知之極也夫是謂先王審之禮也若是則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如赤子之歸

慈母也曰仁刑義立教成愛深禮樂交通故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又曰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子貢怪之問孔子曰晏子知禮乎今者晏子來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何也孔子曰其有方矣待我見我將問焉俄而晏子至孔子問之晏子對曰夫堂上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授幣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賜寡使也何足以識禮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晏子之謂也

式禮莫愆

韓詩外傳七孔子閒居子貢侍坐請問焉曰奈何孔子曰善哉爾之問也爲人下其猶土乎子貢曰賜未達孔子曰夫土者掘之得甘泉焉樹之得五穀焉草木植焉鳥獸魚鼈遂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功不言賞世不絕故曰能爲下者其惟土乎子貢曰賜雖不敏請事斯語詩曰式禮莫愆

馥芬孝祀

韓詩曰馥芬孝祀薛君曰馥香貌也文選藉武古詩注案衆經音義十四引韓詩曰馥芬孝祀馥香氣也喬樅謹案衆經音義二又引宇林云馥香氣也又引韓詩之義本韓詩漢帝堯碑云生自馥芬正用韓詩之語毛詩作苾芬孝祀箋云苾苾芬芬有馨香矣是毛韓文異而義同泌复同音古相通用宓子賤虙羲字又作伏是其證也苾亦通作祕廣雅釋詁祕香也又說文俗食之香也玉篇云必芳香也俗必皆以音義同並通

神具醉止

魏曹植魏文帝誄神具醉止三國魏志文帝紀注

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韓詩外傳三傳曰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臣子

之恩薄則背死亾生者衆小雅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信南山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周禮稍人使師古急就章注

喬樅謹案周禮稍人注甸讀與維禹甸之甸同其訓曰乘賈疏云案毛詩維禹甸之不言甸者鄭君先通韓詩此據韓詩而言胡承珙曰毛傳甸治也傳訓甸爲治者甸讀爲田說文田敷也謂敷列種穀之也李巡注爾雅釋地曰田敷也謂敷列種穀之處夫敷列種穀固已含治義矣攷韓詩字雖作

甸又坤雅引詩上天同雲而釋之曰冬爲上天色又坤雅引詩上天同雲而釋之曰冬爲上天同爲一陰雅神治也邵二雲謂神治則雲陽而異寒則雲陰而同故韓詩以雪雲爲同雲也紛紛毛詩作雰雰何氏古義曰說文雰即氛字云祥也與雪無涉當通作紛今壞白帖二兩引詩雨雪紛紛則三家今文固有作紛者矣

中田有廬塲有瓜

韓詩外傳四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爲一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爲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一百畝廣百步長百步爲百畝八家爲鄰家得百畝餘夫各得二十五畝家爲公田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

各得二畝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
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
行是以其民和親而相好詩曰中田有廬疆場有瓜
喬樅謹案此與穀梁傳及漢書食貨志合穀梁
魯詩同一師傳班固漢志皆用齊詩是三家義
同穀梁傳曰古者什一藉而不稅三百步爲里
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
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又曰古者公田
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食貨志曰井方一里是
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

爲八百八十畮餘二十畝以爲廬舍出入相友
守望相助疾病則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
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
口受田如此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種穀必
雜五種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還
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易在墜曰
廬在邑曰里於里有序而鄉有庠春令民畢出
在墜冬則畢入於邑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
文也穀梁傳言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
焉食貨志言公田餘二十畝以爲廬舍爪瓠果

蓏殖於疆易正此詩所謂中田有廬疆場有瓜
者是也公羊傳曰古者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
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何休注云聖人
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
養父母妻子五口爲一家公田十畝即所謂什
一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
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故曰井田廬舍在內貴
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
之義一曰無泄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
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貨財多於五口名曰餘

此說其義甚古不可易矣孔氏詩正義乃以詰
儒爲失其說非是馬瑞辰曰說文廬寄也秋冬
去春夏居古者井田之制私田在外公田在中
廬舍又在公田之中故曰中田有廬詩正義拘
孟子九一而助之說謂鄭以爲助則九而助一
貢則什一而貢一通率爲什中取一因謂古無
公田二十畝爲廬舍之說案孟子所云皆什一
者正謂什一分而取其一詩正義以什一使自
賦謂什一而貢一是也而以九一爲九而助一
則非九一而助舉其大數實則除去廬舍二十

畝八百八十畝八家各得田一百一十畝只稅
其十畝正爲什一而稅其一此孟子所謂其實
皆什一也攷工記匠人賈疏以爲什外取一亦
什一而取一之義先儒或以什一爲什而取一
則與經文其實皆什一爲不合矣

甫田

莿彼圃田

〔玉篇草部〕莿都角切韓詩薛君傳莿彼圃田毛作倬又音到
〔毛詩釋文倬韓詩作箌云箌卓也
〔爾雅釋詁那昜虛韓詩云箌彼圃田
以社以方
〔甫韓詩外傳曰〕天子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

白北方黑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苴以白茅以爲社明有土謹敬絜清也尚書酒誥正義

喬樅謹案孝經正義一引外傳文略同玫白虎通社稷篇亦有此文又蔡邕獨斷云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爲壇皇子封爲王者授之大社之土以所封之方色苴以白茅使之歸國以立社謂之茅社漢儒之言蓋皆同也

大田

去其螟螣及其蟊賊

(補)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三年詔曰去其螟蜮及其蟊賊○李賢注蜮一名短狐今之水弩含沙射人爲災

喬樅謹案此詔卽用詩大田篇語螟蜮當爲螟蟘字亦作蛮說文作蟘蟘之譌毛詩釋文云螟螣食心食葉蟲也螣本又作蟘又隸釋載唐公房碑作去其螟蟘蟘與蟘字形相近因而致譌章懷注乃以含沙之蜮釋之斯爲謬矣

卜畀炎火

韓詩曰卜報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作秉畀炎火箋云秉如字執持也韓詩作卜火使自消亾釋文云秉本又作弁弁者弇之省借

段氏詩小學曰卜畀猶俗言付與也爾雅卜予也馬瑞辰曰天保詩卜爾百福又曰莫其卜報皆予也秉與卜雙聲故秉可通作卜胡承珙曰報以介福通作卜胡承珙曰報以介福記少儀喪服小記注竝云報謂爲赴疾之赴是訓卜爲報猶訓卜爲赴卜畀炎火者謂亟取而畀之炎火也

有弇淒淒興雲祁祁

(韓詩外傳八)天賢君之治也溫良而和寬容而愛刑清而省喜賞而惡罰移風崇教生而不殺布惠施恩仁不偏與不奪民力役不踰時百姓得耕家有收聚民無凍餒食無腐敗工不造無用雕文不琢無飾斤以時入山林國無佚士皆用於世黎庶歡樂衍盈方外遠人歸義重譯執贄故得風雨不烈小雅曰有弇淒淒興雲祁祁所以是知太平之無颷風暴雨明矣

喬樅謹案詩攷引外傳有弇淒淒興雲祁祁今外傳本作淹御覽八百七十二引作黕之文經典釋文云淹本又作弇弇者淹之省借

(補)玉篇水部淹雲雨貌詩曰有淹淒淒

喬樅謹案毛詩作有淹萋萋此所引亦據韓詩

宇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韓〕曹植詣咎文雨我公田爰暨于私

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韓詩外傳〕四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言通財貨不爲賈道故駟馬之家不時雞豚之息伐氷之家不圖牛羊之入千乘之君不通貨財家鄉不修階施大夫不爲場圃委積之臣不貪市井之利是以貧窮有所歡而孤寡有所措其手足也詩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韓詩外傳〕三人事倫則順於鬼神順於鬼神則降福孔偕詩曰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案此二句旱魃及潛詩俱有之

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裳裳者華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韓詩外傳〕七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前洞洞焉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業履天子之位聽天下之政征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抱成王而朝諸侯詠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振恐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壯周公致政北面而事之請然後行無伐矜之色可謂臣矣故一人之身能三變者所以應時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君子有之

喬樅謹案此與荀子不苟篇引詩言君子能以義屈信變應之說合毛傳云左陽道朝祀之事右陰道喪戎之事說苑修文篇引詩傳亦以左右爲朝祀喪戎之事今據韓詩外傳語大旨皆與毛傳同

桑扈

兕觥其觩

〔韓詩曰〕觥容五升卷耳釋文

〔韓詩說曰〕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也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著明非所以飾不得名傷卷耳正義

喬樅謹案五經異義毛詩說觥大七升許君謹案云觥罰有過一飲而盡七升爲過多是許君從韓詩說矣詩正義引禮圖云觥大七升以兕角爲之先師說云刻木爲之形似兕角蓋無兕

者用木也卷耳詩箋云觥罰爵也饗燕所以有之者禮自立司正之後旅酬必有辭而失禮者罰之亦所以爲樂鄭君以觥爲罰爵亦用韓詩之義禮圖從毛詩說故與韓異又案後漢書郅惲傳惲理韓詩爲郡功曹汝南舊俗十月享會百里內縣皆齎牛酒到府讌飲時臨享禮畢太守歐陽歙教引西都督郵掾延受賜惲於下坐愀然前曰司正舉觥明府以惡爲善殷肱以直從曲此既無君又復無臣惲敢再拜奉觥歙色慙動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

歙罪也被受觥是燕飲之禮以觥爲罰爵漢時猶存此制也

鴛鴦

戢其左翼

韓詩曰戢捷也捷其翼於左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戢言休息也鄭箋云戢斂也斂其翼掩之義與韓異據王褒四子講德論云飛鳥翕翼翕斂義同子淵用魯詩說韓詩訓戢爲捷者放廣雅釋詁云戢捷也文選十三賦注○宋書符瑞志○御覽十二

喬樅謹案毛傳霰雪也義與韓異段氏玉裁

曰暴雪當爲忝雪之譌說文霰稷雪也俗謂米雪或謂粒雪皆是也馬瑞辰曰薛君章句以霰爲霙霙猶花也今俗以雪之先下而小者爲雪花卽韓詩所謂霙也或以雪花六出當之則誤

死喪無日無幾相見

韓詩外傳四人主欲得善射及遠中微則懸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阿子弟外不隱遠人能中是者取之是豈不致人之道也哉雖聖人弗能易也今欲治國馭民調一上下將內以固城外以拒難治則制人

人弗能制亂則危消滅亾可立待也然而求卿相輔佐獨不如是之公惟便辟親比已之是用豈不謂過乎故有社稷莫不欲安俄則危矣莫不欲存俄則亾矣古之國千餘今無數十其故何也莫不失於是也故明王有私人以金石珠玉而無私以官職事業者何也亦曰本不利所私也彼不能而王使之是闇王也臣不能而爲之是詐臣也王闇於上臣詐於下滅亾無日矣俱害之道也故明王能愛其所愛闇王則必危其所愛夫文王非無便辟親比已者超然乃舉太公於舟人而用之豈私之哉以爲親邪則異族之人也以爲故耶則未嘗相識也以爲姣好耶則太公年七十二皤然而齒墮矣然而用之者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兼制天下以惠中國而不可以獨故舉是人而用之貴道果立貴名果白兼制天下立國七十一姬姓獨居五十二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莫不爲天下顯諸侯夫是之謂能愛其所愛矣故惟明王能愛其所愛闇王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大雅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小雅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危其所愛之謂也

喬樅謹案毛叙云頍弁刺幽王也暴厲無親不

能燕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亾故作是詩也今據韓外傳言惟明王能愛其所愛闇王必危其所愛而引大雅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及此詩二語爲證以見愛其所愛則能安社稷保子孫危其所愛則滅亾無日矣大旨與毛叙同

車舝

德音來括

薛君韓詩章句曰括約束也（文選廿五劉琨荅盧諶詩注○又五十三陸機辨亾論注）

喬樅謹案毛傳括會也釋文云括本又作佸會

也馬瑞辰曰韓詩釋括爲約束言以德音來相
約束卽下章令德來教之意說文括絜也又栝
檃也均與約束義同至毛傳訓括爲會猶話之或作譮也會者括
一聲之轉括訓爲會猶話之或作譮也會者括
約束義亦相近箋以爲會合離散之人失之
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
韓詩後漢書馮衍曰人所歌舞天必從之○李賢注詩
小雅曰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韓詩外傳七傳曰南假子過程本子本子爲之烹鱖

魚南假子曰聞君子不食鱖魚本子曰此乃君子食
也我何與焉假子曰夫高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
狹行也比於善者自進之階比於惡者自退之原也
且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自比君子哉
志慕之而已矣
喬樅謹案南假子說苑雜言篇作南瑕子鱖魚
說苑作鯢魚又程本下脫子字下句亦同趙
懷玉曰案下文稱本子則此處亦當有子字今
爲補之
以慍我心

韓詩曰慍恚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慍字作慰馬瑞辰曰韓詩釋括爲約束言以德音來相
王肅申毛云慰怨也王義蓋本韓詩馬瑞辰曰
詩正義引孫毓載毛傳云慰猶也會者括
爲慰安也按訓安者是馬融申毛云慰怨也
者亦非毛傳之舊說文說慰也據玉篇說慰也
亦作諰說卽婉之或體說者順也說可訓慰慰
亦可訓說毛傳蓋本作慰說也後人少識說因
譌而爲怨王肅遂以怨恨釋之耳說文說慰也
集韻類篇均作尉說文尉從上按下也从尸又

持火所以申縮也是尉本火斗之稱引伸爲自
上按下之通稱按者抑也廣雅抑治也與除義
訓治同惟毛傳本作慰說也取慰按之義故箋
以慰除其心釋之以慰我心猶前章我心寫兮
寫亦除也此亦傳作說之證若毛訓慰爲安爲
怨箋皆不得訓慰爲除以申釋之正義乃以憂
除則心安強合爲一失矣至韓詩作以慍我心
訓爲恚者慍說怨古並同聲韓詩蓋讀慰爲怨
因遂以慍代慰耳說文慰安也一曰恚怒也怒
嬛亦說字之譌本當作一曰恚也一曰說也說

者毛詩恚者兼採韓詩也

青蠅

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補馮衍與任武達書曰青蠅之心不重破國後漢書本傳注

構我二人

韓詩曰構亂也毛詩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箋云構合也合猶交亂也與韓詩義同正義曰構者構合兩端令二人彼此相嫌交更惑亂也

補曹植贈白馬王彪詩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疎

賓之初筵

韓詩序曰衛武公飲酒悔過也後漢書孔融傳注○朱子詩集傳引韓詩朱子集傳引作韓詩序謂此詩與大雅抑戒相類必武公悔過之作宜從韓詩朱氏鶴齡通義曰若祇是悔過當與衛風淇澳爲類矣毛敘云刺時者武公於幽王之時入爲卿士不敢斥言王惡借悔過以刺之美氏炳章廣義曰以刺時之意爲自悔之辭猶微子言紂惡而云我沉湎於酒也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

韓詩曰言賓客初就筵之時賓主秩秩然俱謹敬也孔融傳注

威儀反反

韓詩曰反反善貌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作威儀反反傳云反反言重慎也反卽反之省借爾雅釋詁反大也玉篇反大也善也王篇反善之訓卽本韓詩馬瑞辰曰毛訓重慎亦善貌也周頌執競詩威儀反反毛傳反反難也義與此傳重慎相成故詩疏亦以重難釋之

屢舞僛僛

補玉篇人部僛醉舞貌詩云屢舞僛僛

喬樅謹案毛傳云僛僛舞不能自正也此云僛醉舞貌當是韓詩之訓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

韓詩曰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不知其爲惡也孔融傳注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韓詩小雅四

魚藻

有頒有首

韓詩曰頒衆貌 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訓頒爲大首貌與韓詩義異玉篇四頒下引詩云有頒其首頒大首貌一云衆也此兼採毛韓二義馬瑞辰曰按說文窠字註云頒分也韓詩訓頒爲衆盛讀頒如紛紜之紛

彆沸濫泉

玉篇角部彆沸濫泉

喬樅謹案毛詩作彆沸檻泉此所引是據韓詩之文玉篇又云彆或作潎潎字亦韓詩之異文

彼交匪舒天子所予

韓詩外傳四問楛者不告告楛者勿問有諍氣者勿與論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故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然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然後可與言道之極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瞽可與言而不與之言謂之隱君子不瞽不隱言謹慎其序詩曰彼交匪紓天子所與言必交吾志然後予也

喬樅謹案毛詩作匪交匪紓鄭箋云彼與人交接自偪束如此則非有解怠紓緩之心天子以是故賜予之鄭說與韓詩外傳引詩言必交吾志然後予也合韓詩以交爲交接之意鄭箋卽本韓詩爲說

采菽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與之

後漢書明帝手詔曰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詩及采菽以增歎息○李賢注采菽詩小雅之章也其詩曰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與之 東平憲王傳

便便左右

韓詩曰便便閑雅之貌 釋文

喬樅謹案便便毛詩作平平傳云平平辯治也左傳引作便蕃左右平平是貌狀也韓詩訓便便爲閑雅貌者辯治有整暇之意故爲閑雅貌也

紼纚維之

韓詩曰纚罣也 釋文

韓詩遺說攷 卷三 四

喬樅謹案毛詩傳云纚繫也之宋元皇后哀策文選五十八顏延三

文注

喬樅謹案說文云罣繫也箋竹索也釋名云引舟者爲罣罣作也起也起舟使動行也玉篇云罣竹索也引舟竹箋也爾雅釋水云繂繩維之紼繹也繂綅也李巡曰繹竹爲索所以維持舟者孫炎曰舟止繫之於樹木戾竹爲大索郭璞曰繹索也綅繫也爾雅訓紼爲繹韓詩訓纚爲維舟之索罣以繫舟使止亦以引舟使行今時行舟者猶然鄭箋言以紼繫其綅以制行之亦王引舟爲說故云猶諸侯之治民御之以禮法也然則韓以纚訓罣又訓繫者罣以舟止言之繫以舟止言之皆所以維持舟者兼二義也紼字韓詩無訓毛傳云綅繹也與爾雅同正義引定本及集注以毛云綅弗也與爾雅異馬瑞辰據說文弗大也玉篇作㯳綅從弗亦有大義故孫炎以爲大索喬樅謂崔集注本訓綅爲弗弗猶戾也卽孫炎所云戾竹爲大索是也

福祿胜之

韓詩曰胜厚也 釋文

韓詩遺說攷 卷三 四

喬樅謹案胜毛詩作腷傳云腷厚也說文腷或从比作胜玉篇胜字同腷腷本訓爲腷胜又得訓厚者此與腹字同意皆引伸段借之義也說文云腹厚也腹與複通月令亦厚也釋文云腹本又作複腷與畐通畐厚也見節南山詩傳是其驗也

優哉柔哉亦是戾矣

韓詩外傳四子爲親隱義不得正君誅不義仁不得愛雖違仁害義法在其中矣詩曰優哉游哉亦是戾

案此引詩優哉游哉游當作柔據卷八引定之

角弓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亾

韓詩曰良善也言王者所爲無有善者各相與於一方而怨之後漢書章帝紀注

韓詩外傳四齊桓公問於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蒼莽之天也王者以百姓爲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強非之則危倍之則亾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民皆居一方而怨其上不亾者未之有也

又曰善御者不忘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弓善爲上者不忘其下誠愛而利之四海之內闔若一家不愛而利之子或殺父而況天下乎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

又曰有君不能事有臣欲其忠有父不能事有子欲其孝有兄不能敬有弟欲其從令詩曰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亾言能知於人而不能自知也

喬樅謹案荀子劉向皆以亾爲危亾之亾此魯詩之義也毛傳云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

如食饑饉

韓詩曰儀我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儀作宜釋文云本作儀儀宜古字通用儀通作宜猶義之通作誼也韓詩訓儀爲我者我與俄通說文我字注云或說我頃頓也玉也是古文卽以我爲俄字又人部云俄頃也一曰俄頃須臾也廣韻俄頃速也累言之爲俄頃單言之爲俄若榮辱篇蹇者俄且遍也陋者俄且僩也愚者俄且知也公羊桓二年傳俄而可以爲其有矣是也又通作蛾漢書班倢伃傳蛾而大幸集句引如淳曰蛾無幾之頃也俄與孔對文儀訓爲俄孔亦當訓爲甚皆所以申

言不忘其後之意也鄭箋釋孔爲毘之孔謂度
其所勝多少義與韓異
雨雪麃麃見晛聿消
韓詩曰曒曒晛聿消曒晛曰出也
韓詩外傳四天當世之愚飾邪說文姦言以亂天下
欺惑衆愚使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則是范
雎魏牟田文莊周愼到田駢墨翟宋鈃鄧析惠施之
徒也此十子者皆順非而澤聞見雜博然而不師上
古不法先王按往舊造說務以自功道無所遇而人
相從故曰十子之工說說皆不足合大道美風俗治

綱紀然其持之各有故言之皆有理足以欺惑衆愚
交亂樸鄙則是十子之罪也若夫總方略一統類齊
言行羣天下之英傑告之以大道教之以至順隩突
之間祖席之上簡然聖王之文具沛然平世之俗起
工說者不能入也十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錐之地而
王公不能與爭名則是聖人之未得志者也仲尼是
也一天下財萬物長養人民兼利天下通達之屬莫
不服從工說者立息十子者還化則聖人之得勢者
舜禹是也仁人將何務哉上法堯舜之制下則仲尼
之義以務息十子之說如是者仁人之事畢矣天下
之害除矣聖人之迹著矣詩曰雨雪麃麃見晛聿消
喬樅謹案一天下起至聖人之得勢者三十九
字本皆脫佚今據荀子文補之
又外傳七孔子遊於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顏淵從孔
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者何言其願某將敢汝
子路曰由願奮長戟溢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蠭
躍蛟奮進救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子貢曰兩國
搆難壯士列陣塵埃漲天賜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
糧解兩國之難用賜者存不用賜者亡孔子曰辯士
哉顏回不願孔子曰回何不願顏淵曰二子已願故

不敢願孔子曰不同意各有事焉回其願某將敢汝
顏淵曰願得小國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
同心外內相應列國諸侯莫不從義嚮風壯者趨而
進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蠻莫不釋兵
輯輿乎四門天下咸獲永甯蝘蜓飛蠕動各樂其性進
賢使能各任其事於是君綏於上臣和於下垂拱無
爲動作中道從容得禮言仁義者賞言戰鬥者死則
由何進而救賜何難之解孔子曰聖士哉大人出小
人匿聖者起賢者伏回與執政則由賜焉施其能哉
詩曰雨雪瀌瀌見晛聿消

案外傳引詩雨雪瀌瀌見晛聿消見宜據釋文作
曮瀌宜從詩攷引作麃今本外傳字並誤
喬樅謹案今本外傳是後人據毛詩所改也毛
詩見晛曰消傳云晛日氣也箋云日將出其氣
始見人則皆稱曰雪今消釋矣讀見爲如字文
義與三家並異詳見曾詩遺說攷
莫肯下隮
薛君韓詩章句曰隮猶遺也文選十六陸機歎逝賦注
喬樅謹案毛詩作莫肯下遺鄭箋云遺讀曰隨
謂以禮相畢下先人而後已又荀子非相篇引

詩作莫肯下隧楊倞注云隧讀爲隨莫肯下隨
於人卽用鄭箋爲說隮遺隧隨古皆以聲近通
用盧氏文弨疑谷風棄予加遺韓詩作棄予如
隮故薛君云然今攷韓詩外傳七引谷風詩作
遺則薛君所釋確爲此篇章句無疑盧氏殆失
檢耳
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韓詩外傳四愛由情出謂之仁飾愛理宜謂之義致
愛恭謹謂之禮文禮謂之容禮容之美自足以爲治
其言可以爲民道故民從是言也行可以爲民法故
民從是行也書之於策傳之於志語萬世子子孫孫
道而不舍由之卽治失之卽亂由之卽生失之卽死
今夫肢體之序與禽獸同節言語之暴與蠻夷不殊
混然無道此明王聖主之所罪詩曰如蠻如髦我是
用憂
又曰君子大心卽敬天而道小心卽畏義而節知卽
明達而類愚卽端慤而法喜卽和而治憂卽靜而遠
達卽寤而容窮卽約而詳小人大心卽慢而暴小心
卽淫而傾知卽攫盜而漸愚則毒賊而亂喜則輕易
而快憂則挫而慑達則驕而偏窮則棄而累其肢體

之序與禽獸同節言語之暴與蠻夷不殊出則爲宗
族患入則爲鄉里憂詩曰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又曰出則爲宗族患入則爲鄉里憂詩曰如蠻如髦
我是用憂小人之行也
菀柳
上帝甚怕無自瘵焉
韓詩外傳四客有說春申君者曰湯以七十里文王
百里皆兼天下一海內今夫孫子者天下之賢人也
君藉之百里之勢臣竊以爲不便於君君何春申君
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去而之趙趙以爲上卿客入

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之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而入齊魯弱而齊強由是觀之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善於國未嘗不安也今孫子天下之賢人何謂辭而去春申又云善於是使請孫子孫子因爲書謝曰鄙語曰瘠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也此爲刼殺死亡之主言也夫人王年少而放無術法以知奸卽大臣以專斷圖私以禁誅於已也故拾賢長而立幼弱廢正直而用不善故春秋之志曰楚王之子圍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疾返問疾遂以冠纓絞王而殺之因自立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

杼帥其黨而攻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又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世所見李允用趙饑王父於沙邱百日而殺之淳齒用齊擢閔王之筋而懸之於廟宿昔而殺之夫瘠雖瘖腫痴疕上比遠世未至絞頸射股也下比近世未至擢筋餓死也夫刼殺死亡之主心之憂勞形之苦痛必甚於瘠矣由此觀之瘠雖憐王可也因爲賦曰璇玉瑤珠不知佩雜布與錦不知異閭娵子都莫之媒嫫母力父是之喜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乎上天曷維其

同詩曰上帝甚陯無自瘵焉

喬樅謹案陯毛詩作蹈傳云蹈動也箋云蹈讀曰悼與韓文異馬瑞辰曰按一切經音義引韓詩曰上帝甚陯陯變也變與動同義蹈從舀聲舀古聲如由陶讀如皐繇之繇聲亦與由同故通用蹈通作陶猶鼓鐘詩憂心且妯韓詩作陶又如江漢詩江漢滔滔風俗通山澤篇引作江漢陶陶楚詞九章滔滔孟夏史記屈原傳作陶陶也禮記人喜則斯陶淮南本經篇云樂斯動動斯蹈蹈亦陶也廣雅陶化也淮南本經訓言陰陽之陶化萬物陶化猶變化也蹈又通慆韓詩上天甚神王覩察云神者慆字之壞蓋傳寫之誤不若陶慆蹈古同聲得通其義均與毛傳訓動同也動者言其喜怒變動無常檢詩中心是悼毛傳悼動也是悼亦得訓動與蹈同義若箋訓爲悼病則失之矣喬樅謂韓詩蹈字作慆明見外傳則作陶者必井韓詩衆經音義卷五陶現下但引詩云上帝甚陶陶變也不言爲韓

詩當是齊魯之異文異義見於他書者而元應採之以證陶現之爲變現耳馬揚鼓鐘詩妯字韓作陶故以意定之然江漢詩滔滔風俗通引作陶陶應劭用魯詩者則安知上帝甚陶非魯詩之異文耶鄭箋讀蹈爲悼悼字疑爲齊詩異文悼病之訓當亦本於齊說馬以箋訓爲失據毛詩中心是悼傳謂悼亦得訓動不知毛於檜詩訓悼爲動者乃以動爲慟之省借非訓爲變動之義也惟以陶蹈慆聲近義通皆爲變動無常之意其說得之又趙懷玉外傳校本云崔杼帥其黨以下十四字舊本脫佚今據戰國策古文咠舊本亦脫韓非子作崔子補之

都人士

喬樅謹案此詩毛氏五章三家皆止四章詩正義云襄十四年左傳引此詩行歸于周萬民所望二句服虔曰逸詩也都人士首章有之禮記注亦言毛氏有之三家則亡今韓詩實無此章時三家列於學官毛詩不得立故服以爲逸胡承珙曰賈誼新書等齊篇引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行歸于周萬民之望賈時毛詩未行又所引字亦小異疑同於三家然則三家無此首章或後漢時逸之亦未必本無也

采綠

薄言觀者 韓作文

喬樅謹案毛詩觀字作觀傳云多也正義云俗本作觀誤也定本集注並作多攷爾雅釋詁觀多也郭注引詩薄言觀者郝氏義疏以爲觀聲同灌灌叢也叢聚亦多也今據毛詩作觀觀卽後人據韓詩改之觀義亦訓得多說文觀爲古文睹字觀從見者聲者從白㫐聲㫐古文旅旅有衆義故都从邑者聲義訓爲聚諸从言者聲義訓爲衆然則觀亦有衆義衆卽多也

隰桑

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韓詩外傳四南苗異獸之鞫猶犬羊也與於人猶死之藥也安舊俗質習貫易性而然也夫狂羊也然則楚之狂者自齕忘其非物豢也飯土而忘其粱飯也然也夫狂者楚之狂者齊言習使然也夫習之於人微而著深言齊之狂者齊言習使然也夫習之於人微而著深而固是暢於筋骨貞於膠漆是以君子務爲學也詩

曰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韓詩外傳四〕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弗求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其於心爲不若雞犬哉不知類之甚矣悲夫終亦必亡而已矣故學問之道無他焉求其放心而已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又曰〕道雖近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瑕曰爰者出人不遠矣夫巧弓之見手也倕角被筋膠漆之和即可以爲萬乘之寶也及其被乎而賈不數銖人同

材鈞而貴賤相萬者盡性致志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白華
泱泱白雲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英英韓詩作泱泱說文云泱滃也滃雲氣起也文選潘安仁射雉賦天泱泱以晉雲卽用韓詩語徐爰注曰泱音英李善注引毛詩英英白雲毛萇曰英英白雲貌泱與英古字通六月詩白旆央央公羊宣十二年疏引孫氏說作昂旆施英英是已

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韓詩薛要曰〕天行艱難於我身不我可也
喬樅謹案毛傳云步行猶可也鄭箋云猶圖也王肅述毛云天行艱難使下國化之以倡爲不可故也正義曰如肅之言與上章不類今以侯爲毛說然則知韓詩訓猶爲可其義與毛傳同鄭箋訓猶爲圖蓋據齊魯之說改毛也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韓詩外傳四〕傳曰誠惡惡知刑之本誠善善知敬之本彼誠感神達乎民心知刑敬之本不怒而威不言而信誠德之王也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又曰〕孔子見榮客去顏淵曰客仁也孔子曰恨兮其心類兮其口君則吾不知也言之所聚也顏淵蹙然變色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瑩夫形體也色心也閔閔乎其薄也若有溫良在中則眉睫著之矣疵瑕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又曰〕僞詐不可長空虛不可守朽木不可雕情亡不可久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言有中者必能見外也

又外傳七哲者孔子鼓瑟曾子子貢側門而聽曲終曾子曰嗟乎夫子瑟聲殆有貪狠之志邪僻之行何其不仁趨利之甚子貢以爲然不對而入孔子望見子貢有諫過之色應難之狀釋瑟而待之子貢以曾子之言告子曰嗟乎夫參天下賢人也其智知音矣鄉者某鼓瑟有鼠出游狸見於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厭目曲脊求而不得某以瑟浮其音參以某爲貪狠邪僻不亦宜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案元槀本外傳作鐘鼓非

視我怖怖

韓詩曰怖怖怒不說好也釋文

案說文引詩亦作怖怖從韓氏也毛詩作遇遇傳云不說也字異義同

喬樅謹案毛詩音義引說文云很怒也很怒卽不說好之義今本說文云怖恨怒也與陸氏所引小異段氏注云宜從釋文作很怒遇卽怖之假借非有韓詩則毛詩不可通矣故許宗毛而不廢三家詩又廣雅亦云怖怒也

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韓詩外傳四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乎善言心不能知先王之法動作而不知所務止立而不知所選於物而不知所貴不知選賢人善士而托其身焉從物而流不知所歸五藏爲政心從而壞遂不反是以動而形危靜則名辱詩曰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緜蠻

緜蠻黃鳥

韓詩曰緜蠻黃鳥○薛君注曰緜蠻文貌文選十一何晏景福殿賦注○又四十六王融曲水詩序注

喬樅謹案毛傳云緜蠻小鳥貌與薛君訓異馬瑞辰曰緜蠻二字雙聲說文緜聯微也廣雅緜小也緜有小義故傳以爲小鳥貌文選注引韓詩薛君章句以緜蠻爲文貌案爾雅釋詁覲髣弗離也緜蠻卽覲髣之轉蓋文采縟密之貌故韓詩以爲文貌當從韓詩說爲允黃鳥本爲小鳥詩以喻微臣其義已顯不必更以緜蠻爲小貌耳

豈敢憚行畏不能趨

韓詩外傳四客有見周公者應之於門曰何以道旦也客曰在外卽言外在內卽言內入乎將毋周公曰請入客曰立卽言義坐卽言仁坐乎將毋周公曰請

坐客曰疾言則翕翕徐言則不聞言乎將毋周公曰
雖雖旦也聆明日與師而誅管蔡故客善以不言之
說周公善聽不言之說若周公可謂能聽微言矣故
君子之告人也微其救人之急也婉詩曰豈敢憚行
畏不能趨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韓詩大雅一

文王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韓詩外傳五造父天下之善御者矣無車馬則無所見其能羿天下之善射者矣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彼大儒者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夫車固馬選而不能以致千里者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而不能射達中微者則非羿也用百里之地而不能與之爭勝矣善用天下者則非大儒也

白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亦可謂大儒已矣

喬樅謹案無所疑怎句本皆脫怎字今據荀子補又其命維新下本或多可謂白矣謂五字元刻本無今從之

亹亹文王

韓詩曰亹水流進貌文選吳都賦注

案臧鏞堂輯韓詩說以此大鳥驚在亹下蒙謂吳都賦清流亹亹與水為韵則亹字不讀如門亹音與下葦欣蘇艱不協則非鳥驚在亹章句也臧誤採之又案詩碩人頎衣妻媯私韵北門敦遺摧韵

採芑煒雷威韵杕杜偕近邇韻古音脂微齊皆厥
吉屈與諄文欣魂痕亦可諧然皃騶詩涇沙渚皆
實地可指又不應於聖字獨異其例且訓水流進
貌則在字亦不可通矣此注當是聖聖文王之訓
下句云令聞不已是有進義故韓詩釋聖聖爲水
流進貌也

濟濟多士文王以甯

韓詩外傳八三公者何曰司空司徒司馬也司馬主
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故陰陽不和四時不節星辰
失度災變非常則責之司馬山陵崩竭川谷不流五

穀不殖草木不茂則責之司空君臣不正人道不和
也君乃赦之昔者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君
得罪於臣也至今未有爲謝也桓公曰善故寡人賴
御以歸薦之於廟而斷政焉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不以兵車者非獨管仲也亦遇之於是詩
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

喬樅謹案邦人卽封人封邦古字通用御覽七
百三十六引韓詩外傳亦作麥邱封人惟新序
四作邑人蓋叜爲其邑之封人也湯以下十二
字舊脫趙懷玉校本据御覽七百三十六引補
之

又曰鮑叔薦管仲曰臣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柔

不孤善言必再叜盡優之邦人奉觴再拜曰使吾君
好學士而不惡問賢者在側諫者得入桓公曰善哉
祝乎寡人聞之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叜盡優之邦人
奉觴再邦曰無使羣臣百姓得罪於吾君無使吾君
得罪於羣臣百姓桓公不說曰此言者非夫前二言
之祝叜其辜之矣邦人潛然而泣下曰願吾君熟思
之此一言者夫前二言之上也臣聞子得罪於父可
因姑姊妹謝也父乃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使左右謝
也君乃赦之昔者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君
得罪於臣也至今未有爲謝也桓公曰善故寡人賴

愛臣弗如也忠信可結於百姓臣弗如也制禮約法於四方臣弗如也決獄折中臣弗如也執枹鼓立於軍前使士卒勇臣弗如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

又曰晉文公重耳亡過曹里鳧須從因盜重耳資而亡重耳無糧餒不能行子推割股肉以食重耳然後能行及重耳反國國中多不附重耳者於是里鳧須造見曰臣能安晉國文公使人應之曰子尚何面目來見寡人欲安晉也里鳧須曰君沐邪使者曰否鳧須曰臣聞沐者其心倒心倒者其言悖今君不沐何言之悖也使者以聞文公見之里鳧須仰首曰離國

久臣民多過君君反國而民皆自危里鳧須又襲竭君之資避於深山而君以餒介子推割股天下莫不聞臣之爲賊亦大矣罪至十族未足塞責然君誠赦之罪與驂乘遊於國中百姓見之必知不念舊惡人自安矣於是文公大悅從其計使驂乘於國中百姓見之皆曰夫里鳧須且不詠而驂乘吾何懼也是以晉國大甯故晉云文王里服卽康功田功若里鳧須罪無赦者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

喬樅謹案毛傳邊止也義與韓詩訓遏爲病者遏曷害古以音同通假害與病義相近一曰廣雅釋詁瘕病也韓蓋以遏爲瘕之叚借字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韓詩外傳五楚成王讀書於殿上而輪扁在下作而問曰未審王君所讀何書也成王曰聖賢之書輪扁曰此眞先聖王之糟粕也非美者也成王曰子何以言之輪扁曰以臣輪言之夫以規爲圓矩爲方此其可付乎子孫者也若夫合三木而爲一應乎心動乎

韓詩曰遏病也

喬樅謹案毛傳遏止也義與韓詩訓遏爲

體其不可得而傳者也以爲所傳眞糟粕耳故唐虞之法可得而改也其喻人心不可及矣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孰能及之

天明

天難忱斯不易惟王

韓詩外傳七傳曰言爲王之不易也大命之至其太宗太史太祝斯素服執策北面而弔乎天子曰大命既至矣如之何憂之長也授天子策一矣曰敬享以祭承王天命畏之無彊厥躬無敢甯授天子策二矣曰敬之夙夜伊祝厥躬無怠萬民望之授天子策三之操也故夫子持文王之聲知文王之爲人師襄子

矣曰天子南面受於帝位以位爲憂未以位爲樂也詩曰天難忱斯不易惟王

案詩攷引外傳作忱今本攷忱非

喬樅謹案鄭君箋詩云天之意難信矣不可改易者天子也此讀易如字今據韓詩外傳引傳曰言爲王之不易也其下引詩天難忱斯不易惟王是以易爲難易之易與毛義不同文王詩駿命不易箋云天之大命不可改易亦讀易如字其注禮記大學篇引詩曰天之大命持之誠不易也彼用三家詩說故讀同難易之易耳

天謂殷適使不佚四方

韓詩外傳五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而不進師襄子曰夫子可以進矣孔子曰某已得其曲矣未得其數矣未得其意也有問曰夫子可以進矣曰某已得其意矣未得其人也有問復曰夫子可以進矣曰某已得其人矣未得其類也有閒邈然遠望曰洋洋乎翼翼乎必作此樂也黯然而黑幾然而長以王天下以朝諸侯者其惟文王乎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善師以爲文王之操也故夫子持文王之聲知文王之爲人師襄子

曰敢問何以知其文王之操也孔子曰然夫仁者好偉和者好粉智者好彈有殷勤之意者好麗某是以知文王之操也傳曰聞其末而達其本者聖也紂之爲天下惡之施於大臣羣下不信百姓疾怨故天下叛而願爲文王臣紂自取之也夫貫爲天子當有天下及周師至而令不行乎左右悲夫當是之時索爲匹夫不可得也詩曰天謂殷適使不佚四方

喬樅謹案天謂今本外傳作天位此據詩攷所引攷正佚毛詩作挾傳云達也孔氏廣森曰按

春秋傳曰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三朝記
天子之官四通正地事也以不得嗣王位爲不
得通於四方眞古師說古者堂有兩夾謂之左
達右達是夾有達義此挾音訓當與夾同舊讀
浹日之浹非胡承珙曰按爾雅釋言浹徹也徹
卽通達之義故傳以挾爲達鄭箋云使教令不
行於四方四方共叛之韓詩外傳亦以令不行
釋詩不挾義與毛鄭同葢俠挾浹古皆通也馬
瑞辰曰爾雅釋言訓浹爲徹釋名云達徹也小
爾雅曰徹達也說文無浹字古浹字止作挾苟

子儒效篇盡善挾洽之謂神注挾讀爲浹浹是浹
古作挾之証韓詩外傳引詩作使不俠四方俠
乃挾之通借字
又案師襄子初學記十六引韓詩作師堂子文
選七發李善注引韓詩作師堂子京堂襄音近
子京其字也梁玉繩曰師襄子是衛樂師非論
語擊磬襄故古今人表判列爲兩人自王肅僞
撰家語其辨樂篇襲韓詩外傳而妄增擊磬爲
官之言遂合二襄爲一誤矣

補三國志曹植疏體文王翼翼之仁
磬天之妹
韓詩曰磬磬也（釋文○又詩正義）
喬樅謹案毛詩作俔傳云俔磬也正義曰此俔
字韓詩作磬則俔磬二同也說文云俔譬也詩
云俔天之妹謂之譬喻卽引此詩箋云尊之如
天之有女弟與譬喻之言合葢如今俗語譬喻
物云磬作然也段氏玉裁曰說文俔諭也此以
今語釋古語俔者古語磬者今語是以毛詩作
俔韓詩作磬如十七篇之有古今文許不依傳

云磬而云諭者磬非正字以六書言之乃俔之
叚借耳磬罄古通爾雅罄盡也猶言竟是天之
妹也又曰俔說文一曰閒見也閒俔也正許所本上訓用毛韓說
閒俔也正許所本上訓用毛韓說此訓用爾雅釋言
說爾雅亦釋詩也閒音諫若言不可多見而閒
見之胡承珙曰案傳以磬釋俔箋以如申毛孔
疏解以磬作是唐時猶有此語其訓詁由來久
矣段注說文謂毛以聲釋俔是以今語釋古語
此說是也其又云磬猶言竟是又云俔是閒見
盧氏文弨又從聞見爲義說皆非是後漢書胡
惟此文王小心翼翼

廣傳倪天必有異表若曰亮是曰閎見曰閎見則必迎之妹二字方成文義必不得以倪天二字單言惟訓如則如天老傳曰尊之如天是也郝氏懿行曰邵雅釋詩當倪在閒上今本誤倒耳說文云倪譬諭也一曰閒見卽本韓詩爾雅爲訓閒者釋詁云代也閒見猶言不常見也凡譬況之詞必取非常所見故云罕譬而諭方言謂之代語說文謂之閒見其義一也馬瑞辰曰今按代亦比擬之詞猶言譬也古者以此易彼謂之代以此擬彼亦謂

之代晉宋人擬古詩皆曰代其遺義也又以此擬彼則猶有彼此之別故代亦曰閒是知爾雅以閒釋倪閒代之義亦與譬通矣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

補後漢書郅惲曰昔文王不忍露白骨武王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故能獲天地之應殷商如林之衆牧野洋洋檀車煌煌旟旐鱒鱒彭彭維時尚父時維鷹揚亮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淸明

韓詩曰亮相也釋文

喬樅謹案尒雅釋詁亮相並訓爲導相又訓勗

亮又訓右勗右義皆爲助導引佐佑皆所以爲贊助也書惟時亮天工史記五帝紀作惟時相天事是以亮爲相相卽佐佑之義也亮與諒涼古以音同通用毛詩釋文云涼本亦作諒

韓詩外傳三武王伐紂到於邢邱頓折爲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心懼召太公而問曰意者紂未可伐乎太公對曰不然頓折爲三者軍當分爲三也天雨三日不休欲灑吾兵也武王曰然何若乎太公曰愛其人及屋上烏惡其人憎其胥餘咸劉厥敵毚使有餘武王曰於戲天下未定也周公趨而進曰不然使各

度其宅而佃其田無獲舊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於戲天下已定矣乃修武勒兵於甯東名邢邱曰懷甯曰修武行克紂於牧之野詩曰牧野洋洋檀車皇皇駟驖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亮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淸明

喬樅謹案皇皇毛詩煌煌亮毛詩作涼今本外傳亦作涼非當從釋文亮爲正

縣縣瓜瓞

韓詩曰縣縣瓜瓞○薛君曰瓞小瓜也文選廿大滿岳樓縣詩注

喬樅謹案爾雅釋詁攷厥也其紹厥合人汪厥小
厥也與許君訓同釋詁又云厥九葉釋文引合
人云厥九葉九枚其一莖則其爲小厥可知也
陶窐陶穴
補玉篇穴部窐地室也詩云陶窐陶穴
喬樅謹案玉篇又云窐或作墐亦作復作墐者
齊魯之異文作復者毛氏古文以復爲窐之消
借也
古公亶父來朝趣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
補吳越春秋卷一古公亶父修公劉后稷之業積德

行義爲狄人所侵薰鬻妬而伐之古公事之以犬馬
牛羊其伐不止事以皮幣金玉重寶而亦伐之不止
古公問何所欲曰欲其土地古公曰君子不以所養
害所養國所以亾也而爲身害吾所不居也古公乃
杖策去邠踰梁山而處岐周曰彼與我何異邠人父
子兄弟相聞負老携幼揭斧斨而歸古公居一月成
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
補吳越春秋五亶父讓地而民發於岐
喬樅謹案趙長君著吳越春秋見於後漢書儒
林傳長君治韓詩者所著詩細蔡邕讀之以爲
長於論衡隋書經籍志尚載長君韓詩譜二卷
詩歷神淵一卷今惟吳越春秋僅存十卷耳
補玉篇走部趣遬也詩曰來朝趣馬言早且疾也
喬樅謹案趣毛詩作走箋云來朝走馬言辟惡
早且疾也鄭意以走爲趣之假借故不煩改字
直訓爲疾疑三家今文皆作趣字顧野王所引
蓋據韓詩之文鄭君詩箋亦即用韓義申毛也
周原膴膴
韓詩曰周原膴膴李善文選魏都賦注
韓詩曰膴膴美也

案文選魏都賦臧注膴膴坰野張載注膴美也詩云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李善注引薛君韓詩則張注膴
膴美也即韓詩之義毛詩釋文云膴膴美也韓詩
同此順毛而改謂韓詩說同非謂字同也
作廟翼翼
韓詩曰鬼神所居曰廟衆經音義十四
度之薨薨
韓詩曰度填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度居也義與韓異鄭箋云度
猶投也築墻者捋聚壞土盛之以橐而投諸版

中鄭君釋度爲投與韓詩訓填義同蓋用韓義改毛馬瑞辰曰度與坡通廣雅坡塞也塞與填義亦相近既取土而後填之既填而後築之正見詩言有序也毛傳訓度爲居失之

高門有閟

韓詩曰閟盛貌釋文

補玉篇門部詩云高門有閟

喬樅謹案閟毛詩作佖魯詩文與韓同見張平子西京賦又藝文類聚六十三引毛詩佖作閟此三家之文非毛氏也李善文選魏都賦注亦

引毛詩高門有閟均誤惟西京賦注引毛詩曰閟閉也與閟同不誤也毛傳云佖高貌而韓詩釋閟爲盛貌者毛伻皐門皐之言高也故以佖爲高貌韓作高門則高義已顯故以閟爲盛貌說文阮閟也閟門高也文選楊雄甘泉賦閟閟其寥廓乃李善注引說文曰閟門高大之貌也盛義與大相近說文無閟字毛詩佖乃阮之假借韓詩閟又阮之或體耳

棫樸

追琢其璋

補玉篇玉部追治玉名也詩曰追琢其璋喬樅謹案此韓詩之文也毛詩璋字作章與此文異毛傳云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兼金玉二者而言則毛以追琢其章爲雕琢之使成文章也鄭箋云周禮追師掌追衡笄則追亦治玉名鄭用韓義改毛又據周禮以證追琢之皆爲治玉也

亹亹文王綱紀四方

韓詩外傳五天五色雖明有時而渝豐交之木有時而落物有成衰不得自若故三王之道周則復始窮

則反本非務變而已將以正惡扶微紲繆淪非調和陰陽順萬物之宜也詩曰亹亹文王綱紀四方喬樅謹案亹亹毛詩作勉勉苟子王制篇引詩亦作亹亹與韓詩同郝氏懿行曰亹與勉一聲之轉禮記注亹亹勉勉也易繫辭鄭注亹亹沒沒也沒沒即勉勉聲之轉也又轉爲敉敉大戴禮五帝德篇亹亹穆穆文選封禪文作敉敉穆穆又亹亹文王曇子明鬼篇引作穆穆文王是敉敉穆穆與亹亹勉勉俱聲相轉也亹音門又讀若微故玉篇亹亾匪切亹亹猶微微也一

切經音義卷九引周易剝牀注蓽蓽猶薜薜也是玉篇所本爾雅釋文亦云蓽本匪反徐鉉以蓽作娓娓與薇同韓詩以爲誰侜予美之美然則蓽讀爲美與蓽讀爲門又俱聲相轉矣

旱麓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

韓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薛君曰魚喜樂則踴躍于淵中（文選五十一王褒四子講德論注）

喬樅謹案毛傳以此詩二句爲言上下察也與禮記中庸合箋云魚跳躍于淵愉民喜得所與用三家之義禮記表記引詩施于條枚注云如

薛君章句同此鄭君用韓詩改毛也據此則鄭釋鳶飛戾天爲喻惡人遠去不爲民害當亦本於韓詩

清酒既載

薛君韓詩章句曰載設也（文選西征賦注）

喬樅謹案鄭箋釋既載謂已在尊中是以載爲載之於俎與薛君訓異馬瑞辰曰載與斁音同說文斁設也飪也从丮食才聲讀若載此詩載設也从丮食才聲讀若載此詩載

思齊

則百斯男

後漢書順烈梁皇曰螽斯則百福之所由興也（韓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釋文）

喬樅謹案孟子引此詩刑于寡妻趙岐注亦訓

刑爲正邪卿用魯詩者是韓詩義同毛傳云刑法也法正古相通假論語齊桓公正而不譎漢書鄒陽傳作齊桓公法而不譎易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法所以正人之不正者說文金古文法字玉篇同則法亦正也馬瑞辰曰毛韓詩法與正同義史記賈生傳法制度猶言正制度也廣雅刑治也法與正皆所以爲治也

三國志曹植上疏曰周之文王亦從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咏之

皇矣

上帝耆之

韓詩曰耆惡也　釋文

喬樅謹案釋文此條引在周頌武篇耆定爾功下馬瑞辰曰案當爲皇矣詩上帝耆之竟句蓋毛韓詩同義釋文誤引入周頌武篇亦猶商邁之間曰肆說文櫹伐木餘也字或作蘖櫹與烈也本韓詩澤陂篇之章句而釋文誤引入湊洧篇也若以耆定爾功爲惡定其功則不詞矣馬說是也

其菑其翳

韓詩曰菑反草也翳因也因高填下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詩作其菑其翳傳云木立死曰菑自斃爲翳訓義與爾雅釋木同韓詩以菑爲反草者意以其菑其翳其灌其栵爲總言草木異於毛傳之以栵釋栵訓爲木名也詩言作之屏之作起也屏除也四方之民歸往岐周闢草萊刊樹木而自居處草之蕪穢者必先芟夷之故首言其菑謂反草而菑殺之也木之顛仆者亦先除去之故次言其翳也爾雅曰木自斃神說文神字作槓云仆木也槓取顛仆之義八翳則仆木斃則顛故韓詩以翳爲因高填下也郎顛之段借耳又云修之平之其灌其栵此亦分別而言木之叢生者爲灌則修而創之木之既髡復生者爲栵則平而治之爾雅釋詁烈栵餘也方言曰陳鄭之間曰栵晉衛之間曰烈秦晉之間曰肆說文櫹伐木餘也字或作蘖栵與烈通是栵爲木之餘蘖矣四者皆開山通道之首事也下文云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檉其椐此乃闢地定居之事檉椐易生之木故其地則墝而闢之檉椐有用之材故其樹則攘

而別之如是若土地既廣樹木亦茂故下章即繼以柞棫斯拔松柏斯兌也

自太伯王季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韓詩外傳士君子溫儉以求於仁恭讓以求於禮得之自是不得自是故君子之於道也猶農夫之耕雖不獲年不優無以易也太王亶甫有子曰太伯仲雍季歷歷有子曰昌太王賢昌而欲季爲後也太伯去之吳太王將死謂曰我死汝往讓兩兄彼即不來汝有而安太王薨季之吳告伯仲伯仲從季而歸葦

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讓伯謂仲曰今羣臣欲我立季季又讓何以處之仲曰刑有所謂矣句讀有翌於扶微者可以立季遂立而養字有誤文王文王果受命而王孔子曰太王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爻志季知爻心故太王太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而能承志矣詩曰自太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而能承志矣詩曰自太伯王季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此之謂也太伯反吳

吳以爲君至夫差二十八世而滅

吳越春秋卷二古公三子長曰太伯次曰仲雍雍一名吳仲少曰季歷季歷娶妻太任氏生子昌昌有

爾雅貊莫亦作貉貊陸氏釋文云貉本又作貊是陸所據本爲貉貊定也說文嗼
嘆本又作莫是陸所據本爲貉嗼定也說文嗼
嘆嗼也玉篇嗼靜也莫字蓋嗼之省借又案文
選西征賦注引韓詩薛君章句曰寂無聲之貌
也寞靜也寂寞與嘆嗼同義韓嬰內傳釋莫爲
寂寞而薛君著韓詩章句又申釋其義也余雅
爲魯詩之學疑魯詩文作嗼說文嘆嗼之訓即
本魯說魯韓雖文異而義並同也

無然畔援

韓詩曰畔援武強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云無是畔道無是援取箋云畔
援猶跋扈也此用魯訓改毛跋扈即武強之貌
義與韓詩相近詳見魯詩遺說攷

無然歆羨

韓詩章句曰羨願也 文選孫綽登山賦注

喬樅謹案毛詩云無是貪欲攷說文羨貪欲也
文選歸田賦注引字林訓同廣雅釋詁一羨欲
也毛云貪羨猶言貪欲也韓詩訓羨爲願者願
即欲之意淮南說林訓臨河而羨魚高誘注亦
云羨願也

無矢我陵我阿

韓詩曰無矢我陵○薛君章句曰四平曰陵 文選九
 楊雄長
 楊賦
 注

韓詩曰曲京曰阿 文選西都賦注○衆經音義一

喬樅謹案說文陵大阜也釋名釋山曰大阜曰
陵陵隆也體隆高也廣雅釋邱云四隕曰陵廣
雅之訓與薛君章句同即用韓詩義陵之爲象
中央隆高而四面隕陁以漸而平故凌遲亦曰
陵夷言其勢漸頹替如邱陵之漸平也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韓詩外傳五禮者則天地之體因人之情而爲之節
文者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安知禮之是也禮然而
然是情安於禮也師云而云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
若師則是君子之道言中倫行中理天下順矣詩曰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喬樅謹案則天地之體各本則多作首惟虞山
毛詩本作則今從之

與爾隆衡

喬樅謹案毛詩隆作臨宋綿初云隆臨一聲之
轉後漢殤帝諱隆改隆爲臨漢有隆慮縣東京

爲臨慮由聲近故通用段氏詩經小學云隆衝言陼陣之車隆然高大也毛傳以臨衝爲二非喬樅攷隆衝亦作衝隆淮南兵略篇云故攻不待衝隆雲梯而城拔鹽鐵論亦云衝隆不足爲強是明以隆衝爲一隆盖轈車衝則轈車是說文轈陼陣車也轈兵車高如巢以望敵也盖取其以高望遠則謂之隆車取其以上臨下則謂之臨車左氏成十六年傳楚子使登巢車以望晉軍卽韓詩所謂隆者是也胡承珙曰宣十五年左傳晉使解揚如宋楚子登諸樓車杜注云爲樓上望櫓成十六年傳注亦云巢車車上

樓下上望櫓卽詩之臨車孫武子曰攻城爲櫓巢車樓車皆卽詩之臨車孫武子曰攻城之法修其轒轀轥輼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闉又三月而後已將軍不勝其忿蟻附之殺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轒轀與櫓同後漢書光武紀衝輣撞城章懷注云衝衝車也許愼曰輣樓車也前漢書敘傳衝輣閑閑卽以輣當詩之臨然簽小也此亦可証爰有小義此種故訓漢以後則臨衝爲二車其義不可易矣

崇墉仡仡

韓詩曰仡仡搖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仡仡猶言言也毛訓言爲高大矣鄭箋云言猶孽孽將壞貌則釋仡仡當亦爲將壞之貌鄭君蓋用韓說以改毛義胡承珙曰案倍十九年左傳司馬子魚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襄三十一年傳衛伯宮文子曰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後漢書伏湛傳崇國守城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說苑指武篇亦云文王伐崇令毋殺人毋壞室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據此則文王師以順動未嘗破壞其城可知當以傳義爲勝又案傳以言言爲高大此必當時言有

爲搖者據詩言隆衝皆用以攻城之具故釋佐
佐爲動搖之貌也
靈臺
於牣魚躍
辟君韓詩章句曰文王聖德上及飛鳥下及魚鼈文選曲水詩注
於樂辟廱
韓詩說曰辟廱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示圓言辟取辟取有德不言辟水言辟廱者取其廱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

之郊立明堂其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茅葦取其絜清也詩正義引異義
喬樅謹案毛傳云水旋邱如璧曰辟廱以節觀者戴氏詩攷正曰辟廱於經無明文漢初說禮規放故事始援大雅魯頌立說謂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如誠學校重興不應周禮不一及之而但言成均瞽宗孟子陳三代之學亦不涉乎此他國且不聞有所謂泮宮者此詩靈臺靈沼靈囿與辟廱連稱抑亦文王之離宮乎朋言其相近三輔舊聞所載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靈囿在長安西三十里似非無據至辟雍則周頌之西雍彼傳云燕則遊止肄樂於此不必以爲大學於詩辭前

雝澤也澤即王立于澤之澤郊祭聽誓於此則辟廱在郊可知謂之西雝則在西郊又可知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郭注以爲殷制正義引熊氏云文王時猶從殷制故辟雍大學在郊鄭注鄉射禮謂周之大學在國然則武王之鎬京辟雝殆立於國中歟

矇瞍奏功

韓詩曰矇瞍奏功○辟君曰無珠子曰矇珠子具而無見曰瞍文選演珠連注

喬樅謹案史記屈原列傳集解引亦作矇瞍奏

功從韓詩也毛傳作奏公傳云公事也小雅六月詩以奏膚公傳云公功也則毛釋公爲事正以公乃功之叚借耳王逸楚詞懷沙章句引作矇叟奏工叟卽瞍之省借工功古書通用叔師所據是魯詩之文王晉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此詩承上作樂言之故云奏功也

下武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惟則

韓詩外傳五上不知順孝則民不知返本君不知敬長則民不知貴親禘祭不敬山川失時則民無畏矣

注曰所謂度今河東永安是也去晉四百里此屬并州與陳留無涉地理志又云潁川郡父城應鄉故國周武王所封潁川與陳留相近父城爲應鄉故國則陳留風俗傳所紀確爲應侯無疑師古漢書集注引臣瓚曰呂氏春秋成王以戲授桐葉爲圭以封叔虞非應侯也汲郡古文殷時已自有國非成王之所造也師古曰武王之弟自封應國非桐圭之事也應氏之說蓋失之焉又據左氏傳云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是則應侯武王之子又與志說不同喬樅謂班志武

王乃傳寫之誤當作成王爲是成王桐葉之封見史記晉世家及呂氏春秋重言篇皆以爲叔虞事叔虞封唐唐應皆成王之弟傳聞異詞或亦以此爲封應侯事故韓詩引以証詩之應侯順德臣瓚謂殷時已有應國非成王所造者瓚用魯詩故不信韓詩外傳也

補羅泌路史國名紀應韓詩云侯國

喬樅謹案路史又引盟會圖云汝之魯山有應城

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韓詩外傳五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滿車長幾充箱成王問周公曰此何物也周公曰三苗同一秀意者天下殆同一也比期三年果有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公曰道路悠遠山川幽深恐使人之未達也故重譯而來周公曰吾何以見賜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髮曰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之不波溢也三年於茲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盍往朝之於是來也周公乃敬求其所以來

詩曰於萬斯年不遐有佐亦云遠夷來

喬樅謹案毛傳釋此詩不遐有佐亦云遠夷來佐也與韓詩說同鄭箋武王受此萬年之壽其輔佐之臣亦宜蒙其餘福與毛韓義異

文王有聲

文王烝哉

韓詩曰烝美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訓烝爲君君哉亦美之辭也訓義並通

築城伊淢

韓詩曰淢深池也釋文

案說文門部閾重文閫云古文閾从淢韓詩減作

洫此其例也

箋疏謹案毛傳云洫成溝也鄭箋云方十里曰成洫其溝也廣深各八尺馬瑞辰曰傳成溝當爲城溝之譌古者有城必有池孟子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說文城有水曰池城無水曰隍是也洫古通故韓詩作洫訓爲深池池亦稱溝廣翻易汪城下溝無水稱隍有水稱池是也說文洫字注云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與箋說合箋蓋以城之有洫猶成間有洫遂舉成洫以明之非以詩所言卽成間之

洫也箋又言築豐之城大小迺與成偶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蓋謂文王城十里與方十里爲成同喬樅謂馬以毛傳成溝爲城溝之譌此不然也洫本成閒之溝名毛詩假洫爲洫字故傳以成溝釋之明築地鑿池卽仿成溝之制馬元伯膠執天子城方九里之數以鄭言文王城方十里爲誤則近於固矣

王公伊濯

韓詩曰濯美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濯大也與爾雅釋詁訓同方言云濯大也齊宋之間曰濯韓詩以濯爲美者美宇从大則美亦兼有大義也

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韓詩外傳四詩曰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如是則近者歌謳之遠者赴趨之幽閒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若赤子之歸慈母者何也仁形與形同義立教誠愛深禮樂交通故也

案首句東西互易與毛詩異卷五兩引詩亦然

貽厥孫謀以燕翼子

韓詩外傳四文王立國七十一姬姓獨居五十二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莫不爲天子顯諸侯夫是之謂能愛其所愛矣故惟明王能愛其所愛大雅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韓詩大雅二

生民

厥初生民時惟姜原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惟后稷

韓詩章句曰姜姓原字史記周本紀注

韓詩說曰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毛詩正義引異義

誕彌厥月

韓詩曰誕信也文選廿陸雲大將軍讌會詩注

喬樅謹案毛傳釋誕爲大與爾雅釋詁合說文引伸爲虛詐之義廣雅釋詁又引伸爲信韓詩義誕既訓詐又得訓信者猶之以亂爲治以徂爲存皆詁訓之義有反覆旁通美惡不嫌同名也

誕詞誕也誕訓大言故又爲誕詞

雅釋詁一誕信也此用韓詩義

先生如達

韓詩曰達羊子也

羊子之達

韓詩曰達羊子也

不坼不副

韓詩曰副判也

無菑無害

韓詩曰菑害也

以赫厥靈

韓詩曰赫顯也

上帝不寧

韓詩曰寧安也

不康禋祀

韓詩曰康虛也

居然生子

韓詩曰居然徐也

誕寘之平林

韓詩曰寘置也

喬樅謹案毛傳云寘置也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之文義正相承韓詩義同毛傳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

吳越春秋卷二后稷其母台氏之女姜嫄爲帝嚳元妃年少未孕出游於野見大人跡而觀之中心歡然喜其形像因履而踐之身動意若爲人所感後妊娠恐被淫佚之禍遂祭祀以求謂無子履天帝之跡天猶令有之美嫄怪而棄于隘狹之巷牛馬過者辟易而避之復棄於林中適會伐木之人多復置于澤中冰上飛鳥以羽翼之后稷遂得不死姜嫄以爲神收而養之長因名棄

曹植仲雍哀辭曰昔后稷之在寒冰鬬穀之在楚澤咸依鳥馮虎而無風塵之穴

誕降嘉種

韓詩曰降下也

維秬維秠

韓詩曰秬黑黍也秠一稃二米也

維糜維芑

韓詩曰糜赤苗青粱也芑白粱也

喬樅謹案秬秠糜芑皆嘉種也毛傳釋秬爲黑黍釋秠爲一稃二米釋糜爲赤苗青粱釋芑爲白粱與韓詩義同

恒之秬秠是穫是畝

韓詩曰恒徧也

恒之糜芑是任是負

韓詩曰恒徧也

以歸肇祀

韓詩曰肇始也

誕我祀如何

韓詩曰誕大也

或舂或揄或簸或蹂

韓詩曰揄抒臼也

釋之叟叟烝之浮浮

韓詩曰叟叟淅聲也浮浮氣貌也

載謀載惟取蕭祭脂

韓詩曰惟思也

取羝以軷

韓詩曰軷道祭也

載燔載烈

韓詩曰燔爇也

喬樅謹案燔爇也毛傳云燔燒也烈炙也燒與爇義同

以興嗣歲

韓詩曰興起也

卬盛于豆

韓詩曰卬我也

于豆于登

韓詩曰登豆也

其香始升

韓詩曰香芬芳也

上帝居歆

韓詩曰居安也

胡臭亶時

韓詩曰胡何亶信也

喬樅謹案胡何亶信也毛傳云胡大亶厚也義與韓詩異

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韓詩曰迄至也

生民之道

韓詩曰道言也

韓詩曰拂弗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拂作弗傳云弗治也攷爾疋釋詁弗治也是弗即弗之通假韓詩釋拂爲弗則拂亦有治之義也方言云弗拔也弗本訓道多草不可行草多必拔去之故即以拔訓爲弗此引伸之義也廣雅釋詁拂除也又拂拔也拂去也訓義並同馬瑞辰曰弗與拔雙聲弗當爲拔之假借弗與拂又弗之聲近通借拔借作弗猶祓之借作弗福之借作祓也

義皆與此異知此所引爲據韓詩也又毛詩釋文引通俗文云口上曰臁口下曰函亦以臁爲爲口上阿與玉篇訓合

后稷肇祀

韓詩遺說攷　卷四　三

韓詩說曰三王各正其郊禮記郊特牲正義

喬樅謹案肇毛詩釋文不言韓氏字異然據禮記表記作后稷兆祀毛詩商頌箋讀肇域之肇爲兆知三家今文肇皆作兆此后稷肇祀箋云肇郊之神位正義以爲肇宜作兆春官小伯宗兆五帝於四郊是也鄭注表記云兆四郊之祭焉孔子曰賜也欲焉休乎曰賜欲休於事若孔子曰處也言祀后稷於郊以配天此用齊詩說詩箋則云后稷肇祀上帝於郊雖與記注異義然讀肇爲兆則仍從三家之說也

行葦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

韓詩遺說攷　卷四　四

韓吳越春秋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戚戚兄弟莫遠具爾

韓曾植求通親親表常有戚戚具爾之心

嘉肴脾臄

韓玉篇肉部臄口上阿也詩曰嘉肴脾臄

喬樅謹案毛詩肴作殽毛傳云臄函也文字訓義皆與此異知此所引爲據韓詩也又毛詩釋文引通俗文云口上曰臄口下曰函亦以臄爲爲口上阿與玉篇訓合

酒醴維醹

韓詩曰醴甜而不沛也文選南都賦注○說見前

既醉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韓詩外傳八孔子燕居子貢攝齊而前曰弟子事夫子有年矣才鈍而智罷振於學問不能復進請一休焉孔子曰賜也欲焉休乎曰賜欲休於事若孔子曰賜休於事父孔子曰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爲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

後漢書梁太后下詔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章帝八王列傳

鳧鷖

鳧鷖在亹

喬樅謹案文選吳都賦淸流亹亹李善注引韓詩曰亹水流進貌說者以爲卽鳧鷖在亹之章句先大夫曰案吳都賦亹與水韵則音不讀如門然此詩讀亹音若美則與下文熏欣芬艱不協非此詩章句也當爲亹亹文王之訓喬樅攷漢書地理志金城郡浩亹師古注云亹者水流兩山岸深若門也詩大雅曰鳧鷖在亹亦其義也此必漢儒應服等音義據三家詩訓爲解而顏汪襲用之故引詩大雅不明其爲誰家漢時三家並列學官學者肆業及之非有異文異義因不煩詞贅耳毛傳云亹山絕水也箋云亹之言門也鄭卽用三家詩訓以申毛義孔疏謂山當水路令水勢絕也其說非是胡承珙曰山絕水者如正絕流曰亂之絕謂山橫跨水中水流其銷非斷絕水勢之謂也馬瑞辰曰亹者亹之變體从爰省从酉分聲與門音近故訓爲門

凡物之有間隙者皆得謂之亹方言撮破而未離謂之亹廣雅亹裂也亹亦亹也亹有門音門猶雙聲又轉爲猶故古鐘鼎文屑壽多借作亹亦作亹竊疑亹卽淵之假借秦風在河之淵傳水淵水涘字異而義同也

秦風水淵水涘字異而義同也

假樂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韓詩外傳五哀公問於子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填顓頊學乎祿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附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貸子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虢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者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又外傳六孔子曰可與言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勇力不足憚也族姓不足稱也宗

祖不足道也而可以戾於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

燕及朋友

〔韓詩內傳曰師臣者帝王臣臣者霸魯臣者亡〕唐俞瑩七

喬樅謹案魯臣盧氏文弨以爲與虜同史記伍子胥傳遂滅鄒句魯之君以歸鄒卽邾也下當云魯其君之字誤也此亦以魯爲虜可通用之一證交友下或有受字是衍文

篤公劉

韓詩遺說攷　卷四二　七

〔通〕吳越春秋公劉避夏桀於戎狄變易風俗民化其政

〔通〕吳越春秋五首公劉去部而德彰於夏

芮鞫之卽

喬樅謹案毛詩作芮鞫傳云芮水厓也鞫究也箋云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鞫顏師古注漢書地理志芮鞫云鞫讀與鞫同韓詩作芮鞫欲使安靜乃就芮鞫之間耳又周禮職方氏注作汭堀李巡平曰毛傳非訓鞫爲究蓋讀鞫爲究鞫堀二字俱从屈屈與究竝从九得聲聲同者義亦同是鞫鞫堀坑究四字同物故傳轉爲究水經溫水篇注說九德縣云九德浦內逕越裳究九德究南陵究又云竺枝扶南記山谿瀨中謂之究地理志曰郡有小水五十二并行大川皆究之謂也外又有金山郎究金谿究之名此經承皇過二涧之下則皆山谿小水故傳以爲究矣

洞

愷悌君子民之父母

〔韓詩外傳六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君子爲民父

韓詩遺說攷　卷四二　八

母何如曰君子者貌恭而行肆身儉而施博故不肖者不能速也殫盡於已而區略於人故可盡身而事也篤愛而不奪厚施而不伐見人有善欣然樂之見人不善惕然掩之有其過而兼包之援衣以最援食以多讓下易由事寡易爲是以中立而爲人父母也築城而居之別田而養之立學以教之使人知親尊親尊故父服斬縗三年爲君亦服斬縗三年爲民父母之謂也

〔又外傳八〕子賤治單父其民附孔子曰告某之所以治之者對曰不齊時發倉廩振困窮補不足孔子曰

是小人附耳未也對曰賞有能招賢才退不肖孔子曰是士附耳未也對曰所交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師者一人孔子曰所交事者三人足以教弟矣所友者十有二人足以祛壅蔽矣所師者一人足以慮無失策舉無敗功矣惜乎不齊之所爲者小也爲之大功乃與堯舜參矣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子賤其似之矣又曰度地圖居以立國崇恩博利以懷衆明好惡以正法度率民力稼學校庠序以立教事老養孤以化民升賢賞功以勸善懲奸絀失以醜惡講御習射以

防患禁奸止邪以除害接賢連友以廣智宗親族附以盬强詩曰愷悌君子

卷阿

來游來歌

韓詩外傳六孔子行閒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子含子路愠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義之寡裕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某之罪也命也由歌予和若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圍罷詩曰來游來歌以陳盛德之和而無爲也

卷阿

韓詩外傳八可於君不可於父孝子弗爲也可於君不可於君君子亦弗爲也故君不可奪親亦不可奪也詩曰愷悌君子四方爲則

鳳鳴矣于彼高岡

曹植七啓聆鳴鳳於高岡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使媚於天子

韓詩外傳八黃帝卽位施　矣一道修德惟广是行宇內和平未見鳳惟思其象夙寐晨興乃召天

老而問之曰鳳象何如天老對曰夫鳳象鳥前而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頷而鷄　仁抱忠挾義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彩備舉明動八風氣應時雨食有質飲有儀往卽文始來卽嘉成惟鳳爲能通天祉應地理律五音協九德天下有道得鳳象之一則鳳過之得鳳象之二則鳳　之得鳳象之三則鳳集之得鳳象之四則鳳　春秋下之得鳳象之五則鳳沒身居之黃帝曰於戲朕何敢與焉於是黃帝乃服黃衣藏黃冕致齋于中宮鳳乃蔽日而至黃帝降于東堦西面再拜稽首曰皇天降祉

不敢不承命鳳乃帝東園集帝梧桐食帝竹實没身不去詩曰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又曰魏文侯有子曰擊曰訢訢少而立之以爲嗣封擊於中山三年莫往來其傅趙著唐請使於文侯於是文侯大說曰欲知其子視其母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遂召中山君以爲嗣詩曰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使媚于天子君子曰夫使非直徹車罷馬而已亦將喻誠信通志氣明好惡然後可使也

韓詩外傳曰鳳皇曰上翔集鳴曰歸昌（卷七命李善注）

民勞

柔遠能邇

曹植魏德論柔遠能邇誰敢不賓

板

上帝板板下民瘉癉

韓詩外傳五登高而臨深遠見之樂臺榭不若邱山博也勞心苦思從欲極好靡財傷情毀名損壽悲夫所見高也平原廣望遠觀之樂沼池不如川澤所見傷哉窮君之反於是道而愁百姓詩曰上帝板板下民瘉癉

民有言詢于芻蕘

韓詩外傳五儒者儒也儒之爲言無也不易之術也千變萬變其道不窮六經是也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朋友之序此儒者所謹守日切切而不舍也雖居窮巷陋室之下而內不足以充虛外不足以蓋形無置錐之地明察足以持天下大舉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小用使在位則社稷之臣也雖蠖居穴處而王侯不能與爭名何也仁義之化存爾如使王者聽其言信其行則唐虞之法可得而觀頌聲

可得而聽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取謀之博也又曰傳曰天子居廣厦之下帷帳之內旃茵之上被隱烏視不出閭葬然而知天下者以其賢左右也故獨視不若與衆視之明也獨聽不若與衆聽之聰也獨慮不若與衆慮之切也故明王使賢臣輻輳並進所以通中正而致隱居之士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此之謂也

玉篇艸部蕘草薪也詩云詢于芻蕘

喬樅謹案毛傳訓芻蕘爲薪采者此云蕘草薪也當據韓詩之訓

毛大瀛灌

韓詩外傳十楚邱先生披蓑帶索往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文楚邱先生曰惡君謂我老惡君謂我老意者將使我投石超距乎逐麋鹿搏豹虎乎吾則死矣何暇老哉將使我深計遠謀乎定猶豫而決嫌疑乎出正辭而當諸侯乎吾乃始壯耳何老之有孟嘗君赧然汗出至踵曰文過矣文過矣詩曰老夫灌灌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韓詩外傳三人主之疾十有二發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何謂十二發賤醫治之如何曰省事輕刑則疫不作無使小民饑寒則蹶不作無令財貨上流則逆不作無令奢靡積腐則脹不作無使府庫充實則滿不作無使羣臣縱恣則支不作無使下情不上通則隔不作上材恤下則肓不作法令奉行則煩不作無使百姓歌吟則喘不作無使賢人伏匿則痺不作無使百姓誹謗則風不作夫重臣羣下者人主之心腹支體也心腹支體無疾則人主無疾矣故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人皆有此十二疾而不用賢醫則國非其國也詩曰多將熇熇不可救藥終亦必亡而已矣故賢醫用

聞國中卒有壞土之事得無有急乎曰世子暴病而死扁鵲造宮曰吾子曰世子暴病而死扁鵲曰人言鄭醫秦越人能治之庶子之好方者則然庶無疾況人主乎

又曰扁鵲過虢虢侯世子暴病而死扁鵲造宮曰吾出應之曰吾聞上古醫曰苗父苗父之爲醫也以莞爲席以芻爲狗北面而祝之發十言耳諸扶與而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豈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中古之爲醫者曰踰跗踰跗之爲醫也榻木爲牖茆草爲軀吹竅定腦死者復生子之方豈能若

是乎扁鵲曰不能中庶子曰苟如子之方譬如以管
窺天以錐刺地所窺者大所見者小所刺者巨所中
者少如子之方豈足以變童子哉扁鵲曰不然事故
有昧投而中扁頭掩目而別黑白者夫世子病所謂
尸蹶者以爲不然試入診世子股陰當溫耳焦焦如
有啼者聲若此者皆可活也中庶子遂入診世子以
病報虢侯聞之足跣而起至門曰先王遠辱幸臨寡
人先生幸而治之則冀士之息得蒙天地載長爲人
先生弗治則先犬馬填壑矣言未卒而涕泣沾襟扁
鵲入砥鍼礪石取三陽五輸爲先軒之竈八拭之湯

子同搗藥子明求陽子游按摩子儀反神子越扶形
於是世子復生天下聞之皆以扁鵲能起死人也扁
鵲曰吾不能起死人直使夫當生者起耳夫死者猶
可藥而況生乎悲夫罷君之治無可藥而息也詩曰
不可救藥言必亡而已矣

誘民孔易

韓詩外傳五天設其高而日月成明地設其厚而山
陵成名上設其道而百事得序自周衰壞以來王道
廢而不起禮義絕而不繼秦之時非禮義棄詩書略
古昔大滅聖道專爲苟妄以貪利爲俗以告獵爲化

而天下大亂於是兵作而大起暴露居外而民以侵
漁遏奪相攘爲服習離聖王光烈之日久遠未嘗見
仁義之道被禮樂之風是以黔頭無禮而肅敬日益
陵遲以威武相攝孩爲俟人不避患禍此其所以難
治也人有六情目欲視好色耳欲聽宮商鼻欲嗅芬
香口欲嗜甘肓其身體四肢欲安佚而不作衣欲被文
繡而輕暖此六者民之六情也失之則亂從之則穆
故聖王之教其民也必因其情而節之以禮必從其
欲而制之以義義簡而備禮易而法去情不遠故民
之從命也速孔子知道之易行曰詩云誘民孔易非

虛辭也

喬樅謹案誘今外傳本作牖此從詩攷所引又
以告獵爲化句趙懷玉校語云毛本作較獵亦
非獵字疑譌當謂告訐耳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韓詩大雅三

蕩

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韓詩外傳五〕醻之性爲絲弗得女工燔以沸湯抽其統理不成爲絲卵之性爲雞不得良雞覆伏孚育積日累久則不成爲雞夫人性善非得明王聖王扶携內之以道則不成君子詩曰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惟明王聖王然後使之然也

喬樅謹案說本皆作謎今從詩攷引外傳文改爲說字

〔又外傳八〕官怠於有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愼終如始易曰小狐汔濟濡其尾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又外傳十〕傳曰下莊子好勇母無恙時三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下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魯興師下莊子請從王見於將軍曰前猶與母處是以戰而北也辱吾身今母歿矣請塞責遂走敵而圍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一北又獲甲首而獻之曰請以此塞三北將軍止之曰足不止又獲甲首而獻之曰請以此塞三北將軍止之曰足請爲兄弟下莊子曰夫北以養母也今母歿矣吾塞責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奔敵殺七十人而死君子聞之曰三北已塞責又滅世斷宗士節小具矣而於孝未終也

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不明爾德以無倍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韓詩外傳五〕智如泉源行可以爲表儀者人師也智可以砥行可以爲輔弼者人友也據法守職而不敢爲非者人吏也當前決意一呼再諾者人隸也故上

主以師爲佐中主以友爲佐下主以吏爲佐危亡之主以隸爲佐語曰淵廣者其魚大王明者其臣惠相觀而志合必由其中故同明相見同音相聞同志相從非賢者莫能用賢故輔弼左右所任使者有存亡之機得失之要也可無愼乎詩曰不明爾德以無倍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又外傳八〕有烏於此架巢於葭葦之顛天喟然而風則葭折而巢壞何其所托者弱也稷蜂不攻而社鼠不薰非以穉蜂社鼠之神其所托者善也故聖人求賢者以輔夫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爲螻蟻所制失

其輔也故曰不明爾德以無倍無側爾德不明以無倍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又外傳十〕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昔殷王紂殘賊百姓絕逆天道至斮朝涉刳孕婦脯鬼侯醢梅伯然所以不亡者以其有箕子比干之故徵子去之箕子執囚爲奴比干諫而死然後周加兵而誅絕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吳王夫差爲無道至驅一市之民以塹闔閭然所以不亡者有伍子胥之故也胥以死越王句踐欲伐之范蠡諫曰子胥之計策尚未忘於吳王之腹心也子胥死後

三年越乃能攻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爲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然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爲宰臣也故曰有諤諤爭臣者其國昌有默默諛臣者其國亡詩曰不明爾德以無倍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言文王咨嗟痛殷商無輔弼諫諍之臣而亡天下矣

喬樅謹案詩攷引外傳作以無倍無側今外傳本仍同毛詩作時無背無側非是

天不湎爾以酒

韓詩曰夫飲之禮不脫屨而卽席者謂之禮跣而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酖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沈閉門不出者謂之湎故君子可以宴可以酖不可以沈不可以湎（初學記二十六）薛君韓詩章句曰飲酒之禮下跣而上坐者謂之宴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流閉門不出客謂之湎（文選班固西都賦注及卷六魏都賦注又三十五張協七命注）

韓詩曰飲酒不出客曰湎（釋文）

喬樅謹案藝文類聚三十九引韓詩略同初學記十四引作外傳御覽八百四十五亦引作外傳又初學記二十六引韓詩不脫屨而卽序者謂之禮序字乃席之譌今據卷十四引作卽席訂正文選張載七命云傾罍一朝可以流湎千日李善引薛君曰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流閉門學記所引文異攷魏都賦酺酎中山流湎千日李善引薛君韓詩章句亦作均衆謂之流閉門不出客謂之湎皆以証明流湎之義然則知作沈者爲韓詩傳作流者爲韓詩章句也沈湎流湎皆爲淫酒之稱說文云湎湛于酒也湛與沈同毛詩箋云天不同女顏色以酒鄭君釋湎爲

同顏色同亦齊也蓋卽用韓詩沈湎之義

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

〔韓詩外傳五〕傳曰驕溢之君寡忠口惠之人鮮信故盈把之木無合拱之枝榮澤之水無吞舟之魚根淺則枝葉枯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禍福自己出也

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

〔韓詩外傳五〕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故無常安之樂宜治之民得賢則昌不肖則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夫明鏡者所以照形也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爲亡而不襲蹈其所以安存者則無以異乎卻行而求逮於前人也鄙語曰不知爲吏視已成事或曰前車覆而後車不誡是以後車覆也故夏之所以亡者而殷爲之殷之所以亡者而周爲之故殷可以鑒於夏而周可以鑒於殷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案外傳十引作監此引作鑒字非

〔又外傳十〕齊桓公出遊遇一丈夫衰衣應步帶著桃殳桓公怪而問之曰是何名何經所在何篇所居何以斥逐何以避余丈夫曰是名二桃桃之爲言亡也夫曰愼桃何患之有故亡國之社可戒諸侯庶人之戒在於桃殳桓公說其言與之共載來年正月庶人皆佩詩曰殷監不遠

〔三國志崔炎傳〕炎書諫袁紹曰〔殷鑒夏后詩稱不遠子卯不樂禮以爲忌此又近者之得失不可不深察也

喬樅謹案季珪本傳云季珪讀論語韓詩結公孫方等從鄭元學攷後漢書鄭元傳言康成嘗從東郡張恭祖受韓詩則季珪之從鄭君學當亦問韓詩之義也

抑

〔韓詩翼要曰〕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詩正義

人亦有言靡哲不愚

〔韓詩外傳六〕比干諫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不忠也二者不可然且爲之不祥莫大焉遂被髮佯狂而去君子聞之曰勞矣箕子盡其精神竭其忠愛見比干之事免其身仁知之至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

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韓詩外傳五〕水淵深廣則魚鱉生之山林茂盛則禽獸歸之禮義修明則君子懷之故禮及身而行修禮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扶身則貴名自揚天下順焉令行禁止而王者之事舉矣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又外傳六〕齊桓公見小臣三往不得見左右曰夫小臣國之賤臣也君三往不得見其可已矣桓公曰惡是何言也吾聞之布衣之士不欲富貴不輕身於萬乘之君萬乘之君不好仁義不輕身於布衣之士縱夫子不欲富貴可也吾不好仁義不可也五往而得見也天下諸侯聞之謂桓公猶下布衣士而況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此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計謨定命遠猷辰告敬愼威儀惟民之則

〔韓詩外傳六〕賞勉罰偷則民不怠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其分職考其官能莫不理法則公道達而私門塞公義立而私事息如是則持厚者進而佚詔者止貪戾者退而廉節者起周制曰先時者死無赦不及時者死無赦人習事而因人之事使如耳目鼻口之不可相錯也故曰職分而民不慢次定而序不亂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如是則羣下百吏莫不修已然後敢安仕成能然後敢受職小人易心百姓易俗奸宄之屬莫不反覆之極則不可加矣詩曰訏謨定命遠猷辰告敬愼威儀惟民之則

喬樅謹案遠猷毛詩作遠猶猷與猶同書盤庚女分猷念以相從漢石經作猶毛詩小星實命不猶陟帖猶察無棄衛雅釋言注並引作猷又常武王猶允塞韓詩外傳作王猷允塞是猶猷字同之驗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今字分謀猷字大在右語助字大在左經典絕無此例

荒湛于酒

〔韓詩外傳十〕齊桓公置酒令諸大夫曰後者飲一經程管仲後當飲一經程飲其一半而棄其半桓公曰仲父當飲一經程而棄之何也管仲曰臣聞之酒入口者舌出舌出者棄身與其棄身不甯棄酒乎桓公曰善詩曰荒湛于酒

喬樅謹案湛毛詩作湛湛愖字之假借說文酖樂酒也是也又諸下舊衍侯字今刪

夙興夜寐灑掃庭內

〔韓詩外傳六〕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境而善之

曰由恭敬以信矣入邑曰善哉由忠信以寬矣至庭曰善哉由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疇甚易草樹甚茂此忠信以寬其民不倫入其邑墉屋甚尊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其民不偷入其庭甚閑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詩曰夙興夜寐灑掃庭內

喬樅謹案灑掃毛傳作洒埽又田疇甚易句本

皆脫甚易二字今據文選籍田賦注引補

告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韓詩外傳六古者有命民民之有能敬長憐孤取舍

好讓居事力者告於其君然後君命得乘飾車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飾車駢馬皆有罰故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禮義功德則無所用故皆興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彊不凌弱衆不暴寡是居處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犯法民莫犯法而亂斯止矣詩曰告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喬樅謹案御覽六百三十七引韓詩曰古者必有命民至而民莫敢犯也不云外傳者當是省文耳趙懷玉校本云皆有罰句上舊本無乘飾車駢馬五字案文義當有補之告爾人民句詩

攷引外傳作告今外傳本仍同毛詩作質字非

馮衍刀陽銘修爾甲兵用戒不虞

喬樅謹案敬通此銘即用抑詩四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及五章謹爾侯度用戒不虞之語甲兵疑當作戎兵古戎字作戒轉寫誤脫其半遂書爲甲字耳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韓詩外傳五孔子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強以持之辟稱以喻之分別以明之歡忻芬芳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恒無不行不贊之詞君子愼之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又外傳六天下之辯有三至五勝而辭暨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悖喻公通意揚其所謂使人預知焉不務相迷也是以辯者不失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故辯可觀也夫發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悖數譬以相移外人之身使不得反其意則論便然後害生也夫不疏其指而弗知謂之隱外意外身不爲也故理可同睹也夫隱諱移苟爭言競爲而後

息不能無害其爲君子也故君子不爲也論語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無言不酬無德不報

韓詩外傳七齊景公遣晏子南使楚楚王聞之謂左右曰齊遣晏子使寡人之國幾至矣左右曰晏子天下之辯士也與之議國家之務則不如也與之論往古之術則不如也王獨可以與晏子坐使有司束人過王王問之使言齊人善盜故束之是宜可以困之王曰善晏子至卽與之坐圖國之急務辯當世之得失再舉再窮王默然無以續語居有問束徒以過之

王曰何爲者也有司對曰是齊人善盜東而詣吏王欣然大笑曰齊乃冠帶之國辯士之化固善盜乎晏子曰然固取之王不見夫江南之樹乎名橘樹之江北則化爲枳何則地土使然爾夫子處齊之時冠帶而立儼有伯夷之廉今居楚而善盜土地之化使然爾王又何怪乎詩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

喬樅謹案今本外傳同毛詩作繩繩非是馬瑞辰曰繩與承聲近韓詩作承承蓋取乎孫似續相承之義毛傳云繩繩戒也繩與慎字音近義通下武詩繩其祖武故爾雅毛傳並漢書祭祀志注引作慎其祖武故引詩作以繩繩爲戒又萬民靡不承箋云天下之民不承順之乎言承順之也據箋訓則鄭君所見經

繩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詔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

喬樅謹案陳球傳引詩二語文同

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承承萬民靡不承

韓詩外傳六夫服人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智不以幽人勇猛强武不以侵人齊給便捷不以欺誣人不能則學不知則問雖知必讓然後爲知遇君則修臣下之義出鄉則修長幼之義遇長者則修弟子之義遇等夷則修朋友之義遇少而賤者則修告道寬裕之義故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

曠然而天地苞萬物也如是則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詩曰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承承萬民靡不承

喬樅謹案承承據詩攷所引如此今本外傳同毛詩作繩繩非是馬瑞辰曰繩與承聲近韓詩作承承蓋取乎孫似續相承之義毛傳云繩繩戒也繩與慎字音近義通下武詩繩其祖武故爾雅毛傳並漢書祭祀志注引作慎其祖武故引詩作以繩繩爲戒又萬民靡不承箋云天下之民不承順之乎言承順之也據箋訓則鄭君所見經

文作萬民不承無庸字據釋文云一本庸作是則作萬民是不承不爲語詞猶云萬民是承也惟韓詩外傳引作萬民靡不承則今本毛詩蓋沿韓詩之誤喬樅謂經文作萬民靡不承語氣正順毛韓both傳各與文或不同要不得是彼非此而以韓詩爲誤也

不儐不賤鮮不爲則

〔韓詩外傳六〕仁者必敬其人有道遇賢者則愛親而敬之遇不肖者則畏疎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信端慤而不害傷則無接而不然是

仁之質也仁以爲質義以爲理開口無不可以爲人法式者詩曰不儐不賤鮮不爲則

嗚呼小子

〔韓詩外傳曰〕嗚歎聲也（文選十六潘岳寡婦賦注）〔薛君章句曰〕嗚歎辭也（文選廿六陸機赴洛道中詩注）

喬樅謹案此所引韓詩外傳外字疑內之譌嗚毛詩作於呼烏古文烏象形孔子曰烏于呼也取其助气故曰爲烏呼文云烏古文烏象形於呼也取其助气故曰爲烏呼之聲可

形於象古文烏省段氏注云烏取其字之聲可以助气故以爲烏呼字此發明假借之法與朋

言雖言不信矣美材也而不閱君子之道隱小物以害大物者災必及身矣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又外傳六〕子曰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矣學而慢其身雖學不尊矣不以誠立雖立不久矣誠未著而好言雖言不信矣美材也而不閱君子之道隱小物以害大物者災必及身矣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載胥及溺

〔又外傳四〕今或不然令民相伍有罪相伺有刑相舉使搆造怨仇而民相殘傷和睦之心賊仁恩害士化所和者寡欲敗者巨於仁道泯焉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桑柔

〔韓詩〕聿喪厥國（釋文C詩正義同）

喬樅謹案聿毛詩作曰聿曰古通用字

當作烏爲正

韓詩外傳十晉平公之時藏寶之臺燒士大夫聞者趨車馳馬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子獨奉束帛而賀曰甚善矣平公勃然作色曰珠玉之所藏也國之重寶也而天火之士大夫皆趨車走馬而救之子獨束帛而賀何也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公子晏子曰何敢無說臣聞之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困庾商賈藏於篋匱今百姓之於外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口虛秏而賦斂無已王收大半而藏之臺是以天火之且臣聞之昔者桀殘賊海內賦斂無度萬民甚苦是故湯誅之爲天下戮笑今皇天

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而不自知變悟亦恐君之爲隣國笑矣公曰善自今以往請藏於百姓之間詩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

韓詩外傳八梁山崩晉君召大夫伯宗道逢聾者以其聾服其道伯宗使其右下欲鞭之聾者曰君趨道豈不遠矣不知事而行可乎伯宗喜問其居曰絳人也梁山崩壅河願三日不流是以召子伯宗曰如之何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伯宗將如之何伯宗私問之曰君其率羣臣素服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君問伯宗何以知之伯宗不言受聾者詳以自知孔子聞之曰伯宗之告君問其姓名弗告伯宗到君問伯宗以其言對於是君素服率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君問伯宗何以知之伯宗不言受聾者詳以自知孔子聞之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又外傳七魏文侯問里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里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文侯曰數勝國之福也其獨亡何也里克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驕則恣恣則極物疲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患之所以亡者何也里此夫差所以自喪於干遂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

喬樅謹案物疲則怨二句舊本無之呂氏春秋增入適威篇有此八字趙懷玉校本云案下文云上下俱極則本有此二語可知依呂氏春秋增入又案里克即李克見史記魏世家及呂覽適威篇里李古字通用漢書藝文志云李克子夏弟子而陸德明經典釋文云子夏傳詩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則克是子夏門人也

庶有旅力以念厥far

韓詩外傳六民勞思佚治暴思仁刑危思安國亂思

天詩曰靡有旅力以念母舊
人亦有言進退惟谷
韓詩外傳六田常弒簡公乃盟於國人曰不盟者死
及家石他曰古之事君者旣其君之事舍君以全親
非忠也舍親以爲君之事非孝也他則不能然不盟
是殺吾親也從人而盟是背吾君也嗚呼生亂進不
得正行刼乎暴人不得全義悲夫乃進盟以免父母
退伏劒以死其君聞之者曰君子哉安之命矣詩曰
人亦有言進退維谷石先生之謂也
又外傳七楚有士曰申鳴治園以養父母孝聞於楚

王召之申鳴辭不往其父曰王欲用汝何謂辭之申
鳴曰何舍爲子乃爲臣乎其父曰使汝有祿於國有
位於廷汝樂而我不憂矣我欲汝之仕也申鳴曰諾
遂之朝受命楚王以爲左司馬其年遇白公之亂殺
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申鳴因以兵圍之白公謂石乞
曰申鳴天下勇士也今將兵爲之奈何石乞曰吾聞
申鳴孝也刼其父以兵使人謂申鳴曰子與我則與
子分楚國不與我則殺乃父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
盟以免父母退伏劒以死其君可謂詩人亦有言
進退維谷同義皆謂處兩難善全之事而處之
皆善也歎其善非嗟其窮也且叔向曰善哉善
忠臣乎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免焉王歸賞之

齊國之德衰矣今子何若晏子對曰嬰聞事明
君者竭心力以没其身行不遠則退不以誣持
祿事惰君者優游其身以没其世力不能則去
不以諛持危且嬰聞君子之事君也進不失忠
退不失行不苟合以隱忠可謂不失忠不持利
以傷廉可謂不失行叔向曰善哉詩有之曰進
退維谷其此之謂歟此與韓詩外傳言石他進
盟以免父母退伏劒以死其君可謂詩人亦有言
進退維谷同義皆謂處兩難善全之事而處之
皆善也歎其善非嗟其窮也且叔向曰善哉善
忠臣乎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免焉王歸賞之

字卽明訓谷宇也胡承珙曰案叔向引詩尚近於進退皆善之說若韓詩外傳所言生亂世不得正行刼乎暴人不得全義正是進退皆窮之意又韓詩外傳十申鳴言行不兩全名不兩立與石他事略同則所引進退維谷必是謂進退兩窮未可謂進退皆善也仍當以谷訓窮爲正段氏說文注曰谷當爲鞠之同音假借爾雅鞠窮也段說是矣

惟此聖人瞻言百里

〔韓詩外傳五〕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詩

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

〔又外傳七〕昔者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見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舉賢賞功周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賞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刼殺之君矣後齊曰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魯曰以削三十四世而亡由此觀之聖人能知微矣詩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

惟彼不順征以中垢

〔韓詩外傳五〕藍有青而絲假之青於藍地有黃而綠假之黃於地藍青地黃猶可假也仁義之事不可假

平哉東海之魚名曰鰈比目而行不相得不能達北方有獸名曰蛩蛩更食而更視不相得不能鮑南方有鳥名曰鶼比翼而飛不相得不能舉西方有獸名曰蟨前足鼠後足兎得甘草必銜以遺蛩蛩距虛其性非能登登距虛騰爲假之故也夫鳥獸魚猶相假而況萬乘之主而獨不知假此天下英雄俊士與之爲伍則豈不殆哉故曰以明扶明則昇于天以明扶闇則歸其人兩賢相扶不傷墻木不陷井穽則其幸也詩曰惟彼不順征以中垢閤行也

案今本外傳作蟲垢誤此據詩攷所引又征字毛

詩作征

喬樅謹案毛傳云中垢言闇冥也箋云征行也不順之人則行闇冥與韓詩外傳義同征字疑爲征之譌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

〔韓詩外傳五〕福生於無爲而患生於多欲知足然後富從之德宜君人然後貴從之故貴爵而賤德者雖有天下不富矣貪物而不知止者雖有天下不富矣夫土地之生不益山澤之出有盡懷不富之心而求不益之物挾百倍之欲而求有盡之財是桀紂之所

以失其位也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

聽言則對誦言如醉

韓詩外傳六問者曰古之謂知道者曰先生何也曰猶言先醒也不聞道術之人則冥於得失不知亂之所由眊眊乎其猶醉也故世主有先生者有後生者有不生者昔者楚莊王謀事而居有憂色申公巫臣問曰王何爲有憂也莊王曰吾聞諸侯之德能自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霸而與居不若其身者亡以寡人之不肖也諸大夫之論莫有及於寡人是以憂也莊王之德宜君人威服諸侯曰猶恐懼思索賢佐此

其先生者也昔者宋昭公出亡謂其御曰吾知其所以亡矣御者曰何哉昭公曰吾被服而立侍御者數十人無不曰吾君麗者也吾發言動事朝臣數百人無不曰吾君聖者也吾外內不見吾過失是以亡也於是改操易行安義行道不出二年而美聞於宋宋人迎而復之諡爲昭公此其後生者也昔郭君出郭謂其御者曰吾渴欲飲御者進清酒曰吾饑欲食御者進乾脯梁糗曰何備也御者曰臣儲之曰奚儲之御者曰爲君之出亡而道饑渴也曰子知吾且亡乎御者曰然曰何不以諫也御者曰君喜道諛而惡至言臣欲進諫恐先郭亡是以不諫也郭君作色而怒曰吾所以亡者誠何哉御轉其辭曰君之所以亡者大賢曰夫賢者所以不爲存而亡者何也御曰天下無賢而獨賢是以亡也郭君伏軾而嘆曰嗟乎夫賢人者如此乎於是身倦力解枕御膝而卧御自易以備疎行而去身死中野爲虎狼所食此其不生者也故先生者當年霸楚莊王是也後生者三年而復宋昭公是也不生者死中野爲虎狼所食郭君是也詩曰聽言則對誦言如醉

喬樅謹案賈子先醒篇以此爲懷王問而賈君答有先生者以下三生字賈子俱作醒下文竝同趙懷玉校本云謀事而居居字疑當之誤是以亡也句下舊本無郭君二字案文義補之郭君是也句下各本衍有先生者後生者有不生者十一字今刪

雲漢

薦彼雲漢昭回于天

韓詩曰對彼雲漢○注曰宣王遭旱仰天也劍本北堂書鈔天部二

喬樅謹案遭下舊脫一字當爲旱字本或作亂

非是王氏念孫曰對當爲封封俾古字通小雅
甫田篇俾彼甫田釋文云俾韓詩作封封卑也
是毛詩俾字韓詩皆作封則對爲封字之譌無
疑俗書對字或作對見漢孔廟置守廟百石孔
龢碑及干祿字書封字或作封之爲封猶荊
之爲荆二形相似世人多見封少見封故封譌
爲對矣王說是也

圭璧既卒

韓詩內傳曰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禮記郊特
牲正義

喬樅謹案禮記郊特牲正義曰圜丘之祭皇氏

云祭日之旦王立丘之東南西嚮燔柴及牲玉
於丘上升壇以降其神故韓詩內傳曰天子奉
玉升柴加於牲上詩又云圭璧既卒是燔牲玉
也此詩二章言不珍禮祀自郊祖宮上下奠瘞
而此章圭璧既卒句承上靡愛斯牲當兼燔柴
之玉言之鄭箋僅釋圭璧爲禮神之玉其義未
備馬瑞辰曰按古有禮神之玉周官大宗伯以
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是也有燔玉大宗伯
祀天神禮祀實柴槱燎郊特牲實牲
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禮所以報陽也及韓

詩內傳言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是也有埋
沉之玉尒疋釋天祭山曰庪縣郭注引山海經
縣以吉玉孫炎曰埋於山足曰庪埋於山上曰
縣此埋玉也釋天祭川曰浮沉邵氏正義引左
氏襄二十四年傳王以濟昭二十三年傳執玉
子朝以成周之寶玉沉於河又定三年傳埋
而沉此沈玉也又尒疋祭地曰瘞埋春官司巫
凡祭祀守瘞鄭注謂若祭地祇有埋牲玉者也
則祭地亦埋玉矣禮玉祭畢而藏之燔玉及埋
沉之玉則不復取出故詩言圭璧既卒也又按

說文瓏禱旱玉也爲龍文左傳昭公使公衍獻
龍輔於齊侯正義引說文爲証是禱旱別有瓏
玉明矣是也胡承珙據毛詩明辨錄不信古禮
柴燎有燔玉之事又據梁書許懋傳言爲旱而
祭天地竝有瘞埋之文不見有燔柴之說其義
非是詩明言不珍禮祀禮之言煙也煙即燔柴
之祭舜典禮于六宗鄭注云禮之言煙周禮大
宗伯以禮祀祀昊天上帝注亦云禮之言煙詩
生民正義引袁準曰禮者煙氣煙煙也惟禮祀
得該實柴槱燎之祭故尚書大傳煙于六宗即

作煙字詩維清肇禋迄用有成釋文亦云禋本
作煙魏受禪表煙于六宗史晨奏銘以供煙祀
皆其証也然則韓內傳奉玉升柴之說古有其
禮殆未可以輕議矣

鬱隆烟烟 釋文

毛詩釋文蘊韓詩作鬱蟲蟲韓詩作烟烟
韓詩傳曰烟謂燒草傳火盛也華嚴經音義下
案傳火與燒字意複當是傳火之譌
喬樅謹案毛詩蘊隆蟲蟲傳云蘊蘊而暑隆隆
而雷蟲蟲而熱釋文云蘊本又作煴正義云溫

定本作蘊馬瑞辰曰說文有溫無蘊云溫積也
蘊卽溫之俗字溫煴古同聲蘊鬱雙聲故通
用尒疋釋言鬱氣也李巡曰鬱盛氣也荀子富
國篇使夏不宛腸楊倞注宛讀爲鬱暑氣也是
溫又通作宛宛鬱亦雙聲蘊隆謂暑氣鬱積而
隆盛蟲蟲則熱氣薰蒸之狀也尒疋釋訓燔燔
薰也蟲蟲卽燔燔之消說文有烛無燔云烛赤
色也从赤蟲省聲疑燔卽烛之變體烛爲赤色
而以狀暑之薰蒸猶赫爲大赤而詩亦以狀暑
氣也韓詩作烟烟者一切經音義卷四引埤蒼

烟烟熱貌也廣韻烟烟熱氣烟烟烟烟出字林古
讀同與蟲同音蟲烟皆徒冬反故通用燔通作
烟猶說文蝕从蟲省聲讀若同也喬樅謂鬱本
訓火氣左氏定二年傳鬱攸從之杜預云鬱攸
火氣也詩以火氣之熏比旱氣之熏故云鬱隆
烟烟韓詩傳釋烟爲燒草傳火燄盛此烟字本
義也字林訓烟爲熱氣烟烟卽本韓詩釋名云
熅熅也如火所燒蒸也是熱氣卽蒸火之氣玉
篇燔熏也集韵云燔本作烟則燔乃烟之或體
馬瑞辰又云烟烟通作爇爇釋名爇早氣爇爇
然煩也劉向引詩正作爇爇此說大誤釋名釋
疾病云爇癉氣爇爇然煩也一切經音義卷四
爇癉下云又作瘅胘二形廣雅云爇痛也癉說
文濕病也癉不能行也又卷十四爇痛下云又
作爇胘二形聲類作癘說文瘅動痛也釋名爇
癉也俗本癉作卑又睨去也字段氏說文注引
釋名改作旱氣爇爇然煩也謂與韓詩烟烟皆
爲旱熱人不安之貌而馬遂沿其誤放素問癉
論云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爲癉凡癉之客五
臟者肺癉者煩滿喘心癉者厥不通煩則心下

鼓暴上氣而喘此正釋名所云痺氣疼疼然煩
也說文以痺爲動痛者痺論曰痺入藏者死其
留連筋骨間者疼久又曰痺或痛或不痛痛者
寒氣多也其不痛者病久入深營衛之行濇又
曰痺在於骨則重在於筋則屈不伸是痺之在
筋骨者或不能屈伸故動則痛也如使疼爲旱
熱之病則說文疾熱病也胡不釋疼爲熱病而
乃云動痛乎又案今本說文痺動病也病字是
痛之譌元應引聲類疼作癢今據說文癢痛也
尤其確証王馬以劉向引詩作疼疼則不根之

言斯爲杜撰矣

耗斁下土

韓詩曰耗惡也釋文

喬樅謹案後漢書竇皇后紀問息耗章懷注引
薛氏韓詩章句曰耗惡也息耗猶言善惡也耗
卽耗之俗書說文秏稻屬从禾毛聲伊尹曰飯
之美者元山之禾南海之秏是秏本爲稻之美
者而玉篇禾部云秏敗也引詩云秏斁下土敗
與惡義近秏之訓惡此以相反爲義也耗毛詩
無訓斁傳云敗也箋云以旱耗敗天下爲害毛

益以斁爲釋之假借則耗義當訓惡與韓詩同
大戴禮易本命曰耗土之人醜注云耗土謂疏
薄之地是亦以耗爲惡也

赫赫炎炎

補後漢書質帝紀梁太后詔曰自春涉夏大旱炎赫
旱既太甚滌滌山川

補玉篇卩部詩云旱既太甚蔽蔽山川蔽蔽旱氣也
喬樅謹案淒淒蔽蔽疑當爲滌滌之譌字玉篇又云
本亦作滌毛詩正作滌滌益滌字卽滌之省也

旱魃爲虐如炎如焚

後漢書章帝紀注曰炎焚言熱氣甚韓詩旱魃爲虐
如炎如焚
喬樅謹案炎毛詩作惔釋文曰惔音談說文云

炎燎也徐音炎段氏詩經小學曰按韓詩作炎爲善說文炎燎也傳云惔燎之也蓋毛亦作炎上文赫赫炎炎本或作惔是其明証李黼平曰正義述經曰如炎之惔惔是燒如火之焚燎又曰定本經中作如惔如焚如孔言則當時經有作如炎者正義从定本也說文惔憂也炎火光上也燎放火也放火則光騰上傳讀惔爲炎故訓燎也洪頤煊曰說文炎火光上也釋文引說文炎二字當爲韓詩轉寫之譌

我心憚暑

韓詩曰憚苦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憚勞鄭箋云憚猶畏也勞與苦義近畏亦苦之意也

胡寧疹我以旱

韓詩曰疹重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作瘨箋云瘨病也義與韓異攷尒疋釋言疹重也疹與珍音同義通疹箔文胗字一切經音義六引三蒼云胗腫也腫與重音義亦同

瞻卬昊天

薛君韓詩章句曰萬民靡靡卬天告愬文選任昉勅陸昭王碑文注進箋沈約安

喬樅謹案二語宋綿初以爲是此詩章句余則謂當在節南山篇說已見前小雅中今姑兩存之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韓詩大雅四

崧高

崧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韓詩外傳五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詩曰崧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之謂也

文武之德也

喬樅謹案崧高毛詩作崧今本外傳同作崧此從詩攷訂正峻毛詩作駿駿峻古今字蕃毛詩作藩毛詩訓義並同又案菶文類聚七引毛詩崧高維嶽峻極于天四句與今詩文異毛字疑爲韓之誤

王踐之事

韓詩曰踐任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踐作纘箋云纘繼也文義與韓詩訓踐爲任者謂王任用之使繼古通之驗韓詩踐作纘纘繼也踐或作纘此踐

經理南國之事也

韓詩外傳八若申伯仲山甫可謂救世矣昔者周德大衰道廢於厲申伯仲山甫相宣王撥亂世反之正天下畧振宗廟復興申伯仲山甫乃並順天下匡救邪失喻教德舉遺士海內翕然向風故百姓勃然詠宣王之德詩曰周邦咸喜戎有良翰又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如是可謂救世矣

案此韓詩以申甫爲申伯仲山甫也蔡邕集亦以申伯仲山甫並言是魯詩說與韓同

蒸民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韓詩外傳六大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焉得爲君子乎

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

韓詩外傳六王者必立牧方三人所以使閱遠牧衆也遠方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不平其冤失賢而不舉者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

也揖而進之曰噫朕之政教有不得爾者邪如何乃有饑寒而不得衣食有訟獄而不平其冤失賢而不舉然後其君退而與其卿大夫謀之遠方之民聞之皆曰誠天子也夫我是以能見我之明也可欺乎哉故牧者所以開四目通四聰也詩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三人舊譌作二人又脫去所以二字今據續漢書百官志劉昭注所引外傳文校定又如何二字舊誤倒亦據劉注乙正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韓詩外傳八人之所以好富貴安榮爲人所稱譽者爲身也惡貧賤危辱爲人所謗毀者亦爲身也然身何貴也攻貴於氣人得氣則生失氣則死其氣非金帛珠玉也不可求於人也非繒布五穀也不可羅買而得也在吾身耳不可不慎也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又曰吳人伐楚昭王去國國有屠羊說從行昭王反國賞從者及說說辭曰君失國臣所失者屠君反國臣亦反其屠臣之祿既厚又何賞之辭不受命君強之說曰君失國非臣之罪故不伏誅君反國非臣之功故不受其賞吳師入郢臣畏寇避患君反國說何事焉君曰不受則見之說對曰楚國之法商人欲見於君者必有大故重質然後得見今臣智不能存國節不能死君勇不能待寇然見之非國法也遂不受命入于溺中昭王謂司馬子期曰有人於此居處甚約論議甚高爲我求之願爲兄弟請爲三公司馬子期舍車徒求之五日五夜見之謂曰國危不救非仁也君命不從非忠也惡富貴於上甘貧苦於下意者過也今君願爲兄弟請謂三公不聽君何也說曰三公之位我知其貴於刀俎之肆矣萬鍾之祿我知其

富於屠羊之利矣今見爵祿之利而忘辭受之禮非所聞也遂辭三公之位而反乎屠羊之肆君子聞之曰甚矣哉屠羊子之爲也約已持窮而處人之國矣說曰何謂窮吾讓之以禮而終其國也曰在深淵之中而不援彼之危見昭王德衰於吳而懷寶絕迹以病其國欲獨全己者也是厚於己而薄於君猶乎非救世者也何如則可謂救世矣曰若申伯仲山甫可謂救世矣昔者周德大衰道廢於厲申伯仲山甫輔相宣王撥亂世反之正天下咸振宗廟復興申伯仲山甫乃並順天下匡救邪失喻德教舉遺士海內翕

然向風故百姓勃然詠宣王之德詩曰周邦咸喜戎有良翰又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如是可謂救世矣

〔又曰〕齊崔杼弑莊公晉荆蒯芮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弑莊公子將奚如荆蒯芮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隣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荆蒯芮曰善哉而言也早言我能諫諫而不用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之食其食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食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而入死其事僕曰人有亂君猶必死之我有治長可

無死乎乃結轡自刎于車上君子聞之曰荆蒯芮可謂守節死義矣僕夫則無爲死也猶飲食而遇毒也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荆先生之謂也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僕夫之謂也

喬樅謹案崔杼弑莊公至其僕曰二十四字本皆脫佚今據說苑立節篇補入

〔又曰〕孔子燕居子貢攝齊而前曰弟子事夫子有年矣才竭而智罷振於學問不能復進請一休焉孔子曰賜也欲休於事君孔子曰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爲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

也

惟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韓詩外傳六〕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道訽也正言直行指人之過非毀疵也詘柔順從剛強猛毅與物周流道德不外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又曰〕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把茅旌右執鸞刀以進言於莊王曰寡人無良邊陲之臣以干大禍使大國之君沛焉遠辱至此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也而微至乎此莊王

孚奔者爭舟而指可掬也莊王曰噫吾爾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乃退楚師以佚晉寇詩曰采采亦不茹剛亦不吐

又曰衛靈公晝寢而起志氣益衰使人馳召勇士公孫悁遵行人卜商曰何驅之疾也對曰公晝寢而起使我召勇士公孫悁子夏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御者曰可子夏曰載我而反至君曰使子召勇士何爲召儒使者曰行人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臣曰可卽載與來君曰諾延先生上趣召公孫悁至入門杖劍疾呼曰商下我存若頭子夏顧咄之曰

咄內叔吾將與若言勇於是君合內叔而上子夏曰來吾嘗與子從君而西見趙簡子簡子披髮杖矛而覕我君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不朝服行人卜商將以頸血濺君之服矣使反朝服而見吾君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遭齊君重鞪而坐吾君單鞪而坐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禮諸侯相見不宜相踰以庶踰其一鞪而去之者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二矣又與子從君於圃中於是雨霑再遂我君拔矛下格而還子

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所貴爲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致貴也若夫以長挾短以衆暴寡凌轢無罪之民而成威於閭巷之間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惡也衆之所誅鋤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夫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於是靈公避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詩曰不侮矜寡不畏強禦卜先生也

又外傳八遜而直上也切次之謗諫爲下懦爲死詩

曰采亦不茹剛亦不吐

又曰宋萬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反爲大夫於宋宋萬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惟魯侯耳閔公矜此婦人姊其言顧曰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宋萬怒搏閔公絕脰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於門手劒而叱之萬臂椓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詩曰惟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韓詩外傳五德也者包天地之美配日月之明立乎四海之周覽乎陰陽之交寒暑不能動也四時不能化也欲乎太陰而不濕散乎太陽而不枯鮮潔清明而備嚴威發疾而神至精而妙乎天地之間者德也微聖人其孰能與於此矣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薄曹植黃初六年令詩曰德輶如毛鮮克舉之征夫倢倢

薄玉篇人部詩云征夫倢倢倢倢樂也

喬樅謹案玉篇又云倢本亦作捷攷毛詩征夫捷捷釋文捷音在接反則作倢者乃韓詩之異文又攷巷伯篇捷捷幡幡據毛詩釋文云捷如字則毛詩他本無作倢倢者知元應所引亦皆爲韓詩之文可與此篇互相證也

仲山甫徂齊

鄧展曰韓詩以爲封於齊漢書杜欽傳

漢孟郁修堯廟碑仲氏祖紱所出本繼於姬周之遺茜天生仲山甫翼佐中興宣平功遂受封於齊周道

喬樅謹案漢書杜欽傳欽說王鳳曰昔仲山甫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封於齊猶歎息永懷宿夜徘徊不忍違去顏師古集注引鄧展曰詩言仲山甫銜命征治齊城郭而韓詩以爲封於齊此誤耳晉灼曰韓詩誤而欽引之阿附權貴求容媚也鄧展晉灼竝謂韓詩以仲山甫爲封於齊其說與毛異今據孟郁修堯廟碑云仲山甫本姬周之遺苗則與杜欽之說不合竊以杜欽說關雎詩用魯義則此引蒸民詩當亦用魯義也攷唐元和姓纂及權德輿集均以仲山甫爲姬姓與孟郁語合唐時惟韓詩存故得據以爲說然則仲山甫封齊之事舒韓之說雖同而一以爲姬姓一以爲異姓要自有別王符潛夫論云仲山甫慶姓張衡呂公誄云仲山甫姜姓姜慶古字通用師信與平子均用魯詩益足証杜欽言仲山甫異姓之臣爲本之魯說矣王氏詩攷以杜欽語入韓詩其義未確說見魯詩遺說

有睗其道

〔韓詩曰〕睗明貌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作偓訓偓爲明貌釋文云韓詩作睗明貌偓睗字乃睗之通假詩小雅倬彼甫田韓詩作斀釋詁睗明也斀字訓明各有本義而偓訓爲明大貌則兼二義也睗與的音近義同聘禮匹馬卓上注云卓猶的也是以卓爲睗之消借字

韓侯受命

武夫滔滔

〔韓詩翼要曰〕武夫滔滔衆主大也詩正義

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

〔韓詩曰〕式辟四方辟除也衆經音義十三〇文選注引白虎通上乃歸卽位何明爵天子有也臣無自爵之義曲禮正義所以名之爲世子何言欲其世世不絕也白虎通上

喬樅謹案文選二十一左思咏史詩李善注引韓詩內傳曰所以爲世子何言世世不絕卽此傳之文

幹不庭方

〔薛君韓詩章句曰〕幹正也文選西京賦注

喬樅謹案毛詩箋云作楨幹而正之是亦以幹爲正與韓同義幹也楨榦或作楨幹榦皆正也易幹父之蠱虞翻注幹正也詩言幹不庭方庭直也謂正其不直違失法度之方也

王錫韓侯

〔韓詩曰〕諸侯有德天子錫之北堂書鈔二十

〔補〕廣韵十九侯韓詩外傳曰周宣王大司馬韓侯子有賢德

江漢

武夫滔滔

〔韓詩翼要曰〕武夫滔滔衆主大也詩正義

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

〔韓詩曰〕式辟四方辟除也衆經音義十三〇文選注引八司馬相如上林賦注引作辟君韓詩章句

喬樅謹案韓詩以辟訓除除有治之義毛詩讀辟爲闢鄭箋云開辟四方治我疆界於天下則兼有治義也

〔補〕後漢書馮衍說鮑永曰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彊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吉甫夷吾攘其蠻賊安其疆字

肇敏戎公

韓詩曰肇長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肇謀也與韓義異商頌元鳥上言正域彼四方下言肇域彼四海則肇猶正也胡承珙曰韓詩以肇訓長此承上召公是似而言謂祖孫相繼長右此功但肇之爲長不見所出喬樅謂國語齊語轉本肇末注云肇正也正與長同義余正釋詁正長也斯干詩噲噲其正毛傳云正長也肇之爲長亦訓詁展轉相通之義也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

韓詩外傳八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二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詩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

自召祖命

韓詩外傳八傳曰子小子使爾繼召公之後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爲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有孫魯孔某命爾爲司寇孔子曰弗甫敬及厥辟將不堪公曰不妄

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矣其文德洽此四國

韓詩外傳五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名詩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矣其文德洽此四國此文王之德也

補曹植責躬詩明明天子

喬樅謹案王氏念孫曰明勉一聲之轉故古多謂勉爲明重言之則曰明明爾雅曰亹亹勉也鄭注禮器曰亹亹猶勉勉也亹亹勉勉明明亦一聲之轉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猶言亹亹文王令聞不已也又曰明與孟古同聲而通用大戴禮誥志篇曰明孟也爾雅曰孟勉也故勉謂之孟亦謂之明王說是也

常武

進厥虎臣闞如虓虎敷敦淮濆仍執醜虜

韓詩曰敷大也敦迫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鋪敦淮濆陳氏稽古篇曰鋪敦毛無傳述毛者以鋪爲陳敦爲厚謂布陳敦厚之陳於淮濆解殊費力案釋文鋪韓詩作敷云大也敦韓詩云迫也大迫淮濆與濯征徐國文義相類當是也胡承珙曰說文濆下引詩敦彼淮濆與毛韓文皆不同或出齊魯詩但既云敦彼則必訓厚可知鄭讀敦爲屯昭二十三年左

傳敦陳整旅敦與整對謂整頓也越絕書西陵
名敦兵城卽頓兵城也古字敦有頓義毛意當
謂陳頓其兵於淮水之濱未必與鄭異也喬樅
謂說文引詩作敦彼淮濆敦卽迫之意也鄭箋
讀敦爲屯屯兵於淮濆亦所以迫之也鋪敦古
以聲同通用後漢書馬緥傳引此詩云敷敦淮
濆仍執醜虜字正作敷卽用韓詩章懷注云布
兵敦遏淮水之涯因執得醜虜皆以敦爲敦遏
韓詩之訓於義爲長敷義本訓布韓詩釋敷爲
大者高誘呂覽求人篇注以榑木爲大本足証

此敷字亦有大義也

後漢書馬緥傳詔策緥曰詩不云乎進厥虎臣闞
如虓虎敷敦淮濆仍執醜虜
民民翼翼不測不克

韓詩曰民民靚也釋文
韓詩外傳八齊景公謂子貢曰魯仲
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喟然而笑
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悖然作色曰始言
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
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君臣之事仲尼譬猶

渴操壺枸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
深乎景公曰先生之譬得無太甚乎子貢曰臣賜何
敢甚言尚慮不及耳臣譬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
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臣不譬仲尼譬猶兩手杷泰
山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哉其然善哉其然詩曰綿
蠻黃鳥不測不克

喬樅謹案民民毛詩作緡緡今外傳本仍同作
緡誤當據釋文訂正馬瑞辰曰緡緝雙聲通用
故詩緡蠻黃鳥一作緝蠻韓詩綿綿作民民亦
以雙聲假借至毛傳訓緡緡爲靚靚者靚卽靜字

靜卽密也尒疋釋詁密靜也緡緡密雙聲字故訓
爲靜猶言密也文選洛神賦注緡緡密意也正
與毛傳同義喬樅攷漢書賈誼傳濬乎若深淵
之靚注靚與靜同又外戚傳神眇眇兮密靚
以密與靚連言此足証靚之本有密義矣
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韓詩外傳六晉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事
之以貨寶則寶單而交不結約束盟誓則約定而反
無日割國之強乘以賂之則割定而欲無厭事之彌
順其侵之愈甚必致寶單國舉而後已雖左堯右舜

未有能以此道免者也故非有聖人之道特以巧敏拜請畏事之則不足以持國安身矣故明君不道也必修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下然後禮義節奏齊乎朝法則度量正官忠信愛利平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故近者競親而遠者願至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蕩炎之威強足以一齊之則拱揖指麾而強暴之國莫不趨使如赤子歸慈母者何也仁形義立教誠愛深故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又曰勇士一呼而三軍皆避士之誠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爲石也因復射之矢躍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爲之開而況人乎夫倡而不和動而不償中心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已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先王之所以拱揖指麾而四海來賓者誠德之至也色以形于外也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又曰昔者趙簡子襲而未墜而中牟畔之既墜五日舉子興師而攻之圍未匝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士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者是

天助也君爲爲而退之襄子曰吾聞之於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厄人於險使之城然後攻之中牟聞其義而請降曰善哉襄子之謂也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喬樅謹案趙懷玉校本云既墜五日舊脫既字據御覽百九十二引補攻舊譌作次亦據御覽改正十丈新序作十堵而城自壞下舊有者字是天助下舊有之字皆衍文也倶依新序刪曰善哉襄子之謂也此八字文有脫誤喬樅案襄子之謂也五字當在引詩一語之後文義始順

又使之城之字舊譌作其今依新序改之

聸卬

伊胡爲嫕

（韓詩曰）嫕悅也（文選神女賦注）

案嫕宋本文選作嫕當是伊胡爲嫕之注

喬樅謹案毛詩伊胡爲慝箋云慝惡也文義與此迥異盧文弨曰文選注所引韓詩嫕悅也嫕字當作憊此懿厥哲婦之懿馬瑞辰曰憊或作嫕今誤作嫕按說文憊靜也靜審也廣雅憊審也憊古讀如邑與懿字雙聲疊韵故懿可通作

癒而韓詩訓悅與毛義異喬樅謂此詩懿厥哲婦與小雅十月之交抑此皇父語氣正同箋云抑之言噫噫是皇父疾而呼之此詩箋云懿有所痛傷之聲也正義謂懿與噫字雖異音義同是懿亦痛疾之詞且下句言其爲梟爲鴟則懿義更不得訓悅宋綿初亦以韓詩此語是釋伊胡爲噫謂噫卽噫之異文今按國語晉語曰胥靜女德以伏蠱噫此噫字義亦訓悅蠱與冶通見馬融廣成頌田開古蠱卽田開疆古冶子也是蠱冶古通蠱悅謂冶容爲悅者此足爲韓詩以噫訓悅之証文選宋玉神

女賦云澹清靜其愔嬛李善注云愔嬛和靜貌引韓詩嬛悅也又引說文嬛靜也蒼頡篇嬛容也按愔旣訓和嬛自當訓悅如以嬛爲靜則與清靜義複矣王褒洞簫賦清靜厭瘱厭瘱與愔嬛同亦當訓爲和悅子淵卽用宋玉賦語也漢書外戚傳婉瘱有節操此瘱字宜訓爲靜張華女史箴婉嬛淑慎李善注引漢書婉嬛有節操服虔曰嬛音翳桑之翳又引列女傳曹大家注曰婉柔和也嬛深邃也深邃卽靜之義是瘱字亦作嬛與嬛形似或卽以爲嬛字李善未能

明拼故廣引韓詩及著頌篇說文列女傳注諸說以廣其義耳今繹韓詩之意以長舌之婦始則譖諛終則背違此其恢害豈曰不極至乎而胡爲悅之惟婦言是用義較明順若以憑訓惡如箋所言豈謂其是不得中乎反云維我言何用爲惡不信也其義殊費周折矣釋文不言韓詩字異益嬛爲憑或體如憑又作曋之類耳憑與瘱通者匿从匸說文匸衰侯有所俠藏也集韻十二霽云瘱說文靜也或作嬛又云瘱廣雅審也一曰匿也憑古文皆祇作匿開元占經九

引洪範天文日月變占曰陰匿始起而犯盛陽陰匿卽陰憑也尙書大傳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漢書作仄憑是其証已嬛集韻二十四職云女字則嫕當與梁嬛之嬛梁夫人嬛見後漢書及列女傳八字通集韻十二霽憑靜也恭也嬛婉嬛順從也音義並與瘱嬛同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韓詩外傳六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此言困而不見據賢人者也昔者秦繆公困於殽疾據五殺大夫蹇叔公孫支而小霸晉文困於

驪氏疾據咎犯趙衰介子推而遂爲君越王句踐困於會稽疾據范蠡大夫種而霸南國齊桓公困於長勺疾據管仲甯戚隰朋而匡天下此皆困而知疾據賢人者也夫困而不知疾據賢人而不亡者未嘗有之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

三國志崔琰書諫袁紹曰今邦國殄瘁

飢匪躬自天生自婦人

馮衍與任武達書曰飢匪躬天生自婦人 後漢書本傳注

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韓詩外傳六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侍孟子

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爲善乎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爲善而況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電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君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亂人之道百姓讙譁則從而放執於刑灼不和人心悖逆天理是以水旱爲之不時年穀以之不升百姓貧居魯而魯國之倒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倒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蘘冬至

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非遭彫世者歟

喬樅謹案此以綿駒爲揖封以高唐爲高商與

孟子書文異

召口

口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

韓詩外傳六威有三術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若有狂妄之威者此三威不可不審察也何謂道德之威曰禮樂則修分義則明舉措則時愛利則形如是則百姓貴之如帝王親之如父母畏之如嚴明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加而威行是道德之威也何謂暴察之威曰禮樂則不修分義則不明舉措則不時愛利則不形然而其禁非也暴其誅不服也密其刑罰重而信其誅殺猛而必閑如雷擊之如墻壓之百姓劫則致畏怠則傲上執拘則聚違閒則散非奴之以刑勢振之以誅殺則無以有其下是暴察之威也何謂狂妄之威曰無愛人之心無利人之事而日爲亂人之道百姓讙譁則從而放執於刑灼不和人心悖逆天理是以水旱爲之不時年穀以之不升百姓上困於暴亂之患而下窮衣食之用愁哀而無所告

訴比周憤潰以離上傾覆滅亡可立而待是狂妄之
威也夫道德之威成乎恭強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
妄之威成乎滅亡故威名同而吉凶之効遂矣故不
可不審察也詩曰昊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
卒流亡

案此威屬君言

喬樅謹案趙懷玉校語云其誄不服也審審上
舊有繁字今依荀子彊國篇刪其刑罰重而信
舊無重字今依荀子補閩字舊作閟譌案荀子
作顯然與填然同是閟當作閩音義同填遠閩

灼荀作則從而執持也刑灼之
我居御卒荒

韓詩外傳八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儉三
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大
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飾道路不除百官
補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祠此大侵之禮也詩曰我居
御卒荒此之謂也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

韓詩外傳五如歲之旱草不潰茂然天勃然興雲沛
然下雨則萬物無不興起之者民非無仁義根於心
者也王政怵迫而不得見憂鬱而不得出聖王在祑
朧鳥視不出閤而天下隨倡而天下和何如在此有
以應哉詩曰如彼歲旱草不潰茂

喬樅謹案毛詩訓潰爲遂箋云潰茂之潰當作
彙彙茂貌此據齊詩之文也今據外傳引詩是
韓亦與毛同作潰茂李黼平曰說文僨一曰長
貌長義與遂義近潰當讀爲僨

如彼棲苴

補衆經音義廿五詩云如彼棲苴

喬樅謹案棲苴毛詩作棲苴傳云水中浮草也
箋云如樹上之棲苴正義曰苴是草之枯槁逐
水流者棲謂棲息於水上也箋以棲者居在木
上之名謂水上爲棲理亦不愜故以爲如樹上
之棲苴苴是草木之枯槁者在樹未落及已落
爲水漂皆稱苴也今據元應引詩作棲苴與毛
氏字異益據韓詩之文元應又引通俗文云刈
餘曰苴苴二字古相通用鄭箋云如樹上
之棲苴亦據三家詩說以改毛義也

日辟國百里

薛君韓詩章句曰辟除也文選上林賦注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韓詩頌一

周頌

清廟

惟天之命

薛君韓詩章句曰惟念也文選廿三歐陽堅石詩注

喬樅謹案釋文引韓詩云維念也此順毛詩之文毛詩維字三家皆作惟

烈文

無封靡于爾邦

喬樅謹案毛傳訓封爲大訓靡爲累白虎通誅伐篇引詩云毋封靡于爾邦惟王其崇之此言追誅大罪也以封靡爲大罪亦與毛傳大累義同攷曹植魏德論云慍彼蠻夏蠢爾弗恭措我蕭斧簡武鍊鋒厲陳而天運振耀乎南邦荆人封靡交益影從封靡二字正用烈文詩語陳思王習韓詩者其讀封靡爲披靡之靡與毛魯訓義異

天作

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後漢書朱輔疏曰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詩人詶咏以爲符驗西南夷傳薛君傳曰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言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歸往夷易道謂仁義之道而易行故岐道險阻而人不難後漢書西南夷傳注

喬樅謹案詩攷據沈括筆談引後漢書朱浮傳作彼岨者岐盧氏文弨云此括之誤也朱子集傳遂以岐山爲險僻其實韓詩自作徂字訓爲往也所云岐道阻險而人不難自爲有夷之行

發義王氏謂集傳彼岨者岐從韓詩非也乃沿沈氏之誤耳臧鏞堂云朱浮乃朱輔之誤據外傳三明云岐有夷之行足證沈說之非朱綿初云詩以彼徂者爲何岐有夷之行爲句鄭箋云後之往者又以岐邦之君有倭易之道故也是鄭亦與韓詩合非讀彼徂者岐爲句也

韓詩外傳三傳曰昔者舜飯盆無膿而下不以餘獲罪飯乎土簋啜乎土型而農不以力獲罪麤衣而盭領而女不以巧獲罪法下易由事寡易爲功而民不以敢獲罪故大道多容大德多下聖人寡爲故用物

常壯也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忠易爲禮誠易爲辭賢人易爲民工巧易爲材詩曰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喬樅謹案釐衣而盩領遵懷玉校語云晏子春秋諫下篇古者嘗有鉄衣斲領而王天下者尚書大傳略說古人冒而句領今此盩字疑當作盩音周盩有曲義又疑是盩字與屃同竝與斲句義相同毛本外傳作盩則更譌矣

我將

韓詩說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大戴禮注

卽韓詩說也

我將之詩

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韓詩外傳三昔者周文王之時莅國八年夏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郊有司皆曰臣聞地之動爲人主也今者君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君王也今者君王寢疾五日奈何其移文王曰吾恐誖移之文王曰奈何其移四面不出國郊羣臣皆恐誖移之文王曰吾恐增國城其誖移之乎文王曰是吾召子伯宗曰如之何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伯宗將如之何伯宗私問之曰君其率羣臣以罰有罪也我必有罪故此罰

何伊尹曰臣聞妖者禍之先祥者福之先見妖而爲善卽禍不至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臻湯乃齋戒靜處夙興在寢弔死問疾赦過賑窮七日而穀亡妖孽不見國家其昌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韓詩外傳八梁山崩晉君召大夫伯宗道逢輦者以其輦服其道伯宗使其右下欲鞭之輦者曰君趨道豈不遠夫不知事而行可乎伯宗喜問其居曰絳人也伯宗曰子亦有聞乎曰梁山崩壅河厭三日不流是邑召子伯宗曰如之何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伯宗將如之何伯宗私問之曰君其率羣臣

素服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伯宗問其姓名弗告伯宗到君問伯宗以其言對於是君素服率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君問伯宗何以知之伯宗不言受殃者詐以自知孔子聞之曰伯宗其無後攘人之善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喬樅謹案以其葬服其道服字疑譌趙懷玉曰晉語云遇大車當道而覆此服字當作覆

時邁

實右序有周薄言振之莫不震疊

薛君傳曰薄辭也振奮也莫無也震動也疊應也美成王能爲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無不動而應其政教

言振之莫不震疊

喬樅謹案薄言振之舊譌作震非是今據後漢書注引薛君傳校正又范昭已飲四字舊脫據協七命注引韓詩振奮也作薛君章句又毛傳訓疊爲懼蓋以疊爲慴之叚借薛君云疊應也新序雜事一補入趙懷玉校本云晏子曰徹去樽舊曰上衍對字今刪吾爲子舞之舊本譌脫止作願舞今依新序改正晏子春秋同是欲試義與毛異文選吳都賦鉦鼓疊山劉注云疊振也疊也此疊字當亦訓應訓鉦鼓之聲山谷響應吾君臣舊脫臣字亦依兩書增之

也左思語卽本韓詩訓義

儀禮百神及河喬嶽

韓詩曰天子奉玉升柴三禮義宗

喬樅謹案毛詩序云時邁巡狩告祭柴望也蔡邕獨斷亦云時邁巡狩告祭柴望之所歌也韓詩盡與毛魯說同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韓詩外傳三王者之論德也不尊無功不官無德不誅無罪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故上賢使能而等級不逾折暴禁悍而刑罰不過百姓曉然皆知夫爲善於家取賞於朝也爲不善於幽而蒙形於顯夫是之謂定論是王者之德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又曰德曰以從俗爲善以貨財爲寶以養性爲已至

道是民德也未及於士也行法而志堅不以私欲害其所聞是勁士也未及於君子也行法而志堅好脩其所聞以矯其情言行多當未安諭也智慮多當未周密也上則能大其所隆也下則開道不若已者是篤厚君子未及聖人也若夫百王之法若別黑白應當世變若數三綱行禮要節若運四支固化之功若推四時天下得序羣物安居是聖人也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又曰魏文侯欲置相召李克問曰寡人欲置相非翟黃則魏成子願卜之於先生李克避席而辭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疎不間親臣外居者也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夫觀士也居則觀其所與達則觀其所舉窮則觀其所不取此五者足以觀矣文侯曰請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遇翟黃曰今日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爲之李克曰魏成子爲之翟黃悖然作色曰吾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吾所進也君以鄴爲憂吾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吾進樂羊中山即拔無守之者吾進先生君欲置太子傅吾進趙蒼唐皆有成功就事吾何負於魏成子克曰子之言克於

子之君也豈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置相非成則黃二子何如對曰君不察故也居則觀其所親富則觀其所與達則觀其所舉窮則觀其所不爲貧則觀其所不取五者以定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爲相也且子焉得與魏成子比魏成子食祿日千鍾什一在內九在外以聘約天下之士是以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君皆師友之子之所進皆臣之子焉得與魏成子比乎翟黃逡巡再拜曰鄙人固陋失

執競武王

韓詩曰執服也釋文○北堂書鈔八十九

喬樅謹案執競毛公無訓變云競強也能持強道者難有武王也與韓詩義異馬瑞辰曰說文執捕罪人也義與服近又執悎慙古通用史記項羽本紀諸將皆悎服漢書作詘服陳咸傳作執服朱博傳作慙服是其證韓詩訓執爲服者益以執競爲能執服彊禦猶朱博云執服豪彊也說文倞彊也廣雅倞強也凡詩言執競無競

又呂叔玉引詩作執儆皆倞字之假借若競之本義則說文自訓彊語耳

鐘鼓鏘鏘

魏曹植魏文帝誄鐘鼓鏘鏘三國魏志文帝紀注

喬樅謹案鏘鏘毛詩作喤喤曹子建據韓詩故文與毛詩異漢書禮樂志及應劭風俗通引詩並作鐘鼓鏘鏘是三家今文同毛詩喤字乃古文之叚借

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韓詩外傳五道者何也曰君之所道也君者何也曰羣也爲天下萬物而除其害者謂之君王者何也曰往也天下往之謂之王曰善生養人者故人尊之善辯治人者故人安之善顯設人者故人親之善粉飾人者故人樂之四統者具天下往之四統無一而天下去之往之謂之王去之謂之亡故曰道存則國存道亡則國亡夫省工商眾農人謹盜賊除姦邪是所以生養之也天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擅官士保職莫不治理是所以辯治之也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賢以之爲三公以之爲諸侯次則爲大夫是所以顯設之也脩冠弁衣裳黼黻文章琱琢刻鏤皆有等差是所以粉飾之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稱其

能得其意安樂其事是所同也老子五色而成文累味而備珍則聖人所以分賢愚明貴賤故道得則澤流羣生而福歸王公澤流羣生則下安而和福歸王公則上尊而榮百姓皆懷安和之心而樂戴其上夫是之謂下治而上通下治而上通須聲之所以興也詩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喬樅謹案賓之初筵詩威儀反反韓文引韓詩作昄昄音蒲板反善貌則此須威儀反反文義當與彼同據釋文載沈音符板反正昄字之音讀也傳云反反難也箋云反反順習之貌順習來猶一稊二米謂之秬也

卽善貌也潛夫論正列篇引詩作板板此魯詩之異文板板蓋卽昄昄段借字趙懷玉外傳校本云是所以顯設之也玉皆有等差共二十五字同部一叠二叠謂之雙產者聲近而義同又來與丕二字同部一叠二叠謂之雙生也來牟一叠二牟正與釐之爲雙產者聲近故毛詩宇舊本脫佚今據荀子君道篇補之又善生養人者本多譌作善養生者今亦依荀子文增改

恩文

貽我嘉麥

韓詩曰貽我嘉麥大麥也文選四十八班固典引注

喬樅謹案毛詩作貽我來牟劉向引詩作貽我來孫氏念孫曰韓詩貽我嘉麥當爲喜字之誤來釐喜古聲相近故毛詩作來劉向傳作釐韓詩作喜猶僖公之爲釐公之爲祝禧之爲祝釐也王說是也推其致誤之由緣後人不明文字通假之義以生民詩有誕降嘉種語遂臆改韓詩喜麥爲嘉麥耳馬瑞辰曰方言陳楚之間凡人嗇乳而雙產謂之釐孳廣雅釐孳孿也雙孿二也釐孳亦作孳孜玉篇孳孜雙生也來牟一叠二牟正與釐之爲雙產者聲近而義同又來與丕二字同部一叠二叠謂之來猶一稊二米謂之秬也

無此疆爾介

薛君韓詩章句曰介界也文選魏都賦注

案唐石經初刻界後改介蓋從韓詩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介音界大也段氏玉裁曰按箋以女今之經界釋經爾字以大有天下釋經介字淺人遂以箋之經界易經文介字唐石經初刻界後改介是也胡承珙曰段謂經文界當本作介可也必以介字訓大則是經言無此封竟於汝之大殊不成文義釋文因經字作介毛傳介爰訓大故以大訓之未必得傳意也箋

不云介當爲界者說文介畫也與界境也音義皆同故但於箋中易字說之更不必破經字耳胡說良是箋以經界釋經介字卽據韓義申毛也

臣工

嗟嗟保介

〈韓詩外傳三〉楚昭王寢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曰請用牲昭王曰止古者聖王之制祭不過望濉漳江漢楚之望也寡人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三日而疾有瘳孔子聞之曰楚昭王之霸其有方矣制節

守職反身不貳其霸不亦宜乎詩曰嗟嗟保介莊王之謂也

喬樅謹案昭王舊皆作莊王此字之誤也昭王事見左氏哀公六年傳說苑君道篇家語正論解並作昭王不誤今據改正古者聖王之制各本均脫制字逼津艸堂本則脫去之字案當作聖王之制爲是今爲補之

振鷺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

〈薛君章句〉曰鷺絜白之鳥西雝文王之雝也言文王之時辟雝學士皆絜白之人也〈後漢書邊讓傳注〉

喬樅謹案毛傳云離澤也箋云白鳥集于西離之澤言所集得其處也與韓詩訓義亦同胡承珙曰辟雝本取四周有水形如璧環爲名故辟雝又謂之澤宮其云鷺白鳥者卽謂靈臺之白鳥薛君曰西雝文王之雝也案鄭君注禮謂殷

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西郊樂記疏引熊氏云武王伐紂之後猶用殷制然則文王辟雝自當在西郊詩箋云白鳥集于西離之澤蓋亦以爲文王之雝也

在此無惡在彼無射

〈韓詩〉曰射厭也〈後漢書曹褒傳注〉

喬樅謹案射毛詩作斁三家今文皆作射

豐年

萬億及秭

〈韓詩曰〉陳穀曰秭也〈釋文〉

喬樅謹案爾雅釋詁云秭數也毛傳釋萬億及秭云數億至萬曰秭則秭是大數之名韓詩云陳穀曰秭者陳穀猶言積穀也廣雅釋詁一秭積也正本韓詩訓義魏風伐檀傳云種之曰稼斂之曰穡方言云齊積也穡字從齊取積之義頌言亦有高廩萬億及秭是形容豐年黍稑之多故云陳穀曰秭謂積穀人之數也

蒸畀祖妣以洽百禮

韓詩外傳五天百姓內不乏食外不患寒則可教御以禮義矣詩曰蒸畀祖妣以洽百禮百禮洽則百意

遂百意遂則陰陽調則寒暑均寒暑均則三光清三光清則風雨時風雨時則羣生甯如是而天道得矣

有瞽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韓詩外傳三傳曰太平之時無瘖瘧跛躄侏儒折短爻不哭子兄不哭弟道無襁負之遺育然各以其序終者賢醫之用也故安止平正除疾之道無他焉用賢而已矣詩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尉之餘民也

潧有多魚

薛君韓詩章句曰潧魚池也釋文○文選長笛賦注

喬樅謹案潧毛詩作潛爾雅棯謂之潧郭注曰作棯者積柴水中魚得藏隱因以薄圍捕取之邢昺疏云小爾雅曰魚之所息謂之楴楴棯也積柴水中魚合也詩周頌楴有多魚是也潛潧古今字禹貢沱潛既道史記作沱潧索隱云潧亦作潛是其証也

韓詩頌二

周頌

雝

韓詩內傳曰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三禮○通典四十九○禮書七十一

喬樅謹案王氏詩攷引此條本無附著盧文弨曰案當在雝篇今從之據蔡邕獨斷云雍禘太祖之所歌也知三家詩說亦與毛攷同

載見

鑾聲有鶴

韓詩內傳曰鶴鵠胎生孔子渡江見而異之大戴禮盧辯注

十三

韓詩曰孔子渡江見之異衆莫能名孔子嘗聞河上人歌曰鵠兮鵠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長兮鵠鵠也廣韻十三末○史記司馬相如列傳正義

喬樅謹案毛詩鑾聲有鶴箋云鶴金飾貌釋文云本亦作鎗疑毛詩本作鎗字故箋訓爲金飾說文引詩又作瑲玉篇同盍齊詩之異文韓詩以鵠爲鵠鵠卽鶴字然則魯詩文當與韓同

武

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韓詩外傳三武王伐紂既反商未及下車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閭濟河而西馬放華山之陽示不復乘牛放桃林之野示不復服也車甲鉾而藏之於府庫示不復用也於是廢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然後天下知武王不復用兵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坐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執醬而饋執爵而酳所以教諸侯之悌也此四者天下之大教也夫武之久不亦宜乎詩曰勝殷遏劉耆定爾功言伐紂而殷亡武也

案武上疑有脫字

喬樅謹案耆定爾功毛傳云耆致也鄭箋云耆老也釋文云耆毛音指鄭巨移反韓詩音同鄭句云惡也馬瑞辰曰耆者底之假借故傳訓爲

致爾雅釋言底致也郭注云見詩傳者即指此
詩毛傳也書乃言底可績史記夏本紀作厎言
致可績禹貢厎慴底致夏本紀作厎慴致功是
其證也至韓詩者惡也嘗爲皇矣詩上帝耆之
章句釋文誤入此章若云惡定其功則不詞矣
馬說是也

閔予小子
遭家不造

補 後漢書桓帝紀梁太后詔曰曩者遭家不造○李
賢注詩周頌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

惸惸在疚

韓詩曰惸惸在疚凡人喪曰疚文選寡婦賦注
案文選注引韓詩惸惸余在疚釋文云疚崔本作
余字
喬樅謹案毛詩嬛嬛在疚釋文云嬛崔本作煢
疚本又作灾說文嬛字注傳詩嬛嬛在疚灾字
注又引詩煢煢在灾漢書匡衡傳引詩亦作煢
煢是齊詩文作煢毛詩文作嬛皆與韓詩字異
枕杜詩獨行覭覭釋文云覭本又作煢正月詩
哀此惸獨釋文云惸本又作煢古从覭从營从
旬之字皆以音近通用

敬之
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韓詩外傳三〕孟嘗君請學於閔子使車往迎閔子閔
子曰禮有來學無往教致師而學不能學往教則不
能化君也君所謂不能學者也臣所謂不能化者也
於是孟嘗君曰敬聞命矣明日袪衣請受業詩曰日
就月將
〔又曰劍雖利不厲不斷材雖美不學不高雖有旨酒
嘉殽不嘗不知其旨雖有善道不學不達其功故學
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不究不足故自愧而勉不究
故盡師而熟由此觀之則教學相長也子夏問詩學
一而知二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孔
子賢乎英傑而聖德脩弟子被光景而德彰詩曰日

就月將
〔又曰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
民知敬學故太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尊師尚
道也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師之謂也詩曰日就月
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又外傳八〕魯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而已將必學

而後爲君子乎冉有對曰臣聞之雖有良玉不刻鏤則不成器雖有美質不學則不成君子曰何以知其然也曰夫子路下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皆學問於孔子遂爲天下顯士諸侯聞之莫不尊敬卿大夫聞之莫不親愛學之故也昔吳楚燕代謀爲一舉而欲伐秦姚賈監門之子也爲秦往使之遂絕其謀止其兵及其反國秦王大悅立爲上卿夫百里奚齊之乞者也逐於齊西無以進自賣五羊皮爲一輓車見秦繆公立爲相遂覇西戎太公望少爲人壻老而寡人不仁齊戒不修使民不時天加以災又遭君憂拜命之辱孔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矣弟子曰何謂

封於齊管仲親射桓公遂除報讐之心立以爲相存亡繼絕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四子者皆嘗卑賤窮辱矣然其名聲馳於後世豈非學問之所致乎由此觀之士必學問然後成君子詩曰日就月將於是哀公嗢然而笑曰寡人雖不敏請奉先生之教矣

又曰子貢曰君子亦有休乎孔子曰闔棺兮乃止播耳不知其時之易遷兮此之謂君子所休也故學而不已闔棺乃止詩曰日就月將言學者也

補東觀記明帝詔曰詩云日就月將示我顯德行後漢書桓榮傳

喬樅謹案後漢書桓榮傳載太子報桓榮書曰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則通達經旨分明章句下則去家慕鄉求謝師門注引韓詩外傳孔子行見皐魚哭事爲證亦足爲明帝習韓詩之左驗也

弗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韓詩外傳三傳曰宋大水毀人弔之曰天降淫雨害於粢盛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仁齊戒不修使民不時天加以災又遭君憂拜命之辱孔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矣弟子曰何謂

孔子曰昔桀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王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過而改之是不過也宋人聞之乃夙興夜寐弔死問疾戮力宇內三歲年豐政平鄉使宋人不聞孔子之言則年穀未豐而國家未甯詩曰弗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喬樅謹案弗毛詩作佛傳云大也箋云輔也與韓文異李黼平曰說文弗大也从大弗聲讀若予違汝弼毛益讀佛爲弗會釗曰凡从弗之字即有弼違之意如矯弓之屎以使正爲弱矯人之非以合宜爲弼其字皆从弗弗从大从弗言

大矯之喬樅謂韓詩作弗說文云弗矯也矯亦
輔弼之義又說文弼輔也重文作弼孟子法家
拂士趙注云謂輔拂之士廣雅拂輔也管子四
稱云近君爲拂遠君爲輔皆假拂爲弼字鄭君
盡用韓義

小毖

予其懲而

韓詩內傳曰懲苦也列子釋文下詩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鄭箋云懲艾也本史記推已懲
艾悲彼家難語盡用魯訓申毛韓詩以懲爲苦

義亦與艾相近胡承珙曰段氏詩小學云疏於
而字絕句各本皆云小毖一章八句案釋文亦
以懲而作音是陸孔章句正同唐石經於毖下
旁添彼字或當時別有本作毖彼後患鄭箋等
因據以旁注馬瑞辰曰段胡言陸孔皆讀予其
懲而爲句其論甚確唐石經於毖旁增彼字以
助句亦於文義爲順孔疏云慎彼在後恐更有
患或卽順經文毖彼後患言之耳喬樅謂唐惟
韓詩尚存鄭箋等所據殆本於韓詩歟

自求辛烈

韓詩曰烈事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辛烈作辛螫箋云女如是徒自
求辛苦毒螫之害耳韓詩訓烈爲事與鄭箋義
異馬瑞辰曰按說文烈訓遮不得訓事者蓋以螫爲烈之同音假借
字洵其半耳訓事者益以螫爲烈可訓
爾雅釋詁烈勞也事勤也勤勞同義故烈可訓
勞卽可訓事說文烈誡也一曰雨地曰烈按雨
地卽春有以俾耕之俾亦通作事則辛螫猶言
辛勤辛苦耳毛詩作螫者同音假借字也

翻飛惟鳥

薛君韓詩章句曰翻飛貌文選廿一謝瞻
喬樅謹案翻毛詩作拚箋云猶鷒之翻飛爲大
鳥也卽用韓詩申毛

載芟

民民其麃

韓詩曰民民衆貌釋文
喬樅謹案民民其麃毛詩作緡緡其麃傳云麃
芸也正義引王肅云芸者其衆緡緡然不絕也
王肅卽用韓義述毛民緡雙聲通用小雅綿蠻
黃鳥禮記引作緡蠻是其驗已

百室盈止

韓詩曰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北堂書鈔二十七

以祑茶蓼

纂玉篇艸部蓐拔圉章也詩云以蓐茶蓼或作茶

喬樅謹案玉篇又云蓐擩文艸部云茶除田草也重文薅云同上典說文据籀文作蘊則知蓐字乃毛氏古文作祑者三家今文也爾雅釋草注引詩云以祑蓼正用三家今文

絲衣

鼓弥烈烈

纂玉篇頁部詩云鼓弥烈烈或作烈

喬樅謹案玉篇人部俠下引詩云鼓弥俠俠箋云恭愼也頁部又引詩作鼓作烈此亦兼採毛韓二家異文也俠又作綠見毛詩釋文

自堂徂基自羊來牛

韓詩外傳三齊桓公設庭燎爲士之欲造見者期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見乎鄙人曰臣不以九九足以見也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期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者乎夫泰山不讓礫石江海不辭小流所以成其大也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而至矣詩曰自堂徂基自羊來牛言以內及外以小成大也

喬樅謹案毛詩作徂又外傳文脫止存以小成大四字據說苑尊賢篇作言以內及外以小成大也今爲補之又爲士之欲造見者句本作爲便人欲造見者攷文選聖主得賢臣頌注引

作士之今據攷正下文臣不以九九足以見也九字本皆脫去亦據文選注補入

酌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

韓詩外傳三太平之時民行役者不踰時男女不失和平國家安甯人事備乎下天道應乎上故天不變經地不易形日月昭明列宿有常天施地化陰陽和合動以雷電潤以風雨節以山川均以寒暑萬民欲

生各得其所而制國用故國有所安地有所主聖人刻木爲舟刻木爲楫以通四方之物使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鮮行之財有所流故豐膏不獨樂磽确不獨苦雖水旱而民無凍餓之色故生不乏用死不轉壑夫是之謂樂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

又曰能制天下必能養其民也能養民者爲自養也伏食趨乎藏滋味適乎氣勞佚適乎筋骨寒煖適乎肌膚然後氣藏平心術治思慮得喜怒時起居而遊樂事時而用是夫是之謂能自養者也故聖人不淫

佚儉靡者非鄙夫色而愛財用也養有適過則不樂故不爲也是以冬不數浴非愛水也夏不頻湯非愛火也不高臺榭非無土木也不大鍾鼎非無金錫也不沉於酒不貪於色非避醜也直行情性之所安而制度可以爲天下法矣故用不靡財足以養其生而天下稱其仁也養不害性足以成教而天下稱其義也適情避餘不求非其有而天下稱其廉也行成不可掩息刑不可犯執一道而經萬物天下稱其勇也四行在乎民居則婉愉怒則勝敵故審其所以養而治道具矣治道具而遠近畜矣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言相養之至於晦也

殷

於繹思釋文

喬樅謹案釋文云毛詩無此句齊魯韓有之

通韓詩外傳曰古封太山禪梁甫者萬餘人仲尼觀焉不能盡識尚書孔序正義

喬樅謹案據白虎通封禪篇引殷詩於皇明周陟其高山爲周太平封泰山之證則知韓詩此傳當亦釋殷詩爲周家封禪之事也又司馬貞補史記三皇本紀云韓詩以爲自古封太山禪梁甫者萬有餘家御尼觀之不能盡識與尚書正義引韓詩

韓詩頌三

魯頌

駉

有騅有駱

〈韓詩曰騅白馬黑髦也〉釋文

喬樅謹案爾雅釋畜音義引同攷說文云騅青驪白鱗文如隼魚與爾雅云青驪驎驒合驎鱗音義同孫炎云色有淺深似魚鱗是也毛傳亦

用爾雅爲訓而釋文引韓詩及字林皆云騅白馬黑髦也攷爾雅釋畜文云白色馬黑毛尾也同宋監本作髦文引說文云白馬黑髦乃駱之毛色郝懿行以韓詩字林則白馬黑髦乃駱之毛色郝懿行以韓詩字林似因有騅有駱相涉而誤其說是也一曰爾雅釋文又引廣雅云白馬朱鬣曰駱疑韓詩以黑鬣者爲騅朱鬣者爲駱此誤也廣雅駱字乃駁之譌段氏玉裁撰逸周書王會篇大戎文馬赤鬣縞身目若黃金名吉黃之乘山海經海內北經同文說文作駁陸氏所引乃廣雅譌本宜訂

以車繹繹

〈薛君韓詩章句曰繹繹盛貌〉文選甘泉宮賦注

喬樅謹案漢書揚雄傳贊云薛君以此釋閟宮詩新廟繹繹也周禮隸僕注白氏六帖六十七皆引詩寢廟繹繹是繹繹即奕奕之異文文選卷與後漢書注皆作奕奕恐是顧毛而改詩文文選西都賦亭注魯靈光殿賦注均引韓詩曰新廟奕奕

是韓詩文與毛同不作繹繹奕編意薛君此語當是此篇以車繹繹之章句詩攷因載爰釋文云騅騅爾雅作繹繹謂韓詩亦同作繹故以薛君章句入載爰篇然釋文既引爾雅騅騅作繹繹之據釋文不言韓詩文同作繹繹陸氏當並引之據釋文此篇以車繹繹釋文引崔本作騅騅而不及韓詩則韓詩之文與毛同又可知也今故綴之於此

以車祛祛

〈薛君韓詩章句曰祛去也〉文選甘泉賦注　文選甘二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詩注

喬樅謹案文選注所引薛君章句蜱韓詩者多於遊大路執子之祛下引之非也當是此以車祛祛之注廣雅釋詁二祛去也正本韓詩毛傳云祛祛彊健也六經正誤云祛當作胠玉裁曰古無從示之祛至集韻而後有之唐石經從衣作祛祛不誤胡承珙曰薛君以祛訓去謂駕車而去猶與下斯徂義復編謂祛本衣袂之名釋名袂掣也掣開也開張之以受臂屈申也廣雅祛開也馬之開張者彊健故毛以祛祛爲彊健猶上傳云腹絺肥張也喬樅謂上章以車

祛祛薛君訓去當爲開張毛以彊健言之是狀其善馳之貌與韓詩義亦相成

思無邪

韓詩外傳三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人獻魚而不受其弟諫曰嗜魚不受何也曰夫欲嗜魚故不受受魚而免於相則不能自給魚無受而不免於相長自給於魚此明於爲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乎故能成其私詩曰思無邪此之謂也

泮水

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韓詩外傳三傳曰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之夫民不知父子訟之爲不義从矣是則上失其道上有道是人亡矣訟者聞之請無訟康子曰治民以孝殺一不義以儆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否不教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謎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然後使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伋之正義亦云胠開也漢書兒寬傳合祛於天地神

仁義之陵遲久矣故民無踰乎詩曰俾民不迷言
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措不用也
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日斯焉而見之使民耳
斯焉而聞之使民心斯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
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
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
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聽言順之潛焉出
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夫散其本教而待之
刑辟猶決其牢而發以毒矢也不亦哀乎故曰未可
殺也昔者先生使民以禮譬之如御也刑者鞭策也

今猶無轡銜而鞭策以御也欲馬之進則策其後欲
馬之退則策其前御者以勞而馬亦多傷矣今猶此
也上憂勞而民多權刑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爲
上無禮則不免乎患爲下無禮則不免乎刑上下無
禮胡不遄死康子避席再拜曰僕雖不敏請承此語
矣孔子退朝門人子路難曰父子訟道邪孔子曰非
也子路曰然則夫子胡爲君子而免之也孔子曰不
戒責成害也慢令致期暴也不教而誅賊也君子爲
政避此三者且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喬樅謹案夫民不知父子訟之爲不義久矣本

皆脫去不知二字今據說苑政理篇補之躬行
不從句躬本誤作邪亦依說苑改正
又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
在北左洞庭之陂右彭蠡之水由此險也以其不服
禹請伐之而舜不許曰吾脩教猶未洽也久矣誕也
有苗請服天下聞之皆薄禹之義而美舜之德詩曰
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此之謂也聞曰然則禹之德不
及舜乎曰非然也禹之所以請伐者欲彰舜之德也
其善則稱君過則稱已臣下之義也假使禹爲君舜
爲臣亦如此而已矣夫禹可謂達乎爲人臣之大體

也
又曰季孫子之治魯也衆殺人而必當其罪多罪人
而必當其過子貢曰暴哉治乎季孫子問之曰吾殺
人必當其罪吾罰人必當其過先生以爲暴何也子
貢曰夫奚不若子產之治鄭一年而負罰之過省二
年而刑殺之罪亡三年而庫無拘人故民歸之如水
就下愛之如孝子敬父母子產病將死國人皆呼嗟
曰誰可使代子產死者乎及其不免死也士大夫哭
之於朝商賈哭之於市農夫哭之於野哭子產者皆
如喪父母今竊聞夫子疾之時則國人喜活則國人

皆駭以死相賀以生相恐非暴而何哉賜聞之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責者失身賊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且賜聞居上位行此四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於是季孫稽首謝曰謹聞命矣詩曰哉色哉笑匪怒伊教

又外傳八曾子有過曾晳引杖擊之仆地有間及蘇起曰先生得無病乎魯人賢曾子以告夫子夫子告門人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夫子夫子曰汝不聞昔者舜爲人子乎小笞則待笞大杖則逃

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今汝委身以待暴怒拱立不去汝非王者之民邪殺王者之民其罪何如詩曰優哉優哉桑哉亦是戾矣又曰哉色哉笑匪怒伊教

思樂泮水薄采其芣魯侯戾止在泮飲酒

韓詩外傳三問者曰夫智者何以樂於水也曰夫水者緣理而行不遺小間似有智者動而之下似有禮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臨防而清似知命者愚險致遠率成不毀似有德者天地以成羣物以生國家以寧萬事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樂於水也詩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芣魯侯戾止在泮飲酒

屈此羣醜

韓詩曰屈收也收斂得此衆聚釋文

喬樅謹案此與毛傳訓同王肅云順彼仁義之長道以斂此羣衆卽用韓詩以述毛義也鄭箋釋屈爲治蓋以屈爲掘之假借爾雅釋詁滌治也某氏引此詩掘此羣醜鄭君從魯詩之訓故與毛韓義異陳奐曰爾雅釋詁屈收聚也屈訓聚亦訓收轉相爲訓文王世子曰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言揚或以事舉尊也注天子飲酒於處庠則郊人亦得酌於上尊以相旅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然則傳云屈收者卽取賢斂才之義云醜衆者亦卽郊人相旅之義毛韓解詩正與禮記脗合蓋此章未及伐淮夷之事鄭箋乃謂在泮宮謀治淮夷羣爲惡之人與毛韓不合陳氏稽古篇已辯及之自求伊祜

韓詩外傳八魏文侯問狐卷子曰文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子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兄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弟賢足恃乎對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而怒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子一以爲不足者何也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詩曰自求伊祜

鬱彼東南

韓詩曰鬱除也（釋文）

韓詩遺說攷　卷五三　十

韓詩曰鬱除也或作欝

喬樅謹案毛詩欝彼東南箋云欝當作剔士喪禮四鬱去跡注云今文鬱作剔是欝剔古皆通用鄭君讀欝爲剔訓剔爲治治與除同義其說即本之韓詩也

獷彼淮夷

韓詩曰獷彼淮夷○薛君曰獷覺寤之貌（文選齊安王碑文注）

喬樅謹案毛詩作憬遠行貌釋文憬說文作廣音獷云閑也一曰廣大也今攷說文廣下無引詩語蓋文脫佚耳廣字訓閑與毛傳遠行義近是毛詩以憬爲廣之假借字又說文憬覺悟也詩云憬彼淮夷此文同毛詩而義則同韓是韓詩又以獷爲憬之假借也說文又云憬讀若詩云穬彼淮夷之穬徐鍇說文穬字無此訓穬彼之穬即獷字之譌作獷者當爲齊詩之異文孟康漢書音義訓獷爲彊孟用齊詩音義所釋即本齊故也韓詩釋獷爲覺惜疑字本作廣廣或爲憬形與獷相似因而致誤耳

閟宮有閟

韓詩遺說攷　卷五三　十一

閟玉篇人部引詩曰閟宮有侐侐清淨也或作閟

喬樅謹案毛詩閟宮有侐傳引孟仲子曰侐清淨也釋文不言毛詩或本作閟然則作閟者乃韓詩異文此碩氏兼採毛韓二家詩字也

實實枚枚

韓詩曰枚枚閒暇無人之貌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釋閟宮云閟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韓詩釋枚枚云閒暇無人之貌是亦必狀閟宮之常閉與毛傳意義同

植穉菽麥

韓詩曰植長稼也穉幼稼也
喬樅謹案毛傳云先種曰植後種曰穉說文云
植早種也從禾直聲穉幼禾也從禾犀聲許於
穉不言後種者穉從犀聲犀者遲也已具後種
之義故但云幼禾引申之爲凡幼穉者之稱植
本有長義釋名釋親屬曰青徐人謂長婦曰植
長禾苗先生者曰植取名於此也

建爾元子
韓詩曰元長也玉篇一
俾侯于魯爲周室輔
韓詩遺說攷　卷五三　十三
漢書淮陽憲王傳王駿論指曰禮爲諸侯制相朝聘
之義益以考禮壹德尊天子也且王不學詩乎詩
云俾侯于魯爲周室輔云云駿吉之子宜傳家學

不震不騰
薛君韓詩章句曰騰乘也文選甘泉宮賦注又二十
二顏延年侍遊蒜山作詩注

喬樅謹案此與毛傳訓同箋云震騰皆謂僭踰
相侵犯也馬瑞辰曰震當讀如三川震之震騰
當讀如百川沸騰之騰騰者滕之假借說文滕
水超涌也正與騰之訓乘同義正義云震騰以
川喻是也

泰山巖巖魯邦所瞻
韓詩外傳三問者曰夫仁者何以樂於山也曰夫山
者萬民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萬物植焉飛鳥集焉
走獸休焉四方益取與焉出雲道風從乎天地之間
天地以成國家以甯此仁者所以樂於山也詩曰泰
山巖巖魯邦所瞻樂山之謂也

喬樅謹案太平御覽三十八引韓詩外傳曰夫
山萬人之所觀仰材用生焉寶藏植焉飛禽萃
焉走獸伏焉育羣物而不倦有似夫仁人志士
是仁者所以樂山也與今本外傳文異

遂荒大東
韓詩曰荒王也釋文

喬樅謹案盧文弨云釋文引韓詩作荒若韓詩
作荒則與毛鄭字無異何須別出此荒字有誤
滿聲之疑韓詩作凡滿說是也毛傳云荒有也
箋云荒奄也攷說文荒蕪也一曰草掩也鄭君
訓荒爲奄猶掩也荒義訓蕪毛傳訓荒爲有
益以荒爲憮之假借爾雅釋詁憮有也郭璞引

詩遂憮大東此據舊注魯詩之文韓詩以亮訓王者說文亢水廣也廣有大義王亦大也

新廟奕奕奚斯所作

韓詩薛頌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曰奚斯魯公子也言其新廟奕奕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文選兩都賦序注○又十一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注○後漢書曹褒傳注

曹植承露盤銘序奚詩魯頌

孔炅且碩

薛君韓詩章句曰炅長也文選四子講德論注

喬樅謹案薛注與毛傳訓同孔廣森曰韓說以

是詩爲奚斯作此與吉甫作誦其詩孔碩文義正同曼長也詩之章句未有長如此篇者故以曼言之

韓詩頌四

商頌

〔韓詩薛君章句曰〕正考父孔子之先也作商頌十二篇後漢書曹褒傳注

〔韓詩曰〕宋襄公去奢即儉文選二張平子東京賦注○又史記索隱

喬樅謹案史記宋世家云宋襄公之時修仁行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司馬遷用魯詩然則魯說與韓同矣

那

〔韓詩內傳曰〕湯爲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葬於徵今扶風徵陌是也御覽八十三

案那詩爲祀成湯見毛詩序韓說蓋與毛同

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韓詩外傳八〕傳曰居處齊則色姝食飲齊則氣珍言語齊則信聽思齊則成志齊則盈五者齊斯神居之

元鳥

方命厥后奄有九域

〔韓詩曰〕方命厥后奄有九域○〔薛君曰〕九域九州也文選三十五潘勗册魏公九錫文注

喬樅謹案九域毛詩作九有傳云九有九州也是有卽域之通假史記禮書人域是士君子也荀子域作有此域有古通之驗徐幹中論法象篇成湯不敢迫遑而奄有九域與韓詩字同知三家今文皆作九域也馬瑞辰曰域與有一聲之轉故通用有之言固亦分別區域之義洛書曰人皇始出分理九州爲九囿段玉裁曰九囿卽毛詩之九有韓詩之九域域本或之異體或訓有故域亦訓有說文或邦也从口羽非切戈以守其一一地也或从土作域段氏注曰或既從口從一矣又從土是爲後起之俗字然域字已見韓詩說文亦載之或已從一爲地而復加土爲域猶或已從口爲圉又加口而爲國不得遂以國爲俗字也

大糦是承

〔韓詩曰〕大糦大祭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箋云糦黍稷也糦與鉴同皆卽

饎之異體說文作饎周禮餌人作饎或從米作饎周禮餌人掌凡祭祀共其盛鄭衆注云餌人掌共米物祭祀共其盞盛之米注云盞盛謂黍稷稻粱之屬可盛以爲簋簋實儀禮特牲饋食禮視饎爨於西堂下注云炊黍稷曰饎古文饎作糦周禮作餌然則糦即指盞盛而言謂黍稷稻粱之屬也馬瑞辰據周書糴匡解年儉穀不足實祭以中盛孔晁注云有黍稷無稻粱大糦對中盛言則兼有稻粱詩疏謂祭之粢盛惟黍稷稷胡承珙曰韓詩以大糦爲大祭鄭君改序文祀爲祫當即本韓詩其說是也禘禮大於時祭祫禮又大於禘周禮言凡祭祀以濼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壹貳皆有酌數惟齊酒不貳皆有器量鄭注言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疏謂祭有大小齊有多少碧祫祭備五齊禘祭備四齊時祭備一齊據此而推之則盞盛所用當亦有多寡之等差詩於此篇特以大糦言之明其爲祫祭之大事故韓詩釋大糦爲大祭所供也賈公彥周禮疏云鄭總言盞盛謂黍稷稻粱之屬膢中兼有麥菽可盛以爲簋簋實之實也賈義較孔爲精

長發

元王桓發

韓詩曰發明也（釋文）

喬樅謹案發毛詩作撥傳云撥治也文義並與韓異廣雅釋詁四發明也此用韓義論語述而不憤不發皇佩疏云發發明也又爲政亦足以發皇佩疏云發發明義理也皆以發爲有明義率禮不越遂視既發

韓詩外傳三傳曰晉文公嘗出亡反國三行賞而不及陶叔狐陶叔狐謂咎犯曰吾從而亡十有一年顏色黧黑手足胼胝今反國三行賞而我不與焉君其忘我乎其有大過乎子試爲我言之咎犯言之文公曰噫我豈忘是乎哉高明至賢志行全成湛我以道說我以仁變化我行昭明我使我爲成人者吾以爲上賞恭我以禮防我以義播揚我使我不爲非者吾以爲次勇猛强武氣勢自御難在前則處前難在後則處後免我危難之中者吾又以爲次然勞苦之士次之詩曰率禮不越遂視既發今不內自訟過不悅

百姓將何仰之哉

案今本外傳作率履誤此從詩攷引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

〔韓詩外傳三〕夫詐人者曰古今異情其所以治亂異道而衆人皆愚而無度者也於其所見猶可欺也況乎千歲之後乎彼詐人者門庭之問猶挾欺而況乎千歲之上乎然則聖人何以不可欺也曰聖人以已度人者也以心度心以情度情以類度類古今一也類不悖雖久同理故性緣理而不迷也夫五帝之前無傳人非無賢人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

韓詩遺說攷 卷五 四 六

政非無善政久故也夫傳者久則愈略近則愈詳略則舉大詳則舉細故愚者聞其大不知其細聞其細不知其大是以久而差三王五帝政之至也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言古今一也

〔又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去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孔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

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韓詩曰〕聖敬日躋言湯聖敬之道上聞于天

〔韓詩外傳三〕孔子觀於周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也對曰此蓋爲宥座之器孔子曰聞宥座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

然而嘆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抑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德行寬裕者守之以恭土地廣大者守之以儉祿位尊盛者守之以卑人衆兵强者守之以畏聰明睿知者守之以愚博聞强記者守之以淺夫是之謂抑而損之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又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吝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二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强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聞强記守之以淺者智夫此六者皆謙德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由此德也不謙而失天下亡其身者桀紂是也可不愼歟故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國家近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神鬼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是以爻成則必缺徙宮成則必缺隅屋成則必加揩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誠之哉其無以魯國驕士也

喬樅謹案執贄所師見者十人本作所贄而師者十人今從御覽四百七十四所引外傳文又時進善者二句本皆無者字官朝舊譌作宮朝並依御覽所引增改又當此之時至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二十一字本皆脫佚亦據御覽補

之

又曰傳曰子路盛服以見孔子孔子曰由疏疏者何也昔者江於濱其始出也不足以濫觴及其至乎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其衆川之多歟今汝衣服甚盛顏色充滿天下有誰加汝哉子路趨出改服而入益揖如也孔子曰由志之吾語汝夫愼於言者不譁愼於行者不伐色知而有長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之不能爲不能行之要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又何加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韓詩外傳八湯作護聞其客使人温良而寬大開其前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仁聞其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聞其羽聲使人恭敬而好禮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又曰孔子曰易先同人後大有承之以謙不亦可乎故天道虧盈而益謙鬼神害盈而流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者抑事而損者也持盈之道抑而損之此損德之於行也順之者吉逆之者凶五帝既沒三王既衰能行謙德者其惟周公乎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假天子之尊位七年所

執贄而師見者十人所還贄而友見者十三人窮巷白屋之士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官朝者千人諫臣五人輔臣五人拂臣六人戴干戈以至於封侯而同姓之士百人孔子曰猶以周公爲天下賞則以同族爲寡也故德行寬容而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而守之以儉者安位尊祿重而守之以畏者貴人衆兵强而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之以愚者哲博聞强記而守之以淺者不溢此六者皆謙德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能以此終吉者君子之道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德不謙以亡其身者衆紂是也而況衆庶乎夫是以大足以治天下中足以安家國近足以守其身者其惟謙德乎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又曰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者曰此何馬也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爲用故出放也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弃其身仁者不爲也束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又曰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御曰此是螳螂也其爲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就敵莊公曰以爲人必爲天下勇士矣於是迴車避之而勇士歸之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爲下國駿流

補玉篇田部詩云下國駿流駿表也

喬樅謹案毛詩作綴旒傳云綴表也旒旌旗之垂者也是毛以綴爲駿之云綴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是毛以綴爲駿之假借鄭則讀綴如字與毛傳義殊攷鄭君禮記注引詩作爲下國駿郵據齊詩之文與毛詩字異駿綴異玉篇所載據韓詩之文又與齊詩字異駿綴

以音同通用郵旅流皆以聲近假借也

不競不絿不剛不柔

韓詩外傳三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惟其當之爲貴夫負石而赴河行之難爲者也而申徒狄能之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山淵平天地比齊泰嚴入乎耳出乎口鈞有鬚邱有毛此說之難持者也而鄧析惠施能之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故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維其當之爲貴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言得中也

絿不剛不柔當之爲貴也

又曰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弗忍居也思與鄉人居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故閎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至柳下惠則不然不羞汚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由其道遺佚而不怨與鄉人居愉愉然不去也雖袒裼裸程於我側彼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厚至乎孔子去魯遲遲乎其行也可以去而去可以止而止去父母國之道也伯夷聖人之清者也柳下

惠聖人之和者也孔子聖人之中者也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中庸和通之謂也

韓詩外傳五聖人養一性而御六氣持一命而節滋味奄治天下不遺其小存其精神以補其中謂之志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言得中也

又曰朝廷之士爲祿故入而不出山林之士爲名故往而不返入而不能出往而不能返通移有常聖也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言得中也

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韓詩外傳三王者之等賦正事田野什一關市譏而

不征山林澤梁以時入而不禁相地而正壤理道而致貢萬物羣來無有留滯以相通移近者不趨使而安樂遠者不疾其勞雖幽閒僻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夫是之謂王者之等賦正事詩曰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

韓詩外傳三孫卿與臨武君議兵於趙孝成王之前王曰敢問兵之要臨武君曰夫兵之要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兵之要也孫卿曰不然夫兵之要在附親士民而已六馬不和造

攻不能以攻遠弓矢不調弭不能以中微士民不親附湯武不能以戰勝由此觀之要在於附親士民而已矣臨武君曰不然夫兵之用變故也其所貴謀詐也善用之者猶脫兎莫知其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由此觀之豈待親士民而後可哉孫卿曰不然子之所道者仁人之兵也非所以有國之事也臣之所道者仁人之兵聖王之事也彼可詐者必怠慢者也君臣上下之際突然有離德者也夫以陷而詐桀猶有工拙焉以桀而詐堯如以指撓沸以卵投石抱羽毛而赴烈火入則燋也夫何可詐也且夫暴國將孰與至哉彼

其與至者必欺其民民之親我也芬若椒蘭歡如父母彼則先覺其失何可詐哉且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居則若莫邪之長戶嚮之者斷銳居則莫若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圓居則若邱山之不可移也方居則若磐石之不可拔也觸之摧角折節而退爾夫何可詐也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謂湯武之兵也孝成王避席仰首曰寡人雖不敏請依先生之兵也

案發毛詩作旆今本韓詩外傳同此從詩攷訂正過毛詩作曷今本外傳亦作曷元槧本作遏今從之

喬樅謹案觀敵之變動句本皆脫去此語今據荀子議兵篇補八發字即墢之消借說文土部墢治也一曰雨土謂之墢詩曰武王載墢玉篇土部引詩同又重文墢與坡同徐鍇云坡今詩作伐案伐即茷字與今旆同六月篇白茷央央釋文云本又作旆一曰旆與茷古今字殊又小戎篇蒙伐有苑玉篇重文作戜云與伐同本亦

作伐伐發古字通用噫嘻篇駿發爾私箋云發伐也可證說文云雨土謂之坡正周禮所云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也然則說文所說墢字即韓詩之異文今本外傳作旆則後人轉寫從毛改之耳

苞有三蘖

韓詩曰蘖絕也　釋文

喬樅謹案漢書貨殖傳山不槎蘖注云蘖芟斬之也芟斬即斷絕之義毛傳云蘖餘也陳奐曰案餘讀爲杞夏小正之餘三蘖指韋顧昆吾三國

釋文引韓詩以撻爲絕韓毛訓異而意同漢書敘傳三枿之起本根既枯劉德注曰詩云苞有三枿爾雅枿餘也謂木斫伐而復枿生也喻魏齊韓皆滅而後起若晉木更生也然則劉以三枿喻魏齊韓三國正與詩義同蓼枿一字也鄭箋說謂三蘖爲三正之後或亦本三家詩正義述傳本鄭爲說恐非毛義

殷武

撻彼殷武

〔韓詩曰撻達也〕釋文

韓詩遺說攷 〔見卷五四〕

喬樅謹案毛傳撻疾意也訓與韓異馬瑞辰曰按撻蓋勇武之貌爾雅釋言疾壯也廣雅釋詁壯健也疾與壯健義近傳訓疾者亦壯武之義說文辵古文撻段玉裁曰从虎者言有威也則撻字亦爲武貌正義以疾爲伐楚之疾失傳恉矣釋文引韓詩以撻爲達鄭風挑達爲行疾之貌達亦疾也則毛韓之訓字異而義同也

勿予禍適

〔韓詩曰〕適數也釋文

喬樅謹案韓詩訓適爲數數猶責讓也盡以適爲謫之通假

京邑翼翼四方是則

〔後漢書樊準上疏曰〕夫建化致理由近及遠故詩曰京師翼翼四方是則。〔李賢注曰〕韓詩之文也翼翼然盛也

喬樅謹案毛詩作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與韓詩文異

松柏丸丸

〔韓詩曰〕松柏丸丸。〔薛君曰〕取松與柏文選長笛賦注

喬樅謹案毛傳云丸丸易直也箋云取松柏易

直者是丸丸本訓爲易直李善文選注引韓詩薛君章句云云遂以取爲丸訓其義非是馬瑞辰曰按丸訓易直也箋云取松柏易直也則丸丸亦爲易直之貌爾雅釋言疾壯也廣雅釋詁壯健也疾與壯健義近傳訓疾者亦壯武之義辰曰按詩大雅皇矣松柏斯兌傳云兌易直也說文辵古文撻段玉裁曰从虎者言有威也則古音兌讀如脫脫丸一聲之轉故丸丸亦爲易直貌說文丸圜也傾側而轉者从反仄段玉裁曰易直謂滑易而條直又丸義之引申垂文選長笛賦丸椎彫琢丸椎特節取詩詞薛君韓詩章句曰取松與柏乃揔括下文是斷是遷等句而釋之與箋云取松柏易直者同義非訓丸丸爲

旅楹有閑

薛君韓詩章句曰閑大也謂閑然大也文選魏都賦注

喬樅謹案毛傳旅陳也箋以旅楹爲衆楹義與毛異文選左思魏都賦旅楹閑列李善注引薛君章句以閑爲大貌案太沖語蓋兼取毛鄭之義列即陳也旅訓衆也詩正義曰箋不解閑義楹爲柱之長貌則閑爲楹之大貌王肅云柄楹以松柏爲之言無雕鏤也陳列其楹有閑大貌今據文選注引薛君云則韓詩正訓閑爲大王肅述毛之義實本於韓詩也

寢成孔安

補曹植文昌殿賦大路寢之義嘉先民泮宮之事蓋高宗僖公嗣世之王諸侯之國猶著德于三頌騰聲于千載

韓詩外傳七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周舍對曰願爲誇誇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後司君之過而書之日有記也月有成也歲有効也簡子居則與居出則與之出居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如喪子後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酒酣簡子涕泣諸大夫皆出走曰臣有罪而不自知也簡子曰大夫皆無罪昔者吾友周舍有言曰千羊之皮不若一狐之腋衆人之諾諾不若一士之諤諤昔者

商紂默默而亡武王諤諤而昌今自周舍之死吾未嘗聞吾過也吾亡無日矣是以寡人泣也

喬樅謹案從君之後司君之過而書之舊本無之後司君書之六字太平御覽六百三引有之新序雜事一載此節文亦與御覽同趙懷玉校本據以補入又廣韵五質引韓詩外傳作從君之後伺君過而書之君下無之字

又曰子貢問大臣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否齊有管仲鄭有東里子產孔子曰產薦也子貢曰然則薦賢於賢曰知賢仁也推賢仁也引賢義也有此三者又何加焉

喬樅謹案說苑臣道篇亦載此條而文不同趙懷玉校本云產薦也文有脫誤當云管仲鮑叔薦也子產子皮薦也方合

韓詩外傳八越王勾踐使使廉稽獻民於荊王荊王使者曰越夷狄之國也臣請欺其使者荊王曰越王賢人也其使者亦賢子其慎之使者出見廉稽曰冠則得以俗見不冠不得見如此

則上國使適越亦將剪鬘文身翦髮而後得以俗見可乎荊王聞之披衣出謝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又曰齊景公使人於楚楚王與之上九重之臺顧使者曰齊有臺若此乎使者曰吾君有治位之坐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樸椽不斲者猶以謂爲之者勞居之者泰吾君惡有臺若此者於是楚王蓋恒如也使者可謂不辱君命其能專對矣

又曰舌者天子爲諸侯受封謂之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里其後

子孫雖有罪而絀使子孫賢者守其地世世以禘其始
受封之君此之謂與滅國繼絕世也書曰茲予享予先
王爾祖其從享之

韓詩外傳九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山鍾
子期曰善哉鼓琴巍巍乎如太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
善哉鼓琴洋洋乎若江河鍾子期死伯牙擗琴絕絃終
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與鼓琴也非獨琴如此賢者
亦有之苟非其時則賢者將奚由得遂其功哉

又曰孔子出遊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其音甚哀
孔子怪之使弟子問焉曰夫人何哭之哀婦人曰鄉者
得之冠句疑亦有鷂字

喬樅謹案此與第七卷孔子遊於景山篇語意略
相似趙懷玉校本云同有鄙之心句似有脫字顧
刈薪亡吾薪薪吾是以哀也弟子曰刈薪薪而亡薪
薪有何悲焉婦人曰非傷忘薪也蓋不忘故也

喬樅謹案怪之二字舊本脫去趙懷玉校本據文
選陸士衡運珠李善注引補太平御覽五十五引
亦同又蓋不忘故也二書所引並作吾所以悲者
不忘故也

又曰孔子與子貢子路顏淵游於戎山之上孔子喟然
嘆曰二三子各言爾志予將覽焉由爾何如對曰得白
羽如月赤羽如日擊鐘鼓者上聞於天下渠於地使將
而攻之惟由爲能孔子曰勇士哉賜爾何如對曰得素
衣縞冠使於兩國之間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糧使兩
國相親如弟兄孔子曰辯士哉回爾何如對曰鮑魚不
與蘭芷同笥而藏粢紵不與堯舜同時而治二子已言
回何言哉孔子曰回有鄙之心顏淵曰願得明王聖主
爲之相使城郭不治溝池不鑿陰陽和調家給人足鑄
庫兵以爲農器孔子曰大士哉由來區區汝何攻賜來
便便汝何使願得之冠爲子宰焉

喬樅謹案此與第七卷孔子遊於景山篇語意略
相似趙懷玉校本云同有鄙之心句似有脫字顧
得之冠句疑亦有鷂字

又曰孔子出衛之東門逆姑布子卿曰二三子引車避
有人將來必相我者也志之姑布子卿亦曰二三子引
車避有聖人將來孔子下步姑布子卿迎而視之五十
步從而望之五十步顧子貢曰是何爲者也子貢曰是
之師也所謂魯孔丘也姑布子卿曰是魯孔丘歟吾固
聞之子貢曰賜之師何如姑布子卿曰得堯之顙舜之
目禹之頸皐陶之喙從前視之益益乎似有王者從後
視之高眉弱脊此惟不及四聖者也子貢叶然姑布子
卿曰子何患焉汙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達而望之羸
乎若喪家之狗子何患焉子貢以告孔子孔

子無所辭獨辭喪家之狗耳曰丘何敢乎子貢曰汗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諳賜以知之矣不知喪家狗何足辭也子曰賜汝獨不見夫喪家之狗歟既斂而椁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明王下無賢士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強陵弱衆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人固以丘爲欲嘗之者也丘何敢乎取乎

又曰田子方之魏魏太子從車百乘而迎之郊太子再拜謁田子方田子方不下車太子不說曰敢問何如則可以驕人矣田子方曰吾聞以天下驕人而亡者有矣由此觀之則貧賤可以驕人

矣夫志不得則揆屨而適秦楚耳安往而不得貧賤乎

於是太子再拜而後退田子方遂不下車

喬樅謹案以一國驕人句各本皆脫佚依太平御覽七百七十三引增入

又曰戴晉生倣衣冠而往見梁王梁王曰前日寡人以上大夫之祿要先生先生不留今過寡人邪戴晉生欣然而笑仰而永嘆曰嗟呼由此觀之君曾不足與遊也君不見夫澤中雉乎五步一啄終日乃飽羽毛悅澤光照於日月奮翼爭鳴聲譽於陵澤者何彼樂其志也援道之困倉中鼠粟不足時而飽然猶羽毛憔悴志

本紀並作內史廖記苑導賢篇作王子慶

又曰晏子之妻使人布衣紾衣而御入門而去其夫還自外入其妻請去曰與夫子處乎飢寒不如去也其夫曰何爲者也晏子曰家臣也田無宇曰食田七十萬何用是人爲畜之晏子曰棄老取少謂之辭貴而忘賤謂之亂見色而說謂之逆吾豈以逆亂辭之適哉

又曰齊王厚送女欲妻屠牛吐屠牛吐辭以疾其友曰子終宛腥臭之肆而已乎何爲辭之吐應之曰其女醜其友曰子何以知之吐曰以吾屠知之其友曰何謂也吐曰吾肉善如是而去苦少耳吾肉不善雖以吾附益之尚猶賈不售今厚送子子醜故耳其友後見之果醜

目如擗杏齒如編貝

喬樅謹案苦少舊譌作若少又如是二字各本脫去據初學記十九及太平御覽三百八十二引俱作如是而去苦少耳趙懷玉校本依兩書引增改又以吾初學記引作以他又曰如擗杏上各本有傳曰二字疑衍文也

又曰傳曰孔子過康子子張侍坐二子相與論終日不決子夏辭氣甚隘顏色甚變子張曰子亦聞夫子之議論邪徐言閒閒威儀翼翼後言先默得之推讓巍巍乎蕩蕩乎道有歸矣小人之論也專意自是

言人之非瞋目搤腕疾言噴噴口沸目赤一幸得勝疾笑嗤嗤威儀固陋辭氣鄙俗是以君子賤之也

喬樅謹案噴噴趙懷玉校語云疑是嘖嘖之誤

又曰齊景公遊於牛山之上而北望齊曰美哉國乎鬱鬱秦山使古而無死者則莫將去此而何之俯而泣沾襟國子高子曰然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也駑馬柴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君乎又俯而泣晏子曰樂哉今日褒之遊也見怯君一而諛臣二使古而無死者則太公丁公至今猶存吾君方今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惟農事之恤何暇念死

乎景公慙而舉觴自罰因罰二臣

喬樅謹案而舉觴自罰因罰二臣宇據太平御覽百六十引有之又太公下舊脫丁公二字惟農事之恤句舊脫農字並依御覽補之於莖山之陽有鄙夫乃相與食之繆公曰此駁馬之肉不得酒者死繆公乃求酒徧侯之然後知明年普師與繆公戰晉之左格右者圍繆公而擊之甲已墮者六矣食馬者三百餘人皆曰吾君仁而愛人不可不死還擊晉之左格右免繆公之死

又曰晏子適陵季子遊於齊見道金呼牧者取之牧者曰
子是之高視之下鋭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有君不君
友不友當吾衣裘君疑取金者乎延陵子知其爲賢者
請問姓字牧者曰子乃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字哉遂
去延陵季子立而望之不見乃止孔子曰非禮勿視非
禮勿聽

又曰顏淵問於孔子曰淵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
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問也夫
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
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

而出之也若固者其至乎雖上古聖人亦如此而已

又曰齊景公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晏子乘而往比至
衣冠不正景公見而怪之曰夫子何遽乎得無有急乎
晏子對曰然有急國人皆以君爲惡畏好貪臣聞之魚
鼈厭深淵而就乾漯故得於釣翰貪獸厭深山而下於
都澤故得於田獵今君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不亦過
乎景公曰不然爲賓客莫應待則行人子牛在爲宗
廟而不血食邪則祝人太宰在爲獄不中邪則大理子
幾在爲國家有餘不足邪則巫賢在寡人有四子猶有
四肢也而得代焉可不急乎晏子曰然人心有四肢而

得代焉則善矣今四肢無心十有七日不死乎景公曰
善哉言遂援晏子之手與駢乘而歸若晏子者可謂善
諫者矣

又曰楚莊王將興師伐晉告士大夫曰敢諫者死無赦
孫叔敖曰臣聞畏鞭箠之嚴而不敢諫其父非孝子也
懼斧鉞之誅而不敢諫其君非忠臣也於是遂進諫曰
臣園中有榆其上有蟬蟬方奮翼悲鳴欲飲清露不知
螳螂之在後曲其頸欲攫而食之也螳螂方欲食蟬而
不知黃雀在後翠其頸欲啄而食之也黃雀方欲食螳
蜋不知童子挾彈先在下迎而欲彈之童子方欲彈黃

雀不知前有深坑後有窟也此皆言前之利而不顧後
害者也非獨昆蟲衆庶若此也人主亦然君今知貪彼
之土而樂其士卒國不怠而楚國以富孫叔敖之力也

喬樅謹案挾彈先在下北堂書鈔百三十四引作挾彈在榆下後有窟也書鈔引作後有掘株也又樂其士卒下疑有脫文

韓詩外傳曰天見其象地見其形聖人則之文選卷二十意古甫
曾武帝華林園集詩注

韓詩外傳曰惟天命本人情人有五藏六府何謂五藏情藏於腎神藏於心魂藏於肝魄藏於肺志藏於脾何謂六府咽喉入胘之府胃者五穀之府大腸轉輸之府小腸受成之府膽積精之府膀胱液之府也太平御覽三百六十

韓詩外傳曰人死曰鬼鬼者歸也精氣歸於天肉歸於

土血歸於水筋歸於山齒歸於石膏歸於露髮歸於草呼吸之氣復歸於人太平御覽八百八十三

韓詩外傳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故自唐虞以上經傳無太子稱號夏殷之王雖則傳嗣其文略矣至周始見文王世子之制太平御覽百五十九

韓詩外傳曰白骨類象魚目似珠文選卷四十任昉到大司馬記室牋注

韓詩外傳曰代馬依北風飛鳥棲故巢皆不忘本之謂也文選卷二十九古詩十九首注

喬樅謹案代馬依北風句又見文選卷三十六宣

太平御覽八百九十

韓詩外傳曰文王使南宮括至義渠得駭雞犀以獻紂

相乘者文選卷四十謝朓拜中軍記室辭隨王牋注

韓詩外傳曰孔子曰水之精為玉土之精為玉老蒲為葦願無怪之文選卷五十九沈約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

韓詩外傳曰禽息秦人知百里奚之賢薦之於繆公為私而加刑焉公後知百里之賢乃召禽息謝之禽息對

曰臣聞忠臣進賢不私顯烈士憂國不喪志奚陷刑臣之罪也乃對使者以首觸楹死以上卿之禮葬之文選卷五十五陸機演連珠注

韓詩外傳曰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閎閎乃精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感寤而用百里奚秦以大化後漢書注

韓詩外傳曰楚昭王亡其跨履已行三十步而還之左右曰何惜此王曰吾悲與之俱出不俱反自是楚國無

韓詩外傳曰楚襄王遣使者持金千斤白璧百雙聘莊

子欲以爲招莊子曰獨不見太廟之牲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豢出則清道而行止則屠帳之內此豈不貴乎乃其不免於死牽執旌居前或持在後當此之時雖欲爲孤犢從雞鼠遊豈可得乎僕聞之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頸愚者不爲也太平御覽四百七十四韓詩外傳曰崔杼殺莊公陳不占東視漁者聞君難將往死之浪則失哺上車失軾僕曰敵在數百里外今食則失哺上車失軾雖往其有益乎陳不占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遂驅車比至門聞鼓鐘之音戰鬬之聲遂駭而死君子聞之曰陳不占可謂志士矣無勇而能行義

韓詩外傳曰孔子使子貢適齊入而未問孔子占之遇鼎調弟子曰占之遇鼎無足而不來顏回掩口而笑孔子曰回也何哂曰謂賜必來孔子曰如何對曰卜而鼎無足必乘舟而來矣賜果至北堂書鈔一百三十七太平御覽四百三十九韓詩外傳曰孔子顏淵登魯泰山望吳昌門淵曰見一匹練前有生藍子曰白馬麤芻也太平御覽八百十八韓詩外傳曰曾參喪妻不更娶人問其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也漢書王吉傳注韓詩外傳曰無爲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夫置不肖之人於位是爲虎傅翼也後漢書崔駰傳注韓詩外傳曰公道達而私門塞文選卷三十七庾亮讓中書令表注韓詩外傳曰强不陵弱衆不暴寡文選卷五十七潘岳馬汧督誄注韓詩傳曰廢弃以征成二年公羊傳疏韓詩曰衡靈公主濮水夜分而聞有鼓琴者文選卷十六潘岳寡婦賦注韓詩曰說之以名文選卷二十一應璩百一詩注

後漢書崔駰傳注

韓詩曰利爲害本福爲禍先文選卷二十五盧
韓詩曰子產卒鄭人耕者輟耒婦人捐其佩玦也劉琨詩注
史記循吏傳索隱

韓詩曰齊人責將討公孫無知辭其友其友曰耕田艾
艸農之力也討君之賊大夫職也太平御覽人事二十二

喬樅謹案御覽於此條上先引韓詩曰三之日于耜則此亦韓詩內傳文也
云云而以又曰類引此節則此亦韓詩內傳文也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１０９
作者＝
页数＝８０９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